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一九册目次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三十六册(三)

〔明〕林兆恩撰

明萬曆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四書正義　　門人盧文輝[illegible]輯

大學統論

時有訪林子於豫章之比沙寄室。與林子談大學。適有客至。而林子未之答也。林子乃遺之書曰。區區之所知。區區之所信者。孔子之經。曾子之傳也。今且爲兄詳之。世相傳大學之道以下。謂之聖經。孔子之言也。所謂誠其意者以下。皆是賢傳。曾子釋之之辭也。曾子旣已釋之。而又奚待後人而復釋之也。若後人欲復釋之。釋曾子之釋可也。若謂曾子之傳。不足以釋孔子之經。而必欲反曾子之所釋者。以求異焉。區區之所不能知也。區區之所不能信也。釋曾子之所釋者。尚恐不明大學之旨。而反曾子之所釋者。又安能得孔子之心邪。孔子之心。曾子之心也。曾子之心。我之心也。以我之心。而通於曾子之心。以曾子之心。而通於孔子之心。此乃釋經釋傳之大

義也。然孔子遠矣。而孔子之心可得而見者。孔子之經也。曾子遠矣。而曾子之心可得而見者。曾子之傳也。若夫我之心。亦孔子之心。亦見之孔子之經也。我之心亦曾子之心。亦見之曾子之傳也。不以我心之經。以逆孔子之經。未有能釋經者也。不以我心之傳。以逆曾子之傳。未有能釋傳者也。况乎不知我心之傳。而擅反曾子之傳。不知我心之經而强釋孔子之經者。區區之所不能知也。區區之

所不能信也。區區嘗謂明德者。書之所謂顯道也。天叙天秩。燦然不紊者。德之明也。以此教家。以教國。以此教國。以教天下。所謂教以人倫者是也。大學曰。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而明明德於其國者。乃所以教家以教國也。其曰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又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又曰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教國人。又曰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

又曰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明明德於其國者。非所以教以人倫乎。大學曰。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而明明德於天下。乃所以教國以教天下也。其曰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而曾子引之。豈不以寶不在國而在於親邪。故君子不以得國爲寶。而以仁親爲寶。不以亡身爲憂。而以亡親爲憂。此大學之所以必崇仁孝而

重人倫也。區區故曰明明德於天下者。明人倫於天下也。然不特教之以人倫焉已也。而於好惡用人理財之教。且諄諄焉。謂非民生日用之常。所可使由之道邪。何嘗以其具衆理而應萬事。所謂虛靈不昧者。而責之於不可使知之民也哉。夫曾子傳而釋之。旣如是其詳且明矣。而兄乃不信曾子。而必信朱子者何歟。曾子一貫之唯。孰不以爲非朱子之所能及也。曾子親受業於孔子之門。而傳之

獨得其宗者。又孰不以爲非朱子之所能及也。此非區區之言也。天下萬世之公言也。而兄乃不信曾子。而必信朱子者何歟。區區惟信余之心。以信孔子之經而已矣。又惟信余之心。以信曾子之傳而已矣。若謂曾子之傳。不及朱子之註者。區區之所不能知也。區區之所不能信也。若謂曾子雖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矣。乃反不如朱子之興起於千百世之下。而尤爲得其宗也。區區之所不能知也。區

區之所不能信也。若所謂治國平天下。而有外於人倫以爲教者。區區之所不能知也。區區之所不能信也。若謂不可使知之民。而必語之以虛靈不昧之本體者。區區之所不能知也。區區之所不能信也。人倫莫大於孝弟。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若謂人倫之大。不可以教國教天下者。區區之所不能知也。區區之所不能信也。區區之所知者。知余之心。知孔子之經。知曾子之傳而已矣。區區

之所信者。信余之心。信孔子之經。信曾子之傳而已矣。若於余之心也。非於孔子之經也非。於曾子之傳也。非區區之所不能知也。區區之所不能信也。兄以為信兄之心。以信曾子之傳。而信孔子之經乎。抑或信朱子之註。而反曾子之傳。以信孔子之經乎。若不知有吾心之孔子矣。而能有得於孔子之經者。區區之所不能知也。區區之所不能信也。既不知吾心之孔子矣。而擅反曾子之傳。而能有

得於孔子之經者。區區之所不能知也。區區之所不能信也。蓋反曾子之傳。正所以反孔子之經也。既反孔子之經。而曰我願學孔子者。區區之所不能知也。區區之所不能信也。鄙見如此。惟兄其終教之

世相傳以所謂誠其意者以下。是曾子之傳。余以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以下。是曾子之傳。讀大學者當自知之。

林子曰。至善備矣。可以明明德。可以親民也。可以定。可以靜。可以安。可以慮也。故誠意也者。誠其意以求慊乎至善也。致知也者。致其知以求明乎至善也。格物也者。格其物以求去其所以敝乎至善也。至善備矣。可以忿懥。可以恐懼。可以好樂憂患。而不失其正也。可以親愛。可以賤惡。可以畏敬哀矜傲惰。而不入於辟也。可以孝。可以弟。可以慈。可以宜家人。可以宜兄弟。可以為父子兄弟足法。而明其德於其國。可以老老。可以長長。可以恤孤。

可以好惡。可以用人理財。而明其德於天下。

或問聖經一篇。而曾子傳而釋之。豈萬世而下。眞有所不能易邪。林子曰。曾子得傳於孔子者也。而其所以發孔子之蘊者。有不得孔子之心哉。夫既得孔子之心矣。而必反其所釋。而別有以釋之也。將以求異而叛孔子之教乎。抑其聞而知之者。而非曾子之唯之所能及也。余嘗觀之易焉。文王之易。惟以明伏羲之所未嘗明矣。周公之易。惟以明文王之

所未嘗明矣。孔子之易。惟以明周公之所未嘗明矣。此數聖人者。非故襲常以相徇也。而其畫之彖之象之。文之以文。繫之以辭。亦皆心心相授。要於其當焉而不可易也。然則曾子之所以傳大學而釋之者。夫豈可得而易哉。故後之疏易者。只疏孔子之易可也。豈不以易之爲書也。至孔子而既明之耶。若舍孔子之易。而必求之伏羲文周之易焉。卽曰能得伏羲文周之易也。余弗知之矣。後之釋大學者。只釋曾子之傳可也。豈不以大學之爲敎也。至曾子而既明之耶。若舍曾子之傳。而必求之孔子之經焉。卽曰能闡孔子之經也。余弗知之矣

林子三教正宗

大學正義　　門人盧文輝校輯

大學之道

林子曰。學之道一也。而謂之大學者何也。以至善而明明德。而親民。而家。而國。而天下。而萬世。悉皆我之度内也。此其所以不以一身之學以爲學。而以天下萬世之學以爲學者。大學也。故堯舜之道。樂以天下。憂以天下。而天下之大。有一人之不被其澤焉。殆非堯舜

之心也。仲尼之道。樂以萬世。憂以萬世。而萬世之遠。有一人之不聞其教焉。殆非仲尼之志也。

林子曰。在明明德。在親民者。人己合一之學也。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者。内外合一之學也。無人無己。無内無外。故曰大學之道。

在明明德

林子曰。明德也者。顯道也。書曰。天有顯道。厥類惟彰。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天敘天秩。燦然而彰明也。故大學之道在明明德。

林子曰。德本明也。而曰明明德者何也。蓋欲明此明德於家國天下。而見之於行也。

或問德也者得也。得之於心之謂德也。而五常乃達道也。謂之德也可乎。林子曰。有何不可。蓋五常者。常德也。常德者。明德也。夫謂之常德者何也。自其達古達今不可得而變者

言之。謂之常德也。夫謂之明德者何也。自其天敘天秩不可得而紊者言之。謂之明德也。惟此常德而備天下之至美焉。故亦謂之懿德。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惟此常德而極天下之至順焉。故亦謂之順德。孔子曰。父母其順。又曰。以順天下。悖此五常。而以順則逆者。凶人之爲不善也。孝經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又曰。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惟此五常豈但謂之德焉已也。而亦可

謂德之本矣孔子曰。夫孝德之本也。夫旣謂之德之本矣。乃反不可謂之德邪。然則謂之峻德也可乎。林子曰。有何不可。孔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至也者。至極之義也。峻也者。峻極之義也。夫旣謂之至德矣。而獨不可謂之峻德邪。然則謂之明命也可乎。林子曰。有何不可。蓋五常之德。非由外鑠。而我固有之者。性之命於天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而五常之性。不命之天乎。書曰。天敘有典。天秩有禮。

旣曰天所敘矣。又曰天所秩矣。燦然較明。不謂命之天。而爲天之明命乎。故明德者。明命也。以其命之於天也。而謂之命。以其得之於人也。而謂之德。以其爲人之所固有也。而謂之性。以其爲天下萬世之所共由也。而謂之道

林子曰。明德者。顯德也。至善者。不顯之德也。顯德者。人所共知。人所共由。五者天下之達道也。不顯之德。寂然不動之誠。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夫子之所罕言。而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在親民

林子曰。親也者。親之也。明明德以親民。使之相親而相睦也。孟子曰。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故大學之道。又在親民

在止於至善

林子曰。渾然在中。粹然至善者。至善也。繫辭所謂繼之者善。中庸所謂不明乎善。孟子所

謂可欲之謂善。是皆所謂至善之善也。又曰。至善之地。豈非堯舜之中。孔子之一耶。而止至善之地。豈非執堯舜之中。而主孔子之一耶。知止至善而定而靜而安。豈非堯舜所謂安汝止之安。孔子所謂仁者安仁之安邪。

林子曰。止有二義。止也者。止也。止也者。止之也。其曰止也者。止也。謂所當止之處也。其曰止之也者。止之也。謂止其所當止之處也。易曰艮其止。止也。又曰止其所。所。止也。止其

所止之也帝堯安汝止之安文王敬止之敬太甲欽厥止之欽皆止之之義也顏子之未見其止止止也君子思不出其位位止也而思不出其位者止之也仁人之安宅也安宅止也其曰曠安宅而弗居居之者止之也曠則弗之止矣易之正位孟子天下之正位止之義一也孟子又曰中道止也而立者止之也又曰以仁存心心止也而存之於心者不謂之止其止乎居仁之居居之無倦之居止

之也詩曰緜蠻黃鳥止于丘隅其曰丘隅者謂非黃鳥所當止之處乎其曰止于丘隅者謂非黃鳥知其所當止之處而止之乎若不明吾身之丘隅焉而欲知所當止而止之也難矣此君子之所以貴得師也

或問明明德親民止至善之旨林子曰大學之道之大惟明明德親民二者而已二者之大亦將何所用其功乎惟在吾身至善之地而止之而已矣由此而能定由此而能靜由此而能安所謂寂然不動天下之大本立矣而千變萬化不由此中出耶

林子曰止至善者一也德胥此而明民胥此而親者一以貫之也

林子曰窮而能止此至善也則能獨善其身可以耕稼可以陶漁可以飯糗茹草若將終身達而能止此至善也則能兼善天下可以明物可以察倫可以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余由是而推言之則至善之地而天地健順之

至德在我矣苟能知所止而止之天地有不自我而位乎至善之地而民胞物與之分量在我矣苟能知所止而止之萬物有不自我而育乎

林子曰聖人之學止至善矣止之而無所於止也其次則知有至善矣止之而有所於止也其次則不知有至善矣必先格其物而後能止至善也又曰格其物以致其知則能知乎止至善矣而定而靜而安則能得乎止至

善矣。又曰。不格物。則不能知所止。能知所止。
而物無不格矣。

知止而後有定

林子曰。知至善而止之。則敬矣。敬則定矣。定而靜也。靜而安也。而居安資深。取之左右逢其原矣。非所謂能慮乎。又曰。心在腔子裏。不逐於物者。定也。心在腔子裏。不動於物者。靜也。心在腔子裏。不待定而自定。不待靜而自靜者。安也。

林子曰。大學知止而定而靜而安。余嘗譬之野鳥焉。籠矣。欲裂其籠而出之。雖碎其羽毛不恤也。其能定乎。必久而後能定。定矣。而其欲出之心則固在也。其能靜乎。必久而後能靜。靜矣。而其無可奈何之心猶有存也。其能安乎。必久而後能安

或問釋氏入定。林子曰。入其所當定之處而止之者。定也。又問何名爲定。林子曰。性空之謂定。以復其常定之本體也。又曰。常定是空。常空是定。

或問何謂靜。林子曰。眞心之謂靜。又問。林子曰。無物之謂靜。未達。林子曰。心中無一物之謂靜。譬之太虛然。萬物繽紛。不礙太虛者。無物也。

林子曰。安也者。安之也。若程明道定性之論。而坐如泥塑人者。庶幾乎靜矣。而見獵喜心。謂之安不可也

二祖慧可。來禮初祖達磨曰。我心未寧。乞師

與安。初祖曰。將心來與汝安。二祖求心了不不可得。初祖曰。我與汝安心竟。林子曰。心本無心。豈有未寧。而曰與汝安心竟者。乃所以復其無心之本體矣

或問何以謂之能慮。林子曰。此即舍利光之旨也。舍利者。心經所云舍利子者是也。蓋舍譬之方寸也。利子者。方寸中之神也。變動不居。一何伶俐。故謂之利子。光者。光明之義。所謂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而佛氏又以方寸

為光明藏亦此意也故定而能慧寂而能感虛而能覺誠而能明皆含利光之旨也

物有本末

此四句承上起下與孟子物皆然心爲甚語意相似大凡天下之物皆有本末天下之事皆有終始而況道也獨無本末終始之可言乎

林子曰以平治齊脩而本之於格物大學之道知所先矣由格致而推之以修齊治平大

學之道知所後矣知所先而先之知所後而後之而大學之道其庶幾乎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

林子曰在明明德註曰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吾道一以貫之註曰聖人之心渾然天理而泛應曲當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註曰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由此三註觀之明德之旨一貫之義也若使

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矣則是欲使天下不可使知之民以唯一貫以得其虛靈不昧之本體也必不然矣余故曰明德者天下之達道也而其類之惟彰書之所謂顯道者是也而曾子齊治平之傳不既明乎讀者當自知之

林子曰明明德於天下者孟子所謂教以人倫也以上天顯然之理而明之於天下以與天下共由之也

林子曰傳曰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明明德以親民也又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明明德以親民也又曰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教國人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明明德以親民也又曰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悖明明德以親民也此皆所謂明明德於其國於天下也曾子親受業於孔子

之門。而其傳顧有可得而易與。况一貫之唯。而傳之獨得其宗者乎

欲正其心先誠其意

時有造林子。與林子談及格致誠正章。其人曰格致誠正不必太分別。而其體之惟一。又當以誠意爲主。然雖有先後次序之可言。而實無先後次序之可分。林子曰。此果出於一人之私言乎。抑或有所受之也。曰夫有所受之也。林子曰說經者當本之躬行實踐之餘

而逆其命意立字之志。以心感心。是爲得之。令若果以誠意爲主。余亦從而易其語曰。欲正其心。先致其知。欲致其知。先格其物。格物在誠意。豈不明白。何爲顛倒以罔人耶。若果無次序之可分。則上文不宜錯用四箇先字。下文亦不宜錯用四箇後字。且修齊治平先後之序。旣如是其詳明。而格致誠正先後之序。何如是其無差別耶。其人默然

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

林子曰。只此二句。亦旣明矣。而又奚待於余耶。物格而知即至。乃一時事也。故不曰先而曰在。

知。即知止之知。知至善也。知止乎至善也。知。譬之鏡也。物。塵也。故格其塵。則鏡明矣。格其物。則知至矣

林子曰。致也者。致也。而致之之義。譬物之初無有也。而今始致之者。致也。至也者。至也。而至之之義。譬人之適他邦而今始至者。至也。

夫致知也。知至也。豈其知也。致之而後至耶。故知也者。虛靈知覺。我之所自有也。而亦何待於致。本在內而非外也。抑豈其從外而至者至耶。致而無所於致者。致也。至而無所於至者。至也。無所於致。無所於至。而曰致。曰至者。蓋借致至二字之義。以發明之。而非眞有所於致。眞有所於至也。若中也者。亦我之所自有也。而中庸則曰致中。仁也者。亦本在內而非外也。而孔子則曰我欲仁斯仁至矣。誠

能此而觀之則知所謂致所謂至之義矣

林子曰此所謂物者非事物之物也記所謂人化物之物也此所謂格者非扞格之格也書所謂格其非心之格也心化於物矣不謂之非心而何故格其非心者格物也　格者格去之義

林子曰格物乃大學頭腦工夫物格而知斯至矣若韓昌黎文章士也論聖學而遺格致其亦大失聖經之旨者乎或問物而格之豈

不反動其心乎林子曰有物則格之始學之功也要而言之心本虛也而又安有物之可格乎學而至於無物之可格矣豈非誠則無事而爲聖人之極功邪朱子嘗有言曰向來以察識端倪爲格物致知實下手處以故闕却平日涵養一段工夫又答何叔京曰使道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世之知道者爲不少矣又答呂子約曰孟子言學問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裏今一向耽着文字令此心全體都奔在冊子上更不知有已便是箇無知覺不識痛癢之人又答陸象山曰邇年日用工夫頗覺有力無復向時支離之病凡若此類載之朱子全集甚多王陽明亦嘗摘其要而爲朱子晚年定論云

孔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非也孟子曰堯舜之知而不偏物此堯舜孔孟之公案也而朱子之釋格物也有曰即凡天下之物表裏精粗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載

觀或問有曰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又曰凡有聲色貌象而盈於天地之間皆物也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而不容已又曰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由此觀之豈非多識以爲學而偏物以爲知邪

宋儒有言曰君子耻一物之不知夫天下之

物可謂衆矣安能以一物不知爲耻而盎窮之至於其極邪況其表也裏也精也粗也悉能格之而無不到邪又況一草一木之細而必察之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將何爲耶其將以一草一木表裏精粗而有益於心性之大而爲作聖之功邪程明道所謂弄精魄者是也設言堯舜以遠志爲小草也仲尼以梗梓爲豫章也不謂一草一木之不知乎則堯舜仲尼顧乃以爲耻而天下後世遂謂堯

舜仲尼爲非聖人也必不然矣

司馬溫公扞禦外物之說余嘗非之或曰扞禦固非矣而格去者是與林子曰人惟與物相爲周旋也而外物安得而扞禦之若余所謂格去者非格去其外物也乃格去其非心也然則物無美惡與林子曰溫公扞禦之說在物而不在心若余格去之義在心而不在物而物之美惡非所論也

夫既曰格物矣而又曰在心不在物者何也

林子曰人有言曰心中不可有一物又曰此大胸中無物若着於物而爲物所礙則是胸中有物矣故心礙於聲色臭味則心爲有物而外不能忘也心礙於意必固我則心爲有物而內不能忘也

林子曰物一也自其物而言之則謂之物自其心之不能忘乎其物者而言之則謂之欲心之欲者心之物也書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非以其色之爲物也而以其心之荒於色

者物之遊非以其禽之爲物也而以其心之荒於禽者物之也

林子曰沙礫物也珠玉物也珠玉沙礫均足以翳其目也楊龜山曰人性上不容添一物豈必其物之不美者而後謂之物哉而諸凡有翳我之知而非人性上之所本有者皆物也故楊子以物於義而翳其知也墨子以物於仁而翳其知也孝已以物於孝而翳其知也尾生以物於信而翳其知也仁義孝信豈

非珠玉邪。即珠玉而足以翳其知焉。亦沙礫也。

漢鄭氏曰。知謂知善惡吉凶之所終始也。格來也。物。猶事也。言事緣人所好來也。司馬溫公曰。格。猶扞也。禦也。能扞禦外物。而後能知至道也。朱子曰。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也。王陽明曰。格。其不正以歸於正。而夫子則曰格其非心。豈其自漢以來儒者之說亦皆非與。林子曰。學也者。心學也。外心以為

學。非學也。昔有少年與鄰之婦比。其父耻之。獄之於家。俾不得比。雖不得比。而彼少年之心。一隣人之婦也。晝不能餐。夜不能寢。竟困於思以死。夫心本虛也。虛而靈也。故曰靈臺。以隣人之婦。而入其靈臺而主之。孟子所謂其小者奪之也。此豈非其所謂非心而為心之物乎。故格之也者。格也。格之而不為其所奪也。

林子曰。余嘗譬之樹穀然。善其種子而藏之。而惟恐其物有以蠹之也。至其樹之於地也。則培養之矣。培養此種子也。灌溉之矣。灌溉此種子也。自是而苗而秀而實。日至皆熟。自有不可得而遏者。然心穀種也。不有乎所謂樹之之地邪。孔子曰。洗心退藏於密。程子曰。心要在腔子裏。乃所謂樹之之地也

林子曰。善農者。知有穀之種子。而去其蠹也已矣。善學者。知有心之種子。而格其物也已矣

或問求放心也。亦是格物與。林子曰。夫心之所由以放者。物物之也。故求其放心者。格物也。

林子曰。非惟於外物而格去之者。而非聖人之格物也。亦且於心之着乎其物也而格去之者。而非聖人之格物也。或問何謂也。林子曰。敬之而已矣。故敬主乎中。而物無不格者。上也。心着乎物而始格之者。抑末矣。然則心既着於物矣。則如之何。林子曰。亦曰敬之而

已矣敬主乎中矣而私欲有不退聽乎
林子曰主敬者存心也存心者格物也而其所謂格物者豈其與物相爲讐敵而反動其心邪故主敬以存心而不逐於物者格物也
林子曰心本無物而定而靜而安也而格物以止乎至善者乃所以復其無物而定而靜而安之本體也
林子曰物不格則不能知堯舜之中物不格則不能知孔子之一物不格則不能知聖功之蒙物不格則不能知退藏之密物不格則不能知至善之止
楊氏曰人性上不容添一物始而格之以至於無所於格以復其何思何慮之本體者大學格物之旨也
林子曰其始也格物以心之有乎物而化於物也其既也應物以心之無乎物而忘於物也
林子曰有物也者心有乎其物而心不虛矣無物也者心無乎其物而心虛矣格物也者以好惡之不在物而在我也格之矣應物也者以善惡之不在我而在物也應之矣要之主敬以存心則物安得而引之而又奚待於格邪
林子曰物物也格亦物也格其格則物格矣故物辟之寇也格辟之兵也寇殲而兵不農者格亦物也
林子曰不待格而自無不格不待致而自無不致不謂之止至善而何而定而靜而安而慮而聖人之心之本體本如是也渾然在中粹然至善其與道家之虛無釋氏之寂滅有不同乎此余之所以合三教而一之者直自其未有儒未有道未有釋而至善而虛無而寂滅而極言之也
林子曰大學之所謂格致者格此聲色臭味而知自致矣老子之所謂虛無者無此聲色臭味而心自虛矣釋氏所謂寂滅者滅此聲

色臭味。而心自寂矣。故釋之寂滅。道之虛無
儒之格致。其旨一也

林子曰。人性上本無一物。而曰格物者。豈其本無之物而有待於格耶。人性上本有眞知。而曰致知者。豈其本有之知而有待於致耶。

林子曰。心本無物。而渾然而粹然。而至善也。心若爲物所引而化於物焉。便不渾然。便不粹然。便不至善。故在止於至善者。忘物也。致知在格物者。以復吾心至善之本體也

林子曰。在止於至善者。氣質清明。物不能蔽。止之而已矣。固不在於格物而後能知也。格物者。氣質不甚清明。而物能蔽之。不知所止而止之。蓋有在於格物而後能知也

林子曰。何以謂之知止也。吾所當止者吾自知之。知之而無待於致也。何以謂之致知也。吾所當止者。吾或昧之。知之而有待於致也。

林子曰。心之本體渾然粹然。本虛靈能知覺者也。朱子曰。心之虛靈知覺。而聖人之所以聖者。豈有外於虛靈知覺者乎。聖人之所以聖者。不外於虛靈知覺。則是聖人之所以聖者。不外於心也。余故曰。心聖也。者。心是聖。聖是心。非有二也。夫人孰不有心也。孰不有心。孰不有虛靈知覺也。聖人非有餘。常人非不足。而常人之所以不能虛靈知覺而聖人者。以物交於物。而心則引於物也。故欲致其虛靈知覺之知。在乎格去其物交物之物而已矣

林子曰。心之本體。本虛靈能知覺者也。余嘗以耳目譬之。目中一點。卽是心之虛靈也。目之能視。豈非其心之能知覺乎。耳中之鏡。卽是心之虛靈也。耳之能聽。豈非其心之能知覺乎。故目之性必能視。而率其目之性。未有不能視也。耳之性必能聽。而率其耳之性。未有不能聽也。心之性必能知必能覺。而率其心之性。未有不能知不能覺也。中庸曰。率性之謂道

林子曰。人之始生也。目便能視。耳便能聽。心便能知便能覺。固不待教而能。而人亦安能教之邪。及至長大。不過不失赤子能視之目。能聽之耳。能知能覺之心也。縱是聖人而爲天下人之所望而震者。亦不過不失赤子能視能聽能知能覺之常。而無有以加乎其性也。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林子曰。目有所不見者。以有物之障乎其目。而非其目之性之初也。耳有所不聞者。以有物之塞乎其耳。而非其耳之性之初也。心有所不能知不能覺者。以有物之蔽乎其心。而非其心之性之初也。故目中不可有一物。而格其物之障乎其目也。則目自能見。耳中不可有一物。而格其物之塞乎其耳也。則耳自能聞。心中不可有一物。而格其物之蔽乎其心也。則心自能知自能覺。故曰格其非心

林子曰心猶鏡也。虛而明者。本體也。或問何者爲心之用。林子曰。鏡之照。卽心之知也。照

乃鏡之用。而知乃心之用也。又問知固心之用矣。而曰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也。此言非歟。林子曰。心之知。目之視。耳之聽。一也。而謂視聽之用。爲耳目之本體也可乎。夫視聽既不可爲耳目之本體矣。而謂心之知以爲心之本體也可乎

林子曰。心猶日也。知猶照也。物之蔽乎其心。而心不能知。猶雲之蔽乎其日而日不能照也。故雲散則日無不照矣。物格則心無不知矣。

或問曰。物交物之物。格之可也。若有物有則之物。萬物皆備之物。豈其不善。而悉格之可乎。林子曰。子以余格物之旨。將格其物之物乎。抑格其心之物乎。今且以近易者爲子言之。夫利之利於人也大矣。然而亡身亡家亡國亡天下者。豈其利有不善邪。利之者不善也。故格也者。格其不善之利心也

林子曰。格物也者。格乎其心之物也。故不邇

慾不貳過者。格物也。無伐善。無施勞者。格物也。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者。格物也

林子曰。日惟與物相爲周旋而不動其心者。乃眞格物也

或問格物要義。既在於變化氣質矣。不知何者爲氣質之性。而變而化之。以復其天地之性邪。林子曰。孟子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又曰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之。此又其

變化氣質之要義也。耳目也者。小體也。耳之於聲。目之於色者。氣質之性也。心也者。大體也。性無有不善者。天地之性也。故不以氣質之性爲性者。能格物者也。心爲主。而耳目爲用矣。不以天地之性爲性者。不能格物者也。耳目交於物。而心爲役矣

或問格致誠正。以格物爲先者。何也。林子曰。天之生人也。而與之以性。性則具於神明之舍矣。故謂之一。亦謂之中。寂然虛而已。粹然善而已。何嘗有一物雜乎其間邪。然智慮日長。而本眞日喪。所謂虛者。着於物。而善者鑿以人也。君子亦惟格其物。以致虛。使神明之舍。洞然空徹。如太虛然。此所謂物格也。由是而一靈中炯。虛明自復。而知致矣。由是而眞實無妄。本體自如。而意誠矣。由是而廓然大公。物來順應。而心正矣。然所謂格物者。非謂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之謂也。亦非謂物來則格之。而反動其心之謂也。故止至善之

止。格物之格。皆一時工夫。惟能知止於至善之地。而物斯格。物格。則至善之止者。自安固而不搖矣。此格物之功。實聖人易簡之道也。

林子曰。世之學孔子。而非孔子之道者二。或迷於物。而不知所謂敬以存心者有之。或荒於虛。而不屑所謂敬以存心者有之。此孔子之道所以不著也。噫。或曰。夫荒於虛也。豈不流之而入於禪者非也。若夫既學孔子之學矣。而又迷於物也。何哉。林子曰。余之所謂物

者。殆非可適可殖之物。而迷之以溺其心也。
昔宋謝顯道。嘗録古人善行。別作一冊。程明道見之。謂其玩物喪志。又嘗對明道舉史書成篇。不遺一字。明道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矣。明道之所謂物者。乃余之所謂物也。夫以記誦博識而謂玩物喪志者何也。鄭轂曰。心中不宜容絲髮事。然則程伊川所謂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也。亦非與林子曰。此順不及家兄處也

或曰。窮至事物之說。可盡廢乎。林子曰。何可廢也。士者盡其爲士之道而已矣。而諸凡有事於士者。不可不知也。仕者盡其爲仕之道而已矣。而諸凡有事於仕者。不可不知也。至於天下之物。而不關於士與仕者之實用也。不惟不暇知。而亦不能徧物而盡知矣。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

大學之道。又以修身爲本而先之也

其所厚者薄

大學之道。又以齊家爲本而先之也

此謂知本　此以下。皆曾子之傳

此通上文而釋之也。故止至善也者。明明德親民之本也。知止也者。定靜安慮能得之本也。格物也者。誠正修齊治平之本也。修身也者。齊治平之本也。齊家也者。治平之本也。或曰。其本異歟。林子曰。本異矣。然皆其所當先也　此謂知本。至下此謂知之至也。皆舊本也。舊本豈錯簡耶。讀者詳之。

此謂知之至也

此專指格物而釋之也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

此重兩自字。夫慊曰自慊者何也。已自知之。已自求之。是不違其心之所安也。有不慊乎。欺曰自欺者何也。已自知之。已自欺之。不思求慊於已。惟務自欺欺人。俗所謂自昧其心者是也。故知不至矣。則其欺也不可謂之自欺。知既至矣。則其欺也不謂之自欺而何。

林子曰大學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而世人之所以必自欺者其故何也豈不以人之可欺天之可欺鬼神之可欺乎殊不知人之視已如見肺肝人其可得而欺乎出王游衍臨下有赫天其可得而欺乎勿謂不聞神將伺人鬼神其可得而欺乎人不可得而欺也天不可得而欺也鬼神不可得而欺也然則將誰欺乎徒以欺已焉爾矣我自爲之我自知之已其可得而欺乎此戒愼不覩恐懼不聞而愼獨之功無時而可或怠也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

林子曰爲學自修之功至於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者此其積漸之久眞非誠意不能也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

此釋言民之不能忘也

康誥曰克明德

林子曰自明自新新民新命而無所不用其極者此其積漸之久眞非誠意不能也

顧諟天之明命

或問顧諟明命豈其常目在之邪林子曰此言顧乃照顧之義也敬而無失常自惺惺顧不以目而以心也夫惟其不以目而以心也故其視聽言動以至於造次顚沛則無不可爲之時矣

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或問無所不用其極林子曰用此極以爲學也不謂之心極立乎心極一立而自新之道在我矣用此極以出治也不謂之皇極立乎皇極一立而新民之道在我矣用此極以祈天永命也不謂之天之樞而北極立乎北極一立而自作元命之道在我矣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林子曰君止於仁矣臣止於敬矣子止於孝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矣此非其意之極其誠而舉天下之物無以尚之者能之乎林子曰止至善之止止丘隅之止也故仁也

者君之丘隅也。爲君者當止於仁之丘隅。敬也者。臣之丘隅也。爲臣者當止於敬之丘隅。至善也者。大學之丘隅也。大學之道在止於至善之丘隅

林子曰。我之眞去處者。至善之地也。而止於至善者。所以立乎其極也。心極一立。而仁而敬而孝而慈而信俱在我矣。當仁而卽仁。當敬而卽敬。當孝而卽孝。當慈而卽慈。當信而卽信。倏忽之間。隨感而應。而無有乎不善矣故曰至善。

林子曰。體卽是用。用卽是體。卽感卽應。嘗譬之明鏡止水矣。故爲子當孝也。父在而孝卽現乎其中矣。爲臣當敬也。君在而敬卽現乎其中矣。非有擬議。非有安排。何思何慮。隨在卽現。故曰心如明鏡止水。非特聖人之心爲然也。不謂之性善。而人皆可以爲堯舜耶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

林子曰。夫曰無情者不得盡其辭矣。此非其

誠意之極。大畏民志者。能之乎

此謂知本

此又曰此謂知本者何也。蓋指誠意而言也。豈非以誠意又爲正脩齊治平之本邪。漢鄭氏曰。本謂誠其意也。

所謂脩身

脩身本於正心。而謂之有所者。不能廓然而大公也

所謂齊其家

齊家本於脩身。而謂之辟焉者。不能物來而順應也

所謂治國

此所謂明明德於國。而先之於其家也。而曾子之傳。只曰孝曰弟曰慈。宜家人。宜兄弟。而爲父子兄弟足法焉已矣。余故曰明德者。顯道也。而明明德於其國者。非所謂教以人倫乎

所謂平天下

此所謂明明德於天下。而先之於其國也。而曾子之傳。只曰老老長長恤孤焉已矣。余故曰明德者。顯道也。而明明德於天下者。又非所謂教以人倫乎

絜矩

林子曰千聖一心。而吾心之矩度。乃天下萬世之所取衷焉者也。故絜之以矩度之以心也。孟子曰。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

傳

傳也者。傳平聲也。傳平聲而釋之也。傳平聲孔子之經旨。以釋孔子之經文也。或者嘗覽林子大學正義。而謂曾子之傳之不可易。而舊文之不錯也。若子者真可謂信古之篤矣。林子曰。余亦何知。余惟信古之篤。更不敢少違曾子之傳以叛道者。而非他也。蓋曾子之傳。得傳於孔子。而萬古不能易也。若違曾子之傳。即離孔子之經也。孔子之經。其可離乎。孔子之經既不可離。而曾子之傳其可違乎。故兆恩寧稍悖朱子之註。而毋寧少違曾子之傳者。正謂此爾。蓋道公道也。孔曾思孟所相授受之道。而非朱子一人之私也

門人　陳召英　余　校　朱大選　黃昌會　陳　昂　王崇敬

命梓

林子三教正宗

四書正義

門人盧文輝構輯

中庸統論

林子曰中也者中也堯舜所允執之中也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故河圖以偶起數而虛其中者伏羲之中也洛書以奇起數而實其中者大禹之中也至於釋氏之空中也豈非其中之無定在而本體本太虛耶老氏之守中也豈非其中之有定在而主一以

立極耶然而庸也者用也存之無體用之不旣尚書曰以禮制心以建中也論語曰敬而無失以用中也禮也者敬而已矣其所謂建中于民者豈非所謂用其中于民乎中固不可得而言矣故子思中庸一篇皆言中之用也天地位萬物育中之用也愚不肖之與知與能聖人之不知不能與夫天地之大猶有所憾中之用也達道達德九經中之用也盡己之性盡人之性盡物之性以參天地以贊

化育中之用也載物覆物成物中之用也洋洋優優中之用也議禮制度考文中之用也建諸天地質諸鬼神考諸三王俟諸後聖中之用也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四時錯行日月代明中之用也有臨有容有執有敬有別中之用也凡有血氣莫不尊親中之用也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中之用也中之用則若是其大矣而中庸胡爲乎不言中林子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者本

體也天下之大本也探之無朕索之茫茫未發之中其可得而言乎故不得已而强名之曰誠誠也者寂然不動未發之中也中其可得而言乎又不得已而强名之曰隱隱也者隱而不可見未發之中也中其可得而言乎又不得已而强名之曰一一也者千變萬化從何而出不可得而擬議者天下之大本未發之中也中其可得而言乎故生意不息者仁也而未發之中則肫肫其仁矣莫深於淵

也。而未發之中。則淵淵其淵矣。莫大於天也。而未發之中。則浩浩其天矣。如此三言。亦豈足以闡其未發之中。而令之使知也。故下文即繼之曰。苟不固聰明聖智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若欲知此未發之中。請自入德之門始。惟當於人之所不見處。實下工夫。不愧屋漏。以造不顯之地。然後方能知之矣。豈非所謂廸知廸哲。實允蹈之。而知耶。不然。則亦安能言之而使知也。然凡物有色者。得而言也。

而未發之中。不屬色也。得而言乎。凡物有聲者。得而言也。而未發之中。不屬聲也。得而言乎。毛雖至小。可得而見也。可得而見。則亦可得而言之。而未發之中。則非毛也。不可得而見也。不可得而見。則亦不可得而言之。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天命之性。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既以未發之性而標諸卷端。復以無聲無臭之詩而繫諸卷後。章章顯露。句句詳明。中庸之義備矣。子思之情見矣。未發之中。其可得而言乎。未發之中。其可得而知乎。

林子曰。性之蘊於中也。性固不可得而言矣。故孟子只言情。蓋欲人因情以知性也。中之蘊於中也。中固不可得而言矣。故子思只言用。蓋欲人因用以知中也。

林子曰。若未發之中可得而言矣。而孔子則曰予欲無言者何歟。若未發之中可得而知矣。而中庸則曰其孰能知之者何歟。又曰。惟

致中。然後能知中。故聖人之所以聰所以明所以聖所以知。所以達天德者。皆由此中出也。程子曰。聰明睿智。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由此觀之。致中知中。求在我者也。如人飲水。冷煖自知。若不致中。則又安能知中也哉。譬瞽而生者。原不識文章。縱日與之談。如何謂之青。如何謂之黃赤白黑。雖有蘇張之口。終不能發其蒙而使知也。假使天幸。忽然開明。而有所見也。則因其所見而語之曰。如此

謂之青。如此謂之黃赤白黑。則自有眞見眞知者在焉。致中知中。亦猶是也

林子曰。中也者。無方而無體也。有方有體則有盡。無方無體則無盡

林子曰。天地也者。有形有氣。惟其有形有氣。故其有方有體。中也者。無形無氣。惟其無形無氣。故其無方無體。余於是而知中之用也。其所以能包羅天地而無盡者歟。故曰中庸其至矣乎。

程子曰。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何者謂之密。何以放之而能彌六合也。林子曰。譬火之蘊於石也。夏卽之而凉。冬卽之而冷。而所謂火者。果安在也。擊之則火。而所謂火者。又果何從而生也。然以所擊之火而薪之。薪薪相續。無不傳也。未發之中。其火之蘊於石者密乎。而其所以放之而彌六合者。豈其火而傳之。薪而續之。而以形用哉

林子曰。時而春也。盈天地間皆溫也。皆溫則皆火也。時而夏也。盈天地間皆熱也。皆熱則皆火也。至於秋冬。而火之性未嘗亡也。火之氣未嘗熄也。故言乎其火之形也。猶有所待而傳也。可得而知之。可得而言之。若言乎其火之性也。實無所待而傳也。可得而知乎。可得而言乎。

林子曰。我其一天地乎。天地其一我乎。故有所於卷。有所於放。則我與天地猶為二也。無所於卷。無所於放。則我與天地。一而已矣。

林子三教正宗

中庸正義

門人盧文輝校輯

天命之謂性

林子曰。盈天地間皆是生氣。其命之流行不息者乎。盈天地間皆是覺靈。其性之炯炯不昧者乎。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林子曰。我之覺靈炯炯而盈於天地之間矣。故能明光上下。照臨日月。蓋我之性本如是而非有加也。我之生氣流行而盈於天地之

間矣。故能參贊兩間。化育萬物。蓋我之命本如是而非有加也

林子曰。有命便有性。有生便有覺也。余於是而知性命不可得而二也。然則生謂之命。覺謂之性可乎。林子曰。惡乎可哉。蓋生之理具於命。而覺之靈本乎性也

林子曰。余嘗觀之草木焉。歸根復命。而性在其中矣。性而神也。則花。花而實也。而命又在其中矣

林子曰。中庸言命。釋氏所謂命宗也。故曰天命之謂性。中庸言性。釋氏所謂祖性也。故曰率性之謂道

或問三氏之教同與。林子曰。三氏之教。其初同也。顧道流則自以脩命爲高。而曰禪學之所脩者性。而不及命。釋流則自以脩性爲高。而曰玄學之所脩者命。而不及性。抑豈知性命雙脩。乃釋老之教之所以同邪。然聖學罕言命。罕言仁。罕言性與天道。是以後世無聞

焉。遂以性命之學而落於空矣。而致詳於問學多識。容貌詞氣之間。故終其身迷焉。而聖經之格致誠正。所謂頭腦工夫者。蓋亦未之或聞也。余嘗竊論之。中庸致中致和。而天地以位。萬物以育。至誠無息。而博厚載物。高明覆物。形矣而著。著矣而明。而動而變而化。以盡己之性。以盡人之性。以盡物之性。達道達德。制禮作樂。經綸大經。參贊化育。大都皆從天命之性溥博淵泉中發出來爾。而謂性命

之學之落於空也可乎哉又不觀之易乎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下文即繼之曰將以順性命之理順也者順之也順以出之之義也故順此性命之理而出之在天則能立天而天之陰陽從此出矣在地則能立地而地之剛柔從此出矣在人則能立人而人之仁義從此出矣夫在天立天而陰而陽在地立地而剛而柔在人立人而仁而義則是性命之學而不落於空也明矣然性命之學始於神氣

神則有炯炯而不昧者在焉而性空故也氣則有絪緼而不息者在焉而命空故也古人有言曰是性命非神氣既曰非神氣矣而必始之於神氣者何也蓋初學之士固難與言性矣性而神也則亦有可得而言者固難與言命矣命而氣也則亦有可得而言者至於言神而知所以養其神矣而後方可與之言性言氣而知所以養其氣矣而後方可與之言命然性兮本空而命之理則微之又微雖

欲言之殆亦非言之所能言也而無言無隱直惟先動之以機而已機焉既動心其不可得而識乎心焉既識性其不可得而盡乎性焉既盡命其不可得而至乎此孔子下學上達之敎而初學之士之所當遵也

率性之謂道

林子曰何思何慮之本體本自然也順以出之率性之謂道也廓然大公物來順應若有所擬議有所安排則是失其本體之自然矣

林子曰率性而行都是天則然性無不包而天下之道盡於此矣故率性則發皆中節率性則所欲不踰率性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率性則無意無必無固無我率性則可以盡人物而參三才率性則可以先天先地神鬼神帝率性則可以同體太虛而太虛在我

張子厚曰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焉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者何謂也林子曰天地之性天命之性也純乎天之命而不少雜之以

人者性善之性也。惟此性善。故率之則可謂之道。若夫氣質之性。而可率乎哉。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逸也。氣質之性也。故曰君子不謂性也。

脩道之謂教

林子曰。道體無爲。而曰脩道之謂教者何也。蓋天命之性。卽道也。故曰率性之謂道。自聖人以下。而天命之性。不能不雜於氣質之偏。

故脩此氣質之偏。以復夫天命之性者。脩道之教也。然而謂之教者何也。蓋立此教門以教人。以脩其氣質之偏。以合乎道。以復其性之初也。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

林子曰。道不遠人。人自離道。人能弘道。道卽在人。蓋人與道本不相離也。雖欲離之。而卒有不可得而離者。故曰可離非道

昔者有問於謝上蔡曰。一日靜坐。見一切平等。皆在我和氣中。此是仁否。上蔡曰。此只是靜中光景。只是心虛氣平也。須是應事時有此氣象方好。朱子曰。伊川亦有時教人靜坐。然孔孟以上。却無此說。又曰。存養之功。亦不當專在靜坐時。須於日用動靜之際。無處不下工夫。乃無間斷爾。若存養之功。而必專在於靜坐時而後可行也。則是人倫日用之間動靜常變之頃。抑亦不可以爲道與。殆非中庸道不可離之意。文王純亦不已之心也

或問道不可離。林子曰。道卽性也。性卽命也。道其可斯須而離乎。道其不可斯須而離矣。則性也命也。其可斯須而離乎。然此乃未發之中也。不屬乎色。豈其可得而覩耶。不屬乎聲。豈其可得而聞耶。而君子之所以終日乾乾。戒愼而恐懼者。以爲此未發之中。而思以致之爾。中庸曰。君子之所以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然非特內省之學爲然也。是雖平治之道。亦且不能違焉。中庸曰。不顯惟

德篤恭而天下平。又非特平治之道為然也。是雖上天之載。亦且不能違焉。中庸曰。無聲無臭至矣。然未發之中。一太虛也。而天地萬物咸囿焉。夫天地萬物既咸囿於我太虛之中矣。而天地有不自我而位。萬物有不自我而育乎。此致中之功之所以為大也

戒慎恐懼

張子厚嘗言吾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林子曰。孔子之恭而安。惟從敬上來爾。東坡云幾時得與他每打破這箇敬字。雖不識敬然亦有為而言也。故不戒慎而自戒慎。不恐懼而自恐懼者。敬也

林子曰。心本寂然也。敬則不失其寂然之體。而心存矣。心焉既存。自無怠肆荒寧之失。謂非戒慎恐懼而何。此不覩不聞中之眞實工夫也。若或於不覩不聞之時。先慮其怠肆荒寧也。而必於戒慎焉。必於恐懼焉。則是有所戒慎有所恐懼。而心已失其寂然之本體矣。殆非中庸立言之意也

或問戒慎恐懼一也。而子既曰不戒慎而自戒慎。不恐懼而自恐懼。而今又曰戒慎恐懼。防乎其防。致知格物一也。而子既曰非謂物來則格之。而反動其心也。而今又曰外物之來。必思以格之者。何謂也。林子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大學曰正心。而孟子曰勿正心。孟子曰求放心。而邵康節曰心要放。亦此意也

郭曾照問不覩不聞。盧文輝曰。不覩不聞者。吾性中聲色不到處也。豈曰人不得而覩。亦非己之目所得而覩也。豈曰人不得而聞。亦非己之耳所得而聞也。然而何以謂之眞覩眞聞也。盧文輝曰。眞覩者。性覩也。眞聞者。性聞也。故我能戒慎矣。我能恐懼矣。則氣質之性漸融。天命之性漸露。善端既萌。天倪自動。即道家之所謂芒子。孟子之所謂幾希也。不曰隱而微乎。然雖曰隱矣。而實見也。雖曰微

矣而實顯也惺惺耿耿昭昭靈靈即顏子之所謂卓爾孟子之所謂躍如也又不曰莫見莫顯乎然而見也者惟我獨覺其見耳顯也者惟我獨覺其顯耳自性自明自性自悟非獨而何莊子有言曰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又曰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謂之至貴此慎獨之功實中庸盡性之第一義也出夏心集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

夫是中也中庸既兩釋之矣而後人之釋之者當曰如何之謂喜怒哀樂之未發如何之謂天下之大本顧乃舍未發大本而不之釋而釋其所已釋之中曰不偏之謂中又曰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也何歟若以子思子之釋爲非也茲中庸一書勿釋焉可也若以子思子之釋爲是也釋其所釋焉可也顧乃不釋其所釋而又反其所釋而釋之者何歟

程子曰不偏之謂中朱子曰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此皆中節之義也可以言和不可以言中

昔李延平嘗受學於羅豫章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林子曰羅豫章之學得之程明道程明道之學得之周濂溪故能知所謂未發之中而求之殆非後世支離之儒之所能及矣但未發之中茫乎

其無朕也有氣象乎否也得而看乎否也豈其借此數字而令人有從入之門邪

延平答問有曰中和二字皆道之體用舊聞李先生論此最詳後來所見不同遂不復致思今乃知其爲人深切然恨已不能盡記其曲折矣如云人固有無喜怒哀樂之時然謂之未發則不可言無主也又如先言慎獨然後及中和此意亦嘗言之但當時既不領略後來又不深思遂成蹉過姑負此翁耳又曰

熹早從延平李先生學。受中庸之言。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歿。竊自悼其不敏。若窮人之無所歸。又嘗答何叔京曰。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然當時親炙之時。貪聽講論。又方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於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見處。孤負教育之意。每一念至此。未嘗不愧汗沾衣也。述詁全文

林子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心兮本虛也。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應物無迹也。當喜而喜。當怒而怒。當哀而哀。當樂而樂。喜怒哀樂從何而發。而天地以位。萬物以育。豈非聖人虛而無我。故其功用則有若是其大與。若大學所謂有所者。有我而不虛也。宋儒有言曰。人性上不容添一物。物則失其性而不虛矣。此大學之所以貴格物也。周子曰。無欲故靜。程子曰。有主則虛。既靜且虛。斯其能應物而發皆中節者乎

林子曰。若以其中之有所謂喜怒哀樂也。則未發之中。而所謂喜怒哀樂者。着在何處。若以其中之無所謂喜怒哀樂者。則既發之際。而所謂喜怒哀樂者。從何而來。此其所以為空中。而真空不空也

林子曰。未發之中。孔子之空空而無知也。發皆中節。孔子之從心所欲不踰矩也

古人有言曰。說似一物即不中。何謂也。林子曰。此言中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中本無物。物即不中。

林子曰。無定在之中者。未始中也。然以其具此中也。故亦曰中。汝以為喜怒哀樂之未發。其中乎。其非中乎。若即謂之中。固不可也。若即謂之非中。亦不可也。非中而中。中所從出而虛空之無盡。則亦何者非我之中乎

易曰。先天而天弗違。何謂也。林子乃以詩答之曰。喜怒哀樂未發前。大本從來只自然。不

解此中分造化更於何處覔先天若也能反大本而求之未發之中矣則自有不屬氣而生氣者在焉宇宙在身造化在手斡旋爕理範圍曲成而天且不能違矣盈虛消息有不任我之推移邪

林子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者太虛同體也而發皆中節則與天地同用矣

林子曰致中則與太虛同體矣而和之發也以位以育則與天地同用矣

致中和

此所謂致致廣大之致同致者何致之也心本中而能和也本廣大也而亦無待於致致之而復其初也或曰致中和之致與致膰俎之致同致者何致以與之也致此中和以位天地而天地位致此中和以育萬物而萬物育

或問聖人之心固有此中矣而常人之心亦有此中乎林子曰此乃赤子之心何思何慮之心也常人豈無赤子之心邪但常人不有以致之若存若亡故不能皆中節感之以善則善感之以惡則惡蓋以其中無主而爲物所遷也或問致之之道林子曰堯舜之惟精惟一而允執之者致之也

林子曰天命之性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中則天下無餘道矣致中則聖人無餘學矣位天地育萬物則古今無餘事矣故要做聖人者亦惟自已身中討箇天命之性已爾

林子曰未發之中而天地萬物得之以爲命以爲性也我能致中矣而天地萬物之性之命皆在於我矣我以天地之性之命以位天地而天地有不位乎我以萬物之性之命以育萬物而萬物有不育乎

林子曰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者我之本體我之太虛也我而致其中焉以復還我之本體我之太虛也我之本體既太虛而中矣則和自生和既生矣而天地以位萬物以育皆由

此出一切現成豈其有所於倚而後爲之者乎

天地位焉

或問位字之義林子曰位乃職位之位也天在上而得其司覆之職以無忝乎其位者豈非聖人之有以參天而成其能乎地在下而得其司載之職以無忝乎其位者豈非聖人之有以兩地而成其能乎故曰天地無全能要之其機在我而非誣也

或問不位不育豈非天地之病歟又將何以成能而仁之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鳥獸魚鱉自爾咸若凡有血氣莫不尊親亦惟致中而和位之育之以成其能也程子曰至仁以天地爲一身以天地間品物萬形爲四體百骸故堯舜以太和之氣充塞乎天地之内而身之而湯武之師乃去其所垢病者廓而清之爾堯舜湯武豈非所謂成能天地者乎

林子曰聖人一身天地之所寄也萬物之所屬也三綱五常之所繫也故天地不能自位賴聖人以位之也萬物不能自育賴聖人以育之也三綱五常不能自正賴聖人以正之也若二氏之斷棄倫屬也而綱常不幾於墜乎綱常既墜而萬物得而育乎萬物不育而天地得而位乎或者以二氏之不綱常也而萬物即不育歟林子曰曠夫怨女上干天和而天地得而位乎萬物得而育乎由是而疲

癃殘疾之不得其生鰥寡孤獨之不得其養亦惟職此之故耳此乖氣之所由以致異也内無怨女外無曠夫太和之氣流行宇宙則天地以位萬物以育不惟疲癃殘疾之得其生亦且無疲癃殘疾之可生者不惟鰥寡孤獨之得其養亦且無鰥寡孤獨之可養者此和氣之所由以致祥也嗟乎嗟乎聖人遠矣而二氏者流誰與綱常之綱常墜地誰與扶植之天地而誰與位之萬物而誰與育之疲

癃殘疾而誰與生之。鰥寡孤獨而誰與養之。此余三教歸儒之旨。雖曰徒托空言。而夙夜惓惓。每不能自已於懷也

君子中庸

林子曰。中庸者。用中之謂也。故中之用。足以位天地育萬物者。豈非其原於天命之秘。具於未發之先者乎。下文卽曰時中者。蓋以其內則有大中至正之極者在焉。故能隨時而得其中也。不待安排。無所擬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也

君子而時中

林子曰。君子以其中而用之。仕止久速。各當其可。故曰君子而時中。小人不知其中之謂何。而亦曰我能用中矣。不謂之無忌憚而何。或問小人之無忌憚而自以爲中庸也。林子曰。堯舜之傳賢也。湯武之放伐也。是遇變而通。定之以吾心之中。而時出之者矣。若燕國之堯舜。秦民之湯武。卽是小人之無忌憚而

自以爲能用中也。故常而執其經。變而通其權。皆出於天理人心之安。而爲萬世不易之常道者。君子之中庸。君子之時中也

中庸其至矣乎

林子曰。天命之性。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而諸凡古先聖王之所以位天地育萬物。以叅以贊。而變而化者。皆自喜怒哀樂未發中致之以爲用也。故本之眞心實地。則爲用中之大道。何思而何慮也。不本之眞心實地。則是襲取之外義。求可而求成也

林子曰。帝堯之所以聖神文武者。致其中以爲用也。仲尼之所以耳順不踰矩者。致其中以爲用也。故曰中庸其至乎。舍帝堯仲尼。其孰與歸。

知者過之

林子曰。聖人之知。我可得而知者。以其知乃我所本有之良知也。若知者之知。則舍我所本有之良知。而務爲人之所難知以爲知也

聖人之能我可得而能者以其能乃我所本有之良能也若賢者之能則舍我所本有之良能而務爲人之所難能以爲能也

或問曰知者雖非聖人之知豈不賢於愚者遠與林子曰愚者愚也而知者知其所知而非聖人之所謂知者余於是而知知者之過亦猶愚者之不及也又問賢者雖非聖人之能豈不賢於不肖者遠與林子曰不肖者不肖也而賢者能其所能而非聖人之所謂能

者余於是而知賢者之過亦猶不肖者之不及也

林子曰愚者之愚雖不足以明道而於道固無損也而知者之知反以似是而晦道不肖者之不肖雖不足以體道而於道固無害也而賢者之賢反以亂眞而壞道

人莫不飲食

林子曰一點靈光其初洞然虛矣虛而能應其初漠然寂矣寂而能照而書之所謂聖神文武中庸之所謂聰明睿知夫豈其爲上天之所獨厚者哉蓋不過何思何慮之本體而一點靈光自爾而形而著而明百慮殊塗變而化之之不窮矣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旣日用矣不謂之至常之道乎卽此至常之道而又有所不知者何歟中庸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此乃異之之詞也蓋日用飲食有同嗜焉是雖至愚豈不能知又況人之於道也甚於飲食而一點靈光又我之所自

有者乎見父卽能孝見君卽能忠見孺子入井卽能怵惕惻隱以其有此一點靈光至常之道日用之不可離也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何謂也林子曰性各足也終其身迷焉衆人雖迷然亦不離又曰性在作用百姓日用而不知也

用其中於民

林子曰用其中於民者以其中用之以治民也

中庸不可能也

林子曰。天下難均也。而賢知者或能均之。爵祿難辭也。而賢知者或能辭之。白刃難蹈也。而賢知者或能蹈之。此皆出於智謀造作之私。襲取外義。殆非由中而用之大道也。若聖人之大道。則由中而用矣。故用之以位天地。而天地且可得而位矣。用之以育萬物。而萬物且可得而育矣。而况於所謂均天下。辭爵祿。蹈白刃者乎

和而不流

林子曰。子路問强。而孔子乃以和荅之。豈不以君子與人無競。而以和為貴邪。然和則易至於流矣。若和而能不至於流焉。此乃抑而之所當强也。然君子之和。非徒和焉已也。和而不本於中立。則亦不能和也。中立也者。孟子所謂中道而立。立天下之正位也。而和也者。乃中之發也。惟能致中。故能致和。其曰不倚者。不着於中。不着於立。成性存存。勿忘勿助而已矣。或問何者謂之塞。林子曰。塞之者。實之也。詩曰。秉心塞淵。盖言秉持此心。而塞之於淵也。其曰淵者。中庸所謂淵泉如淵淵淵其淵。皆指吾心之真去處而言之。真去處者。心之淵也。而曰淵淵者。深而又深之義也。故君子之學。亦惟秉持此心而復還於吾心之淵而塞之爾。有道無道。惟知此心。而窮達常變。殆非所論也。故曰不變塞

强哉矯

林子曰。强哉矯者。乃以其强而矯其氣質之性之偏也。故和而易至於流焉。强以矯其偏而不使流也。中立而易至於倚焉。强以矯其偏而不使倚也。國有道無道而易至於變塞焉。强以矯其偏而不至於變塞也。古人有言曰。學莫貴於變化氣質。若不有强以矯之。而曰能變化氣質者。余弗能知之矣

論語曰。野哉由也。又曰。是故惡夫佞者。夫曰野曰佞。豈非其氣質之性之偏邪。然則何以

矯之。而能變化其氣質也。林子曰。野則先矯之以文。既文矣。然後方可易其文而漸入乎其中矣。佞則先矯之以訥。既訥矣。然後方可易其訥而漸入乎其中矣。至於而勇而喭。亦皆氣質之性之偏也。若不強以矯之。痛自激厲。其能不爲血氣之怒粗鄙之夫邪。大抵強不在於強。而在於自勝以爲強也。朱子所謂自勝其人欲之私者。是亦自勝其氣質之偏也。故和而至於流。中立而至於倚。國有道無

道而至於變塞。我自爲之。我自矯之。矯之自我。則亦何難之有。然而矯之而未有能勝之者何也。蓋由其矯之之不力也。矯之之不力。而謂之強哉矯也可乎哉

素隱行怪

林子曰。素隱。卽易之素飽。詩之素餐。孔子之素王。殖貨之素封也。素也者。空也。不知孔門心法。而其中實無所有也。出既無益於時。而處又無聞於後。故不得不行怪以欺人。而覬名聲於後世也

君子遵道而行

林子曰。遵道而行者。遵其道而行。亦步亦趨。嗜學而尚右也。不見意趣。必不樂學。能不半塗而廢乎

君子依乎中庸

林子曰。此正言不能已矣。而遜之於聖人者。孔子之謙辭也。遵其道而行者。習矣行矣。而不知其所遵之謂。何安能不半塗而廢。依乎

中而用者。好之樂之。而不知其老之將至。故能不見知不悔

林子曰。依乎中庸者。依乎中而用之。自誠而明。聖人之中庸也。擇乎中庸者。擇乎中而用之。自明而誠。賢人之中庸也。中卽性也。依。猶率也。不能依。故言擇。此顏子之所以欲從而末由也

費隱

林子曰。未發者。中也。隱也。發之而爲用。則費

矣

語大語小

林子曰道也者無所不包焉者也道也者無所不入焉者也

林子曰天之體不足以儗其大者道也物之微不足以儗其細者道也

林子曰蛤蜊世界具足法身或者以為若是其小與曰未也獨不曰須彌最大納於芥子乎林子曰山河大地皆吾妙用或者以為若

是其大與曰未也獨不曰天上天下惟吾獨尊乎要皆取喻之詞中庸語大語小之義也

鳶飛魚躍

林子曰鳶之飛乎其上也魚之躍乎其下也其皆天機之自然乎夫人固靈於鳶靈於魚矣而自然之天機乃反不如焉者何也蓋自有其靈以鑿其靈也然名教中自有樂地而逍遙自在是乃吾心之鳶魚自飛而自躍也故聖人之心無心也而天機自動為無為也而天則自存程子曰會得時活潑潑地不會只是弄精魄夫弄精魄以為學矣則是學也不謂之窒天機也而何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

林子曰一陰一陽而一點之善落於黃庭之中焉成之而為性也其陰陽妙合而凝不測之神乎猶一夫一婦而一點之善落於子宮之中焉成之而為人也其夫婦妙合而凝不可知之道乎天道人道其致一也易曰天地

絪縕萬物化醇男女媾精萬物化生

盧文輝曰一乾一坤交而物生者天地之夫婦也一男一女交而人生者夫婦之夫婦也天地之夫婦天地之綱常也夫婦之夫婦夫婦之綱常也故天地一大夫婦也夫婦一小天地也（出夏總持經）

林生問黃帝之經以陰符名者何義也盧文輝曰陰符者陰與陽符也本體經曰陰陽相符參同契曰行符合中蓋言陰陽符合于中

也。故天地之陰陽符。則和藹烝而物生。夫婦之陰陽符。則百斯男而人生。吾身之陰陽符。則千百億化身而神生。出心顯

庸德庸言

或問庸德庸言之庸也。豈亦用之義邪。林子曰。庸亦作用釋。以孝弟忠信之德。庸之而爲行。庸之而爲言也

君子素其位而行

林子居北山巖。陳生大道侍。林子令講素位章。先問之以素位二字之義。陳生曰。素者空也。我而富貴也。而不知有我之富之貴。然後我之道可行於富貴矣。我而貧賤也。而不知有我之貧之賤。然後我之道可行於貧賤矣而夷狄。而患難。無不皆然。此君子之所以能無入而不自得也。録之

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

或問鬼神之不見不聞也。非所以言中乎。林子曰。中也者中也。無極而太極也。無陰無陽。

無鬼無神。而鬼神之一屈一伸。而爲二氣之良能者。是亦中之用也。中之用何其微也。而中則微乎其微矣。中其可得而言乎。邵子曰。一念未起。鬼神莫知。朱子曰。若識無中涵有象。許君親見伏羲來。未發之中。畫前之易也。鬼神得而知乎。人得而言乎。縱得而言之。人得而知乎

林子曰。無一物而不屈且伸。則無一物而不鬼且神也。故大而天地。明而日月。序而四時。莫而山川流峙。微而昆蟲草木。莫不一屈一伸。一鬼一神也。故曰體物而不可遺。德之盛也

林子曰。陰中有陰有陽。亦有鬼有神也。陽中有陰有陽。亦有鬼有神也。鬼中有陰有陽。亦有鬼有神也。神中有陰有陽。亦有鬼有神也若專於陰而言鬼。是不知陰中有陽。鬼中有神也。若專於陽而言神。是不知陽中有陰。神中有鬼也。豈足以盡其屈伸變化之妙用哉

林子曰鬼神也者陰陽之妙用也而陰陽之所以屈伸變化而生萬物者鬼神也故曰二氣之良能也

或問性情功效林子曰陽而必伸陰而必屈者性情也生天生地生人生物皆陰陽之屈伸者爲之也非功效而何

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林子曰誠卽道也故道也者混然而無爲也而混然無爲之中則皆有所謂實理者在焉

古人有言曰道無鬼神而道之所以能屈之而鬼信之而神者乃其實理之自然而不可掩也故誠也者誠也誠則能化誠則能明誠則能不顯之德之純誠則能無聲無臭而爲不顯之至誠則能盡人之性誠則能盡物之性誠則能立天下之大本誠則能知天地之化育大哉誠乎斯其至矣故未發之中莫非誠也而發皆中節何莫而非誠也不二之一莫非誠也而生物不測何莫而非誠也

林子曰鬼神者微也而體物不遺則顯矣寂然不動之誠豈非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乎

脩道以仁

或問何者謂之道何者謂之仁林子曰此言道道者道也達道之道也此言仁仁者人也達德之仁也又問何以謂之脩道而曰以仁也林子曰仁者人也蓋言人之所以爲人者在此仁也兩精相搏而仁則落乎其中矣故父母之所以生我我之所以生人者在此仁

也易曰安土敦仁豈不以其仁而安於土中以敦養之邪若不知所以敦仁則不可以爲人而道可得而脩乎故曰罔而生也幸而免孟子曰居惡在仁是也我而仁矣義則由此中而出而所謂義內者仁而義也至於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由於何思何慮之眞去處中發出來爾又非所謂仁而禮邪故曰仁道最大或問何謂眞去處林子曰堯舜之中孔子之一乃所謂安仁居仁之眞去處也

仁者人也

林子曰中庸曰仁者人也孟子亦曰仁也者人也以人言仁更爲親切此乃孔門傳授眞法也

林子曰人之所以爲人者仁也宋儒所謂桃仁杏仁者是也又曰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惟其生之性也故父母之所以生我而我之所以生子生孫者皆此仁也今只以桃而言之伏其仁於地而芽之由是而條而華而

實皆仁之生生也故其根父母也而芽而條而華而實子而孫也其仁同故其本同其本同故其氣同此親親之所以爲大也孟子曰親親仁也又曰仁之實事親是也又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程子曰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愛親

林子曰桃之本於仁者一本也而根而芽而條而華而實皆我一本之仁以其親而親之也民則非其本枝矣故仁之而弗親若墨子者不知其本之一兼愛之而無差等焉故曰二本故也

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林子曰知至而意誠也知有未至意豈能誠或問知至意誠林子曰辟行道者知所適從之路則無岐路之惑矣然此所謂善大學之至善也渾然在中粹然至善不明乎此而曰能誠其身者未之有也

中庸曰不明乎善不誠其身者蓋言至善元

在吾身之中矣而止於至善者非所以誠其身乎周子曰寂然不動者誠也而誠乎其身者乃所以復吾至善之本體也

誠者天之道也

林子曰誠也者吾之本體得於天之自然也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苟有物以間之則不可謂之誠不可謂之天之道不可謂之本體之自然周子曰誠無爲幾善惡而所謂無爲者得之於天本寂然而無事也幾之所動則

善惡始形矣

誠明

中庸曰自誠明之謂性自明誠之謂敎何者謂之誠寂然不動者誠也何者謂之明炯然不昧者明也寂然不動之中而一點靈光自然發見者誠而明也炯然不昧之神而渾然本體無可執着者明而誠也故誠則無事矣明則反身而誠矣

林子曰太極也者一也一點靈光也朗也無極也者未始一也一點靈光未始有也誠也余嘗譬之石焉寂然冷也又惡有所謂火者石而擊之而一點真火生乎其間者幾希而形也以薪傳薪明明之無盡矣至於薪既窮焉而火則又安在哉此乃復其寂然之本體而性者誠也故一點靈光者誠明之幾希也而輝光朗耀有若日月之照臨者誠明之無盡也

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

林子曰性無所不統也而天地人物統於性也故盡人物之性贊化育而參天地者然後方爲能盡其性也

或問聖人之學貴忘與林子曰惟其能忘我則我與性爲一故能盡我之性惟其能忘人則人與我爲一故能盡人之性惟其能忘物則物與我爲一故能盡物之性惟其能忘天忘地則天地與我爲一故能贊天地之化育以與天地參蓋我之性無所不入無所不包何有於人何有於物何有於天何有於地故性也者合天地人物而一之者忘也

其次致曲

林子曰曲也者直之反也不直則不能誠致也者致之也致而去之也易之致命論語之能致其身孟子之致爲臣致而去之之義也故人之曲者善反而能誠猶木之曲者從繩而能正也

或問致曲之致致身之致也其旨何如林子

曰直其曲而直之則誠矣誠其罔而誠之則直矣此盖去其本無之罔之曲以復其所本有之直之誠者而非他也余故曰致而去之之義也故人生之直中庸之所謂誠也罔生之罔中庸之所謂曲也

誠者自成也

孟仁生問誠字之義林子曰老子所謂其中有信者是也豈不以恍恍惚惚窈窈冥冥之中信有是物信有是象信有是精邪又問何

以謂之自成也林子曰天地得誠以成覆載之能鬼神得誠以成屈伸之用萬物得誠以遂其生生化化而成其性

誠者物之終始

或問何謂物之終始林子曰未發之中非中非不中而中無不包也不二之一非一非不一而一無不統也中無不包則亦何者非中何者非誠皆中則皆誠也一無不統則亦何者非一何者非誠皆一則皆誠也然則物之所以終所以始者其能有外於誠乎故曰不誠無物此君子之所以誠之為貴也

成己仁也成物知也

或問何者謂之誠林子曰未發之中不二之一而其中則自有實理者在焉天之道也由此而成己焉以為仁也由此而成物焉以為智也然而仁智豈不自寂然不動中來與林子曰非誠則無以為仁何以能成己也非誠則無以為智何以能成物也

至誠無息

林子曰心體原無止息故曰至誠無息物我本不間隔故曰誠者所以成物也

林子曰道不息也心亦不息也故曰吾不能已矣而川上之嘆則曰逝者如斯

中庸曰至誠無息濂溪曰誠無為又曰寂然不動者誠也盖寂然不動之中而自有真不息者在焉何為之有由是而悠遠由是而博厚由是而高明配天配地而章而變而成是

乃至誠不息之眞機也故曰無爲而無不爲
林子曰至誠無息而至於載物覆物成物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者不謂之太虛同體天地同用者乎

無爲而成

聖人其有爲乎林子曰無爲聖人其無爲乎
林子曰無無爲惟其無無爲也故能無爲惟其無爲也故能無不爲
林子曰眞常之道本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矣何爲之有

其爲物不貳

林子曰何以謂之得一此言一乃不貳之一也中庸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蓋以天地之道可以不貳之一言之而盡也然而天之清也其能外此不二之一以爲清乎地之寧也其能外此不二之一以爲寧乎至於神之靈也谷之盈也物之生也侯王之貞也其能外此不二之一以爲靈以爲盈以爲生以爲貞乎
林子曰只此一箇一故曰其致之一也或問天之一與地之一其合之一乎抑分而二乎林子曰無有二也天之清在此一之中而清也地之寧在此一之中而寧也至於神之靈谷之盈物之生侯王之貞則皆在此一之中而靈而盈而生而貞也若其可分而二之也卽不可謂之不二又問何以謂之物物也者物之也强名之也太虛巳爾太空巳爾本無物也設或可得而物之則亦可得而二之物固可得而二之矣而虛空無物也其可得而二乎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混成者混然之義非混二爲一之義也然所謂先天地生者混然無氣而生氣也氣焉旣生卽名爲一惟一故二則兩儀分而天地闢矣故曰道生一一生二且天地以一而神以兩而化孟子所謂所過者化由於所存者神也人惟能得神化之機卽與天地相似則參兩之道在我

矣人惟能得混成之始即是先天地生則斡旋之道在我矣

林子曰未有天地先有此本體天地有壞而此本體不壞故未有天地而此本體混然而爲一也既有天地而此本體亦混然而爲一也故曰其爲物不貳

盧文輝曰乾坤易簡盡於易之一畫故曰易有太極豈非中庸所謂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邪又曰自太極而陰陽陰陽而五行五行變化而生萬物豈非中庸所謂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也邪出中一緒言集

純亦不已

林子曰孟子曰存心曰存神而孔子則曰成性存存存存之義只是如是而存存存爾敬而無失之意也而文王之所謂純亦不已者豈其絕德哉亦惟以此存存之功以希文王之所以爲文者文王也

林子曰老子之所謂無爲者以吾心本自虛無而綿綿工夫實無所着也程子曰天理生生相續不息無爲故也而聖人之德純一不已者亦無爲故也

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

林子曰天命之性本善也故曰德性尊也者尊之也人孰不有此德性也雖有此德性而爲氣質之性之所勝者亦多矣宋儒有言曰學莫貴於變化氣質又曰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焉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又曰德勝氣質然其所以尊德性者非有師友不可也故必學於人而問之何者謂之性何者謂之德性何以尊之由此觀之則所謂道問學者豈非尊德性之工夫邪

或問尊也者尊之也林子曰尊而君之者尊之也又問何以謂之君也林子曰范浚所謂天君泰然者是也然亦有主客之辨焉故氣質之性者客也天地之性者主也主者主之辟之君而出其令焉則氣質之性自退聽矣

客者主之辟之臣而執其命焉則天地之性其能尊乎不尊故不存天地之性非不存也特爲氣質之性所掩而不尊耳而所謂孔門傳授心法者真有不可不知也

林子曰世之爲陸象山之學者則曰我之學在於尊德性也世之爲朱文公之學者則曰我之學在於道問學也昔有兄弟而两分其遺貲者諸凡椅卓盥盆衣履之屬悉中裂而半之雖曰無不均之嘆而其父之所遺者两不適於用矣豈不惜哉

林子曰世之誦六經而不知有所謂心法者惟當就有道之人而問焉而學焉何章何句而切於吾之德性者何章何句而爲吾之心法者既致叩之復繹思之果有契於吾心之同然乎否也果不謬於六經之微旨乎否也故不知而耻問於人焉不可也不能而耻學於人焉不可也譬昏夜無燭而有求於室中者則亦無所見矣

林子曰德性者天之所以與我吾心之聖人也若外德性以爲學則其所學者非真學也學雖博亦奚益哉若外德性以爲問則其所問者非切問也問雖審亦奚益哉故道問學也者正所以尊德性也

林子曰問學所以尊德性也廣大也精微也高明也中庸也故也新也厚也禮也皆所謂德性也而致之盡之極之道之溫之知之敦之崇之豈非所謂問學以尊之邪然廣大而不精微不可也高明而不中庸不可也溫故而不知新不可也敦厚而不崇禮不可也

致廣大而盡精微

余心鏡指迷篇謂鏡之厚且不能分而其大之圍又不及尺懸之廣野之中而天地山川盡皆包涵於其中而且有千萬里之遠焉何其廣大也鬚髮之白且黑亦莫不畢照而無有纖毫能遁其情者抑何其精微也况吾心之鏡至虛至靈非銅非鑄非着於物者乎而

其所以廣大而精微者。又當何如邪

極高明而道中庸

林子曰。由乎中而用之。猶所云聰明睿智皆由中出也。蓋未發之中。而高明之體以具。故由乎中而用之。則其高明也。不馳騖於外。而失之玄且遠矣

溫故

林子曰。故也者。天之降衷。民之秉彝。而爲我所舊有之物。與生俱生。猶所云故家故國者。

溫也者。溫之也。操而存之者。溫之也。尚書所謂顧諟之顧。論語所謂無終食之間違仁。而造次顛沛必於是者。溫之也

林子曰。赤子之心。大人之故物也。

知新

林子曰。新也者。乃我德性中發出來者。神通朗發。智慧自生。是殆孟子所謂不慮而知。其良知也。故知不必求合於古人。而我德性之知。卽是古人之所知者。特古人之所未嘗道爾。余於是而知所謂知新者。不在於徧物。不在於多識。張子厚曰。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若必求之徧物多識。以爲我之新見新聞。而非君子之所謂知新也

敦厚

林子曰。厚也者。厚也。蓋我原得地道之厚以爲厚。而德性中之所本有也。由是以此厚而親親。由是以此厚而仁民。由是以此厚而愛物。而所謂親也民也物也。無不持載於我之

地道中。而與地同也。若於親也而不知所以親之。民也而不知所以仁之。物也而不知所以愛之。則所謂厚者而反爲薄矣。而敦也者。乃所以復其厚之本體。而聖人之德之所以能厚如地者以此。

崇禮

林子曰。禮也者。禮也。禮云禮云。節文云乎哉而粲然之盡美。皆全具於渾然之中者。禮之本也。惟其禮之有本也。故其能與天地同節。

此言禮乃復禮之禮根心之禮而非所謂忠信之薄禮後之禮也

溥博淵泉

或問何以謂之溥博淵泉林子曰此固無待於問其曰如天如淵既已明矣而又曰淵淵其淵浩浩其天此乃釋氏無量甚深之密旨也夫惟其溥博淵泉也故能言之民莫不信行之民莫不悅洋溢中國施及蠻貊凡有血氣莫不尊親然不曰配天已也天地且自我

位之矣化育且自我知之矣此孔子之學之大無窮達一也豈必其在天子之位然後能則天蕩蕩而無能名邪

凡有血氣莫不尊親

林子曰聖人之學非徒爲其心爲其身焉已也故格致誠正止於至善矣推之而至於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皆其分內事也又非徒爲其家爲其國爲其天下焉已也故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矣致之以位天地以育萬物凡有血氣莫不尊親者亦皆其分內事也夫凡有血氣皆無知也又安能尊聖人以爲君而親聖人以爲父邪抑豈知聖人達而在上而堯舜也則太和元氣流行於宇宙間矣而凡有血氣者其能有外於宇宙者乎不能外於宇宙矣其能有外於聖人太和元氣者乎聖人窮而在下而仲尼也則浩然之氣充塞於天地間矣而凡有血氣者其能有外於天地者乎不能外於天地矣其能有外於聖人浩

然之氣者乎夫凡有血氣固無知也固不能尊聖人以爲君親聖人以爲父也殊不知君也者長之也父也者生之也而曰生長於聖人之氣之中者乃即所以尊聖人以爲君親聖人以爲父而生之長之者矣

配天

凡有血氣莫不尊親此聖人之所以配天也或者以聖人之道若是其大歟林子曰天以其氣而覆萬物也故無所不至矣而聖人以

其養成之氣而塞天地也亦無所不及矣

經綸天下之大經

中庸曰惟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何謂也林子曰寂然不動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也而天地萬物咸冒焉者也何有於天下之大經而不能經之綸之邪其所謂能經綸天下之大經者以其能立天下之大本也夫既立天下之大本矣豈曰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焉已哉抑且能知天地之化育而又贊

是其神矣凡此者皆本於寂然不動之中順以出之無意無必無固無我若有意必固我便是有倚而其功用豈有能若是其神邪

知天地之化育

林子曰知者知之也猶所謂知府事縣事者是也易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知之者作之也中庸曰知天地之化育又曰贊天地之化育故知也者非徒知之已也曰知曰贊皆所以成能乎天地也

林子曰我之性命天地之性命也天地之化育我之化育也故我之所以盡我之性命者乃我之所以知天地之化育者也

夫焉有所倚

中庸曰夫焉有所倚物之者倚之也故自其心之無所倚乎其物者則物皆我也惟其有心故其有我惟其有我故其有物有物物也倚也有我物也倚也有心物也倚也物則不化倚則不中不化不中豈曰率性之道

林子曰天無心也亦無爲也聖人無心也亦無爲也惟其無心無爲故其無物無倚若伯夷聖之清者也以其倚於清而物之故隘柳下惠聖之和者也以其倚於和而物之故不恭孔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無物無倚也

肫肫其仁

林子曰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皆我真心之實地一切之現成也而天下之大經

於此而經綸之矣。天下之大本。於此而立之矣。天地之化育。於此而知之矣。凡有血氣。於此而尊之親之矣。而我之性。而人之性。而物之性。而天地之性。於此而盡之。參之贊之矣此天地之所以爲大。而文王之所以爲文乎

不顯惟德

或問不顯之德。即舜之玄德也。非以玄求之而後能玄歟。林子曰。以玄求之。則其玄也不玄。不以玄求之。則其玄也玄。乾易知也。豈其

玄邪。而大生焉者。何其玄也。坤簡能也。豈其玄邪。而廣生焉者。何其玄也

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孟子曰。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 竝釋

林子曰。太和元氣。流行於宇宙間者。堯舜不顯之德。在天下。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之間者。仲尼不顯之德。在萬世

無聲無臭至矣

釋氏曰。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此所謂我。乃孟子所謂萬物皆備於我者。真我也。中庸曰。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又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毛雖至細也。然有倫則有形。由是觀之。夫德也者。豈屬於聲。豈屬於色。豈屬於形邪。而知德君子。亦惟索之於聲色與形之外。而所謂未發之中者。太虛爾。老氏曰。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夫曰夷曰希曰微。其有聲乎。其有色乎。其有形乎。余於是而

知三氏之道一太虛也

門人
蔡廷奎　董應陞　張應養　林紹泰　扶易　王三近　林紹岱　張進　董應階　蔡應卜
仝命梓

林子三教正宗

四書正義　　門人盧文輝校輯

孟子統論

林子曰孟子之所謂仁義者非他也性善之根於心也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又曰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又曰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由此觀之端也者本也我固有之而根於心也故根於心而仁而義者端也不根於心而仁而義者異端也

林子曰當戰國之時孟子仁義也楊墨仁義也而孟子則曰我之仁義性善之仁義堯舜之仁義也昔者程子嘗謂孟子開口便說仁義而余則以爲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便道性善便稱堯舜而後七篇之旨斯備矣

林子曰堯舜以性善之仁義以開道統之傳傳之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而孟子則曰予私淑諸人若楊墨者不知性善而求仁義於外以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性善之仁義矣

楊墨塞仁義者也而較之賊仁之賊賊義之殘則亦有間矣何孟子惡之之深而禽獸之也林子曰賊仁者自賊其仁也賊義者自賊其義也而孔子之仁義固無害也若夫所謂塞仁義者殆將以非仁之仁非義之義鼓天下而趨之以害孔子性善之仁義也故曰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又曰孔子之道不著而孟子之闢之者豈非其似是而非能亂德邪

林子曰孟子之所以禽獸楊墨者非以禽獸其心也乃即其所行之事有類於禽獸矣蓋禽獸之生也固不知有父而至於離其母焉又且不知有母所謂視至親無異於路人是無父也各自爲生各自爲養不相君長不相上下是無君也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惟此幾希其君臣之所以義乎父子

之所以仁乎。楊墨之爲仁爲義。雖曰異於庶民之去仁去義也。而究其歸。乃與庶民之去仁去義者等爾。故庶民去仁者也。而墨氏則外父子之仁以爲仁。非不仁而何。况以兼愛而使孔子之仁不著乎。庶民去義者也。而楊氏則外君臣之義以爲義。非不義而何。况以爲我而使孔子之義不著乎。又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而墨氏之無父。雖謂之賊仁之賊可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而楊氏之無

君。雖謂之賊義之殘可也

林子曰。仁義之用至大。若五霸之假仁假義。猶足以尊周室而攘夷狄。况孟子之仁義本於性善者乎。其曰齊王猶反手者。非虛語也。故假仁義之名。而濟已之私者。霸也。根仁義之性。而服人以德者。王也。孔子曰。管仲之器小哉。孟子曰。上下與天地同流。小用之而小。大用之而大。此誠僞之辨。王霸之分也。

林子曰。堯舜性仁義者也。湯武身仁義者也。五霸假仁義者也。楊墨外仁義者也

易之繫辭曰。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昔者孔子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剛與柔。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以易中庸而並觀之。則孟子之仁義。非性命而仁義者乎。非道德而仁義者乎。故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而况所謂義內之旨者乎。此孟子之

仁義。萬古所不能易也

林子三教正宗

孟子正義卷上　　門人盧文輝校輯

是誠何心哉

林子曰齊王不忍一牛之死反而求之不得吾心非易之所謂日用而不知邪蓋性在日用苟能知其所以日用者從何而發此其機也不忍者情苟能知其所以不忍者從何而發此其機也機也者機也一感通之下而道體卽爲之呈露者機也若不得其機而影響於日用之間億逆於見牛之頃是亦想像之知爾反而求之豈曰能得本心而知其所以日用者哉然不反而求之而曰能契其機者非也若必反而求之而曰能契其機者亦非也反之而無所於反求之而無所於求而恍恍惚惚之際似乎有以啓之而自契其機者

林子曰余讀孟子書乃知孟子之所以善教而因機利導之下眞足以激發而興起人之良心者其曰聞之胡齕者豈不喜得其間而爲轉移齊宣王之一機邪而是心足王之對蓋亦言有大而非誇矣是雖五帝三王之所謂盛德大業者則又安能舍此不忍人之心而別有驚人可喜之事邪孟子又曰見牛未見羊卽此見字最當玩味正所以發其機啓之而使萌也蓋有見則有觸旣有觸矣而吾不忍人之心有不萌其機乎齊宣王雖曰戚戚然而萌其機矣然終不知所謂戚戚者此何心也孟子至是亦且無如之何矣但曰善推其所爲而已矣然孟子之心不但已也而興危構怨之問乃所以激發其良心而興起之者歟其曰吾何快於是則亦能知所覺悟矣卽此覺悟便是良心擴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故曰王猶足用爲善此孟子之所以予日望之也

樂以天下憂以天下

林子曰孝子之於親也則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豈非其精神氣脉

流通於其親而無間乎。仁人之於弟也則曰
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豈非其精神氣脉流通
於其弟而無間乎。王者之於民也。則曰民之
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又曰樂以天下。憂
以天下。豈非其精神氣脉流通於天下之民
而無間乎。

湯放桀

林子曰。湯之誓衆庶也。曰夏氏有罪。天命殛
之而數桀之罪。則曰矯誣上天。桀之矯誣不

待論矣。豈湯之伐桀也。天固命之邪。要之非
知天之聖人。眞不足以語此

不動心有道

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矣。何以主之。而無
有乎所謂主之之法邪。林子曰。曲藝且有法
矣。而事心之大也。獨無其法乎。孟子曰。君子
行法以俟命。而先王則有法服法言法行。又
問所以主之之法。林子曰。主敬焉盡之矣
或問主敬之道。林子曰。孔子之敬。卽堯之欽

也。故不待欽而自無不欽。不待敬而自無不
敬者。堯也孔子也。性之者也。有所事於欽而
欽有所事於敬而敬者。學堯者也學孔子者
也。反之者也。若周濂溪之主靜立人極。程明
道之心要在腔子裡。楊龜山之人性上不容
添一物。是皆不能外心以爲學矣。豈其堅執
持守。以苟免愆尤焉已哉。朱子曰。敬則自然
靜。不可將靜來喚作敬

告子之不動心

林子曰。心本圓融。亦本活潑。拘檢愈嚴。而心
愈不定也。故庭草盆魚。傍花隨柳。自能心與
道而爲一。道與心而相涵。千古而下。猶可以
想像其自得之樂。自在之懷矣。若告子者豈
知圓融之眞機。活潑之妙用哉。朱子曰。告子
之不動心。是操存堅執做

吳生問曰。斷滅之與寂滅也異歟。林子曰。斷
滅也者。團而坐之。如無情之木石斷滅去也。
故孟子之不動心者。寂滅也。告子之不動心

者。斷滅也。然而寂滅豈易爲哉。以至虛至靈之本體而甘心於無知無覺之木石斷滅去矣。眞可發一大笑。若後世學佛之徒。悉皆告子之流亞也。然求其能操存堅執。如告子之不動心者。亦難見其人矣。噫

持其志無暴其氣

林子曰持其志孟子之所以善事其心也。無暴其氣。孟子之所以善養其氣也。

兆詰問養氣。林子曰持其志。孟子之所以善養其氣也。又問何謂持志。林子曰。求其放心而已矣。然則康節所謂心要放也非歟。林子曰。孟子之所謂放心者。心放於聲色之內。所謂蔽物而交物也。康節之所謂心要放者。心放於聲色之外。所謂活潑而廣大也

知言養氣

林子曰。知性則能知言。知命則能善養吾浩然之氣

林子曰。知周萬物而不遺者。知性也。安土敦仁故能愛者。知命也

林子曰。知命。則天下之至仁在我矣。知性。則天下之至智在我矣。仁而且智。故能生天生地。神鬼神帝。此盡性至命之一大效驗也

林子曰。若欲知性。莫先養神。而性也者。乃神之所從出也。若欲知命。莫先養氣。而命也者。乃氣之所從出也

善養浩然之氣

林子曰。氣本至大至剛。亦本流行無間

程子曰。孟子養氣一篇。須是實識得有物。始可言養。無物又養箇甚麽。浩然之氣。須是一箇物。林子曰。浩然之氣。果有物乎。何以識之。又何以養之。不可不知也

或問浩然之氣何以養之。林子曰。氣本於道。道本於性。性本於命。而其所以善養吾浩然之氣者。以自有盡性至命之一大工夫者在焉。此其所以道通於有形之外。而氣塞乎天地之間也。浩然之氣。自反而縮。不謂之善養

浩然聖人之大勇乎

或問直養之直。林子曰。直也者。直之也。入直之義也。敬而存之。存而守之者。直也。故直也者。心主乎中。而神守其舍也。又問直內之直亦直養之直歟。林子曰。然。朱子曰。但得心存便是敬。勿於存外更加功。故敬以直內則心存矣

氣體之充也。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 並釋

程子曰。醫書以手足痿痺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或問何謂也。林子曰。氣本充塞於其身暴其氣焉。則是不仁於其身。氣本充塞於天地。暴其氣焉。則是不仁於天地。又問何以仁之。林子曰。直而養之以仁其身。則四肢以暢而是氣自充塞於一身之間者。本體之自然也。直而養之以仁天地。則萬物以育。而是氣自充塞於天地之間者。本體之自然也。孟子曰。氣體之充也。又曰。塞乎天地之間。是雖有天人小大之不同。而其所以充之塞之而一以貫之者。則固無二道也

或問塞乎天地之間。林子曰。天地即我。我即天地。故匹夫匹婦。含冤呼天。天且為之烈風為之迅雷。夫匹夫匹婦至微也。又安足以動天地。而烈風而迅雷邪。天地也。風雷也。匹夫匹婦也。蓋渾淪於絪緼一氣之中。譬手足之疾痛也。而心輒為之不寧矣。故時而夏焉。其氣熱。即不特近而四海之內。而遠在四海之外。亦皆夏也。皆夏則皆熱也。時而冬焉。其氣冷。即不特近而四海之內。而遠在四海之外。亦皆冬也。皆冬則皆冷也。此非其渾淪一氣而塞乎天地之間之明驗歟。又問氣本塞乎天地之間矣。而孟子則曰直養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者何也。林子曰。自夫人未有所養之先。而我則渾淪於天地絪緼之氣之中。我即天地而非有二也。自夫人既有所養之後而天地則渾淪於我浩然之氣之中。天地即

我而非有二也。又曰。達而在上。而堯舜焉。太和元氣流行於唐虞宇宙間矣。窮而在下。而仲尼焉。太和元氣流行於萬古宇宙間矣。太和元氣者。浩然之氣也。太和元氣流行於宇宙間者。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之間也。然是氣也。陰陽能使之和。六府能使之脩。老者能使之安。朋友能使之信。少者能使之懷。疲癃殘疾能使之各得其生。鰥寡孤獨能使之各得其所。飛潛動植能使之各適其性。而天地雖大。亦皆包羅於此身一氣之中矣

其爲氣也配義與道

林子曰。浩然之氣。正氣也。道義之氣也。浩然之氣。自配道義。而非曰如此而道。如此而義。而思以配之也

林子曰。是集義所生者。則浩然之氣斯可以配義矣。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則浩然之氣斯可以配道矣

告子未嘗知義

林子曰。仁內也。義內也。而禮而智。無不在內。故曰。仁義禮智根於心

林子曰。以義爲外者。是外心也

林子曰。孟子之仁義。仁內也。義內也。楊墨之仁義。仁外也。義外也。告子之仁義。仁內也。義外也。若告子者。果能知仁在內。則必能知義之非外也。明矣。由是觀之。告子非惟外義。亦且外仁。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

林子曰。必有事焉者。以事心爲事也。然心本正也。而亦奚待於正。故戒之曰勿正心。夫既曰勿正心。則易失之忘。故戒之曰勿忘。既曰勿忘。則易失之助長。故戒之曰勿助長。

程子曰。勿忘勿助之間。正當處也。而所謂正當處者。果何處也。其曰仲尼顏子樂處。而其所樂。亦有處乎。不可不知也。

陳白沙曰。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曾點此兒活計。被孟子一口打併出來。便

都是鳶飛魚躍
林子曰勿忘勿助要識真心既識真心聖人見成又曰日用常行勿求真心元無所障至虛至明
或問火候林子曰綿綿若存老氏之火候也孟子所謂勿忘勿助釋氏所謂不得勤不得怠者是也又問真火本無候者何謂也林子曰養珠者龍抱卵者雞豈有言語傳相告語哉天機妙用自然而然

林子曰火候之微易盡之矣陰陽消息生生不窮易曰生生之謂易故坤而復矣而臨而泰而大壯而夬而乾乾而姤矣而遯而否而觀而剝而坤陽火陰符進退抽添道豈遠哉故曰但至誠合自然

仲尼賢於堯舜

獻策生問曰仲尼果賢於堯舜歟林子曰為天下而生者堯舜也為萬世而生者仲尼也故堯舜之達也奉天以為天下矣仲尼之窮也奉天以為萬世矣
或問堯舜仲尼道德異歟林子曰未有異也事功異歟林子曰未有異也然則宰我謂仲尼為賢也亦非歟林子曰何可非也昔堯舜天子也以南面而賞罰之者易也而仲尼匹夫也以空言而是非之者難也仲尼以匹夫之難也而能以其道德成其事功以與堯舜相等埒焉此其所以為賢也
林子曰春秋之是是以春也仲尼無心也春

秋之非非以秋也仲尼無心也又曰以魯而編年以我而定是非豈非以二百四十餘年之間天則有春秋我則有是非與堯在位七十載而舜則五十擬之二百四十餘年既已不逮仲尼矣况萬世而下猶以春秋之所是以是萬世之是以春秋之所非以非萬世之非假若天壤有敝之時而仲尼則有盡之日故曰賢於堯舜

闡其樂而知其德

林子曰。夫孰不曰以我之聲。而聲天地之聲。殊不知天地與我無二聲也。夫孰不曰以我之氣。而氣天地之氣。殊不知天地與我無二氣也。余於是而知聲一也。而盈天地間。莫非我之聲也。莫非天地之聲也。氣一也。而盈天地間。莫非我之氣也。莫非天地之氣也。而聲之未始聲。而聲之所從以出。氣之未始氣。而氣之所由以生者。不謂之聲氣之元邪。而夫樂與天地同和。蓋爲是爾。孟子曰。聞其樂而

知其德。豈非其作樂之聖人。而有得於聲氣之元者。德乎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林子曰。人之所以喪其心者。非其心之去已也。特交於物而爲物所蔽爾。無論途人。及至不道者。孰不以其心之既喪。而無有乎所謂聖人者。殊不知其見所可哀憐者。則惻隱之心。卽此而在矣。故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不忍人之心。心之聖人也

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

林子曰。心之本體本如是。而非有所强也

林子曰。方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惕。乃眞心之發者。情也。眞心者。性也。未發之中也。或問乍見之頃。豈其平旦未與物接之時之心歟。林子曰。是亦未與物接之時之心也。然此乍見之頃也。有思慮之心乎否也。林子曰。何思何慮。有將迎之心乎否也。林子曰。何將何迎。故無有作聖人之心則已。如有作聖人

之心也。亦惟在於乍見之頃之心。而察識之。而擴充之爾。

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

林子曰。心之本體本如是。而非有所加也。

林子曰。凡有四端於我者。仁義禮智之根於心也。苟能充之。充此心也。足以保四海。以心之大。足以包羅乎四海者也。非惟充其心之大。足以包羅乎四海。亦且充其心之大。足以包羅乎天地也。惟其能包羅乎天地也。故其

能斡旋乎天地

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

林子曰獨善其身者善止於其人之身焉已也若與人爲善則人之善皆我之善也與天下人爲善則天下人之善皆我之善也與萬世人爲善則萬世人之善皆我之善也蓋天下萬世皆吾度内而此心之分量本如是其大且遠也

[illegible]之景丑氏宿

林子曰天下之大制命於天子而列國分爭則制命於列國之諸侯若齊則沃土千里帶甲百萬而孟子於齊稱疾往弔如入無人之境至於醫來而孟仲子則曰今病少愈趨造於朝則是孟子之心不白於齊矣故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喋喋然以明其不往見之義然復齊之地即齊之民設若景丑氏執之以逄其君孟子其將奈之何哉縱有他虞而有所不能恤矣萬世之下孰有能知此義

有爲者亦若是

林子曰聖人也者天下後世所望而震也而曰吾何畏彼又曰有爲者亦若是者何也以吾心之虚靈知覺者聖人也聖人之所以能虚靈知覺者非以其心乎此余心聖之旨欲與天下後世共此虚靈知覺者共作聖人也

井田

論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而井田之制蓋不過欲使君民兩足而

非他也然亦惟在其人潤澤而舉行之爾

林子曰余嘗考之尚書稷既教民稼穡矣乃命契爲司徒敬敷五教載觀曾論孔子適衛惟曰庶而富之富而教之而已至於孟軻七篇而井田之說且諄諄焉豈不以庠序之教從此而設孝弟之義從此而申也夫養固先於教矣而養之之道莫大於井田今以井田之制言之九夫爲井井間有溝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爲一

成成間有洫。其地百井。而方十里。四甸爲縣。四縣爲都。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爲一同。同間有澮。其地萬井。而方百里。百里之間。爲澮者一。爲洫者百。爲溝者萬。旣爲井田。又必兼備溝洫。溝洫之制。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萬夫之地。蓋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間爲川爲路者一。爲澮爲道者九。爲洫爲涂者百。爲溝爲畛者千。爲遂爲徑者萬。此井田之舊制也。孟子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余竊以爲雖至國中。抑亦可以九一而行助法矣。然不曰國中爲然也。甚而至於深谷峻山。亦得以因地度田。計畝均授。而變通宜民之下。槩取其中之一區。以爲公田。刻石作某夫等公田字號。某區爲某夫之私田。刻石作某夫私田金字號。某區爲某夫之私田。刻石作某夫私田石字號。至於而絲而竹。而匏而土。而革而木。莫不皆然。是皆不執方井之常。而使國中之人。以至深谷峻山。咸得以與於擊壤之謠樂樂而利利也。其詳散見之諸拙集中。以補古先聖王制作之所未備者

林子曰。周授田百畝。商七十。夏五十者。異也其所以度民力而量授之者。同也。長短其度損益其數。其三王之制也。而不相沿矣。或人未達。林子曰。余嘗徧叩之諸老農曰。一夫所耕。不過今之二十畝。終歲勤動。乃望有秋。由此推之。夏之五十畝。今之二十畝也。商七十畝。周百畝。亦今之二十畝也。溝洫廬舍。一仍其舊。而其制之不相沿也。其亦以立一代之規模。新斯民之耳目者乎

林子曰。人人井其田。則天下之田。不浹旬越月。可得而井矣。或問何謂也。林子曰。譬人人之易其田也。春而耕焉。夏而耨焉。不浹旬越月。而天下之大。無不耕不耨之田矣。若蘇洵其骨已朽之說。豈其以天下之田。惟令一人

偏而井之故直待百年而後成歟夫以天下之田惟令一人偏而井之則亦以天下之田惟令一人偏而易之者歟井天下之田也直待百年而後成則其易天下之田也亦待百年而後熟歟何其迂也堪發一笑

或曰今之民能受田百畝者何也林子曰井田壞矣民各私其業矣而無田之民之可傭者衆也田復井矣則天下無不受田之民矣八夫迭耕又安有無田之民之可傭邪

或者以亟奪富民之田爲辭林子曰井富人之田矣世其子孫而差其官焉又奚以亟奪爲憂哉然則曷官詩曰田畯至喜又曰嗟嗟保介則田畯保介其官矣公田量入其家而農人之易其田也復令治之書所謂與國咸休是也然富人之田或不再世而屬之他人者亦多有之第今官矣又且及其孫子矣即富人雖甚愚也其有不懽欣以獻其土於上以襲其利於世世者未之有也

秋陽

林子曰天之上一日一月五星二十八宿也而天之下亦一日一月五星二十八宿也兆居生曰敢問天之下何者謂之日何者謂之月何者謂之星若宿也林子曰唐虞之時堯日也舜月也禹皐稷契暨諸百揆四岳五星二十八宿也虞之時舜日也禹月也皐陶稷契暨諸百揆四岳五星二十八宿也故堯舜御天以當陽而中天乎唐虞矣然不特達而在上一日一月五星二十八宿也雖窮而在下亦一日一月五星二十八宿也又問何謂也林子曰春秋之時孔子日也顏回月也閔冉而下五星二十八宿也故仲尼素王以當陽而不夜乎萬古矣若孟子雖日也豈曾子之所謂秋陽邪故日也者天賚之以啓明月賚之以出皎五星二十八宿賚之以景耀而天地之陽則皆萃於日矣故日也者太陽也

林子曰堯舜太陽也而唐虞之世皆在堯舜

照臨之中矣仲尼太陽也而萬世而下皆在仲尼照臨之中矣堯舜以御天而抱太陽也故其兢兢業業以君天下而其心則惟恐天下之大有一人焉之不與於照臨之中以為已憂也仲尼以素王而抱太陽也故其栖栖皇皇以師萬世而其心則惟恐萬世之遠有一人焉之不與於照臨之中以為已憂也嗚呼由春秋以來至於今二千有餘歲矣然則繼仲尼而作以抱仲尼之太陽者余尚未見

其人也噫

林子曰孔子以太陽照臨萬世而萬世而下雖曰誦法孔子矣而卒叛去之者不少也豈孔子之太陽而照臨之有不及邪譬之蝙蝠不利於日若昏夜之徒是亦蝙蝠之類也然孔子終不以昏夜之徒而不中天既中天矣雖有不利不能恤也

冠義

孟子曰丈夫之冠也父命之近世之冠其子也無論貴賤輒加幞頭者何歟即貴人之不藉於有土而其子亦庶人也以庶人而加幞頭則將何取焉或曰此攝盛之道也林子曰以攝盛而踰其分也可乎曰此特其斯須之項耳林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今以斯須而踰其分也可乎冠義曰見於母母拜之從古以來豈有母之拜其子邪殆所謂瞽瞍北面而朝而先儒疑之是也夫以天子之尊固不可屈其父而攝盛之禮乃可屈其母邪孟

子曰非禮之禮大人弗為

居天下之廣居

林子曰孔子嘗言仁而孟子得之曰天下廣居是吾心專直翕闢之機與天地合其德而廣生大生者惟此廣居實受天地之中以生又在吾身之正中故曰正位易之所謂黃中通理正位居體者是也以此而聖神文武以此而两天貳地大中至正之道易知簡能之學千變萬化都由此中出矣不謂之大道而

何

易曰。洗心退藏於密。此言心。卽孟子所謂不失赤子之心也。夫赤子之心旣不失矣。不謂之居天下之廣居乎。立天下之正位乎。行天下之大道乎。常清靜經曰。內觀其心心無其心。此言心。卽釋氏所謂肉團心也。夫肉團之心旣無其心矣。而所謂富貴也其能淫乎。貧賤也其能移乎。威武也其能屈乎

昔者紀渻子爲王養鬭雞。十日而問雞已乎。

曰未也。方虛憍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林子曰。大學所謂止至善而定而靜而安。不謂之木雞之德全乎。故能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而孟子之所謂大丈夫者。其德全矣

父母之心

兆恩少習舉業。至壯年乃始棄去之。而爲身心性命之學。偶有所聞。卽欲以三敎合一。歸儒宗孔之旨。以三綱天下萬世。道釋者流此則兆恩之志也。蓋夫人之志。以其家爲已分內事也。而一家之內。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夫人之心常惻然也。若兆恩不自揣分。以天下萬世爲已分內事也。而天下萬世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兆恩之心亦惻然也。故曰父母之心。人皆有之。而爲天下萬世慮者。能無有家

有室之願乎。此兆恩之所以二十年來。孜孜汲汲。而不敢少怠者。亦惟此三綱之故爾

迫斯可見

或問林子召之。固不往見矣。而卑詞厚幣。則亦不之往與。林子曰。余安得違禮而不之往邪。又問或有造林子之廬。而林子不之見乎。林子曰。余安得不見。余豈踰垣閉門者流哉若不致敬盡禮。余亦不願見也

盧文輝曰。不可見而見者。爲失已徇人。可見

而不見者爲絕人逃世惟大人爲能以禮重其身又能重其身以無善天下如伊尹是也

孔子懼作春秋

林子曰春秋者其孔子賞罰之書乎賞以法天之春以仁物也罰以法天之秋以肅物也故命之曰春秋然以春秋爲魯史者何也豈不以周之失道道在於魯魯之失道道在於我歟故以魯而編年以我而定是非則知聖人之意微矣

林子曰天以春而是以秋而非仲尼以是而春以非而秋故標其經曰春秋也今以名其世是仲尼之世有春秋猶堯舜之世有唐虞也書曰帝乃殂落又曰陟方乃死春秋曰孔丘卒其旨微矣

林子曰堯則天而治七十載者唐也舜無爲而治五十載者虞也仲尼操南面之柄而是非之二百四十載者春秋也

林子曰仲尼以其道而是非焉是非一天也固天之春秋也堯舜以其位而賞罰焉賞罰一天也亦天之春秋也

林子曰在天謂之春秋在人謂之仁義在上謂之賞罰在下謂之是非

盧文輝曰春秋一書爲君父正大權爲臣子立明鑑也出夏心集

邵康節曰豈謂聖人無缺典此非惟聖人爲然也是雖天地亦有之天地之缺典天地之春秋也或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一春一秋乃天之常天豈其有缺典邪林子曰豈謂是哉余竊以天之春秋寄於帝王之賞罰矣而帝王之賞罰乃所以成能乎天地而春秋之也時至春秋帝王無賞罰矣帝王無賞罰天地無春秋矣天地無春秋豈非天地之缺典邪故托南面之權於二百四十年間者雖以補帝王之賞罰是以補天地之春秋也

或者以春秋表年首事當以四時之說爲正

林子曰當其時晏子則亦有春秋矣豈非竊

取聖人之美名以標題其所論著哉何嘗首事表年如世儒所云也

林子曰春秋編年不以周而以魯者其亦東周之意乎

林子曰孔子之春秋即湯武之放伐蓋所以奉天之命而是非之者天之事也豈徒操南面二百四十餘年之權已哉王不稱天桀可見矣故春生秋殺天之事也是而春之非而秋之聖人之所以體天以行事也

或問春秋者天之事也其旨何如林子曰豈惟春秋爲然哉若舜禹乃天之所與也而堯舜則代天以禪受之桀紂乃天之所廢也而湯武則代天以放伐之周之失道也求車求金而孔子則代天以春秋之要之聖人之所存也無非天心故其所行也無非天事

林子曰天無私也聖人無私也故無私所以奉天也以此無私而存諸心也謂之天心以此無私而見諸事也謂之天事

楊墨

林子曰楊墨之道仁義之害也彼其始也豈不知仁義之爲美也學術之不明察理之不精遂至於爲我而害義兼愛而害仁也君子當知其意見之偏而非用心之不正也吾人講學其可任其意見之偏而至於不仁不義之歸也哉

孔子之道不著

或問孔氏之儒豈不較然著明於世耶林子

曰孔氏之教雖云顯矣而孔氏之道猶有所未明若所謂文行忠信詩書執禮是乃孔氏之教德之見於行也世之儒者則以爲孔氏之道專在於是此孔氏之道所以不明於天下後世也

陸子靜曰秦不曾壞了道脉至漢而大壞豈不以秦之焚詩書也特以壞先王之典籍爾道脉在人猶爲無恙若漢之註詩書也又且以壞先王之道脉矣典籍雖存竟成虛器噫

乎。嗟乎。豈特漢之時儒者爲然哉。此蓋不得
聖人之心。而揣逆訓釋。又烈於秦人之火矣。
先聖之道。孰與闕之。是則可懼也已
林子曰。世之治學術而病學術者多矣。兼愛
則爲仁之病也。爲我則爲義之病也。不動心
則爲心之病也。疏釋則爲孔曾思孟之書之
病也。故達而行其道。而人不病於政治。則堯
舜其人也。窮而明其道。而人不病於學術。則
仲尼其人也。今皆病於學術矣。而仲尼之心

法不著。意者疏釋盛而議論多主於先入。而
揣度億逆。以自鑿其智乎。此古今之病之最
大也。而其爲害也。殆有甚於夷狄猛獸。余爲
此懼。則亦安能得倉扁之聖藥。播其方於遠
邇。以瞑眩此先入者流乎

能言距楊墨者

程子曰。佛老之害。甚於楊墨。又曰。楊墨之害
亦經孟氏闢之。所以廓如也。朱子曰。楊朱卽
老聃弟子。孟子闢楊朱。則老聃在其中矣。由

是觀之。則無君禽獸之敎。非老聃其首惡與。
孟子何不究其害之所由始。以闢老聃。而曰
老聃在其中者何與。豈其司刑者乃專治餘
黨。以槩見其首惡之非乎。夫於首惡之老聃。
則固釋之。餘黨之楊朱則必刑之。而孟子之
是非。必不若是其悖也。且楊朱後孔子而生。
去老子世代甚遠。而謂之老子弟子者。余不
能知之矣。老子嘗有言曰。大丈夫處其厚。不
處其薄。又曰。脩之於天下。其德乃普。謂之板

一毛而利天下不爲可乎。唐韓退之曰。其幸
而出於三代之後。而不見黜於堯舜禹湯文
武周公孔子也。夫老子實與孔子竝世而生。
豈其害甚於楊墨。而孔子又從而問禮歟
或問古先聖賢多所論著。今以愚之鄙見言
之。惟定千古之是。以爲世法。斯亦足矣。又奚
必正人之非是。而深詆之。似有傷於忠厚之
意者。而況彼之學且既信於人哉。林子未之
答。乃先詰之曰。如子所言。豈不以一鄉皆稱

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是鄉原之謹厚
旣信乎其鄉矣而孔子則曰過我門而不入
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
也不謂之似有傷於忠厚之意歟天下之言
不歸楊則歸墨是楊墨之仁義旣信乎天下
矣而孟子則曰是無父也是無君也無父無
君是禽獸也不謂之似有傷於忠厚之意歟
告子之不動心也子莫之執中也想當其時
人亦信之而孟子一則曰未嘗知義一則曰

猶執一而賊道也亦不可不謂之峻且嚴矣
不謂之似有傷於忠厚之意歟柳豈知聖賢
乃爲斯道而生而其所以見之言語文字者
無非爲斯道計而惟恐其言之信於人是以
亂德也故其言之未信於人而不與之辯焉
猶之可也若其言之旣信於人而不與之辯
焉惡乎可哉余於是而知撥亂而反之正者
古先聖賢之所以廓清乎天下也反經而明
其是者古先聖賢之所以廓清乎萬世也故

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林子曰治之隆汚學之顯微繫於聖人而聖
人之生代天順時各分司其事固不必於同
亦不必於異故孔子老子釋迦爲萬世而生
以開心學之源而天下之道亦未始不同歸
而致一矣今觀孔子之書似多詳於外所謂
民可使由之道而外者亦非外也老子釋迦
之書似多詳於內所謂不可使知之道而內
者亦非內也故大易之玄微中庸之奧義與

夫論語一貫無言大學定靜格致孟子養氣
知天等章是皆心身性命之語也較之二氏
有何差別但後世不知根本工夫眞實學問
每以威儀文詞之粗迹求孔子遂以孔子專
在於外則二氏心身性命之語豈能探其精
微之旨邪而二氏者流又不以事心爲大而
以離塵爲高此道術所以爲天下裂而師各
異敎遂分而爲三矣昔者楊墨塞路孟子辟
而闢之今儒門者流知尊孔子而不知所以

尊。遂使孔子之道不著。玄門者流。知尊老子而不知所以尊。遂使老子之道不彰。性門者流。知尊釋迦。而不知所以尊。遂使釋迦之道不明。是三門之塞路也。甚於楊墨。而余心性之說喋喋不已者。亦非徒好辯焉已也。銜木塡海。怒臂當轍。固已知其不勝任矣。但余眞有見於三敎合一之理。誠不可不令天下後世共知而共聞之耳

門人

黃道祥　蔡進良
吳昇　陳守祚
施信厚　莊非
蘇文福　林堯貞　命梓
蕭其　鄭朝開
林一放　施信卅
鄭瑤　蘇應[illegible]

林子三教正宗

孟子正義卷下　門人盧文輝編輯

道二

林子曰。孟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蓋道者。行道之道。即路是也。故堯舜之所由者。仁路也。幽厲之所由者。不仁之路也。欲知堯舜幽厲之分者。無他。直所從由之路。仁不仁之間爾

惟大人格君心之非

林子曰。格者格也。格而去之之義也。書曰。格其非心。孟子曰。格君心之非。或謂感格君心之非者非也。謂感格君心則可。謂感格君心之非。似於文義爲戾

林子曰。大學之道。格其心之非也。大人之道。格君心之非也。格其心之非也。而平天下之機在我矣。格君心之非也。而定國之機在我矣。若必於物而正之。是其所正者物。而非心也。豈大學之學。平天下之要道邪。若必於政而間之。是其所間者政。而非心也。豈大人之學。定國之要道邪。故爲學而不格其心之非焉者。孟子所謂自賊者也。爲臣而不格君心之非焉者。孟子所謂賊其君者也

舜不告而娶

林子見時有不昏者。而必語之曰。子之一身至重也。天開地闢。而人生焉。世世不絕。而至於子之身。自是子而復孫。孫而復子。至於天地未有終窮之時。尚未艾也。是子之一身。上而爲天地開闢以來祖宗精神之所聚。下而爲天地未有終窮之時子孫命脉之所寄。所繫之重至於如此。而子乃忍於斷棄倫續。以爲高且潔者。其殆未聞舜之大孝。孟子無後之旨乎

黃帝老子。道家之祖也。黃帝四妃二十五子。而老子之子宗。林子曰。豈惟黃帝老子。至於列禦寇莊周。及諸所稱玄也。則亦有而昏而嗣者。是道家之倫屬。余嘗聞其語矣。若今之

眞人府張道陵之後也道陵漢和帝時人孫子傳至于今不絕是道家之倫屬余又見其人矣釋迦釋氏之祖也妻耶輸氏多羅子羅睺羅林子曰豈惟釋迦至於維摩詰傅大士及諸所稱禪也則亦有而昏而嗣者是釋氏之倫屬余嘗聞其語矣若今之茶馬司所轄諸國皆西僧之酋也室家俱有嗣續相傳是釋氏之倫屬余又見其人矣今之和尚道士率以不昏不娶爲高豈今之和尚道士清淨寂滅反有過於黃帝老子釋迦也哉

林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縱能作佛且不可以無後况甘心於無後而又無作佛之心乎然而學佛者槩多庸流而釋氏之旨安能頓悟乃於男女之大欲卽能斷而棄之豈人之情哉必不然矣是故袈裟昌而倫屬滅非釋迦之罪學釋迦者之罪也

東夷之人也

或問釋迦不生於夷與林子曰玄德之彜至德之文王華人得而夷之乎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

林子曰大人而赤子者寂然不動也赤子而大人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或曰赤子之心寂然矣何爲乎其不能感而通耶林子曰赤子之寂然者猶反舌而無聲也春至能言豈非所謂大人感之而遂通耶

林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大人之赤子也

林子曰余嘗卽耳目而例論之赤子之耳亦子之目赤子之心一也及壯且老亦此赤子之耳亦此赤子之目亦此赤子之心而未嘗改乎其初也故率其耳之性而未有不聞率其目之性而未有不見率其心之性而未有不知不覺者自然而然也豈其學聞學見而後能聞能見學知學覺而後能知能覺耶

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

林子曰深造卽易之退藏於密也其曰道卽不動心有道之道也道卽法也行法俟命之

法也故曰心法自得之也者得我本來所自有之物也渾然在中粹然至善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爲我也故曰自得自得也者得吾元所自有也凡言之字皆有所指而言也豈非堯舜之中孔子之一乃吾之眞去處我之所自有也故深造之深造此也自得之自得此也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又曰知及之仁能守之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而

孔曾思孟之書言之字甚衆

居之安

林子曰草木從根而發人之根在於神明之舍易謂之太極故寂然不動者植根固也孟子所謂居安者是也而感而遂通則華見乎外也孟子所謂左右逢原者是也余於是而知心安於神明之舍太極立焉而兩儀而四象而八卦無不備具而萬物亦生生而不窮矣

博學而詳說之

林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此所云博學者亦非他也蓋欲反之吾身而詳說之以求吾身之所謂約者也或曰開卷有益而多聞多見富於記誦者不謂之博學而何林子曰詩書之有益於人也大矣余豈不之知邪若或誦詩讀書而恥受命於其師焉吾見其必不能句必不能讀必不能達其辭必不能通其義又況所謂精微之致而爲千古

不傳之秘者顧乃馳心於見聞之末記誦之博焉則亦安能不得人之得以爲得而言人之言以爲言邪

幾希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而幾希者孔子之所謂仁也程子亦謂之穀種故果中之仁穀中之種者幾希也蓋未發之中一太虛也而其機之所萌特幾希之微爾是故聖人知此幾希而契其機焉所謂由仁義行

者是也不思而得不勉而中若君子則存此幾希而未能契其機焉所謂行仁義者是也必待察識必待擴充

林子曰孟子之所謂幾希者豈非我之性命特幾希之微耶故惟此幾希之性命也而落於子宮之中矣孔子則擬之以果實之仁老氏則擬之以禽鳥之丹也由是而五臟六腑四肢百骸由是而能視能聽能持能行由是而能仁能義能禮能智由是而能聖能神能

文能武其可得而擬議乎其可得而測量乎而此幾希性命也不謂之仁不謂之丹而何豈曰以此而在世間也兩精相搏而神應之千百斯男生生而無盡哉亦且以此而出世間也兩精相搏而神應之百千萬億化化而無窮矣

舜明於庶物

林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惟此幾希也人人具足無欠無餘天之所以與我者

不其厚乎所謂性善者是也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而舜則無所於存而無不存也故自能明庶物而盡人物之性也自能察人倫而爲人倫之至也自能當仁而仁當義而義率而行之無所於强也所謂幾希者一也而明物察倫由仁義行者一以貫之也若楊墨者爲仁而害仁爲義而害義至於無父無君而卒流於禽獸之歸者以其馳騖於外不知幾希不知性善不知仁義之根於心也

林子曰孟子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集註有之仁義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非以仁義爲美而後勉强以行之其曰根心而出者豈非其不安排擬議出乎其性而以利爲本與而曰勉强以行之者又豈非楊子爲我以爲義墨子兼愛以爲仁告子戕賊人以爲仁義有以爲之而失之鑿與

林子曰明物察倫由仁義行而大舜之所以盡性而至命者不過有此幾希爾故惟此幾

希也而萬物皆備於我矣豈曰擴之足以配天地焉已哉亦且能運虛空故曰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

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

林子曰上帝降衷厥有恒性是性也者故也我固有之也所謂溫故之故是也

林子曰故也者命之自天與生俱生是蓋天下古今人人俱足而其本來原有此故物也以故感故故相通而所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豈非故也者乃天下古今人人之所公共而愚夫愚婦之可以與知而與能邪易曰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天之道民之故也一而已矣若也不明於天之道而曰能察於民之故者未也

林子曰天惟其有此故也故天不勞而星辰之所以森列也聖人惟其有此故也故聖人不勞而變化之所以無方也

林子曰言故而不及於利者非以明性也故利也者性而情之者利也又曰以迹而求天之故則天可得而考矣以情而求性之故則性可得而明矣

或問以利爲本林子曰豈非釋氏之所謂在事之先取以本利者乎推其本而利也故其以利爲本而孔子則罕言利者何也惟此利字不有顏曾夫誰得而言之故曰罕言繫辭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故利也者不屬於擬議而亦無事於擬議自能成其變化以出之而無所於爲也其曰擬議而成其變化者豈非所謂下學致曲而誠之之功以造於上達而動而變而化之地邪故擬議者可得而言之而使由也而利則不可得而言之而使知也

君子有終身之憂

林子曰君子終日乾乾而不息者憂其道之不明於吾身也吾身明矣又憂其道之不明於天下也天下明矣又憂其道之不明於後

世也夫憂其道不明於吾身所謂爲仁由己我之憂可得而釋也而其道不明於天下及於後世君子不能致力於其間此其所以有終身之憂而不能一日忘於其懷矣

何以異於人哉

林子曰人皆曰聖人之異乎人也而余則曰人之異乎聖人也聖人每同人以爲道而人每異聖人以爲人

林子曰和其光而同其塵觀聖人之外一衆庶也安汝止而執厥中觀聖人之內一聖人也

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

林子曰良人之妻妾今也或是之卞也噫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

林子曰以天子之子事舜於畎畝舜將何以待之况九男焉而丹朱之又傲邪以天子之女釐降於匹夫舜將何以刑之况二女乎而同居之又難邪若帝堯者可謂善試舜矣

林子曰楚先生嘗謂余曰舜之父母及弟象語其心則足以殺舜然舜之有天下也實惟其父母及弟象之功若父不頑母不嚚弟象不傲則舜之玄德四岳安得而舉之帝堯安得而聞之又曰舜上父母下惟弟象父母及弟象嘗欲殺舜則其怨詈訕毀以暴其惡於人者何所不至而邑人聚人都人不信其父母及弟象之言而信舜之心者何邪舜不幸遭人倫之變其亦詩之所謂他山之石孟子之所謂拂亂其所爲者與

四罪而天下咸服

昔者善財童子參無厭足王無量猛卒執持器仗無量衆生各犯王法或斬其頭或斷其手善財見已而作是言云何於此而欲求法邪王告善財我得菩薩如幻三昧林子曰昔者舜之誅四凶也而程子則曰可怒在彼己何與焉若舜者其亦所謂如幻三昧者與無厭足王又有言曰如我心者寧於未來受無

間苦。終不忍發一念以與一蚊一蟻而作苦事。況復人邪。若夫二乘與諸小機者流惡足以語此

林子曰。四凶之罪。虞舜之慈悲也。少正卯之誅。孔子之慈悲也

林子曰。無故不殺者。慈悲也。有罪必刑者。慈悲也

廷柱生問曰。釋氏之慈悲也。則刑不用矣。如天下何。林子曰。慈悲者仁也。人仁矣。顧不可以為天下邪。故刑期無刑者。慈悲也。罰不善人以安善人者。慈悲也

林子曰。漢文帝奉黃老而除肉刑。隋文帝事浮屠而釋流罪。吾恐黃老之清淨。浮屠之慈悲。似不如是也

放勳乃徂落

林子曰。徂者。神氣歸天。道家之所謂長生久視。白日飛昇者是也。落者。體魄歸地。釋家之所謂四大假合。終歸於盡者是也

文辭意志

林子曰。何者謂之辭。辭也者辭也。達其意而命以辭者。辭也。何者謂之文。文也者文也。脩其辭而飾以文者。文也。故作者之飾以文矣。而有乖乎草創之初焉不可也。作者之達其意矣。而有戾乎念慮之微焉不可也。故北山之詩怨矣。其詩曰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意之命乎辭者。何其怨之深也。而詩人之志有不從可知乎。雲漢之詩憂矣。其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意之命乎辭者。何其憂之至也。而詩人之志又不從可知乎

林子曰。意也者志也。志也者意也。志與意一也。亦無人我。亦無古今。說者設以其身焉處之。則說者之意。作者之志。有不相為感通者哉。固有人我不得而二之。古今不得而違之者。然而命乎辭者意也。意則本乎志矣。故志在於思歸也。而意之命乎辭者能無怨乎。志在於為民也。而意之命乎辭者能無憂乎

以意逆志

林子曰逆也者逆也度之之義也以意逆志以心度心也

林子曰三教之書類多寓言故女媧非補天也帝堯非射日也齊人必非丐乞鄰人必不盜雞朱漫豈精屠龍之技梁鴦豈擅馴虎之能至於水火之入蕉鹿之夢草木之俱去獮猴之習定鬪雞解牛之義斷臂剖體之恍玄微之旨都在言外余於是知信而惑之者非也惟而辯之者亦非也

林子曰煉石補天者以脩復五常於吾心之天也射日落烏者以頓消天變於帝德之盛也丐乞之喻昏夜之乞哀也盜雞之喻遷善之不勇也謂朱漫之屠龍也豈不以技之至者無所售於時猶道之大者無所容於世歟謂梁鴦之馴虎也豈不以物之至暴者尚可以養而馴猶人之至愚者亦可以善而化歟水火之入超神以外形也蕉鹿之夢處世亦

大夢也謂草木之俱去者不曰法身之妙用乎謂獮猴之習定者不曰幻心之生滅乎鬪雞之義者動亦靜也解牛之義者知養生也至於學道之至誠能忘乎臂而不嗔之大定不有其身者豈眞有是事者哉亦寓言也故信而惑之者誕孰甚焉惟而辯之者愚孰甚焉此三教之所由以分者皆不達乎古人寓言之微旨也

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林子曰堯舜之禪受也則曰天與之湯武之放伐也則曰天命誅之紀之詩若書而曰天曰帝者何限也若後世之矯誣也率以聖人爲口實焉故孟子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天與賢則與賢

林子曰或者以爲武王旣殺商受何不遜其位於微子啓而白其心於天下萬世哉是內不足以自信恐人之譏已者之言也蓋未達

乎天命曆數之微矣故堯舜之禪讓也天之與賢也湯武之放伐也亦天之與賢也

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林子曰人而善也有貴有賤有富有貧有壽有夭人而不善也亦有貴有賤有富有貧有壽有夭善而貴也富也壽也理之常也而或有賤有貧有夭者何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不善而賤也貧也夭也理之常也而或有貴有富有壽者何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須此皆在外者也而非君子之所患也

林子曰人而善也而賤而貧而夭焉則自有貴有富有壽者存矣人而不善也而貴而富而壽焉則自有賤有貧有夭者存矣故君子不以貴爲貴不以賤爲賤不以富爲富不以貧爲貧不以壽爲壽不以夭爲夭

自任之重

林子曰始則放桀以華夏正終則放太甲以定商邦蓋達於立君爲民之微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也

林子曰聖人之於天下也家之於百姓也子之其曰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若已推而內之溝中者子而愛之也曰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愛而教之也

林子曰達而自任以天下之重者伊尹也窮而自任以萬世之重者孔子也

歸潔其身而已矣

林子曰苟可以仕謂我爲任可也苟可以處謂我爲果可也故曰歸潔其身而已矣

孔子進以禮退以義

林子曰聖人以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也故用之則行雖佛肸之召亦往焉然其退必以義也故受女樂則去之視蜚鴈則去之或者以其視蜚鴈也而去之似有傷於果殊不知禮貌既衰則無用我之意矣而猶然栖栖於利祿之間而不去豈所謂不可則止之大臣而舍之則藏之義與

伯夷聖之清者也

論語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孔子曰古之賢人也而孟子則曰聖之清者何也林子曰此所謂聖者以其力之所至而造其極者言之也故曰聖譬則力也其至爾力也又曰伯夷極其清之所至而爲清之聖者也柳下惠極其和之所至而爲和之聖者也猶杜甫極其詩之所至而爲詩之聖者也張旭極其草之所至而爲草之聖者也或曰杜甫張旭特技爾

豈其倫邪然而能造其極而不可以復加焉者似也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若隘與不恭也豈其大而化之之聖哉

林子曰孔子聖之時者以其心之聖無方而無體也若清若和若任則有方有體而非其心之聖之神矣

爲其多聞也

或曰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而子既非之矣其曰爲其多聞也則孟子之言亦非歟林子曰孟子之言何可非也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又曰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又曰何謂尚志仁義而已矣卽孟子之所學與其所以事乎其君皆仁義也顧謂賢者之多聞而有外於仁義乎夫賢者之多聞也或聞之於古或聞之於今如何而謂之仁如何而謂之非仁而天子則資之以仁其身以仁天下而正之也如何而謂之義如何而

謂之非義而天子則資之以義其身以義天下而正之也若必卽凡天下之物至於不可勝紀也而日陳於天子之前曰如何而謂之表如何而謂之裏如何而謂之精如何而謂之粗則是使天子日敝精神於小知且不暇矣而奚暇以治天下國家哉

性善仁義

兆豸生問性林子曰性至無也亦至有也兆豸曰何謂也林子曰四端具焉未嘗有四端

也。萬物備焉。未嘗有萬物也。然則老子何謂於仁義而搥提之。林子曰。老子豈以仁義爲不美也。而故搥提之哉。蓋性立天下之有。而爲天下之大本也。故性立而仁義自生。易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孟子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所謂本立道生。感而遂通之故也。故舍性以爲仁。未必不害仁也。舍性以爲義。未必不害義也。於是知孟子之仁義。蓋有得於性善者也。

義內

林子曰。仁內也。義非外也。蓋仁居其中也。而其所行之宜者。皆由此中出矣。此孟子義內之旨也。

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孟子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郭生起汾問何以謂之敬。林子曰。禮者敬而已矣。禮以復仁。敬以直內也。孟子曰。仁人心也。而一點眞心。孔子每以仁名之者。宋儒所謂杏仁桃仁是也。故仁在其中。而其所以見乎其外者。無有不宜也。敬以直內。而其所以見乎其外者。無有不方也。

性情才

林子曰。孔孟而下。無人識性字之義。故人之性必善也。猶水之性必潤下也。火之性必炎上也。參之性必補人也。砒之性必殺人也。醫家所謂燒藥存性者。性也。

孟子道性善矣。而有性不善者何也。林子曰。此乃氣質之性也。張子厚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故目形也。而目之性必悅色。耳形也。而耳之性必悅聲。若夫天命之性。未發之中也。至虛無我。豈有不善。故有善無不善者。天命之性也。有善有不善者。氣質之性也。然天命之性。雖無不善。而分量之大。又無不包。夫性之分量既無不包矣。是故古之聖人欲以盡其性也。天地且思以位之。而況人乎。萬物且思以育之。而況人乎。鳥獸魚鼈且思以咸若之。而況人乎。凡有血氣。且思以施及之。而況

人乎。
夫性一也。而張子厚則有天地之性。氣質之性之不同者何也。林子曰。張子厚天地氣質之說。乃孟子有性有命之旨也。然天地之性固皆善矣。而氣質之性則有善有不善者何也。林子曰。天地之性。性也。性而後有氣。氣而後有質。故有清有濁。有厚有薄。而始有善有不善矣。若夫天地之性。性而已矣。未始有氣也。未始有質也。何清何濁。何厚何薄。夫豈其有不善也哉

林子曰。遇君而忠心生。遇父而孝心生者。情也。欲為忠即能忠。欲為孝即能孝者。才也。此經生之所嘗談者。然而才則本於情也。情則本於性也。孟子曰。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此豈人之情也哉。又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曰才本於氣也。豈其然哉

夫才既善矣。而曰不才者何歟。林子曰。才本善也。枉其才而不善也。故曰不才

夫均是才也。而又曰小有才者何也。林子曰。天之降才本不殊也。鑿其知而小之。故小。若禹皐稷契伯益與夫周公之才。而孔子以為難而美之者。蓋亦不枉其才。不鑿其知。性情之而已矣。然則後世所謂有才而無德者非歟。林子曰。何可非也。其曰才善者。即孟子所謂良能本之性情者。德也。其曰陷溺其心。禽獸不遠者。即後世所謂才勝德者。不本之性情而不才也

林子曰。感而遂通者。情也。行所無事者。才也。若有所擬議而失之鑿焉。即不名情。即不名才。即情與才之不本於性也。故善言性者以利為本。

林子曰。性之而情者。利也。故其情善。性之而才者。利也。故其才善

林子曰。性在作用。以利為本也。性在作用。無行而不與也。性在作用。不思不勉。從容而中道也。性在作用。施於四體。不言而自喻也

異見王因問波羅提尊者何者是佛曰見性是佛王曰師見性否曰我見佛性王曰性在何處曰性在作用王曰是何作用我今不見曰今現作用王自不見王曰於我有否曰王若作用無有不是王若不用體亦難見王曰若當用時幾處出現曰若出現時當有其八王曰其八出現當爲我說波羅提卽説偈曰在胎爲身處世爲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提在足運奔徧現

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王聞偈已心卽開悟悔謝前非林子曰亦孟子所謂因情驗性之旨也

聖人與我同類者

林子曰聖人形凡民之形則亦心凡民之心也凡民形聖人之形則亦心聖人之心也形其形也而謂其形之不類也可乎哉心其心也而謂其心之不類也可乎哉

林子曰萬形一形也而或有不類者蓋陰陽雜揉之氣也而心則無陰無陽不屬於氣矣又焉有不類之眞心者哉

理義之悅我心

林子曰理義之悅心者心之悅理義也知之而好好之而樂以復此心之本體也能無悅乎

夜氣

林子曰夜氣清明而天理則常存矣乍見之頃亦夜氣也而反覆梏亡內交要譽則情蕩

而性牽矣豈其所謂本來面目而能復其初邪

林子曰聖人之心純乎仁也而造次顛沛無非夜氣之清明矣

操存舍亡

易曰君子以懲忿窒慾若必於忿而懲之於慾而窒之而不審其所由來也以實用其力焉則爲學之功不旣踈乎孟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夫忿之不懲也慾之不窒也豈非所謂

舍之而亡邪。故敬則自不亡也。或亡矣。則亦操而存之爾。夫既敬矣。夫既操而存之矣。則又安有忿而可懲。有慾而可窒邪。昔者有苗負固不服。帝乃誕敷文德而七旬來格。故主敬以存心者。為學之先務也。敷德以懷遠者。為治之大端也

或問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是心之本體歟林子曰。心之寂然不動者。心之本體也。莫知其鄉。即出入也。出入即存亡也。而操之則存

者乃孔孟之所以教人以求放心而存成性焉者也

或問何者謂之操。林子曰。譬匠夫懷璧。而心在於璧焉。惟恐盜也。得竊而有之矣

仁人心也

孔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孟子願學孔子者也。而釋其仁也。則曰人心也。心即仁。仁即心。而心之生生者。仁也

楊龜山曰。論語言仁處。皆仁之方也。若正所謂仁。則未之嘗言也。故曰子罕言仁。要道得親切。惟孟子言仁人心也。最為親切。林子曰。孔子言仁。亦有最為親切處。復禮為仁是也。

或問玄牝之說。林子曰。玄牝之門。譬蓮子也。而非堯舜之所謂中者乎。為天地根。譬蓮子之心也。而非孔子之所謂一者乎。此心未芽。生道在中。此心既芽。生意不息。而非余之所謂一在於中之中者一乎。故曰仁人心也。而釋氏之所謂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亦是此意。

由是觀之。三教之道。曷嘗有不同哉。但後世之儒。元不識仁。而溺聞以支。後世之道。元不識根。而玄遠以蕩。後世之釋。元不識心而苦空以槁。此三氏之教所由裂而分也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或問何謂放心。何以求之。林子曰。心之放於聲也。從而求之以歸於腔子裏者。存心也。心之放於色也。從而求之以歸於腔子裏者。存心也。時時而求之。時時而存之。存之既久。心

斯存矣然而自放之而自求之而自存之矣
必學於人而問於人邪林子曰自有孔門心
法者在焉不學不問安得而知之
時有儒流胡姓者自以爲能知心學之大林
子曰何以事心而事心之法子其知之乎胡
姓者曰事心豈有法邪林子曰學問之道無
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事心之法也何以謂
之放心何以求之胡姓者曰即此便是心學
而又焉用法爲邪林子曰人有雞犬放則知

求之而其所以求雞犬者豈無其法邪胡姓
者曰事心之大姑且未論而其所以求雞犬
者豈有其法乎林子曰夫求雞犬之法孰不
能知之特以其瑣細鄙事而吾子弗之察爾
故犬放矣能無求之之法而慎其出入之門
乎雞放矣能無求之之法而處以棲息之地
乎若吾心之難馭也蓋有甚於雞犬之放逸
矣操之而存舍之而亡而出入之門棲息之
地真有不可不知也於是胡姓者遂問吾心

出入之門棲息之地林子曰吾心出入之門
棲息之地是乃堯舜之中孔子之一所謂腔
子裏者是也又問腔子裏林子曰此所謂腔
子裏者豈佛之所謂肉團心者哉乃我之真
去處易所謂殊途而同歸者同歸於此也百
慮而一致者一致於此也又問真去處林子
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者以此真心退
而藏之於我之真去處也故真去處也者乃
我之真腔子裏也若以肉團之心而爲我之

腔子裏殆非退藏於密之真實義也

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

林子曰心之聖人者真心也人人本自有之
而無有不善者故曰性善或爲色所交而起
其色心遂以色心而蔽其真心或爲利所交
而起其利心遂以利心而蔽其真心故曰物
交物則引之而已矣

或問物交物之物與格物之物也有以異乎
林子曰無以異也心之未交於物者至善也

旣交於物。爲物所引。而始失其初矣。故格物也者。乃所以復吾心至善之地。而爲學者作聖之功也

記曰。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林子曰。若爲物所交。則必爲物所引。若爲物所引。則必爲物所化。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是亦物也。此乃釋氏輪廻之大義也

林子曰。卽物卽心。而人安能離物以寡心也。至於爲物所化。而滅天理。而窮人欲焉。豈曰物之不善邪。其所以逐於物而化於物者非也。故大學所謂格物者。非格物也。格其心之化於物者物也

或問曰。心豈有物邪。林子曰。記曰。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性豈有欲邪。心之物。性之欲也。故聖人忘物者也。賢人格物者也。常人逐於物者也。聖人無欲者也。賢人寡欲者也。常人動於欲者也

林子曰。心能離物。故能不物於物

林子曰。心能離物。便是離妄。離物離妄。方名眞心。又曰。心本無妄。物之者妄。心本無物。妄卽是物

人皆可以爲堯舜

林子每以人皆堯舜語諸生。或問農與工商。抑亦可以爲堯爲舜與。林子曰。古人有言曰。道不以微賤而不與。而子以爲古先聖賢。必皆士者而後能爲哉。而耕稼陶漁版築魚鹽更無復有堯有舜有伊有傅有膠鬲者流。生乎其間哉。若苟以是心至矣。藉使非堯非舜非伊非傅非膠鬲者流。其可卽以不能堯不能舜不能伊不能傅不能膠鬲。而遽棄之以阻其向善之心哉。故曰歸斯受之矣。此孟子之所以必道性善。而言稱堯舜也

夫堯舜旣曰可得而學矣。而其所以學堯舜之學也。必如之何而後可。林子曰。敬者。德之聚也。而學堯舜之學者。亦敬以聚之而已爾。

故時而言也心聚於中而言則謂之言堯舜之言矣時而行也心聚於中而行也心聚於中而行則謂之行堯舜之行矣無一時而不心聚於中也則無一時而不心乎堯舜矣無一刻而不心聚於中也則無一刻而不心乎堯舜矣由此而進進不已焉斯謂之允執厥中而學堯舜之學矣孰謂堯舜之不可爲邪

林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者以本體之常明本與聖人不異也

儲子得之平陸

林子曰子以儲子既曰得之平陸矣而以幣交而不之受也不亦可乎受矣而又不之見也則亦不能無惑矣區區嘗考古聖賢之所以往來交際者自有天則存焉不違道不越禮孟子曰其交也以道斯孔子受之矣彼既以道而交矣而孟子焉得違道而不受邪禮曰來而不往非禮也彼既不以禮而來矣而孟子焉得越禮而必往邪要之古聖賢之所知者道而已矣禮而已矣若夫五十鎰七十鎰百鎰蓋自孔孟視之特一芥爾而況於幣交之細者乎故可受則受不可受則不受可見則見不可見則不見此乃聖賢居身之珍而天下萬世莫之能違莫之能越也

林子曰子以之齊不見儲子終不免有嚴嚴氣象區區亦未敢以爲然若儲子則未之先也而之齊而不之見者豈非孟子禮義之中正邪

動心忍性

林子曰金不煉其能精乎玉不琢其能器乎木不繩其能正乎不困心不衡慮其能作乎不徵色不發聲其能喻乎不動心不忍性其能當天下之大任乎

林生欲入山隱居告之林子林子曰如子所見謂之求靜則可謂之修道則非也林生曰以山之靜也顧不可以修道歟林子曰譬之

金焉愈試之火則愈精矣故周旋於人倫日用之間者金之火也林生未達林子曰天地之性吾之真金也人人之所必有者氣質之性金之濁滓也上智之所不能無者若以人倫日用之火而日煉之則氣質之性日除氣質之性日除則天地之性自見故堯舜之父子也湯武之君臣也周公之兄弟也仲尼之夫婦也乃人倫日用之火之最大者而數聖人者惟能以其火而日煉之遂得以動心忍

性而成其盛德大業矣然道釋之書不有言乎道書曰何必深山守靜孤又曰鬧處煉神釋書曰雖不出家於道亦得又曰喧鬧繁擾何處而非道場毀罵叱辱何者非我本師亦所以煉其金而日試之於人倫日用之火也今吾子顧乃欲入山隱居去矣猶襲金而笥之是金之未試於火也金未試於火則金必不能精吾子甚無襲金而笥之以求靜於山也於是林生不復有入山之志遂借其火於人倫日用之間

盡心知性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或問何以盡之林子曰盡有二義心有天心有人心若所謂人心者是乃思慮之心也思慮之心乃所以迷乎其性也若或不能盡去此思慮之心而得其虛靈之本體焉則是性也豈其可得而知邪故必思慮之心既盡而後真性之機自見矣感而常寂本體昭然其所謂天心者是

乃何思何慮之心也何思何慮心之本體然也故天無不覆也亦且不足以儗此心之大地無不載也亦且不足以儗此心之廣若或不能盡此心之分量而若是其大且廣焉則是性也豈其可得而知邪蓋真心是性真性是心而心之無所不統者乃性之無所不包也

林子曰盡也者盡之也心無其心而性之者盡之也盡字當對存字看故存心也者猶有

待於存與聖人之盡心。而心復爲性者。自不同也。養性也者。猶有待於養。與聖人之知性。而性自我立者。自不同也。事天也者。猶有待於事。與聖人之知天。而與天爲一者。自不同也

林子曰。未能盡心。而存心之功。不可不知也。未能知性。而養性之功。不可不知也。未能知天。而事天之功。不可不知也

立命

林子曰。盡心知性。知性知天。釋氏所謂最上一乘也。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者。是乃入門之一工夫也。心既存矣。性既養矣。而命不可不立也。然而立命又在於脩身。或問性命之學。何以又在脩身爲哉。林子曰。古先聖人所謂心身性命之學。缺一不可也。若或以心之神。寄於肉團心矣。能不憧憧往來。朋從爾思乎。降而伏之於吾身之中。心則蘊而爲性矣。心蘊而性。故能殀壽不貳。性豈不由此而盡。命豈不由此而立耶

林子曰。孟子曰。知其性則知天矣。此言天。即命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蓋性本於命。命出於天。天也者。自然而已矣。然我之天則自然有是命。而我之命則自然有是性也。書曰。自作元命。豈非所謂命自我立。而我命由我不由天耶。或人異之。林子曰。不足異也。此乃盡性至命之一大明驗也。故我能自立我之眞性命也。則我之性命不屬於天也明矣。不曰我之眞性命不屬於天。而我之眞性命。亦且不屬於我矣。不曰我之眞性命不屬於天。而天之眞性命。亦且不屬於天矣。我也者。眞我也。眞我無我。而天之所以爲天者。豈不以天之眞我能生天乎。我之所以爲我者。豈不以我之眞我能生我乎。故天之眞我。天固不可得而我之。而我之眞我。天亦不可得而我之故曰我命由我不由天

萬物皆備於我矣

林子曰何處不是天何處不是地何處不是我何處不是剛大之氣何處不是我天地之內天地之外何處不是太虛何處不是我惟其天地皆我也故盈天地間皆物也則皆備於我也惟其太虛皆我也故天地亦物也亦在太虛之中而亦備於我也

林子曰我也者我也譬之鏡焉而萬象之森羅也猶矣

林子曰我也者我也無我之我也若討有我卽不名我也[illegible]

或問我有我也安得謂之無我林子曰有我相則四肢百骸皆非我也無我相則天地萬物皆是我也若必認天地萬物以爲我則我亦非我也故不着於我不着於天地萬物者眞我也

盧大輝曰眞我無我能我天地眞我無我能我萬物然而眞我者眞性也眞性無所不包者眞我無所不備也

反身而誠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我也者我也我之本體寂然不動者誠也反身而誠者反之身而得其寂然不動之本體也旣曰湯武反之也又曰湯武身之者何也反身而誠也

周子曰寂然不動者誠也反身而誠止於其所定而能靜靜而能安無思無爲斯乃謂之至誠之道矣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寂而常感感而常寂天機自在不假强爲也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此言我無我之我也無我之我是名眞我又曰反身而誠此言身非身之身也非身之身是名大身夫眞我無我今且未論而非身大身則將何以反之

林子曰不以其身之身以爲身也而以其非身之身以爲身也其曰反者蓋反此非身之身而身之以復我虛空之本體也故非身之我而萬物則皆備之矣然天地亦物也其能

有外於非我非身。虛空之本體乎

　行矣而不著習矣而不察

林子曰。踐其迹而不求之心。焉能著。習其迹而不求之心。焉能察。古人有言曰。心外無道。道外無心。旣不識心。豈能知道

　過化存神

林子曰。不怨不庸不知者。過化也。其皆神之所為乎

　君子所性

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者。何謂也。或曰。性中有仁有義有禮有智者。根之也。然性兮本虛。而曰仁曰義曰禮曰智。則又根在何處。或曰。性中不有仁不有義不有禮不有智。而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則又從何而見。然而無仁而有仁。無義而有義。無禮而有禮。無智而有智。而其機之萌者本乎性也。故曰君子所性。然性本空也。眞空不空。而仁義禮智。乃其所性而有也

　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

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此言心。乃孔氏所謂中心之心也。夫仁義禮智旣根於心矣。而生色睟面。乃其誠中形外。而為根心之徵也。或者疑之。林子曰。孟子之言豈欺我哉。子獨不見心愧而面卽赤。心恐而面卽青乎。而根心睟面。子又何疑焉。

　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林子曰。孟子之盎背。易之艮背也。其曰四體不言而喻者。豈其有以命之。而動作施為之際。固有不可得而知者。然盎有盛之之義。孔子曰。洗心退藏於密。退藏於密。退而後之者。背也。盎而藏之於背。抑非密歟。故人之始生也。囫地一聲。而一點眞陽落乎其中者。則生生不息之仁存焉。此孟子盎背之大旨。聖賢傳授之要法也

　欲知舜與蹠之分

林子曰。夫蹠天下之至惡也。而其心之聖人

未始與舜異也但舜能充其善之端無所往而不爲善也而蹠則縱其利之端無所往而不爲利也此盖善利之幾仁不仁之路其端甚微誠不可不辨也

林子曰昔者宋儒嘗有言曰中間無住脚處余每誦斯言未嘗不驚魂駭魄而其所謂中間無住脚處者豈不以利善之間仁不仁之道而其路頭之所由以分者眞無可住脚處邪惟聖罔念則以名狂惟狂克念亦能作聖

出此入彼之機其嚴如此此君子所以日夜孶孶而不敢怠也

子莫執中

林子曰忘之而欠執之者堯舜之中也外之而度取之者子莫之中也

林子曰知堯舜之性之則知堯舜之中也若於動靜云爲之際而求其無過不及之中焉是亦子莫之中也子莫度楊墨之仁義而執其中者賊道也

有伊尹之志則可

林子曰就湯就桀者任也相齊相燕者謀也故曰有伊尹之志則可

其君用之

林子曰君子之在天下也其君用之必如成王之於周公也然後得展其才其子弟從之必如七十子之於孔子也然後得施其敎夫如是則出不徒出而其道可行於時也處不徒處而其道可明於後也

舜視棄天下

林子曰舜之受天下也猶受一簞食也故其棄天下也猶棄一敝屣也

形色天性也

林子曰古人有言曰有形形者有色色者而其所以形形而色色者非天性而何惟聖人爲能踐形者以其能盡天命之性形形而色色也

林子曰日月星辰亦天之形也孰綱維是玄

冥竅洞之中。而日月星辰之所以明所以繫者在是矣。視聽持行。亦形之用也。孰綱維是玄冥竅洞之中。而視聽持行之所以聰明所以運動者在是矣。以無御有。以神合氣。聖人之所以踐形也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

林子曰。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豈非釋氏所謂虛空本體。本體虛空。而無可模捉處邪。虛空本體。本體虛空。乃堯舜之中也。而其所謂中者。中道也。中道而立。立此中道也。豈非吾身虛空本體中之中。乃堯舜虛空本體中之中邪。而能者從之。是亦堯舜也已

林子曰。如有所立卓爾。若躍如也。中道而立者。正所以引之也。能者從之。能立此中道也。雖欲從之。能者從之。從之之義一也。又曰。既竭吾才。此其所以欲從而末由也

林子曰。天之北辰者。天之中道也。立也者。立乎其大而孔子三十而立。亦此立也。

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孟子曰。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何者謂之中行。而又謂之中道。林子曰。中道也者。中之道也。中行也者。以其能持心法以行此中道者。中行也

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林子曰。夫道也者。以觀天地。而天地得以貞觀者也。以明日月。而日月得以貞明者也。以序四時。而四時得以寒暑者也。以靈鬼神。而鬼神得以屈伸者也。人之所以聖。所以神者道也。物之所以始。所以終者道也。此道之所以運乎虛空之外。伸乎萬象之表。此道之所以至尊無對。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咸囿焉者也。故以此道之尊而處已也。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以此道之尊而接人也。王公遇之失其貴。晉楚遇之失其富。賁育遇之失其勇。此古之聖賢之所以生則與其道而俱生。死則與其道而俱死者。殆爲是

爾故曰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堯舜之知而不徧物

林子曰一以貫之者知之上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恥一物之不知而徧物以爲知者知之下也

合而言之者道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者道也黄生問曰何謂也林子曰仁从二从人二其人也若有其仁而無其人焉則仁無所於寄何以

借假而脩其眞邪若有其人而無其仁焉則孔子所謂罔而生也幸而免

士憎茲多口

林子曰文王有崇侯虎之譖周公有管蔡之言孔子有武叔之毁子思有樂朔之圍朱文公有事魔之誚蔡元定有佐妖之竄眞西山有眞小人之謗魏了翁有僞君子之譏故曰士憎茲多口

鄭榮問曰學道而人非之者何也林子曰苟其志之果堅意之果誠也而詬訕之來乃吾脩身之一助也故曰士憎茲多口文王孔子猶且不免况後世乎故我所爲而善也人苟非之者過在人也我所爲而不善也人苟非之者過在己也子曷不反而思之我之所從與爲善者非乎而人之非我爲善者非乎我之果善而爲人之所非乎我之未善而爲人之所非乎我之學立異於俗而人非之乎我之學不得不異於俗而人非之乎君子亦惟

反求諸已而已矣而於人也何尤

林子曰君子爲道不爲名小人爲名不爲道苟爲道也天下非之而不顧苟爲名也一夫言之而遂阻

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林子曰此所謂性乃氣質之性也

林子曰學莫貴於變化氣質余屢言之矣故其性簡者居之以敬其性剛者徽之以柔其性僻者守之以貞其性躁者訒之以默其性

鄙者遠之以義其性野者彬之以文其性臨者擴之以量其性迂者通之以宜其性靡者實之以質其性險者易之以良其性疎者慎之以幾至於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逸與夫凡足以動吾氣質之性爲人之所不能忍者而能忍之皆變化之義也

可欲之善

孟子曰可欲之謂善即此可欲之善是特幾

希之微爾惟此幾希之善也與生俱生乃我所性而有焉者也而曰有諸已之謂信者何也豈不以日用不知雖有若無而謂之信有諸已不可也如或知此可欲之善是我之所固有者是我之所日用者而安之於吾身之土以敎養之則此善也其不爲我之所實有乎故謂之信由此而充實由此而光輝積久之盛成章而達也夫既曰充實矣而又曰有光輝者何也蓋此可欲之善本自太虛中來

爾至靈至聖至神至明唐堯以此善也而擴充之以光四表以格上下文王以此善也而擴充之以光四方以顯西土周公以此善也而擴充之明光上下勤施四方是其光輝之發越也固有若是其大矣然而始也特其幾希之微爾

林子曰道之爲物也惟恍惟惚然雖曰惟恍惟惚而其中則有象又非徒想之以象焉已也而其中則有物又非徒揣之以物焉已也

而其中則有精甚毋曰恍惚杳冥之中象則不可得而象之物則不可得而物之精則不可得而精之也而曰其精甚眞者蓋言眞有此象眞有此物眞有此精而非虛也又何者謂之信信者信也信有此象信有此物信有此精而非虛也故曰有諸已之謂信又曰誠之不可掩如此夫

林子曰譬求之昏夜之中一無所見也若得燭之光照焉是則可欲也風吹之而輒滅而

是獨之不爲我有也明矣設有籠以籠之而縱有風也得而滅乎故善也者燭也聲色臭味也者風也腔子裏也者籠也滿腔子皆惻隱之心充實之美也光則充滿於籠之內矣暢於四肢發於事業充實而有光輝之大也光則兼照於籠之外矣

今之與楊墨辯者

或曰楊墨之歸也孟子曰斯受之矣其於既苙又招之戒何如是其諄諄也設非其人也而有向道之志焉孔孟亦將何以處之林子曰不追其既往也曰人心易危安保其終而不變乎林子曰不逆其將來也

或者以林子之學孔子之學也而必欲羣道釋者流而歸儒而宗孔者何也林子曰余嘗以道釋者流之不三綱不四業不歸儒不宗孔而不專責之道釋者流可也世之儒者不語之以儒者之學之是而乃證其道釋者流之非驅而逐之既苙且招卒使道釋者流不

三綱不四業不歸儒不宗孔也謂非吾黨之責與孔子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程明道曰學者須先識仁又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己也又曰如手足之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侯師聖曰仁如一元之氣化育流行無一息間斷道釋者流非斯人之徒與而世之儒者以爲非己而謂與己之不相屬也豈曰仁者一體之心而一元之氣流行而有所不貫者邪意者世之儒者其未識仁乎是則吾黨之過也

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

二之字俱指性言性之也者性其性也反之也者反其性也或問性其性林子曰天命之性不失其初則是能明乎善矣故性之也者性其性也以性天命之性之初也又問反其性林子曰天命之性稍失其初則是不明乎善矣故反之也者反其性也以反其天命之性之初也

張生問堯舜性之豈非能盡其性盡人盡物以參以贊與林子曰然又問何以謂之反之也林子曰亦惟反而身之爾既反而身矣而參前倚衡之功不可不知也既而擴之以配天配地而大生廣生焉則誠爲無事而廣大不足以名之此盡性之極功聖人之能事也

或問儒門之反玄門之逆林子曰儒門之反玄門之逆命字雖殊其旨一也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道書曰順則成人逆則成仙故儒門者流能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便成堯舜道家者流能善逆之則天地之性存焉便成神仙復歸嬰兒不失赤子之心其意同也

林子曰虛化神神化氣氣化形者順也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合虛者逆也故逆也者反也復也其曰反者孟子所謂反身之反是也其曰復者老子所謂復命之復是也

如琴張曾皙牧皮

莊子曰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檀弓曰季武子死曾皙倚其門而歌棄禮壞法一至於此而孔子不之絕者何歟豈其出世間法以遊於方之外邪而孔子猶有取焉林子曰非也孔子直以其狂也而容與之而覆載之矣循循善誘俟其自化則彼雖狂也安知其不可幾乎道駸駸焉而入於禮法之中乎此聖人之所以爲大也故曰聖人無棄人然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故孟子惜之設其行也果能顧言矣夫豈其終於狂也哉

君子反經而已矣

林子曰心也者經也萬世不易之常經也經也者心也萬世不易之常心也故六經也者所以洩乎其心之秘而非以六經之文爲經也然經之文以文經也萬世不可得而易也故經之文亦以名經又曰三綱五常禮之經也萬世不可得而易也九經政之經也萬世不可得而易也而況心乎禮非心不敘政非

心不飭。文非心不徵

林子曰。天地聖人。無異心也。惟其無異心也。故其無異覺。惟其無異覺也。故其無異經。或問曰。天地豈有經與。林子曰汝以何者爲經。汝豈非以聖人之六籍以爲經與。然聖人之六籍。乃聖人之經之文。而非經也。天地之所以不壞者。天地之經也。聖人之所以不死者。聖人之經也

由堯舜至於湯

林子曰。聖人之所以曠萬世以嗣續此道統之傳者。非他也。一神之相爲感也。譬之一雌一雄。而以形交者。人咸習於所見以爲常也。至於鶴也。雄鳴風上。雌鳴風下。而卵生者。以神而交也。然猶一雌一雄。亦未足以爲異也。若水鳥之屬鴨也。一雄而衆雌。以水而交。特一雄耳。而衆雌之雛。咸得陽以生焉。不亦異乎。然猶其匹類也。嘗觀玉兎則望月而生。孔雀則聞雷而孕。不惟非其匹類而上天下地。又且如是之絶遠矣。然玉兎於月。猶得而望之。孔雀於雷。猶得而聞之。而孟子則曰由堯舜至於湯。則聞而知之。其亦神之所爲乎。故神之所在。無方無體。無形交。無形不交。無一雌一雄。無上天下地。無前乎千百世之旣往。無後乎千百世之方來。吾於是知以心感心。以神傳神者。聖教之大也。若口得而言之。耳得而聞之。而曰聖人之至德要道盡在於是。終歸於見聞之小矣

林子曰。聖人之所以曠百世而相感者。此眞心也。而聖人之道統於此矣。故曰道統。堯舜得此眞心。而命之曰中。以開此道統之原也。孔子得此眞心。而命之曰一。以紹此道統之傳也

林子曰。見知者。見而知此眞心也。聞知者。聞而知此眞心也。惟曾氏之傳。獨得其宗者。得宗此眞心也。孟子曰予私淑諸人者。私淑此眞心也

林子曰。天之所以生人者。果有厚而有薄乎。抑無厚而無薄乎。如其有厚有薄也。則余不得而知之矣。如其無厚無薄也。則我與孔子一而已矣。心身性命。我與孔子一也。三綱五常。我與孔子一也。耳目聰明。我與孔子一也。先我而生者。既與我而爲一矣。而後孔子而生者。豈其與孔子有不同乎。夫去孔子之世。若此其甚遠也。若曾參孔伋孟軻。豈非見而知之者。然以其數則過矣。而所謂聞而知之者。何其寥寥焉而未見其人邪

門人 蘇天居 王日遠 王三近 蕭騰鳳 楊光成 李樹南 陳師凱 陳曰宰 仝命梓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門人盧文輝訂正
陳衷瑜參閱

豫章答語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惟此幾希也人人具足無欠無餘天之所以與我者不其厚乎所謂性善者是也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而舜則存之而至於盡也舜惟能盡此幾希也故自能明庶物而盡物之性也自能察人倫而人倫之至也自能當仁而仁當義而義率而行之無所於強也所謂幾希者一也明物察倫由仁義行者一以貫之也若楊墨者為仁而害仁為義而害義至於無父無君而卒流於禽獸之歸者以其馳騖於外不知幾希不知性善不知仁義之根於心也

易曰君子以懲忿窒慾若必於忿而懲之於慾而窒之而不審察其所由來之故也而寔用其力焉則為學之功不既踈乎孟子曰操則存舍則亡朱子曰但得心存便是敬夫忿之不懲也慾之不窒也豈非其心之亡乎故敬則自不亡也或亡矣則亦操而存之而既敬矣既操而存之矣則雖有忿而可懲有慾而可窒邪昔者有苗負固不服帝乃誕敷文德而有苗自格故主敬以存心者為學之先務也敷德以懷遠者為治之大端也

林子曰孔子教人仁孝為先故其門弟子多問仁問孝而孔子之所以答之者一皆因病立方令且以仁言之中庸曰仁者人也可謂善言仁矣而世之儒者未之或知也論語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孟子曰仁人心也謝上蔡嘗以生意論仁豈非以其心之生意之謂仁邪曾子曰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而曾子之所謂任重者何也蓋仁者通天下為一身而孔子之志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仁以為己任也子貢以博施濟衆為仁而孔子則曰何事於仁夫博施濟衆固非為仁之本矣即有不病於博施濟衆不惟能徧於

四海之內。又且能及於四海之外。悉令老者少者。亦皆衣帛。亦皆食肉焉。然亦非其仁之至也。蓋仁之蘊於中也。肫肫然生意不息者。仁之本也。而其充周之不可窮也。其殆天地萬物。而範圍於仁之中。而不能外者乎。至微而至大。斯乃為仁之至也。論語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其所以言仁者。既已盡矣。若曰。其言也訒。訒則足以盡仁乎。曰愛人。愛人足以盡仁乎。至於先難後獲。居處之恭。執事之敬。與人之忠。又至於如見大賓。如承大祭。立人達人。能近取譬。亦果足以盡仁乎。故曰。仁之為器重。其為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

或者以林子之學。孔子之學也。而必欲舉道釋者流。而歸儒。而宗孔者。何也。林子曰。余嘗以道釋者流之不三綱。不四業。不歸儒。不宗孔。而不專貴之道。釋者流可也。世之儒者。不語之以儒者之道之是。而乃譏其道釋者流之非。驅而遠之。既并且招。卒使道釋者流。不三綱。不四業。不歸儒。不宗孔也。謂非吾黨之責歟。孔子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程明道曰。學者先須識仁。又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己也。又曰。如手足之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侯師聖曰。仁如一元之氣。化育流行。無一息間斷。道釋者流。非斯人之徒與。而世之儒者。以為非己。而謂與己之不相屬也。豈所謂仁者一體之心。而一元之氣。流行而無所不貫者邪。意者世之儒者。其未識仁乎。是則吾黨之責也。

世之儒者。每從事於知矣。或問曰。聖人貴知乎。林子曰。不知也。又問林子曰。堯舜不徧物以為知也。文王不識不知以為知也。孔子吾有知乎哉無知也。以為知也。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以為知也。若世之儒者。從事於知矣。語及天文。則曰不可不知也。予既知之矣。語及地理。則曰不可不知也。予既知之矣。

至於載籍極博聖經賢傳子史百家言又至於一草一木謂皆有理則亦曰不可不知也予既知之矣張子厚曰德性之知見聞之知若也從事於知以困憊精神以役其智於見聞之末豈不遂忘其德性之知邪或曰願聞子之知林子曰德性之知余之所未能知也見聞之知余之所不屑知也余亦何知余惟日誦孔子之所謂知者以求知焉孔子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孔子之所謂知者不亦易而知乎以此為學何其平實何其切近不強索不鑿知不僻於多學多識不落於自誣誣人然其本體常明天真不昧而至誠前知之道寔基於此矣余亦何知余惟日誦孔子之所謂知者以求知焉

林子曰致知之知知止之知也致知也者致其知而知止也止也者止之也至善也者本體之渾然粹然之所當止也物也者蔽乎至善而不知所止也格物也者格其物之蔽乎至善而能知所止也詳見大學釋略

林子曰止至善之止止丘隅之止也故仁也者君之丘隅也而為君者當止於仁之丘隅矣敬也者臣之丘隅也而為臣者當止於敬之丘隅矣

林子曰至善也者大學之丘隅也

林子曰千聖一心而心之矩度乃天下萬世之所取衷焉者也絜之以矩度之以心也孟子曰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

或問何謂靜林子曰真心之謂靜又問林子曰無物之謂靜未達林子曰心中無一物之謂靜譬之太虛然萬物繽紛不礙太虛者無物也然則離物以求靜也可乎林子曰離物之心便是不靜入山靜乎林子曰非心靜也而心之靜不在山也靜坐靜乎林子曰非心靜也而心之靜不在坐也

林子曰心本靜而無物也而靜也者乃所以復其無物之本體也

林子曰勿忘勿助孰識真心既識真心聖人
見成又曰日用常行勿求真心元無所障至
虛至明。
或問何謂真心林子曰聖人之所以曠百世
而相感者此真心也而聖人之道統於此矣
故曰道統堯舜得此真心而命之曰中以開
此道統之原也孔子得此真心而命之曰一
以紹此道統之傳也。
林子曰惟此真心何思何慮一致而同歸也
聰明睿知皆由此出惟此真心乃吾心之天
吾心之帝也故聖人以此事天以此享帝
易曰洗心退藏於密以此真心不可得而見
也故曰密程子曰放之則彌六合夫退而藏
之一何其微也而放而彌之又何其大也由
此觀之則吾身之中也一也其孰識之邪
或問中有定在乎林子曰無在無不在也中
也者有正名而無定位者也然則中可得而
言乎林子曰言之支者道之晦也中其可得

而言乎中既不可得而言矣中其可得而見
乎林子曰易曰見乃謂之象既可得而見之
則亦可得而象之既可得而象之則亦可得
而器之象而形之器斯滯矣豈得謂之形而
上之之道邪。
或問既無所見矣惡知其為中邪林子曰夫
中雖不可得而見也而自有可得而知焉然
則惡得而執諸林子曰執而無所執也然則
惡得而傳諸林子曰傳而無所傳也或曰堯
授舜也則曰允執厥中舜授禹也則亦曰允
執厥中豈非其相傳以中乎林子曰允執厥
中之言至於今固在也孰有能知其中而允
執之者乎故曠百世而相感焉謂之有所傳
乎否邪而其所以相感者又何物也而謂之
無所傳乎否邪若禹皐陶則見而知之而謂
之有所傳乎否邪若湯則聞而知之而謂之
無所傳乎否邪大抵見不以目聞不以耳而
合堂異代之際自有不見而見不聞而聞而

相為感通之機殆非夫人之所能察識也

林子曰中也者無方而無體也有方有體則有盡無方無體則無盡

林子曰天地也者有形有氣有方有體也而中也者無形無氣無方無體也此中之用也其所以能包羅天地者乎

林子曰若中之顯於象而形於器也設其大也同於天地則亦不足以包羅天地矣况在吾身之中至密而至細者乎惟其中之不形

於器不顯於象而無所於見焉此中之用之所以為大也

林子曰見知者見而知此真心也聞知者聞而知此真心也惟曾氏之傳獨得其宗者得宗此真心也孟子曰予私淑諸人者私淑此真心也

林子曰惟此真心易謂之止艮之而已矣謂之所止之而已矣謂之位而曰思不出其位又謂之正位而曰正位凝命曰正位居體謂之太極書謂之降衷恒性詩謂之不顯之德大學謂之至善中庸謂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無聲無臭擬之以天擬之以淵孟子謂之廣居亦謂之正位謂之大道

林子曰堯舜即我也我即堯舜也中而已矣孔子即我也我即孔子也一而已矣惟此謂之真道惟此謂之聖人徹天徹地徹古徹今自有真常者存焉不可得而變也

林子曰人之不肯為聖人者以未信此心是

聖人也若信此心果是聖人矣而又不肯有為聖人之心也何歟

林子曰仲尼失其鹿而萬世共逐之自春秋以來至於今二千有餘歲矣未聞有高材捷足而能得此鹿者噫

林子曰日太陽也故普六合之內而無所不照矣而吾身之中亦有所謂日者浩然正氣乃備於此故彌六合之內而無所不包矣真心之分量何其大也故曰宇宙內事乃已分

内事已。分内事。乃宇宙内事。
林子曰。天無二日。故唐之時。堯日也。而舜月也。虞之時。舜日也。而禹月也。春秋之時。孔子日也。而顔子月也。若孟子雖日也。豈曾子之所謂秋陽邪。故日其縣象著明於晝乎。月其懸象著明於夜乎。此顔孟潛見之所以不同也。

林子曰。心無今古。亦無聖凡。昔孔子著論語書時。我元在孔子腔子裡。而孔子特為我紀録焉爾矣。今我讀論語書。孔子元在我腔子裏。而我特為孔子觀覽焉爾矣。若不會此意而曰能識真心。善學孔子者。未也。

或問孔門心法。以事心也。而事心有法乎。林子曰。有不知心法。焉能事心。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何以求之。而無有乎所謂求之之法邪。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何以主之。而無有乎所謂主之之法邪。故曰。行法俟命。至於法言法服法行。亦皆有法。況事心也。而無其法乎。

或問。今天下之言。不歸朱則歸王。而子之所學者。果何學也。林子曰。余亦何學。而余之所竊慕者。乃未有儒。未有道。未有釋之先之道。而願學之。而有所未能也。夫既曰未有儒之先之道矣。而動以孔子教人者。何也。林子曰。孔子之道。莫備於論語。而論語之書。未嘗曰我儒也。但世之儒者。以其有君子儒之語也。故自别之為儒云。

林子曰。君子不為學則已。而學則必學古人之學。以為學也。不為道則已。而道則必道古人之道。以為道也。而其所以學古人之學。道古人之道者。無他。心而已矣。心非儒也。欲為儒則儒矣。心非孔子也。欲為孔子則孔子矣。心也者。無古無今。無聖無凡者也。故心吾之心者。乃所以心古人之心也。心古人之心矣。豈非所以道古人之道。學古人之學哉。

或問曰。見聞不足知歟。林子曰。見聞之知者。

見人之見聞人之聞知人之知也知人之知
故言人之言也至於言人之言而每自以為
得者得人之得也譬司人之財者非不有所
積也但所積之財寔非其所自有也財非其
所自有矣而謂之有財此有用也可乎言非
其所自得矣而謂之有德必有言也可乎若
夫堯舜之中孔子之一吾身中自有箇真消
息在焉孟子所謂幾希者是也不知幾希不
知真消息是不以德性之知以為知也顧乃
見人之見以為見聞人之聞以為聞知人之
知以為知言人之言以為言得人之得以為
得則亦何異於司人之財而自矜其有也故
曰君子深造以道欲其自得之也

林子曰見聞之知非不美也而孔子亦謂之
知之次矣但以見聞之知而牿其心焉則德
性不尊德性既不尊矣則安有所謂德性之
知耶又況能執堯舜之中主孔子之一而得
其所謂真消息者曠世相感以續其道統之
傳耶

程子曰勿忘勿助之間正當處也而所謂正
當處者果何處也其曰仲尼顏子樂處而其
所樂亦有處乎否耶不可不知也

程子曰孟子養氣一篇須是實識得有物始
可言養無物又養箇甚麼浩然之氣須是一
個物夫浩然之氣果有物乎否耶何以識之
又何以養之不可不知也

呂與叔嘗言思慮多不能驅除程子曰中有
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何以主之何以實
之不可不知也

程子曰顏子之言如有所立卓爾孟子言躍
如也分明見得方可所謂卓爾者果何物也
所謂躍如者果何物也有可見乎否耶無可
見乎否耶而曰分明見得者何也見不以目
自有真見者在焉自有真見則自有真知者
在焉自有真知則自有真消息者在焉而所
謂真消息者果何在耶易曰美在其中暢於

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大學曰德潤身心廣體胖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粹然見於面盎於背豈非所謂真消息者在邪

程子曰學者先須識仁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不須防檢不須窮索今之學者既不識仁矣而亦曰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者何歟昔張天騏強把此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個形象司馬君實只管念個中字則又為中所制縛如此求中豈能得堯舜之中哉

林子曰中可得而中歟中可得而中之則非中矣一可得而一歟一可得而一之則非一矣然則惡得而中之歟以曠世相為感之心而求堯舜之所謂中者斯可謂之中矣然則惡得而一之歟以曠世相為感之心而求孔子之所謂一者斯可謂之一矣要之吾之中堯舜之中也吾得其中矣豈非堯舜之中乎吾之一孔子之一也吾得其一矣豈非孔子之一乎

林子曰如不欲執堯舜之中貫孔子之一以得吾之所謂真消息者則亦已矣如欲執堯舜之中貫孔子之一以得吾之所謂真消息者必須有大力量有大信心發大勇猛發大精進如為將者不有其身不有其家又且能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君於後當死了一般然後可為也如有一念之稍遠乎中也一也一事之稍遠乎中也一也一時一刻之稍遠乎中也一也豈曰從事孔門心法而能得吾之所謂真消息者哉如造次之稍遠乎中也一也顛沛之稍遠乎中也一也不睹不聞之稍遠乎中也一也豈曰從事孔門心法而能得吾之所謂真消息者哉如或三綱五常之不盡其道也士農工商之不盡其業也縱得孔門心法而持守之惕厲戰兢斯須不離則亦安能執堯舜之中貫孔子之一以得吾之所謂真消息者哉

或問何者謂之心法也林子曰堯之欽者心法也孔子之敬者心法也艮其止止其所者心法也安汝止欽厥止者心法也毋不敬儼若思者心法也於緝熙敬止者心法也顧諟天之明命者心法也先立乎其大者心法也求其放心以存心者心法也此其略也紀之經傳不可得而盡述矣

林子曰約之以禮者心法也而如有所立卓爾者消息也君子引而不發乃匠之繩墨羿

之彀率者心法也而躍如者消息也知止於至善者心法也而安而慮者消息也深造之以道者心法也而資深而逢原者消息也他如誠則形矣久則徵矣樂則生矣地雷之復則天地之心斯可見矣山下有水而聖功之本以養蒙矣若火之始然矣若泉之始達矣凡此皆所謂真消息也其心中之露出一端倪者乎

林子曰磨之有樞者磨之心也而其所以旋磨之樞也可無其法乎舟之有舵者舟之心也而其所以操舟之舵也可無其法乎若夫人極也者心極也猶磨之樞舟之舵也而其所以立心之樞操心之舵者獨無其法乎易曰天行健而天之所以行健者以北辰之居其所也北辰也者天之樞天之舵天之極也而君子之所以自強不息者獨不有樞獨不有舵獨不有極獨不有北辰乎夫觀之天道既如此觀之物理又如彼則夫世之學者亦

可以深長思矣縱不能居北辰之所而與天地合德猶之可也而顧乃毋心於無樞之磨無舵之舟而相為朽腐也不謂之可悲之甚邪

林子曰磨之失其樞也則無所用於磨矣磨既無所用矣而謂之磨也可乎哉舟之失其舵也則無所用於舟矣舟既無所用矣而謂之舟也可乎哉若夫不知心法不知心極是亦磨之無樞舟之無舵也無樞無舵而謂之

人也可乎哉

林子曰天之所以生人者果有厚而有薄乎抑無厚而無薄乎如其有厚有薄也則余不得而知之矣如其無厚無薄也則我與孔子一而已矣心身性命我與孔子一也三綱五常我與孔子一也耳目聰明我與孔子一也先我而生者既與我而為一矣而後孔子而生者則亦與孔子有不同乎夫去孔子之世若此其甚遠也若曾参孔伋孟軻豈非見而知之者然以其數則過矣而所謂聞而知之者何其寥寥焉而未見其人耶

門人朱廷用 陳文明 仝命梓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門人盧文輝訂正

豫章續語　　陳衷瑜恭閱

林子曰孔子之道大矣身其身也然後不獨身其身而以天地為一身也家其家也然後不獨家其家而以天地為一家也

林子曰心也者人之心也人也者天地之心也心既為人之心矣而於五臟則楚越之百骸則楚越之謂之人之心也可乎哉人既為

天地之心矣而於四海之內則楚越之四海之外則楚越之謂之天地之心也可乎哉

或問人也者人也而人則安能心天地之心耶林子曰非以其人能心天地之心也而以其人之心能心天地之心也非以其人之心能心天地之心也而以其人之心即天之心而後能心天地之心也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者此天心也縱或未之能立也縱或未之能達也而吾之精神氣脉蓋未嘗不與斯人之心相為流通相為貫屬也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此天心也縱或未之能安也縱或未之能信也縱或未之能懷也而吾之精神氣脉蓋未嘗不與老少朋友之心相為流通相為貫屬也疲癃殘疾之欲其得生鰥寡孤獨之欲其得養者此天心也縱或未之能生也縱或未之能養也而吾之精神氣脉蓋未嘗不與疲癃殘疾鰥寡孤獨之心相為流通相為貫屬也上而日月星辰

雨風露雷欲其以順而以序下而山川鬼神鳥獸魚鼈欲其咸寧而咸若者此天心也縱或未之能順也縱或未之能序也縱或未之能寧未之能若也而吾之精神氣脉蓋未嘗不與日月星辰雨風露雷山川鬼神鳥獸魚鼈相為流通相為貫屬也夫如是則吾之心皆天之心也既曰皆天之心矣不謂之人者天地之心乎

林子曰北辰者天之心也而人之所以能旋

乾能轉坤者心也心能旋乾矣心能轉坤矣不謂之北辰不謂之天地之心乎

林子曰天地一家也太極既肇天地斯闢渾敦氏乃始君臣之伏羲氏乃始夫婦之父子之傳而至於唐若虞也而吾一家之政惟堯舜其統理之矣此一家之運之所由以興隆也傳而至於商若周也而吾一家之政惟伊周其佐理之矣此一家之運之所由以盛大也時至春秋不曰式微之運乎不意亂臣賊子生於吾家而家道幾乎索矣孟子曰孔子懼作春秋春秋也者以紀家之政以教家者也其為君臣父子足法以俾吾一家之人而世守之也

或問何者謂之家政林子曰禮樂刑政紀綱法度此家政也然此家政也非惟於君臣父子之際為然也若上而以照以臨以鼓以潤下而以飛以走以動以植之一皆吾家所合用之物而不可缺焉者若不有以政之則又安能處之有道而使之以順以序以寧以若耶

林子曰余之精神氣脈直欲與天地鬼神相為流通也相為貫屬也而天地鬼神豈不於我乎流通豈不於我乎貫屬至於不相流通也不相貫屬也是我之所以流通而貫屬之者之有所未盡矣余之精神氣脈直與民物古今相為流通也相為貫屬也而民物古今豈不於我乎流通豈不於我乎貫屬至於不相流通也不相貫屬也是我之所以流通而貫屬之者之有所未盡矣

程子曰沖漠無朕萬象之森羅已具故鏡之鏡萬象也謂之鏡中之所有乎則鏡中原無有乎所謂萬象者謂之鏡中之所有不可也謂之鏡中之所無乎則鏡中之所鏡者又皆萬象也謂之鏡中之所無亦不可也聖人之心亦猶鏡也然鏡之鏡也有盡而聖人之鏡也則無盡焉故天地之大也萬象之繁也前乎千百世之既往也後乎千百世之方來也

而無有不森羅於聖人之鏡之中矣

林子曰人之形也氣也孰主張是而所以主張之者豈非人之心耶地之形也天之氣也孰主張是而所以主張之者豈非天地之心耶故人之心天地之心者一也

張子厚曰地物也天神也物無踰神之理或者疑焉林子曰地形也天氣也地之所以為形天之所以為氣者神也形固不能踰氣而氣亦豈能踰神哉

林子曰親親也仁民也愛物也孟子之所謂仁也親親而仁民也仁民而愛物也豈非孟子之所謂仁之義耶

或問何謂天德林子曰天德也者天地自然之德也又問何謂王道林子曰所謂王道者豈特不假仁不假義民不驩虞焉已哉若有一毫安排布置之心而不出於至誠之自然者便非王道也

或曰何謂太虛林子曰孔子之所謂先天者太虛也或曰何哉孔子之所謂先天而謂之太虛也何以明之林子曰張子厚曰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為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為太虛朱子曰未發之前氣不用事由此觀之則太虛之不爲氣也明矣非先天而何故天太虛也聖人亦太虛也論語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又曰知我者其天乎惟聖人之太虛之與天同也故曰惟堯則之惟天之太虛之與聖人同也故曰知我者其天

林子曰聖人之太虛者天也聖人惟其天也故能首出庶物或問何以擬之林子曰麒麟之於走獸類也而麒麟也者其獸之首出者乎鳳凰之於飛鳥類也而鳳凰也者其鳥之首出者乎聖人之於民類也而聖人也者其民之首出者乎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而孔子也者其又聖人之首出者乎

中庸曰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此聖人之所以配天也或者以聖人之道若是其大歟林

子曰天以氣而覆萬物也故無所不至矣而聖人以浩然之氣而塞天地也故無所不及矣。

或者以孔子窮而在下者豈其以萬世為土而王耶林子曰孔子非王者王者之心也故田我之所自有也而我自耕之井我之所自有也而我自鑿之此陶唐之民之所以忘帝堯之力而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矣我自有常性也而我自秉之我自有理義也而我自秉之此萬世之民之所以忘孔子之功而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矣堯之心則曰我何力於民也而其民則亦曰堯何力於我也惟堯之不驩虞乎民故民之不驩虞乎堯也孔子之心則曰我何功於萬世也而萬世則亦曰孔子有何功於我也惟孔子之不驩虞乎萬世故萬世之不驩虞乎孔子也由此而觀之則所謂王道者豈必其在君相之位而後可行也哉即其無所安排無所布置是亦王者之心也故田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此孔子之所以萬世為土萬世之王者也。

孔子曰敬而無失又曰修己以敬或問曰何哉孔子之所謂敬者林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者敬也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者敬也無終食之間違仁而造次顛沛必於是者敬也左傳曰敬者德之聚也朱子曰堯典是第一篇典籍說堯之德欽是第一字聖賢千言萬語大事小事莫不本於敬收拾得自家精神在又曰收拾放心乃是緊切下工夫處黄勉齋曰敬是束得虛靈知覺住真西山曰氣之決驟軼於奔駟敬則其銜轡也情之橫放甚於潰川敬則其隄防也林子曰書之首義曰欽一字而已禮之首義曰毋不敬三字而已然則敬也者豈非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而為儒門之一最頭腦大工夫耶。

大學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而世人之所

以必自欺者其故何也豈不以人之可欺天之可欺鬼神之可欺乎殊不知人之視己如見肺肝人其可得而欺乎出王游衍臨下有赫天其可得而欺乎勿謂不聞神將伺人鬼神其可得而欺乎人不可得而欺也天不可得而欺也鬼神不可得而欺也然則將誰欺乎徒以欺己焉爾矣我自為之我自知之己其可得而欺乎此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而慎獨之功無時而可或怠也

林子曰明明德者明人倫也或者以明明德為明人倫也不曰務外之學邪林子曰人倫非外也而況本於止至善者乎至善也者渾然在中粹然至善也止也者敬也主一無適之謂也或者以明德則曰人倫也以止則曰敬也以至善則曰渾然粹然也如此則朱子之註其不足信歟適有客至而林子未之答也林子乃遺之書曰區區之所知區區之所信者孔子之經曾子之傳也今且為兄詳之

世相傳大學之道以下謂之聖經孔子之言也所謂誠其意者以下皆是賢傳曾子釋之之辭也曾子既已釋之而又奚待後人而復釋之也若後人欲復釋之釋曾子之釋可也若謂曾子之傳不足以釋孔子之經而必欲反曾子之所釋者以求異焉區區之所不能知也區區之所不能信也釋曾子之所釋者尚恐不明大學之旨而反曾子之所釋者又安能得孔子之心邪孔子之心曾子之心也

曾子之心我之心也以我之心而通於曾子之心以曾子之心而通於孔子之心此乃釋經釋傳之大義也然孔子遠矣而孔子之心可得而見者孔子之經也曾子遠矣而曾子之心可得而見者曾子之傳也若夫我之心亦孔子之心亦見之孔子之經也我之心亦曾子之心亦見之曾子之傳也不以我心之經以逆孔子之經未有能釋經者也不以我心之傳以逆曾子之傳未有能釋傳者也況

乎不知我心之傳而擅反曾子之傳不知我心之經而強釋孔子之經者區區之所不能知也區區之所不能信也區區嘗謂明德者書之所謂顯道也天叙天秩燦然不紊者德之明也以此教家以教國以此教國以教天下所謂教以人倫者是也大學曰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而明明德於其國者乃所以教家以教國也其曰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

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又曰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教國人又曰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又曰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明明德於其國者非所以教以人倫乎大學曰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而明明德於天下者乃所以教國以教天下也其曰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悖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而曾子引之豈不以寶不在國而在於

原缺第十二葉

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矣乃反不如朱子之興起於千百世之下而尤為得其宗也區區之所不能知也區區之所不能信也若所謂治國平天下而有外於人倫以為教者區區之所不能知也區區之所不能信也若謂不可使知之民而必語之以虛靈不昧之本體者區區之所不能知也區區之所不能信也人倫莫大於孝弟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若謂人倫之大不可以教國教天下者區

區之所不能知也區區之所不能信也區區嘗以人倫之明德而必本於至善者內外合一之道也若謂教以人倫而為務外之學者區區之所不能知也區區之所不能信也區區之所知者知余之心知孔子之經知曾子之傳而已矣區區之所信者信余之心信孔子之經信曾子之傳而已矣若於余之心也非於孔子之經也非於曾子之傳也非區區之所不能知也區區之所不能信也況以為

信兄之心以信曾子之傳而信孔子之經乎抑或信朱子之註而反曾子之傳以信孔子之經乎若不知有吾心之孔子矣而能有得於孔子之經者區區之所不能知也區區之所不能信也既不知吾心之孔子矣而擅反曾子之傳而能有得於孔子之經者區區之所不能知也區區之所不能信也蓋反曾子之傳正所以反孔子之經也既反孔子之經矣而曰我頗學孔子者區區之所不能知也區區之所不能信也鄙見如此惟兄其終教之

或問聖經一篇而曾子傳而釋之豈萬世而下真有所不能易耶林子曰曾子得傳於孔子者也而其所以發孔子之蘊者有不得孔子之心哉夫既得孔子之心矣而必反其所釋而別有以釋之也將以求異而叛孔子之教乎抑其聞而知之者而非曾子之唯之所能及也余嘗觀之易矣文王之易惟以發明伏羲而已矣周公之易惟以發明文王而已矣孔子之易惟以發明周公而已矣此數聖人者非故襲常以相徇也而其畫之彖之象之文之以言繫之以辭亦皆心心相授要於其當焉而不可易也然則曾子之所以傳大學而釋之者夫豈可得而易哉故後之疏易者只疏孔子之易可也豈不以易之為書也至孔子而既明之耶若舍孔子之易而必求之伏羲文周之易焉縱曰能得伏羲文周之

易也余弗知之矣後之釋大學者只釋曾子之傳可也豈不以大學之為教也至曾子而既明之耶若舍曾子之傳而必求之孔子之經焉縱曰能闡孔子之經也余弗知之矣

或問德也者得也得之於心之謂德也而五常乃達道也謂之德也可乎林子曰有何不可蓋五常者常德也常德者明德也夫謂之常德者何也自其窮古極今不可得而變者言之謂之常德也夫謂之明德者何也自其

天敘天秩不可得而紊者言之謂之明德也惟此常德而備天下之至美焉故亦謂之懿德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惟此常德而極天下之至順焉故亦謂之順德孔子曰父母其順又曰以順天下悖此五常而以順則逆者凶人之為不善也孝經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又曰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惟此五常豈但謂之德焉已也而亦可謂之德之本矣孔子曰夫孝德之本也夫既

謂之德之本矣乃反不可謂之德邪然則謂之峻德也可乎林子曰有何不可孔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至也者至極之義也峻也者峻極之義也夫既謂之至德矣而獨不可謂之峻德邪然則謂之明命也可乎林子曰有何不可蓋五常之德非由外鑠而我固有之者性之命於天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而五常之性不命之天乎書曰天敘有典天秩有禮既曰天所敘矣又曰天所秩矣燦然較明

不謂命之天而為天之明命乎故明德者明命也以其命之於天也而謂之命以其得之於人也而謂之德以其為人之所固有也而謂之性以其為天下萬世之所共由也而謂之道

林子曰至虛至靈者本體也由虛靈而知者真知也由虛靈而覺者真覺也

林子曰觸物而知不思而知觸物而覺不慮而覺

林子曰見得真心便離妄心又曰離得妄心乃見真心

林子曰聖人之道人人具足仁我所本有而具足也義我所本有而具足也而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亦惟當仁而仁當義而義順而出之而不鑿爾

林子曰要做聖人只是自己身中討箇天命之性

孟子曰存心曰存神而孔子則曰成性存存

存存之義敬而無失之意也而文王之所謂純亦不已者豈其絕德哉亦惟以此存存之功以希文王之所以為文也已矣

林子曰一以貫之者知之上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恥一物之不知而偏物以為知者知之下也

或問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是心之本體歟林子曰心之寂然不動者心之本體也莫知其鄉即出入也出入即存亡也而操之則存者乃孔孟之所以教人以求放心而存成性者也

或問中庸之中林子曰中庸既釋之矣余復何言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然則堯舜之中未發之中歟若子所謂無在無不在也夫豈能得其中而允執之者乎林子曰所謂允執厥中者非以其中之有定在也而允執之若以其中之有定在也而允執之則堯舜之允執也而反為中之所制縛矣烏得

謂之中易曰學以聚之聚也者聚也心聚乎其中也豈非朱子所謂收拾得自家精神在黄勉齋所謂束得虛靈知覺住耶若堯舜則安安而無所於勉矣此又不可不知也

或者以書所載一日二日萬幾而堯舜且兢業之不遑寧矣又安能心聚乎其中而允執之者乎林子曰若堯舜則心聚乎其中以理此萬幾者也豈其萬幾也而足以動其心乎斯乃無動無靜之本體即心即事之實學矣

或問堯舜可得而學歟林子曰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又曰有為者亦若是豈曰堯舜之不可幾及而非後人之所能學耶然則學堯舜之學也如何則可林子曰時而言也心聚於中而言則謂之言堯舜之言矣時而行也心聚於中而行則謂之行堯舜之行矣無一時而不心聚於中也則無一時而不心乎堯舜矣無一刻而不心聚於中也則無一刻而不心

乎堯舜矣由此而進進不已焉斯謂之允執厥中矣孰謂堯舜之不可學耶

或問直養之直林子曰直也者直之也入直之義也敬而存之存而守之者也易曰敬以直內書曰夙夜惟寅直哉惟清此直之之旨也孔子曰人之生也直而直養無害乃所以復其人生之本直也

或問人生之直林子曰中庸之所謂誠也或問罔生之罔林子曰中庸之所謂曲也或問致曲之致致身之致也其旨何如林子曰直其曲而直之則誠矣誠其罔而誠之則直矣此蓋去其所本無之罔之曲以復其所本有之直之誠者而非他也余故曰致而去之之義也（致身之致詳見述聖）

或問曰學以無為為大歟林子曰何哉汝所謂無為者或曰聖人無為也天無為也若有工夫則是有為矣豈曰聖人同天之學哉林子曰昔者孔子大聖人也猶曰下學上達顧我於孔子何如也而以無為為大耶子以為不學不立而可以知命不踰矩乎否也不善不信而可以大而化之聖而不可知乎否也不致曲而能化乎否也不時習而能說乎否也易曰洗心退藏於密所謂密者何物而退而藏之豈非作聖之功耶又曰齊戒以神明其德何者曰德何以神明之而所謂齊戒以神明之者豈非作聖之功耶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何謂浩然之氣何以養之而所謂善養浩然之氣者豈非作聖之功耶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人人之所同具也若不有致之之功則安能發皆中節而以位以育耶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豈吾子乃性之者而無待於反之之功耶周子曰誠無為又曰誠則無事若誠之者則不免於有為矣不免於有事矣豈吾子乃誠者而無待於誠之之功耶吾子其試思之

林子曰孝子之於親也則曰父母愛之喜而

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豈非其精神意氣流通於其親而無間乎仁人之於弟也則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豈非其精神意氣流通於其弟而無間乎王者之於民也則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又曰樂以天下憂以天下豈非其精神意氣流通於天下之民而無間乎。

或問博學之旨林子曰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者學於人以為學也誦其詩讀其

之殆非孔子教家之仁也孔子身天地以為身者也而於一身之內不思有以理之殆非孔子愛身之仁也故天之分量本如是其大也地之分量本如是其廣也聖人之分量本如是其廣且大也故曰廣大配天地此孔子之所以合天地之大以成其仁者也若道釋者流之不歸儒不宗孔也則是孔子之天地亦有所不覆載者矣豈非聖人之缺典哉。

或問曰物交物之物格之可也若有物有則

之物萬物皆備之物豈其不善而悉格之可乎林子不答也或人不悅林子曰予以余格物之旨將格其物之物乎抑格其心之物也令且以近易者為子言之夫利之利於人也大矣然而亡身亡家亡國亡天下者豈其利有不善邪利之者不善也故格也者格其不善之利心也書曰格其非心者格物也

或問曰心安有物林子曰心之物於物者物也又問何以謂之非心也林子曰心既物於

言一皆言象山之緒言也專以道問學為學者則其所言一皆言晦菴之緒言也。

或問孔子聖人也豈其心之本體原是一聖人歟林子曰非特孔子之心一聖人也而天下萬世之智者賢者之心亦一聖人也非特天下萬世之智者賢者之心一聖人也而天下萬世之愚者不肖者之心亦一聖人也但孔子以其心之聖人而為之而不厭焉故能為聖人也而智愚賢不肖之所以終於

智愚賢不肖者。豈其心之聖人與孔子異哉。特其所以為之。而不厭者。而與孔子之心有不同爾。

林子曰。余初所著書。以合三教而一之以歸儒以宗孔也。近數年來。乃詳言孔子之所以可宗者。或曰。二氏者流。驅而遠之。可也。而必欲群之以歸儒以宗孔者。豈曰孔子之心。而為聖人之缺典哉。林子曰。余嘗謂孔子家天地以為家者也。而於一家之內。不思有以齊

書是以論其世者。學於古以為學也。要之學於人學也。學於古學也。不過欲以善事其心矣。豈其多聞多見富於記誦者。而後謂之博學哉。中庸曰。尊德性而道問學。學也者。學也學於人以為學也。學於古以為學也。問也者。問也。問其何者謂之性。何者謂之德性。何以尊之。不曰道問學者。乃尊德性之工夫歟。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此所云博學者亦非他也。蓋欲反之吾身而詳說之

以求吾身之所謂約者也。或曰。開卷有益。而多聞多見富於記誦者。不謂之博學而何。林子曰。詩書之有益於人也大矣。余豈不之知耶。若或誦詩讀書。而恥受命於其師焉。吾見其必不能句。必不能讀。必不能達其辭。必不能通其義。又況所謂精微之致。而為千古不傳之秘者。顧乃馳心於見聞之末。記誦之博焉。則亦安能不得人之得以為得。而言人之言以為言耶。故專以尊德性為學者。則其所

物而物矣。不謂之非心而何。

林子曰。格物也者。格乎其心之物也。故不遷怒。不貳過者。格物也。無伐善。無施勞者。格物也。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者。格物也。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者。格物也。

林子曰。物一也。自其物而言之。則謂之物。自其心之不能忘乎其物者而言之。則謂之欲心之欲者。心之物也。書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非以其色之為物也。而以其心之荒於色

之為物也。非以其禽之為物也。而以其心之荒於禽之為物也。心之物者。心之欲也。記曰。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

記曰。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林子曰。即物即心。而人安能離物以寘心也。至於為物所化。而滅天理。而窮人欲焉。豈曰物之不善邪。其所以逐於物而化於物者。非也。又曰。所謂格物者。非格物也。格

其心之化於物而物也。

林子曰。其始也。感於物而化於物也。則固不可無格物之功。其既也。感於物而忘於物也。則又不可無主敬之學。

林子曰。其始也。格物以心之有乎物而化於物也。其既也。應物以心之無乎物而忘於物也。

林子曰。主敬者。存心也。存心者。格物也。其所謂格物者。豈其與物相為仇敵。而反動其心邪。故主敬以存心者。格物也。

林子曰。心中不可有一物。物格則心存矣。

林子曰。心存則能應物矣。存之而無待於存也。則廓然太公。物來順應矣。

林子曰。物不格。則不能知堯舜之中。物不格則不能知孔子之一。物不格。則不能知聖功之蒙。物不格。則不能知退藏之密。物不格。則不能知至善之止。

中庸曰。夫焉有所倚。倚即物也。有物則有倚

無物則無倚矣。

林子曰。天無心也。亦無為也。聖人無心也。亦無為也。惟其無心無為。故其無物無倚。

林子曰。無適也。無莫也。則無物無倚矣。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則無物無倚矣。無可無不可。則無物無倚矣。

林子曰。伯夷之清而隘也。以清乃其物也。而倚之。故隘。柳下惠之和而不恭也。以和乃其物也。而倚之。故不恭。

林子曰。楊子則倚於為我而物之也。墨子則倚於兼愛而物之也。告子則倚於不動心而物之也。鄉原則倚於善斯可也而物之也。

林子曰。自其心之無所倚乎其物者。則物皆我也。惟其有心。故其有我。惟其有我。故其有物。有物物也。倚也。有我物也。倚也。有心。物也倚也。物則不化。倚則不中。不化不中。豈曰大學之道。

林子曰。大學之道。格其心之非也。大人之道。格君心之非也。格其心之非也。而平天下之機在我矣。格君心之非也。而定國之機在我矣。若必於物而正之。是其所正者物。而非心也。豈大學之學。平天下之要道邪。若必於政而間之。是其所間者政。而非心也。豈大人之學。定國之要道邪。故為學而不格其心之非焉者。孟子所謂自賊者也。為臣而不格君心之非焉者。孟子所謂賊其君者也。

林子曰。格物之義。余嘗譬之樹穀然。善其種子而藏之。而惟恐其物有以蠹之也。至其樹之於地也。則培養之矣。培養此種子也。灌溉之矣。灌溉此種子也。自是而苗而秀而實。日至皆熟。自有不可得而遏者。然心穀種也。不有乎所謂樹之之地邪。孔子曰。洗心退藏於密。程子曰。心要在腔子裏。乃所謂樹之之地也。而孟子則曰求放心者何歟。豈非以其心之種子。而退而藏之於腔子裏者。密也。培養之灌溉之。而美大聖神。則亦孰得而遏之者。若或不知種子。不知密。不知腔子裏。不知求不知培養灌溉。而必於物物而正之。是心之既馳於物矣。豈其大學之道。致知之功邪。

林子曰。善農者。知有穀之種子。而去其蠹也已矣。善學者。知有心之種子。而格其物也已矣。

林子曰。心猶日也。知猶照也。物之蔽乎其心。而心不能知。猶雲之蔽乎其日。而日不能照也。故雲散則日無不照矣。物格則心無不知

矣。

或問求放心也亦是格物歟。林子曰，色物也，而心之放於色者，心之物也。聲物也，而心之放於聲者，心之物也。故求其放心者，格物也。孟子曰，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夫惟其心之放也，則物斯得而引之矣。故格物也者，格其心之放而引於物也。

林子曰，惟與物相為周旋焉，而不動其心者，乃真格物也。

周子曰，無欲故靜。程子曰，有主則虛。既靜且虛，斯其能應物而發皆中節者乎。

林子曰，誠則能明，一則能貫，中則能和，寂則能感，安則能慮，虛則能應，是皆有體有用之學也。

林子曰，心虛然後能應物。又曰，惟無物然後能應物。

林子曰，天惟其虛也，故普萬物而無心焉。聖人惟其虛也，故周萬物而不滯焉。

林子曰，有物則格物，無物則應物。

林子曰，有物也者，心有乎其物，而心不虛矣。無物也者，心無乎其物，而心虛矣。格物也者，以好惡之不在物而在我也，格之矣。應物也者，以善惡之不在我而在物也，應之矣。要之主敬以存心，則物安得而引之，而又奚待於格邪。

林子曰，格物也者，非以其外物之不美也，而扞格其外物之為格物也。乃以其心之放於

外物者非也，而格去其非心之為格物也。

林子曰，非惟於外物而格去之者非格物也，亦且於心之著乎物也而格去之者非格物也。或問曰，何謂也。林子曰，敬之而已矣。故敬主乎中，而物無不格者上也。心著乎物，而始格之者抑末矣。然則心既著於物矣，則如之何。林子曰，亦曰敬之而已矣。敬主乎中矣，而私欲有不退聽乎。

門人朱廷用仝[illegible]

三教正宗

門人盧文燿校正

權實

林子曰道其可得而言乎其不可得而言乎昔者孔子之設科也則有雅言罕言之異矣若道家言之而率以致喻至於釋氏則又有化城黃葉許多名目者亦皆權設也或問雅言罕言林子曰夫曰雅言者是乃愚夫愚婦之所與知與能者所可使由之道也夫曰罕言者是乃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者不可使知之道也故下學而上達者先權而後實也忠恕而一貫者先權而後實也顏子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而其所以循循而善誘者先博之以文而所謂詩書六藝者徐以察其志之果專也然後以約禮教之者成章後達有漸之教也

龍江兆恩

艮背權實

洪生問曰艮背之教豈非出於易乎林子曰然夫艮背之言雖出於易而余竊之以接初學之士者殆非易之所謂真實義也敢問易之真實義林子曰艮其背者蓋於背也象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而孟子所謂立天下之正位者艮背之要旨入門之大法也而余每竊之以為教者庶或有信而從之矣要之欲人都從背上做工夫而念念皆歸於背以收拾此放心望門而入之一法也洪生曰文誼嘗竊窺夫子之教或以艮背為止念之功或以艮背為降伏之法亦惟存乎其人爾豈非釋氏所謂權實二用也哉林子曰然余或以易之艮背而與初學者道也只從念之路頭上做工夫者其權乎余或以易之艮背而與上達者道也又從心上之實地上做工夫者其實乎然念雖起於心而心之實地則本無念然心本無念而反為念之所奪者此止念之功不可以已也

洪生問心之實地林子曰心之實地本無心也本無念也本無法也寂然不動之誠太虛而已矣然太虛未始有氣而況形乎是乃吾之本體也本體既盛大用斯彰具大總持而萬物皆備於我矣故以我涅槃之妙心而總持乎太虛之本體萬法皆備而大用有不現前乎然念起於心而曰念之路頭又曰心之實地者何也林子曰念字从人从二从心人二其心而有念之善有念之不善者此路頭之所由以分也故善念者內念也不善念者外念也內念雖曰善矣然亦不免有念念從妄起亦從妄滅余故曰以念而滅念以妄而離妄也夫為學之人即從心之實地上做工夫不亦善乎而必先於念之路頭上者又何也蓋以內而忘外以善而去其不善以漸復其心之本體者教之序也程明道曰內外兩忘渾然無事為學之極則也尚書曰華夏蠻貊罔不率俾為治之極功也此孔子之所以罕言而余之所以歸儒宗孔者殆為是與洪生又問孔子之罕言林子曰顏曾之愚魯既不多得而子貢之穎悟又難與言然則子貢而下復將誰語哉故遇顏曾則不得不言遇子貢而下則不得不默此孔子之所以罕言而亦不能不罕言也

中一權實

或問艮背之功似為在後而行庭之旨又曰在中今曰俱指人之中心言之其實皆一處者何也林子曰此亦釋氏所謂權實語也子其知堯舜之中乎而中者非他也中即一也子其知仲尼之一乎而一者非他也一即中也故艮其背焉而背乃心之中一之處也行其庭焉而庭亦心之中一之處也然而中也一也豈其有定在乎由是而天而地而日月而山川而昆虫草木而生生化化之無盡者亦皆我之中也亦皆我之一也若必以其有定在也而求所謂中求所謂一者即非聖人

之中。聖人之一矣。

元神權實

林子曰。夢中人拙集中之所說元神者。蓋以反識爲智而元神之釋氏所謂權語也。元神實義拙集中之所說元神者。蓋以自造性命而元神之釋氏所謂實語也。余自十數年前。以此二語。每與人言之而莫不以夢中人之所說者。能令人驚惕而互相戒勉者有之。若夫元神實義。則不免而疑而駭。而至是乃始有知而信之者。故癸未之春。先撰夢中人逮今甲申之夏。乃撰元神實義而有志之士。其將自造性命而元神之乎。若不有釋迦之精進歷三大刼不能爲已。其將反識爲智而元神之乎。不圜坐不可也不槁形不可也。曰惟以此元神。以戰勝此識神而不復有一毫徊慮雜乎其間者。抑或可爲也。或者以林子之所謂元神實義。真可爲能解如來之真實義矣。若夢中人一帙不復示人。直惟以此元神實義以接上乘不亦可乎。林子曰。子之言豈不然哉。但非余之意矣。余之意。欲以斯道徧滿於天地間。俾凡曰儒曰道曰釋。曰士曰農曰工曰商。皆得聞之。而其所得聞者。毋曰上乘焉已也。而中乘下乘亦皆在余所樂育之中。以俾世無遺人。人無遺教。而後余之心始安矣。子獨不觀之六祖壇經乎。若神秀時勤拂拭之偈。只在門外。未見本性。而五祖乃令門人炷香禮敬。盡誦此偈。即得見性。其意何也。豈不以天下萬世能得此無上菩提之自性。蓋有不可以多見者。然非惟釋氏。而孔子亦且罕言命。罕言仁矣。而孝親敬長。謹行信言。乃其所雅言者。又豈不以所謂民者。比比皆是也。若夫豪傑之士。乃數百年或一遇焉此其所以罕言也。由是觀之。余惟此夢中人一帙。是亦足矣。而元神實義。乃爲二三子所强而論著。而二三子又且命之梓氏矣。姑兩存之。俾知所以正脩行之路。以自造自化。亦

俾知所以通晝夜之説以自驚自惕故知有元神之義而不知有夢中之人者則必無自驚自惕之真心而脩爲之功其能力乎若知有夢中之人而不知有元神之義者則必無自造自化之實行而彼岸之地其得到乎今兩存之而能並觀之庶或爲後學之一少助也然此元神也乃從太虚中来者元神之實義也至若父母初正性命而爲生生不息之種子者是之謂種性種性含靈皆有佛性故

佛性也者佛性也以其有佛之性而堪作佛焉者佛性也

戒懼格致權實

或問戒慎恐懼一也而子既曰不戒慎而自戒慎不恐懼而自恐懼而今又曰戒慎恐懼防乎其防致知格物一也而子既曰非謂物来則格之而反動其心也而今又曰外物之来必思以格之者何謂也林子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

虚無權實

或問既曰虚無者太虚太無也又曰無之至於無可無也虚矣今又曰無此聲色臭味而心自虚矣敢問何謂也林子曰古人虚無之旨豈異也

寂滅權實

何生初来受業既語之心法矣乃復問曰何謂寂滅林子曰無此色聲香味觸法而寂者寂滅也再易歳復来見乃以其能滅此色聲

香味觸法而自以爲寂矣以告林子林子曰汝之心果有色聲香味觸法之可滅乎何生愕然如有所失長跪請教曰願夫子明以教我也林子曰汝之心無有乎所謂色聲香味觸法者豈必滅此色聲香味觸法而後能寂也哉然則如何而後可也林子曰汝惟守此心法存存而不失焉則所謂色聲香味觸法者自當退聽矣奚必待滅而後能寂也哉又易歳復来問心林子曰汝其有心乎何生答

曰人安能無心林子曰人安能有心汝之心非汝之心也而心無其心者乃汝之心也夫既曰無心矣而又安有所謂色聲香味觸法者乎於是何生大喜而問無心之旨林子曰何思何慮寂然而不動者無心也夫無心豈易言哉汝必先了汝之心然後可以言無心也若或不知所以了汝之心而必求所謂無心者豈不反動其心而又安能得其寂然不動之本體耶

佛禪權實

或問佛林子曰佛本無佛夫既曰無佛矣而又言佛者何也林子曰夫佛豈可得而言哉然必至於無佛可佛而後方可言佛

或問禪林子曰禪本無禪夫既曰無禪矣而又言禪者何也林子曰夫禪豈可得而言哉然必至於無禪可禪而後方可言禪

三教正宗

門人盧文輝校正

破迷

或曰天下皆迷也而誰與覺之林子曰夫天下之安於迷也舊矣故覺者以迷爲迷而迷者亦以覺爲迷若必欲破其迷而覺之者是亦迷也余嘗覽三氏之書矣夫乘日輪之有脇者釋迦也李樹下之左腋者老子也是釋老之生也孰不以爲怪而不

之信至於太昊之母履跡意動以及孔子二龍五星等語又孰不以爲神而信之若以二氏爲怪何不以二氏之怪而怪伏羲孔子而不之信耶若以儒門爲神何不以儒門之神而神釋迦老子而信之耶又至於嫘祖感大星之祥而生少昊女樞有瑶光之瑞而生顓頊慶都赤龍簡狄飛燕此其神耶怪耶其足信耶不足信耶或以爲神則皆神也或以爲怪則皆怪也若必於此則神之信之於彼則怪之而不之信殆非古今之通論也龍江兆恩

羽化長生

特有以羽化飛騰之術長生不死之訣訪於林子林子曰兆恩嘗考三氏之書黄帝住世百十有一年釋迦七十有九老聃九十孔子七十有三都無羽化飛騰之術又無長生不死之訣顧兆恩何人也焉能獨異天惟命之我惟全之朝兢夕惕不易不豫庶幾或能於

身死之際如黄帝之仙去帝堯之殂落一點清靈在天不昧此則兆恩羽化飛騰之至術也至於歸天之神氣期與天地相爲炳煥相爲往還而闡明三教之微旨又期與黄老孔釋相爲存亡相爲終始此則兆恩長生不死之要訣也

順受爲正

浙有陳姓者以接命之術獻之林子林子曰命定之天是雖司命者亦無得而易之而況人乎若縱得而接之亦非所謂順受其正也

老子曰。我尚自頭白。誰能得久全。劉長生曰。奈何憑假身以求長生

漢武帝起栢梁臺作承露盤。高二十丈。以銅爲之。有仙人掌以承露和玉屑飲之。云可以長生。林子曰。書無逸載三宗文王卓然賢聖之主也。近則享國之永年。遠則聲稱之異代。由是觀之。則帝王益壽不死之方也大矣。

命定之天

程伊川嘗有言曰。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言居山林間保形煉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林子曰。夫生人之命。必有所懸矣。而永年益壽之徒。命獨不懸於天乎。余醒心集亦有詩曰。若道此身能不死。古今誰是長生人。余嘗自謂此詩非迂也。昔有語導氣者。問於程伊川曰。君亦有術乎。對曰。吾嘗夏葛而冬裘。饑食而渴飲。節嗜欲。定心氣。如斯而已矣。此言得之。

仲尼長生

時有談長生者造林子。林子曰。仲尼長生之至術賢於道流遠矣。如陵生侍側問曰。仲尼亦長生歟。林子曰。仲尼之道寄之曾參孔伋孟軻寄之萬世不死之人心。與天地相爲終始而不窮者。仲尼之長生也。

道釋亦殂落之義

林子曰。殂者。神氣歸天。道家之所謂長生久視白日飛昇者是也。落者。體魄歸地。釋家之所謂四大假合。終歸於盡者是也。

怕死貪生傳之者妄

人有言曰。釋氏怕死。道家貪生。雍生問曰。何謂也。林子曰。道家不以生爲心。故自有長生者在也。釋氏不以死爲慮。故自有不死者在也。豈其以身之生死之足患。而有所貳於心耶。後世不知此義。而卽其所謂長生者。則曰貪生。所謂不死者。則曰怕死。斯言過矣。然而孔子仁壽之訓。豈其貪壽而怕夭者乎。必不然矣。關尹子曰。若有厭生死心。超生死心。只

名爲妖不名爲道。

帝舜玄德

兆瓊生問曰儒者不言玄而楊雄之書以玄紀名者何也林子曰舜之德曰玄德則唐虞之帝曷嘗諱言玄也。

武王丹書

明俊生問曰儒者不言丹而道家謂之丹者何也林子曰武王西面受書於太公望亦曰丹書後世以有一點忠懇之心謂之赤心亦謂之丹心。

自立性命

林子曰心屬火其色赤故謂之丹余嘗即此性命之心丹言之槩有其四有所謂人丹而曰紫金者昔所稱陰丹也有所謂天丹而曰黒金者昔所稱陽丹也有所謂陰陽配合而曰黄金者昔所稱三家相見結嬰兒也又有所謂非陰非陽混混沌沌而從太虚中來者昔所稱舍利光也。

只復性命之本然

文命生問曰心本丹也而道家謂之煉丹者何也林子曰日也者天之丹也黒而盪之則日不丹心也者人之丹也物而霾之則心不丹故煉丹也者煉之無所於煉以復其心之本體天命之性之自然也。

林子曰即丹即仁而皆本乎其心焉者也若外心以求仁固不可謂之仁矣而外心以爲丹亦豈可謂之丹哉。

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故以心爲丹而仁義禮智皆由此中出矣。

内丹外丹之大義

李少君以祀竈却老方見漢武帝武帝尊之少君言祀竈則致物而丹砂可化爲黄金壽可益蓬萊僊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於是天子始親祀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海上燕齊迂怪之士多更来言神仙事矣林子曰帝王之學雖與凡庶不同然亦有

內丹。有外丹。惟道惟德。鍊性脩心。滌渣鑠慝。欲不爲累。辟如金之精。純粹美。而無有不善之念雜乎其間者。內丹也。群生樂育。異俗向化。蕩蕩熙熙。無爲而治。此其爲利之大。傳之子孫。世世不絶。雖不雜以黃白之術。而帝王之外丹成矣。

陰丹陽丹之大義

或以林子言丹之義。可謂詳且盡矣。林子曰。未也。余又有所謂陰丹陽丹者。其義甚大。非徒爲我一身焉已也。或問何謂也。林子曰。棲跡於斷澗絶谷。飄儵於綠霧白霞。剝其陰以復一身之陽者。是乃自度者之所爲也。故余命之曰陰丹。達其道以憂天下。窮其道以憂萬世。剝其陰以復天地之陽者。是乃度世者之所爲也。故余命之曰陽丹。

仲尼天地之丹

佐生問曰。仲尼亦有丹與。林子曰。仲尼其至矣。始則以其中胎一身之陽也。而溫養之。及其成也。充滿一身。既則以其身胎天地之陽也。而溫養之。及其成也。充滿天地。充滿一身者。是有一身之陽也。充滿天地者。是有天地之陽也。

仲尼萬世之丹

林子曰。時至春秋。天地既剝矣。而仲尼之陽。充滿一身。是天地之初陽者復也。與七十子共明此道。是天地之二陽者臨也。見可而仕。三月大治。是天地之三陽者泰也。漸於四海之內者。其大壯與。及於四海之外者。其夬與。流於萬世。而萬世信之。則陽純而乾矣。

極樂蓬島

林子曰。身之極樂國也。如來禪定於其中矣。而釋流則西方之。身之蓬萊島也。神仙逍遙於其中矣。而道流則海外之。

吾身蓬島

或問身之蓬萊島。林子曰。身處人世之間。與世人相爲周旋。而心則空虛洞徹。飄然物外。

如在無人之境。海外蓬萊島者然也。陶淵明所謂心遠地自偏。周子所謂出淤泥而不染。釋氏所謂居塵不染塵。在欲而無欲也。

自性西方

或問發大誓願。欲往生於阿彌陀佛國者。果能往生於阿彌陀佛國乎否也。林子曰。此所謂卽心卽佛。卽方寸卽佛國之旨也。佛經云。我在刧濁見濁煩惱濁衆生濁命濁中。不能超拔隨順。於時是我方寸。是五濁惡世也。若於五濁惡世。能戒能定能慧。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是我五濁惡世。倏變而爲阿彌陀佛國。此乃所謂自性西方。而非有所往而生也。豈非往生之眞實義耶。故曰。回頭是岸。

天堂地獄

林子曰。作善降之百祥。而百祥之駢集。寔惟天堂之福也。作不善降之百殃。而百殃之俱罹。寔惟地獄之苦也。況作善則心逸日休。便屬陽明而輕清。不謂之天堂而何。作不善則心勞日拙。便屬陰濁而幽昧。不謂之地獄而何。

輪廻

應時生問輪廻之旨。林子曰。人生聚則成形。散則成氣。聚而復散。散而復聚。輪廻之旨也。圓覺經曰。一切世界。終始生滅。前後有無。聚散起止。念念相續。循環往復。種種取舍。皆是輪廻。

林子曰。輪廻者心也。故人人也。卒變之而爲虎狼之性。是亦虎狼而已矣。人人也。卒變之而爲狗彘之行。是亦狗彘而已矣。不謂之輪廻者心乎。比之釋流之說。又爲至顯而至遠也。

林子曰。苟爲善。而人敬之。天下仰之。鬼神欽之。不謂之天堂只在目前耶。苟爲不善。而人賤之。士師刑之。鬼神殛之。不謂之地獄只在目前耶。彼人其形。而禽獸其心者。畜生道也。

不士不農不工不商游手游食而至於不能自全活者餓鬼道也不謂之輪廻只在目前耶古人有言曰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由是觀之特患世之人之不能爲君子爾能爲君子矣而地獄而畜生而餓鬼實非其所憂也

坐禪

昔馬祖在庵中坐禪讓禪師往問曰在此何爲曰坐禪曰坐禪何所圖曰圖作佛讓禪師

一日將磚一片於庵前磨馬祖曰磨此何爲讓禪師曰要作鏡馬祖曰磨甎豈得成鏡讓禪師曰坐禪豈能作佛林子曰六祖壇經曰心念不起名爲坐後人不識坐字而以爲行坐之坐不亦謬乎考釋氏典有行禪之說余醒心集有卧禪之旨要之心念不起而行卧之間亦是坐也

運氣

或問運氣是與林子曰非也不運氣而氣自運孟子所謂無暴其氣也蓋吾身之氣自升自降而自運矣如天之一春一秋如海之一潮一汐一皆自然而然也而運氣以逆氣者豈不失其妙用之自然邪余故曰運氣者逆氣也

面壁

或問面壁是與林子曰是也釋氏所謂面壁者亦有妙義蓋洗心退藏於密以養其神以復寂然之本體猶面壁然而物無見也故曰

心如牆壁可以入道

禪靜同旨

或問儒家之靜佛家之禪林子曰儒家之靜佛家之禪命字雖殊其旨一也誠使佛家而知有本來面目焉坐可也行可也儒家而知有主敬工夫焉靜可也動可也若禪必在坐則佛之禪頑空也靜必在坐則儒之靜枯坐也

逆反同旨

或問儒門之反。玄門之逆。林子曰。儒門之反。玄門之逆。命字雖殊。其旨一也。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道書曰。順則成人。逆則成仙。故儒門者流。能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便成堯舜。道家者流。能善逆之。則天地之心性存焉。便成神仙。復歸嬰兒。不失赤子之心。其意同也。

拔宅

林子曰。身譬之宅也。神譬之身也。養成元神炯炯不昧。離身長往。歸還于天。即如世人舍宅而他適也。故曰拔宅上昇

飛昇

仕鑾生問曰。昔之人有服丹而飛昇也。信歟。林子曰。不知也。又問。林子曰。神也者。丹也。謂神之歸天者。仙去也

刑解

人茂生問曰。刑解有諸。林子曰。有之。曰。願聞其人。林子曰。古之所謂剖心以成忠。待烹以為孝者。其人也。丹心一點。萬古不滅。

水解

瑀生問曰。水解有諸。林子曰。有之。曰。願聞其人。林子曰。楚之屈子平。宋之張世傑者。其人也。耿耿赤心。萬古猶烈。

舍身事佛

林子曰。舍身以事佛者。舍身以事心也。僦生問曰。豈非即心即佛之謂歟。願聞其人。林子曰。比干以忠而剖死。伯夷以清而餓死。能事心也。若匹夫匹婦之經於溝瀆也。知舍身而不知事心矣。

神

大本生問心之神。林子曰。儒家謂之天君。謂之主翁。謂之太極。謂之此兒。道家謂之真人。謂之神仙。謂之千變萬化之祖。謂之此子。釋家謂之如來。謂之法身。謂之本來面目。謂之自在菩薩。謂之舍利子。謂之這箇。皆指此心之神而言也。

神室

明珪生問神室林子曰儒家謂之靈臺靈府謂之腔子謂之中謂之樂處謂之真去處謂之正位謂之黃中道家謂之蓬萊島謂之洞府謂之玄牝之門謂之中黃謂之玄關一竅謂之呼吸之所釋家謂之西方謂之淨土謂之極樂國謂之光明藏謂之佛國謂之活潑潑地皆指吾身藏神之室而言也

鼎

詔生問鼎之義林子曰鼎者身也易之所謂正位凝命者此也

塔藏

林子曰釋氏之建塔以象此心之鎮靜不移也若藏之制亦類塔能旋轉豈非以吾身小天地法輪能旋轉而不息耶此釋氏象教之義也

舍利光

或問舍利光之說林子曰舍利者心經所云舍利子者是也蓋舍譬之方寸也利子者方寸中之神也變動不居一何伶俐故謂之利子光者光明之義所謂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而佛氏又以方寸為光明藏亦此意也故定而能慧寂而能感安而能慮虛而能覺誠而能明皆舍利光之旨也

傳燈

劉昉初為丞相府卒吏至是出為左殿直歎曰為吏徒勞耳吾將脫屣塵垢之外與安期

羨門並遊乃屏居東都委巷中又徃郴州止於東山僧坊沙門道覺謂昉曰吾燃膏油於如來前二十年矣勝利當無涯昉曰異乎吾所聞脩行人以身為檠以戒行為膏油以方寸為燃器照破一切無明古有燃燈佛是也林子曰此釋氏傳燈之旨也以一燈之光傳之數千燈不息不滅而此燈之光固在焉蓋神屬火而火則以神用也

因果

戒定生問曰因果之說不足信歟林子曰以因果而修道者惑也若齊民之愚也余恐其信因果之未甚爾齊民之信因果也甚則必不敢肆然而為惡矣

僧姓

林子曰先王因生賜姓胙土命氏姓氏之來尚矣經云釋種猶云儒宗道派者是也豈必去姓而後可以奉佛哉蓋忘其本之所自出也

祝髮

德先生問祝髮之教是歟林子曰余惟以釋氏之教見性為大而祝髮毀形非以奉佛之心也

幻妄

林子曰釋氏以普度徧濟為心而謂之幻妄人世可乎若普度徧濟而有出於人世之外謂之幻妄人世則可若普度徧濟而惟在人世之中謂之幻妄人世則不可

布施

林子曰釋氏有言曰以財施者凡以法施者聖故用財布施特以擴其乍見不忍人之心耳若以此便為功德陋亦甚矣

林子曰達則大賚四海窮則與爾鄉黨皆布施之義也以此為福田利益則非矣

功德

宋明帝以故第為湘宮寺備極壯麗新安太守巢尚之罷還帝謂曰卿至湘宮寺未此是

我大功德散騎侍郎虞愿侍側曰此皆百姓賣兒貼婦錢所為佛若有知當慈悲嗟愍罪高浮屠何功德之有林子曰梁武帝問於達磨曰朕一生造寺度僧布施設齋有何功德達磨對曰陛下實無功德若宋主不過佞佛徼福與梁武帝等爾善哉六祖有言曰功德在法身中不在修福梁宋之主豈足以知此哉近有一士者親病篤叩之醫生曰非得人肉難治士者計無所出偶夜有熟睡者輒剜

其股臛者驚起大怒士者曰不幸親病欲得些肉爲藥奚以怒爲此亦宋主之功德也

齊心爲上

林子曰齊心者內齊也齊素者外齊也昔者宋文帝謂求那跋摩曰孤愧身狗國事雖欲齊戒不殺安得如法也跋摩曰帝王與匹夫所修當異帝王者但正其出言發令使人神悅和人神悅和則風雨順時風雨順時則萬物各遂其生以此持齊齊亦至矣以此不殺德亦大矣何必輟半日之飡全一禽之命帝撫几稱之曰俗迷遠理僧滯近教若公之言真所謂天下之達道可以論天人之際矣

法術

對生問曰法與術是乎林子曰論語謂之法語之言孝經謂之法言法行法服七篇謂之行法俟命由此觀之法字可盡非乎易繫辭謂之術豈多乎哉七篇謂之仁術宋儒謂之學術必貫乎天人由此觀之術字可盡非乎若後世梯劍履火誦呪書符自以爲法自以爲術而非聖人之所謂法所謂術也

符呪

罽沙門曇無讖善呪術涼主蒙遜甚重之林子曰所謂符者凡所作書皆符合吾心之妙用非如後世畫符之謂也所謂呪者凡所出口皆顯設吾心之靈機非如後世念呪之謂也

魏王詣道壇受符籙林子曰詣道壇受符籙馳志於死後之富貴亦甚惑矣以私心而慕至道真堪發一笑

雲章生問曰呪不幻歟林子曰呪也者呪也辟蜾蠃之負螟蛉者呪也故能惺其心則一點清靈照徹晃朗是之謂大明呪能存其心則真實內主萬邪莫干是之謂大神呪若後世之呪而入於幻也術矣

懺罪

宋世祖詔曇宗法師懺罪林子曰孔子曰丘

之禱久矣。夫禱實發於心。而懺顧由於人哉。六祖曰。從前所有惡業愚迷憍誑嫉妬等罪。悉皆盡懺。永不復起。此懺罪之大義也

禳請

林子曰。佛氏之教大矣。豈曰爲人禳請以希福利哉。若所謂報應之旨。謂作善降祥。不善降殃。與儒者之道又奚異也。昔者鄭火。而定公欲禳之。子產曰。不如修德。此禳請之大義也

寂滅斷滅

林子曰。寂滅之旨。與斷滅不同。所謂寂滅者。心寂然而欲自滅寂而常感。經云生滅滅已。寂滅爲樂。是也。所謂斷滅者。斷滅此心。無所復用。六祖曰。迷人空心靜坐。百無所思。是也。三樂生問曰。斷滅之與寂滅也異歟。林子曰。斷滅也者。園而坐之。如無情之木石。斷滅去也。故孟子之不動心者。寂滅也。告子之不動心者。斷滅也

在家出家

士志生問曰。在家而出家也。古有諸。林子曰。有之。維摩詰傳大士者。其人也。華嚴合論曰。佛子菩薩摩訶薩。在家宅中。與妻子俱。未嘗暫舍菩薩之心。維摩詰經曰。亦有妻子。常修梵行

州生問曰。釋氏以出家爲太歟。林子曰。不以爲大也。劉元城曰。出家者紛然非佛教之福也

道釋仕宦

維生問曰。達而禪也。豈不以禪者心歟。林子曰。心禪則境寂矣。大慧語錄曰。昔李文和都尉叅得禪時。大徹大悟。楊文公叅得禪時。身居翰苑。張無盡叅得禪時。在江南運使主堂居士曰。佛法未嘗遺世。維摩之入政治。救護一切。非入政治。則不足以大其救護也。故善財叅大梵光王。見其施仁化以美其俗。叅利生無厭足王。見其罰不善以安其善。皆普賢

大行之一。所以爲未來佛子之式者也。夫豈必曰遯世爲佛事哉

真卿學道而忠義

平原太守顔真卿。知祿山且反。因霖雨。完城浚濠。料丁壯。實倉廩。祿山以其書生易之。及祿山反。真卿以平原博平兵七千人防河津。真卿遣平原司兵李平。間道奏之。帝始聞祿山反。河北郡縣皆風靡。歎曰。二十四郡。曾無一人義士耶。及平至。大喜曰。朕不識顔真卿

作何狀。乃能如是。真卿使親客密懷購賊牒詣諸郡。由是諸郡多應者。林子曰。歐陽永叔嘗謂真卿忠義之節。皎如日月。然不免惑於神僊。載觀玄宗所嘆二十四郡曾無義士。余於是乃知真卿忠義之節。寔從學道中來爾。豈非學道之士。以心爲重。而以身爲輕。故能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如此也

鍾離得訣以破迷

鍾離權少攻文學。初仕晉爲大將。後遇東華先生。授以真訣。洞曉玄玄之道。嘗作破迷正道歌。其畧曰。有如飡松并服术。如何脫免死生根。有如忘形習定息。如何百脉盡歸根。有如呼吸想丹田。到底胎僊學不成。有如息氣爲先天。到老無成也是空。有以口鼻爲玄牝。恰似漏網去包風。有以思心爲方寸。怎得歸元見祖宗。更有積精爲鉛汞。轉與金丹事不同。有執神氣爲子母。亦隔天仙萬里程。有以開頂爲鍊養。枉施巧力謾勞神。更有縮龜并

鍊乳。正是邪門小法功。更有行氣爲火候。九載三年誤了人。鼻頭閉息服元炁。引得邪風肚裏鳴。假若識心并見性。到頭終久做陰靈。知他多少閑門戶。勞漉空動骷髏形。止念降火爲清淨。下稍終久是頑空。晝夜終行子午法。天地豈有惡時辰。孤修閉息行存想。執定舌根做赤龍。更有周天行卦象。更有認脾作黄庭。更有指腎爲造化。執定尾閭爲命根。更有還元服水火。更有採補吸婬精。更有仰天

吸日月便道地魄與天魂更有咽津爲造化斷除五味是修眞晝夜一飡爲世用身體尫羸似鬼形曲身偃仰叩玉戶抱元守一運雙睛竦肩縮項思脊骨搬運流珠想太陰更有書符并念呪破劵分環學隱形按摩吁呵六字訣瞻星禮斗受辛勤入淸吐濁爲丹本陽關緊勒火飛騰炎炎遍身通透熱呼作天眞大道根看經念讚持科籙設壇拜醮望飛騰三千六百旁門法不識狂邪盡誤人

二氏之道亦不外求

唐姚崇上疏有曰佛不在外求求之於心但發慈悲行事利益蒼生安樂卽是佛身林子曰漢武帝不知卽心卽道而入海求藥唐明皇不知卽心卽佛而造宇儌福文中子曰虛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齊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然京師之廣爲釋氏之道場也大矣宮殿之美爲道家之蓬島也華矣九重之上爲老子釋迦之尊也至矣百官之富爲道儒釋侶之衆也文矣況發慈悲卽是佛子但能逍遥卽是神仙淸心寡慾身其康彊卽是福田樂樂利利沒世不忘卽是長生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成道作佛也

三教之書難以盡信

或者以爲二氏之道誠與儒者不異而二氏之書抑或與儒者有不同歟林子曰二氏者流傳既失眞又以巳之私意揣度而億逆之玄遠其說謬悠其辭以尊其師以神其教至

於詭怪誕妄不足取信於人此則二氏之流敝也余惟於二氏之書各取數卷而數卷之中之所註釋者又多失作者之意矣獨不觀儒者之書乎六經之外皆駁雜之言非儒者之道也今將取秦漢以下百家子史謂是儒者之言而孔子之道不過如是者非也況就此六經之中禮記則多出於漢儒之附會而孟子於書之武城惟取二三策而已又況註疏之支離意見之億度不得聖人之心反悖

儒者之道者乎。故小弁非小人之詩。雲漢非無遺民之意。談道而晦道解經而失經者。天下後世何限也。如有盡心知性之徒者出焉。則於三教之書。自能心領而神會矣。蓋三教之書。而三教之聖人。都從心性中發出來。爾陸象山曰。六經者。吾心之註脚也。夫焉有心性既明。而註脚反有所不達邪。

門人林堯貞命梓

三教正宗

門人盧文輝校正

寓言

林子曰三教之書率多寓言精微玄致都在言外昔有鑿井而曰吾得一人焉或信而往觀之者有之或不信而往與之辯者有之夫聖人之道雖曰燦如日星矣然而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況其言古而邃而其意遠而微者乎故鑿井而得一人焉是亦

雲漢之遺旨也而天下後世有不往觀而往辯者抑寡矣龍江兆恩

補天寓言

女媧氏與太昊同母生而神靈太昊沒共工氏曰康回者髦身朱髮任智自神俶亂天常竊保冀方壅防百川以害天下與祝融戰不勝而怒乃頭觸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維裂女媧氏戮之因鍊五色石以補天而共工氏遂亡林子曰共工俶亂天常竊保冀方此所謂

頭觸不周山崩取譬之詞也至於天經地義爲之泯滅故曰天柱折地維裂五色石者五常之喻也鍊五色石者復五常之性也五常復則地平而天成矣故曰補天

射日寓言

初帝摯立封堯爲唐侯摯以荒淫而廢諸侯尊堯爲天子是時十日並出焦禾殺稼又有大風猰貐封豨修蛇皆爲民害堯乃使羿繳大風於青丘之澤上射十日下殺猰貐斷修

蛇於洞庭禽封豨於桑林萬民欣悅莫不向服林子曰射所以比德也堯有峻德而天變頓消如射之繳之之速也十日並出甚言陽之亢極矣故曰焦禾殺稼是恒暘而僭亢之災也

母胎寓言

佛母摩耶夫人遊毘藍園無優樹下右脇誕生太子釋迦牟尼佛九龍吐水沐浴金軀遂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曰天上天下惟吾獨尊

道門陳致虛嘗謂左手攀枝右脇降誕豈不是他離了生死岸頭九龍吐水沐浴金軀豈不是淨倮倮赤洒洒底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豈不是八字打開中有個見成公案天上天下惟吾獨尊豈不是一大事因緣人中最爲第一斯言得之矣

老聃在母胎八十一年剖左腋而生林子曰余謂老子得九九太陽之數而足故曰八十一其旨微矣後人不識其旨而以老子二字而揣逆之謂子之老至八十一歲而始生不亦妄乎若夫脩已背坼而生禹簡狄胷剖而生契其於釋迦之右脇老子之左腋也然乎非歟

佐生問剖左腋也誕歟林子曰亦寓言也以藏神之室而胎其神如在母胎然者神胎也故釋不右脇老不左腋禹不坼背契不剖胷

神遊寓言

黄帝閒居大庭之館齊心服形三月不親政

事晝寢而夢遊於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去斯齊國幾千萬里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遊而已其國無帥長自然而已其民無嗜欲自然而已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夭殤不知親已不知踈物故無愛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順故無利害都無所愛惜都無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斫撻無傷痛指擿無痟癢乘空如履實寢空若處牀雲霧不駭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滑其心山谷不躓其步神行而已林子曰凡天地間所有皆形也皆形則皆氣皆氣則皆神也故用形而不用神則物物皆戾用神而不用形則物物皆虛夫惟其虛也則雲雷之變態則皆天之神則皆我之神也山川之流峙則皆地之神則皆我之神也水火之燥濕則皆陰陽之神則皆我之神也舉天地間所有皆我之神則舉天地間所有皆我之氣舉天地間所有皆我之氣則舉天地間

所有皆我之形不知有形不知有氣不知有神境有順逆而神無順逆形有生死而神無生死遇有善惡而神無善惡時有古今而神無古今氣有虛實而神無虛實故曰神遊而已列子之寓言也

不濡不灼寓言

孔子觀於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黿鼉魚鼈之所不能遊也見一丈夫遊之以爲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並流而求之數百

步而出披髮行歌而遊於棠行孔子從而問之曰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齎俱入與汩俱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也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乎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

趙襄子率徒十萬狩於中山藉芿燔林扇赫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煙燼上下衆謂鬼物火過徐行而出若無所經涉者襄子怪而留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音聲人也問奚道而處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襄子曰而嚮之所出者石也而嚮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魏文侯聞之問子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物無所傷閡者遊金石蹈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刳心去智商未之能也文侯

曰夫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能不爲者也林子曰與齎俱入與汩偕出所謂入水不濡也隨燼上下徐行而出所謂入火不灼也然不濡不灼之旨豈非以心之金剛歷萬刼而不壞道之自然亘萬古而不渝也哉

鯤鵬寓言

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

則將徙於南溟。南溟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溟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耶。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林子曰。鵾鵬之變化於天地間者。亦猶吾身之一升一降。以樞得其環中。以應無窮也。

解牛寓言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譆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枝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良庖歲更刀。割也。

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之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馴虎寓言

周宣王之牧正。有役人梁鴦。能養野禽獸。委食於園庭之內。雖狼虎鵰鶚之類。無不柔馴者。雄雌在前。孳尾成羣。異類雜居。不相搏噬也。王慮其術終於其身。令毛丘園傳之。梁鴦曰。鴦賤役也。何術以告爾。懼王之謂隱於爾也。且一言我養虎之法。凡物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此有血氣者之性也。然喜怒豈妄發哉皆逆之所犯也。夫食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

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碎之之怒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之逆也然則吾豈敢逆之使怒哉亦不順之使喜也夫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皆不中也今吾心無順逆者也則鳥獸之視吾猶其儕也故遊吾園者不思高林曠澤寢吾庭者不願深山幽谷理使然也林子曰列子此言孰不以爲誕而不經也狼虎鵰鶚之類以擬此心之難

馴也抑豈知物之至暴者猶可以媚養而馴而人之至頑者獨不可以善養而化乎列子言多玄致余摘一二章而例論之以與世人習其辭而不能逆其志者道也

木雞寓言

紀渻子爲王養鬭雞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虛憍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林子曰大學所謂止至善而定而靜而安不謂之木雞之德全乎故能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而孟子之所謂大丈夫者其德全矣

屠龍寓言

朱泙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林子曰技成而無所用者豈非所謂道大而無所容耶

獮猴寓言

終南山有一僧住庵習定一日僧失伽梨乃遍尋覔則一獮猴披在嵓間宴坐林子曰心本靜也而世人謂之心猿者何也蓋心之憧憧往來如猿猴之性輕狂不定故也後世不識寓言之微而謂獮猴能習定也惑矣

象罔寓言

黄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

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或問黃帝非易所稱垂衣裳者林子曰此言黃帝亦寓言也黃者中也土之正色也吾身之土中也帝者主也以主此土中也赤也者火也心之火也火中之水者日中之月也故曰赤水玄珠也者卽孟子之所謂幾希也聰明睿智皆由此出而千變萬化抑何玄也而黃中之土乃老氏之所謂玄牝者是也故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惟其遊於赤水故其遺

此玄珠玄珠旣遺縱有智力不能索也故曰乃使象罔象罔者無相也珠以玄名何有於相旣不有相又安可以智力而索之耶至於赤水南也而曰北還歸北也而曰南者倒顛之義也

壺公寓言

費長房初爲市椽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頭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惟長房於樓上覩之異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長房之意其神也謂之曰子明日可更來長房旦日復詣翁翁乃與俱入壺中林子曰身譬之壺也吾身之壺亦有日月星辰之照臨亦有山嶽河海之流峙亦有飛走動植之生生化化在天地之內而非內超天地之外而非外前乎千萬世而非往後乎千萬世而非來何者非形形皆我有何者非氣氣皆我用何者非神神皆我靈故曰何物高於天生天者是何物厚於地育地者是何物寬於虛空運虛

空者是此壺公之義也

何處非佛寓言

昔者城東有一老母與佛同生而不欲見佛每見佛來卽便廻避雖然如此回顧東西總皆是佛遂以手掩面於十指掌中亦總是佛林子曰豈非孔子所謂在前在後中庸道不可離之意耶

芥子須彌寓言

江州刺史李渤問歸宗智常禪師曰教中所

言須彌納芥子。潡卽不疑。芥子納須彌。莫是妄談否。智常曰。人傳使君讀萬卷書籍。還是否。潡曰。然。智常曰。摩頂放踵。如椰子大。萬卷書。向何處著。潡俛首而已。林子曰。釋氏所謂盡大地。撮來如粟米大。邵康節收天下春。歸之肺腑者是也。所謂山河大地。皆吾法身之妙用。孟子塞乎天地之間者是也

雷起甚處寓言

堯峯顥暹禪師聞雷聲。示衆曰。還聞雷聲麼。還知起處麼。若知起處。便知身命落處。林子曰。昔者邵堯夫問於程伊川曰。雷起甚處。蓋欲示之以根本之學。一陽之義也。伊川不悟。而曰起處起。惜哉

愛蓮寓言

愛蓮說畧曰。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翫者焉。林子曰。周子愛蓮之本旨。以喻心也。子華子曰。心之精爲火。其色赤。其狀如覆蓮。故釋氏之所以有取於蓮者。以心之不染塵故也。

桃源寓言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爲生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爲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爲外人道也。及

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就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親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林子曰捕魚爲業者謂心之活潑如魚之悠然自得也山有小口從口入初極狹謂方寸之地狹也口者方寸之象也豁然開朗土地平曠等語謂心之無量廣大也避秦時亂來此絕境謂離俗之糾紛適吾之閒曠也遂與外人間

隔是心遠之義也不足爲外人道難與俗人言也尋向所誌迷不復得路心不清淨故也後遂無問津者謂心學之不明於天下後世也

積珍沒海寓言

明豐生問曰古之人不以物累其心也故以積珍而沒之海有諸乎林子曰珍沒於海者心藏之淵也夫物豈能累心而心則累於物爾太玄曰心藏於淵美厥靈根所謂積珍而沒之海也

珍寶莊嚴寓言

林子曰玻瓈赤珠硨磲玳瑁而嚴飾之者非外也萬物備於我矣故索於外而嚴飾之者世間之珍也索於內而嚴飾之者心上之寶也

草木俱去寓言

釋惟岳嘗有言曰只如舍衛國王欲往靈山見佛勅諸臣僚山河大地草木叢林並須同

去見佛若一草一木不去吾則不得見佛林子曰佛說非身是名大身故山河大地即我我即山河大地豈非所謂佛身充滿於法界而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耶不曰充塞兩間焉已也須到得包羅天地於無外然後方可言見性成佛蓋大無不容小無不入佛性然也故曰若一草一木不去不得見佛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門人盧文輝校正

持齋辯惑 并小引

持齋以持心可也。不知持心，且不可以為人，而曰能作佛者未也。若也能知所以持心矣，縱曰不能作佛，是亦不可以為人乎。

作持齋辯惑

心齋為貴

或問林子不持齋者何也。林子曰：余惟以心齋為貴爾。余惟以釋氏經律雖嚴，猶許人食三種淨肉，鹿肉一，猪肉一，其一則余忘之矣。若彌勒佛，釋氏之卓然者，嘗飲酒食猪頭肉。至六祖，乃以菜寄煮肉鍋，而曰但喫肉邊菜。彼盖貧而守網，而肉食亦非其所能具也。朱橘道人既得了心見性之大，遂却葷肉食，一無所忌。記曰：無故伐一樹，殺一禽，非時非孝也。殷湯解三面之網，而孔子則釣之不綱。孟子曰：君子遠庖廚。今合三教而並論之，不殺物者仁也，不殺養者義也，豈曰籃中之魚，杌上之肉，可以義而食之。至於雞鵝鴨猪羊之屬，釋氏所謂必定殺者，而祭祀賓客，其可廢乎。但惟用之以禮而已。

學佛細行

釋氏有言曰：人人有箇真齋戒，口喫齋素假齋戒。真齋時時要齋心，真戒刻刻是性戒。仙佛都向性中求，口食緣何准齋戒。身心性命不知修，錯認喫菜為齋戒。亦可謂能明齋戒之大義矣。然而何以謂之齋也？古人有言曰：湛然純一之謂齋。又何以謂之戒也？古人有言曰：肅然警惕之謂戒。故曰持齋念經，乃學佛之細行；明心見性，實佛祖之的傳。

日持不迂齋

余嘗酌古諸齋日，令諸生持之，名曰不迂齋。每日一齋，以早為期。早或召燕，至午乃齋；午又召燕，至晚乃齋。肉邊之菜，亦無所礙。凡我諸生，須當反而思之，我之所以日持不迂齋

者折何所為以為道也又當記憶我修道以仁之工夫真有不可終食而或違也日不迂齊日不違仁而用力之久則庶幾乎內而能主於直內之敬外而不忘乎方外之義而儒之聖學道之玄學釋之禪學豈其有外於我之敬義也哉故曰敬義立則德不孤直內方外謂非真齊戒而何夫既不食肉則有似於齊而肉邊之菜則有似於非齊非齊而齊齊而非齊亦以稍見余之教固有不在於齊者

記憶為仁是又齊心之或一道也

大人事備

或問記憶為仁以修道也而又將何以記憶之林子曰孔子所謂修道以仁者乃安土敦仁安仁居仁之旨而宋儒所謂心在腔子裏者是也而記憶之旨須當記憶我是學道人也我既學道而我之心其可少違乎仁也哉我之事其可少叛乎義也哉違仁叛義而謂之道人不可也如此記憶以居仁如此記憶以由義而大人之事備矣

林子曰早而齊也須當記憶我之心果不違仁乎否也我之事果不叛義乎否也早或召燕而未之齊也亦當記憶我之心果不違仁乎否也我之事果不叛義乎否也而午而晚亦復如是

心齊心戒是真齊戒

林子曰口齊而心齊可也口齊而心不齊不可也口戒而心戒可也口戒而心不戒不可

也心既不齊心豈能湛心既不戒心豈能肅不湛不肅必不清淨口齊口戒竟亦奚為若將以此而欲造福與雖以造福實以徼福造福徼福豈非其惑之甚耶若將以此而欲求佛與雖以求佛實以離佛求佛離佛豈非其惑之甚耶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門人盧文輝校正

念經辯惑 并小引

林子曰。人人有釋老。人人有真經。真經之不知。誦經有奚益。余嘗聞經師之教人以經也。曰經要勤誦勤誦。既久。自有仙佛。應來度汝。而誦經之徒。心既惑矣。既領師命。口不輟聲。旦則忘餐。夜則忘寢。如此勞苦。心火必旺。心火既旺。兩眼自昏。而經師復從而語之曰。汝知仙佛之來度汝邪。汝之心豈不之覺。汝之眼豈不之見。於是誦經之徒。自以為迷也。而必強以覺之。以異仙佛之我見也。心既惑矣。而眼又昏。似若有鬼現形。而所覺所見則皆是仙也。則皆是佛也。且顛且狂。如醉如夢。常言我得無上道。常言我證無上乘。我能白日而飛昇。我能永斷於生死。我能呼風喚雨。我能役鬼使神。夫經有何過。而誦經之敝。一至於此。此誦經之可非也。作念經辯惑

妙義不在文字

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若也不能明心見性。不知念佛念心。而朝誦金剛。暮誦圓覺。如此求佛。抑既勤矣。而曰可以證佛果者。余弗能知之矣。甚而至於日夜朗誦華嚴八十一卷。一字一拜。槩百有九萬餘拜。一日千拜。槩千有九十餘日。如此求佛。抑既勞矣。而曰可以證佛果者。余弗能知之矣。

六祖曰。佛之妙義。非關文字。心行而口念可也。口念而心不行。如幻如化。如露如電。豈其不為法華所轉。而與義作讎家邪。然則念之一字非與。林子曰。六祖曰念念自淨其心。自修自行。見自己法身。見自身佛。以此為念何可非也。特以其念經而為經所轉者之可非也。釋氏有言曰。念佛一聲。漱口三日。聞禪一句。洗耳三次。豈不以佛本覺性。而念佛求佛。何以能佛。禪外離相。而聞禪求禪。何以能禪。

正法不落知見

或問五解脫知見否。而曰。即須廣學多聞者。非與林子曰。汝以汝之自心。果無所攀緣於善惡與若果能無所攀緣善惡。而廣學多聞可也。若或有所攀緣善惡。而廣學多聞不可也。又問既解脫矣。而又曰知見者。何也。豈其解脫性中無此知見。而必廣學多聞。然後能證佛之知見耶。林子曰。夫既解脫。當思度人。既思度人。當明佛法有宗有教。缺一不可。若也。不能戒。不能定。不能慧。不能解脫。而即以知見為事者。乾慧之徒也。昔者阿難亦嘗廣學多聞矣。竟為摩登伽女所攝。至釋迦已證涅槃。後又從迦葉為弟子。復以廣學多聞而為迦葉所擯出。然阿難乃西天之第二祖也。迷於多聞至於如此。若不知所以自悟自懺是亦後世乾慧者流也。則又安能得付正法而成佛果耶。而學佛多聞之徒。可不知所以自悟自懺。而卒流於乾慧之趨也噫

能歇衆生之狂

昔者僧法達之所蘊習者。念法華經。已及千部。乃其心中之一物也。故其有我慢幢。禮不投地。空誦循聲。以自開衆生之知見。已爾。抑豈知從刼至刼。手不釋卷。從晝至夜。無不念時之微旨乎。後蒙六祖啓發踊躍歡喜。而曹溪一句亡之偈可謂能自歇其衆生之狂矣。

佛在我心之經

胡生博極佛書。而以佛之經。乃佛之所以作佛及佛之所以教人也。來從林子受業。既易歲矣。而問於林子曰。先生何為不讀書。林子曰。余之習懶。既已成癖矣。而佛之書。豈非孟子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哉。然余又有說焉。試以問汝。汝以為古先諸佛。皆從文字中來。而佛之妙義。果有關於文字乎否也。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而汝必欲求佛之意於其言。求佛之言於其書者。何與。故佛縱無書也。而言外別傳。可得而知者。以吾心之有釋迦

在也佛縱無言也而意外別旨可得而悟者
以吾心之有釋迦在也若必以書而求佛之
言而佛之言其可得而知乎以言而求佛之
意而佛之意其可得而悟乎然天下一佛無
二佛而十方三世一切佛恒河沙數無盡佛
亦皆在於我之心之經矣若能明此意雖不
念經而謂之手不釋卷能持真經可也若不
明此意是雖朝也金剛暮也圓覺日夜華嚴
禮拜不休勤誦循聲徒自勞苦而曰紙上陳
辭可堪作佛者則惑之甚矣

門人盧文輝校正

吳大烈
周　虎　命梓

心本虛篇

或問聖人貴虛歟林子曰然程子曰虛者道之祖天地從虛中來故天地以虛爲德聖人亦以虛爲德又問聖人豈其盡天地萬物而虛之孑然一身獨立於人世之間邪林子曰此世俗之謬談而非聖人之所謂虛也聖人之所謂虛者虛其心也又況心本虛焉而聖人惟復其本體之虛之自然爾虛心以應世故可以富貴可以貧賤可以患難可以夷狄境不礙心心不礙境故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豈其孑然獨立而盡天地萬物而虛之者虛也

林子曰心惟其虛也故能應物而不凝滯於物物之當仁也則仁卽此而在物之當義也則義卽此而在倏忽而仁倏忽而義蓋有益行不悖而不自知矣故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若墨子之心則倚於仁矣而應物則有仁之迹楊子之心則倚於義矣而應物則有義之迹孔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廓然大公物來順應豈其心之有所倚於仁有所倚於義耶故無物則虛虛則無所倚無所倚則無迹

林子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心之本虛也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應物無迹也當喜而喜當怒而怒當哀而哀當樂而樂喜怒哀樂從何而發而天地以位萬物以育豈非聖人虛而無我故其功用則有若是其大歟若大學所謂有所者有我而不虛也宋儒有言曰人性上不容添一物物則失其性而不虛矣此大學之所以貴格物也又曰心虛然後一天下之動惟虛故靈靈則感應而無不遂通矣惟虛故明明則觸物而無不畢照矣故有我則有所有所則有物有物則有迹有我有所

豈其能虛物而不虛豈其無迹
林子曰心猶鏡也虛而明者本體也鏡中所照之物物之影也影有去來若執去來之影以爲鏡者妄也然此心大而無外者太虛也心惟其太虛也故能範圍天地而與太虛同體矣余心鏡指迷篇謂鏡一物也其厚不能分而其徑又不能寸中之所涵何其廣且遠也況心則非銅非物無方無所者乎故曰萬物皆備於我我也者心也心今本虛本無內

外也
林子曰去來之影鏡之照鏡之用也知鏡則知心矣或問何者爲心之用林子曰鏡之照即心之知也照乃鏡之用而知乃心之用也又問知固心之用矣而曰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也此言非歟林子曰心之知目之視耳之聽手之持足之行一也視聽持行豈非耳目手足之用乎曰然然則謂視聽持行之用爲耳目手足之本體也可乎曰不可夫

視聽持行既不可爲耳目手足之本體矣而謂心之知以爲心之本體也可乎余因之而例言之而子其試聽之子其曰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而子不以爲可乎余今亦曰聽是耳之本體耳自然會聽視是目之本體目自然會視持是手之本體手自然會持行是足之本體足自然會行而子亦以爲可乎夫知既不爲心之本體矣豈不曰無知也乃心之本體歟無知則似入於禪林子曰若文

王之不識不知孔子之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豈其禪耶
論語曰空空如也宋儒釋之有曰空空者孔子也有曰空空者鄙夫也或問二說未知孰勝林子曰孔子空空也鄙夫空空也空空者本體也孔子鄙夫一也但孔子能復其空空之本體而鄙夫則失其空空之本體矣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心之竅則能知猶口之竅則能言也赤子之無知未

能言焉者也大人之無知無不知能言焉者也然則鄙夫其赤子歟林子曰赤子之心未嘗亡也但鄙夫之無知猶人之患啞瘂尚未啓一赤子也至於變幻譎詐不復有純一之心者而人每以鄙夫目之雖其有知豈若無知余嘗有言曰鄙夫者二有有知者有無知者故鄙夫之無知也雖曰非大人之達矣而質任不欺殆孔子之所謂空空焉者是也若鄙夫之有知也而變怪叵測殆孔子之所謂無所不至焉者是也

或問孔子之空空是亦天之太空是亦天歟林子曰然然則鄙夫之空空是亦孔子是亦天歟林子曰然但鄙夫每自鑿其空空焉故不孔子不能天也若見父即能孝鄙夫與孔子有異乎曰不異也見君即能忠鄙夫與孔子有異乎曰不異也見孺子入井即有怵惕惻隱之心鄙夫與孔子有異乎曰不異也此其虛心以應世而孔子之天則固在也至於不能忠不能孝不能仁而曰鄙夫者何也此蓋失其本虛之心而鑿其天者然也

或曰莊生以虛爲達固儒門所不道也豈孔子之心亦貴虛歟林子曰世俗之人心不能虛而以莊生爲藉口者然也若孔子之心不虛豈其能時豈其無可無不可邪若伯夷虞仲夷逸朱張與夫荷蕢丈人沮溺者流不曰世之稱賢哉但其有所可於心有所不可於心故不能時不能虛也張子厚曰由太虛有

天之名故天不虛則無以造物聖人不虛則無以同天且天之生人也有耳有目有口有鼻故自其統同者言之則耳目口鼻異形之中而未有異也設有異焉則不可謂之一本難以統同自其辨異者言之則耳目口鼻同體之中而未有同也設有同焉則不可謂之萬殊難以辨異一本而萬殊統同而辨異此天地之太虛故能生生化化而無迹也若以虛爲儒門所不道矣則天之太虛也亦皆爲

儒門所不道歟

或曰世俗之人以莊生爲藉口者何也林子曰世俗之人豈特事君之際孔子所謂患得患失無所不至焉巳哉卽其一位之卑一祿之微一名之細一利之小則凡可以竊卑位盜微祿覬細名獲小利者何不爲也或曰莊生是歟林子曰余不知其是也亦不知其不是也但其達也而祿位名利則不足以入其心矣

林子曰虛之用大矣堯舜虛其心以處於父子之際故可以禪受不然則不仁湯武虛其心以處於君臣之際故可以放伐不然則不義周公虛其心以處於兄弟之際故可以東征不然則不悌

林子曰心惟其虛也故能而敬而信以宰宇內心惟其虛也故能立德立言以教萬世心惟其虛也故能合德於天地合明於日月合序於四時合吉凶於鬼神心惟其虛也故能盡巳之性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參天地贊化育

林子曰心惟其虛也可以語而足以興也可以默而足以容也心惟其虛也可以出而不爲通也可以處而不爲高也

吳有詞客携生平所撰詩若文十數卷入閩造林子而問曰聖人果可學歟林子曰可然聖人之心能通達萬變矣抑豈後世之人之所能企而及哉林子曰聖人之心與我不殊

也心惟神明不測故能變化無方今卽子生平所撰詩若文而觀之則子之心殆亦能通達萬變而聖人矣吳人瞿然異之曰豈其然哉林子曰子而詩焉能三百篇能漢能魏能六朝能唐能宋能元子而文焉能典謨能訓誥能紀世家傳能序能記能頌能箴又且能抑能揚能縱能橫能翕能張能短能長能製廟廊黼冕之語能裁山澤枯槁之言能練釋氏空寂之句能爛霞侶翩逍之章若子者亦

可謂通達於詩若文矣此其本虛之心故能
變化有如此者況以子之才而志於聖人之
學焉則未有不聖人也而通達萬變不於子
之詩若文也可槩見乎
或問心本虛矣豈不先虛其心以爲從入之
門邪林子曰夫心本虛矣而聖人之心又以
虛爲大矣若所從入之門則先自存心焉始
故六十耳順七十不踰矩非以其十五志學
三十而立以爲從入之門邪大而能化聖不

可知又非以其可欲之善有諸巳之信以爲
從入之門邪故曰下學而上達子夏曰日知
其所亡（音忘）亡則操而存之矣孟子曰君子之
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又曰所存者神
若楊簡學於陸子靜者而非孟子則曰聖人
之學不貴存豈不遺厥下學所從入之門邪
故謂下學所以上達則可謂下學即是上達
則不可余故曰下學乃上達之基而存心寔
虛心之本自邇自卑成章而達而進德之序

不可亂也如此論語曰君子敬而無失又曰
修巳以敬敬也者心之主乎中也豈非所謂
心在腔子裏求其放心而存心邪宋儒有言
曰心有主則能不動又曰有主則虛虛則邪
不能入無主則實實則邪能入之世之儒者
不知主敬而爲位祿名利所入猶然自以爲
得者何與不惟仲尼之門所不道而亦且羞
稱於莊生者流矣豈不哀哉
時有儒名而禪學者造林子而問曰孔門敎

人果有法歟林子曰然抑孔門教人之法果
以存心爲先歟林子曰然夫孔門教人之法
既先存心矣而釋氏之教則異於是焉七處
徵心皆云是妄又焉用法而先存心邪林子
曰釋氏之教余未之學也然余嘗聞其槩矣
亦有心法亦先存心金剛經曰法尚應捨何
況非法則是釋氏亦有其法矣又曰一切聖
賢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夫曰無爲法者無
爲爲之之不鑿也遺教經曰心之可畏甚於

毒蛇惡獸怨賊大火越逸未足喻也然能無制之之法邪又曰當急挫之無令放逸縱此心者喪人善事制之一處無事不辦又非所謂心在腔子裡而存心邪由是觀之則儒釋之道似亦有同焉而子必欲逃儒以歸釋也何歟

林子曰世之學孔子而非孔子之道者二或迷於物而不知所謂敬以存心者有之或荒於虛而不省所謂敬以存心者有之此孔子

之道之所以不著也噫或曰夫荒於虛也豈不流之而入於禪者非也若夫既學孔子之學矣而又迷於物也何哉林子曰余之所謂物者殆非可邇可殖之物而迷之以溺其心也昔宋謝顯道嘗録古人善行別作一冊程明道見之謂其玩物喪志又嘗對明道舉史書成篇不遺一字明道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矣明道之所謂物者乃余之所謂物也夫以記誦博識而爲玩物喪志者何

也鄭轂曰心中不宜容絲髮事然則程伊川所謂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也亦非與林子曰此願不及家兄處也

夫既曰存心矣而又曰虛心者何也豈非有以存之而致其虛邪林子曰此心本虛也雖曰無待於致矣若不有以存之而能致其虛者非也若必有以存之而能致其虛者亦非也蓋心一太虛也太虛一心也不貳不息之真也無聲無臭之至也何思何慮之本體也

其曰存心者心可得而存乎其曰致虛者虛可得而致乎余故曰有存便是妄有致卽不虛又曰放之則不存任之豈能虛

林子曰盈天地間皆物也皆物則皆道也皆道則皆太虛也○皆太虛則皆我之心也若雲而爛焉雨而潤焉山而青焉水而流焉鳥而飛焉魚而泳焉草而花焉木而植焉莫非物也莫非道也莫不混淪變化於此心太虛之中矣然天地則有內有外有先有後而此

心則徹內徹外徹先徹後感而遂通用之無盡是雖欲窮其用之所從来也殆不可得而擬議而致思者天地有壞而此心不壞者心本虛也心本虛者真心也故曰太虛同體太虛其有壞乎太虛不壞此心其有壞乎惟此心也天得之以為天之心也地得之以為地之心也人得之以為人之心也聖人之所以參兩三才而與天地同用者此心本虛也則亦誰得而測識之若不識此心而別求所謂心者則皆妄心也然妄心本無也妄心既無真心自見余嘗以此心語人而人未有不驚且駭者然此心不傳久矣而子其孰授之林子曰得之太虛

時有遊於方之外而自號為玄玄子者造林子問心林子既與之言矣而玄玄子則曰此心何其大歟若以此心烹煉而製煉之能長生乎否也林子曰否能冲舉乎否也林子曰否能拔宅而上昇乎否也林子曰否凡此皆

寓言也世豈真有長生冲舉與夫拔宅上昇也哉借言有之殆不過為一身一家之謀爾而非聖人之大也曰敢問聖人之大林子曰大莫大於太虛而聖人之心則以虛為大焉是故長生不足大也而以長生貳其心者心不能虛矣冲舉不足大也而以冲舉貳其心者心不能虛矣拔宅不足大也而以拔宅貳其心者心不能虛矣且子之學老氏之教也而子獨不聞老氏之言乎道德經曰先天地生巍巍尊高而後人釋之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豈不以心為萬象之主無形而太虛邪今聆子之言也是亦可謂高明之士矣顧乃惑於迂怪之談而長生而冲舉而拔宅也何歟而子又不聞存心致虛之言乎曰然則孔子之心亦虛歟林子曰然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孔子之心不其虛乎若有所忿懥有所恐懼有所好樂有所憂患卽是心不在焉而心不能虛矣此

學者之所以貴存心以致虛也。

林子每曰虛者，皆曰心之虛也。或問曰：我與天地萬物也，其可得而虛乎？其不可得而虛乎？林子曰：不知也。縱或知之，又安得而言之？又問。林子曰：我其可得而虛乎？我其不可得而虛乎？不可得而知也。不可得而知，則亦不可得而言也。天地萬物其可得而虛乎？天地萬物其不可得而虛乎？不可得而知也。不可得而知，則亦不可得而言也。要之，惟其心之

虛焉盡之矣。故以我言之，心虛則我虛矣。我惟其虛也，誰非我者，而天地萬物亦莫非我也。以天地萬物言之，心虛則天地萬物虛矣。天地萬物惟其虛也，誰非天地萬物者，而我亦莫非天地萬物也。誰非我者？誰非不我者？誰非天地萬物者？誰非不天地萬物者？謂我非我者，非也；謂我非不我者，非也；謂我非天地萬物者，非也；謂我非不天地萬物者，非也。我也者，我也，我天地萬物也。天地萬物也者

天地萬物也，天地萬物我也。誰得而我之？誰得而非我之？誰得而天地萬物之？誰得而非天地萬物之？故我無非我也，無非天地萬物也；天地萬物無非天地萬物也，無非我也。有我即不虛，即非我，即非天地萬物也。有天地萬物即不虛，即非天地萬物，即非我也。天地萬物其我乎？我其天地萬物乎？無不虛者，無非不虛者。不虛則我自我也，天地萬物亦自天地萬物也。虛則我不自我，而天地萬物也；

天地萬物不自天地萬物，而我也。若曰我即天地萬物，則是知有我也，知有我則尚有我也。若曰天地萬物即我，則是知有天地萬物也，知有天地萬物則尚有天地萬物也。尚有我也，尚有天地萬物也，而我與天地萬物為非一矣。然則我與天地萬物也，為一乎？為非一乎？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言。要之，惟其心之虛焉盡之矣。若滯於心以求心焉，則非聖人之所謂心，而莫非虛也。若滯於虛以求虛

焉。則非聖人之所謂虛。而莫非心也。若滯於我以求我焉。則非聖人之所謂我。而天地萬物皆我也。若滯於天地萬物以求天地萬物焉。則非聖人之所謂天地萬物。而我皆天地萬物也。故我與天地萬物皆備於虛矣。皆備於虛。則皆備於心矣。而欲致其心之虛。以虛我也。以虛天地萬物也。又惟於其誠焉盡之矣。然誠也者。天之道也。寂然不動者誠也。而强恕而行。又非其所從入之門乎

或問誠豈能虛邪。林子曰。心本虛也。心本寂然不動而誠也。動則妄矣。即不能虛。故外而動於聲色臭味者妄也。內而動於意必固我者妄也。周子曰。無妄之謂誠。而誠也者其心之所由以虛乎。故寂然不動者誠也。誠即虛也。而非謂寂然不動之外。而復有所謂誠所謂虛也。然而妄心可得而滅乎。林子曰。妄本無妄也。夫亦復其無妄之本體爾矣。而又奚待於滅邪。故滅之而動其心焉。是亦妄也。又

問其所以復之。林子曰。滅之既無所於滅矣。而復之又豈有所於復哉

夫既曰妄而滅之。無妄而復之。而又曰滅之無所於滅。復之無所於復者何也。林子曰。子其反觀子之心矣。心之本體。其妄邪。其無妄邪。無妄則無所於滅而滅之者非也。無無妄。則無所於復而復之者非也。滅之者非也。而曰滅者。其有得而滅邪。其無得而滅邪。復之者非也。而曰復者。其有得而復邪。其無得而

復邪。其曰有得而滅者。而所滅也果何妄邪。其曰無得而滅者。又何其無妄之可滅邪。其曰有得而復者。而所復也果何無妄邪。其曰無得而復者。又何其無無妄之可復邪。故本無妄也。本無妄之可滅也。本無無妄也。本無無妄之可復也。蓋心之本體。本如是。其虛矣。豈其妄也而有妄之可滅邪。豈其無妄也而有無妄之可復邪

林子曰。心其有妄邪。心之有所於[illegible]。而憧憧

往来者其妄心乎心其有無妄邪心之無所
於感而寂然不動者其無妄心乎由是觀之
動心之謂妄動而妄者妄心也不動不妄妄
復無妄者無妄心也要之聖人之心惟其虛
矣故聖人之心惟其虛也而心且忘矣況其
心之妄心之無妄也得而知乎妄不知也無
妄不知也又況其妄而滅之無妄而復之得
而知乎妄而滅之無妄而復之固不知也而
其心之虛也亦不知之乎殊不知虛也者虛

也心之虛也心存於虛心即不虛心既不虛
何以能聖然而未至於聖人者則又知之何
故不知其心之有定在也而不有以存之不
可也不知其心之無定在也而不有以虛之
不可也不知其心之妄也而不有以滅之不
可也不知其心之本無妄也而不有以復之
不可也故善教者其藉此以為教人之法乎
善學者其藉此以為所從入之門乎
或曰心之有定在也豈非所謂制之一處心

在腔子裡而心存邪若夫心之無定在也則
吾不能知之矣敢問林子曰五臟之心猶五
行之火也石其有火乎而擊之而火者真火
之蘊於其中矣人其有心乎而觸之而心者
真心之蘊於其中矣故色之觸乎其目也而
心即在目而能見矣聲之觸乎其耳也而心
即在耳而能聞矣余因是而推之心本虛者
真心也不有以觸之則已苟即其身而徧觸
之則皆身也則皆心也心其有定在乎火本

無者真火也不有以擊之則已苟即其石而
歷擊之則皆石也則皆火也火其有定在乎
夫觀火則知心矣而心則若是其無定在歟
林子曰豈惟是哉諸凡天之所以為天地之
所以為地人之所以為人物之所以為物而
覆幬而持載而生生化化莫非我之心也而
心則固若是其大矣豈特石而擊之則皆火
身而觸之則皆心焉已哉程明道曰此道與
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

陳白沙曰此理干涉至大無內外無終始無一處不至無一息不運會此則天地我立萬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

或問徧觸之則皆心者何也林子曰人其有心邪其無心邪若言有心也而心則何其虛焉而未嘗心邪若言無心也則不特循其身而觸之無一處而非心也又且渾其身而並觸之則並皆心也豈其心也有在此而不在彼邪此心之所以無定在而以神用焉者也

若火則亦有然者矣石其有火邪其無火邪若言有火也而石則何其冷焉而未嘗火邪若言無火也則不特循其石而擊之無一處而非火也又且渾其石而並擊之則並皆火也豈其火也有在此而不在彼邪此火之所以無定在而亦以神用焉者也

或問而覆幬而持載而生生化化而莫非我之心者何也林子曰道無內外故心無內外也夫心無內也而非無內也無內而無非內也今試以其內言之天我也內也而天之所以覆幬者莫非我也莫非內也地我也內也而地之所以持載者莫非我也莫非內也人我也內也物我也內也而人與物之所以生生化化者莫非我也莫非內也夫心無外也而非無外也無外而無非外也今試以其外言之天我也外也而天之所以覆幬者莫非我也莫非外也地我也外也而地之所以持載者莫非我也莫非外也人我也外也物我

也外也而人與物之所以生生化化者莫非我也莫非外也若必曰內也道其有內乎心其有內乎若必曰外也道其有外乎心其有外乎故道也者心也心也者道也太虛而已矣太虛其有內乎其有外乎或曰心無內外矣昔聞有是言而不知其義也而子又曰天地人物非內非外豈不令人驚愕駭聽而心固有若是其大歟林子曰聖人之心如止水矣而天光雲影相爲徘徊然所謂天光雲影

者其在止水之内乎其在止水之外乎知水則知心矣而其心之虛明也水云乎哉

陳白沙曰得此欛柄入手更有何事往古来今四方上下都一齊穿紐一齊收拾隨時隨處無不是這箇充塞色色信他本来何用爾脚劳手攘乎林子嘗誦斯言矣或問何者謂之欛柄而又曰更有何事者何也林子曰色色信他本來則亦何事之有矣白沙又曰宇宙内更有何事天自信天地自信地吾自信

吾自動自靜自闔自闢自卷自舒感於此應於彼發乎邇見乎遠林子又嘗誦斯言矣或問宇宙之内似乎與我若不相關矣而曰宇宙内更有何事者豈其有所塞乎宇宙之内邪林子曰宇宙即我我即宇宙而豈有二邪故宇宙之内莫非虛也而莫非我之虛也莫非神也而莫非我之神也莫非化也而莫非我之化也虛而能神矣神而能化矣而其動也靜也闔也闢也卷也舒也其有動有靜有闔有闢有卷有舒乎其無動無靜無闔無闢無卷無舒乎其無不動無不靜無不闔無不闢無不卷無不舒乎其非無不動非無不靜非無不闔非無不闢非無不卷非無不舒乎此感而彼應也發邇而見遠也天自信天地自信地吾自信吾則亦自動自靜自闔自闢自卷自舒而有不自知者矣然則何以謂之信也林子曰天之所以爲天也信其本來之自然矣而不自知其爲之者地之所以爲地

也信其本來之自然矣而不自知其爲之者吾之所以爲吾也信其本來之自然矣而不自知其爲之者

白沙曰神理爲天地萬物主本長在不滅林子曰天惟有此神理而天之所以爲天也地惟有此神理而地之所以爲地也人惟有此神理而人之所以爲人也物惟有此神理而物之所以爲物也夫天地且有壞矣而况人乎而况物乎其曰長在不滅者何也林子曰

天氣也氣則有時而滅矣而其神理也得而滅乎地形也形則有時而滅矣而其神理也得而滅乎而人而物亦復如是豈其神理也與形俱滅與氣俱滅而與天地異邪

林子曰聖人之心虛矣虛之而神神固不可得而言也聖人之心神矣神之而化化亦不可得而言也然而未至於聖人者豈其能化昔人有言曰守之也非化之也夫化不可得而言矣然而何以謂之守也守也者守之也

故無適之謂一一以守之者守也主一之謂敬敬以守之者守也存之養之省之察之而動靜一於敬者力行以體之守之之仁也孔子曰仁能守之守之而後能得也得則不復失矣得之而後能化也化則不復守矣明道曰既得後便須放開不然却只是守故守之而至於能化也不謂之聖人乎大而化之聖不可知易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而程子則謂之着力不得楊氏又謂之非力行所及矣

林子曰聖人之學非徒爲其心爲其身焉已也故格致誠正止於至善矣推之而至於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皆其分內事也又非徒爲其家爲其國爲其天下焉已也故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矣致之以位天地以育萬物凡有血氣莫不尊親者亦皆其分內事也夫凡有血氣皆無知也又安能尊聖人以爲君而親聖人以爲父邪抑豈知聖人達而在上而

堯舜也則太和元氣流行於宇宙間矣而凡有血氣者其能有外於宇宙者乎不能外於宇宙矣其能有外於聖人太和元氣之中者乎聖人窮而在下而仲尼也則浩然之氣充塞於天地間矣而凡有血氣者其能有外於天地者乎不能外於天地矣其能有外於聖人浩然之氣之中者乎夫凡有血氣固無知也固不能尊聖人以爲君親聖人以爲父也殊不知君也者長之也父也者生之也而曰

生長於聖人之氣之中者。乃卽所以尊聖人
以爲君親聖人以爲父。而生而長之者矣。
夫氣一也。旣曰。太和元氣。而謂之達矣。而又
曰。浩然之氣。而謂之窮矣。豈其窮達異也。而
氣亦有異歟。林子曰。不異也。特以堯舜之事。
孟子之書。而以窮達別而言之爾。而非有異
也。然氣固不異矣。而窮達有不異乎。林子曰。
窮達之所異者。事業之迹爾。至於太虛同體
而是氣之盛大流行。則未有異焉者也。故以

太和元氣而言仲尼可也。以浩然之氣而言
堯舜可也。然是氣也。旣無終始豈有古今。旣
無古今。豈有窮達。故達而得是氣也。天地以
位。萬物以育。凡有血氣。莫不尊親。而未始有
異於窮也。窮而得是氣也。天地以位萬物以
育。凡有血氣。莫不尊親。而未始有異於達也。
要之事業之迹。而聖人之見乎外者如此。殆
非聖人之所謂大也。聖人之所謂大者。太虛
也。聖人之太虛其可得而見乎。太虛不可得

而見矣。而太和元氣之流行也。其可得而見
乎。浩然之氣之充塞也。其可得而見乎。而人
之見聖人者。見其萬物以育。而生而長矣。卽
此便謂之莫不尊親也。卽此便謂之天地以
位也。卽此便謂之太和元氣流行於宇宙間
也。卽此便謂之浩然之氣充塞於天地間也。
是聖人之事業。莫大於此。而爲無窮無達之
至道矣。程子曰。堯舜事業。自堯舜觀之。亦猶
一點浮雲過於太虛爾。故事業之事業者。可

見之事業也。太虛之事業者。不可見之事業
也。故可見者其迹乎。不可見者其神乎。昔者
仲尼賛堯之大也。曰。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而
其所可見者則曰。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
其有文章。故成功文章者。有窮有達之事業。
而人可得而見也。民無能名者。無窮無達之
事業。而人不可得而見也。然而天地也。其有
事業之迹。而人得而見之乎。而人之見天地
者。見其天位乎上。而萬物覆焉。而以爲大也。

見其地位乎下而萬物載焉而以爲大也見其萬物並育以生以長焉而以爲大也殊不知天地之所以爲大者太虚也人其可得而見乎或曰刪述六經垂憲萬世是乃仲尼萬世之事業也而子亦不以爲大歟林子曰此亦事業之迹而非仲尼之大也殆亦仲尼之一點浮雲也乎故仲尼之所以大者一太虚也擬之堯舜則亦何窮何達仲尼之所以大者一太虚也擬之天地則亦何大何小

或問氣無古今林子曰唐虞之時堯舜則有是氣矣由唐虞以來至於春秋亦莫非是氣之充滿也春秋之時仲尼亦有是氣矣由春秋以來至於今亦莫非是氣之充滿也由此觀之氣其有古今也哉夫既曰無古今矣而又曰無終始者何也林子曰天地其有始乎而是氣也則始天地以爲始而未始有始焉者矣天地其有終乎而是氣也則終天地以爲終而未始有終焉者矣由此觀之氣其有終始也哉既無古今復無終始則是氣也不謂之充滿太虚而未嘗息者乎故天地非此則無以位日月非此則無以明四時非此則無以序鬼神非此則無以靈萬物非此則無以長無以生而聖人之所以參贊化育以位天地以明日月以序四時以靈鬼神以生以長萬物而莫非是氣之所爲也故得是氣也無生無死卽有死者身孔子所謂夕死可也失是氣也有生有死卽不死者身孔子所謂

罔而生也又問氣之所從生林子曰太虚而已矣太虚者先天也先天不屬氣其乃氣之所從生乎夫如此則我與天地一太虚也而是氣也不於太虚中而自相流通者乎林子曰我其專矣翕矣而天地之氣有不凝聚乎我其直矣闢矣而天地之氣有不發散乎然而專也直也翕也闢也其我乎其天地乎故我之專也直也翕也闢也天地也天地之專也直也翕也闢也我也

程明道曰學有所得不必在談經論道間當於行事動容周旋中禮得之其所謂得者豈孟子所謂自得而得其所自有邪又曰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其所謂存養者豈其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而誠敬以存之養之邪又曰外面事不患不知只患不知自己其所謂自已者豈其得之者得此自已存之養之以存養此自已邪又曰心懈則有防又曰懈意一生即自暴自棄也自暴自棄便喪自己而始

學之士能無防乎能防之而不容其功乎易曰神無方易無體故心神也惟其無方也故能神心易也惟其無體也故能易無方無體非其心之虛乎大學曰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故作聖之道始而存心中而致虛終而復其虛之本體如此而已矣然主一主敬而存其心焉可也若告子之不動心也而襲取外義矣謂之存心可乎無將無迎而虛其心焉可也若晉人之盛清談也而遺落世事矣謂

之虛心可乎或問遺落世事而不謂之虛心者何也林子曰聖人虛心以應事矣至於外其事而致其虛焉則亦何貴於虛哉古人有言曰萬事不礙虛空虛空不礙萬事此聖人之所以虛心以應事而貴於虛也夫心本虛矣而其所存者果何心也林子曰即其放於色於聲者而求之存之爾如此則謂之有心可也林子曰安得謂之無心夫無心也者真心也故無心而謂之真心者無妄心也

或問程子見人靜坐必嘆其善學若欲致其虛也而不靜坐可乎林子曰致虛不在於靜坐而靜坐非以致虛也夫致虛固不在於靜坐矣至於存其心也而不靜坐可乎林子曰存心不在於靜坐而靜坐非以存心也如此則靜坐非歟林子曰何可非也但其心也操之且難得而存矣況靜坐也得而存乎夫心且不可以靜而存矣況於虛也又豈可以靜坐而致乎故心存則靜靜久則安雖云靜也

而未必其能安焉。是固有待於存矣。至於安也。則存存而無失焉。乃猶有待於存邪。辟之放豚矣。而不有以招之不可也。招而既久。能自不放而安矣。而必有以招之不可也。

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豈其無知無能也。而孔子謂之下愚歟。林子曰。此非孔子之所謂下愚者。若以無知無能而以爲下愚焉。則赤子之無知無能也。是亦下愚不移歟。殊不知無知無能者。赤子也。而赤子之所以能

大人者。以原具大人通達之心。而此其立本矣。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者。大人也。而大人之所以爲大人者。以本有赤子純一之心。而此其推行矣。故知其善之可爲而爲之。知其不善之不可爲而不爲之者。上智也。設其可得而移焉。則亦不可謂之上智矣。知其善之可爲而不之爲。知其不善之不可爲而必之爲者。下愚也。設其可得而移焉。則亦不可謂之下愚矣。然孔子之所謂下愚者。非爲無知無能之下愚。而安於下愚者道也。乃爲有知有能之下愚。而自爲上智者道也。然則上智之下愚也。豈其不可得而移邪。林子曰。能移則便爲上智。不能移則終於下愚。夫亦存乎人爾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門人盧文輝校輯

心本虛直指

林子每以心是聖人教人或問聖人之心林子曰聖人之心凡人之心也但其靈關無時不啓神理無時不彰雖與凡人異也而其日用應酬之間則亦有見在心者存而未始與凡人異也又問何爲見在心林子曰見在心者平常心也孟子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

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者以其心之本虛也惟其心之本虛也故能卽觸而卽應卽感而卽通而若是其速矣無俟擬議謂非見在心而何且見曰乍見而有則皆有夫豈有驚人可喜之行哉言之雖不足聽聞而其實則天下之至理具焉無矯無異又非平常心而何或問見在心固曰平常心者是也而與所謂神理者則亦有同歟林子曰神理卽寓於見在心之中而見在心之真機卽此神理之妙

用矣然皆從靈關中出而非有二也故人孰不有此靈關也孰不有此神理也此固至平至常之心但百姓日用此心而不自知爾夫不曰關而曰靈關不曰理而曰神理者何謂也豈非靈之神之乃所以異之耶林子曰夫關曰靈關理曰神理者抑豈無其謂哉卒卒無斯須之頃從何而發莫不出於自然亦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而不謂之靈而不謂之神而不謂之異不可也然而人皆有此靈關也

人皆有此神理也隨取隨足淡乎無味是皆愚夫愚婦之所與知與能也而天下後世遂以爲不足知不足能而不之靈而不之神而不之異者亦多有之此則賢知之過而聖人之道所以不明不行也然此見在心也是亦聖人之心歟林子曰是亦聖人之心也本之靈關神理自足充此心也而聖人固在我矣優而游之俟其自化而勿忘勿助之間真機活潑豈不與天地之神化同其流行鳶魚之

自在相爲飛躍耶故此見在心也實惟作聖之要入德之門矣

林子曰今自凡人言之乍見之頃靈關啓焉神理彰焉凡人固與聖人無異也而乍見之後遂不復有乍見之心矣靈關不啓神理不彰豈其能與聖人不異耶又自聖人言之乍見之頃靈關啓焉神理彰焉聖人亦與凡人無異也而乍見之後一如乍見之時矣靈關無有乎不啓也神理無有乎不彰也豈其能

與凡人不異耶

或問乍見之頃豈其平旦未與物接之時之心歟林子曰是亦未與物接之時之心也然此乍見之頃也有思慮之心乎否也林子曰何思何慮有將迎之心乎否也林子曰何將何迎故無有作聖人之心則已如有作聖人之心也亦惟在於乍見之頃之心而察識之而擴充之爾

或問何謂靈關林子曰所謂谷神者是也谷惟其虛也故有神理存焉卽呼卽應何其速也然則靈關有定在歟林子曰無在而無不在也設言靈關之有定在也而謂之靈關可乎故谷曰神谷關曰靈關者神靈之也

林子曰天人之際惟一氣之相爲闔闢相爲聯屬已爾而非有二也或問天人異矣而曰一氣相爲闔闢相爲聯屬者何也林子曰天人豈異耶故我而呼也則天地之氣於焉而發而散我而吸也則天地之氣於焉而翕而

聚不謂之我之氣與天地之氣相爲闔闢相爲聯屬耶天地而春也則我之氣於焉而溫而和天地而秋也則我之氣於焉而嚴而肅不謂之天地之氣與我之氣相爲闔闢相爲聯屬耶此蓋天人相與之微一氣之感通者然也故或有所於闔有所於闢有所於聯有所於屬而擬議之而安排之而謂之靈關不可也謂之谷神不可也又況曰渾淪天地於無外而爲一氣感通之眞機乎

或問所謂靈關者豈非靈府之義歟林子曰然然豈直有所謂關有所謂府者哉特假名爾故自其精神之凝聚者言之則謂之靈府而顯仁藏用之機寓焉自其乾坤之門戶者言之則謂之靈關而一闔一闢之變寓焉靈關靈府其義一也大凡天下之物有可以神靈之者則不可謂之平常有可以平常之者則不可謂之神靈惟此見在心也而至平至常之中則自有至神至靈者在焉故充此見

在心也可以皇可以帝可以王可以師萬世可以贊化育是皆率性之道自然而然也

或問忠臣孝子一點丹心豈其所謂神理也而亦從靈關中出歟林子曰然卽此一點丹心乃神理也而亦從靈關出矣始然之火始達之泉其殆堯舜湯文周孔所相授受之心也乎然此心之體則本虛也夫惟此心之體之本虛也故能體同太虛惟其體同太虛也故能用同天地

或問三教同歟林子曰不知也夫既曰三教合一矣而今曰不知者何也林子曰合一二字之義殆非所謂同也余每嘆世人鮮有能識字義者既不識字義矣而欲以明古先聖人之書也不其難乎然而所謂合一者何義也林子曰合一也者合而一之之謂也豈其同之之義耶若以合一爲同焉則卽標之以一足矣而又益以合字也不其贅乎故合而一之者合儒道釋者流而一之以孔子之儒

者此其義也夫既學孔子而儒矣而又曰一之以孔子之儒者何也林子曰世之所謂儒者又非孔子之所謂儒也若釋老氏之不昏不嗣矣豈其教也不與孔子之儒異邪林子曰老氏曷嘗不昏不嗣哉而老氏之所以不昏不嗣者蓋自宋藝祖始而非老子之教之初也若釋氏則有不昏不嗣者亦有而昏而嗣者要之佛卽心也而釋氏之教則固不專在於不昏不嗣者矣此余之所以必欲合儒

道釋者流而一之以孔子之儒焉者也

余初三教歸儒之說衆甚異焉久乃信之衆既信矣故儒不復談矣近又有來言三教者余乃附其說於此卷之後而與之談者其畧也亦以見余昔日所云三教者太都以孔子爲宗而以世間法以語世間人也林子兆恩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門人陳衷瑜訂正

須識真心

林子曰人有人心亦有天心欲識天心先空人心惟此天心即汝真心真心是性真性是心湛然常寂者心寂而常感者心汝甚毋以思慮心為汝真心惟汝真心即我之心惟我真心即天下人之心天下人真心即萬古聖人之心萬古聖人真心即天地之心惟此真心通天地人心惟此真心歷萬億劫不壞心為學初心先求放心心無出入方識真心

謝上蔡曰人須識其真心世儒不識真心而其所相告語者乃憧憧往來之心也列之肝脾肺腎身中之五行也真心者太極也太極而陰陽也陰陽而五行也而謂五行為太極也可乎哉

林子曰天地無心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聖人無心也感其見聖人之心乎

林子曰心本寂然亦安有妄若於六塵中觸情動念者便是妄心

林子曰心本無思也心本無為也思則憧憧矣為則擾擾矣憧憧擾擾者妄心也

林子曰心本無意必固我也意必固我者妄心也

林子曰離物者心也不離物者心也若不離物心亦妄也若必離物心亦妄也

或問妄心非心與林子曰妄心非心故曰妄心心本無妄而妄又安可以名心邪

林子曰心也者無所不包者也故天之體不足以擬其大心也者無所不入者也故物之細不足以擬其微

林子曰心曠然而通於千百世之上而千百世之上非先也心曠然而通於千百世之下而千百世之下非後也

林子曰夫人之心皆明鏡也而聖人特不塵之爾夫人之心皆止水也而聖人特不波之

爾。

林子曰。所謂孔顏樂處者。乃吾心之鳶飛魚躍。活潑潑地也。

林子曰。花柳風月。總屬自家。觸處皆是境。則觸處皆是心也。

林子曰。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者。心之本體本如是。而非有所強也。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者。心之本體本如是。而非有所加也。

或問人也者人也。而人則安能心天地之心邪。林子曰。非以其人能心天地之心也。而以其人之心。能心天地之心也。非以其人之心。能心天地之心也。而以其人之心。即天之心。而後能心天地之心也。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者。此天心也。縱或未之能立也。縱或未之能達也。而吾之精神氣脉。蓋未嘗不與斯人之心。相為流通。相為貫屬也。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此天心也。縱或未之能安也。縱或未之能信也。縱或未之能懷也。而吾之精神氣脉。蓋未嘗不與老少朋友之心。相為流通。相為貫屬也。疲癃殘疾之欲其得生。鰥寡孤獨之欲其得養者。此天心也。縱或未之能生也。縱或未之能養也。而吾之精神氣脉。蓋未嘗不與疲癃殘疾。鰥寡孤獨之心。相為流通。相為貫屬也。上而日月星辰。雨風露雷。欲其以順。而以序。下而山川鬼神鳥獸魚鼈。欲其咸寧而咸若者。此天心也。縱

或未之能順也。縱或未之能序也。縱或未之能寧。縱或未之能若也。而吾之精神氣脉。蓋未嘗不與。日月星辰。雨風露雷。山川鬼神。鳥獸魚鼈。相為流通。相為貫屬也。夫如是。則吾之心。皆天之心也。既曰皆天之心矣。不謂之人者天地之心乎。

林子曰。物物也。人物也。天地亦物也。而心則非物。若心可得而物之。是亦物也。又安能妙萬物。然則心與天地孰大。曰心大。故天地也

者人資之以始人資之以生者也心也者地資之以平天資之以成者也

林子曰天也者氣也而有未始氣者存焉地也者形也而有未始形者存焉人也者形也氣也心也者未始形也未始氣也人之所以小於天地者非以其形乎非以其氣乎人之所以大於天地者非以其心乎

林子曰心也者經也萬世不易之常經也經也者心也萬世不易之常心也故六經也者

所以發明乎其心之經也非以六經之文為經也然經之文以文經也萬世不可得而易也故經之文亦以名經若夫三綱五常禮之經也萬世不可得而易也九經政之經也萬世不可得而易也而況心乎禮非心不叙政非心不飭文非心不徵

林子曰天命之謂性心由性生也而心屬火內而肝心脾肺腎猶外之木火土金水也念念常在於欲即謂之人心念念常在於道即謂之道心然以道存心豈不善哉特賢人持守之功殊非聖人頭腦學問忘其本根不由中出故曰惟微若能知吾身之中而允執之則性由此立道由此出譬山下之泉涓涓不竭此蒙以養正乃聖功之大也

林子曰心即中也仁乃其中心之生生而不息者也故曰中心安仁命於此而立性於此而存易之所謂盡性至命者在此中也是中也廣大配天地著明配日月變通配四時屈

伸配鬼神聖經曰在止於至善以其止於其中而喜怒哀樂之未發者渾然在中粹然至善也故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又曰性無不善中者土也而土之正色黃故曰黃中又曰安土坤為腹為體故曰居體以其寂然也故曰誠以其不貳也故曰一以其原無邪曲也故曰直以其能陰能陽能剛能柔能仁能義而天地人之道統於此也故曰太極又曰人極又曰心極心極者中極也又曰皇極

以之明三綱也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以之明五常也則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易知也而靜專動直之機存焉簡能也而靜翕動闢之機寓焉易謂之美在其中孟子謂之仁義禮智根於心此所謂心乃中心之心也譬磨之所以能旋轉者以其心之在中也故曰中心安仁天下一人而已矣

黄生問曰中心之心非我之真心與林子曰中心之心何思何慮之心也殊塗同歸百慮

一致謂之真心不亦可乎余每以此語人乃令明言告汝此亦非汝之真心也若所謂真心者蓋通於生死之故而未嘗有存亡焉者乃汝之真心也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其旨微矣余嘗深究其義而反其詞曰未知死焉知生則孔子言外之旨或得以益明故我而生也則中心之心固在我矣我而死也則中心之心寄在何處豈不隨生而存隨死而亡而謂之真心不可也若余之教每曰始而存心者存此心也中而致虛者心要放而不復存矣終而復其虛之本體者又且忘之而不知有所謂心焉不知有心乃見真心然此真心果無所倚與林子曰惡乎其有所倚也然此心之分量本自廣大易之所謂周流六虛者即此心也釋氏之所謂人死性不滅者即此心也天地有壞此心不壞惟其不壞故名真心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而曰夕死可矣者以此真心不與天地而共壞也第中心

之心則自孔孟以來鮮有知之者而況所謂無存無亡而無所倚之真心耶

盧子文輝曰毋曰是我非我毋曰非我是我我我我誰知真我毋曰非心是心毋曰是心非心心心心難識真心故真我不可不知不知真我非我我也真心不可不識不識真心非我心也

門人陳大棟命梓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舊稿　門人盧文輝校正

得一論

一之時義大矣哉一者中也孔子之一即堯舜之中也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王侯得一以爲天下正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五者之達道三者之達德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靈也所謂神以知來智以

藏往也所謂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也分之爲二陰陽之根柢也分之爲五五行之樞紐也又分之爲八八八六十四而爲河圖之數也又分之爲九九九八十一而爲洛書之數也又散之爲萬生生化化萬物之綱維也蘊之爲性則爲仁義禮智信也顯之爲倫則爲親義序別信也燦之爲文則爲易書詩春秋禮樂也大哉一乎斯其至矣羲文得其一而周易興焉禹箕得其一而

洪範疇焉周茂叔得其一而太極圖焉邵堯夫得其一而經世作焉易謂之太極大學謂之至善中庸謂之一老子亦謂之一亦謂之中歸根者歸此也復命者復此也居安者居此也資深者資此也建諸天地而不悖以此而建之也質諸鬼神而無疑以此而質之也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以此而考之俟之也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以此

而合之也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剛與柔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莫不由此皇之所以爲皇帝之所以爲帝王之所以爲王亦莫不由此明此窮而在下則希聖希天明此達而在上則爲君爲相明此而上觀天文則日月有常星辰有紀明此而下察地理則山川流峙動植以生明此而中考人物則盡人之性盡物之性故曰得其一而萬事畢此三教所同而聖聖相授守一道也

心隱說

龍江道人復以心隱子自號。黄生問曰。請問心隱之義。林子曰。心隱者。隱心也。身隱而心隱。身見而心亦隱矣。時見時隱者。身無見無隱者。心也。隱則爲逸民。所謂小隱山林也。見則爲隱吏。所謂大隱城市也。故心隱者。不在山林。不在城市。惟其心之靜爾。閙則如寂也。劇則如閑也。有爲而無爲也。有作而無作也。朝廷之上。猶其煙霞之谷也。民物之繁。猶其

無人之境也。紛華之地。猶其曠莽之墟也。所謂隱者。隱於不隱。所謂不隱者。不隱於隱。未甞隱。未甞不隱。未甞不隱而隱。未甞隱而不隱。隱不在身。而在於心。隱不在心。而在於無所隱。隱不在於無所隱。而在於無所不隱。隱不在於無所隱。無所不隱。而在於無所隱而忘其所謂隱。無所不隱。而忘其所謂不隱。身隱弗知也。心隱弗知也。小隱弗知也。大隱弗知也。有所隱有所不隱弗知也。無所隱無所

不隱弗知也。黄生曰。心隱之義。若是其大與。林子曰。猶未也。天之生人也。一靈炯炯渾然在中。老子所謂得一者。得此之一也。釋氏所謂歸一者。歸此之一也。孔子所謂一貫者。以此一而貫之也。赤子之心。純一無僞。以炯然者未彫爾。渾然者未散爾。及其長也。漸生智慮。日復一日。本來之心。蕩然無餘矣。是故人心者。心属之人也。所謂方寸者是也。天心者。心属之天也。所謂天根者是也。虛其方寸而

神棲於天根。降而伏之。退藏於密。寂然不動。無思無爲。所謂内觀其心。心無其心。斯則心隱之義也。黄生曰。然則隱其心而無所用乎。林子曰。隱其心者。所以用其心也。故隱其心者。心蘊而爲性也。用其心者。性發而爲心也。心。辟之火也。性。辟之石也。石未甞有火。而火生於石。性未甞有心。而心生於性。無火而有火。石中之真火也。無心而有心。性中之真心也。故隱其心者。未甞静也。用其心者。未甞不

靜也。隱者。隱其所用也。用者。用其所隱也。隱其所用。則用未嘗不隱。用其所隱。則隱未嘗不用。惡乎隱。惡乎不隱。惡乎用。惡乎不用。惡乎未嘗隱未嘗不隱。惡乎未嘗用。未嘗不用。惡乎隱而用之。惡乎用而隱之。惡乎用用而隱隱。惡乎隱隱而用用。惡乎用其所不得不用。惡乎隱其所不得不隱。惡乎有隱而無隱惡乎無隱而有隱。惡乎有用而無用。惡乎無用而有用。惡乎所謂隱其心者。隱而用其心

者亦隱也。惡乎所謂用其心者。用而隱其心者亦用也。噫安得無心之徒。而與之共論隱心哉

虛心

心隱子曰。耳目之竅。吾身之門也。方寸之地。吾身之堂也。神明之舍。吾身之室也。故衆人心處於方寸之地。猶人之處於堂也。則聲色得以從門而搖其中。聖人心藏於神明之舍。猶人之處於室也。則聲色無所從入而窺其際。故善事心者。潛室以頤晦。而耳目為虛矣御堂以聽攻。而耳目為用矣

說天

說文曰。天者。顛也。顛者。反覆之義也。夫天惟其顛也。故日月得而貞明焉。星辰得而昭列焉。四時得而錯行焉。百物得而化生焉。蓋吾身亦有日月。亦有星辰。亦有四時。亦有百物。故天有其極。而天行自健。吾身亦有其極。而吾身一天也。夫天如彼其高且遠矣。而吾以

藐然一身。處乎其間。安能與之為一邪。而所以能與天為一者。我知之矣。以吾身有其極。而神明之舍存焉。所謂神明之舍者。非惟吾之一身為然也。在天謂之北斗。在河圖謂之虛中。在洛書謂之五位。在日月謂之眞陰眞陽。有以為中而執之。有以為止而安之。有以為至善而止之。至無而至有也。至虛而至實也。至細而至大也。至邇而至遠也。易而易知也。簡而易能也。循環不窮。流轉無息。而有天

樞之象焉執其樞而立其極則吾之一身日月於焉而代明星辰於焉而昭列四時於焉而錯行百物於焉而化生此其所以與天同也故曰吾身小天地然說文謂之顛者即易所謂地天交泰水火既濟之義也故天不顛無以運人不顛無以生大哉顛矣天且不違而況人乎

天游說

天游翁鶴髮童顏儼然羽客也初以雲淇自

號盖有志於烟霞水竹之間已而願與天者游遂復以天游名齋乃索言於心隱子兆恩兆恩曰天下之物不足與游乎則舜何爲木石與居而鹿豕與遊也天游翁曰舜則寄天於物也與物爲侶者即與天爲徒也天下之人不足與游乎則孔子何爲有吾非斯人之徒而誰與之嘆也天游翁曰孔子則寄天於人也與人爲儔者即與天爲偶也故未與物接則惟心惟天既與物接則即心即物物之

所在則心之所在心之所在則天之所在若寄身於曠莽之野則謂之枯槁之士若發想於八極之表則謂之虛誕之流故靜則心涵乎天動則天寓於物然所謂心者非動非靜非物非天也所謂游者無動無靜無物無天也盖有動則着於動有靜則滯於靜有物則狥於物有天則喪其天天游翁曰子之言至矣若有天喪天之說余竊惑之心隱子曰天惟其虛也故能運陰陽心惟其虛也故能神

變化若天自有其天是天有心也其何以運心自有其天是心起念也其何以神天游翁曰此可謂知天之道達心之神矣以子前所言而觀之吾則見天於物也以子後所言而觀之吾則見天於心也心隱子曰謂即物即天則可謂見天於物則物與天猶二也謂即心即天則可謂見天於心則心與天猶二也故遠觀其物物無其物內觀其心心無其心上觀乎天天無其天不知有物不知有心不

知有天有游而無游無游而無不游游不在物亦不在心亦不在天然後斯謂之與天者游矣。

拙齋說

諸叔養豫君以拙名齋心隱子兆恩曰拙乃垢稱也奚拙之樂拙齋君曰請言余之所以樂於拙也吾觀世之巧於求名者未始得名巧於射利者未始獲利是巧未嘗不拙也又觀世之拙於取名者而名或隨之拙於謀利

者而利或歸之是拙未嘗不巧也拙而巧者巧於用拙也巧而拙者拙於用巧也此余之所以樂於拙也雖然余安於無所用也舊矣蓋誠有樂於拙而亦不得不拙也心隱子曰有所用者無所用也無所用者無所不用也安知無所用而不爲有用之大者乎又安知有所用而不爲有用之小者乎拙齋君曰天下安所用其拙乎心隱子曰君子以拙而能亦以拙而有所用也小人以能而拙亦以能而無所用也蓋君子惟其拙也則其心虛而天下之能皆其能也小人惟其能也則其志驕而天下之能皆非其能也安知拙者之不爲能而能者之不爲拙者乎又安知拙者之不能於用人而能者之不拙於自用者乎於是拙齋君請紀之爲拙齋說

益齋說

劉君于謙以益名齋林子曰豈非以謙而受益歟劉君曰然林子曰若謙而無所益焉吾

子其亦謙乎否也劉君曰滿則招損而謙必受益也易之所謂尊而光卑不可踰者謙而益也林子曰謙而思益則謙乃爲益也非爲已也謙非爲已則謙而非誠也劉君曰余於是惟知有謙而不知有益者可乎林子曰不知有益而自益者乃爲益之大也不知有謙而自謙者乃爲謙之至也故居尊而謙固也而受尭之天下不以爲泰者蓋時有所當泰雖泰亦謙也處卑而謙固也而分諸侯之庭

而與之抗者。蓋禮有所當抗。雖抗亦謙也。如是則謙不在於謙。而在於忘其所謂謙。益不在於益。而在於忘其所謂益。不知有謙。不知有益。而後爲謙之益。庶無愧以益名齋之義也。

自得說

君子之學。欲其自得之也。自得則樂矣。余因以快活爲號者。欲其自得而樂之也。故君子之所樂者。內而足於已也。小人之所樂者。外

而藉乎人也。足於已者。已得而有之。已得而樂之也。藉乎人者。已不得而有之。已不得而樂之也。是何也。蓋君子以樂爲樂。而小人則以苦爲樂也。惟其以苦爲樂。故其役於利也。孳孳焉以利爲事。覬乎名也。急急焉以名爲重。日夕展轉於懷。交戰於心。固有未得而患得。既得而患失之。豈所謂自得而樂之之道邪。宋之周茂叔。每令二程尋仲尼顏子樂處。蓋樂得其處。則其所樂者內。而自得矣。所樂

者內。則內有眞樂。而無待於外也。自得而樂。則自足於已。而無待於人也。故可貴可賤。可利可害。可生可死。若於貴者利者生者。而樂之。於賤者害者死者。而不樂之。非吾之所謂快活也。貴賤得而齊之。不能不易慮於利害。利害得而一之。不能不貳志於死生。非余之所謂快活也。余之所謂快活者。不在人而在已。不在外而在內。不知所謂貴賤。不知所謂利害。亦不知所謂死生。所謂自得之也。三弟

懋協。知余之所以快活者。惟在於自得。遂以自得名齋。其亦知眞樂之道。可謂有志之士矣。

利字思義說

浙人段子利。以年少商于榕。請字於心隱子。心隱子曰。其思義乎。又請說於心隱子。心隱子曰。見利忘義者。小人也。見得思義者。君子也。故君子之處利也。必曰如此而爲義。如此而爲利。然後擇其所謂義之利者而爲之。小

人之處利也必曰如此而爲利如此而爲不利然後擇其所謂利之利者而爲之叚子其將思爲君子乎思爲小人乎但爲商者日處乎利之中其易沒於利也固矣然知義故不惑知命故無憂孔子曰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是以其所好者義也不可求者命也叚子亦惟以義爲利以命自安其可以沒於利而不知君子小人之分哉於是叚子請紀其言

偷桃說

偷桃之旨亦寓言也夫桃果植之得陽者核中之仁樹而芽之由是而條由是而華由是而實而復樹之而復芽之而復條之而復華之而復實之生生於天地間未嘗息也故謂之桃者以此心之芽條華實生生不息也其謂之偷者乃盗天地之精竊日月之華以復此不息之真體也浦城望川李君圖偷桃一幅遥仗文學彤江宋君索余言余惟李君必能識桃之仁生生不息而求仁於心者我欲

仁斯仁至矣豈必如玄門者流羡情於方朔騖志於王母而流於荒唐窅窈之歸耶書附宋彤江報命宋彤江試以余之言與望川一細談之如何

題三教圖

釋氏曰明心了性儒者亦曰盡心知性道家曰性命雙脩儒者亦曰盡性至命曰心曰性曰命之既同則天下之道原於一矣釋氏之歸一道家之得一儒者之一貫蓋謂此也雖

然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所謂一者是天地且不能違矣後世不知心性與命則異同之說起而邪正之所由以分也

題大睡圖

世稱陳希夷大睡三年小睡三月果可信乎林子曰希夷未嘗睡也果不可信乎林子曰希夷未嘗不睡也希夷者專氣致柔全形抱一心無所知目無所見此固有同夫人之睡者世人遂以大睡稱之而謬爲三年三月之

說噫亦惑矣豈知睡者希夷之形而不睡者希夷之神乎然則希夷之睡而覺矣又如之何覺則對境忘情而不睡之中自有眞睡者在焉於是又知不睡者希夷之形而睡者希夷之神也睡則未嘗睡不睡則未嘗不睡此乃大睡之義也

答論虛

包萬物者天之虛也妙萬物者心之虛也天之所以能虛者以南斗通於北辰之中而得

其一也故天虛人之所以同天者以吾身安於神明之舍而得其一也故方寸虛夫惟其方寸虛也有叩則能應之虛而靈也物至則能容之虛而受也雖然心不着物則虛而不實心着於物則實而不虛故虛之而無所不虛無所不虛而至於無所虛然後爲心之虛而與天同也

答論實

天其虛乎孰綱維是北辰居其所故四時行百物生而無所不包也心其虛乎孰主宰是太極立於中故周天運仁義出而無所不知也無不包無不知者其虛也北辰居太極立者其實也然所謂虛者卽虛其心也所謂實者卽實其腹也故實腹則能虛心虛心則能虛物矣

答論學道

子以爲棄人倫然後可以學道歟殊不知學道正所以爲明倫之本也子以爲拋世事然

後可以學道歟殊不知學道正所以爲處事之方也富人之所欲也學道之人未嘗樂於取貧也而況身安之爲富乎貴人之所欲也學道之人未嘗樂於取賤也而況道充之爲貴乎

孔子設科答問

或曰昔者孔子之設科也三千之徒今不復論矣卽七十二人之中而其賢者不過數人爾數人之中子貢之貨殖宰我之晝寢冉求

之聚斂子夏之喪明賢哉回也又不幸短命死矣其得與聞一貫之旨者又不過曾子一人爾在孔子若無知人之明又不能使之人人得聞至道也亦獨何歟是必有其說矣幸爲我言之林子曰金出之沙也積沙而汰之然後可以得金三千之徒猶之積沙也一貫之授而曾子唯之沙中之金也苟道不自我而絶而得寄之曾子一人焉則孔子之願足矣曰然則有自絶於孔子也而孔子將如之何林子曰其鼓孺悲之瑟乎曰苟有悔心之萌也又將如之何林子曰其鳴冉求之鼓乎

宗孔答問

或曰三教之道同矣而希賢希聖之士亦何所宗而主之乎林子曰以仲尼爲宗可也蓋仲尼所言之遠者深微洞徹不可知之理也所言之近者平正通達所可由之理也苟於仲尼之性與天道而得其大焉則二氏之玄奥自貫通之矣若夫入孝出弟之大事君交友之道文行忠信之敎居處飲食之微載之論語可考也其爲吾心身之益不少矣故曰以仲尼爲宗可也

出處答問

君子之道出與處而已矣人皆曰出爲民謀也而處爲身謀也兆恩則曰出固爲民謀也而處亦爲民謀也夫處爲身謀者則出必不爲民謀思出入詔於國而富貴赫於時者何術以取之處爲民謀者則出必不爲身謀思堯之所以治民舜之所以事君者何道以致之此出處之道不同而古今之所由以異也

齒爵答問

時從林子遊有老者有貴者或謂林子知有道焉爾不知所謂老老貴貴之義也林子曰鄉黨莫如齒此非序齒之時也道之所在長幼非所論矣朝廷莫如爵此非序爵之時也道之所在貴賤非所論矣

養生答問

執事每曰養生、不知將養其外。使其身之生乎。抑將養其內。使其心之生乎。欲其身之生者。有命存焉。所謂生者有時而滅矣。欲其心之生者。有道存焉。所謂生者。無時而盡矣。身生而心死。則身猶死也。心生而身死。則心猶生也。夫使其心之炯然常存者。兆恩則嘗聞之矣。若使其身之長生久視者。兆恩實未之學也

重輕答問

大抵不可以身爲輕。亦不可以身爲重。苟視之爲輕。則凡不肖之行。以憂其身者。何不爲也。苟視之爲重。則凡避害之事。以苟其生者何不爲也。所謂輕其身者。雖大則知求之。放心則不知求。桐梓則知養之。吾身則不知養也。所謂重其身者。宮室之美。以安其身也。妻妾之奉。以厚其身也。然則如之何。亦惟忘情於生死之際。慎擇於常變之間爾。故君子於其常也。則以道而善其生。重其所當重也。於其變也。則以義而棄其生。輕其所當輕也。小人於其常也。則以不道而戕其生。輕其所重也。於其變也。則以不義而偷其生。重其所輕也。故以身爲重。則未有不以身爲輕也。以身爲輕。則未有不以身爲重也。輕重之辨。而君子小人分焉。可不慎歟

輪迴答問

或問輪迴之說。有諸。林子曰。不知也。又問。林子曰。不知也。兆恩所知者。惟脩其道以了此生爾。如使輪迴之說果可信也。兆恩亦惟浮遊於天地之一氣。順適乎陰陽之變化。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以生死爲晝夜之相禪也。夢覺之相因也。若造化之以我爲魚乎。我則悠然於子產之池。若造化之以我爲馬乎。我則騰驤於伯樂之野。若造化之以我爲鶴乎。我則舞啄於懿公之軒。安常而處順。聽命以信天。一任其眞而已。他亦何計哉

中一心性答問

饒心谷年七十有一。林子亦呼之爲老友。從林子受業。且四載矣。未嘗少離林子之側。一日問於林子曰。堯舜中矣。而道釋則亦曰中也。孔子一矣。而道釋則亦曰一也。孟子心矣性矣。而道釋則亦曰心也。性也。而其所謂中。所謂一。所謂心。所謂性者。同邪。異邪。林子曰。余不知其同也。亦不知其異也。然則無同無異歟。林子曰。惡得而無同。惡得而無異。然則有同有異歟。林子曰。惡得而同之。惡得而異之。夫既惡得而異之。則亦惡得而非之。乃今於道釋者流。而必異而非之者。何歟。林子曰。人皆三綱也。而道釋者流獨不三綱。人皆四業也。而道釋者流。獨不四業。此余之所以異之所以非之也。然不特余之異之。余之非之也。而天下古今。孰不以爲異。孰不以爲非邪。凡此皆余之所知也。若儒道釋之教。咸曰中矣。咸曰一矣。咸曰心矣。性矣。其同其異。其是其非。凡此皆余之所不知也。夫曰中曰一。曰心曰性。同之異之。是之非之。紀之載籍亦悉矣。豈夫子之真有所不知歟。林子曰。余則何知。而余之所知者。知有堯舜之中。以求吾身之所謂中者而未能也。知有孔子之一。以求吾身之所謂一者而未能也。知有孟子之心之性。以求吾身之所謂心所謂性者而未能也。又况能知道釋之所謂中也一也。心也性也。而同之異之。是之非之邪。不惟不能知。亦且不暇知矣。昔余儒道釋同異是非之說。不既失之支乎。而今則棄去之不復談亦有年矣。以故饒心谷則未之嘗聞也。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續稿　　門人盧文輝校正

文類

林子曰途人之心皆孔子也故宗孔子者宗心爲要慨自孟軻沒而孔子之道不著或求孔子之外而不原於心者有之或知求孔子之心而不識心之本體者有之剽竊分門互相同異余竊惑焉余惟信余之心以信孔子爾蓋余之心卽孔子之心而孔子之言不過

發明余心而先得余之所同然者至於入孝出弟之常仕止久速之大處事接物之方擬之吾心皆有天則況孔子之言足以爲萬世之法程吾心之印證者乎或問心之本體林子曰至誠之無息率性之自然也又問心起念時是心之本體否林子曰念雖起於心心不著乎念心著乎念便非真心既非真心便非正念然則何以謂之正念林子曰心不著念謂之無念無念之念謂之正念然心之本

體原無動靜亦無出入喜怒哀樂未發之前粹然至善本自常明在聖不爲豐知之之謂聖在愚不爲嗇迷之之謂愚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本體常明人人具足百姓日用知之者鮮苟能因其一念發端之微知而致之而免之躬行實踐之餘不昧此心之良不失常明之體信之而篤行之而著是亦孔子之徒也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卽仲尼之門也可以語

上者顔曾之外亦不多見也況後世乎中庸曰自誠明之謂性自明誠之謂教蓋性也者本體也若中人以下難語以性之本體則不免强恕以求仁慎獨以誠意其殆所謂脩道之教致曲之功者乎故曰思誠者人之道也

二

時有方生喜談長生之術欲介陳生道清以見而問於陳生曰先生亦有長生之術歟陳生曰吾從先生遊已有年矣未聞先生有長

生之說也。然則先生之道何道也。陳生曰。孔子之道也。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先生每舉以示人。實未聞有長生之說也。林子聞之。笑曰。余亦有長生之術。殆爾之所未嘗聞者。陳生愕然曰。敢問。林子曰。若孔子所謂朝聞道。而所聞者何道也。豈其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歟。於其不可得而聞者。而一朝得而聞之。夕死之際。自有未嘗死者存焉。老子曰。死而不亡者壽。故夕死而未嘗死者。仁者之壽死之不亡者也。此余所謂長生之術。乃孔老之所同也。

三

林子曰。釋迦倫屬之常。余於夏語會編等書詳矣。按妙法蓮華經曰。羅睺羅。佛之子。又其偈曰。我爲太子時。羅睺爲長子。及我成佛道。授法爲法子。莊嚴經曰。釋迦入宮。坐於殿上。耶輸氏陀羅携羅睺羅來。稽首佛足。時諸釋種皆有疑心。謂太子去國十有二年。何從懷孕生羅睺羅。於是耶輸氏陀羅乃出印信環。而群疑遂息。鳩摩羅什譯維摩詰所說經。謂羅睺羅處母胎者六年。林子曰。余所信者。妙法蓮華經及其偈耳。若莊嚴經所謂去國十有二年。鳩摩羅什所謂母胎六年者。皆誕也。或曰。釋迦以手指其妻。遂娠羅睺羅。或曰。指以馬鞭者。亦誕也。

四

三岡主人林子兆恩避暑於華林蘭若。或有遺林子以重絮者。林子既受而嘆曰。余每以三教歸儒之說。三綱復古之旨。而思以易天下後世者。殆猶溽暑而挾重絮也。魏生鶴鳴作而言曰。物無不售。時有所俟。而道之顯晦。世之隆汚。固有如寒暑之序。迭爲往來者也。若孔子之道大矣。而萬世信之者。是豈特盛冬之有重絮耶。且當其時。晏嬰智矣。猶曰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非所以先細民也。至於削迹伐木。微服絕糧

抑又甚焉由此觀之儒者之道之在春秋是亦溽暑之重絮也林子曰然余固知重絮之利非溽暑之所矜也余將珍襲而笥之以俟時也

五

仲尼之心寂然也虛明也活潑也黃帝老子之心寂然也虛明也活潑也釋迦之心寂然也虛明也活潑也至於途人及諸至不道者亦本自寂然本自虛明本自活潑夫本自寂然本自虛明本自活潑者心之本體也心之本體者常明也論語曰多學而識之者非也予一以貫之若不知一貫之旨而惟多學而識焉亦是馳志亦是弄精魄卒使常明之本體不復常明矣然本體本自廣大以萬物為體與天地同量特人不能致其廣大斯狹小矣今儒門之於二氏者流也遂將悉其人而驅而遠之乎抑將語之以大中至正之道君臣父子夫婦之倫而不吾信也而後驅而遠之乎殊不知黃帝老子釋迦之教亦有君臣父子夫婦之倫焉不知有君臣父子夫婦之倫者二氏者流也今於二氏者流而不語之大中至正之道即以其斷棄君臣父子夫婦之倫而驅而遠之則是立已於峻岦而且招而不知本體之分量本自廣大豈所謂成已成物之學而為聖功之全者哉

六

余惟以世之儒者專事於威儀文辭之際而不知根本工夫真實學問此其所以博而寡要勞而鮮功也若能反之心性之內而求之本原之地斯不謂之真儒而孔子復生於世耶至於二氏者流專以離塵超俗為高不以嗣續綱常為大此其所以與儒者異也若能不以蓬島之旨求之海外而求之吾身不以淨土之旨求之西方而求之吾身不離日用之間率循常行之道不詭不異是亦儒者而已矣道書曰休妻不是道佛書曰何須要去

妻孥如或離棄父母深棲遠遯不屬綱常以爲高且潔者不惟非儒者之道是亦二氏之異端也誠使内能明乎心性之學外不絶乎人倫之大並時兼脩不相妨礙者上也或先屬綱常後了斯道如釋迦生子羅睺羅然後靈山説法向子平婚嫁已畢遂飄然徧遊五嶽或先了斯道後屬綱常如鳩摩羅什已證大乘而別立廨舍邵堯夫四十始婚而生子者次也故二氏者流能不迷於荒唐之謬以

屬綱常而爲儒者儒門者流能不溺於支離之習以盡心性而爲真儒則千聖一心也三門一教也夫道一而已矣烏有所謂儒道釋之異名哉苟爲道而有異乎儒者則非真道爲釋而有異乎儒者則非真釋爲儒而有異乎孔子則非真儒

七

初學之要無他事其心而已矣事心也者以心爲事操而存之使不亡也故儒者之入德道家之築基釋氏之新戒皆初學之功也中庸曰行遠自邇登高自卑若初學之士徒有行遠登高之心不識自邇自卑之漸不曰忠恕而曰一貫不曰利仁而曰安仁不曰明則誠而曰誠則明不曰欽厥止而曰安汝止豈所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哉由邇而遠自卑而高不凌節而施不躐等而進斯乃初學之士所宜循序而漸進也

八

或曰釋老談性命之理詳矣而孔子則罕言之何也林子曰孔子之言爲世間者道也故詳於綱常之大釋老之言爲出世間者道也故詳於性命之微或者又以欲群道釋者流而綱常之以歸於儒以復唐虞三代之盛以擴孔子之教而更大之固爲世間者道也乃今飄然於雲水之外而不復有人世之思者又何也林子曰余既不能明綱常之大以善世復不能闡性命之微以出世余惟漫興於

雲水之外以終吾身已爾

借借室

岐雲主人林子兆恩每欲群道釋者流而三綱之托之空言以傳信於天下後世乃今老矣更不復談三教亦惟寄跡巖穴以了心身性命之學遂辭友生入榕乃借金洲僧地僅丈構室金洲在岐山洪江之心古所謂水中可居者是也而丈室獨處則心與境而俱靜矣或謂之借借室者何也岐雲主人曰借洲

以構室借室以棲身借身以藏神莫非借也故謂之借借室夫既曰借借室矣而又曰主人者何也岐雲主人曰借神以主此身借身以主此室借室以主此洲莫非主也故謂之主人但不知主而借之亦不知借而主之亦不知主可借也亦不知借可主也亦不知借其所主亦不知主其所借亦不知借而非其主亦不知主而非其借但借借也借亦主也主主也主亦借也於是岐雲主人紀其言於

金洲借借室

亦借室

虛庵主人林子兆恩復以金洲之棹流者衆遂別借借室而飄然寄跡於山雲水月之間所謂到處吾家天地爲宅是亦借也然萬形皆幾四大亦假即此一身庸非借歟是故古之君子達則借其身以爲生民之寄窮則借其身以爲斯道之宗養其身以有待存其身以有爲其王龍門所謂存我以厚蒼生者美

哉公旦之爲周也孔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亦借其身之謂也若必以其身爲借焉則身乃我有寔惟父母之遺骸也固不可謂之借若不以其身爲借焉則身非我有是特天地之委形爾亦不可謂之非借要之未生之前此身何在既死之後此心何依今惟借此百年之身以遊天地之內而到處是家則亦莫非室也則亦莫非借也故謂之亦借室

奉答大將軍戚南塘公

兆恩生平所談三教載之書甚悉而犬馬之齒今又五十一年矣初春曾既辭諸生以遊於方之外以自適逍遥之樂其所謂遊於方之外以自適逍遥之樂者不知有遊不知有樂也夫既不知有遊不知有樂則其所以遊所以樂者不必於遠不必於近不必於去不必於留不必於山林不必於城市今日住此始知其在此也明日往彼始知其在彼也若必於遠近去留焉若必於山林城市焉御非

遊方之外逍遥之樂矣若昔日先擬今日之所之適或今日預知明日之所飄徃即非遊方之外逍遥之樂矣以此而老以此而終更不復授徒更不復談三教不知公以為何如

豫撰壙誌 并殯葬禮節

裹襯

網巾 蓋面白綾 握手白綾 衫 裙 褲

長衫 襪俱布

巾服

三綱巾、五常雲頭鞋 褶子色絹前三褶後五褶

幅巾 深衣白綾 大帶 五色絛一對垂前 履

小斂

衾白布 斂布

大斂

衾白布 斂布

冒

青絹為之

棺

内紅色外黑色

銘旌

布為之題曰

明子谷子龍江林子兆恩柩

墓

在文賦里石門山林子兆恩豫自誌其壙曰嗚呼自古有死死亦何憾但生平之所以孜孜汲汲以闡明夫三教歸儒宗孔之旨與夫君臣父子夫婦三綱之大者不知

至死之期果能信於天下乎否耶又不知余死之後而萬世而下果有能知而信之者群道釋而倫屬之以歸儒宗孔以扶植此三綱乎否耶夫以七尺之軀而慮天下之大百年之近而謀萬世之遠及至豫譔壙誌乃始覺悟而自哂以爲愚也生於正德丁丑年某月日卒於某年月日墓在石門山石門山林子兆恩先代族塟之山也春風秋雨之候得以日夕侍立我祖我父

之側得以奉伺所樂所嗜居處笑語不殊少小過庭之時此亦死中之一大幸也

紀夢豫草遺囑與諸生

辛未初冬魏生鶴鳴嘗夢
上帝遣請余歸復令有主此三教者夫三教之旨余既詳之矣而其復主此三教者必其達而操宰執之權能推而行之於天下萬世者非若余無位之士徒托之空言已爾莊子有言曰天地勞我以生逸我以老息我以死余托空言以宣明此三教之旨於天下萬世栖栖皇皇不遑寧處亦既勞矣若
天心仁愛果能息我以死余之心也況有主此三教而推而行之於天下萬世者乎然余生平不以家爲家而天下萬世乃余之家也余生平不以家之政爲政而所以群儒道釋者流以各循乎三綱之大四民之業者乃余之家政也人之將死莫不有以

命乎其後而余三教正宗三十餘卷信道疏啓一帙乃余之所以命乎其後也余之所以命乎其後者備矣余今復何言哉但恐余既死矣而余之所以命乎其後者不能徧囑天下萬世之人爾然此皆諸生之責也諸生其勉之龍江道人林子兆恩

答論本體

未有天地先有此本體天地有壞而此本體不壞故未有天地而此本體混然而爲一也

既有天地。而此本體。亦混然而爲一也

二

寂然之中。此樂具焉。感通之際。此樂形焉。而吾子乃曰。樂卽本體則凡喜怒哀樂而爲心之用者。亦皆可以爲本體歟

三

或言神而不言本體者。猶言太極而不言無極言一而不言未始一也

答論位育

以其至一者而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統體一天地也。以其至不一者而觀之。萬物各具一太極。各具一天地也。故一男一女者。一天一地也。一雌一雄者。一天一地也。一牝一牡者。一天一地也。至於品類流形於天地間。極微極細而無盡者。亦莫不有陰有陽。一天一地也。各自爲陰陽。各自爲天地。而生生化化之不窮者。天地位萬物育也

答論立命

命具於結胎之初。而安身立命。乃在於有生之日也

答論丹

或問丹林子曰。丹者。心也。赤心之本體也。或曰。旣謂之赤心之本體矣。則是丹也。可以頃刻而立成。而必遲之三年九載者何也。林子曰。文文山丹心一點。實惟頃刻立成。還此赤心之本體也。故欲爲忠卽忠。欲爲孝卽孝。奚必三年。奚待九載

答論虛

虛化神。神化氣。氣化形者。順也。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合虛者。逆也。故逆也者。反也。復也。其曰反者。孟子所謂反身之反是也。其曰復者。老子所謂復命之復是也

二

何處非虛空。何處非吾身之變化。以虛空言之。所謂身無其身者是也。以變化言之。殆所謂百千億萬化身。有不可得而擬議者。故曰

虛空卽法身法身卽虛空

三

虛空中何處非神何處非氣何處非形而神氣形之大原於此也

四

縱如吾子所謂白日飛昇區區亦不爲也吾惟返我於虛復我於無而已

寇退先期啓請亡近諸亡魂文

辛酉歲兆恩以莆城內外積屍之衆也不復

能施之以棺助之以瘞遂與門人黃仕欽等謀所以買工昇而瘞之時門人來趨命者數十生直日分督別男女而禮以瘞之文以奠之者計二千二十有餘身至壬戌之春復以乏資用之不能買工也乃遣門人道士何佐等幣請壯京僧無聞漳州僧淨圓寓處於平海者及平海僧淨圓等十有餘人卽於城內外火而瘞之文以奠之者槩有五千身自是門人釋子雲章等亦辦真心八易月之間火

而瘞之文以奠之者槩共萬有一千身今茲破城寇退之後兆恩入州鬻田得金若干又遣門人儒流劉獻策等火而瘞之者三千餘身拾遺骨而瘞之者百餘擔復徇鄉人之請卜於本月十四日爲超拔之期謹先啓告諸靈凡夫男子女子貴者賤者老者少者兆恩之所棺而瘞之者所昇而火之者或身戮家亡而無所依者或他鄉之人入莆而旅死者或遺骸漂沒於水而未及收者或餘殘之骨

雜於沙礫而不能收者靈若有知屆期乞悉赴東巖佛殿道場庶或可以慰數萬魂之靈而超拔之以少盡兆恩之心也且汝諸靈之中豈無以其死於水也而自以爲恨者乎而宋之張世傑亦死於水矣豈無以其死於火也而自以爲恨者乎而晉之介子推亦死於火矣豈無以其死於戰陣死於夷狄也而自以爲恨者乎而唐之張巡許遠而宋之文天祥謝枋得亦死於戰陣亦死於夷狄矣況乎

宋司馬之石槨楊王孫之躶葬其死一也暴其骨而殘於烏鴉藏其屍而壞於螻蟻其禍均也汝諸靈之中又豈無以其不能棺不能葬而火之瘞之之爲不幸耶兆恩以爲旣死暴骸露齒而火之瘞之寔惟汝諸靈之幸也世豈無暴骸露齒於天地間而不火不瘞者乎諸靈有知聊足以自慰矣

寇退告神文

去冬夷人之薄我近郊也兆恩嘗集諸生而語之曰城必屠而糜爛矣至寇退時能不忘一體之夙心而掩其遺骼者乎諸生咸應曰諾敢不肅奉嚴命後夷人之入也兆恩幸得以生平有微惠在人以故夷人得知兆恩義而出之及諸生昔年曾發心而有事於掩骼者悉得脫出兆恩乃復語之曰今糜爛甚矣至寇退時果能不忘其一體之夙心而掩其遺骼者乎諸生亦咸應曰諾敢不肅奉嚴命旣夷人之遁也兆恩不敢負此初心卽奔榕

省以薄田就有力者鬻之得金若干以供薪米之費而諸生咸切一體之夙心遂積薪而火之鑿穴而掩之又狥鄉人之請也從俗而爲不可知之事爲死者拔其魂而慰之爲生者灑其道而清之今旣竣事矣其所以使生者之不病於疫而死者之得安其靈也實惟諸神之力告以是文用伸祈吝

寇退道告崎頭城諸神文

崎頭城距莆八十里許兆恩旣已鬻田得金若干命諸生僧雲章劉鄜策何佐等十有八人以掩莆城内外之遺骼矣豈不揣分度力又能徧及於邊海八十里外之遠哉然崎頭之生者旣以兆恩施捨之故而念及我伯兄鶴山而兆恩又安能不以我伯兄之故遠命諸生而分惠崎頭之死者諸生旣竣事而歸矣復於南山之月峰院從俗而爲不可知之事遂拔其魂而慰之但以路遠不能灑其道而清之甚爲歉然其所以俾大軍之後無凶

年。闔城之衆無病疫。寔惟崎頭之神之功。遙
製告文。用伸祈答。

告仙遊縣諸亡魂文

慨自莆城未破之先。寇厲繁興。遺骸如積。嘗買工別男女以瘞之者。二千餘身。旣幣僧焚而瘞之者五千身。復命諸生焚而瘞之者萬有餘身。彼時從俗而爲不可知之事。以十餘金付平海僧淨圓等。拔其亡魂而超之。至莆城旣破之後。命諸生入城焚而瘞之者三千餘身。拾遺骨而瘞之者百餘担。彼時亦從作而爲不可知之事。以十餘金命諸生雲章等。旣已慰魂超拔。復爲清衢灑道。竟不知果有裨於生者死者。而兆恩之心。似亦稍安矣。若崎頭距莆八十里許。與平海等爾。獨於崎頭之死者而有所不忍者。何也。以崎頭之有德我伯兄鶴山也。及歸。復命諸生。慰魂超拔於月峰之佛宇。第以不能清衢灑道。至今猶有餘歉也。況仙邑民和。余所敬羡。富者饋食。貧者效力。惟是之故。城得以安。而其人民之野死。兵士之陣亡。於余之心。獨能恝然乎哉。遙遣諸生僧雲章劉獻策何佐等十有五人。鑿穴而埋之者八百餘身。惟時聞風而至者。有平海萊公方在國後亦充黃生州爲門弟子。是亦余之徒孫也。但余最有所歉然而不安於懷者。以不惟不能清衢灑道。又且不能慰魂超拔。薄備酒食。敬往奠之。並諸鄉人之所收埋者。及諸荒山斷澗之所未及收埋者。魂如有知。其惟來享。

瘞骼文

稱家不爲薄。薄葬亦奚傷。惟暴棄於荒野。斯生人之不祥。然死欲速朽。葬取其藏。邇古之道。亦禮之常。嗚呼。身旣死矣。瘞此山岡。魂無主矣。杳在何方。興言至此。實裂我腸。若本地丐乞之徒。將依依其安托。或他鄉流離之客。惟速歸其故鄉。聊慰爾魂。有酒盈觴。

瘞枯骨文

爾之生也吾不知其何鄉何里爾之死也吾不知其何歲何月但吾之所知者惟此卷土實爾之穴嗚呼始則全而生之終則分而裂之一死至此禍亦烈矣然四大假合終歸於盡惟此白骨亦安能長存而不消滅至人達觀亦復何說

寇退祭族中亡魂

凡我諸祖伯叔父母諸伯叔父母諸兄弟姪諸嫂諸婦諸祖姑姑姊妹諸女姪有無子而

死不得祭者及諸大殤中殤小殤不得祔廟者魂如有靈共來享之

寇退告祖父墓鄰諸亡魂

維爾之死兮幸托我祖我父與爾爲鄰也我惟思我祖我父亦不忍爾魂之無依也有酒以奠之不必其豐也有人以薦之不必其親也爾魂之靈共來享之

代上太守陳雲澗公

竊惟食固民之天而貧亦士之常其等極貧

之士也豈不願升斗之利以少濟斯須耶但昔日富者之遏糴固爲貧者之苦而今日貧者之强糴寔爲弱者之憂况收成之候距今尚遠而洸潏之風漸不可支吾恐莆城之危不在外之倭夷而在內之百姓矣興言至此每夙夜流涕故僣陳如左以備采擇云

哭劉梧峰兼悉衆善文

劉扶溝令梧峰璋先余二十餘歲受業於余爲門弟子欲以了此心性之學以無愧餘生

也余壯之且生平操持不苟雖鄉薦爲縣令猶貧儒也壬戌仲冬夷人之入也梧峰老不能行又其兒獻策城守不在側獻策之妻朱氏背負以逃誠可謂孝婦雖古人亦難及也次年孟春十有一日梧峰病甚獻策計無所出遂夜刲股和羮以進即時而愈竟以年老越五日告殂此雖其數之不可逃亦足以少盡獻策五日孝心之誠矣但以避寇急迫之際又何以爲附身附棺之資而僕子華德義

人也亦哭泣不能自已遂借其父之木使梧峰得以無暴其屍獻策得以少盡其心皆華德之力也至於衾歛之屬得以如禮者又友人曾人茂之母節婦林氏避寇所持數金慨然助之抑難矣林氏二十歲寡居割股以愈其姑陳氏之疾郡主蓮塘陸公嘗旌其爲節孝云今已五旬而獻策人茂亦余之門弟子也

奬方生夢妻文

去冬夷人之入也方生夢妻并其嫡母母俱爲夷人所獲方生既伏譯人而誘之以利矣遂奔入仙邑假諸有力者得金二百餘兩復詣夷代母母既出而方生竟留月餘始得脫時余友人地曹徐壽泉亦以母故懷金入夷者再以活其母是皆知有母而不知有身其孝一也事久彌彰孝聲益遠苟有考變觀風之士采而傳之則莆雖丘墟之餘亦且與有光焉薄具小軸與諸生同造方生以奬美之亦以相與勉勵以維持此孝心愈久而不忘也夢妻字應魯方儀部正郎之子也年十八

正氣答問

或問正氣不正之氣林子曰爲善者陽也正氣也爲不善者陰也不正之氣也又問朱子不正之氣如何得而消鑠之林子曰夫人之心既不正而陰矣則是失其人道之常而入於幽昏之境自妖自誕便生於心既生於心便眩於目而恍惚之際若有魑魅魍魎之屬

見其形而弗其靈者蓋心中自邪即是心中自鬼也近釆莆人之聽於神也遂有神其事而自稱爲神之童子者或扶鸞降靈以崇其誕或舁鬼喧道以駭其俗或書符誦呪以妖其術或登劍履火以愚其衆或陳古炫奇以慢其藏或飾像鬬富以侈其有鼓人心而趨之蓋有若狂焉古所云神民雜揉者其以是乎如有能齋心向道去惡從善以復吾身之陽是有吾身之正氣在也夫陽氣既復而陰

氣有不熄乎。正氣在我，而邪氣有不滅乎。傳曰妖不勝德，此朱文公消鑠不正之旨也。

寇退帖示三一堂

昔者東郭子惠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隱括之旁多枉木，砥礪之旁多頑鈍。夫子脩道以俟天下，来者不止，是以雜也。諸生中有仍其舊習而罔有悛心者，是爲木之枉、鐵之鈍也終矣。兆恩不自揣分，掌竊窺不追不逆之明訓，而不免於雜焉，是亦兆

恩之過也。前數年有自知其枉且鈍之不見容也，而去之者有之。若其枉且鈍者之罔有悛心也，而猶栖栖於隱括砥礪之旁，何爲也哉。幸惟思之，謹此峻告。

敬辭

敬敬敬，心爲一天，存便是敬，故操存此心，不少懈，即對越在天，不少違也。敬敬敬，出門使民，當主一而無適，尸坐齋立，惟儼然而若思。敬敬敬，仁惟生道，誠乃實理，而敬則生道不息，實理無虧，令人常自惺惺而不放逸也。敬敬敬，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在是，王道之所以安人安百姓者在是。敬敬敬。

聽辭

聽聽聽，身體髮膚受之父母，故人之行莫大於孝。聽聽聽，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故人之罪莫大於不孝。聽聽聽，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毋胥絶遠，以乖我兄弟之情。聽聽聽，家人睽必起於婦人，毋用婦言，以間我一家之好。聽

聽聽。

戒辭

戒戒戒，爾毋以强而凌弱，爾毋以富而欺貧，爾毋以公而濟私，爾毋以刻薄而傷雅道，爾毋以少壯而侮老成人。戒戒戒，爾毋好鬬而健訟，爾毋酗酒而喜賭，爾毋妬賢而嫉能，爾毋面是背非而尚詐僞，爾毋利已害人而占便宜。戒戒戒。

勉辭

勉勉。勉勉爾有父母當知所以孝敬而承順爾有兄弟當知所以友于而克恭爾有子孫當知所以提携而教訓勉勉。勉勉爾為士者當知所以進德而修業爾為農者當知所以服田而力穡爾為工者商者當知所以居肆而服賈勉勉。勉勉

寄答諸生

區區棄去舉子業從事於斯學者二十餘年矣所談者三教所正者三綱不自揣分乃以

太極無言欲爲太極總理此三房孫子俾各遵守祖宗明訓以共由此三綱做箇三房老家長公爾此意載之拙集甚悉至原宗圖說乃明言之今諸生每以日夕不得侍側爲憂是爲學之心可謂切矣然能行吾道味吾言即是精神與我相爲往還視諸日夕侍側猶有形骸爾汝之隔者亦大不侔矣幸惟體之

答吳生

覽來札知惓惓以未及一面爲歉但湯之於堯舜五百歲也尚能聞知孟軻之於仲尼百歲也尚能私淑今區區與弟既並時而生矣豈閩浙之山川所可得而限哉盖精神意氣之所往還雖隔千里若處一堂矧私淑於今弟之所授受者又非徒聞知焉已也外會編一部試覽之何如

劍津回别榕城諸友

區區今即入山去矣不去恐或又有招之者曳裾公門殊非夙志古人有言曰鳳凰以不

見爲神區區自愧不鳳凰爾縱鳳凰矣覽輝而下而數數見於時人必狎之孰復神之又曰遠志出山竟成小草在山則爲遠志出山則爲小草而况人乎栖栖人世人即得而草之而所謂山人家風不從我而壞邪若業舉相從諸生無論久近如王趙藍鄭林李吳謝等數十子皆具青雲之資各宜努力以爲世用若區區老矣無所短長可效於世徒守入山不見之細節亦區區山人之分固宜然也

譬之女子之適人也以萬世之嗣爲重區區少而寡矣今且老矣乃復從人而以嗣爲重不亦大可笑乎不見之義山人之分也至辱枉臨始敢見之分庭爲禮自孟子以來而山人之分當如此也區區行矣惟各自樹立以共作天地間第一流人物幸甚

醵金帖

書林

聖廟歲久傾圮詹就正君既修葺之余嘗謂修葺玄宇梵室時時有之雖糜其財彌多弗恤也至於

聖廟乃不能釋然於一金之資者何也豈二氏者流每以因果之說以惑人之志而責其償於杳冥之間而鼓之從者易歟就正君好賢仗義人也日者府縣嘗累旌奬之而又能知以

聖廟爲重如此但傾圮特甚工力頗繁而詹君難獨任之余乃謀之諸生各隨分出銀以

共贊成之諸生既知余心法之源委出自孔氏而一聞之下無不歡欣咸曰是我等之責也

醵金建祠報帖 嘉靖壬戌年九月念八日

叅戎南塘戚公有大功在莆雖丼自棄如兆恩者今得以遂逍遥之樂亦荷戚公之賜多矣其部下精兵殺伐之功義當醵犒至於扶傷者之醫藥陣亡者之祭葬又當哀其以我之故而傷且亡從其厚而憐恤之者亦義也敢告城内外縉紳先生至編戸諸君子幸惟以義之不可緩也隨出多寡速圖報稱倘草率之間難以集事當珍重介使遠致浙藩雖不免有遲慢之失然亦不至使人有功於我者而遽忘之也其義出分金内外鋪監各置簿一扇不自揣分敬仗各本鋪内有德行者一二人煩爲收歛此係一郡公舉人心急義之同然也故敢瑣瀆伏惟照亮幸甚

申告 壬戌年十月初六日

東廂等鋪隘分子頴送前埭土地巷舍弟兆詒兆璦收左廂等鋪隘分子頴送塔寺前敵徒黃陽庫前敵徒陳濤收右廂等鋪隘分子頴送北門街敵徒黃士忠黃起先收南廂等鋪隘分子頴送南門溝下敵徒黃瑚蔡宅敵徒蔡志豪收頌爲紀數紀名便於刻報自惟林墩奏凱而旋也凡我莆人父母兄弟妻兒而一家得以胥慶寔惟戚公之生全之也祖宗祠宇丘壠而歲時得以祭掃寔惟戚公之

禋祀之也得服田畝而擔石之入寔惟戚公之粒食之也得復境土而舊業之修寔惟戚公之奠安之也是戚公之功在人心而醵金圖報皆出人心之所同然者然始而戚公之捷也孰不有投轄之思而恐其亟去繼而戚公之去也孰不有他年之慮而望其復來夫其望之者既至則其愛之者必深愛之者既深則其報之者必厚構祠犒兵蕪而舉之亦以俾後人有所觀感云

南塘戚公畫像文 壬戌年十月念九日

慨倭夷之入寇我閩也始於嘉靖乙卯日逞其毒歲益猖獗屠戮之衆而遺骸如積虐焰之熾而村落爲墟加以無制之兵重爲民生之苦觸目驚心慘不忍言至壬戌之秋幸得我忝戎南塘戚公奉

命南來以殄滅醜虜一月之內克捷者三清之牛田莆之林墩福寧之寧德積寇滋蔓公悉搗其巢穴而平之於是閩之人無少長貴

賤無不寄命於公而荷公更生之德者不可勝數公仁而有勇嚴而能寬每臨陣决戰輙雜之伍兩中親冒矢石以爲士卒先故士卒樂爲之用其部下將吏奉守紀律不敢少違凡所經過民甚便之閫外重寄威名赫奕故倭夷畏公如虎而閩人倚公以爲長城也當必有大建祠宇生而祀之以昭荅殊勳者乃其繫德之恒情也但閩之人每以地有遐邇分有崇卑雖其祠宇之隆崇也孰若家傳畫

像朝夕得以瞻依而飲食必祭我若兆恩者亦徳公而遂逍遥之樂矣乃命工肖公半影圖而梓之庶便於委巷短壁尊而張之亦不爲瀆也或者以荷公更生之徳旣以武之功而肖公戡亂之像亦當以武之容殊不知公乃有道士也昔有圖諸葛武侯者亦惟綸巾羽扇公葢諸葛武侯者倫也惟此肖像庶可以槩見其有道之容云爾

壽饒心谷

想陽老友饒生民先林子生十有四年矣庚午之夏介贄謁林子於光澤危廣氏之家與之語便忻忻然若有得者而恨其受業之晚也自此而後侍林子於宗孔堂者三榕城者再泊舟於竹崎溪涘自冬徂春蓋不自知其年之邁而獨樂其道惟恐一日之離林子之側也是月望日寔其初度之晨莆諸生醵金爲老友壽酒三行儒門諸生出執爵而言曰堯年百十有二舜百有十願兼堯舜之年以爲無疆之祝於是道門以黄帝老子釋門以釋迦相次出執爵爲老友壽酒將半老友復出執爵以酬諸生且曰民之年忽忽已七十矣縱兼堯舜之年抑亦斯須之頃爾然民之所願者惟盡先生之心法以尊徳性以復吾心之聖人烱烱長存天壤俱敝此則民之心也不知先生以爲何如林子曰善我能知所以自壽矣余今將何以壽老友也余惟願老友及諸生相與勉勵而共倡明之俾天下萬

世盡知其心之聖人盡知聖人之心法以爲聖人也然此非久於其道焉不能也而所謂永年者又安可少邪願命諸生爲林子更爵爲老友壽老友更爵跪進酒於林子爲林子壽林子復令諸生各自酌酒各自爲壽庶幾各得以永年之身以共倡明心聖之教於天下萬世以爲天下萬世壽也於是諸生請紀其言爲壽篇

封股孝子方江文

方江宇希永少事父母孝家瀕於海世以漁
爲業既得聞尚書厥心臧之旨遂棄海而田
惟土物是愛茲春正月十四日江之母郭氏
忽疾作甚危殆延至十七日江無以爲計遂
夜禱天刲股和粥以進而母郭氏之病頓愈
或以刲股虧體不足爲孝林子曰古所稱忠
臣殺其身以利其君者爲之而未聞有以虧
體非之者况此身乃受之父母而以此兒之
肉以愈其親之疾而謂之非孝也何與

門人盧文輝校正
尹紹宗命梓

醒心詩絕句八十一首

悟入風花不盡詩狎情鷗鳥坐忘機欲將三教明歸一漢代由来有是非

只有金針解指南由来三教不為三虛心每愛孔夫子問禮殷勤向老聃

下有魚兮上有鳶道散兩間只自然生生化化元無盡一物由来有一天

下有魚兮上有鳶予欲無言任自然何人會得無言處始識仲尼是一天

下有魚兮上有鳶魚躍鳶飛總自然兩間不盡鳶魚意淵外淵兮天外天

下有魚兮上有鳶下躍上飛孰使然自躍自飛自上下下忘淵兮上忘天

三洞由来在我身欲捹人境却非真天台此去無多路只是世間出世塵

春風閒卧白雲溪蝴蝶飛来我是伊生死分明通晝夜紛紛夢覺亦支離

睡起凭欄看月華疎松影裡盡煙霞春風自有真消息不向西園問落花

誰解先天不屬氣渾然無物物從生本来元是清虛境白室天光泰宇寧

人生何地無曹溪彈指不勞身己西自得兩輪日月在春風到處有鶯啼

誰識西来一法身有相無相却是真秋風何處一聲鶴獨坐空山月正明

若識衆生即是佛不勞持戒自心平秃顱枯坐有何益自性西方總未明

空齋獨坐菊花天淡酒數甌正好眠無思無慮元無著自證自脩只自然

何慮何思只寂然儒家靜即佛家禪行亦能禪動亦靜由来三教在心傳

行亦是禪卧亦禪曹溪恰恰有真傳此身不信元清淨請看蓮塘出水蓮

儒門反即玄門逆。逆亦脩為反自然。了得自
然眞性在反成。堯舜逆成儒。
龍虎汞鉛空有著。卦爻斤兩亦支離。若存會
得綿綿意。正是勿忘勿助時。
盡心知性有誰知。了性明心便屬疑。未明心
性元無物。獨坐空山總是馳。
隨柳傍花頗不違。清風明月許誰知。滔滔浩
浩長江水。正是儒人吹笛時。
一氣天然相始終。屈伸闔闢自無窮。徘徊雲

影天光外。自在清風明月中。
火風地水却非眞。住世百年有此身。若道此
身能不死。古今誰是長生人。
學問能求心放逸。便為主敬實工夫。始識紛
紛爭辯者。支離元不是眞儒。
黃鶴樓前笛一吹。鶴鳴鶴舞鶴相隨。多少玄
門搬運者。豈知得一在無為。
摩詰惟知了佛性。在家何異出家人。避塵笑
殺坐圜者。心地未明總是塵。

悟入先天一也無。本來元不費工夫。十年孟
浪成何事。贏得心中一點虛。
只煉心頭不入山。山人何意在人間。若能動
靜渾忘却。閙在忙中始是閒。
若能了性便如如。悟入先天自太虛。雖在世
間綜世務。不妨出世是丈夫。
我未生前天是我。我既生後我是天。浩然充
塞兩間外。造化機微只一團。
物不自私物亦我。我能廣大我亦人。乾坤父

母散殊在。一氣氤氳屬此身。
正己便須要正人。至誠功用只吾身。達亦似
窮窮亦達。古今天地一觥春。
十載煙霞寄此山。民胞物與毋相關。天然一
氣無分別。萬古襟懷宇宙間。
道在青松月在花。清風萬里泛歸槎。此心不
是元無物。何處月明何處花。
道不在人花落景。人惟在道水長流。空空洞
洞煙霞外。滿目江山是勝遊。

山北山南水湍渠動中自有靜工夫不妨遠興千篇在每到忘言一字無

由來物物有眞機無限風光無限詩自是天然無粉飾些些兒着意便支離

誰知對越更無他心上分明是一天從此安人安百姓聖功亦只在初泉

匹夫匹婦在溝中若己推之古保衡一介幾微愼取與由來樂道在窮耕 上首白

也屬虛空也屬身惟將一氣究天人天人從古無分別宇宙襟懷總一春 首句改白沙二箇半字

直將一氣了天人剝復相尋自有機但得吾身正氣在便為天地一陽時

勿以窮通明出處惟將功用論窮通浩然充塞如無外便是吾人位育功

浩然正氣與天同呼吸便能贊化工何處不來天上月野花啼鳥自春風

栽蓮種菊本無著直寄衷情草木知須知弄月吟風意即是角巾漉酒時

醉舞春風海上樓白雲不盡在溪頭一聲鐵笛斜陽外世事都將付野鷗

玉壺秋水自年年悟入先天太極前松杪不來天外鶴山人猶自抱雲眠

一別蓬萊去路賒此時重泛日邊槎春風不盡江梅意又着紅桃樹樹花

功名富貴惟杯酒得喪是非只雅歌不是山中忘歲月由來春在野花多

在我眞境便寂然寂然境界即同天感通元是天機在不自花開不自眠

十年湖海卧煙霞不去非無泛月槎自是春風無限意山中樹樹盡桃花

物明有物元無物吾識非吾却是吾對境忘心吾得喪對心忘境物榮枯

莫言黃菊已離披萬物歸根自有時能解天然閑謝意猶堪載酒向東籬

春風何意催花柳花柳無私自春風心性精微六籍外乾坤浩蕩一丸中

能知易外畫前意。始識庖犧只此心。惟了此心是太極，爻辭卦象不須尋。

喜怒哀樂未發前，大本從來只自然。不解此中分造化，更於何處覓先天。

曾隨白鹿卧空林。惟有清風知我心。春回不盡天機巧，草木自花鳥自吟。

以心養心元無事，以事處事本無心。內外兩忘渾不著，清宵明月滿空林。

為愛天壺四序花。春風飛不盡煙霞。山中有酒山中月，逢島由來路不賒。

滿目江山玄會我，空齋獨秘我搜玄。能知花鳥元無著，不盡鴻濛總自然。

由來廊廟在山林。獨釣清溪歲月深。每愛濂雒能自信，栖栖應識仲尼心。

山人鍊睡在深山。鍊得睡魔總是閑。不識老摶歸去後，華山桂樹幾人攀。

步入深山路轉迷。騎龜十里到清溪。一泓春水煙霞外。隅岸桃花自鳥啼。

我在先天天弗違。盈虛消息任推移。身中但得先天在，思慮俱忘微更微。

處處江山處處同。千花萬草任東風。上天下地散殊外，只在吾身竅妙中。

死生壽夭原非我，得喪榮枯却屬誰。自花自謝門前樹，試問東風知不知。

水流花謝自年年，花水無私只自然。境與心融過者化，更無人我更無天。

一顆玄珠在太虛。內觀非有亦非無。亦非分明歸象罔，本來無欠又無餘。

渠通幽澗源源淨，水到盈科衮衮來。時人欲會原初意，試看東風未著梅。

得趣原非對菊時。淵明此意有誰知。清風不盡疎籬上，千古黃花又在茲。

為愛天邊月一輪。天風為我吹浮雲。浮雲散盡清光在，此境無人堪與論。

三年不出待歸槎。人在空中坐落霞。風入寒梅春意滿，青林無樹不開花。

至聖至靈惟卜筮何思何慮在著龜人若無心同此物世間何事不能知

草木無心草木閑自彫自發自深山乾坤亦在虛無裡不盡虛無杳靄間

心不住塵自太清忘形吾亦任吾眞明月夜過花是主清風時待我為賓

作人須作萬古人萬古之人只此身渾淪天地吾非我顚倒陰陽主是賓

休道前身我是誰冥冥杳杳有誰知今生不省前生事知命從来更不疑

休道古人即是我古人是我我是誰生平惟了眼前事四十年来只自知

欲識東西南北人惟知明德在親民山中每作周公夢鳴鳥来時宇宙春

欲識玄同柱下人身中自是一乾坤無為也有工夫在直啓玄關衆妙門

欲識西方寂滅人空中露出本来身浮雲散盡青天月處處鶯啼處處春

道亦是釋釋亦儒此理吾身本裕如不向古人尋往迹直從心性做工夫

盡心知性便知天自是篇章難盡傳惟了古人言外旨亦儒亦釋亦神僊

五山作

我在南山南又南南山坐破幾蒲團出山不識南山路雲散南山山外山

我在北山北又北北山上有巖下有谷山北清溪日夜流出山騎鶴還山鹿

我在東山東又東東山習習正春風雷聲地裂龍蛇醒李白桃紅造化工

我在西山西又西西山斜日草萋萋揮戈指日西山上卓午中天未易低

我在中山中又中西山泰華岱山東霍山南峙恒山北我是山中一老翁

潮汐

或問潮汐之說何其與人異耶林子曰余乃得之吾身之天地爾而非異也昔

人有不出戶而知天地者。豈其有外於身哉。故人之首。崑崙山也。四支。四海也。五臟。五嶽也。黃中。黃河也。一呼一吸。一潮一汐也。

西北遙通裡海間。呼來吸轉崑崙山。黃河眞息深深裡。一氣地中自往還。

山中作

山下清溪山上雲。山中麋鹿自成羣。邕道山人無好況。只將呼吸贊乾坤。

借借室

茫茫天地一閒身。寄跡榕洲今幾春。日暮潮平沙欲合。隔江還有未歸人。

荅俗人

縹緲烟雲是我鄉。清歌能短復能長。倒騎黃鶴不歸去。萬頃波濤空夕陽。一云此時酣酒不歸去。千山萬山空夕陽。

刺標摘正義竣事

談儒談佛亦談玄。孟浪人間六十年。欲悉三門歸孔氏也。曾標摘有新編。

律詩二首

生生每不窮。一氣自鴻濛。得意鳶魚外。忘形俯仰中。春風披綠草。秋雨滴寒蛩。代謝錯行裡。盈虛相始終。

水流花自發。吾亦任吾眞。興入啼鶯外。風来弱柳春。觀化知無物。達生識此身。居塵塵不染。方是出塵人。

嘲坐禪

靜不在坐。坐豈能静心。一無他。是謂主敬。

嘲運氣

不運氣氣自運。運氣反令氣不順。君不見蒼蒼上浮之謂天。北辰居。五氣宣。夫何為哉任自然。世人既無口授與心傳。何為乎窮年矻矻守殘編徒誦。順成人。逆成僊。豈知太極一立。自然倒顛。上升下降無休歇。天地日月都廻旋。為無為。玄更玄。

鍊丹詩五首

點鐵成寶。服食得仙。許多妄想。盡付青煙。

作只留章第一

煉丹仙兮煉丹仙。人在門前討炭錢。水銀化作青煙去。只留癡漢在爐邊。此四句不知作者何人録之

資本既空。良心亦喪。謂人可欺。何事不為。

作似假章第二

遠近日來換假銀。此銀非假亦非真。此銀似假多靈氣。能辟邪魔與妖精。此下四章皆托癡漢自言

貧至徹骨。能不行乞。爐中黄金。街頭化銀。

作任他章第三

化飯街頭又化銀。任他笑我為丹貧。死盡水銀那曉得。爐中還有萬黄金。

日夜索債。安得自在。爐中黄金。難以欺人。

作何好章第四

喪盡資本因爐火。願君資財且莫討。我豈得已使假銀。街頭丐乞有何好。

提罐偷盜。乞兒何好。大言鮮耻。今可已矣。

作莫笑章第五

莫笑乞兒無好處。有人請我他家去。夜提鐵罐向前途。百里奔忙天未曙。

與盡拙禪師談佛

盡拙禪師。不巧而拙。惟巧惟拙。孰優孰劣。盡拙禪師。心裡有訣。惟心惟訣。有生有滅。盡拙禪師。外與人同。內與人別。不惟忘巧。且忘其拙。不惟忘心。又且忘訣。這些虛空。等天地。禪師啓口也難説。

呼吸

天之高兮高無極。天自春秋我呼吸。一春一秋天一年。一呼一吸我一息。莫道一息與一年。升降妙用我亦天。四時行。百物生。靈化自然。餐芝服氣。駕霧乘煙。

送李中山歸金華

君不見天之高。日月星辰共森羅。一息一行幾千里。吾身璣衡亦如此。歸返還運周天。天地反覆千萬年。真人不啓秘。假稱汞和鉛。東龍西虎不復説。只了性命便通玄。玄中玄須

顛倒顛顛倒倒煉不老。一陰一陽之謂道。谷神不死中有實君去去兮歸故園。何時同訪商山皓。

四言

道無人我性本廣大碎如天地萬物覆載。

月

颯颯飄風。茫茫雨雪。須臾吹散萬里雲。現出青天一輪月。一輪月。臨丹闕山有時而摧。海有時而竭。照盡萬古此乾坤清輝炯炯長不

滅。

至道

至道無垠。默默昏昏。歸乎其根。至道無極。昏昏默默。入乎其宅。我其與天地為常。我其與日月參光。我其一屈一伸而為神為鬼。我其一動一靜而為陰為陽。前乎千百世。後乎千百世。我其與之相為終始。相為存亡。道惟無內無外。我亦無迎無將。我其登雲霞躡鳳凰。遍觀乎曠莽之野。後反於何有之鄉。委心而任運。逍遙以徜徉。

太極

天數五。地數五。五而五之二十五。太極原在虛無中。虛無太極道之祖。笑殺道流按迹慕古。惟向一身之外空談鉛汞龍虎。又向八卦之中。漫說屯蒙朝暮。于嗟乎道之不明也。惟是之故安得真人對坐綠霞閒。與之共話玄門之真土。

玄鏡銘

玄鏡混成。常照常寂。徹古徹今。夜月晝日。中涵太虛。天地一粒。不著些塵。何勞拂拭。

安樂窩歌答問

窩雖小。清以寧。天地於此而升降。四時於此而錯行。屈鬼伸神。呼月吸日。萬物森羅。以出以入。出而散之不見其不足。入而斂之不見其有餘。三教之聖人由來都清虛。若尋安樂窩中趣。欲向安樂窩中居。不有曾參之魯。當如顏子之愚。勿忘勿助。無礙無拘。此中儘廣

大此理總如如昔誦皇極經世書堯夫千載
曾起予。

達磨贊

西来寄意惟論見性體用如如廓然無聖隻
履歸去蒼海茫茫即今東土不異西方。

畫像自贊

余不知天地生人之始也距今幾萬歲又不
知天地生爾之形也距今幾箇身一歲復一
歲苟求其故至於寅一身復一身身皆甃

却非真故丹青之所能寄者我之形而丹青
之所不能寄者我之神。

爾不言意何為肚裏好懐惟我知達則兼善
乎天下窮則脩身見於時若所云三教合一
之旨豈曰能破萬古斯世之疑。

方袖方領見影愧影索鏡按圖吾今識吾自
慚七尺一丈夫非釋非道亦非儒倦来睡一
着興到酒數盃鼎鼎百年内安用此微軀。

爾似我我似爾爾我相似分爾汝我與爾也
却能忘形骸爾與我也相對沒言語。

口占贈卓子

既跣足復蓬頭獨立縹緲之飛樓樓前紫烟
生玉樹駕鶴欲向蓬萊去欲去却被白雲留
如今嘯傲在何處亦居市亦居山茫茫超出
寒暑外不在天地日月間。

無山閣

無山寄寥廓上有一高閣高閣崢嶸不可攀
歷歷仙侶鶴髮童顔逍遥對明月揮手緑霞

間。

贈送卓子雲遊

别我去兮鶴一隻到處是家天地為宅一劍
一琴飄然羽客。

収屍歌

與汝形骸一氣分數聲木鐸不堪聞風旛揮
淚緣何事與汝形骸一氣分。
與汝形骸一氣分數聲鐃鈸不堪聞風旛揮
淚緣何事與汝形骸一氣分。

與汝形骸一氣分。數聲石磬不堪聞。風旛揮淚緣何事。與汝形骸一氣分。

冤退収屍歌

與汝形骸一氣分。滿城鬼哭不堪聞。蒿舁風化緣何事。與汝形骸一氣分。

噫吁戲歌

噫吁戲騎背兒。爾今尚憶騎背事。爾今無復騎背時。後母後父不復道。後母如母世所稀。高宗廸哲。孝己身危。吉甫賢者。伯奇見疑。爾父殊非高宗與吉甫。爾又不及孝己共伯奇。噫吁戲騎背兒。寒風凄凄凋桂枝。城頭暮鴉聲轉悲。掇蜂為祟母心烈。重絮為衣父不知。天地跼促。爾將安之。

壺中

驂紫鸞駕赤虬。嘯入江雲抱日流。壺中一甲子。人世幾春秋。

飲溪山草堂醉後走筆一首

君不見羲和駕日車。鞭策六龍欲安如。朝掛扶桑枝。薄暮沒四海。一夕復一朝。萬古長不改。人生閃爍如電光。昔時俊逸少年郎。今朝雙鬢生秋霜。所以賢達人。相呼入醉鄉。蘭亭曲水流玉觴。竹林七賢皆若狂。吁嗟乎。此人之徒死已久。思也千載而下。何人對酌花間酒。

題蘭水圖贈別張屨山歸泰和

君昔來兮梅花嶺頭白。君今去兮芳草嶄邊碧。君乃江右之逸人。余亦閩南之狂客。手持青囊經。別我何所適。千里西風寒飄翩。鶴一隻。時披蘭水圖。誰道江山隔霞外。若相思浩歌在巖石。

銕笛

一聲銕笛。獨立崔嵬。桃花春自開。仙人竟不來。揮手霞外。駕鶴蓬萊。

題畫圖

吹玉笙。咲瑤臺。仙人飄翩凌海島。山如摧石欲倒。駕鶴歸去蓬萊道。

族兄龍岡呼余為李白後身走筆一首

恩也落魄一蚩人寄跡醉鄉三十春敢云李白是前身對酒陶然一酌一笑三杯耳熱狂歌大叫天地非大吾身非小有時嘯傲華山雲有時騎鶴向天表龍歸東海虎伏西山八千功德何日了

清源洞

遥望山頭白雲一片攀烟蘿以直上坐翠微而長嘯倒倒顛顛冥冥杳杳夜半一聲金鷄叫滿輪明月海中皎求詡世人駕鶴天表

黄鶴白鹿

誰與為儔山中白鹿誰與為駕雲際黄鶴大舜云逝王喬不作鶴兮鹿兮舍我安托

飲柯山草堂分題得一色杏花圖走筆一首

君不見上林紅杏初發花春風灼灼艶流霞忽然秋氣肅天地落葉飄零堪長嗟人生不得恒年少有如頹陽餘西照頹陽西没朝復東塵世幾廻開口笑不知洗耳有潁陽安識樹勲在廊廟吾將拉巢由排周召憑雲控鶴臨風長嘯

戲友人

到處不妨坐上眠前身應識姓陳人春風淡蕩歸花柳蝴蝶飛來太認真

送何廣文

寂寂江城草結廬澄心閑釣武陵魚手持紫氣純陽劔口誦天門太史書柳色漸看山外綠梅花欲向雨中疎停杯借問今何適遥指羅浮駕玉車

贈呂四梅

一梅東而白一梅西而紅一梅紅向西一梅白向東四梅主人今何在日日花前醉春風

酬主人

何其清也而況旨乎一杯一杯清夜云徂層霄散髮赤脚酣呼不辦主客安知有吾

自書醒心詩摘註卷端

余妄不能詩。謬將三教要旨被之聲音。時令諸生詠歌之。亦時與諸生講解之。諸生既已付之剞劂。題曰醒心集。又請余疏釋之。以剖析疑義。以直指歸趣。以俾天下後世之人。共知而共聞之。顧余實非其任也。而亦不敢多讓焉。漫摘絕

句三十六章而疏釋之。俾覽者觸類而通。可槩見其餘矣。然余豈不知竊附儒門者流。漫舉二氏數言而誹毀之。足以聲稱於當年哉。余惟有見於三教合一之理。實不敢強附以狗人。雖天下非之。而亦有所不恤也。子谷子龍江道人林子兆恩

三教正宗統論

門人盧文輝校正

醒心詩摘註

絶句三十六章

悟入風花不盡詩狎情鷗鳥坐忘機欲將三
教明歸一漢代由來有是非

悟入風花者心與境融也不盡詩者得意
斯得言也鷗鳥忘機者物我兩忘也夫心
境無礙物我兩忘猶然推求三教之秘而
是非於二千餘年之間者豈得已哉慨自
孔孟既沒之後三教之道始裂而為三矣
蓋由不知根本之學不悟心性之原徒以
小慧私智揣度而億逆之以各趨邪徑以
各相雄傑也噫老子曰大道甚夷而民好
徑安得不由徑之徒而與之共適甚夷之
大道也哉

只有金針解指南由來三教不為三虛心每
愛孔夫子問禮殷勤向老聃

吾身之金針天上之斗柄也知吾身之斗
柄則知吾身之天地矣大凡天下之事分
而必合合而必分理之常也孔孟以上人
各本於貞一之原而三教之名未立孔孟
既沒人各安於意見之小而三教之名始
分且萬世而下之尊孔子也至矣而孔子
之尊老子也又至矣知尊孔子之道而不
知尊孔子之所尊者亦獨何歟豈氣運之
微道學之晦而三教之理至是為天地間
之一大阨邪抑一分一合之機固自有必
然者然時有隆汚道有顯微若使三教合
一之理並皆燦然著明於天下後世者則
亦存乎人爾

下有魚兮上有鳶予欲無言任自然何人會
得無言處始識仲尼是一天

無言處者所謂孔顏樂處而吾身之鳶飛
魚躍活潑潑地也

下有魚兮上有鳶下躍上飛孰使然自躍自

飛自上下下忘淵兮上忘天

鳶不知有天亦不知有飛魚不知有淵亦不知有躍鳶魚之所以飛躍飛躍之所以上下者果孰使之然哉故得之於心通之以神乃知非鳶非魚非飛非躍也亦非非鳶亦非非魚亦非非飛亦非非躍也故曰會得時活潑潑地

三洞由來在我身欲挤入境却非真天台此去無多路只是世間出世塵

道家以心性為神仙而以心性內守為神仙居洞府也故出世不離世間仙境只在人境若舍此身之外而別求所謂海外蓬島者不亦惑乎或者以出世不離世間而道家者流猶有斷棄人倫者亦獨何歟林子曰此學之者非傳之者妄也按史記老子之子名宗宗為魏將封於叚干宗子注注子宫玄孫假假仕於漢文帝而假之子解為膠西王卬太傅國家於齊是有父

子之倫矣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是有夫婦之倫矣為周守藏室之史是有君臣之倫矣孔子問禮關令尹強為著書是有朋友之倫矣夫老子者道家之宗也而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倫考之信史歷歷可驗如此豈有斷棄人倫如後世所謂道家者流哉

春風閑卧白雲溪蝴蝶飛來我是伊生死分明通晝夜紛紛覺夢亦支離

此言物我一體而死生晝夜也心經曰乃至無老死説者謂老則從他老死則從他死而不貳其心也老子曰及吾無身吾有何患謂不自有其身而生生死死與我了不相關也則亦何患之有若所謂釋氏怕死而道家貪生者蓋亦傳之者妄也至於輪廻之説亦指此心而言謂此心之生死也蓋一念悟時即心生忽然不悟而心死二者交戰憧憧往來萬死千生無復休息

邵康節所謂虛過一死萬遍者是也。若夫天堂地獄之說。則又不可不知其義也。蓋作善降之百祥。而百祥之駢集。寔惟天堂之福也。作不善降之百殃。而百殃之俱罹。寔惟地獄之苦也。況作善則心逸日休。便屬陽明而輕清。不謂之天堂而何。作不善則心勞日拙。便屬陰濁而幽昧。不謂之地獄而何。

誰解先天不屬氣。渾然無物物從生。本來元是清虛境。自室天光泰宇寧。

先天不屬氣。而天則屬之氣。先天不屬形。而地則屬之形。余又嘗有詩曰。人人有箇先天在。不識身中向外求。若能反身而求之未發之前。則自有生氣生形者在焉。未有天地。先有此先天之理。而為天之先者。故曰先天

人生何地無曹溪。彈指不勞身已西。自得兩輪日月在。春風到處有鶯啼。

或曰。曹溪六祖所居之地也。而謂之何地無曹溪者何也。林子曰。釋氏即心即佛。而方寸之地。非吾身之曹溪乎。若後世有志釋流。必至曹溪以參六祖者惑也。豈非知曹溪之曹溪。而求佛於外。而不知吾身之曹溪而求佛於心邪。至於道家之所謂丹者。亦指此心而言也。心屬火。其色丹。故謂之丹。惟能養此眞心。炯炯不昧。是有一點神丹胚胎於其中矣。故虛靈中啓而變化

無方也。或問何謂金丹。林子曰。操持此心久而不渝。天理常存。欲不能屈。譬如金之堅利。能斷一切物也。道家亦謂之鐵漢。佛氏亦謂之金剛。一刀兩斷。立定脚跟。更不回頭。無復顧念。此孔子之所以思見剛者。

誰識西來一法身。有相無相却是眞。秋風何處一聲鶴。獨坐空山月正明。

釋氏曰。五蘊身田內。有無位眞人。無位眞人。即法身。即如來。儒者所謂主翁天君者

之旨

是也。釋氏謂之親見如來者。非見色身。見法身也。見法身者。見自性之法身也。若非親見自性法身之人。豈足以領會斯言之妙哉。

若識衆生即是佛。不勞持戒自心平。禿顱枯坐有何益。自性西方總未明。

閉衆生之知見。即名衆生。開佛之知見。即名佛。蓋善惡之所從分者幾也。周子曰。誠無為。幾善惡。若能於寂然不動之體。而順

以出之。不勞持戒。心地自明。禿顱枯坐。竟亦何益哉。昔者宋文帝謂求那跋摩曰。孤愧身徇國事。雖欲齋戒不殺。安得如法也。跋摩曰。帝王與匹夫所脩當異。帝王者但正其出言發令。使人神悅和。人神悅和。則風雨順時。風雨順時。則萬物各遂其生。以此持齋。齋亦至矣。以此不殺。德亦大矣。何必輟半日之餐。全一禽之命乎。帝撫几稱之曰。俗迷遠理。僧滯近教。若公之言。眞所

持齋之旨

謂天下之達道。可以論天人之際矣。至於六祖以匹夫之貧。為獵人守網。每至飯時以菜寄煑肉鍋。或問則對曰。但喫肉邊菜。由是觀之。茹素以持戒者。乃學佛之細行。而明心以了性者。寔佛祖之的傳也。且衆生與佛不同。而衆生之性之善。與佛本無差別。故本性是佛。離性無別佛。猶本性是孔子。離性無別孔子。本性是老子。離性無別老子。孟子所謂性善。而人皆可以為堯

舜者此也。或問佛在何處。林子曰。在西方。或人即欲往西方去。林子曰。爾若反照。佛在爾身。或人不悟。林子曰。爾之能虛靈知覺者。佛也。爾當反照。所以能虛靈知覺者。從何而起。所謂念頭動處。即爾之西方佛也。

西方佛之旨

又問衆生即佛之旨。林子曰。衆生者自心之衆生。謂本無之妄心也。佛者。自心之佛。謂本來之眞心也。故妄復無妄。衆生即佛。一念迷眞。佛即衆生。尚書所謂惟聖罔

衆生即佛

清淨之旨

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也。
空齋獨坐菊花天淡酒數甌正好眠無思無
慮元無着自證自脩只自然
壇經曰。但淨本心。使六識出六門。於六塵
中無染無雜來去自由。通用無滯。夫能於
六塵中無染無雜。則是佛家之清淨。未嘗
離塵以為清淨。而所謂無思無慮者。不思
而思不慮而慮也若著於無思無慮便為
無思無慮所縛即名邊見故曰惠能沒伎

禪靜之旨

倆不斷百思想對境心數起菩提作麼長
淨名經云。即時豁然。還得本心。自脩自證。
直養無害。夫何為哉。只自然爾。
何思何慮只寂然儒家靜即佛家禪行亦能
禪動亦靜由來三教在心傳
儒家之靜。佛家之禪。命字雖殊。其旨一也。
誠使佛家而知有本來面目。焉坐可也。行
可也。儒家而知有主敬工夫。焉靜可也。動
可也。若禪必在坐則佛之禪。頑空也。靜必

兩忘之旨

在坐則儒之靜。坐馳也。釋氏曰。凡夫取境
智者取心。心境兩忘。乃是眞法。儒者曰。廓
然大公。物來順應。內外兩忘。澄然無事。此
禪靜之大義也。昔程伊川謂禪伯為天下
寂忙人者。豈無謂哉。蓋以坐禪之人。不知
根本工夫。眞實學問。日夜之間。空向山中
極靜處靜坐。以制伏其外。以把捉此心。殊
不知心本神明。圓融不測。若必欲以勉強
工夫制伏而把捉之。豈孟子所謂必有事

坐禪之非

焉而勿正心之旨哉。昔馬祖在庵中坐禪。
讓禪師往問曰。在此何為。曰坐禪。曰坐禪
何所圖。曰圖作佛。讓禪師一日將甎一片
於庵前磨。馬祖曰。磨此何為。讓禪師曰。要
作鏡。馬祖曰。磨甎豈得成鏡。讓禪師曰。坐
禪豈能成佛。故曰。兀然空坐。於道何益。最
下根者。不墮此見。壇經曰。第一莫著空。又
曰。亦不著淨。若著於空。却被空縛。若著於
淨。却生淨妄。著空著靜。豈曰能禪。

儒門反即玄門逆，逆亦循為反自然，了得自然真性在，反成堯舜逆成仙。

儒門之反，玄門之逆，亦命字不同，而旨一也。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蓋堯舜性之，一惟天命之初爾。而湯武則不免少違天命之性，而與堯舜者異矣。故日新又新，敬以勝怠，以其原初與堯舜同者，而反之為堯舜也。道書曰，順則成人，逆則成仙。學者不明逆之之旨，乃索之殘編之中，私意億度，始有運氣之說，以亂榮衛，以蝕精神，豈知得一之旨，無為之妙哉。故儒門者流，能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便成堯舜。道家者流，能善逆之，則天地之性存焉，便成神仙。復歸嬰兒，不失赤子之心。其意同也。

盡心知性有誰知，了性明心便屬疑，未明心性元無物，獨坐空山總是馳。

世之儒者，問之以盡心知性之旨，則亦未之知也。若語之以明心了性，則曰，非吾儒者之所謂道也。假使以盡心知性句，雜之佛書中，吾知其必以為非也。又假使以明心了性句，雜之儒書中，吾知其必以為是也。

隨柳傍花顧不違，清風明月許誰知，滔滔浩浩長江水，正是仙人吹笛時。

花柳風月，總屬自家觸處，皆是境，則觸處皆是心也。剛大之氣，塞於兩間，如浩浩長江，而秋水時至矣。吹笛時者，陽氣一動，萬物自春也。

火風地水卻非真，住世百年有此身，若道此身能不死，古今誰是長生人。

釋氏以四大假合，終歸於盡，故煖氣歸火，動轉歸風，毛髮爪齒，皮肉筋骨，腦髓垢色，皆歸於地，唾涕膿血，涎沫津液，痰淚精氣，大小便，皆歸於水，惟此四大，是謂妄身。反觀無形，是謂實相，如是實相，釋氏所謂佛

長生之旨

所謂如來。所謂法身。所謂自在菩薩也。道家亦謂之眞人。亦謂之神仙。儒家亦謂之天君。亦謂之主翁。若夫四大假合。合而必離。妄身屬形。形必有壞。故堯舜之體魄歸地者。謂此四大之妄身也。堯舜之神氣歸天者。謂此無形之實相也。至於長生不死之說。非謂此身之長存。乃謂此心之炯炯不昧。萬世如在也。以此觀之。堯舜之道。而萬世祖述之。雖謂堯舜至今存可也。文武之法。而萬世憲章之。雖謂文武至今存可也。仲尼素王。萬世為土。雖謂仲尼至今存可也。老子曰。死而不亡者壽

主敬之旨

學問能求心放逸。便為主敬實工夫。始識紛紛爭辯者。支離元不是眞儒。

儒者終日口說孔子。不識自性孔子。終日紛爭辯論。不知心上工夫。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程子曰。約之使

後世儒者之非

反覆入身來。又曰。心要在腔子裏。朱子曰。但得心存便是敬。勿於存外更加功。是知。求放心。便是存心。存心便是主敬。此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而對越在天。陟降在帝之左右。舍存心之外無他也。後世儒者不識敬字。支離謬漫。似足聽聞若語之。以眞實工夫。根本學問則亦未之知也。然儒者之病。不特支離為然也。有專主尊德性者。有專主道問學者。有專主先知者。有專主先行者。有專事考據以為博物者。有專事援引以為明經者。有自謂崇正之儒。而身不正者。有自謂闢邪之儒而心自邪者。有藉此以為進身之階者。有假此以為邀譽之媒者。如此者流。難以悉舉。要皆外心性以為儒。而非仲尼之所謂儒也。

黃鶴樓前笛一吹。鶴鳴鶴舞鶴相隨。多少玄門掀運者。豈知得一在無為。

既能得一。萬事自畢。若夫掀運之徒。豈知

後世道家之非

無作無為之秘旨哉然亦有能經鳥伸者有內視存想者有面壁而志在降龍伏虎者有輕舉而思以駕鳳驂鸞者有吞精嚥華以翕日月者有步罡履斗以窺星辰者有依卦爻之序而朝屯暮蒙者有售黃白之術而燒茅弄火者有希慕長生不死者有馳志白日飛昇者如此者流難以悉舉要皆外心性以為道而非老子之所謂道也

釋氏有妻子

摩詰惟知了佛性在家何異出家人避塵笑殺坐圜者心地未明亦是塵

維摩詰者釋氏之有妻子也身處塵勞心常清淨釋氏有言曰安於人道之常而知寂上一乘之妙初無間於僧俗如是則佛之道愈大而朝市山林皆得之矣人倫不廢於外而佛法常明於內孰若維摩詰之道為大中至正者哉又曰不須求出家作名教中罪人至於傅大士龐道元許多等

釋氏二戒

流亦皆有妻子也道家所謂休妻不是道佛家所謂何須要去妻孥不亦可明徵乎若夫大根大器之人不須出家直能了道成佛至於下根下器之人易遷於外誘易動於利欲必先出家以了斯道至道成之日然後娶妻生子以續綱常不為晚也故佛為出家者說菩薩戒則曰離非梵行為在家者說優婆塞戒則曰離邪婬解者以為離非梵行者永斷色欲也離邪婬者不犯他人妻女也大慧語錄曰昔李文和都

富貴參禪

尉參得禪大徹大悟楊文公參得禪時身居翰苑張無盡參得禪時在江南運使苟知即心即佛之旨雖不絕富貴紛華之境可以便證聖果是富貴叢中亦可為也豈特在家為然哉劉元城曰出家者紛然非

後世釋氏

佛教之福若學佛之徒至於離世以為高避塵以為潔則亦惑之甚也然亦有著相而執而不化者有著空而流而不返者有

捨身以事佛者。有設齋以飯僧者。有不衣
不殺而慈悲者。有不坐不卧而立禪者。有
呪水默訣以驅群魔者。有枯坐誦經以覬
多福者。有持戒定慧而望解脫者。有祛貪
嗔癡而思清淨者。有生而願超西域者。有
死而願登天堂者。如此者流。難以悉舉。要
皆外心性以為佛。而非釋迦之所謂佛也。
我未生前天是我。我既生後我是天。浩然充
塞兩間外。造化幾微只一圈。

天即我也。我即天也。天人之理。更無分別。
故我未生之前。則我之理尚屬之天。而我
既生之後。則天之理自屬之我。無天無我。
無我無天。上下一理。渾融無間也。
物不自私。物亦我。我能廣大。我亦人。乾坤父
母散殊在。一氣絪緼屬此身。
盈天地間皆水。則皆吾之精也。盈天地間
皆火。則皆吾之神也。佛氏所謂山河大地
皆吾法身之妙用者以此。程子謂仁者以

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己也。故仲尼之志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如天地之
化工。付與萬物矣。若夫生我之形者。父母
也。而媾精化生之際。自有一點元神存乎
其間者。天地生生之自然也。易之所以乾
稱父。坤稱母。蓋謂是爾。故父母全而生之。
子全而歸之。曾參之啓手啓足。孝子事父
如事天也。天地全而生之。人全而歸之。堯
舜之神氣歸天。仁人事天如事父也。

直將一氣了天人。剥復相尋自有機。但得吾
身正氣在。便為天地一陽時。
天地萬物皆吾一氣。故盡己之性。盡人之
性。盡物之性。參天地。賛化育者。一氣之充
塞無間也。然陽氣在天之上。寄之者日也。
在天之下。寄之者人也。夫時值純陰猶歲
之十月也。但陽不終剥。地雷自復。如碩大
之果。必有生生之理者。消長之氣機。天地
之自然也。其所以扶天地之陽。而抑其陰

充塞之旨

者實惟在人之身爾苟吾身之氣既六陽
而乾則天地之氣斯一陽而復矣從此而
臨。而泰而大壯。而夬而乾。以盡人之性。以
盡物之性以參天地。以贊化育。皆自吾養
成之氣以擴充之非有他也。
勿以窮通明出處惟將功用論窮通浩然充
塞如無外便是吾人位育功
堯舜浩然之氣。充塞於唐虞宇宙之間孔
孟浩然之氣充塞於萬古宇宙之間惟是

氣也。天能使之清地能使之寧陰陽能使
之和。四時能使之序。六府能使之脩山能
使之高水能使之流。老者能使之安朋友
能使之信少者能使之懷疲癃殘疾能使
之各得其生。鰥寡孤獨能使之各得其所。
飛潛動植能使之各適其性天地雖大皆
包羅於此身一氣之中。而此身之氣甁主
張是自有不屬氣者在而為氣之先也。
浩然正氣與天同呼吸便能贊化工何處不

來天上月。野花啼鳥自春風。

呼吸妙用

若非正氣。便不浩然若不浩然。便與天地
不相似。故呼吸者。一身之氣隨之以闔闢
即天上之晝夜日月也。天上之日月。既能
於天之下。而無所不照則吾身之呼吸自
能於天之上。而無所不通凡夫生生化化。
如野花啼鳥之並育於天地間者。亦皆自
在於我呼吸春風之中矣。若夫善養正氣。

善養工夫

集義工夫惟當綿綿若存。如佛之所謂不

得勤不得怠辶陳白沙曰舞雩三三兩兩。
正在勿忘勿助之間曾點些兒活計被孟
子一口打併出來便都是鳶飛魚躍此有
得之言也。
一別蓬萊去路賒此時重泛日邊槎春風不
盡江梅意又着紅桃樹樹花
蓬萊者指吾身而言。謂身中之眞境也。儒
者亦謂之靈臺謂之喜怒哀樂未發前謂
之中。謂之樂處釋氏亦謂之佛國謂之淨

土謂之西方。亦皆指吾身而言也。或問道家所謂蓬萊島者何也。林子曰。身處人世之間。與世人相為周旋。而心則空虛洞達飄然物外。如在無人之境。海外蓬萊島者然也。陶淵明所謂心遠地自偏。周子所謂出污泥而不染。釋氏所謂居塵不染塵。在欲而無欲也。此時重泛日邊槎者。即所謂湯武反之也。反身既誠。則生意不息。而化化之機。自無盡藏矣。

在我眞境便寂然。寂然境界即同天。感通元是天機在。不自花開不自眠。

吾身之眞境。天上之北辰也。周子曰。寂然不動者誠也。惟能反身而誠。止於其所定而能靜。靜而能安。無思無為。斯便謂之至誠之道矣。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寂而常感。感而常寂。天機自在。不假強為也。

曾隨白鹿卧空林。惟有清風知我心。春回不

盡天機巧。草木自花鳥自吟。

曾隨白鹿卧空林者。與物兩忘也。惟有清風知我心者。與天為一也。至於充實美大光輝生色。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博厚高明兩天貳地。如草之自花。如鳥之自吟。天機一動。自有不可得而遏者。

我在先天天弗違。盈虛消息任推移。身中但得先天在。思慮俱忘微更微。

先天者。生天生地生人。而為天之先者。此

天地人之道。同出於一原。故能並立而為三也。人惟不得先天之理。即囿於天地之中。如易所謂後天奉天時者是也。惟其能得先天之理。則能斡旋變理。範圍曲成。宇宙在身。造化在手。而天且不能違矣。盈虛消息。不任我之推移邪。

為愛天邊月一輪。天風為我吹浮雲。浮雲散盡清光在。此境無人堪與論。

天上之日月。吾身之心性也。心性為客邪

所迷即日月為浮雲所蔽故雲開而日月自現昔亦不增今亦不減邪退而心性自明昔亦無欠今亦無餘天風之吹浮雲之散者心性既明客邪自退本來清淨不假强為也

三年不出待歸槎人在空中坐落霞風入寒梅春意滿青林無樹不開花

人者空中之眞實相所謂本來面目也末二句言吾身之氣既足則天地之氣自充

矣

心不住塵自太清忘形吾亦任吾眞明月夜過花是主清風時待我為賓

心不住塵自太淸者金剛經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金剛經下文又曰應如是生清淨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是知無所住者不住於色聲香味觸法也夫心者本自清淨本自具足圓融不滯神妙無方也故能聰明睿知文武聖神

兩天貳地知來藏往物來則能應之事至則能通之此其所以能應變也若住於色聲香味觸法則是著於外物而應變之機窒矣故儒者之敬謂存此心而不放逸也儒者之誠謂實有此理實有此心也堯舜之所以帝天下者此心也周傅之所以相天下者此心也孔孟之所以師萬世者此心也此心之分量何其廣也此心之功用何其大也謝上蔡以為心無所住而能應

變卒得罪於聖人也亦獨何歟釋氏之所謂色聲香味觸法即儒者之所謂聲色臭味也豈聖人之心住於聲色臭味邪楞嚴經曰常住眞心眞心者即程子所謂人須識其眞心謂吾本來之眞心也若住於色聲香味觸法則失其眞心矣是知佛之所常住者眞心也無所住者色聲香味觸法也忘形吾亦任吾眞者蓋不能忘形則必不能殺身以成仁舍生而取義也明月夜

過花是主者萬古此乾坤萬古此日月而花則易殘之物乃為夜月之主者寄也人生天地間特百年之須臾爾而達則為天下之主窮則為一家之主者時待我為賓者謂清風知我而賓主兩相得也

至善之地

止至善之旨

欲識東西南北人惟知明德要親民山中每作周公夢鳴鳥來時宇宙春

仲尼不在春秋而在吾身所謂吾身一仲

尼也故欲學仲尼者但於吾身至善之地而止之即所謂喜怒哀樂未發前孔顏樂處堯舜之中是也由是以之為己則為明明德由是以之為人則為親民周公以此道相天下而孔子之所以夢寐不忘也或問明明德親民止至善之旨林子曰大學之道之大惟明明德親民二者而已二者之大亦將何所用其功乎惟在吾身至善之地而止之渾然在中粹然至善由此而

能定由此而能靜由此而能安所謂寂然不動天下之大本立矣而千變萬化不由此中出邪

無為之旨

虛無之旨

欲識玄同柱下人身中自是一乾坤無為也有工夫在直啓玄關衆妙門

老子之所謂無為者以吾心本自虛無而綿綿工夫實無所著也程子曰天理生生相續不息無為故也而聖人之德純一不已者亦無為故也其曰虛無者謂吾心本

虛空而洞徹無物而淨盡如太虛太無然是亦一天矣程子曰虛者天地之祖天地從虛中來故天地以虛為德而聖人亦以虛為德

欲識西方寂滅人空中露出本來身浮雲散盡青天月處處鶯啼處處春

寂者吾身本自寂然即易之所謂無思無為寂然不動也然所謂寂者非徒寂然而已也佛書曰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其曰滅

者滅此心之妄也夫心本寂然亦安有妄若於六塵中而觸情動念者便是妄心也惟寂故滅本體既明客邪自退也惟滅故寂人欲淨盡天理流行也

道亦是釋釋亦儒此理吾身本裕如不向古人尋往迹直從心性做工夫

心性一也未萌則即心為性已萌則即性為心是故常人放其心而不求賢人存其心而不放聖人忘其心而不知故曰堯舜性之君子存之庶民去之或問未萌之性已萌之心林子曰譬如槃石而火自生元來石中有火之性夫心猶火也而性則本來所自有猶火之蘊於石也易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中庸所謂未發之中發而皆中節聖人無心而有心蓋謂此耳

盡心知性便知天自是篇章雖盡傳惟了古人言外旨亦儒亦釋亦神僊

夫三教之旨載之篇章而咸謂之經者何也經者常也謂此心此性之經常也儒之六經道之道德經釋之心經金剛經皆説心性之理又從心性中發出來篇章雖繁不過為後人之印證爾壇經曰三世諸佛十二部經在人性中本所自有不能自悟又曰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法華者佛經名也陸象山曰六經者吾心之註脚也陳白沙曰匠夫匠婦胸中自有全經此風雅之淵源也抑常論之二氏多失之偏而儒門多入於偽失之偏者固非大中至正之道而入於偽者亦豈忠信不欺之心哉然儒門者流每以今之和尚而議釋迦以今之道士而議老子亦何異乎二氏者流以今之儒門而議孔子也要之心性之大既有所未明而好勝之心又不能自克徒以生平影響記誦而為口耳之粗者各立門戶以相是非無惑乎三教之要旨不明

於天下後世也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余謹以拙詩三十六章而疏釋之以明三教要旨以俟夫後之盡心知性者

三教合一之旨三教先生既從而講論之而又爲之詩歌詩歌之不足而又摘取三十六章爲之註解反覆印證若合符節是誠斯道之淵徵三教之要領無非古先所不傳之祕而前聖所未發之書也陽每咨決疑義而神領之下似若

心之所已知而口之所能言者豈非至正明達之道而先得同然之機歟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陽嘗誦先生之詩教已得三教之大都繼受先生之言傳頗悉三教之奧妙猗歟休哉始知盡性至命之學明德親民之訓自孔孟既沒之後至是復得先生爲之推明則三教之理燦然較著不謂斯文之一大幸邪至於先天心性天人之微西方蓬萊靈府之旨主翁真人如來之祕等數十語陽謹標而題之於其上以便天下後世之人易於觀覽云爾梓事既登同門諸友咸謂先生之書皆所以發明三教之祕遂名曰醒心集謂非先生欲以三教之理而思與天下後世共之歟門人黃

陽頓首百拜謹識

醒心詩摘註跋

跋曰天之神寄於日日者太陽之精也咸池

初浴扶桑始明兩儀分象萬彙聿新凡夫化化生生色色形形皆得太陽以亨以成而月之懸象星之森列亦不過藉太陽之餘光耳夫吾人之身等於天地而元神之炯炯即太陽之朗然故太陽亘千古而不磨元神歷萬劫而不壞粵考古昔迄於今日其所以稟太陽之精紹三教之統者可得而遡矣義黃以上茲不復論堯舜撫運於明時仲尼獲麟於叔季窮達異勢陽德同亨顯被一時垂休萬

世此則太陽之盛純乎其純也大禹之光猶聖域之未優武王之光則至善之未盡曾參衍其光於一貫子思述其光於中庸孟軻見知私淑諸人若老氏之光普矣悲其莫續於後而釋迦之光大矣惜其猶限於西達磨振教於中國惠能了悟於黃梅呂曹韓白老氏之嫡宗也程楊李朱孔氏之裨將也石馬跋摩釋氏之衙官也要而論之堯舜日之卯矣仲尼老釋日之午矣孟軻日之未矣惠能日

之申矣至於程楊李朱呂曹韓白石馬跋摩許多流輩不謂之日行至是而酉而戌復沒於西哉是猶星明月朗借餘光於太陽也夫日西沒東升不終晦冥一輪紅轉復見昭明惟

我

三教先生元神正氣充塞兩間倡道東海之濱畢集三門之旨摘註一書所以闡明太陽之理者備矣以一身之純乾為天地之一陽蓋欲擴而充之以盡人物之性以成參贊之

能使三教合一之理光于天下後世晃朗燦爗如日中天此則

先生之太陽也故仲尼之所以集堯舜禹湯

文武之成而

先生之所以統仲尼老子釋迦之盛者亦惟此太陽之氣不蝕滅於萬古宇宙間也嗚呼斗仰有年愚昧莫覺去歲仲春始拜門下嘗領摘註一書而盥讀之咨決微奧心性始明乃知昔年之昏蒙如坐長夜而近來之契悟

若抱初陽謹述所聞謬書末簡時嘉靖壬戌端午門下不肖弟鳴陽頓首百拜謹跋

萬曆甲辰孟夏朔旦涵江三致堂重刋

鄭梅 陳雲洞
門人林紹泰 林孚卿 命梓
余校 吳夢韓

三教正宗

聯句　　門人盧文輝校正

三教宗孔堂

賢此心聖此心天地亦此心主敬最要

家吾事國吾事宇宙皆吾事集義為先

又

若要識心無體無方元是聖

云何能聖先知先覺總由心

又

道不遠人只在人倫日用

性無不善有何貴賤賢愚

戒勉諸生

毀譽榮辱利害死生這四關須立定脚跟方

打得透

孝弟忠信禮義廉耻此八德毋徒騰口說要

見諸行

又

賢等莫余欺生死第一關果爾能看得破

我今試汝問義利兩箇字豈其無愧於心

又

言而不可與天地鬼神所共聞也戒勿言

行而不可與天地鬼神所共見也戒勿行

又

莫藉見聞談孔子

須從心性識宣尼

又

道從心裏得

靜在動中求

又

余亦何知漫因時而設教

賢如有志無曲學以狥人

又

講學時論是非不論利害

應事時顧是非不顧利害

又

如有仍前虧心　非為者請退席

如有仍前放曠不檢者請退席

度世

或問林子倡道而必曰度世者何也林子曰度世之教豈惟道釋為然哉若仲尼則亦何嘗無度世之心與論語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又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中庸曰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又曰洋溢中國施及蠻貊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夫凡有血氣且尊親矣而况人乎余故曰仲尼亦度世也量大則於人何所不容士農工商皆天所覆而地所載

又

朋來則在我未嘗無助智愚賢否其性本善而心本良

又

大寤總歸一夏

眞空遍滿三千

眞心眞我

林子曰無生則無死無死則無生心身一也或問心豈有生死林子曰一念之善其心生一念之惡其心死余嘗謂人人也卒變而為狗彘之行是亦狗彘而已矣人人也卒變而為虎狼之行是亦虎狼而已矣若夫眞心眞我元無善元無有惡既無善惡安有生死故心生則身生心死則身死而謂血肉之軀能不死者此乃道流釋流之誕也故眞心無心而有心眞我非我而是我而眞心眞我安有壞時故曰天地有壞這箇不壞而道家之所以長生釋氏之所以不死者殆非所謂五行之心四大之我也

上而天下而地中而人天地人三才都歸眞我

又

聖而儒玄而道禪而釋儒道釋三教只此一心

即我即天即我即地即我即人我其非我
即心即儒即心即道即心即釋心本無心

又

非我之我元是我而天而地而民而物亦皆
備於我
無心之心豈有心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總不
外此心

又

無心之心能不死
非我之我本長生

又

致中自能和而位天位地殊非四大之我
盡性以至命而度世度人豈是五行之心

林子曰肝心脾肺腎昔人嘗配之木火土金水矣故心火也易之所謂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者殆非我之真心也真心則何思而何慮四大者火風地水也釋氏所謂四大假合終歸於盡者殆非我之真我也真我則不生而不滅

三才

或問林子所言三教而必曰三才者何也林子曰為儒而不知天之陰陽地之剛柔人之仁義者其能儒乎而道而釋亦復如是若能知三才矣而不能盡性以至於命焉豈曰孔子之儒老子之道釋迦之釋邪

天地人已列三才妙用非我還是我
儒道釋今標一夏總持是心卻非心

又

具大總持門若儒道釋之度我度他皆從這
裡
能知真實際而天地人之自造自化只在此
中

又

又玄衆妙豈無門大竅發機悉皆真我
百尺竿頭更進步非身本體遍滿太虛

又

順性命而三才自是天然造化
通古今以一夏要從人世修持

丁卯春句

今巳五十一年每欲作人回首竟成春夢
尚餘萬八千日幸毋老我此心更烈秋風

閑題

一身付雲水逍遥山野素性
萬古任綱常負戴聖賢此心

又

集三氏之大成天欲治舍我誰也
參兩間之妙用民不被若己推之

又

四序自常春何者為賓山乎不老
三生都是幻誰堪與侶雲也無心

借借室

切莫認眞除此一心雖形骸亦假
云何是借豈惟萬物即天地為虛

又

江山寄跡元非我
天地為廬亦借人

海日樓

扶桑初日分天地
滄海無波屬聖明

又

廣大此胷襟俯仰海山雲日
虛空即本體包羅天地古今

望江岩

矌觀滄海微茫叵測魚龍嘘雲作雨
揮手青天咫尺閑騎日月執斗馳星

武夷張道士

桃洞人遐十二樓臺懸日月
櫂歌聲遠三千世界自乾坤

又

却嫌紺殿多車馬
時與白雲共往還

凌雲岩

舉首去星辰不遠
挺身在日月之間

周文學　業易

滴露研硃每向卦爻窺性命
奇山秀水都歸肺腑灑詞章

藍文學　業麟經

廊廟遠情不日應持賞罰柄
經權大義此時猶在是非間

藍氏世德堂

累代簪纓霞洞隔溪人世
千年國族櫂歌清夜書聲

諸生

賢令好自期錦水風高魚龍吹浪
我亦將何祝羅山日暖蘭桂飄香

榕城李生韋華搆

爰老親燕翼辛勤國族孫謀於斯而益大
看令子鵬摶九萬道術學業更不相為妨

蔡生喬遷

擇以處仁蔡學士流風至今未艾
積而能散陶朱公遺韻千古猶存

釋氏

欲識天眞池裡蓮花數朶
能明正覺樓中枯木千春

又

六月生寒白雪軒中禪定者
十方分盤青蓮山上總持人

又

雲外鐘聲留月色
池前法雨亂天華

又

泥濘生金蓮莫道色身原是垢
虛明涵碧水須知眞性本来清

又

建水即西天騎象雲間能說法
雪峰亦淨土牧牛圖裡可明心

又

自證自修莫道此山非彼岸
即心即佛須知東土是西天

又

放不盡靈光窓頭一月
含無邊生意梅蕊同春

又

皓月照禪心曾向高山啓囊取藥
澄心窺色相還從福地浮錦渡杯

又

說法能明帝釋氏
課童又是仲尼徒

又

奕世總持勝地象峰眞脉
千年常住飛花鷲嶺天香

又

名重緇流息地能談果報
老多白髮入冬反作頭陀

又

無見即無迷半嶺松華人老
不清亦不垢隔溪鳥語山空

又

無心即是雲閒在嶺頭片片
上善莫如水始流山下涓涓

又

眞心超出三千界
妙法還從不二門

又

一刹一塵九品蓮花懸日月
非心非佛十方淨土悉虛空

又

色色都空五蘊幻身皆佛性
如如不動一花法界在明心

又

一朶青蓮自是水雲世界
千年枯木閑隨麋豕春秋

又

[illegible]自怡情天外莊嚴一刹
每修苦行雲間棟宇千年

又

儒履道冠身著袈裟談佛性
黃花翠竹人窺色相識禪心

贈游生萬儁

得意在鳶魚之外
寄情于翰墨之間

分摘聖學心要上　十凡六十四

林子曰惟識心然後可以事心大學曰正心而孟子曰勿正心孟子曰收放心而邵尭夫曰心要放〈夏語摘出〉

林子曰心本活潑道亦自然故外無安舒之適則內無自得之真也〈會編摘出〉

林子曰聖人之心純乎仁也而造次顛沛無非夜氣之清明矣

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程子曰約之使反復入身来又曰心要在腔子裏朱子曰但得心存便是敬勿於存外更加功是知求放心便是存心存心便是主敬此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而對越在天陟降在帝之左右舍存心之外無他也〈醒心註摘出〉

林子曰仁即心心即仁若外心以求仁不識仁也

楊龜山曰論語言仁處皆仁之方也若正所謂仁則未之嘗言也故曰子罕言仁要道得親切惟孟子言仁人心也最為親切

林子曰孔子言仁亦有最為親切處復禮為仁是也

林子曰中庸曰仁者人也孟子亦曰仁者人也以人言仁更為親切此乃孔門傳授真法也

邵子曰先天之學心也後天之學迹也出入有無生死者道也又曰先天學心法也故圖皆自中起萬化萬事生乎其心也又曰先天學主乎誠

周子曰聖誠而已矣

羅豫章曰夫中庸之書世之學者盡心以知性躬行以盡性者也而其始則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其終則曰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此言何謂也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故大學之道在知所止而已

或曰中有定在歟林子曰纔着一處便為不中曰中無定在歟林子曰若謂其無定在亦非中也

林子曰忘之而允執之者堯舜之中也外之而度取之者子莫之中也 夏語摘出

林子曰知堯舜之性之則知堯舜之中也若於動靜云為之際而求其無過不及之中是亦子莫之中也子莫度楊墨之仁義而執其中者賊道也

周子曰寂然不動者誠也蓋誠者吾之本體得於天之自然也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苟有物以閒之則不可謂之誠不可謂之天之道不可謂之本體之自然周子又曰誠無為幾善惡所謂無為者蓋得之天者本寂然而無事也而幾之所動則善惡始形矣 會編摘出

林子曰反身而誠反而身之者誠也故曰湯武反之也又曰湯武身之也

程子曰荀子言養身莫善於誠既誠矣又安用養此已不識誠又不知所以養 會編摘出

林子曰心體原無止息故曰至誠無息物我本不閒隔故曰誠者所以成物也

林子曰河圖以偶起數洛書以奇起數偶則二而八之奇則三而九之九虛其中亦八也八實其中亦九也田畫九區蓋取諸奇圖列八陣蓋取諸偶 林子摘出

太玄見天地之心何謂也林子曰楊雄作太玄以擬易得易之意也易用八而虛其中中之虛者神無定位而周流於八者之閒也太玄用九而實其中中之實者神立其位而周流於八者之閒也虛者虛之而未嘗虛實者實之而未嘗實天地之心也 林子摘出

皇極經世用四者何也林子曰即其中之虛者而五之猶言仁義禮智而信在其中矣金木水火而土在其中矣 林子摘出

林子曰識得先天圖中閒空處則畫前之易在我矣

昔子夏學於孔子也，而曰出見紛華而悅，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交戰於胸中，未能自決。程明道嘗自謂田獵今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初矣。後十二年因見果知未也。夫子夏聖門之高第也，猶惑志於紛華；明道宋儒之卓然者，尚喜心於見獵。攝心之功，不其難歟。（初學摘出）

林子曰。堯舜浩然之氣，充塞於唐虞宇宙之間；孔孟浩然之氣，充塞於萬古宇宙之間。

朱子曰。敬則自然靜，不可將靜來喚作敬。（會編摘出）

朱子曰。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會編摘出）

林子曰。日月者，易也；日而月之，月而日之，互相往來而摩盪者，周也。

林子曰。孔子所謂仁者，即碩大之果，生生不息，而仁在其中矣。由是而芽而根而條而實，燁然華美，咸備於果實之仁，是猶燦然之禮具於渾然之中也，故曰復禮爲仁。又曰人而不仁，如禮何。（會編摘出）

林子曰。約禮之禮，復禮之禮也。（夏語摘出）

或問本體。林子曰。文王之不識不知者，本體也；孔子之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本體也。（本體摘出）

或問常明。林子曰。常明也者，心性常明也。故遷善者，復此常明之本體也；改過者，去此常明之障蔽也。（常明教摘出）

林子曰。德之不脩，脩此常明之德也；學之不講，講此常明之學也。（常明教摘出）

林子曰。天下何思何慮，本體本寂然也；死生利害之不足以入其心，本體本無累也；民胞物與之分量，本體本無我也；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本體本虛明也；樂則生，而惡可已者，本體本活潑也；不將不迎，應而不宰，本體本融徹也。

程明道嘗問謝上蔡近日用心，對曰，近日只用何思何慮一句。明道曰，有此理，只是發得

太早又曾往見伊川伊川問近日事如何對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有此理賢發得太早林子曰始於慎思慎慮之功而造於何思何慮之地斯為學者有漸之學也初學篇摘出

林子曰無一物而不屈且伸則無一物而不鬼且神也夏語摘出

程子曰張天祺不思慮事強把此心来制縛寄寓在一箇形象皆非自然司馬君實又只管念箇中字此又為中字所制縛會編摘出

林子曰愈防檢愈不定愈窮索愈不精程子曰識得此理不須防檢不須窮索亦此意也

林子曰詩之為教也托之里語以發其情倣之女流以婉其詞如後世之宮情閨怨農談漁歌而此意猶有存者然里巷女流之作亦不終無也會編摘出

或問鄭衛之風悉紀淫人之詞而孔子録之者何也林子曰鄭衛其風之淫乎非必皆淫人之語也而其風之所靡雖臣子之不得志於君親者亦每於此寄興而托情焉然後始見鄭衛之風之淫也

程子曰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矣易畢竟是甚又指而言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聖人示人之意至此深且明矣終無人理會易也此也密也是甚物人能至此深思當自得之

林子曰言故而不及於利者非以明性也利

也者性而情之者利也夏語摘出

孔子曰易有太極周子曰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

周子曰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

程子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為外牽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為有內外也又曰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猶反鑑而索照也又曰與其非

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

程子曰虛者天地之祖天地從虛中來故天地以虛為德

林子曰物物也格亦物也格其格則物格矣故物辟之寇也格辟之兵也寇藏而兵不農者格亦物也又曰惟格物然後能無物故逐於外而聲色臭味者物也著於內而意必固我者物也夏語摘出

林子曰人性上不可添一物故物格而知至矣

林子曰道不息也心亦不息也故曰吾不能已矣而川上之嘆則曰逝者如斯

林子曰反求諸已者知聖人之在我信聖人之益篤矣夏語摘出

林子曰初學之要惟在自已心上做工夫蓋心辟木之本根也本根既已堅固枝葉自然茂盛若徒尋枝摘葉瑣屑零碎窮年屹屹濟得甚事故雖古之大聖賢大學問亦惟近裏著已都從心上做工夫爾會編摘出

謝上蔡嘗别一年而来見伊川問所進對曰但去得一矜字爾上蔡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惺惺論敬會編摘出

侯師聖初從伊川未悟乃策杖訪濂溪濂溪留之對榻夜談越三日自謂有得如見天之廣大伊川亦訝其不凡曰非從濂溪来耶侯師聖嘗曰仁如一元之氣化育流行無一息間斷會編摘出

邵子曰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又曰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至妙也歟

李延平從羅豫章學豫章好靜坐延平退入室中亦靜坐豫章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會編摘出

李延平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灑然氷解凍釋處縱有力持守不過苟免顯然怨尤而已

故其教人也只是要得學者靜中有箇主宰

存養處 會編摘出

林子曰天地即我我即天地一而已矣程子曰言體天地之化便剩一箇體字只此便是

天地之化 會編摘出

林子曰天地間只一氣爾屈伸往來天地之鬼神吾身之鬼神也朱子曰人心繞動便達於氣便於這屈伸往來常相感通 會編摘出

邵子曰太極不動性也發則神神則數數則象象則器器之變復歸於神也

邵子曰行己須行誠盡處曰誠盡者至誠也曰誠盡處者堯舜所謂中仲尼顏子樂處是也

程子曰昔見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處即中也孔子曰樂在其中

林子曰道之明也聖人也天地也道之行也聖人也天地也天地啓其運聖人執其機 聖語摘出

朱子曰以涵養本原為先講論經旨特以補

此而已 會編摘出

陳白沙曰此心自太古何必生唐虞此理苟能明何必多讀書

林子曰鳶不知有天亦不知有飛魚不知有淵亦不知有躍鳶魚之所以飛躍飛躍之所以上下者果孰使之然哉故得之於心通之以神乃知非鳶非魚非飛非躍也亦非非鳶亦非非魚亦非非飛亦非非躍也故曰會得時活潑潑地又曰所謂樂處乃吾身之鳶飛魚躍活潑潑地也 醒心詩註摘出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門人盧文輝校正

分摘聖學心要下　凡四十九章

林子曰日月往来之機易備之矣天地生殺之權春秋備之矣　夏語摘出

林子曰星辰錯陳而有紀者樂而禮也江海異流而竝入者禮而樂也又曰草木其華者禮之文也禽鳥其聲者樂之和也故觀之天地者之庶彙豈必夔夷復生哉而禮樂可興矣　夏語摘出

林子曰周授田百畝商七十夏五十者異也其所以限民力而寵税之者同也長短其度損益其數其三王之制也而不相沿矣又曰人人井其田則天下之田不浹旬越月可得而井矣　夏語摘出

林子曰惟知助法之善不執方井之常而變通宜民之下雖深谷峻山亦得以因地制形計畝均授要之不失黄帝之初意而君民兩足可也　會編摘出

易曰渙亨王假有廟林子曰巽木也而震之一陽者根也坎水也而本之艮者源也又問一陽為根之旨林子曰巽二陽在上其發華於春乎震一陽在下其歸根於冬乎

林子曰天以春而是以秋而非仲尼以是而春以非而秋故標其經曰春秋也今以名其世是仲尼之世有春秋猶堯舜之世有唐虞也書曰帝乃殂落又曰陟方乃死春秋曰孔丘卒　夏語摘出

林子曰天地之春秋堯舜之賞罰孔子之是非一也

林子曰帝王之興也改正朔易制度不沿禮不襲樂其所以新斯民之耳目定一代之規模乎然其正朔之頒所以示民遵守使農不失時可也奚必子丑之為非而建寅之為是耶如必建寅之為是則成湯伊尹之聖胡不遵而守之而武王周公又胡以建子為哉且商革夏之正而建丑俾民咸知有商也周革

商之正而建子。俾民咸知有周也。此盖聖人之微權矣。昔者哀公問於孔子曰。舜冠何冠。孔子不對。公曰。寡人有問。而吾子不答。其意何耶。孔子曰。以公之問不及於大。公曰。奚為非大。孔子曰。舜之為君也。其德好生而惡殺。其政任賢而去不肖。明並日月。化行若神。龜鳳呈祥。麟龍叶瑞。公獨以冠冕為問。故非大也。不以冠冕為大。則不以輅車為重也可知矣。會編摘出

林子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聖人之出處也。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賢人之出處也。

林子曰。堯舜之禪讓。天之與賢也。湯武之放伐。亦天之與賢也。會編摘出

林子曰。不怨不庸。不知者過化也。其皆神之所為乎。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盖取諸豫。林子曰。坤。邑國也。震。暴客也。重門者。豫也。又曰。震。聲木也。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盖取諸大過。林子曰。上兌下巽。坎也。巽。長木。兌。金也。

林子曰。王莽妄援周官以毒天下。王安石傳會經義以誤蒼生。豈其六經乃先王經綸之無顧不可行於後世哉。會編摘出

時有訪林子於榕之城西僧舍。與林子談及一貫章。一人曰。以一理貫通萬事。真善發聖人之蘊也。一人曰。凡事憑理做去。真為學之領要也。林子曰。即此可以明一貫之道。而為

孔子之的傳可乎。二人對曰。有何不可。信如所言。則一貫之道。子能知之。是又二孔子也。余能唯之。是又一曾子也。即七十子之賢。未聞以一貫授之者。非聖人之吝教也。穎悟莫如子貢。雖啓之者再矣。而猶未達。何子言之之易。而余唯之之不難也。二人對曰。孔子只言箇一字。而門人昧之。朱子又添箇理字。而萬世唯之。林子曰。孔子何不添箇理字。使三千之徒。皆得其傳。萬世而下。皆知其道。豈孔

子闢道之秘，不若朱子歟，抑孔子教人之心，不若朱子歟二。人默然。（林子摘出）

林子曰。天命之謂性，心由性生也，故念念常在於欲，即謂之人心，念念常在於道，即謂之道心。然以道存心，豈不善哉，特賢人持守之功，殊非聖人頭腦學問，忘其本根，不由中出，故曰惟微。若能知吾身之中而允執之，則性由此立，道由此出，譬山下之泉，涓涓不竭，此家以養正，乃聖功之大也。孟子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蓋仁義根於性生，知性，則當仁而仁，當義而義，順以出之，以利為本也。若此心念念常在於仁義，而勉強以行之，豈聖人所謂寂而常感，感而常寂之道哉。（會編摘出）

時有造林子，與林子談及格致誠正章。其人曰，格致誠正，不必太分別，而其體之惟一。又當以誠意為主，然雖有先後次序之可言，實無先後次序之可分。林子曰，說經者當本之躬行實踐之餘，而逆其命意立字之志，以心感心，是為得之。今果以誠意為主，余亦從而易其語曰，欲正其心，先致其知，欲致其知，先格其物，格物在誠意，豈不明白，何為顛倒以罔人耶。若果無次序之可分，則上文不宜錯用四箇先字，下文亦不宜錯用四箇後字。且脩齊治平先後之序，既如是其詳明，而格致誠正先後之序，何如是其無差別耶。（林子摘出）

林子曰，性立而仁義自生，易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故舍性以為仁，未必不害仁也，舍性以為義，未必不害義也。余於是知孟子之仁義，蓋有得於性善者然也。（林子摘出）

林子曰，就湯就桀者任也，相齊相燕召謀也，故曰有伊尹之志則可。

林子曰，坤順也，動而險，惟離明也，故介于石。

林子曰，天以覆幬為大，而棟宇以蔽風雨，構木以為天也。

或問安仁。林子曰，獨不有所謂利仁乎。或問一貫。林子曰。獨不有所謂忠恕乎。

陳白沙曰匹夫匹婦胸中自有全經此風雅之淵源也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林子曰與蒲人盟而適衛者仲尼也故曰要盟也神不聽 夏語摘出

林子曰我與天地特一氣之相為往還爾非有二也程子曰天地之用皆我之用

謝顯道往見明道受學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 會編摘出

林子曰寢衣之製今尚有之度其身之長而半之

林子曰因而生者心死也譬碩果之仁已蠹矣外雖可觀能久存乎

林子曰泉混於山心隱於性者象也

林子曰氣本至大至剛亦本流行無間

林子曰上帝降衷厥有恒性是性也者故也我固有之也

林子曰孔子嘗言仁而孟子得之曰天下廣居是吾心專直翕闢之機與天地合其德而廣生大生者惟此廣居實受天地之中以生又在吾身之正中故曰正位易之所謂黃中通理正位居體者是也以此而聖神文武以此而兩天貳地大中至正之道易知簡能之學千變萬化都由此中出也不謂之大道而何 會編摘出

邵子曰天地之本其起於中乎是以乾坤屢變而不離乎中也

邵子曰心為太極朱子曰太極虛中之象也

林子曰心惟在腔子裏欲其時時惺惺而不放逸也 夏語摘出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何謂也林子曰無思而儼若思者敬也 夏語摘出

林子曰洗心而退藏之者心隱於性也 夏語摘出

林子曰達而一夫不得其所則無以成其功窮而一人不明厥道則無以大其德

陸象山曰六經者吾心之註腳也又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 會編摘出

陳白沙曰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曾點此兒活計被孟子一口打併出来便都是鳶飛魚躍

時有論知行者或曰先知後行或曰先行後知或曰知行合一紛紛辨說適林子在坐僉曰林子獨無言乎林子曰余亦何言余惟太古之時人多神聖知行之字未製也唐虞三代之時神聖間出知行之名始立也降及後世世道交喪不惟知行之說太詳而先後之辨亦支離而無紀矣余亦何言余惟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爾 林子摘出

邵子曰思慮一萌鬼神得而知之矣故君子不可不慎獨 夏語摘出

林子曰子貢之多識以為學猶商賈之殖貨以為富也 舊有此說 孔子嘗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又曰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予一以貫之若宋儒之所謂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乃子貢之多識以殖貨也而大學格物之微殆非窮至事物之謂矣 會編摘出

張子厚嘗言吾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林子曰孔子之恭而安惟從敬上来爾東坡云幾時得與他每打破這箇敬字雖不識敬然亦有為而言也故不戒慎而自戒慎不恐懼而自恐懼者敬也朱子曰心存便是敬若於不覩不聞之時而必欲戒慎恐懼焉則心反為之動矣豈易所謂寂然不動之體哉 會編摘出

林子曰心本寂然也敬則不失其寂然之體而心存矣心焉既存自無怠肆荒寧之失謂非戒慎恐懼而何此不覩不聞中之真實工夫也若於不覩不聞之時先慮其怠肆荒寧也而必於戒慎恐懼焉則是有所戒慎有所恐懼不得其正而心已失其寂然之體矣殆非中庸立言之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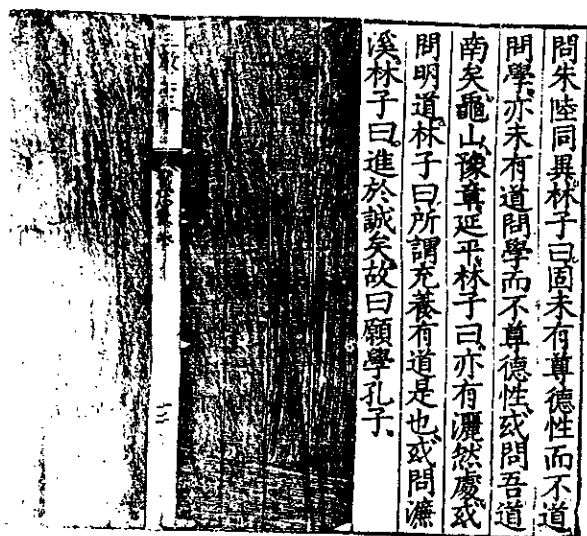
或問曰既曰非謂物来則格之而反動其心又曰外物之来必思以格之既曰不戒慎而自戒慎不恐懼而自恐懼又曰戒慎恐懼防

乎其防者何謂也林子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

林子曰天下萬世皆吾分内事故達則為天下窮則為萬世

林子曰聖人必可學而至學不至於聖人不止也更欲倡而大之使天下之人盡為聖人萬世而下盡為聖人

林子曰君子終日乾乾而不息者憂其道之不明於吾身也吾身既明矣又憂其道之不明於當時也當時既明矣又憂其道之不明於後世也夫憂其道不明於吾身所謂為仁由己我之憂可得而釋也而其道不明於當時及於後世君子不能致力於其間此其所以有終身之憂而不能一日忘于其懐矣夫以當時為己任而當時之稟其教者是一時之師也以後世為己任而後世之聞其風者是萬世之師也林子摘出

林子曰世之儒者知學孔子而非其大也或

問朱陸同異林子曰固未有尊德性而不道問學亦未有道問學而不尊德性或問吾道南矣龜山豫章延平林子曰亦有灑然處或問明道林子曰所謂充養有道是也或問濂溪林子曰進於誠矣故曰願學孔子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門人盧文輝校正

分摘玄宗大道上　凡六十四章

林子曰先天一氣從虛無中來豈非乾坤未判之先而太虛太無自有混元至精者在歟故曰有物混然先天地生

林子曰天地雖大皆包羅於此身一氣之中而此身之氣孰主張是自有不屬氣者在而為氣之先者　醒心詩註摘出

關尹子曰太虛於一氣中變成萬物而彼一氣不名太虛　會編摘出

林子曰先天者生天生地生人而為氣之先也　醒心詩註摘出

林子曰未有天地先有此先天之理而為天之先者故曰先天　醒心詩註摘出

老子曰生我者道活我者神

趙古蟾曰神者性也

林子曰神者丹也

古仙曰本來真性是金丹

林子曰根從何生惟識根然後能歸根命從何始惟知命然後能復命靈樞經曰天谷元神守之自真白玉蟾曰自形中之神以入神中之性此之謂歸根復命

林子曰草木從根而發人之根在於神明之舍　舊稿摘出

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參同契曰運移不失中又曰行符合中又曰浮游守規中

李清庵曰聖人只書一中字示人此中字即玄關之竅也中非四方之中亦非在中之中釋云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那箇是上座本來面目故曰念頭不起處是也

經曰一在北極大淵之中又曰守一存真一乃通神

老子曰聖人抱一為天下式呂知常曰一者人之真性也道書言一亦有數種有道之一無一之一也有神之一真一之一也有氣之一一氣之一也有水之一天一生水之一也

有數之一。一為生數之根也。若抱一之一者乃神之一。真一之一也。

老子曰。能嬰兒乎。又曰。復歸於嬰兒。林子曰。嬰兒者。元神也。故曰嬰兒入聖機。又曰男兒會懷胎。

呂知常曰。天谷空曠。無乎不納。能容無相之至真。本來之赤子。而萬神居之。

或問火候。林子曰。綿綿若存。老氏之火候也。孟子所謂勿忘勿助者是也。

真火本無候者。何謂也。林子曰。養珠者龍。抱卵者雞。豈有言語傳相告教哉。天機妙用。自然而然。

古人有言曰。順則生人。逆則成丹。所謂生人者。受氣托形之初。閉之母不知也。母呼亦呼。母吸亦吸。而兒在胎中。得以成形而化生者。閉之母不知也。成丹之法。亦復如是。以採藥言之。不採而自採也。以火候言之。無候而有候也。亦無沐浴。自然而沐浴。亦無刑德。自然而刑德。至於進退抽添。交媾攢簇。莫不自然而然。亦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

陳虛白曰。火候之要。尤當於真息求之。又曰。念不可起。意不可散。

張紫陽曰。謾守藥爐看火候。但安神息任天然。

白玉蟾曰。以精神魂魄意為藥材。以行住坐臥為火候。以清淨自然為運用。

白玉蟾曰。神則火也。氣則藥也。以火煉藥而成丹者。即以神御氣而成道也。林子曰。夫蠮螉之虫。孕螟蛉之子。以混其氣者。藥也。以和其神者。火也。若龜龜相顧。神交也。神交而氣未始不交。火中有藥也。鶴鶴相唳。氣交也。氣交而神未始不交。藥中有火也。至於不根而生。芝菌不母而生。蝤蠙而陰陽相搏。燥濕相育。亦有神火氣藥為之根。為之母焉。以成其變化之用。而遂其生息之機矣。（會編摘出）

林子曰。火候之徵易盡之矣。陰陽消息生生

不窮易曰生生之謂易故坤而復矣而臨而泰而大壯而夬而乾乾而姤矣而遯而否而觀而剥而坤陽火陰符進退抽添道豈遠哉故曰但至誠合自然

人之氣子時尾閭丑寅腰間卯辰巳脊膂午泥丸未申酉胸膈戌亥又歸於腹中此一日之升降也而道家謂之一息亦然者真息往來而呼吸之機自能奪天地之造化矣故曰龍呼於虎虎吸龍精又曰呼吸相含育停息為夫婦

胡混成曰是火發生於真精恍惚之中薰蒸於一身四體之內本無形象安得有候

林子曰一念外馳火候差失者危也能毋防乎故曰念起即覺又曰不滅照心

白玉蟾曰奮迅精神驅除雜念謂之武火

林子曰神凝則精氣聚而百實結者藥物也真息往來而未嘗少有間斷者火候也

丹書所云天魂地魄日精月華紅鉛黑汞金精木液烏兔龜蛇馬牛龍虎硃砂水銀黃芽白雪丹砂秋石白金黑錫別之為男女夫婦體之為金木水火類之為青幽徐楊象之為乾坤坎離或有言交梨火棗者或有言金砂玉汞者或有言丁公黃婆者或有言嬰兒姹女者陳泥丸謂之其實陰陽二字是皆一物者是也 會編摘出

丹書所云守一壇戊巳戶玄關一竅玄牝之門神水華池鉛爐土釜硃砂鼎偃月爐中黃

宮丹元府神室氣府關元丹田呼吸之根凝結之所陳泥丸謂之皆一處者是也 會編摘出

丹書所云冬夏二至春秋兩分卯酉甲庚弦望晦朔子午巳亥寅子坤申二十四氣七十二候一年交合一月週迴離坎之時兔雞之月乾巽之穴二八之門朝屯暮蒙晝姤夜復陳泥丸謂之週年造化乃周身之精氣日夜時刻乃精氣之變態者是也 會編摘出

白玉蟾曰世人執着藥物火候之說以為有

形有為而不能頓悟也夫豈知混沌未分以前烏有年月日時父母未生以前烏有精血氣液道本無形喻之為龍虎道本無名比之為鉛汞 會編摘出

張紫陽曰元性復則元氣生

關尹子曰全精者忘是非忘得失抱神者時晦明時強弱 會編摘出

天隱子曰宅神於內遺照於外自然異於俗人則謂之神仙故神仙亦人也在於修我靈氣勿為世俗所淪汚遂我自然勿為邪見所

凝滯又曰本一性而言謂之真如又曰生乎易中死乎易中動因萬物靜因萬物 會編摘出

林子曰不運氣而氣自運者得一也

林子曰運氣者逆氣也 林子摘出

林子曰道也者混然而無也故天有日月星辰而道則日日月月星星辰辰者也地有山嶽河海而道則山山嶽嶽河河海海者也物有飛走動植而道則飛飛走走動動植植者

也春夏者以生以長孰其能秋能冬者乎秋冬者以收以藏孰其能春能夏者乎且人之一身耳目手足拘於物也果孰為之視且聽者乎果孰為之持且行者乎由是觀之何物非道何道非物何有非無何無非有

林子曰道也者無也道不可見故曰無天地之所以覆載者道也不可得而見也萬物之所以化生者道也不可得而見也 夏語摘出

林子曰物與道而相含有與無而相入造化

無窮生生不息 夏語摘出

林子曰世之言無者襲也 夏語摘出

或問既曰虛無者太虛太無也又曰無之至於無可無也虛矣今又曰無此聲色臭味而心自虛矣敢問何謂也林子曰古人虛無之旨豈異也

林子曰地也者形也內也天也者氣也外也人之形外也氣內也養成此氣則天地之氣皆吾之氣也天地之氣皆吾之氣則人之形

又在內而氣又在外也若混而言之則氣在人中人在氣中形與氣相渾淪而不相離矣夏語摘出

古人有詩曰混沌生前混沌圓箇中消息不容傳劈開竅內竅中竅踏破天中天外天林子曰竅中之竅者天外之天也故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混沌消息豈容言傳

譚真人曰道之委也虛化神神化氣氣化形形生而萬物所以塞也道之用也形化氣氣化神神化虛虛明而萬物所以通也又曰虛無所不至神無所不通氣無所不同形無所不類孰為彼孰為我孰為有識孰為無識萬物一物也萬神一神也又曰心同幽冥則物無不受神同虛無則事無不知會編摘出

關尹子曰有時有氣彼非氣者未嘗有晝夜有方有形彼非形者未嘗有南北何謂非氣氣之所自生者何謂非形形之所自生者會編摘出

林子曰奚物而為石奚物而為火者忘物也

或問常明林子曰君不見兩精相搏而火生乎木之相摩石之相擊者兩精也而火則自然生乎其間矣故元神者真火也昭昭靈靈萬古不滅

林子曰生我之形者父母也而媾精化生之際自有一點元神存乎其間者天地生生之自然也易之所以乾稱父坤稱母者蓋謂是爾故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曾參之啓手啓足孝子事父如事天也天地全而生之人全而歸之堯舜之神氣歸天仁人事天如事父也醒心詩註摘出

林子曰天氣也孰綱維是天之天而未始有氣也地形也孰綱維是地之地而未始有形也故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叅同契曰混沌廣相接權輿樹根基經營養鄞鄂凝神以成軀林子曰凝神以成軀者釋氏所謂實相者是也古人有詩曰經營鄞鄂體虛無便把元神裡面居息往息來無間斷

全胎成就合元初

莊子曰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故知識不用歸乎其天則渾沌全矣胡混成曰保元和者莫先於去情識

林子曰天地之間孰不生死於五行之中而為五行之所相生滅者也若終能至神不復生意則是超出五行之外而五行皆為吾用矣

林子曰不為陰陽五行所生滅如父母未生

時一般者真人也

關尹子曰天地雖大能役有形不能役無形陰陽雖妙能役有氣不能役無氣 會編摘出

胡混成曰聚先天祖氣以為藥物

陳泥丸曰一者金丹之基也實千經萬論之原千變萬化之祖也

林子曰大道至簡至易旁門至繁至難鍾離曰妙法三千六百門學人各執一為根豈知此子神仙訣不在三千六百門所謂至簡至易者神仙之真訣也故曰神仙不肯分明說說得分明笑殺人

太玄曰太玄中黃中陽氣潛萌於黃宮信無不在乎中養首一藏心于淵美厥靈根測曰藏心于淵神不外也 會編摘出

林子曰凡天地間所有皆形也皆形則皆氣也皆氣則皆神也故用形而不用神則物物皆戾用神而不用形則物物皆虛夫惟其虛也則雲雷之變態則皆天之神則皆我之神

也山川之流峙則皆地之神則皆我之神也

丘長春曰息有一毫之未定命非已有 會編摘出

林子曰心隱也者隱心也不在山林不在城市惟其心之靜爾鬧則如寂也劇則如閑也有為而無為也有作而無作也朝廷之上猶其煙霞之谷也民物之繁猶其無人之境也紛華之地猶其曠莽之墟也 舊稿摘出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門人盧文輝校正

分摘玄宗大道下　凡八十一章

昔者軒轅為五帝之宗。文帝統漢家之緒。老彭為大夫。伯陽為柱史。甯封為陶正。方回為閭士。呂望為太師。仇生仕於殷。馬丹官於晉。范公覇越而浮海。琴高執笏於宋康。常生降志於執鞭。莊生藏器於小吏。是皆帝王卿相慕道以成仙者。善哉王瑋玄有言曰。出身仕宦無妨仙舉。會編摘出

北海逢萌謂友人曰。三綱絶矣。不去禍將及人。林子曰。余覩神仙傳。亦有逢萌者。萌未嘗不仕。而以三綱為重如此。會編摘出

林子曰。仙者。山人也。山人者。獨立霞表。不受塵垢。然山其心也。雖處廟廊之上。三軍之中。所謂山者固在也。舊稿摘出

蘭期精脩孝行。真人弘康嘗語之曰。夫孝至於天。日月為之明。孝至於地。萬物為之生。孝至於民。王道為之成。會編摘出

張順少事母孝。嘗曰。不孝不忠。而學道求仙。是猶舍舟楫而涉大川也。會編摘出

白玉蟾曰。收拾身心。斂藏神氣。謂之採藥。念念相續。同成一片。謂之交媾。洗心滌慮。謂之沐浴。凝氣聚念。謂之結丹。

林子曰。石未嘗有火。而火生於石者。真火也。性未嘗有心。而心生於性者。真心也。舊稿摘出

林子曰。耳目之竅。吾身之門也。方寸之地。吾身之堂也。神明之舍。吾身之室也。舊稿摘出

蕭廷之曰。形中之精。寂然不動。蓋剛健中正純粹精者存。乃性之所寄也。為命之根矣。心中之神。感而遂通。蓋喜怒哀懼愛惡欲者存。乃命之所寄也。為性之樞矣。會編摘出

林子曰。老子所謂先天地生者。混然無氣。而生氣也。氣焉既生。即名為一。惟一故二。則兩儀分而天地闢矣。故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會編摘出

莊子曰。智生而無以智為也。謂之以智養恬。

司馬子微曰慧出本性非是今有又曰非是今時別生他慧

林子曰絶粒不是道休妻不是道山中靜孤不是道不運氣而氣自運不攝精而精自攝允執厥中無為無作舊稿摘出

林子曰火生而木焚矣心生而性晦矣會編摘出

或問心生性晦之旨林子曰木則因火而燔性豈因心而壞蓋逐其心於外自忘其性而不知矣

關尹子曰萬物之來我皆對之以性而不對之以心性者心未萌也會編摘出

林子曰大抵吾身與天地只一氣耳精神魂魄相為混融水火木金相為流通孰為我孰為彼孰為合孰為離會編摘出

俞玉吾曰心定則神凝氣和三宮自然升降百脉自然流通

李清庵曰心歸虛寂身入無為動靜俱忘到這裏精自然化氣氣自然化神神自然還虛

譚紫霄曰神猶母也氣猶子也以神召氣如以母召子孰敢不至

林子曰鯤鵬之變化於天地間者亦猶吾身之一升一降以樞得其環中以應無窮也會編摘出

施肩吾曰一靈妙有法界圓通離種種邊允執厥中會編摘出

易曰黄中通理正位居體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度人經曰中理五氣混合百神譚真人曰灝氣之門元神之囊谷純陽曰窮取生

身受炁初張平叔曰勸君窮取生身處白玉蟾謂之念頭動處陳冲素謂之元炁之所由生真息之所由起此意到處便是造化此息起處便是玄關人一身天地之正中正此處也天地循環乾坤反覆亦不離此一息況所謂沐浴溫養進退抽添自然密合天機潜符造化而不容吾力焉故曰火雖有候不須時此子機關我自知無子午卯酉之法無晦明弦朔之節無冬至夏至之分無陽火陰符之

別無十二時中只有一時之說無三百日內
在半日之訣亦不在攢簇年月日時之說由
是觀之則道家之道豈不易知豈不簡能后
世道流不識易知簡能之妙妄意揣逆以何
者為沐浴溫養進退插添何者為子午卯酉
弦望晦朔冬至夏至陽火陰符起種種心生
分別見辨拆愈明去道愈遠豈老子所謂無
為之旨自然之道哉王溪子曰以正心誠意
為中心柱子會編摘出

林子曰凡屬於天者皆吾之氣也凡屬於地
者皆吾之形也夫屬於天者皆吾之氣則吾
之氣復還於天而氣安有壞屬於地者皆吾
之形則吾之形復還於地而形亦安有壞故
曰吾之形氣天地萬物又曰孰為生孰為死
會編摘出
俞玉吾曰丹法以太虛為爐太虛之中自有
天然妙用
林子曰天上之日月吾身之心性也心性為

客邪所迷即日月為浮雲所蔽故雲開而日
月自現昔亦不增今亦不減邪退而心性自
明昔亦無欠今亦無餘醒心詩註摘出
林子曰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者是聖人
不仁於百姓也其曰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
我者而百姓亦不以聖人為仁矣
林子曰無為也者行其所無事也以脩身言
之不亂其神也以處事言之不鑿其智也林子摘出
李清菴曰但於二六時中行住坐臥著工夫

向內求之語默視聽是個甚麼
林子曰身之蓬萊島也神仙逍遙於其中矣
林子曰氣化神而合虛者神氣而歸天也夏語摘出
林子曰與一氣相為往還者與天地相為終
始也夏語摘出
林子曰玄牝之門譬蓮子也為天地根譬蓮
子之心也此心未芽生道在中此心既芽生
意不息會編摘出
林子曰玄牝以靜極而見也姤房以情溢而

關也（夏語摘出）

林子曰日之月之天之易也呼之吸之人之易也（夏語摘出）

關尹子曰天地萬物皆吾精吾神吾魂吾魄（會編摘出）

文子曰太上養神其次養形

郝太古曰靜處煉氣鬧處煉神

林子曰天地亦物亦氣亦形無氣無形渾淪無名

林子曰知識不用歸乎其天是一心一天者本體也若稍屬之知且識焉即非本體即非天也

林子曰七返者返此本體也九還者還此本體也復命者復此本體也歸根者歸此本體也（本體教摘出）

林子曰得此本體而一真不妄謂之真人得此本體而神化不滯謂之神仙（本體教摘出）

林子曰以本體而變化無方者神丹也以本體而曠劫不壞者金丹也（本體教摘出）

劉赤脚曰須向一針一草上降伏其心

李清庵曰向平常踐履處把箇損字來受用損之又損之損來損去損到不得處此其所謂塵心要日損日消者歟故曰為道日損（初學摘出）

林子曰坤☷之中乾☰也故陽得而升降之然金擊之熱石搏之火亦非以其中陽耶（夏語摘出）

林子曰神谷者元宮也白玉蟾曰神棲於元宮氣騰於牝府

黃庭經曰出日入月呼吸存又曰皆在心內運天經林子曰天經也者黃道也而吾身之日月往來於其間矣（夏語摘出）

司馬子微曰覺一念起即須除滅隨起隨滅務令安靜浮游亂想亦盡除滅晝夜勤行須臾不替又曰無問晝夜行住坐卧及應事之時常須作意安之其可任其憧憧往來而不知所以求之耶故曰心不受外名曰虛心心不逐外名曰安心（初學篇摘出）

林子曰日其神乎東海而復東之日之午中也南西北海而復南之西之北之日之午亦中也 夏語摘出

林子曰天氣也遠而望之似若數百里之外而為天之際者目之窮也 夏語摘出

林子曰日者天之丹也

林子曰一者玄也太極也玄而又玄者太極之先而未始一也 夏語摘出

劉秋潭曰照之或不勝又以應事遺之應事既已又將忘之

張虛靜曰不怕念起只怕覺遲念起是病不續是藥

劉順真曰一念纔動便屬後天

余嘗有詩曰無為也有工夫在或問曰何謂也林子曰一闔一闢之謂變妙用之自然也

林子曰玄牝之翕闢者乾坤之象也天根月窟之來往者日月之象也 夏語摘出

林子曰惟龍虎鉛汞芽雪龜蛇而辯之亟焉故不知有黃老之心也 夏語摘出

林子曰吾身之呼吸天上之日月也故一春一秋者一息也一潮一汐者一息也

林子曰無欲者無意也無意則元神為用矣若思慮之神即元神也但思慮之神則意矣

林子曰內煉之法息息相繼者真息自然往來也 夏語摘出

林子曰父母未生我是誰者本來面目也功夫到此雖欲著此意思也不得故曰象罔得之此先天無為之學也

司馬子微曰愛欲思慮是心荊棘荊棘未除嘉苗不茂故初學之士當如耨者之去草務拔其根則吾心天然之種子自然發生矣 初學摘出

丘長春曰一念不離方寸是真空

劉順真曰只要了得核中一箇仁仁中有一點生意藏之土中春氣纔動根生幹長都出自然林子曰仁中一點生意者所謂真種子

是也陽生之而陰後佐陽以成之會編摘出

劉頤真曰人事盡時天理自見

林子曰金丹之道要使心息相依故曰息者自心也

古仙曰息息歸根金丹之母

林子曰凡物實而有者則不能鳴惟鐘鼓之聲達于遠通者以其中虛而無也譜稿摘出

或問吾身之火林子曰慧者火也又問吾身之水林子曰定者水也

林子曰牝雞之有其丹也得其陽而雛之夏語摘出

林子曰伏氣者胎丹也夏語摘出

施肩吾曰氣是添年藥心是使氣神若知行氣主使是得仙人然萬物則生而死而元神則死而生故曰死心以活神會編摘出

林子曰言者不知得而傳乎故曰這此消息誰傳授沒口先生說與吾

古人有言曰守真一於天谷氣入玄元即達本來天真又曰能守真一則息不往來又曰能守真一真炁自凝陽神自聚

白玉蟾曰心源性海謂之華池性猶水也謂之神水會編摘出

林子曰老子之道大矣後世學之者衆未聞有得其宗者會編摘出

林子曰老子之道至莊子而益明亦至莊子而益晦或問曰何謂也林子曰能逆其寓言之徵則道為益明惟習其無端涯之詞則道為益晦會編摘出

或問關令尹林子曰似矣而非其至也

或問世之所謂神仙者果得黃帝老子之正宗歟林子曰否黃帝老子過化之枝也

門人陳東瑜重校命梓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門人盧文輝校正

分摘性空宗旨上 凡七十三章

六祖曰自性是佛離性無別佛林子曰性本空也達磨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 會編摘出

林子曰即佛即性即性即空又曰空即是性性即是佛

林子曰自性無佛亦無衆生無菩提亦無煩惱故曰無佛可做又曰亦無衆生得滅度者

六祖曰凡夫即佛而檗山曰佛與衆生無異相林子曰佛與衆生本来空也

六祖曰煩惱即菩提而檗山曰煩惱與菩提無異相林子曰煩惱與菩提本来空也

六祖曰若以知慧照破煩惱此是二乘小法 會編摘出

林子曰自性者本體也本體能生萬法本體能生智慧本體本自金剛本體本自圓覺本體本自清淨本體本自平直本體本無邪見亦不愚迷憍誑亦不貪求執着本體本不着我相亦不着人壽衆生相本體外離一切有相本體内離一切空相 本體教摘出

林子曰惟此本體本不生滅心經曰不生不滅若有生滅可滅便是落第二義故曰將滅止生以生顯滅謂之外道圓覺經曰不可説言有定滅處何以故無生處故一切衆生於無中妄見生滅

林子曰惟此本體本無無明圓覺經曰此無明者非實有體如夢中人夢時非無及至於醒了無所得故妄認四大為自身相六塵緣

影為自心相者無明也

林子曰有法空也無法空也有法而無法空也有為空也無為空也有為而無為空也有念空也無念空也有念而無念空也有住空也無住空也有住而無住空也又曰生死空也涅槃空也生死即是涅槃空也無明空也正覺空也無明即是正覺空也

林子曰不思善不思惡那箇是本来面目即

性即空也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即性即空也。又曰無意無必無取無舍即性即空也無執無着無虚無妄即性即空也太虚非虚太無非無即性即空也

圓覺經曰不與法縛不求法脱三祖僧璨曰更何求解脱又曰誰縛汝壇經曰不立解脱法門 會編摘出

心經曰不垢不淨壇經曰染汚即不得

古人有言曰青青翠竹總是真如欝欝黄花無非般若真如與翠竹一體蓋無色聲香味觸法也般若與黄花一類蓋無見聞知覺也

圓覺經曰於圓覺中無取覺者林子曰起心取證即不圓覺

達磨曰廓然無聖 會編摘出

林子曰謂我能悟者迷也謂我能聖者凡也謂我能作佛者衆生也故無悟無迷無聖無凡無佛無衆生者空也故曰空門

林子曰本来無佛無一法可説若言有法可

説亦是有佛可做金剛經曰無法可説是名説法

王棲雲曰外縁雖假不可不應應而無我心體虚空事来無礙則是虚空不礙萬事萬事不礙虚空如天地間萬象萬事皆自動作俱無障礙

林子曰僧璨覓罪了不可得而曰與汝懺罪竟者何也經曰諦觀心是本来空是則名為真懺悔無垢子曰我心本空罪福無主

林子曰衆幻滅無處者無幻可滅也若云滅幻是滅是幻

圓覺經曰此虚妄心若無六塵則不能有

林子曰厭生死心幻心也愛涅槃心亦幻心也

或問禪佛性空四者之義林子曰無禪無佛無性無空或問曰何謂也林子曰若言有禪便剩箇禪字若言有佛便剩箇佛字若言有性便剩箇性字若言有空便剩箇空字或曰

空亦無歟林子曰有空不空故禪無其禪乃為真禪佛無其佛乃為真佛性無其性乃為真性空無其空乃為真空又曰亦無無禪亦無無佛亦無無性亦無無空

古人有言曰未有天地先有此空林子曰天地亦從空中来爾

古人曰收拾此心歸於一處喚作萬法歸一又名一字法門

林子曰本来面目者佛也故曰有一真人在已靈宫往往来来縱横無礙

光峰顯暹禪師聞雷示衆曰還聞雷聲麽還知起處麽若知起處便知身命落處林子曰身命落處乃生死之根源也 會編摘出

圓覺經曰亦無成佛及不成佛

林子曰玄中之竅者空門也空門者虛空之門也三世諸佛都由此中出故曰一竅能納太虛空

四祖道信為法融說佛真要曰夫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河沙妙德總在心源一切戒門定門慧門神通變化悉自具足不離汝心一切煩惱業障本来空寂一切因果皆如夢幻無三界可出無菩提可求人與非人性相平等大道虛曠絕思絕慮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無缺少與佛何殊更無別法汝但任心自在莫作觀行亦莫澄心莫起貪嗔莫懷愁慮蕩蕩無礙任意縱横不作諸善不作諸惡行住坐臥觸目遇緣總是佛之妙用快樂無憂故名為佛 會編摘出

壇經曰體即無生 會編摘出

黃蘗山曰本心不屬見聞覺知亦不離見聞覺知若着於見聞覺知便為見聞覺知障此真如空性

王棲雲曰靜中境界其有多般皆自已識神所化因靜而現林子曰真性者實性也若夫識性乃所以鑿乎其真也

如如居士曰心悟是佛心外無佛心邪是魔

心外無魔林子曰切不可言佛魔別亦只在迷悟之間爾

林子曰外心以求佛是外心以求心也

或問法身林子曰虛空是也或問虛空林子曰法身是也

林子曰自性自定離性無別定自性自慧離性無別慧

林子曰心外無佛佛外無心若言心能做佛者卽是心與佛別不識心也

林子曰性外無空空外無性若言性亦能空者卽是性與空別不識性也

或問曰卽心卽佛既已知之而曰衆生卽佛尚猶未悟林子曰既曰卽心卽佛而衆生之心獨非佛之心歟

林子曰西方者心也壇經曰見西方只在刹那又曰出家者心也壇經曰在家亦得在寺亦得

林子曰無色無受想行識無色聲香味觸法者以五陰六塵本無安着處也

金剛經曰無所住而生其心楞嚴經曰常住真心蓋不住於色聲香味觸法則真心常住矣

經曰第一莫着空又曰亦不着淨若着於空卻被空縛若着於淨便生淨妄 醒心註摘出

林子曰若言見解不離見解若言本空亦不離空

古人有言曰欲知佛去處只這言語是又曰

未了之人聽一言秖這如今誰動口

林子曰四大者妄身也無形者實相也所謂實相者經謂之佛亦謂之如來亦謂之法身舍利子本來面目自在菩提者是也又曰實相者空相也

林子曰未證佛果本無六欲既登彼岸亦無涅槃 夏語摘出

林子曰蛤蜊世界具足法身何物非道也山河大地皆吾妙用何處非佛也 夏語摘出

林子曰。行住坐卧。皆是佛之妙用。故曰渴飲饑飡常對面。又曰心心念念處處逢渠。

古人有言曰。清淨無染。便是無垢佛。到處優游。便是自在佛。一心不昧。便是光明佛。道念堅固。便是不壞佛。各各諸佛。自身俱有。說亦不盡。惟一空爾。

林子曰。玻瓈赤珠。硨磲琥珀。而嚴飾之者。非外也。萬物備於我矣。（夏語摘出）

林子曰。心本寂然。亦安有妄。若於六塵中觸情動念者。便是妄心也。

林子曰。舍身以事佛者。舍身以事心也。（夏語摘出）

林子曰。亥子之間者寂也。六時曰。日午三更。其亦喧而寂者乎。至於入廟而心肅。登山而神怡。日午而三更者。暫也。（夏語摘出）

林子曰。佛圓覺也。具圓覺而不增。凡夫煩惱也。具圓覺而不減。（夏語摘出）

林子曰。若能清淨。四病自離。圓覺經曰。我於本心。作種種行。欲求圓覺。彼圓覺性。非作得故。涅槃生死。無起滅念。任彼一切。隨諸法性。欲求圓覺。彼圓覺性。非任有故。我今自心。永息諸念。得一切性。寂然平等。欲求圓覺。彼圓覺性。非止合故。我今永斷一切煩惱。身心畢竟。空無所有。何況根塵虛妄境界。一切永寂。欲求圓覺。彼圓覺性。非寂相故。

林子曰。心本清淨者。釋迦也。心本平直者。彌陀也。（夏語摘出）

林子曰。寂滅之旨。與斷滅不同。所謂寂滅者。心寂然而欲自滅。寂而常感。經云。生滅滅已。寂滅為樂是也。所謂斷滅者。斷滅此心。無所

復用。六祖曰。迷人空心靜坐。百無所思是也。（會編摘出）

林子曰。法身空也。故五行不能拘。以其空無得而拘也。陰陽不能役。以其空無得而役也。三千俱壞。此相不壞。以其空無得而壞也。

大通和尚嘗謂僧智常曰。汝見虛空否。汝之本性。猶如虛空。了無一物可見。是名正見。無

一物可知。是名真知。無有青黃長短。但見本源清淨。覺體圓明。即名見性成佛。亦名如来知見。六祖謂其猶存知見者是也。故曰無端起知見。會編摘出

林子曰。空無所空。法身自彰。故曰四大五蘊任他虛生虛没。於自己法身。總無交涉。由是觀之。既無可空之相。又安有可空之空耶。

林子曰。如来藏裡空也。故曰若能放下空無物。便是如来藏裡行。

無垢子曰。有此六根是色身。無此六根是法身。又曰。眼雖看不要着在色上。耳雖聽不要着在聲上。

或問。妙普見佛如何不拜。對曰家無二主。會編摘出

圓覺經曰。一切世界。始終生滅。前後有無。聚散起止。念念相續。循環往復。種種取舍。皆是輪廻。此輪廻之大義也。

心經曰無無明。而圓覺經曰。永斷無明者。何謂也。林子曰。無無明者。本體也。永斷無明者。

復此本體也。

或問既曰無佛。而又曰佛者。何也。林子曰。佛故無佛。

百丈曰。但是一切言教。只是治病。為病不同。藥亦不同。所以有時說有佛。有時說無佛。故病於邪。而以正藥之。病於愚。而以智藥之。會編摘出

或問。佛曰佛法。而曰實無有法者。何也。林子曰。心地無非。亦安用戒。心地無亂。亦安用定。心地無癡。亦安用慧。金剛經曰。實無有法。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然則佛果無法歟。林子曰。未登彼岸。捨筏不得。故曰無修無證。又曰修證即不無。

林子曰。馳驅駿奔。而心靜者。雖謂之禪定之釋子可也。禪床面壁。而心不靜者。雖謂之伽梨之獼猴可也。夏語摘出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門人盧文輝校正

分摘性空宗旨下　凡三十六章

圭堂居士曰。佛法未嘗遺世。維摩之入政治。救護一切。非入政治。則不足以大其救護也。故善財參大梵光王。見其施仁化以美其俗。參利生無厭足王。見其罰不善以安其善。皆普賢大行之一。所以為未來佛子之式者也。夫豈必曰遯世為佛事哉。會編摘出

大慧語録曰。昔李文和都尉參得禪。大徹大悟。楊文公參得禪時。身居翰苑。張無盡參得禪時。在江南運使。茍知即心即佛之旨。雖不絕富貴紛華之境。可以便證聖果。是富貴叢中亦可為也。豈特在家為然哉。劉元城曰。出家者紛然非佛教之福。會編摘出

林子曰。釋迦之父子夫婦之倫備矣。華嚴合論曰。佛子菩薩摩訶薩在家宅中。與妻子俱。未嘗暫捨菩薩之心。維摩詰經曰。亦有妻子。常脩梵行。會編摘出

林子曰。維摩詰者。釋氏之有妻子也。身處塵勞。心常清淨。釋氏有言曰。安於人道之常。而知最上一乘之妙。初無間於僧俗。如是則佛之道愈大。而朝市山林皆得之矣。人倫不廢於外。而佛法常明於內。孰若維摩詰之道為大中至正者哉。又曰。不須求出家作名教中罪人。至於傅大士。龐道元。許多流輩。亦皆有妻子也。醒心詩註摘出

鳩摩羅什雅好大乘。姚興奉之若神。後興以宮女十二人與之。一交而生二男。自是不住僧房。別立廨舍。嘗曰。臭泥中生蓮花。但取蓮花。勿取泥也。昔唐釋元珪有言曰。雖娶非妻也。雖享非取也。雖柄非權也。是謂無心。無心則無戒。無戒則無心。若其有心。便是違心。若惟致戒。便是破戒。會編摘出

林子曰。齋心者。內齋也。齋素者。外齋也。昔者宋文帝謂求那跋摩曰。孤愧身徇國事。雖欲齋戒不殺。安得如法也。跋摩曰。帝王與匹夫

所脩當畀帝王者但正其出言發令使人神悅和人神悅和則風雨順時風雨順時則萬物各遂其生以此持齋齋亦至矣以此不殺德亦大矣何必輟半日之飡全一禽之命帝撫几稱之曰俗迷遠理僧滯近教若公之言真所謂天下之達道可以論天人之際矣至於六祖以匹夫之貧為獵人守網每至飯時以菜寄煑肉鍋或問則對曰但喫肉邊菜 醒心摘

林子曰余自序醒心集大意謂倫屬道術二者不可偏廢或先了斯道後屬綱常或先屬綱常後了斯道若釋氏不祝髮安能斷去淫欲以精進斯道歟或曰釋氏祝髮之教是歟林子曰余亦未敢以為是也若不祝髮則不能致志今日為道而明日叛去未可知也故釋氏要覽曰落髮後稱息慈謂安息在慈悲地也 會編摘出

林子曰唐龐蘊在家脩行故號居士釋氏所云四衆之優婆塞者是也甞有偈曰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欒坐共說無生話夫在家之所以異於出家者以其無念為宗內不失乎心性之大而嗣續為重外不咈乎人道之常也若龐蘊者誠能男而婚之女而嫁之然後超然方外了此無生上則為釋迦靈山之會次則為向平五嶽之遊不亦善乎然不剃不染雖云在家而不婚不嫁何異出家昧綱常之本徑邪迷之路使釋迦之道不著余於在家之龐蘊有余憾焉龐蘊又有言曰神

通幷妙用運水及搬柴夫神通妙用既不妨於運水搬柴而無生至理獨有礙於男婚女嫁耶 會編摘出

林子曰蛤蜊世界具足法身或者以為若是其小歟曰未也獨不曰須彌最大納於芥子乎林子曰山河大地皆吾妙用或者以為若是其大歟曰未也獨不曰天上天下惟吾獨尊乎 會編摘出

林子曰莫非外也莫非內也故日月星辰法

身之照臨也山嶽河海法身之流峙也若謂法身特與天地之氣能相通則是有我而有外矣（夏語摘出）

林子曰所謂少林面壁者豈其後世團坐斷滅者流哉蓋洗心退藏於密以養其神以復寂然之本體猶面壁然而物無見也故曰心如墻壁可以入道（會編摘出）

達觀禪師曰雖畫人佛皆有耳目只為無佛不能見聞林子曰心也者佛也故雖畫人雖有耳目而無見聞衆人雖有見聞而無正覺故曰佛者覺也謂性空而覺者正覺也（會編摘出）

或問佛在何處林子曰在西方或人即欲往西方去林子曰爾若反照佛在爾身或人不悟林子曰爾之能虛靈知覺者佛也爾當反照所以能虛靈知覺者從何而起所謂念頭動處即爾之西方佛也（醒心註摘出）

林子曰釋氏之建塔以象此心之鎮靜不移也若藏之制亦類塔能旋轉豈非以吾身小

天地法輪能旋轉而不息耶此釋氏象教之義也（會編摘出）

或問舍利光之說林子曰舍利者心經所云舍利子者是也蓋舍乃譬之方寸也利子者方寸中之神也變動不居一何伶俐故謂之利子光者光明之義所謂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而釋氏又以方寸為光明藏亦此意也（會編摘出）

林子曰自性自度即是自性自佛也以其虛空也故天地莫能囿以其變化也故鬼神莫能測以其各足也故在聖而不增在凡而不滅

或問發願欲往生阿彌陀佛國者果能往生於阿彌陀佛國乎否也林子曰此所謂即心即佛即方寸即佛國也佛經云我在劫濁見濁煩惱濁衆生濁命濁中不能超拔隨順於時是我方寸是五濁惡世也若於五濁惡世能戒能定能慧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是我五濁惡世變而為阿彌陀佛國所謂

自性西方者是也故曰回頭是岸
或問聲色臭味之入也而寂然之本體固定歟林子曰雲駛月運舟鶩岸移
林子曰呪也者呪也辟蜾蠃之負螟蛉者呪也故能惺其心則一點清靈照徹晃朗是之謂大明呪能存其心則真實內主萬邪莫干是之謂大神呪 夏語摘出
壇經曰但淨本心使六識出六門於六塵中無染無雜來去自由通用無滯夫能於六塵中無染無雜則是佛家之清淨未嘗離塵以為清淨而所謂無思無慮者不思而思不慮而慮也若著於無思無慮便為無思無慮所縛即名邊見故曰惠能沒伎倆不斷百思想對境心數起菩提作麼長 醒心註摘出
或問衆生即佛之旨林子曰衆生者自心之衆生謂本無之妄心也佛者自心之佛謂本來之真心也故妄復無妄衆生即佛一念迷真佛即衆生 醒心註摘出

王棲雲曰有一分工夫便有一分勝心有十分工夫便有十分勝心既有勝心則有我相作大障礙如何得到心空境界又曰不可內存勝心便望超脫
陳致虛曰謂左手攀枝右脇降誕豈不是他離了生死岸頭九龍吐水沐浴金軀豈不是淨倮倮赤洒洒底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豈不是八字打開中有箇見成公案天上天下惟吾獨尊豈不是一大事因緣人中最為第一
按摩耶夫人遊毘藍園無憂樹下左手攀枝右脇誕生太子釋迦牟尼佛九龍吐水沐浴金軀遂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曰天上天下惟吾獨尊者寓言也 會編摘出
王棲雲曰只這主張形骸底一點靈明自古及今清淨常然更嫌少甚又曰先要識破這四大一一是假又曰塵垢淨盡一物不留自然顯露自己本命元辰受用自在
波羅提尊者嘗說偈曰在胎為身處世為人

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提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林子曰即此是性即此是空即此是佛故見者目也而所以見者非目也性也空也佛也聞者耳也而所以聞者非耳也性也空也佛也至於辨香談論執提運奔莫不皆然夫是之謂法身之妙用（會編摘出）

劉海月叅白雲師而問曰弟子念慮降伏不住如何師曰是誰念慮海月曰是弟子師曰是誰降伏海月似省不省沉吟微笑師曰來去都由你閙好沒主宰若是敵他不過即便放下更要知他放下的是誰若識得自有主宰便不被他瞞過海月遂省（會編摘出）

白雲寺端禪師開堂示衆云昔者靈山會上世尊拈花迦葉微笑世尊道吾有正法眼藏分付摩訶大迦葉次第流傳無令斷絶至于今日大衆若是正法眼藏釋迦老子自無分

將箇是麽分付將箇是麽流傳何謂如此況諸人分上各各自有正法眼藏毎日起来是是非非分南分北種種施為盡是正法眼藏之光影此眼開時乾坤大地日月星辰森羅萬象祇在面前不見有毫釐之相此眼未開時盡在諸人眼睛裏（會編摘出）

圓覺經曰幻塵滅故幻滅亦滅幻滅滅故非幻不滅林子曰滅無可滅名曰寂滅

林子曰六祖壇經曰心念不起名為坐後人不識坐字而以為行坐之坐不亦謬乎考釋氏典有行禪之説余醒心集有卧禪之旨要之心念不起而行卧之間亦是坐也（會編摘出）

昔馬祖在庵中坐禪讓禪師往問曰在此何為曰坐禪曰坐禪何所圖曰圖作佛讓禪師一日將甎一片於庵前磨馬祖曰磨此何為讓禪師曰要作鏡馬祖曰磨甎豈得成鏡讓禪師曰坐禪豈能成佛（會編摘出）

僧智隍初叅五祖自謂已得正受六祖弟子

玄策造庵問云汝在此作什麽隍曰入定策云汝云入定為有心入耶無心入耶若無心入者一切無情草木瓦石應合得定若有心入者一切有情含識之流亦應得定隍曰我正入定時不見有有無之心策云不見有有無之心即是常定何有出入若有出入即非大定隍無對 會編摘出

或問坐禪林子曰坐禪者非禪也又問何名為禪林子曰性空之謂禪

或問入定林子曰入定者非定也又問何名為定林子曰性空之謂定

百丈禪師曰都無一切有無等見亦無無見是名頂相現

呂公著晚年嘗究禪理嘗謂司馬温公曰佛學者直貴其心術簡要爾非必事事服習為方外人也自以儒服衣冠燕語講道未嘗為沙門譏議語獨於先佛祖師之言掇其至要而識之大率以正心無念為宗光然之 會編摘出

或問世之所謂佛者林子曰禪也佛之失而禪也然而即禪即佛而世之所謂禪者非釋迦之禪也圖坐斷滅外性為禪故名為禪不名為佛又曰只名外道亦不名禪

門人陳衷瑜重校命梓

翁良民

陳元綸

翁永堅命梓

無生篇序

或曰無生極則語也敢問何以謂之無生林子曰無生者常道也道德經曰道可道非常道常道者眞常也常清靜經曰眞常得性釋氏亦曰眞常非常非無常而其中則有眞常者在焉余於是而知眞常是心眞心是性眞性是命夫學而至於盡性至命而性命又且忘之不謂之我之本體本太虛邪太虛則無生無生則無死而其生也死也則亦如影之去來何損於形如泡之生滅何損於水邪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若也不知所以無生而遽曰夕死可矣者余亦未見其可也古人有言曰大家團圞坐共說無生話夫無生豈可得而話哉而無生之作亦非敢以話無生也蓋直欲與天下萬世以共明此不可使知之至道云爾龍江兆恩

䟦曰

三教先生在宗孔堂。門人宋有開暨汪子九經趙子學泮侍得覽無生既卒業。有開進而問曰。天地豈不在於虛空之內。與先生曰。亦在虛空之內。亦在虛空之外。汪子曰。夫如是則虛空豈在於天地之內。與先生曰。亦在天地之內。亦在天地之外。趙子曰。先生每曰吾心最大。豈其能與太虛同體天地合德。與先生曰。吾心之天地豈不與天地而合德邪。吾心之太虛豈不與太虛而同體邪。於是陳子大道後至。亦得與聞之。曰吾心之分量豈其若是其大與。先生曰。天地之天地。豈不與吾心而合德邪。太虛之太虛豈不與吾心而同體邪。要而言之。人人有此天地。人人有此太虛。人人有此無生。故無生也者。無所於生。無所於不生也。辟之鏡焉。物來則照。我何與焉。若能會此意。可以知無生之大都矣。於是咸謂先生之教。真可謂聞所未聞矣。遂共紀之以附驥後謹䟦。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門人盧文輝校正
陳孟
鄭洪命梓

無生篇上

稽古無始氏無生我也生。混混沌沌時。我生而無生。
我不知有天有地與有人。我不知有神有氣與有形。
我不知有儒有道與有釋。無始未始始。無生未始生。
無生始生氣氣生而爲天無生始生形。形生而爲地。
變化正性命。冲和以爲人。人既有性命。安能無生死。
何以謂之生。心生是眞生。何以謂之死。心死是眞死。
古道既邃邈。生死入其心。身生以爲生。身死以爲死。
夫誰知無生。能證於無生。夫誰知生死。出離於生死。
至人知出離。頓悟我無生。頓悟我無死。出離於生死。
出離於生死生死豈是我。生死不是我。無生乃是我。
無生是未發未發之謂中。無生是常道。道生而爲一。
未發之謂中。中而未始中。道生而爲一。無生未始一。
我也雖無生我也實有生。如何說無生。
我也雖有生我也實無生。我也實無生。如何說有生。
我也不有生。我也不有死。如何有生死。生死不在我。
我也亦有生。我也亦有死。雖曰有生死。生死非是我。

我也先天地。無生即在我。我也後天地。無生在天地。

我我天地我。何者不是我。夫豈曰天地。太虛皆是我。

太虛皆是我。而況於天地。天地皆是我。而況於萬物。

太虛我本體。而況於天地。天地我同體。而況於萬物。

萬物吾度內。天地是我體。我超天地外。復還我本體。

我也致中和。未嘗位天地。天地自覆載。覆載自成位。

我也致中和。未嘗育萬物。萬物自生成。生成而自育。

位育在中和。中和本無生。天地從此生。萬物從此生

天地從此生。天地從此位。萬物從此生。萬物從此育。

天地未始生。無生在太虛。太虛而天地。無生在天地。

萬物未始生。無生在天地。天地而萬物。無生在萬物。

日月與星辰。而有此無生。雨風與露雷。而有此無生。

山嶽與河海。而有此無生。昆虫與草木。而有此無生。

人其靈於物。人人此無生。不能證無生。何以靈於物。

蠢動皆含靈。物物此無生。不能證無生。何以貴於靈。

人靈物亦靈。有靈不爲靈。能證此無生。靈者始爲靈。

靈者非是靈。靈在於無生。無生而能靈。乃始貴於靈。

天地人與物。雖與我殊形。天地人與物。與我同一氣

與我同一氣。而本於太虛俱在太虛中。俱得無生道。

無生我太虛。太虛本無生。天地我太虛。而又安有生。

天也此無生。無生而生物。地也此無生。無生而成物

人也此無生。無生而生人。物也此無生。無生而生物。

非天能生我無生而生我。非地能生我無生而生我

非天能生我生我不是天。非地能生我生我不是地。

超出此身外。卽我卽天地。超出天地外。卽我卽太虛。

我也是太虛何有於天地我也是天地。何有於吾身。

我也有心身。太虛無心身。天地有形氣。太虛無形氣。

我也無身心。太虛固在我我也有身心。太虛亦在我

天地無形氣。太虛在天地。天地有形氣。天地亦太虛。

我也有心身。心身不太虛我也無心身。心身而太虛。

天地有形氣。形氣不太虛。天地無形氣。天地而太虛。

生乎其無生。死乎其無死。我其一太虛。如何有生死。

無生也有生。無死也有死。我其一太虛。如何無生死。

我謂我太虛。太虛卽非我。我謂太虛我我卽非太虛。

無我無太虛。無太虛無我。無我是太虛。無太虛是我

我也混太虛我也自太虛。天地混太虛。天地自太虛。

何處非吾身。何處非天地。何處非太虛
非心亦非身。心身都是假。非形亦非氣。形氣不是真。
心身不心身。形氣不形氣。何者是太虛。何者非太虛。
天地本太虛。與我亦不異。太虛我不異。無生無生死
無生無生死。太虛我不異。我雖有生死。生死不屬我。

生死不屬我。天地便非我。天地既非我。太虛卽是我。
太虛卽是我。生從太虛生。太虛卽是我。死從太虛死。
太虛卽是我。天地不爲我。卽我不爲我。我也元是我
天地非太虛。太虛以爲體。太虛非天地。天地以爲用。

我也非太虛。太虛以爲體。我也非天地。天地以爲用。
以體名太虛。太虛非有體。以用名天地。天地非有用。
太虛非我體。我體與同體。天地非我用。我用與同用。
太虛不是我。太虛亦是我。天地不是我。天地亦是我。
太虛體無生。天地用無生。用之而有生。不名天地用。

用之而無生。與體亦何異。有生無有生。體用同一致。
有氣則有壞。無氣則無壞。有形則有壞。無形則無壞。
上焉有日月。雨風及露雷。有形而有氣。安得而不壞。
下焉有山川。昆虫及草木。有形而有氣。安得而不壞。

人之氣一天有氣亦有生氣本於無氣無氣能生氣
人之形一地有形亦有生形本於無形無形能生形。
既曰能生氣無氣安能壞而所生之氣抑亦有壞時。
既曰能生形無形安能壞而所生之形抑亦有壞時
無生乃是天是天而非天非天以生天蒼蒼不是天。
無生乃是地是地而非地非地以生地撮土不是地。
無生乃是人是人而非人非人以生人形骸不是人。
無生乃是物是物而非物非物以生物蠢動不是物。
天以氣爲體可指以爲天無生則無氣無氣則無體

地以形爲體可指以爲地無生則無形無形則無體。
天以氣而天天也不無生天所不到處無氣不名天。
地以形而地地也不無生地所不到處無形不名地。
無生無可到既曰無可到而又安有處夫誰得而到。
無人得而到到者亦非人既曰無有處有處非眞處。
天地能成化天地本無心無心則無生無生而成化。
人亦天地心何以不成化有心則有相豈曰能成化。
心能生天地天地心我心我心不爲心無心天地心。
天地心無心我心豈有心有心天地心無心天地心。

天地心在我。我心在天地。我與天地同。有心而無心。

天地既無心。而我亦無心。天地與我同。無心而有心。

有心是我心。我心天地心。無心是我心。天地心我心。

心不在天地。心亦不在我。在我而非我。何者是天地。

我心是天地。造化在乎我。天地心是我。位育非天地。

造化雖在我。而亦不在我。造化不在我。位育者其誰。

我心在天地。誰謂心無生。我也心無生。誰與爲覆載。

上而有日月。賴我以照臨。我也心無生。誰與爲照臨。

下而有山川。賴我以流峙。我也心無生。誰與爲流峙。

庶類有萬族。賴我以生成。我也心無生。誰與爲生成

無生是太虛。無生是天地。無生也是我。天地太虛我。

天地若有生。豈曰能造化。我也若有生。豈曰能成能。

成能以位育。位育以成化。無爲而無作。致中以致和。

天地能覆載。覆載以爲用。無生而覆載。覆載之本體。

日月能照臨。照臨以爲用。無生而照臨。照臨之本體。

山川能流峙。流峙以爲用。無生而流峙。流峙之本體。

庶類能生成。生成以爲用。無生而生成。生成之本體。

此身是假合。此心乃眞我。身生與身死。是我元非我。

生死只在身。我何有生死。萬古心長生。萬古
心不死
身也原有生。安得身不死。心也原有生。安得
心不死。
身也有生死。身也自生死。心也有生死。心也
自生死。
我也不是身。我也不是心。我也本無生。我也
本無死。
我也本無生。無生安有死。我也本無死。無死
安有生。

我也有眞我。眞我是眞心。眞心是眞性。眞性
是眞常。
老氏之長生。眞我萬古生。釋氏之不死。眞我
元不死。
豈曰釋老已。孔子至今存。萬古日中天。釋老
與孔子。
求仙願身生。求佛願不死。願生願不死。癡人
每如此。

老氏不長生。釋氏豈不死。癡人枉留心。念念
在生死。
古今誰長生。古今誰不死。長生與不死。癡人
乃迷此。
迷妄有長生。迷妄有不死。長生而不死。古今
誰者是。
生而不有生。死而不有死。生死不貳心。有生
必有死。
心生而身死。自古皆有死。心死而身生。身生
罔而生。

心死而身生。身生一時生。身死而心生。心生
萬古生
不死不在心。而有在於心。長生不在身。而有
在於心。
心也其生生。心也其不死。心生心不死。孔老
釋迦已。
老氏曰長生。長生在無生。釋氏曰不死。不死
在無死

孔氏而知生。知生知無生。孔氏而知死。知死知無死。

一生而一死。是名爲輪迴。生死而死生。輪迴無窮。已。

輪迴不在身。輪迴而在心。一日十二時輪迴千萬遍。

至人不知生。至人不知死。生死總不知。何名爲生死。

生也不在身。亦不在於心。古稱長生人。都在

心身外

外心身曰生。生矣而無生。誰識生死中眞我不生死。

生死與眞我。邈然不相關。生則從他生。死則從他死。

生而有死道。不可謂之生。死而有生道。不可謂之死。

何以爲知生。非知生者知。何以爲忘生。非忘生者忘

知者知無生。無生無可知。忘者忘無生。無生無可忘。

無生無可知。知無生者誰。無生無可忘。忘無生者誰。

知之無所知。乃名之爲知。忘之無所忘乃名之爲忘

若言無所知。不可謂之知。若言有所知。不可謂之知。

若言無所忘。不可謂之忘。若言有所忘。不可

謂之忘

忘之於所知。無有能知者。知之於所忘。誰復有忘者。

聖人雖有知。不能以語人。欲語不得語。聖人忘所知。

聖人忘所知。無知乃眞知。眞知不語人。聖人亦無知。

聖人赤子心。赤子豈有知。赤子旣無知。又焉有可忘。

赤子不知生。亦不知忘生。赤子不知死。亦不知忘死。

豈曰忘毀譽。毀譽有不知。豈曰忘榮辱。榮辱有不知。

貴賤與貧富。知愚賢不肖。赤子安有知。赤子安有忘。

赤子聖人心聖人豈無知。聖人既有知。而無待於忘

聖人雖知生。而忘乎其生。聖人雖知死。而忘乎其死。

雖知有毀譽。而毀譽自忘。雖知有榮辱。而榮辱自忘。

貴賤與貧富知愚賢不肖。聖人悉皆知。聖人悉皆忘

聖人而赤子。無知其本體。赤子而聖人。有知以爲用。

若其無知者。無知無有忘。若其有知者。有知實難忘。

知者不知忘。忘以無生忘。忘者不忘知。知以無生知。

忘以無生忘。而又安有忘。知以無生知。而又安有知。

聖人雖有知。無知如赤子。無知如赤子。斯貴於無知。

聖人無不知。而又無不忘。無不忘無忘斯謂之真忘。

無不知無知。無不忘無忘。而純一之心。無有不赤子。

赤子之純一。純一而無知。聖人之純一。知矣而無知。

赤子之純一。純一有何忘。聖人之純一。忘而無所忘。

文王而不知。孔子而無知。文王與孔子。何異於赤子。

赤子而入井。赤子忘所知。羑里與陳蔡。抑亦忘所知。

赤子忘所知。赤子也癡癡。聖人忘所知。聖人也癡癡

赤子也癡癡。不知此無生。聖人也癡癡相忘於無生。

不知此無生。癡癡爲眞癡。相忘於無生。癡癡而非癡

癡癡爲眞癡。癡癡而非癡。癡癡而非癡。癡癡而眞癡。

毋謂赤子癡。更有癡赤子。毋謂聖人癡。誰知

聖人癡

世人不癡癡。而曰聖人癡。聖人癡不癡。而曰我眞癡。

聖人癡不癡。癡從無生癡。世人不癡癡。反癡聖人癡。

癡從無生癡。無生不爲癡。反癡聖人癡。聖人亦不癡。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門人盧文輝校正
林一章 温文鳳 命梓

無生篇下

無生無釋迦。無生無寂滅。無生有眞我。釋迦此寂滅

無生無老子。無生無清靜。無生有眞我。老子此清靜。

無生無孔子。無生無時中。無生有眞我。孔子此時中。

我也本無生。我也非釋迦。我也常寂滅。我本是釋迦

我也本無生。我也非老子。我也常清靜。我本是老子。

我也本無生。我也非孔子。我也常時中。我本是孔子

釋迦不是我。我不是釋迦。我也與釋迦。而共此無生

老子不是我。我不是老子。我也與老子。而共此無生。

孔子不是我。我不是孔子。我也與孔子。而共此無生。

我曾爲聖學。聖從何處來。聖所不到處。是聖之来處

我曾爲玄學。玄從何處来。玄所不到處。是玄之来處。

我曾爲禪學。禪從何處来。禪所不到處。是禪之来處。

無聖而有聖。聖而不可知。聖既不可知。無生豈有聖。

無玄而有玄。玄而不可知。玄既不可知。無生豈有玄。

無禪而有禪。禪而不可知。禪既不可知。無生豈有禪。

稽古有黄帝。黄帝而無爲。有爲而制作。莫盛於黄帝。

稽古有大禹。大禹而無事。有事而治水。莫勞
於大禹。
無生而無爲。無爲而有爲。不知有爲者。有爲
而無爲。
無生而無事。無事而有事。不知有事者。有事
而無事。
無爲本無生。亦何有所爲。寂之而常感。爲之
而非爲。
無事本無生。亦何有所事。寂之而常感。事之
而非事。

誠則能無爲。誠則能無事。無爲而無事。至誠
以應物。
應物者因物。因物而賦物。不著於其物。至誠
本無物。
天者天而已。地者地而已。亦何有於事。亦何
有於爲。
豈其不覆幬。覆幬而無心。豈其不持載。持載
而無心。

豈其無所爲。有爲而無心。豈其無所事。有事
而無心。
無生而三綱。三綱卽是道。學道不三綱。何貴
於學道。
無生而四業。四業卽是道。學道不四業。何貴
於學道。
無生可以文。文以文乎道。學道而不文。道其
所謂道。
無生可以武。武以武乎道。學道而不武。道其
所謂道。

學道離父母。仰則何以事。學道棄妻子。俯則
何以育。
三綱是世間。四業是世間。若要出世間。卽在
於世間。
仰事是世間。俯育是世間。先了世間事。方能
出世間。
本來無生道。是謂眞面目。豈曰無色相。亦且
無空相。

頓悟無生道。何戒與定慧。頓悟無生道。何貪與嗔癡。
何者是識神。識神元非我。何者是元神。元神元非我。
何者是煩惱。煩惱元非我。何者是智慧。智慧元非我。
無生本無我。而安有我相。無生本無人。而安有人相。
無生無衆生。安有衆生相。無生無壽者。安有壽者相。

相不在於相。而相在於心。心生相亦生。心滅相亦滅。
心既不離相。相豈能離心。離相便是相。相離乃名心。
仁從何生矣。生於未始仁。義從何生矣。生於未始義。
未始仁而仁。無生而生仁。未始義而義。無生而生義。

至禮本無體。無體是眞體。求節於其體。節不在於體。
至樂本無聲。無聲是眞聲。求和於其聲。和不在於聲。
無生無滅度。滅度不滅度。若起滅度心。是名滅度相。
無生無布施。布施不布施。若起布施心。是名布施相。
無復滅度相。無生而滅度。若曰我無生。亦是滅度相。

無復布施相。無生而布施。若曰我無生。亦是布施相。
何名爲三昧。正受是三昧。正見是三昧。是名爲三昧。
若曰我三昧。便是不正受。便是不正見。不名爲三昧。
若曰我正受。若曰我正見。我也得三昧。不名爲三昧。

三昧本無受。而安有所受。三昧本無見。而安有所見。

受而無所受。是名爲正受。見而無所見。是名爲正見。

何名爲三昧。卽而無所卽。何名爲三昧。離而無所離。

何名爲三昧。離而無可離。何名爲三昧。卽而無可卽。

一行無三昧。三昧豈在行。三昧自三昧。三昧不在行。

一相無三昧。三昧豈有相。三昧自三昧。三昧不在相

何名爲禪定。無生外離相。無生內不亂。是名眞禪定。

何名爲懺悔。無生懺前愆。無生悔後過。是名眞懺悔。

禪不在於禪。禪而無所禪。無所禪而禪。無生是眞禪。

定不在於定。定而無所定。無所定而定。無生是眞定。

無生是眞禪。眞禪而虛空。虛空我本體。本體本自禪。

無生是眞定。眞定而虛空。虛空我本體。本體本自定。

懺不在於懺。懺而無所懺。無所懺而懺。無生是眞懺

悔不在於悔。悔而無所悔。無所悔而悔。無生是眞悔。

無生本虛空。虛空虛空已。何有於前愆。又何待於懺。

無生本虛空。虛空虛空已。何有於後過。又何待於悔。

念念見法身。法身豈有見。見者非所見。不見是眞見。

念念度自己。自己何以度。度者非所度。不度是眞度。

無生而生生。滅度不滅度。無生能滅度。滅度在無生。

離迷便是迷。離覺非正覺。迷覺猶在心。安能離迷覺。

除妄便是妄。除真亦非真。真妄猶在心。安能除真妄。

般若我智慧。何言生般若。智慧豈在外。而曰生般若。

佛性即我心。何言見佛性。我心豈在外。而曰見佛性。

邪來以正度。有正即有邪。邪正總不知。知正便是邪。

迷來以悟度。有悟即有迷。迷悟總不知。知悟便是迷。

何有於邪正。何有於迷悟。雖云有起滅。俱無起滅處。

以無邪見故。有念便有邪。有邪着邪見。邪見非正見。

以無正見故。有念便有正。有正着正見。正見非正見。

皈依豈皈依。皈依不皈依。昔有皈依者。何言不皈依。

究竟豈究竟。究竟不究竟。昔有究竟者。何言不究竟。

我也本無生。無見亦無聞。無覺亦無知。我也是無生。

我也本無生。有見而有聞。有覺而有知。我也不無生。

見於無所見。無見是真見。聞於無所聞。無聞是真聞。

覺於無所覺。無覺是真覺。知於無所知。無知是真知。

我也本無生。五蘊空非空。非以空五蘊。五蘊悉皆空。

我也本無生。六陰有非有。非以離六陰。六陰悉非有。

我也本無生自然無無明亦無無明盡無生
無無明
我也本無生自然無老死亦無老死盡無生
無老死。
三皇此無生而能皇天下。五帝此無生而能
帝天下。
三皇皇以道道亦無可道五帝帝以德德亦
無所得。
道既無可道何者謂之道何者謂之道何者

不是道。
德既無可得何者謂之德何者謂之德何者
不是德。
大道本無爲道道而非道上德有不德得德
而非德。
道從何道生可道不爲道德從何德得可得
不爲德。
道於無所道無所道是道德於無所得無所
得是德。

道其不可言不可言者道甚無著於言而反
以晦道。
性其不可見不可見者性甚無著於見而反
以迷性。
佛放大光明普照大千界文王如日月而光
於四方。
佛也此無生無生而光明文王此無生無生
而日月。
堯舜之太和元氣滿宇宙孔孟之剛大浩然

塞兩間。
堯舜此無生無生而太和孔孟此無生無生
而浩然。
天地生萬物不起生物想聖人生萬民不起
生民想。
高明能配天不起高明想博厚能配地不起
博厚想。
自性本無非而不起戒想自性本無癡而不
起慧想。

自性本無亂。而不起定想。頓悟無生道。何戒與定慧。

自性本無礙。不起解脫想。自性本逍遙。不起自在想。

何者是涅槃。不起涅槃想。究竟非究竟。不起究竟想。

何者爲夢想。不起夢想想。遠離非遠離。不起遠離想。

不知有六根。不起六根想。不知有六塵。不起六塵想。

不古而不今。不今而不古。今古自今古。無生無今古。

不去而不來。不來而不去。來去自來去。無生無來去。

或有以財施。以財施者凡。能不起財想。財施亦非凡。

或有以法施。以法施者聖。若或起聖想。法施亦非聖

三身本無身。不起三身想。四智本無智。不[illegible]四智想。

四病無可離。不起離病想。百非無可絕。不起絕非想。

舍假以歸真。不起歸真想。萬境本如如。不起如如想。

常寂而常照。不起寂照想。常明而常覺。不起明覺想。

本性本金剛。不起金剛想。本性本圓覺。不起圓覺想。

以幻而滅幻。幻滅而復滅。滅而無可滅。無生是真常。

空空而無無。無無而復無。無而不可無。真常是無生。

母曰我滅幻。幻亦無可滅。母曰我真常。真常亦非常。

誰不證涅槃。以出離生死。若有出離心。未能離生死。

出離生死心。欲以證涅槃。以此欲證心。何以
證涅槃。
雖曰證涅槃。寔則無涅槃。夫既無涅槃。而曰
證涅槃。
涅槃無可證。證於無所證。無所證而證。乃名
證涅槃。
雖曰離生死。寔則無生死。夫既無生死。而曰
離生死。
生死無可離。離於無所離。無所離而離。乃名
離生死。

人人言長生。惟恐身不生。身生而心死。何貴
於身生。
人人言不死。惟恐身能死。身死而心生。何必
身不死。
生而未嘗生。身生心不生。死而未嘗死。身死
心不死。
此身有生死。此心無生死。此心有生死。真心
無生死。

真心本無生。真心本無死。真心自然生。真心
自不死。
心生是心死。心死心乃生。心死神可活。心生
神不活。
即心而即仁。仁豈有生死。生也仁固生。死也
仁豈死。
仁也豈不生。生生而不息。仁也豈有死。無有
不生時。
仁生而心生。心生而仁生。仁也不有死。心也
豈有死。

真心元是性。真性本虛空。虛空無有生。虛空
無有死。
生死虛空中。虛空不生死。生也心身生。死也
心身死。
有念不虛空。有念而心死。無念是虛空。無念
心不死。
心死是心生。心生是心死。心因有念生。心因
有念死。

念以有心起亦以有心滅念起卽是妄心妄而心死。

釋氏貴無念無念以爲宗心迷有起滅不自有其宗。

儒亦貴無念無念是爾祖心迷有起滅不自有其祖。

心或逐乎念念起失其祖心不逐乎念無念是心宗。

無念心不生無念心不死有念心便生有念心便死。

夫焉無所生夫焉無所死能知有生死便知無生死。

有生非是心不生心亦非有死非是心不死心亦非。

生死若關心鄉里之常人生死不關心乃古之聖人。

生死若關心是名爲生死生死不關心不名爲生死。

無生能知生生也如無生無死能知死死也如無死。

我身本不有生則隨他生死則隨他死生死我何有。

生則隨他生自有長生在死則隨他死自有不死在。

倏忽而心生倏忽而心死倏忽生而死倏忽死而生。

倏忽生又生倏忽死又死何以爲真常無生不如此。

讀書千萬卷不如一字無空空是真我萬物備於我。

汝勿謂釋迦老子與孔子都求之在外從讀書來也。

我以爲釋迦老子與孔子都求之在我從無生來也。

蠢動皆含靈含靈乃佛性佛性是真常真常者無生。

人人有佛性。人人有真常。人人有真常。人人有無生

何以不思善。思善而善生。何以不思惡。思惡而惡生

因思而後善。善卽在於思。善既出於思。而不本無思

無生則無思。無思安有生。有生便有思。有思豈無生

有思而有生。卽名門外漢。無思而無生。捨筏登彼岸。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門人盧文輝編正
陳衷瑜參閱

正宗要録

是心是聖之旨

林子曰聖人也者天下後世所望而震也而曰吾何畏彼又曰有為者亦若是者何也以吾心之虛靈知覺者聖人也聖人之所以能虛靈知覺者非以其心乎此余心聖之旨欲與天下後世共此虛靈知覺者共作聖人也

率性格物之義

孟子曰人性皆善中庸曰率性之謂道孟子曰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大學曰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龜山楊氏曰人性上不容添一物故真性無物真知不鑿而格物者乃所以復其無物之本體神其不鑿之妙用也

古今治亂之由

林子曰唐虞三代之先無有乎所謂道釋者一陰一陽無怨無曠故太和元氣流行於宇宙間矣降及漢唐宋則道釋昌熾曠夫怨女上干天和此余所以欲羣道釋者流而儒之而倫屬之以復還夫太和元氣於宇宙間也

常道常業之大

林子曰仰事父母俯畜妻子者常道也士之農之工之商之者常業也若必欲棄去常道常業而後可了心身性命之學則是學也是率天下後世以壞常道常業之首禍也而二氏者流飄然遠舉而自以為高且潔也何歟

舜蹠利善之間

孟子曰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夫蹠天下之至惡也而其心之聖人未始與舜異也但舜能充其善之端無所往而不為善也而蹠則縱其利之端無所往而不為利也此利善之分其端甚微誠不可不辯也

聖賢禽獸之分

林子曰盡其性者聖人也拂其性則禽獸矣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

之君子存之。朱子曰。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於禽獸。諸生甚毋曰聖人不可為也。不為聖人便入禽獸。存亡之機。可不知所慎乎。

孔門事心之法

或問孔門心法。而事心豈有法歟。林子曰。曲藝且有法矣。而事心之大。獨無其法乎。故心在乎人之中者。中也。若不有所謂心法焉。安能得堯舜之中。心能千變萬化。而統於一者。一也。若不有所謂心法焉。安能得孔子之一。

要識真心之方

林子曰。聖人之所以聖者。真心也。若今儒道釋之所相告語者。非真心也。亦不知有所謂心法也。不知心法。真心得而識乎。不識真心。聖人得而存乎。蓋聖人者。我固有之也。誠能撤其所以蔽乎聖人者。便是聖人。何遠之有。

赤子之心 耳目喻心

或問大人赤子之心。林子曰。余嘗即耳目而例論之。赤子之耳。赤子之目。赤子之心。一也。及壯且老。亦此赤子之耳。亦此赤子之目。亦此赤子之心。而未嘗毀乎其初也。若大人也者。聖人也。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亦惟不失此赤子之心。而非有以益乎其性也。故耳之性必能聞。目之性必能見。心之性必能知。必能覺者。自然而然也。率其耳之性。而未有不聞。率其目之性。而未有不見。率其心之性。而未有不知不覺者。自然而然也。豈其學聞學見。而後能聞能見。學知學覺。而後能知能覺邪。至於耳有所不聞者。以有物之塞乎其耳。

而非其耳之性之初也。目有所不見者。以有物之障乎其目。而非其目之性之初也。心有所不能知。不能覺者。以有物之蔽乎其心。而非其心之性之初也。故耳中不可有一物。而格其物之塞乎其耳也。則耳自能聞。目中不可有一物。而格其物之障乎其目也。則目自能見。心中不可有一物。而格其物之蔽乎其心也。則心自能知自能覺。此皆去其所本無

復其所本有無欠無餘如是而已也然則何者是物林子曰物也者物也外之聲色臭味者物也內之意必固我者物也皆足以蔽乎其心者也然則何以格之林子曰格也者格也書所謂格其非心者是也故天地之性元無物也而氣質之性為物所引則始失其赤子之心矣張子厚曰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焉夫不以氣質之性為性則物安得而引之物不得而引之則赤子之心不失赤子之心

不失則天地之性自復此格物之要義而聖人之所以聖也故曰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

大人之學

或問格物要義既在於變化氣質矣不知何者為氣質之性而變而化之以復其天地之性邪林子曰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又曰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之此又其變化氣質之要義也耳目也者小體也耳之於聲目之於色者氣質之性也心也者大體也性無有不善者天地之性也故不以氣質之性為性者能格物者也心為主而耳目為用矣不以天地之性為性者不能格物者也耳目交於物而心為役矣

格物之辨

宋儒有言曰即凡天下之物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又曰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又曰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又曰君子耻一物之不知夫天下之物可謂衆矣安能

以一物不知為耻而益窮之至於其極邪況其表也裏也精也粗也悉能格之而無不到邪又況一草一木之細而必察之令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將何為邪其將以一草一木表裏精粗而有益於心性之大而為作聖之功邪程明道所謂弄精魄者是也設言堯舜以遠志為小草也仲尼以楩梓為豫章也不謂一草一木之不知乎則堯舜仲尼顧乃以為耻而天下後世遂謂堯舜仲尼為非聖人

也必不然矣。

父母之願

或問道釋之必欲昏之者。何歟。林子曰。兆恩一布衣耳。安能羣道釋。而必欲昏之也。孔子之於亂臣賊子也。孟子之於楊朱墨翟也。則亦徒托之空言已爾。而況兆恩之庸庸者乎。今試以一家言之。男也悉而室之。女也悉而家之。夫夫婦婦。生齒日繁。此一家之和氣。父母之心也。設或男也而不有以室之。女也而不有以家之。求其無愁苦悲怨之聲。亦已難矣。又安望其有所謂和氣能致祥邪。昔者宋太祖以霖雨放宮人者。積陰之極也。由此推之。則凡天地間有為陽之亢。而陰之極者。其有不傷天地之和者哉。

非三教自序

余所著三教正宗三十餘集咸以非三教者流合而一之以孔子之儒也茲帙盖以摘錄其要云夫既曰非之矣而又曰合而一之以孔子之儒者何也林子曰合而一之以孔子之儒者正所以非之也故以其不知有心身性命之學者非也而合而一之以孔子之學之是以其不知有三綱五常之德者非也而合而一之以孔子之德之是以其不知有士

農工商之業者非也而合而一之以孔子之業之是然道釋者流既外孔子以為教矣闢之可也而必非之而必合而一之以孔子之儒者又何也林子曰孔子之儒辟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矣而道釋者流豈非斯人之徒也顧不可以與之並生於孔子之天地歟且斯人之徒之所以為人而不群於鳥獸者以其有此人道也若夫心身性命之學乃人道之本原也微乎其微姑且未論而三綱

五常之德士農工商之業不謂之人道之最切而為人倫日用之所當行者耶故有此人道則可以為人無此人道則不可以為人而余之所以合而一之以孔子之儒者乃所以德之業之與之並生於孔子之天地而人之也且余嘗歷觀斯世之所以為道為釋者豈其心之誠然哉盖不得已而寄其身於玄宮梵宇而問其道之所以為道釋之所以為釋者則亦茫然而未之知也而世之儒者槩以

其道與釋也而不之德而不之業而不與之並生於孔子之天地而人之者是亦不察其心之過也誠使世之儒者而能察其不得已之心焉而有以德之而有以業之而與之並生於孔子之天地而人之矣則彼原無為道為釋之心也其有不樂其德不安其業不怡然懽忻於孔子之天地而人者乎此固不闗而自息殆非卑微之分之所能為也故托空言以俟來者龍江兆恩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門人盧文輝訂正

非三教 俱係舊刻而文稍異

林子曰非三教也者非以非三教也以非三教之流者非也或曰三教合一不亦非歟林子曰三教合一者合而一之以孔子之儒也同文同倫俾無異教余竊以為不非也而子非之者何也豈非將桃李梅合而為一大樹一大樹之間

亦作桃花亦作李花亦作梅花而為余三教合一之旨歟此語且不足以紿孺兒而況可以易天下萬世耶余之所謂三教合一者譬之植桃李梅於其庭庭且隘而木又拱不得已乃擇其種之美者而存其一若仲尼之仁乃種之美者也余故曰道歸於儒也釋歸於儒也古人有言曰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仲尼以其道以照臨萬古而見之六經四

書如日中天矣由漢以來至於今豈特道釋者流自外於仲尼之照臨已哉余竊懼焉不自揣分欲以披三門之雲霧以揭仲尼之秋陽俾復中天萬古不夜此固余之志而有所未能焉作非三教

非儒

孔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非也孟子曰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此堯舜孔孟之公案也而朱子之釋格物也有曰即凡天下

之物表裏精粗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載觀朱子或問有曰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又曰凡有聲色貌象而盈於天地之間皆物也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而不容已又曰或考之事為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由此觀之豈非多識以為學而徧物以為知耶殆與堯舜孔孟之公案大

相背馳矣若以堯舜孔孟之書為是則朱子之註惡得而不非若以朱子之註不非則堯舜孔孟之書惡得而為是今乃兩是之而無所可否於其間者何歟

司馬溫公扞禦外物之說余嘗非之或曰扞禦固非矣而格去者是歟林子曰人惟與物相為周旋也而外物安得而扞禦之若余所謂格去者非格去其外物也乃格去其非心也然則物無美惡歟林子曰溫公扞禦之說

在物而不在心若余格去之義在心而不在物而物之美惡非所論也

夫既曰格物矣而又曰在心不在物者何也林子曰人有言曰心中不可有一物又曰此人胷中無物若着於物而為物所礙則是胷中有物矣故心礙於聲色臭味則心為有物而外不能忘也心礙於意必固我則心為有物而內不能忘也余故曰格其非心者格物也若溫公之扞禦豈非與物為敵而外物以

為學耶是徒勞心力於無益爾雖欲外物而物終不可得而外也朱子之窮至豈非從事於物而徧物以為知耶是徒敝精神於無益爾雖欲徧物而物終不可得而徧也余之所謂格去者不外物也不徧物也存其心而不放於物所謂大人先立乎其大者不謂之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耶

陸子靜曰秦不曾壞了道脈至漢而大壞豈不以秦之焚詩書也特以壞先王之典籍爾

道脈在人猶為無恙若漢之註詩書也又且以壞先王之道脈矣典籍雖存竟成虛語嗟呼嗟呼豈特漢之時儒者為然哉此蓋不得聖人之心而揣逆以訓釋者非也

專主尊德性而流入於禪者非也專主道問學而馳騖於外者非也

非道

神離形而歸天者飛昇也而曰輕身能冲舉者不其可駭而可非耶神烱烱而不滅者長

生也而曰煉形能不死者不其可駭而可非耶身譬之宅也神譬之身也神拔身而歸天太猶人舍宅而他適也而曰拔宅去矣雖至鷄犬亦且上昇不其可駭而可非耶

老子曰我尚自頭白誰能得久全劉長生曰柰何憑假身以求長生程伊川曰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言居山林間保形煉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夫生人之命有所懸矣而引年益壽之徒命獨不懸於天乎由此觀之

則伊川之言似亦涉於誕而可非也

人一身之氣則自升自降而自運矣如天之一春一秋如海之一潮一汐皆自然而然也而運氣以逆氣者失其自然而可非也

宋燕翼貽謀錄曰黃冠之教始於漢張道陵故皆有妻孥雖居宮觀而嫁娶生子與俗人不異後主首親故多竊寄褐之名挈家以入宋藝祖深疾之詔令天下宮觀不得畜養妻孥是道家之不有妻孥也自宋藝祖始道書有曰休妻不是道而休妻以為道者不其敗常而可非耶至於斷粒而中餒靜孤以絕俗者亦皆非其道而可非也

配合採取之喻似既支矣而好色之徒則有彼家之說淫穢而可非也安爐立鼎之喻似既支矣而規利之徒則有爐火之說貪鄙而可非也

非釋

六祖曰心念不起名為坐後人不識坐字而

以為行坐之坐者非也又曰內見自性不動為禪內不亂為定而謂佛之禪定專在於坐者非也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縱能作佛且不可以無後況甘心於無後而又無作佛之心乎此其敗常之可非也

孝經曰父子之道天性也縱能作佛而父母且不可離況離父母以長往而又無作佛之心乎此其敗常之可非也

苟為善而人敬之天下仰之鬼神欽之不謂之天堂只在目前耶苟為不善而人賤之士師刑之鬼神殛之不謂之地獄只在目前耶彼人其形而禽獸其心者畜生道也不士不農不工不商游手游食而至不能自存活者餓鬼道也不謂之輪迴只在目前耶古人有言曰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由是觀之特患世之人之不能為君子爾能為君子矣而地獄而畜生而餓鬼寔非其所憂也

初余之迷於外道也槩有十年蓋嘗師事儒門而窮物而詞章矣既而悔之又嘗師事玄門而遺世而辟糧矣既而悔之又嘗師事空門而著空而枯坐矣既而悔之屢入迷途幸而知返今以余所迷而非及余所見所聞而非者俱與諸生言之庶諸生有所鑒戒而不復如余昔日之迷可笑而可癡也諸生中亦有迷於外道而不知返

者豈迷自迷亦且迷人自迷迷人非余弟子也或問曰子今之所道者何道也而其所以教人者何法也林子曰余安能知道又將何以教人耶幸余而有所聞者孔門心法也又問孔門心法林子曰堯曰欽而孔子曰敬者心法也故不待欽而自無不欽不待敬而自無不敬者堯也孔子也性之者也有所事於欽而欽有所事於敬而敬者學堯者也學孔子者也及之者也若周濂溪之主靜立人極程明道之心要在腔子裏楊龜山之人性上不容添一物是亦能不外心以為學矣豈其堅執持守以苟免愆尤焉已乎朱子曰但得心存便是敬勿於存外更加功又曰敬則自然靜不可將靜來喚做敬余亦喜此二言故併錄之林子兆恩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門人陳衷瑜訂正

世出世法

或問林子以世間法教人者是耶。以出世間法教人者是耶。林子曰。以處世間而能以世間法與出世間法教人者。其上也。不知出世間法而專以世間法教人者。其次也。若或棄去世間法。而專以出世間法教人者。又其次也。龍江兆恩

世出世法不可偏廢

林子曰。大矣哉聖人之道乎。而學道之人。甚毋習於所見。足已以狹人也。故志於世間者。雖以世間法為重。而其不可使知之道。不可不知也。志於出世間者。雖以出世間法為重而其所可使由之道。不可不知也。

師道之所由以立

林子曰。釋老以出世間法教人。而亦未嘗輙舍世間法。而釋氏之清規。道家之女青天戒律。可考而知也。仲尼以世間法教人。而亦未嘗輙舍出世間法。而曰命曰仁。性與天道。可考而知也。若宋之邵康節。周濂溪。程明道。諸儒。能知出世間法矣。而又能以世間法教人。此其所以能為後學之師也。程伊川。朱晦翁。張南軒諸儒。能持世間法。而不敢少違。然亦知有出世間法。此其所以能為後學之師也。

體用合一

林子曰。知經世而不知出世。有用而無體也。其流必至於刑名而術數。知出世而不知經世。有體而無用也。其流必至於荒唐而枯槁。

林子曰。周易精微之致也。而經世之道亦備之矣。詩書禮樂春秋。經綸之迹也。而出世之道亦備之矣。

心性倫屬不相妨礙

道書曰。休妻不是道。佛書曰。何須要去妻拏。如或離棄父母。深棲遠遯。不續綱常。以為高且潔者。不惟非儒者之道。是亦二氏之異端

也。誠使內能明乎心性之學。外不絕乎人倫之大。並時兼修，不相妨礙者上也。或先續綱常，後了斯道。如釋迦生子羅睺羅。然後靈山說法。向子平婚嫁已畢。遂飄然遍遊五嶽。或先了斯道，後續綱常。如鳩摩羅什已證大乘而別立廨舍。邵堯夫四十始昏。而生子者次也。

道先世間釋先出世

林子曰。道家之教。以少壯時。在家孝養。娶妻生兒。以盡此倫屬之大。至四十不動心。乃出世間。依法修持。以了此性命之學。道書曰。人生以十六歲為春。十六歲為夏。十六歲為秋。十六歲為冬。春夏發舒，秋冬閉塞。釋氏之教。槩四十有餘歲。而不能得道者。仍遣之歸家。娶妻生兒。藏經曰。婆羅門法。此云淨行種。入山修道。道業未就。歸家婚娶。由是觀之。道先世間而倫屬。釋先出世而心性。此二氏之教。亦有所不同者。

世間法為重

林子曰。孔門心法。不可不知也。三綱五常。不可不振也。士農工商。不可不業也。求心法也者。所以振三綱五常。而業士農工商者也。三綱五常。至德也。士農工商。常業也。若必欲棄去其三綱五常之至德。士農工商之常業。而求所謂心法者。果何為也。將以此而為三綱五常之至德。士農工商之常業。而持之有其本歟。抑將以此而棄去三綱五常之至德。士農工商之常業。而為逍遙物外之遊歟。夫棄去其三綱五常之至德。士農工商之常業。而為逍遙物外之遊者。是乃敗風壞化。孟浪遊食者之所為也。奚足道哉。

林子曰。縱知心身性命之學。而不三綱。而不五常。不士不農不工不商。且不可謂之人矣。而況曰道人乎。若或不知心身性命之學。而能三綱焉。五常焉。士焉農焉工焉商焉。固不可謂之道人。抑亦可以為人矣。

或問心身性命矣而不三綱不五常不士不農不工不商不可謂之道歟林子曰蔑德遺業安可謂之道然則何者謂之道林子曰易而易知而為愚夫愚婦之所與知也而謂之道簡而易能而為愚夫愚婦之所與能也而謂之道以之正心而心正以之修身而身修以之齊家而家齊以之治國而國治以之平天下而天下平也而謂之道達而有堯舜之事功也而謂之道窮而有仲尼之事功也而謂之道

可與知者道

或問釋老之教而人非之者何也林子曰以其不有世間責也故詳於不可使知之道而專與上智者道也然上智之士豈可多得而釋老之教焉得不為人之所非邪

林子教人嘗曰世間法而又曰出世間法敢問林子之所以教人者孰先孰後孰重孰輕林子曰余之所以教人者雖曰兼之以出世間法矣然而不能不以世間法為重而亦不能不以世間法為先故不知世間法則不可以為人不知出世間法則不可以為聖不可以為仙不可以為佛若古今之言出世間法者何限也而儒之成聖道之成仙釋之成佛者可得而數矣而況於人道不脩而曰我能以聖學而聖以仙學而仙以佛學而佛余蓋弗能知之矣夫孔子豈不知有出世間法哉而其所以教人者必以世間法為重而先之矣故能達之天下而不遺行之萬世而無斁也如或舍此世間法而必以出世間法語人其孰能知之故至善之止而定而靜而安至誠無息而載物而覆物而成物惟精惟一變動不居善養浩然能知化育載之六經四傳難以悉紀是皆教人者之所欲以無言也至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此其世間法之最大者又至於為士為農為工為商言之必信行之必謹辭受取與之常進退儀文

之節。載之六經四傳。雖以悉紀。是皆教人者之所欲以雅言也。余雖無所用於時矣。亦必以世間法為重。而先之者以此。

在世出世

林子曰。在世出世。猶釋氏所云在家出家也。或問在家出家之旨。林子曰。心靜則身在家。而心猶出家也。心猶出家。而曰不可以行世間法者。未之有也。心雜則身出家。而心猶在家也。心猶在家。而曰可以行出世間法者。未

之有也。故學佛而知所以即心而即佛焉。在家可也。出家可也。在家而出家可也。為聖而知所以即心而即聖焉。在世間可也。出世間可也。在世間而出世間可也。

陳生問曰。大道初來受業。得聞先生所謂歸儒宗孔者。而曰孔子之教。三綱而已矣。四業而已矣。既而又聞先生之教。而曰孔子之教豈曰三綱已哉。豈曰四業已哉。夫昔日之言則如彼。而今日之言又如此。敢問何謂也。林子曰。昔日之言。以語世間人之可使由者。以立本也。今日之言。以語出世間人之可使知者。以入門也。亦以極則也。然而所謂出世間人者。豈非其入山之深。而謂之出世間人與。林子曰。殆非也。以其可語以出世間法者。出世間人也。

林子曰。有出世間心。然後可以行此出世間法。或問出世間心。林子曰。以其心不著於世間也。故謂之出世間心。又問何謂出世間法。

林子曰。堯舜之執中者。出世間法也。孔子之一貫者。出世間法也。至於大學之所謂知止至善。中庸之所謂致曲而誠。孟子之所謂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者。是皆出世間法也。夫所謂出世間法者。豈必山棲谷處。團坐茹素。以辟世離人。而後謂之出世間法哉。

林子曰。道家以心性為神仙。而以心性內守為神仙居洞府也。故出世不離世間。仙境只在人境。若舍此身之外。而別求所謂海外蓬

鳥者不亦惑乎或者以出世不離世間而道家者流猶有斷棄人倫者亦獨何歟林子曰此學之者非傳之者妄也按史記老子之子名宗宗為魏相是有父子之倫矣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是有夫婦之倫矣為周守藏室之史是有君臣之倫矣孔子問禮關令尹強為著書是有朋友之倫矣夫老子者道家之宗也而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倫考之信史歷歷可驗如此豈有斷棄人倫如後世所謂道

家者流哉

林子曰若釋迦老子世所稱出世間人者今不復論矣至於堯舜之帝天下孰不以為世間人也殊不知堯舜在世間而有出世間心者故能蕩蕩則天無能名巍巍天下而不與又至於周公之相天下孔子之師萬世亦直以其出世間心而周旋於世間而為出世間人爾若曰堯舜周孔是世間人而無有所謂出世間心出世間法者余弗能知之矣

余生問曰何謂出世間人者豈其身在世間而亦能出世間與林子曰然盖身雖處於世間而心則超出於世間之外者出世間人也是故心也者通乎九天之上矣通乎九地之下矣前乎古而無古矣後乎今而無今矣上天下地前古後今而皆不得而囿之也如此而况於所謂世間法又况於所謂世間瑣瑣不美之事得而拘之乎獨不觀之孔子乎世人每以不可為而不為而孔子則曰天下有

道丘不與易也世人每以辟世為高而孔子則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世人有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者有降志辱身者亦有隱居放言者而孔子則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豈非其心超乎天地之外故不棄世離世而自能與世間人異者孔子之出世間人也若必棄世離世深棲遠遯是乃巢許者流非余所謂出世間人也

林子曰心出世間矣棄世間而為巢許也易

心出世間矣。混世間而為周孔也難。

林子曰。有出世間心。然後可以祿之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視。

林子曰。有出世間心。然後可以聲色不邇。貨利不殖。而諸凡世間瑣瑣不美之事。悉皆不足以入其心。

林子曰。有出世間心。然後可以外生死殺身成仁。舍生取義。

林子曰。有出世間心。然後可以忘是非。而多口有所不恤。

林子曰。有出世間心。然後可以定危疑。而寵辱有所不驚。

林子曰。有出世間心。然後可以善養吾浩然之氣。配義配道。而塞乎天地之間。

林子曰。有出世間心。則心無其心。而心太虛矣。可以包括乎天地。可以同體乎太虛。

門人[illegible]命梓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門人陳衷瑜訂正

立本篇

孔子曰下學而上達故自志學而立以至於耳順不踰矩有始有卒成章而達殊無驚人可喜之行足以見知於人也故曰知我其天然余所謂立本者非下學乎而入門而極則非上達乎或問林子每舉三綱四業豈非所謂立本以為教與林子曰不三綱不四業則不可以為人而三綱四業是乃日用之所當行者立本之第一義也玆所分摘立本篇亦皆可使由之道初學之首務也若六經四傳所云入門極則者悉散見於他分摘諸帙中矣林子兆恩

林子曰能為人謀而忠乎交而信乎傳而習乎

林子曰能入孝出弟謹行信言愛衆而親仁乎

林子曰能事父母而竭其力乎能事君而致其身乎

林子曰能重而威而以忠信為主乎

林子曰能信近於義乎能恭近於禮乎能因而得其宗乎

林子曰樂固人之所難矣而貧能無諂乎好禮固人之所難矣而富能無驕乎

林子曰能學而不至於罔乎能思而不至於殆乎

林子曰能闕疑能慎言其餘乎能闕殆能慎行其餘乎

林子曰能久處約乎能長處樂乎

林子曰能好仁乎能惡不仁乎

林子曰能志於道乎能比於義乎

林子曰能見賢而思齊乎能見不賢而內自省乎

林子曰能欲訥於言乎能恥躬不逮乎

林子曰能不巧言不令色不足恭不匿怨而

友其人乎。

林子曰。能見其過。而內自訟乎。

林子曰。能不罔而生。而幸免乎。

林子曰。能恭而禮。而不至於勞乎。能慎而禮而不至於葸乎。能勇而禮而不至於亂乎。能直而禮。而不至於絞乎。

林子曰。能三年學。而不至於穀乎。能學如不及。而其心猶恐失乎。

林子曰。能好德如好色者乎。

林子曰。法語之言。能從之而改乎。巽與之言能說之而繹乎。

林子曰。能出門而如見大賓乎。能使民而如承大祭乎。能於己之所不欲。而勿施於人乎。

林子曰。能為之難。而其言得無訒乎。能內自省。而不憂不懼乎。

林子曰。能徙義崇德乎。能修慝辨惑乎。

林子曰。能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乎。

林子曰。能無欲速。無見小利乎。

林子曰。能居處恭乎。執事敬乎。與人忠乎。

林子曰。能行己有恥乎。能恒其德而不承之羞乎。

林子曰。言不必信。固人之所難也。而言能必信乎。行不必果。固人之所難也。而行能必果乎。

林子曰。狂者知所進取。而能不安於狂者乎。狷者有所不為。而能不安於狷者乎。

林子曰。能見利思義乎。能見危授命乎。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乎。

林子曰。能學為己乎。能上達乎。能為君子儒乎。能病無能乎。能不患人之不己知乎。

林子曰。能言而忠信乎。能行而篤敬乎。能立而參前。在輿而倚衡乎。

林子曰。能無害仁以成仁乎。

林子曰。能遠慮乎。能躬自厚乎。

林子曰。能矜矣。而不至於爭乎。能群矣。而不至於黨乎。

林子曰。能當仁而不讓於師乎。
林子曰。能友直友諒友多聞乎。能樂節禮樂。
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乎。
林子曰。能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乎。
林子曰。能九思乎。能三畏乎。能知六言六蔽
乎。能尊五美而屏四惡乎。
林子曰。能執德而弘。信道而篤乎。
林子曰。能仕優而學。學優而仕乎。
林子曰。能毋自欺乎。能自慊乎。
林子曰。能好而知其惡乎。能惡而知其美乎。
林子曰。能知孝之所以事君乎。能知弟之所
以事長乎。能知慈之所以使衆乎。
林子曰。能知有諸已。而後可以求諸人乎。能
知無諸已。而後可以非諸人乎。
林子曰。能知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乎。
能知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乎。能知父
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乎。
林子曰。能知言悖而出。亦悖而入乎。能知貨
悖而入。亦悖而出乎。
林子曰。不覩而能戒慎乎。不聞而能恐懼乎。
隱見微顯。而能慎其獨乎。
林子曰。欲以行道也。其當知知者之過。愚者
之不及之可非也。而不思以明之乎。欲以明
道也。其當知賢者之過。不肖者之不及之可
非也。而不思以行之乎。
林子曰。能擇乎中而庸之。能得一善乎。能拳
拳服膺而弗失之乎。
林子曰。行怪不足述也。而能不為乎。半塗不
可廢也。而可以已乎。
林子曰。道不遠人矣。而可遠人以為道乎。
林子曰。能素位而不願乎外。能正已而不求
於人乎。
林子曰。能居易俟命乎。能反求諸身乎。
林子曰。未能不惑。而知為難能矣。可不知
所以好學乎。未能不憂。而仁為難能矣。可不
知所以力行乎。未能不懼。而勇為難能矣。可

不知所以知恥乎。

林子曰。及其知之一也。能學而知之乎。抑或困而知之乎。及其成功一也。能利而行之乎。抑或勉強而行之乎。愚不憂其不明也。柔不憂其不強也。能人一而已百乎。能人十而已千乎。

林子曰。居上能不驕乎。為下能不倍乎。

林子曰。愚矣。而能不自用乎。賤矣。而能不自專乎。生今之世矣。而能不反古之道乎。

林子曰。能為君子之闇然也。而日章乎。能不為小人之的然也。而日亡乎。

林子曰。能內省不疚乎。能不愧屋漏乎。

林子曰。能尚志而居仁由義乎。能無道桓文之事。而不假仁假義乎。

林子曰。能知孟子之不動心。而集義乎。能知告子之不動心。而外義乎。

林子曰。能知仁而榮。不仁而辱。而猶然惡辱以居不仁乎。能知四端猶四體。知皆擴而充之乎。

林子曰。能聞言而拜乎。能告之以有過則喜乎。能取諸人以為善乎。

林子曰。能如孔子時其亡而往拜之。而欲其稱乎。能如孟子不能造朝。而出弔於東郭氏乎。

林子曰。宇宙分內事。皆吾人分內事也。能如孔子之皇皇。孟子之不豫色乎。

林子曰。能知枉己而未有能直人乎。能知志士不忘在溝壑乎。

林子曰。能富貴而不淫乎。能貧賤而不移乎。能威武而不屈乎。

林子曰。縱不能為大丈夫矣。而以順為正可乎。雖曰壯以欲行矣。而不由其道而往可乎。

林子曰。踰垣閉門固不可矣。而患得患失而無所不至也可乎。

林子曰。愛人不親可不知所以反其仁乎。治人不治。可不知所以反其智乎。禮人不荅可

不知所以反其敬乎。

林子曰。禮義之不可非而非之。而甘於自暴也可乎。夫人孰不能居仁而由義也。而甘於自棄也可乎。

林子曰。事孰為大。而不知所以事親也可乎。守孰為大。而不知所以守身也可乎。

林子曰。能知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乎。而幾希可不知所存乎。

林子曰。取與死生之際。所當嚴也。而至於傷廉傷惠傷勇可乎。

林子曰。西子不潔。人皆掩鼻而喪善之徒可不知所戒乎。惡人齊沐。可祀上帝。而自新之士可不知所勉乎。

林子曰。富貴利達。君子不去也。求之非其道。而為妻妾所羞也可乎。

林子曰。君子之所以殉身者道義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而祿之以天下。其可顧乎。繫馬千駟。其可視乎。非其義也非其道也。而一介可以與人乎。一介可以取人乎。

林子曰。枉己而可以正人乎。辱己而可以正天下乎。

林子曰。庶人之分。而其義則在於往役乎。士者之禮。而其義則在於不往見乎。

林子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可不知所以思而求之。求而得之。而至於不仁不義非禮非智乎。

林子曰。仁義之心。良心也。其可放其良心。而至於夜氣不存。禽獸不遠乎。

林子曰。事心之功大矣。而操存舍亡之機。其可不知乎。一暴十寒之戒。其可不慎乎。

林子曰。桐梓則知所以養之。而身則不知所以養之可乎。指不若人則知惡之。而心不若人則不知惡之可乎。鷄犬則知求之。而放心則不知求之可乎。

林子曰。夫仁義其與膏粱之味。相去何如也。而不之顧乎。令聞其與文繡之美。相去何如

也。而不之顧乎。
林子曰。天爵其與人爵。相去何如也。而不之修乎。良貴其與趙孟之所貴者。相去何如也。而不之思乎。
林子曰。先之服而不之服乎。先之言而不之言乎。先之行而不之行乎。
林子曰。能知拂亂所為。是我之所以動心忍性者乎。
林子曰。不有困心衡慮。而能作乎。不有徵色發聲。而能喻乎。
林子曰。能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乎。
林子曰。能知求之有益於得。而求之在我者乎。能知求之無益於得。而求之在外者乎。
林子曰。行矣而能著乎。習矣而能察乎。
林子曰。能知樂其道而忘人之勢乎。能知王公不致敬盡禮。不可得而亟見乎。能知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
林子曰。能知窮不失義。而士得己乎。能知達

不離道。而民不失望乎。
林子曰。能附之以韓魏之家。而自視欿然乎。
林子曰。能知有德慧術智。而恒存疢疾乎。能知操心危。慮患深。乃孤臣孽子乎。
林子曰。能仰不愧於天乎。能俯不怍於人乎。
林子曰。能鷄鳴而起。孳孳為善乎。
林子曰。能無以饑渴之害為心害乎。
林子曰。能不以三公易其介乎。
林子曰。能樂顏子之樂乎。能志伊尹之志乎。
林子曰。能充無欲害人之心乎。能充無穿窬之心乎。能充無受爾汝之實乎。
林子曰。能養心而寡欲乎。

門人[illegible]命梓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門人盧文輝訂正
陳衷瑜叅閱

易解俚語

易解俚語具載於三教正宗要録中雜以口頭俚語以與少文詞者道而易解也林子兆恩

天下後世無論智愚賢不肖一聞聖人之名無不驚怕起來無不以聖人者乃上天之所獨厚另生一等異様人出來而非人之所能為也夫聖人者既非人之所能為緣何孟子而曰人皆可以為堯舜又曰有為者亦若是孟子豈說大話以哄人邪孟子不是說大話以哄人底人孟子既不是說大話哄人底人而言作聖人其若是之易者甚麼緣故而其意豈不以聖人只是自家一箇心聖人之虚靈知覺只是自家心之虚靈知覺此其所以有為者亦若是而非難也但孟子不肯輕易說破以故天下後世不知聖人只是自家一箇心視之過高以為盛德難繼縱有豪傑之士而有欲為聖人之心者豈惟不敢為亦且不敢講其所以不敢為者我知其故矣恐怕人見而笑之而以為狂妄漢子也其所以不敢講者我知其故矣恐怕人聞而笑之而以為說大話漢子也余今不自揣分乃直指此心是聖人而明言之以示天下後世之要做聖人者若天下後世能知聖人只是自家一箇心能知聖人之虚靈知覺只是自家心之虚靈知覺便從自家心上去討聖人去做聖人做之不止即是聖人

朱子曰心之虚靈知覺一而已矣其所謂一者豈不以聖人此虚靈知覺也常人亦此虚靈知覺也常人有此虚靈知覺而不能為聖人者甚麼緣故物蔽之也蓋以聲色臭味者物也耳目口鼻者物也以聲色臭味之物而交於耳目口鼻之物遂引起我聲色臭味之妄心既有妄心便迷真心何謂真心赤子之

心中也一也寂然不動之心也何謂妄心列之肝脾肺腎而屬之五行者憧憧往來之心也若要做聖人者必須格去其憧憧往來聲色臭味之妄心以復還其寂然不動虛靈知覺之真心真心也者至善也至善也者渾然在中粹然至善自家之聖人也若有妄心以迷真心則至善之本體不見而喪其自家之聖人矣此格致之學乃大學之最頭腦工夫也孟子曰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大學曰致

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合此二書而並觀之亦足以互相發明矣

心之本體本虛靈能知覺者余嘗以耳目譬喻之目中央一小點即是心之虛靈也目之能視豈非其心之能知覺乎耳朶裏一箇鏡即是心之虛靈也耳之能聽豈非其心之能知覺乎故耳之性必能聽而率其耳之性未有不能聽也目之性必能看而率其目之性未有不能看也心之性必能知必能覺而率

其心之性未有不能知不能覺也人之始生也目便能看光非待人教之而後能看光耳便能聽聲非待人教之而後能聽聲心便能知便能覺非待人教之而後能知能覺夫耳能聽聲目能看光即是心之知覺也固不待教而能而人亦安能教之邪至於肚餓時便知食乳即是心之知覺也固不待教而能而人亦安能教之邪及至長大不過不失生出來時能聽聲之耳也不過不失生出來時能

看光之目也不過不失生出來時能食乳之口也不過不失生出來時能知覺之心也縱是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覺亦不過不失生出來時能知能覺之心而無有以加乎其性而與人同爾孟子曰人性皆善中庸曰率性之謂道此之謂也

設以物而蔽乎其耳而耳不能聽設以物而蔽乎其目而目不能看設以物而蔽乎其心而心不能知不能覺故格去其物之蔽乎其

耳。而耳即能聽。格去其物之蔽乎其目。而目即能看。格去其物之蔽乎其心。而心即能知。即能覺。余令五十餘年矣。其耳乃父母所生之耳。而令較大此。聽得明白此。其目乃父母所生之目。而令較大此。視得明白此。知耳目則知心矣。知耳目之視聽之出於自然。則知心之知覺之出於自然矣。知耳目之蔽於物而不能視聽。則知心之蔽於物。而不能知覺矣。知格去蔽耳目之物。而視而聽。則知格去

蔽心之物。而知而覺矣。格去蔽耳蔽目蔽心之物。是格去其耳其目其心之所本無也。格去其蔽耳蔽目蔽心之所本無。則自復其能看能聽能知覺之所本有也。然心之知覺。非必先知先覺而後謂之知覺也。非必無所不知。無所不覺而後謂之知覺也。惟能知善之可為。覺善之可為。而謂之知覺也。惟能知惡之不可為。覺惡之不可為。而謂之知覺也。惟能知善之可為。而必為之。覺善之可為。而必

為之。而謂之知覺也。惟能知惡之不可為。而不為之。覺惡之不可為。而不為之。而謂之知覺也。世上人見人所為有不是處。便曰。此人好無知覺。此之謂也。善而必為之。惡而必不為之。又且得聞孔門心法。而識其真心焉。是亦聖人矣。故曰。吾何畏彼哉。

所謂格物者。非徒與外物而相為敵也。惟在乎變化氣質爾。蓋耳之於聲。目之於色者。氣質之性也。若能變化氣質之性。則奸聲亂色

而耳自然不愛聽。目自然不愛看。所謂變化氣質者。亦非徒於耳目上用工夫也。惟在先立乎其大爾。以耳目之小體。而從心之大體先立乎其大。則小體豈惟不能引而奪之。又且從而聽命而不違焉。故曰。此為大人而已矣。

所謂先立乎其大者。存心也。存心也者。心在腔子裡。所謂敬者是也。故曰。但得心存便是敬。故心在腔子裡。而事親者。敬也。心在腔子

裡而事君者敬也心在腔子裡而讀書者敬也心在腔子裡而耕田者敬也心在腔子裡而作工者敬也心在腔子裡而為商者敬也心在腔子裡而說話者敬也心在腔子裡而食飯者敬也心在腔子裡而行路者敬也心在腔子裡而應事者敬也心在腔子裡而處於廟廊之上者敬也心在腔子裡而處於三軍之中者敬也心在腔子裡而處於造次顛沛之際者敬也無一時而心不在於腔子裡

如此然後方為脩己以敬而無失也

唐虞三代之盛而天下後世之所不能及者豈謂無其故哉蓋以唐虞三代之時無有乎所謂和尚者無有乎所謂道士者無有乎所謂女和尚者無有乎所謂女道士者無有乎所謂妓者故其時無有不三綱者無有不五常者無有不士不農不工不商者降及漢唐宋和尚則充斥天下矣道士則充斥天下矣女和尚則不為不多矣女道士則不為不多矣至於妓者敗風傷化至賤至垢至無恥也亦且無處無之以此之故故其時亦有不三綱者亦有不五常者亦有不士不農不工不商者此則漢唐宋之時然也若欲復返唐虞三代之盛則當羣斯人之徒而為之娶婦為之嫁夫焉如此則人人皆三綱也皆五常也皆士皆農皆工皆商也風俗豈不淳美生齒豈不日繁而漢而唐而宋豈不唐虞三代譬如一家而生三男三女焉三男而皆為之娶

婦三女而皆為之嫁夫不謂一家之內無怨無曠邪由此而男孫女孫內孫外孫生齒日繁而家道從此興矣若或三男而不為之娶婦三女而不為之嫁夫一家怨曠愁苦之聲且不忍聽豈曰父母之道而家道從此索矣為父母者果能憣然悔悟三男而必為之娶婦三女而必為之嫁夫則無怨無曠生齒日繁昔日愁苦之聲今則反為室家之慶矣夫天下之大亦一家也故知所以父母其家則

知所以父母天下而反漢唐宋於唐虞三代之盛也有不存乎其人哉

凡所舉動不可一事之有愧於心也若一事之有愧於心是一事之得罪於天地鬼神也一事之得罪於天地鬼神而不為天地鬼神之所譴責者未之有也凡所說話不可一句之有愧於心也若一句之有愧於心是一句之得罪於天地鬼神也一句之得罪於天地鬼神而不為天地鬼神之所譴責者未之有

也

凡所舉動凡所說話而無愧於心也而不得罪於天地鬼神也縱天下人以我為非而我不自以為非者以我之無愧於心不得罪於天地鬼神也凡所舉動凡所說話而有愧於心也而得罪於天地鬼神也縱天下人以我為是而我不自以為是者以我之有愧於心得罪於天地鬼神也

夫在世間而了世間法出世間而了出世間法者乃古今常談而世人之所習而安也若余之所以立教者惟要人在世間以了世間法又要人在世間以了出世間法何謂世間在家是也何謂出世間出家是也何謂世間法在家而仰事父母俯畜妻子為士為農為工為商者是也或居官而上為朝廷下為百姓亦是世間法也何謂出世間法心身性命之學儒而為聖道而為仙釋而為佛者是也但余之所以立教惟欲倡人以作聖者儒教

也在世間而出世間也蓋仙者山人也飄然雲外而山處矣佛者弗人也無有高下無有男女等相殆非人之所能為也故在世間惟當以孔子為宗者以儒者需人也需也者用也為世所用也在家而仰事俯畜士農工商者世所需也居官而上為朝廷下為百姓者世所需也若出世間而為仙為佛固古人有行之者由是而仙也而佛也夫豈不可如或不能仙不能佛而世間之所謂人道者則俱

棄之矣且不可以為人若余所云在世間而出世間者以為聖人也縱不能為聖人亦可以為君子又縱不能為君子亦且可以為善人又縱不能為善人亦且可以為有恒之士又縱不能為有恒之士亦且人道不虧不離父母不棄妻子不為世間之一大罪人也此余歸儒宗孔之教其所由立乎

或者以林子之學孔子之學也而必欲羣道釋者流而歸儒而宗孔者何也林子曰余嘗以道釋者流之不三綱不四業不歸儒不宗孔而不專責之道釋者流可也世之儒者不語之以儒者之道之是而乃証其道釋者流之非距而驅之既笠且招卒使道釋者流之不三綱不四業不歸儒不宗孔也謂非吾黨之責歟孔子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程明道曰學者先須識仁又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已也又曰如手足之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已侯師聖曰仁如一元之氣

化育流行無一息間斷道釋者流非斯人之徒與而世之儒者以為非已而謂與已之不相屬也豈所謂仁者一體之心而一元之氣流行而無所不貫者耶意者世之儒者其未識仁乎是則吾黨之責也又曰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伊尹耻之而道流釋流有不與聞孔子之教者余竊憂焉設或距而驅之於迷途而不反也則亦何異於推而内之於溝中而莫援也殆非仁者之心天地聖人之大矣故天地則盡物而覆載之天地之至仁也聖人則盡民而覆載之聖人之至仁也又曰唐虞三代以上未有儒也未有道也未有釋也而唐虞三代之世則如此漢唐宋以來分而為儒也分而為道也分而為釋也而漢唐宋之世則如彼夫今既有儒矣今既有道矣今既有釋矣此余之所以必欲羣道釋者流而三綱之而四業之合而一之以儒者之教孔子之仁也

林子見時有不昏者而必語之曰子之一身至重也天開地闢而人生焉世世不絕而至於子之身自是子而復孫孫而復子至於天地未有終窮之時尚未艾也是子之一身上而為天地開闢以來祖宗精神之所聚下而為天地未有終窮之時子孫命脉之所寄所繫之重至於如此而子乃忍於斷棄倫續而自以為高且潔者殆亦未之思歟

或問邵堯夫之學亦有同歟林子曰程明道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就其所至可謂安且誠矣然其學也必須林下相從三十年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堅苦刻厲至於如此然後可也若兆恩之學則異於是必也內蘊乎心身性命之學而周旋於人倫日用之間或六七年或十有餘年或二三十年隨其分量磨煉純粹又必綱常旣備俯仰無累然後飄然相從於林下方為可也堯夫嘗有言曰必須了得世間事然後方能出世間由此觀之則堯夫之學亦有同者

世間法最大者莫大於綱常若舍綱常之大而遽談出世之旨豈不誕哉其所謂祝髮毀形以斷棄倫續者果能超出形骸之外乎否也乃若世之儒者手恭足重榮華其言似亦足人之聽聞矣至於綱常毀裂猶然置而不論其殆謹厚之遺歟然孔子之道大矣或有竊其餘緒以資清談猶晋室也忽心性而畧綱常余恐孔子之道似不如此也中庸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又曰所以行之者一此孔子之道也

林子曰心中不可有一物故不遷怒不貳過者格物也無伐善無施勞者格物也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者格物也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者格物也夫格物也者豈其所謂扞格外物之謂也書曰格其非心者格物也

中庸曰夫焉有所倚楊子則倚於為我而物

之也。墨子則倚於兼愛而物之也。告子則倚於不動心而物之也。鄉原則倚於善斯可也而物之也。此固不足論矣。若伯夷之清而隘也。以其物於清而倚之故隘。柳下惠之和而不恭也。以其物於和而倚之故。不恭。孔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者。無物無倚也。

門人 鄔熈
陳文明 仝命梓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門人盧文輝校正

信難篇

孔子之學心性也黃帝老子之學心性也釋迦之學心性也心性本體也本體常明也故至誠無息之謂常虛靈不昧之謂明而三門者流率皆謬於荒唐枯槁陋於威儀詞章若語之以心性之本體本體之常明卒無有知之者而知之之難也卒無有信之者而信之之難也

執中者執此本體之中也守中者守此本體之中也空中者本體之中本洞然而空也余每欲言之而卒忘其所以為言者故知之者難信之者難也

得一者得此本體之一也歸一者歸此本體之一也一貫者以此本體之一而貫之也余每欲言之而卒忘其所以為言者故知之者難信之者難也

或者以執中守中空中者同也以得一歸一一貫者同也而問其所以同不知也或者以執中守中空中者異也以得一歸一一貫者異也而問其所以異不知也甚者不知其中與一之謂何也乃襲古人之緒言肆為論辯而曰如此而為中如此而為一自是其是居之不疑借使黃帝老子釋迦孔子復生於時語之以中示之以一而亦有所不信矣余於是益見知之者難信之者難也

老子之無為大舜之無為也老子之不言孔子之無言也老子之無知孔子之無知也故即舜孔而知老子信老子可也何其知之難而信之者難如是邪至於黃帝列於五帝也可謂尊矣贊於周易也可謂至矣余每曰謂黃帝為邪而異端也可乎儒者竟不以為然者特其口不以為然而一聞之下則未有不知而信之者夫既已知之信之而猶然不之知不之信者何歟余於是益見知之者難信

之者難也

道門者流。余每以黃帝四妃二十五子。而老子之子宗。語之而不信也。釋門者流。余每以釋迦娶耶輸氏多羅。生子羅睺羅。語之而不信也。此皆載之典籍可考也。似宜知之。縱不之知。此余言之。亦宜信之。乃今猶有所不知所不信者何也。不謂之知之者難。信之者難耶。

或問謂之仙。謂之佛。謂之蓬萊佛國者。何謂也。林子曰。仙者心也。佛亦心也。蓬萊佛國。心之方寸也。曰豈不誕歟。林子曰。儒者以心謂之主翁。謂之天君。心之方寸。謂之靈臺靈府。顧不誕歟。然此知之不難。信之不難。而難於知。難於信如此者何也。不謂之知之者難。信之者難耶。

無暴其氣可也。運氣逆氣不可也。行亦能禪可也。坐禪坐馳不可也。此不異語。此不誑語。似宜知之信之。而尚有所不知所不信者何

也。不謂之知之者難。信之者難耶。

白日飛昇者神也。一點常明在天不昧。長生不死者神也。一點常明萬古不滅。此蓋所謂黃帝之仙去。唐堯之殂落。與夫仲尼之道。寄之曾參孔伋孟軻。寄之萬世不死之人心者是也。豈不易而易知。易而易信耶。而猶有不之知不之信者。此其知之者難。信之者難也。

道家之玄。孰不以為異。而舜之德亦曰玄德。道家之丹。孰不以為異。而武之書亦曰丹書。釋氏之種子。孰不以為異。而程明道亦曰。心如穀種。由大舜武王明道而觀之。則所謂玄。所謂丹。所謂種子。殊不足異如此。是皆可以較而閱之。知而信之。而猶有不之知。不之信者。此其知之者難。信之者難也。

儒流未始知孔子。而信孔子者。信孔子之名也。道流未始知黃帝老子。而信黃帝老子者。信黃帝老子之名也。釋流未始知釋迦。而信釋迦者。信釋迦之名也。信孔子之名者。而語

之以孔子之實。一貫而已。不記誦。不詞章。必以為孔子之異端而不吾信也。信黃帝老子之名。而語之以黃帝老子之實。得一而已。不荒唐。不迂怪。必以為黃帝老子之異端而不吾信也。信釋迦之名者。而語之以釋迦之實。歸一而已。不圜坐。不斷滅。必以為釋迦之異端而不吾信也。此皆因人之所信而信之。而信之者不必其心之是。因人之所不信而不信之。而不信之者不必其心之非。豈非知之者難。信之者難歟。

致中之極。可以位天地育萬物。盡性之至。可以贊化育成參兩。不顯之德。刑百辟也。剛大之氣。塞兩間也。至於斯立斯行斯來斯和。又至於不悖不謬不疑不惑。又至於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凶。所謂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皆聖神功化之極。乃儒者之盛也。誰不信之。誰能知之。不知而信之者。信之而未始信也。豈非知之者難。信之者難歟。

䟦曰

昔者孟子欲明孔子之道於楊墨塞路之際而時人類以好辯目之者何也豈不以世而楊也吾亦為楊而已矣世而墨也吾亦為墨而已矣生斯世也為斯人也是從而是之非從而非之奚必以孔子之道而是非於楊墨塞路之際耶故捜玄於戎服聽講之時者附和之侶也談釋於奴身事佛之世者禪鑽之流也明儒於臨幸辟雍

之朝者曲學之士也若孟子則鼓其瑟欲以熄楊墨之等當其時有不斥而遠之者寡矣況有從而信之者乎此信之者難也嗚陽輩以此意質諸吾師常明先生曰吾不能為楊墨之等吾鼓吾瑟以聲吾教已爾謹書卷末以告同志毋卒舍瑟以寄三教歸儒之聲於萬世者是亦先生之心也

門人林鳴陽謹識

三峰先生

三峰先生姓張。名君寶。字全一。生有異質。嘗與人論議三教等書。如決江河。其所雅言。專以忠孝仁義勸世。我明
太祖高皇帝。遣三山高道。訪于四方。竟弗至。
太宗御極。遣使致書。曰真仙張三峰足下。復命禮科都給事中胡濙。道錄任一愚。岷州衛指揮楊永吉。遍詣名山。訪求未獲。特勅正一孫碧雲於武當山建宮以候。天順中。贈為通微顯化真人。錫之誥命。而侍立翠湖。乃先生高弟也。有靈異。通紀。傳。豐楔歲抄。及他諸刻。皆以三峯為三丰。誤矣。

玄歌

道情非是等閑情。既得玄微不可輕。先把事情齊放下。聽我次第歌玄歌。未煉還丹先煉性。未修大藥先修心。心靜自然丹信至。性清然後藥苗生。藥苗生。雷聲隱隱震虛空。電光爍處尋真種。風信來時覓本宗。豈曰風雷并電爍。許多境象難盡言。若還到此休驚怕。穩把元神守洞門。心身寂然俱不動。如貓捕鼠又如鷹。許多境象雖非外。一點紅光是至真。這些一點春意足。其間若有明聰塵。一點元是先天藥。遠似葡萄近似金。到此全然宜謹慎。絲毫念起喪天真。待他一點自歸伏。身中造化四時春。一片白雲香一陣。一番雨過一番新。終日綿綿如醉漢。悠悠只守洞中春。身中陰氣都剝盡。變成純陽不壞金。幾回氣絕如小

死打成一片號全真至是洪名班列籍[illegible]
宜人世積陰功功成一日天書至純陽出
現了真靈斯言莫與非人說漏泄天機霹
靂轟囑付仙童弃道侶不逢達者莫輕論
其中句句通玄理此真之外更無真收拾
錦囊牢固閉他日行功可印心可印心五
十二句要君尋三峰若有虛花語萬劫輪
迴地獄中

近得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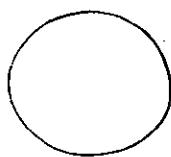
三峰先生玄歌一章復命梓氏標於玄譚
之上然玄歌乃以修心煉性為先而所
謂真種本宗陰剝陽純住世累功者是
皆玄門之漸教也若玄譚則以外景無
無為至而所謂竅中之竅長胎住息紫
金黒鉄者不謂玄門之極致乎學者誠
能比而觀之則天下之道無餘蘊矣

玄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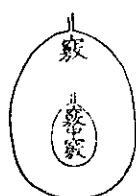
張三峰曰夫道中而已矣故儒曰執中道
曰守中釋曰空中而其所謂中者竅中之
竅者中也予獨慨夫世人之不識中也或
求之九宮之中曰泥丸而不得也或求之
臍下一寸二分曰丹田而不得也或求之
心臍相去八寸四分而以中一寸二分為
中與夫兩腎之間前對臍輪而不得也夫

以有形求之而皆不能得也乃復逆而度
之則曰闗曰玄闗牝曰玄牝豈虛無之谷
而不可以有形求歟夫以無形求之而又
不能得也乃復逆而度之則曰無而不著
於無有而不著於有豈非有非無而不在
於有無間歟智過顔閔真難强猜予今目
禁言之寔非予之得已也盖以神仙降生
於此時者衆以救世也或官矣或士矣農

工商矣道矣釋矣子故作此篇以顯徠之俾知救世復返天上而不墜落於塵寰間者此子之心也圖說如左

釋氏外景

張三峰曰釋氏了性須要持齋故太虛是我先空其身其身既空天地亦空天地既空太空亦空空無所空乃是真空

張三峰曰無無無乃出天外虛空以體無無

道家內景

張三峰曰胎因息長息因胎住而竅中之

竅乃神仙長胎住息之真去處也然天地雖大亦一胎也而日月之往來斗柄之旋轉者真息也又不觀三氏之書乎易經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道德經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遺教經曰制之一處無事不辦皆直指我之真去處而言之所謂吾身一天地也然此真去處也雖曰不依形而立而竅中之竅夫豈無其形哉今乃借物以明之譬之人口然實其中則張虛其中則弛而竅之能張能弛亦復如是

張三峰曰起手時須先凝神入於竅中之竅息息歸根而中實矣中實而胎長矣然神本生於竅中之竅而寄體於心宮予嘗謂之元是我家舊物而復返於我家也

張三峰曰竅中之竅者神室也神室即氣穴氣穴即中黃蓋黃乃土之正色而土意

也。故坎之土戊。其意常在於離。離之土己其意常在於坎。此其性情然也。而自有相投合之機矣。若能識其投合之機。而以意送之。神凝氣住。則自然結成一點金丹。至簡至易。而非有所於鑿也。此蓋以母之氣。伏子之氣。而子母之氣相眷戀於竅中之竅矣。丹其有不成乎

張三峰曰。神凝於竅中之竅者。譬之鷄子。而乂口則包乎其外者。外竅也。凝神而入於竅中之竅焉者。即鷄之雌得雄之陽。兩意混合。而雛全矣。

張三峰曰。又嘗譬人之陽物。然能剛能柔能張能弛也。然謂之此竅也。竅非凡竅則可。而謂之此竅也。形無其形則不可。

張三峰曰。神凝於竅中竅之中者。譬果子之仁也。竅中竅者。菓核中之兩片。以抱仁也。外竅者。菓核也。

張三峰曰。始而採取吾身一點真汞。而歸於我之真去處者。內服也。丹名紫金。繼而太虛中自然有一點真汞。以與內服紫金相為混合者。外服也。丹名黑鐵。故紫金者。陰丹也。以內服吾身之金精也。黑鐵者。陽丹也。以外服太虛中金精之性也。然金剛也。而鐵則金中之最剛者。黑鐵之丹。雖曰自外而來。然亦不可得而內外之也。

張三峰曰。內服而一坎一離者。一雌一雄也。外服而一金一鐵者。一雌一雄也

張三峰曰。紫金黑鐵。渾然混合。蓋不特充塞於天地。而亦且不囿於天地焉者。乃真了命也。夫不囿於天地。則可以位乎天地。可以位乎天地。則可以育乎萬物。豈不以天地生生之真機在我。而為萬物之所造

命者乎。黑鐵功用則固若是其大矣。若徒內服紫金。直可以了一身之命已爾。而命則終非其有也。

張三峰曰。虛空者。佛性之本原。出於自然者也。若黑鐵外丹。乃虛空中凝成一顆。而復返於虛空者。佛性之本原也。然外服黑鐵。全靠功行。功行未及。孰臻其極。故此黑鐵也。殆非聖師之所能傳與。亦非夫人之所能脩持以少致其力也。

張三峰曰。十月火候。全在周天。周天運用。全在斗柄。斗柄建令。全在真息。

張三峰曰。火候之要。只在於時時照顧。以烹以鎔。

張三峰曰。即月即日。即時即刻。都分得春夏秋冬。自然而然也。若能念念在茲照顧不離。則自有旋轉真息。一降一升。而水火木金相為進退矣。

張三峰曰。火之功最大。蓋火之性。能融物之真焉者也。故未得丹時。須藉火以凝之。又藉意以媒之。既得丹時。須藉火以養之。又藉意以調之。然火候微旨。槩自從古以來。而學道之人。少有知之者。要而言之。其穴有三。三者惟當順適而利用之。太過則損之。不及則益之。俾得中和。而無水乾火寒之病矣。此須口授。非可筆之文詞間也。

張三峰曰。意到則息自內調。故周天運用。切不可著意為之。

張三峰曰。外服黑鐵。臍帶上時有異光。臍帶者。命根也。亦能剛能柔。外服火候。當於此處節取寒溫消息。然意到亦能伸。而伸縮亦由乎意也。

張三峰玄談已。乃復謂桃氏子曰。子之內

服紫金丹也。蓋十有餘歲矣。至於黑鐵之丹。眞古今之所希有也。予今既得之。而火候之說。乃聖人之所深秘也。予既為子詳之。子其勉之。其所以為我顧徠。以俾復返於天上者。端有賴乎子。子其勉之。

萬曆九年夏四月三日弟子桃文羽傳梓

三教弟子盧文輝重校

張三峰先生。國初時顯化。普度諸家。紀錄悉其事。

太祖太宗遣臣遍覓。莫知蹤跡。萬曆九年。顧訪我師龍江夫子。劇談玄秘而去。恐聲聞難以應命。故晦其名曰桃氏子。是時性如盧君年方志學。羽翼斯道。兆已定矣。戊戌季冬穀旦三教門人永嘉張鳴鶴頓首百拜謹識

寱言錄卷端

世人類以卓子為仙。余亦未敢即以為然。然卓子不識字。既能詩。又善草書。無尺寸之帛。所衣之衣脫下。即為旁人持去。無升斗之儲。人或邀之而少拂其意。雖瓊筵珍羞。亦不顧往。無分釐之資。每得於人

者。輒以施人。少小時。雖寒甚。必露宿於石頭上。只着黑麻布裙。又背加青紗帕子。履霜赤脚。更無他衣。及長雖衣重綿。每霜天必浴於溪溪。又飲水十數甌。曰漂我紫金丹也。是亦人中之奇矣。今卓子厭世而去。余摘其遺言。拾其遺詩。而梓

之。總命之曰寱言錄。亦無忘其一二年間。與之雲棲霞處。搜祕討奇也。卓子六歲喪父。八歲喪母。無所資藉。而丐乞於道。時人咸以其能神算。又知未來事。爭迎食之。遂大顯名於時。當道貴人枉臨求見者甚衆。卓子必與之分庭迭賓主。當

道貴人亦以其能不屈。愈加敬愛。其為時流所尊禮如此。卓子蓬頭不梳。余每勸之冠。後亦冠唐巾。足跣不洗。余每勸之履。後亦履道鞋。又不復有伉儷之志。余每勸之昏。不答也。後亦竟不昏。歲值中元。輒具牲醴以祀其父若母。登高而望

之。長晚揮淚。能不忘其本之所自出也。自號為無山子。人或呼為仙子。或呼為小仙。或呼為上陽子。我莆之前渚林人也。名晚春。

子谷子龍江林兆恩誤

萬曆庚子季夏門人盧文輝述梓

寤言錄

寤言録卷上

上陽子無山卓晚春
子谷子龍江林兆恩　仝著

林生問道。上陽子曰。始中終。何謂始。上陽子曰。始者。陽也。作也。何謂中。上陽子曰。中者。闔也。變也。何謂終。上陽子曰。終者。陰也。生也。林生尚猶未達。子谷子乃言曰。由始而中。由中而終。所謂一貫也。始者。初竅也。始而中者。四竅也。始而終者。七竅也。知四竅則為賢人。知

七竅則為聖人。以陽投陰則能作。以陰受陽則能生。以闔通陽則能變。陽以作之。陰以生之。闔以變之。而聖人之能事畢矣。

上陽子曰。地之廣。極北一萬二千里。極南一萬二千里。極東八千里。極西八千里。中一萬二千里。中之外。外之中。各二萬四千里。

子谷子曰。南北各一萬二千里。而東西各八千里者。何也。象人之身也。

上陽子曰。地之廣。自北距南。八萬四千里。二萬二千里為南屬火。一萬二千里為北。屬水。南之土。二萬六千里。北之土。二萬二千里。土之中。一萬二千里。

子谷子曰。南土二萬六千里。北土二萬二千里。語其初也。若言地之定位。南北二土。各二萬四千里。土之中一萬二千里者。所謂中國也。人之神宮亦一寸二分。知吾身則知天地矣。故中國為地之極。神宮為人之極。

林生問日之烏。月之兎。上陽子曰。此郝茴之

說也。林生未達。子谷子乃言曰。日有真陰。故烏居日之宮。月有真陽。故兎居月之宮。此聖人之設象也。

黄生問飛物何為卵生。上陽子曰。無土。黄生未達。子谷子乃言曰。天生物。地成之。飛物不屬於地。而得天之氣為多。故卵生。氣散為水。水族亦卵生。黄生問曰。飛物何為而飛。走物何為而走。子谷子曰。火炎上。烏屬火。故憑虛而飛。水潤下。獸屬水。故緣地而走。黄生又問

曰飛物能自卵者何也子谷子曰火之氣能融物而成之故自卵水者氣之散也故不能自胎黃生又問曰水族亦自卵者又何也子谷子曰魚處水中其性屬火魚之浮即鳥之飛也魚不見水而忘乎水即鳥不見氣而忘乎氣也吾嘗即卵字而觀之卵字增點成卵字猶女字增點成母字蓋卵者兎也兎者月也月者陰也故陰能自卵得陽而雛全矣黃生起而歎曰上陽子無土之論子谷子水火之說微乎微乎

上陽子曰念者二其心也

子谷子曰念字從人從二從心心由性生故性字從生從心聖人且忘其心矣安有所謂念故心無其心乃為真心念無其念乃為真念

江生問火上陽子曰其内黑也子谷子曰鳥者日中之真陰也

江生問水上陽子曰其内明也子谷子曰兎者月中之真陽也

上陽子曰上下方寸合和之原也

子谷子曰陰陽交則始終之理備矣

王生問神宮氣府上陽子曰玄牝一竅深一寸二分外八分為氣府内四分為神宮人問子谷子曰在母胎中母呼亦呼母吸亦吸者乃真穴也

上陽子曰初採藥時須天人相合

子谷子曰黍米離太海入身之子時也

上陽子曰火之餘毒生虎狼

子谷子曰虎狼之文火之賁也虎狼之性火之烈也

上陽子曰北斗天地之陰也南斗天地之陽也

子谷子曰非陽則天地無以為始非陰則天地無以為終以南就北以始合終以陽交陰此天地之所以長久而不壞也學者知斗柄之理亦不異於天地矣

上陽子曰。日者。天之神也。
子谷子曰。天之神在日。人之神在心。夜則日浴於海。腫則心藏於腎。
来生問身中陰陽之交。上陽子曰。南夫而北妻也。来生未達。子谷子乃言曰。萬物始於北。陰陽交則五行合矣。
黄生問人身之極。上陽子曰。貫兮在此。還兮在此。合兮在此。一兮在此。而天地之所以生萬物者亦不離此。黄生未達。子谷子為言曰。

惟貫乃還。惟合乃一。此其所以生生而不窮也。故曰。得其一而萬事畢。
陸生問水之源。上陽子曰。始之者崑崙。洩之者黄河也。子谷子曰。其洩之者在黄河。其不洩之者亦在黄河也。
秦生問天。上陽子曰。人跡不到之謂天。子谷子曰。譬人在霧中。近不見霧。去而還視。則頂所立之地皆霧也。人在氣中。目所窮處即呼曰天。非知天也。故天之下即地。地之上即天矣。
張生問神。上陽子曰。以神字而細玩之。可知神之妙用。張生未達。子谷子乃言曰。神字從中從示。示。古神祇字。中一畫者。一貫也。得其一而貫之。則謂之聖不可知之神人矣。
上陽子曰。男子取水中之元神歸之土釜。女子取火中之元神歸之土釜。
子谷子曰。月得日而始明。日得月而益耀。吾身之水火。腹中之夫妻也。

凌生問節財之道。上陽子曰。藏兵於農。節財之道也。子谷子曰。古者兵無常數。無事則兵皆農也。有急則農皆兵也。後世兵有定名。無事則聚兵而食之。有急則徵農而用之。嗚呼。兵聚而食之。固非節財之道也。苟或有卒然之變。則凡平時之所以列之行伍者。不及其數之半。亦且老弱羸疾。此國家之所以多亂也。
盛生問何以賑民之窮。上陽子曰。井田廢而

民窮也。
上陽子曰。鼻有二根。通於玄牝。
子谷子曰。左根大則火上騰。右根大則水下漏。莊子曰。眞人之息以踵者此也。
上陽子曰。覺則左根直。睡則右根直。
子谷子曰。左根直。則神歸左。右根直。則神歸右。神者君也。氣者臣也。精者民也。君居其宮。則臣民隨之。
皮生問人君之所以治天下。上陽子曰。愚。子

谷子曰。智者智之小也。愚者智之大也。太古之君愚。故其民質而朴。後世之君智。故其民疑而詐。
吳生問女懷胎的處。上陽子曰。中神左氣右精。子谷子曰。與男合則生人。與火媾則胎僊。
上陽子曰。以物照物。火外影。水內影。
子谷子曰。火之氣外見。水之性中存。
上陽子曰。未時之末。一八之數。而精通矣。周生怪而問之。上陽子曰。古者三十而娶。近乎四八之期。今之世。不及二八之數。即能生育矣。子谷子曰。天地之氣漸微。而人身之氣易散矣。
張生問道。上陽子曰。中。又問。上陽子曰。無。張生未達。子谷子乃言曰。中者有也。無者無也。初有而終無也。
吳生問道。上陽子曰。無而有。有而無。子谷子曰。有有無無。則金丹之理盡矣。
秦生問道。上陽子曰。青山不動。秦生莫達。子

谷子乃言曰。此示之始而秘其終也。
上陽子曰。君后合處。時察左輔之消息。
子谷子曰。君者火也。后者水中之土。即終也。左輔者。天一之本也。消息者。海底靈光。飛到山頭。漸漸下金橋。過玉關。歸土釜。所謂返本還原也。
王生問玄牝。上陽子曰。不離一中。子谷子曰。此言中。即終也。尚書曰。允執厥中。
王生問聖。上陽子曰。聖有五。何謂五聖。上陽

子曰。天者無聖也。老子者虛聖也。堯舜周孔者化聖也。湯武者賢聖也。神僊者方聖也。子谷子曰。無聖者無聖而無不聖也。虛聖者無而有也。化聖者虛而未盡虛也。賢聖者不知其終也。方聖者遊方之外。非聖棄時。乃時棄聖也。

費生問丹。上陽子曰。神者丹也。何謂丹老。上陽子曰。神足而久其丹老也。子谷子曰。神凝而丹成。功纔勝丹老。

宋生問海水。上陽子曰。此天地之精也。而水之淡者。餘氣爾。子谷子曰。以水投水。鹹化為淡。則知淡者。鹹之散也。

上陽子曰。金丹功足。漸漸上升。所謂變化不測也。

子谷子曰。自下田而中田。自中田而上田。

上陽子曰。目者。心之門也。耳者。腎之門也。鼻者。玄之門也。口者。牝之門也。

子谷子曰。世人指口鼻為玄牝。謬之甚也。真土者。真人之呼吸處也。

上陽子曰。齒者。腎之發也。毛者。脾之發也。

屠生問水中金。上陽子曰。肺有二根。須共通於左腎。子谷子曰。所謂母隱子胎也。欲得水中金。當子時為之。

上陽子曰。午初正大禹治水之時也。

上陽子曰。周以前正當午時三曰刻。戰國及秦。乃過四刻矣。

子谷子曰。過四刻。則屬之陰矣。

莊生問本來面目。上陽子曰。看回字便知之。

子谷子曰。內口者。外口之根也。注意虛無散而復聚。所謂回也。

徐生問事貴謀信乎。上陽子曰。天命人事。本不相離。

上陽子曰。移西就北。假道於南。

子谷子曰。北者。土也。西者。水中金也。南者。火也。

蕭生問陽不用七而用九。陰不用八而用六

者何也。上陽子曰。合九與六者。十之有五也。子谷子曰。易者。日月也。望則陰陽俱盛。故合七與六者。退而十三也。合八與九者。進而十七也。皆非天地之中數矣。

蕭生又問龍鳳天地之瑞也。何龍多而鳳少。上陽子曰。龍者天地之精也。麟者天地之氣也。鳳者天地之神也。子谷子曰。精清則能生氣。氣滿則能生神。

主生問二方寸。上陽子曰。分之則為天地之生。聚之則為萬物之始。王生未達。子谷子乃言曰。所謂兩者異則真一之氣潛。兩者同則真一之氣變也。

上陽子曰。男子神宮都是陰。而陽之根在西北。女子神宮都是陽。而陰之根在西北。子谷子曰。西北者乾也。神宮者。猶坎離之中畫也。男子神宮之外雖都是陽。非真陽也。女子神宮之外雖都是陰。非真陰也。真陽真陰其根甚微。

上陽子曰。男內八陰而一陽。女內八陽而一陰。子谷子曰。男老真陽不盡不死。女老真陰不盡不死。

聱言錄卷中

上陽子無山卓晩春
子谷子龍江林兆恩　仝著

張生問圯橋所傳何事。上陽子曰。有六傳。何謂六傳。上陽子曰。一傳道。二傳漢高天授。三傳緩收項羽。四傳用蕭韓。五傳羽翼太子。六傳歸山。子谷子曰。進履之後。自了功德。非為韓也

歐陽生問兵。上陽子曰。死者生之徒也。子谷

子曰。兵法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也

呂生問五嶽。上陽子曰。崑崙山發脉三十六條。北九條。中五條。即中國之五嶽也。東七條。南八條。西七條。子谷子曰。即身中之三十六宮也。

上陽子曰。黃河中之深處。有五色石。軟如緜。

子谷子曰。髮内之骨。黃河之五色石也。

上陽子曰。崑崙之五色石。在地之深處。與黃河之五色石。一直相連

子谷子曰。崑崙之五色石。即天地之呼吸處也。而海之潮汐係之矣

上陽子曰。天下之水。五萬四百里。山二萬五千二百里。地八千四百里

子谷子曰。人之一身。而血為多。精者。血之精也。液者。血之餘也

上陽子曰。黃河之水。崑崙之髓也

子谷子曰。髓竭精亡。而吾身之黃河。不可減也

上陽子曰。水發源於崑崙山者。亦三十六條。

上陽子曰。黃河清為上。靜次之。走為下。

子谷子曰。清則聖人出。靜則四海安。走則天下亂。

上陽子曰。黃河而下。水之餘也

子谷子曰。黃河者。精也。

上陽子曰。崑崙五色石燥。而天地壞矣

子谷子曰。燥則精之精竭矣

上陽子曰。崑崙者。玄也。黃河者。北也

子谷子曰。知玄牝。則知崑崙黃河。不在天地而在吾身矣。

上陽子曰。崑崙者。君也。黃河者。后也。東海者。輔也。西海者。弼也。

子谷子曰。崑崙者。水之源也。黃河者。水之聚也。輔居左而弼居右。

上陽子曰。天出五雲。地出美珠。華之散也

子谷子曰。飲華就實。道之本也。

上陽子曰。天地不交則水多。

子谷子曰。天地五百年一大交。將交而水反為氣。已交而氣散為水。山川出雲。水為氣也天降時雨。氣為水也。

陳生問龜何列於四靈。上陽子曰。龜五百年其色玳瑁。千年其色白。三千年其色玉。輕如毛。浮於葉上而不沉。夜有晶光射入牛斗。子谷子曰。龜鶴一也。鶴不稱靈者。以鳳為之長也。

朱生問天有時而壞否。上陽子曰。天安能壞故曰者陽也。日出而天地闢。朱生未達。子谷子乃言曰。人之一身。譬之天也。而元神則日也。知元神之為日。則不異於天地而為天上之神僊矣。

上陽子曰。山秀不生賢而生玉。地恠不生才而生寶。

楊生問理。上陽子曰。理者。無也。子谷子曰。理散於物。無而有也。

上陽子曰。背者。北也。宜溫而不宜寒。

子谷子曰。背字從北從肉。肉之北也。於五行屬水

趙生問子候午前定息坐。上陽子曰。定在竅中而呼吸之。子候則入而駕。午前則出而散。

子谷子曰。竅中之火者。內火也。呼吸者。外火也。駕。駕車也。散。散火也。

上陽子曰。知天地吾身之土。則太極立矣。

子谷子曰。此北方之土也。

黃生問天地何以開開。上陽子曰。天氣自北

而東自東而南自南而西自西轉北陽氣至此大盡陰滿天地之中學者先要窮吾身之終若不窮吾身之終安能知天地之始子谷子曰知吾身之終則亦知吾身之始矣天之初無也無而有則氣生焉有而質則水生焉質而凝則五行具焉反其至也凝散為水水復為氣氣反於無無無有有天地之理盡於此矣

潘生問何謂中上陽子曰中者庭也子谷子曰庭者土也其色黃

上陽子曰虹者雲之滯氣也

上陽子曰無極者如年之十月也立極者如年之十一月也

子谷子曰由潛龍勿用至於飛龍在天其陽純也

上陽子曰丹之濁者為天清者為日

子谷子曰地者陰也天者陰之陽也日者陽也

上陽子曰人之神初細如毛終則一身都是神天之神初大如李終則周天都是神

子谷子曰人身與天地有大小而無異同

張生問火候上陽子曰內火謂之陽火外火謂之陰火自子至午以漸而出自午至亥以漸而入張生未達子谷子乃言曰出入即進退進退即抽添玄牝一竅深一寸二分子時進二分至巳時出而在外午時退二分至亥時入而在內妙在呼吸不可強猜

黃生問天有時而壞否上陽子曰天亦能壞子時一陽始生自子至寅陽氣始全自寅至午陽氣始盛自午至酉陽氣漸微自酉至亥末陽氣復生黃生未達子谷子乃言曰通乎晝夜則天地之大晝夜可知矣黃生問曰上言不壞此言壞者何也子谷子曰天安能壞顧陰陽消長者何如耳混沌之時天之大夜也開闢之後天之大晝也

黃生問人何生何死上陽子曰有上德之人

有上智之人。有下德之人。何謂上德之人。上陽子曰。一點靈胎。注意不散。上德之人也。何謂上智之人。上陽子曰。散而復注。返本還源。上智之人也。何謂下德之人。上陽子曰。陽氣日索。陰濁日增。下德之人也。子谷子曰。長生者自生。非天生之也。夭死者自死。非天夭死之也。上德之人。無為也。上智之人。有為也。

王生問一陽來復。上陽子曰。少陽如少子。不宜驚動。否極初轉。直至大泰之時。可以放流。

子谷子曰。先王至日閉關者。以此也。

黃生問中。上陽子曰。人身無一中。天地無根本。黃生未達。子谷子乃言曰。中立而吾身之天地定位矣。生生之根。造化之本也。

黃生問行止。上陽子曰。凡事直待時來行而從行。止而從止。

劉生問氣運。上陽子曰。三王五帝。上下同其心。三代以後。君民異其志。可知時之古今。氣之厚薄。子谷子曰。上古之時。聖人孩其民。三代以下。世主罔其下。

上陽子曰。赤子之時。外亂言。則出乎自然。知為無也。長則外無亂言。是出乎私心。知為有也。

子谷子曰。外雖亂言。其天全也。外無亂言。其精搖也。入藥鏡曰。先天氣。後天氣。得之者常自醉。醉則外雖亂言。亦出於自然矣。

黃生問用人之道。上陽子曰。用人須體常道。不可詭逆。若自詭逆。人心安能同樣。

黃生問天地人身。上陽子曰。天有曰岳。人有肝心肺腎。循還歸一。水中天地之初也。黃生未達。子谷子乃言曰。天地之中岳。人身之黃庭也。一點虛無。注意不散。則與天地合其德矣。

黃生問一陽來復。何以知之。上陽子曰。渺渺茫茫。從虛無中來。非影非形。半見半覺。子谷子曰。溫溫鉛鼎。光透簾幃。陽之復也。

上陽子曰。酉時水弱。不能載舟。

子谷子曰。陽氣散。而水無力也。
上陽子曰。無字當作○。極字當作⊙。
子谷子曰。此制字法也。⊙者極也。○者無也。中一點者丹也。丹落於○之中。者無極而太極也。
上陽子曰。天氣自北而南。
子谷子曰。南方之地。變乎夷。北方之地。屬乎狄。亦異於古之時矣。
上陽子曰。今之時。地氣已在平洋矣。

子谷子曰。地氣初山頂。次平洋。次水中。地理書言神僊擇地水中。用犀分水。此山氣薄已趨於下矣。
沈生問鬼。上陽子曰。鬼者自鬼也。子谷子曰。心者陽也。鬼者陰也。內搖其神。陽散而陰生矣。
翁生問萬物之所以生。上陽子曰。和也。子谷子曰。陰陽和也。不中不和。則天地安能位。萬物安能育。此致中致和之不可以已也。

朱生問祟有無。上陽子曰。祟者邪也。邪從內發。子谷子曰。內邪作。則外邪興矣。
上陽子曰。西之終。北之始。山水之原也。
子谷子曰。水生於西。而盛於北。
上陽子曰。常人之心在目。聖人之心在下。覺時在上。
子谷子曰。外其心者。逐物也。心其心者。戒物也。伏其心者。忘物也。
上陽子曰。一日者。天地之一小周天也。一年

者。天地之一大周天也。
子谷子曰。周天者。始於北。而窮於西也。
上陽子曰。崑崙者。西北之分也。
子谷子曰。生於西。而盛於北。水之源見矣。
車生問仙人抱琴何義。上陽子曰。陰陽五行之和也。子谷子曰。此設象也。陰陽五行。會於焦尾。
上陽子曰。犀卯時向陽而交。一身陽氣都聚在角。角有二根。通於土。又性屬火。故能分水。

子谷子曰。土者。北方之土。猶人之終也
上陽子曰。呼者散也。吸者藏也
子谷子曰。春夏吸以入之。秋冬呼以出之。春夏吸以降之。秋冬呼以升之。此則顛倒天地也
上陽子曰。〇者無也。名者有也
子谷子曰。所謂無名者天地之始。有名者萬物之母也
陳生問荷葉捲珠。吉地也。不利於山家者何也。上陽子曰。時不利也。陳生曰。何謂也。上陽子曰。寅時利。卯時不利。日出而露晞也
上陽子曰。天不夜則不能晝。月不缺則不能盈
子谷子曰。陰陽消長之機也
仇生問七星劍何義。上陽子曰。以水制火。子谷子曰。北斗。水也
賀生問入圜打坐。上陽子曰。其外靜也。子谷子曰。枯坐者。靜非靜也。應迹者。動亦靜也。故

君子以動求靜。不以靜求靜
莊生問養心。上陽子曰。聖人善種心。莊生曰。何謂也。上陽子曰。常人循枝葉而忘其根。聖人得其地而種其根也。子谷子曰。聖人心種於北方之土。故根本大而枝葉盛也

寤言錄卷下

上陽子無山卓晚春著

後學涵江盧文輝校

跣足二首

天上逍遙卓晚春。桃源深處老乾坤。倒騎黃鶴歸海上。脚帶青天幾片雲

披衣兼跣足。開口笑王侯。千年渾似醉。一世懶梳頭。

霜天浴於天池漈

嘉靖癸丑正月望日昧爽。值霜天寒甚。西塔院僧如昜如山等。懇請小仙浴於天池漈。先具茶餅會七寺諸僧。及遠近來觀者。浴罷。飲水十七甌。次日又浴於南門河。飲水十八甌。

朝來此溪中。沐浴不知寒。清霜與白水。漂我紫金丹。

金丹

大道金丹不在書。千言萬語總是虛。中間一點無人透。黃金屋裏有眞珠。

呂眞人

志氣昂昂星斗寒。腰懸一劍過南山。人道蓬萊萬里遠。我說桃源咫尺間。

白眞人

天帝殿前一小仙。謫落人間弄玉蟾。長嘯武夷山下去。閑採空花點碧泉。

西湖

兩岸桃花依然在。英雄一去幾時來。歌舞千

年流不斷。宋家明月照蒼苔。

畫梅自題

草筆寫懸崖。月明以為家。未見黃金彈。先吐白玉花。

山中作二首

步入青山身轉悠。碧溪春水年年流。金谷不如農夫樂。一度花開一度秋。

一片青山倚碧天。山頭不老幾千年。夜凉常有神仙臥。月皎雲飛鶴嘯泉。

開簾見月

落花流水兩無情。流水落花幾度春。開簾惟見庭前月。遥指明月作故人。

九曲山

前山後山九曲山。蓬萊仙子丁人間。時人要識中間寶。中間一粒紫金丹

題自像

披衣散髮白雲留。盡在胷中細運遊。一片野心天地闊萬年松鶴樂悠悠

贈龍江道人

龍江元是好秀才。今日相邀步玉臺。一心放去隨流水。不是道人做不来

霞外

霞外風流二十年。落花流水任自然。月到中霄雲散盡。蓬萊一道碧連天

齊戒

七日戒兮三日齊。白鶴遥從天上来。欲求一寸眞精地。始知人世有天台

海鶴

海鶴雙栖啄白雲。一輪明月照金尊。塵世不覺曾孫老。舊時燕子舊時春

壽林蹇齋翁

今歲八十一。落霞滿山赤。流水向東溟。吾心自太極

題僧巨文畫像

長老本無心長老原有語。寄跡在人間。身與白雲侶

廣化寺同呉分守宴飲作

三人共酌五壺酒。邂逅人間豪傑友。莫道陶治今不存。與君夜話頃刻久

桃花

千古清風在。神仙去不回。山頭無一事。碧桃花自開

醉後作

昨日南山採緑霞。一溪春水漲丹砂。如今醉酒忘歸去。洞口碧桃幾度花

偶題五首

桃花向明月。不知今幾春。山頭無一事。天風作故人。

飄然出雲中。野花溪頭開。萬里秋風夜。青霄鶴未來。

秋雲山頭白。秋月海上皎。青天千萬里。無處不逍遥。

海水山頭流。桃花幾廻春。逍遥雲外去。古今一閑人。

歸去華山下。碧水流落花。山頭秋月白。神仙老故家。

答問

人人問小仙。小仙性氣顛。日日醺醺醉。醉倒不知天。

九鯉湖

道人來時江月曉。道人今去海山秋。不知何處吹玉笛。湖裏梅花空自流。

雲鎖麥斜二首

雲鎖麥斜不見家。尋眞洞口老烟霞。時人不識桃源路。西向天台問落花。

聞道麥斜有神仙。山頭丹竈知何年。跨鶴仙人今去後。樓閣空虛倚碧天。

黃鶴樓

上陽仙子去乘槎。深入天河不見家。鐵笛一聲亭前響。壺中八月放梅花。

洗脚

等閑洗脚步青雲。步入深山幾度春。且看桃花隨水去。不知何處是乾坤。

園中草

今宵飲盡千輪月。千輪明月一口呑。時人不識園中草。死了紅花又再春。

秋月

雲外故人來相問。世間春到有桃花。三十六宮秋月白。仙人何處不還家。

春燕

燕子飛飛弄春晴。一年歸去一年新。山頭白

石依然在桃花開口也笑人。

採霞

昨日岩前採霞青山綠水我家雲外一聲玉笛。江深千數梅花。

再贈龍江遺人

神仙龍江林。古今有幾人。一夜金丹老。同到萬年春。

玉笛

白雲西飛。綠水東流。閒吹玉笛。顛倒春秋。

武夷

雲在山頭連碧天。水流山下幾千年。雲外洞天三十六。身在武夷第一天。

月華

散髮長歌踏紫霞羽衣掩映碧桃花醉來高卧虛無裡倒看青天吐月華

三教門人 李朝驅 郭承隆 黃龍翀 林科 陳雲洞 藺琮 林一鵠 姚文舉 命梓

寱言錄跋

上陽偎子八歲時善計算有神解十四歲能詩一皆金丹妙訣十六歲又善草書勢如龍蛇真可謂不學而能生而知之也或譏其頭不梳而偎子曰千年渾似醉一世懶梳頭或譏其脚不洗而偎子曰倒騎玄鶴歸海上脚带青天幾片雲視王公貴人如衆庶即衆庶中稍有風度者樂與之往来玉肴珍羞之設必饜而去弗之辭也時人號為卓狂而偎子

亦自稱為狂人云乃若仲兄龍江道人負奇才有靈悟四明章三洲公礫所刻林生文略酷似漢人語後為文務說理不求工詩尤長於長短句逸韻飄蕩類非烟火之徒所能及近来棄舉子業取百家書束之篋笥不復談詩論文乃陟山臨水縱情為娛與偎子結方外之遊出入於通衢大都或羣而笑之或背而詈之而道人自若也時人遂呼為林顛而道人亦以顛自號凡有登門訪道者偎子必啓其端而道人更詳其意一日兆居邀巡請教於烟花樓之觀復齋偎子曰日月顧道人詳之道人曰日在月中兆居又問偎子曰水火復顧道人詳之道人曰以水制火兆居未達道人曰日者火也月者水也聖人之火在月亦不熾亦不滅而其下者火在日懼其熾也最下者火在目任其熾也是偎子之所言者惟道人能識之矣然錄中秘語兆居尚多不達而得之道人之所酬答者無非盡心知

性之學天道天命之蘊至於井田制兵之道用人致治之方誠用世之大要處事之弘樞也若夫所言與六經暗合者尚數十條削去不錄其所存一二亦以見古今人心之相爲感通爾付之梓人以廣同志

嘉靖辛亥季冬望日壺山林兆居撰

中一緒言序

夫士蘄聞道既聞道矣又蘄有傳以公
諸天下萬世竊嘗覽
三教林龍江先生道統中一諸經知先
生用心于道良亦至矣其所謂中者即
一也其所謂一者即中也渾合無間總

之所謂仁人能奉此仁而安於土中以
直養之則體用兼該無所不貫故能會
聖玄禪而一之不然舍家國厭煩劇而
處山林澗谷不然離五常斷八珎而茹
菜羨藜藿以求其所謂中與一者是偏
於枯槁斷滅之流非歸儒宗孔之旨也

用是海內薦紳學士以及蒸庶靡不聞
風嚮效爭介紹於先生其鼓舞於化育
之中者亦云博且鉅矣迨至晚年又深
念後世湮滅無傳而傳者或有註誤乃
獨與
廷徵盧君面相校訂三教全書及續集

夏午全經以嘉惠後學諸及門之士無
論遐邇咸珍重刋布以廣其傳而廷徵
君又會先生遺旨著為中一緒言集先
天有圖後天有圖虛空火候之論指出
真機以詔天下萬世俾知是中是一非
創作外求乃堯舜周孔以來相傳之道

也。而儒之執中一貫者此也。道之守中得一者此也。釋之空中歸一者此也。三教初無殊致。萬法不外一中。而古先神聖未發之精。不傳之秘。廷徵著宣洩殆盡矣。廼若詩歌吟弄。陶寫性靈。又逈出乎風人騷客唐律晉音之比。要以演造

化之微。吐心身之蘊。其感時觸機。自然之天趣也。夫天生三教先生者。使之大闡孔老釋迦之道也。天復生廷徵盧君者。又使之大闡三教先生之道也。直若孔之曾。老之喜。如來之迦葉也。則是集也。謂之作人天之眼目可也。謂之作道

岍之梯航可也。豈但曰緒言哉。曰緒言者。鳴謙也。

萬曆己亥孟夏吉旦

德化王靈源道人製

中一緒言

道統中一經總論 錄當序文

文輝伏承吾
師三一教主嚴命結集夏午諸經而道統中
一之經尨吾
師三一教主之所留意者乃口授太虛先天
圖太極後天圖天地人圖天圓地方圖於
文輝曰此道統中一之大旨也文輝於是
遂以諸圖筆之於經之卷端復附數言俾

天下萬世覽是圖而能得圖之意者則儒
而聖道而玄釋而禪而三尼道統中一之
傳有不在我乎於是文輝乃復拜手稽首
颺言曰自古聖人未有八卦也而伏羲則
始河圖而八卦之自古聖人未有九疇也
而大禹則始洛書而九疇之自古聖人未
有以◫名中未有以⊙名一者而吾
師三一教主則始名之曰◫始名之曰⊙然
而謂之◯者何圓陀陀之義也又謂之□
者何方寸之義也謂之・者何立極之義
也謂之丨者何直養之義也夫天此中也
而◯者何天圓故也地此中也而□者何
地方故也而吾身中之方之圓亦如是也
孔子曰智者動天圓之象也仁者靜地方
之象也夫既曰天圓地方矣而又曰丨者
何也丨從◯中而貫乎其下者天之心與
地之心合也丨從□中而貫乎其上者地
之心與天之心合也而吾身中之天之地

亦如是也壇經曰直心是道場直心是淨
土然而何以謂之道統中一也蓋有◫者
有所以◫者有⊙者有所以⊙者夫所以
◫者乃所謂未始◫而◫之所從出也所
以⊙者乃所謂未始⊙而⊙之所由生也
然而未始◫未始⊙者即◫即⊙即⊙即
◫混混淪淪莫窺其朕無◫之名無⊙之
名而天之◫之⊙統於此也地之◫之⊙
統於此也人之◫之⊙統於此也故儒氏

而執□也。道氏而守□也。釋氏而空□也。無不在此□也。□無不統。謂非道統而何。儒氏而⊙貫也。道氏而得⊙也。釋氏而歸⊙也。無不在此⊙也。⊙無不統。謂非道統而何。此吾

師三一教主中一之旨。蓋以發揮天地之秘。闡揚河洛之微。上繼三尼之道統。下開萬世之太平也。文輝幸在甄陶之中。叨承結集之任。敬陳膚見。用聲揄揚。

旹

皇明萬曆歲次丁酉仲春上澣之吉

安海門弟子蔡新薫沐百拜謹録

中一緒言叙

同門友弟柯壽愷堯錫父撰

中一之旨蓋我三教先生獨契千古以授之盧君廷徵於是盧君作中一緒言集首列先天後天諸圖以明傳之所自其諸虛空火候之論憂時經世之思及夫三十六讚無非游混虛之元發夏午之秘且有吟弄之章以攄性靈斯皆繕心之士所不廢者夫天以太極立命而稟而行之者四時之吏也人間世基續而傳之者必嫡統也理必有託傳故有真豈其斯文宗祖與天同運不有待而行也乎我先生度人之心最殷而導人之路最廣凡在

及門譬如飲河隨量而足即堂奥之間豈但一二數哉惟是廷徵君日在先生之側口傳心授尺寸皆宗以故先生凡有所考訂必曰廷徵有所指授以廣衣鉢者必曰廷徵正宗統論全書先生晚年始定獨許中一緒言附傳在廷徵何幸附驥以顯抑亦先生子翼之望專矣

廷徵性姿純粹學問淵宏一語一動悉稟于度固宜其悟詣有今也而或者以此集不能有加於先生所言之外夫以繹先生之緒耳先生所言固無復可加而不敢求鑿於先生誨言之外者此廷徵之所以為緒言者也是為序

萬曆戊戌春王正月吉旦

跋

中一緒言　吾

友性如盧君親奉

師旨闡道設教之初書也

盧君神宇高遠頴悟天成吾

師甚異之既而領

師重託兢業自持復以平日所的傳于

師者筆之于圖列之篇章又附之詩歌

班班琅琅發揮執中一貫之秘殆無

餘蘊我

師萬古斯文道統中一之傳實嘉賴焉

其事悉于祖訓及前序錄中茲不復

贅同門沐教愛弟承嘉張鳴鶴拜書

萬曆戊戌孟春穀旦

中一緒言集卷上

玉華洞天性如道人盧子文輝撰著

門人　郭曾照　扶易　王三近　蔡新　李廷章　鄭汝楫　命梓

性如子曰天地者人之父母也虛空者天地之父母也而道者又虛空之父母也

性如子曰道通天地而天地之外非大也道蘊一竅而一竅之內非小也故周流於六虛之外而非不足退藏於一人之身而非有餘而其所以退藏於一人之身者乃其所以周流於六虛之外也

性如子曰天以混元至精流通於三百六十度故得以成其覆地以混元至精流通於三百六十軸故得以成其載人以混元至精流通於三百六十節故得以成其參兩之能

性如子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由大易之繫辭而觀之則天地人之道列之為三才也其來舊矣儒而執中一貫道而守中得一釋而空中歸一由三教之正宗而觀之則儒道釋之教標之為一夏者則自今日始

或問何以謂之夏性如子曰夏也者大也儒而孔子道而老子釋而釋迦合而一之者大也而其所以大者中也一也心身性命之學也有心身性命之學則不可無三綱五常之德有三綱五常之德則又不可無士農工商

之業由是觀之孔子之聖豈曰儒焉已哉而道而釋則孔子兼之矣老子之玄豈曰道焉已哉而儒而釋則老子兼之矣釋迦之禪豈曰釋焉已哉而儒而道則釋迦兼之矣孔子嘗有言曰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乎又曰西方有大聖人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無能名焉由孔子之言而觀之則三教之道又焉有不同耶

性如子曰皇之所以為皇帝之所以為帝王

之所以為王至於周公之相而相之所以為相孔子之師而師之所以為師豈其能有外於心身性命之學三綱五常之德士農工商之業也哉此吾師三教合一之旨殆非有所強而同也

性如子曰中而庸者虛而用也一而貫者實而通也虛者虛之而未嘗虛實者實之而未嘗實是謂即中即一即一即中而儒道釋夏之真傳統於此矣

性如子曰非中不庸非一不貫真中真一自庸自貫

性如子曰三教之至人則忘乎其中矣無中而無不中而為天下之大中三教之至人則忘乎其一矣無一而無不一而為天下之真一

蔡賛問本來面目性如子曰本來面目者我之本體也本體者我之元神也元神者豈非未有天未有地未有人而為天地人之先精氣神之一元者元神與故釋氏以此謂之法身謂之實相道氏以此謂之本來夫真謂之本來赤子也

性如子曰湧泉泥丸一氣循環下開地戶上關天關

性如子曰夫道太虛而已矣天地日月皆從太虛中來故天地者太虛之真胎也日月者太虛之真息也人能與太虛同體則天地即我之胎日月即我之息太虛之包羅即我之包羅豈非所謂超出天地日月之外而為混虛氏其人與

吳生問紫金黑鐵性如子曰紫金者吾身中陰之陽也黑鐵者虛空中陽之陽也

俞生問吾心之神性如子曰吾心之神天地人之活物也天得此以活而清地得此以活而寧人得此以活而聖而玄而禪故曰生我者道活我者神

性如子曰天地之道是我之仁聖人之仁是

我之道我之仁散見於天地之內而天地之外莫非我之仁也我之道散見於天地之內而天地之外莫非我之道也故道不本於仁則是道其所道而非天地之所謂道也仁不本於道則是仁其所仁而非聖人之所謂仁也

性如子曰形骸有生死而真心無生死真心之心天地之心也我既能以天地之心為心矣而尚有以形骸之生死為累乎夏午尼所

謂脫離生死以身天地者此也

性如子曰目也者天之神也目也者人之神也陰符經曰機在目機者神之用也

性如子曰聖人出而麟鳳龜龍四靈畢至者天地精英之氣鍾于人而復鍾于物也

性如子曰天積和而景星現卿雲生地積和而芝草秀醴泉流人積和而五炁凝百寶結香通九竅光透六虛矣

性如子曰我之本體本自圓明圓明者是我身中天地之真胎也我之本體本自空寂空寂者是我身中日月之真息也

性如子曰惟吾身之天地有真胎矣而後天地之胎與我之胎相為混合而胎我之胎惟吾身之日月有真息矣而後日月之息與我之息相為混合而息我之息惟吾身之本體既虛空矣而後虛空之虛空與我之虛空相為混合而虛空我之虛空

性如子曰能全父母之所以生我者可謂父

母之孝子矣能全天地之所以生我者可謂天地之完人矣能全太虛之所以生我者可謂與太虛同體矣夫既謂之天地完人矣不可謂之天地之孝子邪既謂之太虛同體矣不可謂之太虛之孝子邪夫人也孰不生長於父母覆載於天地包羅於太虛而求其全父母之所以生我而為父母之孝子者且不槩見其人焉而況於為天地之孝子為太虛之孝子邪不其難之又難哉

性如子曰。不孝有三。固以無後為大矣。而況曰千百億化身者。又豈有斷滅之期邪。

陳生問玄闗一竅。性如子曰。玄闗一竅者。即所謂玄牝之門也。以乾坤為鼎鑪。以虛空為呼吸瞬息真機。奪百千年之造化。故儒氏謂之中。又謂之密。釋氏謂之如來藏裏。又謂之一字法門也。

性如子曰。是身者非身乎。非身者是身乎。縱曰虛空。且難籠其體。有為者無為乎。無為者

有為乎。雖云神鬼。亦莫測其機。

性如子曰。毋曰是我非我。毋曰非我是我。我我誰知真我。毋曰非心是心。毋曰是心非心。心心心難識真心。故真我不可不知。不知真我非我我也。真心不可不識。不識真心。非我心也。

詩贊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或問何謂也。性如子曰。文王之不識不知者。即中庸所謂未發之中也。文王之順帝之則者。即中庸所謂中則之和也。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此也。抑不特儒氏之書為然也。即佛氏之書亦有之。佛書曰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寂即未發之中也。即寂然不動也。照。即中則之和也。即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然寂而能照。中而能和。寂然不動而能通天下之故不識不知。而能順帝之則。此又有善知識者。不可不知也

潘榮問何以謂之中。性如子曰。未有體之先

者中也。又問何以謂之一。性如子曰。未有用之先者。一也

性如子曰。先王井田之制。蔵兵於農。不惟足食。而且足兵。後世井田之廢。兵食兩分。不惟乏兵。而且乏食。夫困弱者。既已不支。而携貳者又難約束。一旦變出叵測。上下旁午。倉皇此國家之所以多故。而有識者之所以深用為憂也。

或問今之時。井田廢壞久矣。欲復其制。不亦

難乎。性如子曰。今之欲復井田者。不必方井其形。九百其畝也。但以先王體國經野之至意斟酌而利用之。則自有不井而井者在也。即南溝北遂東畝西畎。大異於先王之制。而通變宜民之下。亦可以度地而授。計畝而分。使公私并饗其利。國家永賴其休者。何必中公外私。勝執舊制。而後井田可與也。

性如子曰。有萬世之大學術者。必有萬世之大事功。故儒如孔子。萬世之大學術。萬世之大事功也。道如老子。萬世之大學術。萬世之大事功也。釋如釋迦。萬世之大學術。萬世之大事功也。夏如林子。萬世之大學術。萬世之大事功也。

性如子曰。乾坤易簡。盡於易之一畫。故曰。易有太極。豈非中庸所謂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邪。又曰。自太極而陰陽。陰陽而五行。五行變化而生萬物。豈非中庸所謂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也邪。

呂南問水火。性如子曰。此其炎上潤下之不同耳。然水之性。陰也。而真陽在內。火之性。陽也。而真陰在內。故曰。水內明。火內黑。

性如子曰。日藏精于水。而舒光于晝。月藏精于水。而舒光于夜。故秋之日烈。秋之月輝。水盛于秋也。

道書曰。真人潛深淵。浮游守規中。劉燿問何謂也。性如子曰。深淵者。吾身之真去處也。潛而守之。即易之洗心退藏於密也。詩曰。秉心塞淵。太玄經曰。藏心于淵。曰塞曰藏。潛而守之之義也。然而浮游二字。不可不知也。浮游者。優游也。即孟子之所謂勿忘勿助也。而釋氏所謂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者。不由此而可以類推乎。

性如子曰。翕聚元精。保合元氣。以溫養元神。元神足。而慧光生。慧光者。靈光也。即元神之發也。

性如子曰。靈光從內竅而達于外竅。外大竅

九而九竅之中竅竅靈光也外小竅八萬四千而八萬四千竅之中竅竅靈光也然豈特吾身之竅竅靈光焉已邪上而達于九天而九天之上竅竅靈光也下而達于九地而九地之下竅竅靈光也外而達于太虛而太虛無竅之竅竅竅靈光也夫靈光之分量其大如此而推原其本惟從吾身之內竅始內竅者真竅也真竅無竅無竅是竅竅從太虛太虛為竅然而竅也光也孰光孰竅孰竅孰光

孰有竅孰無竅孰有光孰無光孰有有竅孰無無竅孰有有光孰無無光孰無無無竅孰無無無光太虛而已矣

性如子曰靈光之發也初從臍上次從眉閒又次從頂門從腦後從足心又其次從耳目鼻口及諸出汗之孔莫非靈光故能上徹天界中徹人界下徹地界而神也人也鬼也莫不照耀於靈光之中矣

蔡生新問何謂火候性如子曰火者神也候者息也古人有言曰漫守藥爐看火候但安神息任天然余於是而知神息者火候也而孟子之所謂勿忘勿助老氏之所謂綿綿若存釋氏之所謂不得動不得息者是皆神息之自然火候之微旨也故我能以吾身爐鼎之火候吾身之紫金能以吾身紫金之火候吾身之黒鐵又且能以吾身天地之火候吾身之虛空能以吾身虛空之火候虛空之粉碎則其火也豈其不能遍照於三千大千而

其候也豈其不能通古今為一息者乎然而火也者其有火乎其無火乎無火之火是謂真火候也者其有候乎其無候乎無候之候是謂真候真火者我之神也而實與天地之神虛空之神同其神也真候者我之息也而實與天地之息虛空之息同其息也

張生志孔問神氣性命之說性如子曰神原於性氣原於命余於是而知性者神之始也命者氣之始也未始性而能性我之性者性

之始也未始命而能命我之命者命之始也然而神不離氣氣不離神吾身之神氣合而後吾身之性命見矣性不離命命不離性吾身之性命合而後吾身未始性之性未始命之命見矣夫未始性之性未始命之命乃是我之真性命也我之真性命即天地之真性命虛空之真性命也夫我之性命至於與天地同其性命與虛空同其性命則其所謂性命者豈但如道家者流而以形骸為性命焉

已哉又豈但如煉神煉氣者而以神氣為性命焉已哉又豈但如修性修命者而以性命為性命焉已哉中庸曰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性如子曰天與地交陽中真陰自上而降地與天交陰中真陽自下而升

王生瑞問日精月華性如子曰日魂也其精通於月陽抱陰也月魄也其華生於日陰抱陽也而吾身之日精月華亦如是也王生瑞請問吾身之日精月華性如子曰心精流坎陰交腎也腎華映離陽交心也心腎交姤是謂坎離男女日月夫婦也和氣絪縕精華煥發晝同日輝夜同月皎而釋氏之所謂日光佛月光佛者此也

蔡生新問天門闔闢性如子曰天門闔闢機在竅中竅中之神凝矣息其有不住乎息既住矣胎其有不長乎息住胎長裂竅而出天門其有不開乎此皆時候之必然而非有所

強而致也

性如子曰天之心下通乎地地之心上通乎天人之心上下通乎天地天地人相通是謂大同

性如子曰心之虛空能通於身之虛空身之虛空能通於天地之虛空天地之虛空能通於虛空之虛空豈非所謂竅以虛而開虛以竅而達虛虛相通共成一片者邪

性如子曰能毀譽我之身而不能毀譽我之

虛空能榮辱我之身而不能榮辱我之虛空能利害我之身而不能利害我之虛空能死生我之身而不能死生我之虛空虛空之空本體之空也本體之空空而不空而自有真空者在也豈非中庸所謂無聲無臭不可得而形容孟子所謂不加不損所性分定故也邪

陳生璉問火候性如子曰儒曰存存者養聖之火候也道曰綿綿者養玄之火候也釋曰如是如是者養禪之火候也

性如子曰毋不敬者火候也儼若思者火候也終日乾乾自彊不息者火候也

性如子曰欽明文思安安者唐堯以欽為火候也於緝熙敬止者周文以敬為火候也自十五志學而至於七十不踰矩者孔子以志為火候也

性如子曰三月不違者顏子之火候也吾日三省者曾子之火候也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者子夏之火候也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者子思之火候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者孟子之火候也

性如子曰循循善誘者孔子火候之教也拳拳服膺者顏子火候之學也

或問何以謂之文火武火也性如子曰文火之火陽火也武火之火陰火也陽火以煉內竅陰火以煉外竅

性如子曰敬以直內者文火也義以方外者武火也

性如子曰發憤忘食者孔子之武火也樂以忘憂者孔子之文火也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者至誠無息而火候純也

金生問何謂安土性如子曰安土者安意也一意規中凝結不散是謂真土陰陽相資水火交煉藏以玄玄守以默默又且積刻成時積時成日積日成月積月成年積年成紀火候足而大丹成矣

王生瑞問長胎住息性如子曰胎之長者由於息之住也無息不胎無胎不息住息長胎聖母神孩道德經所謂實其腹者此也

性如子曰胎之未長息住母發胎之既長息住子發故曰母隱子胎又曰息往息來無間斷聖胎成就合元初

性如子曰生之機原於死死之機由於生生死之機兩相關世人所以有生死生死之機不相關至人所以超生死

性如子曰不可奪之志浩然之氣也匹夫之守大丈夫之勇也

然生維佐問經權性如子曰經者常之常也權者變之常也故變而不失其常者此聖人之所以善用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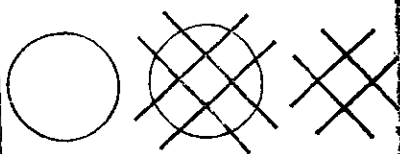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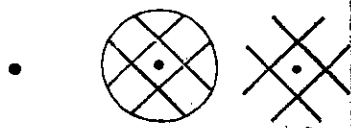
或問何以使民無饑性如子曰上策積田次策積穀然積穀而廩有餘粮者其利之所及尚有限積田而野無曠土者其利之所出自無窮故能兼而舉之則饑饉可無憂矣

性如子曰天之本體未有天也而天從此生我之本體未有地也而地從此生我之本體未有人也未有物也而人而物從此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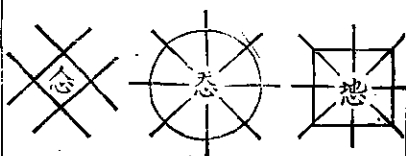
性如子曰我之本體能為天主而覆天我之本體能為地主而載地我之本體能為日月主而照臨日月我之本體能為四時主而運行四時我之本體能為鬼神主而屈伸鬼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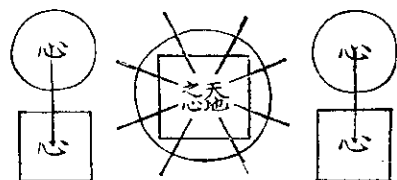
性如子曰我之本體自混沌未闢之前而已有我之本體雖天地既壞之後而未嘗無

性如子曰惟此本體以其虛空無朕強名曰○以其露出端倪強名曰・然而○即・之藏也・即○之用也故天得此而天天地得此而地地人得此而人人而天地人之大原混於此也皇得此而皇皇帝得此而帝帝王得此而王王而皇帝王之大原混於此也聖得此而聖聖玄得此而玄玄禪得此而禪禪而聖玄禪之大原混於此也

太虛先天圖

太極後天圖

太虛先天太極後天圖說

性如子曰虛其○者無極也先天之學也以效吾身之河圖也故能超出於虛空之外孔子曰先天而天弗違實其⊙者太極也後天之學也以效吾身之洛書也亦能充塞於天地之間孔子曰後天而奉天時

天地人圖

天地人圖說

子谷子曰⊛也者乃天之卦爻也而天之心能通於九地之下故其貫也則自上而下直養而無害也⊞也者乃地之卦爻也而地之心能通於九天之上故其貫也則自下而上直養而無害也※也者乃人之卦爻也亦一天而⊛也亦一地而⊞也而直養無害豈其不能上塞乎天下塞乎地耶此孟子直養之旨以法天也以法地也故曰塞乎天地之間

天圓地方圖說

性如子曰。其曰天地之心者。天地之中。天地之心也。禮曰。中心安仁。天下一人。豈非仁安於我天地之心。即心即仁。即仁即心。而為天下之至仁邪。

盧子性靈詩序

竊惟吾
師性如盧夫子宿構重任賛襄大教繼承
林大師中一的傳總持三門了證無始物
我形骸之俱化言語文字之不留何知
有言何知無言然而振覺之心未嘗頃
刻少置或闡道或破迷或剖性命之精
微或衍三聖之脈絡或寫慷慨於覽勝
或披胸臆於應酬時多唫咏不能悉紀
但皆不綴而章不鍊而工不飾而華不
激而揚言人所未嘗言發人所未嘗發
無聲而與太和同聲無體而與天地同
體統之都從本性中流出也何也性靈
故也夫性惟虛則靈故儒曰率性所以
率其虛而靈也道曰煉性所以煉其虛
而靈也釋曰了性所以了其虛而靈也
性虛而靈則性體之中杳杳冥冥空空
洞洞方且闔八方而邀六極方且塞天
內而超天外無一物可有無一物不有
猶虛空之中無一物為虛空有亦無一
物非虛空有而茫乎無朕沛然布濩者
其本性之本體本如是也知此則知吾
師是集也真可與醒心詩相媲美而為三
百篇之後遺響也及門之士諷誦詠歌
有感而興起而性真呈露盎然已寓于
詞章之表是吾
師以詩為教大有裨於吾人心性之學也
謹與同門諸友編輯命梓因標其名曰
性靈詩蓋亦從性體而名之也不揣僭
陋敢識數言昔
萬曆庚子季夏望之吉門人郭一中薰沐
頓首百拜謹書

性靈詩

王華洞天性如道人盧子文輝撰著

門人 林應盛 何應猷 王應龍 蔡天壽 命梓

木有桂五章

木有桂艸有蕙泉流涓涓其芇如醴我所懷矣皇王之世

山有谷獸有鹿載遊載歌中心穆穆知我者天不愧于獨

車可御鍾可鏞家人勿睽愼其言語且耽且孺父母底豫

水名汾州名芸碩人犖犖乃晳乃文得時則駕翼我明君

江溱溱石磷磷我有至寶奉之如神虛空為藏天地為鄰

邃古四章

邃古之朝令德孔昭此有相臣心馬休休彼有武臣其勇桓桓萬年天子四方于蕃

邃古之民維其質矣汾汾淳淳爾耕爾鑿其耕濕濕其鑿霦霦化日光天含哺鼓腹

有倬其禮自古莫之匪繁匪縟敬以尸之儷皮孔陽締好用將幡幡瓠葉可亨可嘗

古樂之音曰維和平喤喤有鼓欵欵有琴宗廟薦只烈祖衎只燕饗舉只嘉賓樂只

江流四章

江流濇濇朝曦初霽流其清矣澣我長袂

江流泱泱有鱧有鱒采蘺采芷香襲我裳

江流激石其聲繹繹有鳥高飛奮其六翮

江流自東其聲淙淙我行其野有懷自中

山遊

巖花紅間綠輕風動脩竹隔林樵子歌半是神仙曲

題玄玄居士耕讀山房

萬雲遶山麓蒼松拂茅屋中有高逸人逃名徒抱樸塵網已不淄棲遲友麋鹿澗畔田可耕古人書可讀天真閒自娛玄玄守其素朝

也騎青牛。暮也乘黃犢。有時伴客行。行采其遂。野芳襲人衣。樹杪鳴飛瀑。景物鬬時光。春桃復秋菊。若將終其身。高風長穆穆。

遊九僊觀

仙境任夷猶。風泉天際流。晶光浮萬疊。玉殿映瓊樓

春日江上

春色遍春江。江艸正含綠。渡頭舟自橫。鷗鷺參差宿。

次江東驛

暮雲黯不收。暮江水急流。他鄉久為客。萬里一孤舟

秋日同諸君遊西郊

携樽結勝遊。層嶂色橫秋。不藏煙霞興。況逢鹿豕儔。江湖天自在。麟鳳網難求。玉笛雲頭弄。餘音滿十洲

醉遊仙

傾百斗。飲千盃。百斗千盃復萬壘。攀紫翠。躡崔嵬。黃鶴雲中雙徘徊

春日與馬子階飲四照軒

君不見洛陽園中多奇花。新枝嫩蕋石臺斜。春濃花發艷人目。花前日日醉流霞。流霞盡醉千鐘少。陽春白雪憐同調。浤浤天壤一閒身。相逢拍手呵呵笑。人生倏忽過隙駒。夕陽不駐東流渺。至道由來方寸間。參天兩地元非小。窮則山林達則廊廟。與時宜之無激無矯

參贊吟

參贊兩間只此身。欲離人境便非真。等閒識取虛空竅。收盡古今天地春

設位成能二首

天地設位原無心。聖人成能亦無迹。虛空本體露端倪。大易分明只一畫

虛空一竅道之祖。一得永得復其故。總持妙用自成能。烱烱真陽當夏午

心性

未發之前心是性已發之後性是心心性源
頭忝不透空從往迹費搜尋

性命

性命雙修是的傳冥冥杳杳玄又玄誰知本
體無生死死死生生孰使然

寂滅

心寂欲自滅寂滅非斷滅守靜空其心斷滅
非寂滅

不覩不聞

天機與玅難輕吐回氏如愚曾氏魯問渠何
處用工夫只在不聞與不覩

七竅

一陽動處衆陽來七竅通時萬竅開惟向身
中求造化不從海上覓蓬萊

這箇

這箇分明箇箇同能包天地運虛空我今直
指真如地喚醒後人瞽與聾

原儒

曾從心性學孔子心性自有真孔子儒流以
迹求孔子儒流所以不孔子

原道

曾從心性學老子心性自有真老子道流以
迹求老子道流所以不老子

原釋

曾從心性學釋迦心性自有真釋迦釋流以
迹求釋迦釋流所以不釋迦

原夏

曾從心性學林子心性自有真林子世人以
迹求林子世人所以不林子

真佛真仙

世人說玄復說禪不知真佛與真仙真心是
仙仙是佛真性是禪禪是玄

真性真天

性命於天天自然道率乎性性即天紛紛講
辨徒增障不知真性與真天

真識真能

八字打開了極則一切現成無容力不學而能是眞能不聞而識是眞識

眞我眞如

我之本體本如如眞我眞如自太虛不立見聞登佛地曇花香處唵蘇盧

無生無死

共說無生與無死形骸安得無生死不虧生道是無生戡破死門方不死

非相非空

大覺大慈復大雄無生無滅自無窮昭昭靈靈相非相杳杳冥冥空非空

眞空正覺

頓悟頓修成正覺不離不即了眞空眞空正覺元非我非我是我我是中

非遠非難

大道原非遠且難只在心身性命間炫奇弔詭忘根本不知孰遠與孰難

眞實義

陀羅門啓妙難窮佛佛相傳只此中不識西來眞實義空穿鐵屣走西東

活神仙

由來方寸有眞仙九轉丹成只自然身在塵中塵不染堪稱世上活神仙

小形骸

無限精神從裡得金剛不壞無窮極世人軀着小形骸一顆玄珠迷不識

仙佛一心

心即佛兮佛即仙仙佛一心心一天露柱刹竿空幻想黃芽白雪枉言詮

體用一原

達而致用非狥時窮而藏修非懷寶窮達體用同一原不學荒唐與枯槁

讀曾論無言無隱章偶成二首

予欲無言非有隱乎無乎隱豈在言識得無言無隱處何須紙上羨文宣

默默無言微更微無言之內有眞機自家竅

妙自家會萬里青天一鶴飛

孔子仲尼氏讚

其一

道祖唐虞精一傳周公夔稷契先天春秋大義天王重二百餘年南面權

其二

用舍行藏無固滯盛德大業難為繼上下曾論二十篇得之可王亦可帝

其三

明體適用學之正窮神知化德之盛金聲玉振集大成生民以來稱至聖

其四

悟入庖羲未畫前何思何慮本寂然感能設位機相待予欲無言只一天

其五

乾坤之始易之先別有文象非言詮三絕常編窺妙旨忘憂忘食又忘年

其六

仁義禮智信其中溫良恭儉讓其容蕩蕩橫千聖之統巍巍立百王之宗

其七

六經刪定古文章洙泗源深教澤長繼往開來參造化大成至聖道之綱

老子清尼氏讚

其一

金臺玉局繞彤雲上有眞人稱老君八十一化長生訣五千餘言不朽文

其二

彌羅寶梵列諸天太上尊居元始前自本自根自造化眞常得性道自然

其三

有物混成天地先起乎虛無體自然不雕不琢守其樸為無為兮玄更玄

其四

杳杳冥冥開衆妙恍恍惚惚保眞竅斂之潛藏一粒中放之彌漫六合表

其五

數不得限命不拘翺翔天外鶴為輿笑中自有一天地造化天地體太虛

其六

道在混元無始先總司玄化統萬靈函關西出青牛駕神沼丹成別有天

其七

浮空結炁凝眞容變現神通不可窮曾托胎於玄妙女復寄迹為河上公

釋迦牟尼氏讚

其一

雪山苦行六年多自性金剛斷衆魔四偈擘開千佛秘瞿曇花下笑彌陀

其二

如如不動虛空主無生無滅無來去靈山會上法門開合掌虔稱承密語

其三

本來面目是氣如舍利光中認得眞大地山河藏一粟一粟猶能納太虛

其四

圓覺經成為法界直了多羅解眞實一切清淨菩提心摩訶般若波羅蜜

其五

陀羅門啓眞如出圓覺海中光慧日四十九年說法言古上蓮花古文佛

其六

一顆明珠光爍爍照盡億萬無窮劫大乘金剛般若經諸天諸地咸統攝

其七

不住空兮不住色既登彼岸舍舟楫拈花座上衆默然破顏微笑惟迦葉

林子午尼氏讚

其一

道脉相傳自有眞東山烏石現麒麟混元五百三龍會孔老釋迦合一人

其二

道在先天天弗違三門從此有依歸古今天
地大公案徵我夫子定者誰

其三

大道無名孰與傳非儒非釋亦非玄倡明三
氏歸無始了却先天與後天

其四

正氣浩然周一切遍滿六虛廣無際度天度
地度鬼神度已度人度萬世

其五

寂然不動感遂通天地日月屬包籠妙用總
持歸一貫化機參兩有中庸

其六

三一堂開夏日長綱維干運復眞陽聖玄禪
愈横愈大儒道釋彌遠彌光

其七

經傳中一闡三尼千古斯文今在茲百尺竿
頭更進步虛空眞宰天人師

大聖眞傳

萬古大聖惟孔子即心即聖即孔子時中一
貫乃眞傳記誦詞章非孔子

大玄眞傳

萬古大玄惟老子即心即玄即老子守中得
一乃眞傳荒唐迂怪非老子

大禪眞傳

萬古大禪惟釋迦即心即禪即釋迦空中歸
一乃眞傳圜坐斷滅非釋迦

大夏眞傳

萬古大夏惟林子即心即夏即林子道統中
一乃眞傳抗志靜孤非林子

學孔子

我學孔子我是儒聲臭俱無一太虛若藉見
聞能悟性羲皇以上讀何書

學老子

我學老子我是道陰陽升降顛而倒竅中之
竅玄又玄吾身自有蓬萊島

學釋迦

我學釋迦我是釋崑頂摩尼圓又赤不生不滅自如如這箇分明在咫尺

學林子

我學林子我是夏三教由來同一駕立本入門極則終徹古徹今徹上下

桃溪

桃溪春水綠桃花紅溪曲談笑紫霞間超然絕塵俗

上陽子卓小仙畫賛

蓬頭跣足稱小仙縱橫灑筆飛雲煙丹成駕鶴乘風去莫是蓬萊劉海蟾

蔡溪岩登眺

蒼翠蔚岩谷晴光浮林木掃石飧朝霞松關放白鶴或濯碧玉泉或步上清閣披襟散長歌天籟振林麓山中忘春秋山花自開落

月峰夜讌

雲散天南月在峰峰頭蒼樹矯如龍流霞盡醉歌聲轉揮手星河落袖中

彌陁岩野酌

山谷逶迤一徑斜蒼蒼烟樹隱僧家數杯仙醴和雲醉笑採彌陁石磴花

春日飲溪山艸堂二首

北風已去東風來桃花李花上下開簾捲青天低去鳥隔溪春水自潆洄

小塢紫門傍石開林花風動舞層臺春深酒熟醺醺醉時與白雲共去來

山齋春霽偶成四首

雨過晚山飛翠花殘春水流香幐得一閒自在琴心酒興詩腸

萬峰雨霽雲收深澗泉清月流百斗花間謾酌一聲長嘯驚鷗

身外蜉蝣楚楚夢中蝴蝶翩翩沉醉不知歸去落花芳艸同眠

雲深泉聲瀟灑蘿溪月影橫斜夢醒遥聞漁笛聲聲吹落梅花

東山宗孔堂

東山積石似麒麟毓秀鍾靈出至人夏午傳
來惟中一古今道統屬誰身

山中

日日山中日日閒白雲片片水潺潺山人非
是耽雲水眞水眞雲不在山

秋日訪煙水道人

遙望伊人一水濱寒煙淡淡鎖松筠秋風不
盡西江上乘醉相將採白蘋

遊九鯉湖

仙人跨鯉去朝天古洞青芝紫霧連月印湖
心通眞息飄然駕鶴嘯滄溟

登石所山絕頂

山南田首隅紅壓石磴花飛欲盡春酣罷髙
歌長復短清風萬里拂青蘋

麥斜巖二首

麥斜洞口紫霞封石澗泉流花自紅仙子煉
成大藥去猶存丹竈向孫峰
逶迤鳥道西復東臺殿重重翠靄中下有紫
芝含玉露上有白鶴巢雲松

雲頂峰夜眺

人在峰頭月在天蒼蒼山樹與雲連風高八
翼乾坤細我是蓬萊第一仙

玉宇曲

黃庭讀罷抱蟾光玉宇無塵夜未央拂袖飄
翻凌碧落風吹環珮聲琅琅

武夷舟中

一曲一曲復一曲山南山北雲相逐扁舟漾

漾洄流湍遥聽髙樓人弄玉

暮春同吳宗玉過楓亭謁天王寺賦得
王字

細雨霏霏梅子黃煙斜金殿禮天王阿羅十
八如相候陣陣風生陣陣香

木蘭渡口

溪風何習習溪流何太急維舟古岍邉羅衣
半欲濕

草頭露五首示湛虛上人

人世艸頭露青山自今古相逢話無生早趂如來踪

人世艸頭露吾心有淨土本性本虛空虛空佛之祖

人世艸頭露貪癡迷不悟須知滅度心滅度自滅度

人世艸頭露獨猱復獨宿虛空本如如如如我之故

人世艸頭露東烏復西兎心與白雲閒泉聲自朝暮

蓬萊島

蓬島樓臺紫翠園香飈冉冉振霞衣仙翁飽我青精飯不勞掃葉供晨炊

秋江晚泛

日暮潮平泛客槎秋鴻片片帶落霞漁翁醉起敲蘭槳一曲滄浪蘆荻花

黃鶴樓

黃鶴樓前晚登眺江上白蘋間紅蓼秋風高踏片雲飛閒弄紫簫月出皎

重遊南山寺

層巒夾澗相瀠廻萬木蕭森古殿隈昔年似與山靈約一度花開一度來

登石竹山

穿雲遠樹欝茇哉樓閣清虛傍石開峰頂丹霞千萬片擬招仙子下瑤臺

秋日郊遊

怪石巉巗俯翠微秋江霜冷鴈南飛身遊物外忘今古倚杖青山駐晚暉

宿囊山寺僧房

小雨方晴帶晚涼古囊山下繞天香昏鐘三撞僧初定獨對殘燈半壁光

山居漫興

此身長被白雲留紅樹自花水自流日日山前無一事閒隨麋鹿度春秋

玄壺神毗

玄壺碧水浸丹砂神毗常生五色霞鐵笛一

聲天月曉千山萬山香梅花

春郊漫興

春天春陽和。春林春花多。金尊綠蟻醉顏酡。水瀲灩。山嵯峨。遊賞恣經過。

贈武士金如熊

韶年挾筴武庠遊。說劍雄風起。膂力桓桓誰禹覘兩石調穿楊百步由基技亦心壯膽運籌帷幄談笑覓封侯

郊行到舊遊處

鬱鬱淵邊綠樹依依水上白雲看山田首隔氤氳曠望神遊千古遠岫丹霞排布淨宇天花繽紛石屏墨蹟點苔痕猶見昔年詩句

天地圖

天數地數皆五逆轉順行有度五叟撰經時墨汁金壺如吐玄悟玄悟瞬息人間今古

玉華洞

玉華洞彩霞棟月映紫金圓翩翩翔丹鳳

松脂石髓

朝在山暮在水饑飡松下脂渴飲石中髓綿綿息息飽天和拂衣三島香風起

辟穀歌

辟穀辟穀閉任開督。固炁藏神。還清去濁。君不見介虫尚有萬年龜羽虫亦有千歲鶴龜有時不吞鶴有時不啄。人能得其機辟穀亦何錯。笑殺道流學休糧休糧饑火燒肝腸。分明傳授無眞訣。死作餓鬼徒悲傷。昔我山中逢仙姥飲我瓊漿甘似乳袖裡青精和松脂咽之一身輕如羽。駕長風凌無極黃河轉崑崙。金華化白液。縠縠玲瓏五蘊空霞光萬道連天碧。

醉後艸書示鄭生允煥及姪子一麟

筆走龍蛇在袖墨飛烟霧臨池精神超於畫外筆去手亦不知

送蔡君豪之金陵

龍劍常生紫炁羅衣半染丹霞送子江頭日暮吹簫閒弄梅花

書齋夜坐即景

一劍孤琴獨鶴鑪香詩卷瓶花淡淡風凉蓮幙遲遲月上窓紗

過峽石口占

風送雲歸磧窟濤奔月湧江門舟泛湖中范蠡槎乘海上張騫

秋晚同邵朴顛薛老峰西岩看菊二首

遠樹雲横殘照暮江煙鎖寒流菊艶黄金三徑相将也有羊求

白雪飄飄歌起黄花疊疊香開泉湧醍醐萬斛醉題墨灑莓苔

雌雄劍

寳劍雌和雄雙虹駭神鬼雄鳴五嶽風雌吸天河水

天台醉歌為武夷仙侶漫賦

山下碧桃開仙人醉酒來相期拾瑶艸揮手入天台

八月初九夜翫月席上分得秋字

片靄升滄海光分碧漢秋自從今夕賞携酒屢登樓

集璜山艸堂兼贈陳景舜文學

璜山翠入艸堂前紅樹花飛二月天匣裡青萍藏片鍔窓間碧水瀉鳴絃主人髙覕尊常倒上客長來榻不懸文采如君終見用雲霄萬里趂先鞭

秋夜集滄洲別墅有懷薛老峰山人

霽色溶溶月滿樓瓊臺玉殿古滄洲香浮醽

醁千花夜寒落梧桐一葉秋曾向名山探秋檢也從塵世灑風流不知峰頂騷狂客何處啣杯作醉侯

玉笛

玉笛横吹十二樓蕭踈霜露冷沙洲月明鶴駕銀河上萬頃清光萬頃秋

晚霽同周曙東郊遊因上東山蘭若

遠水晴霞島嶼連半空飛瀑亂雲烟騁遊溥暮過僧寺月色鐘聲共一天

宿承天寺僧房

雲木蕭森逶曲廊坐來山色入微涼光浮寶殿諸天近一朶燈花夜吐香

林生養中陳生道範請問火候漫成二首以答之

欲達未達意方開似悟非悟機正密存存匪懈養靈根一匊圓明自家覓

聞於不聞好温存見於不見休驚怕只在勿忘勿助間優而游之使自化

蔡生載靜作契機詩一律以呈余余口占二首以了其意

菩提本性本如如萬法盡通透太虛自有靈明開般若機緘露處現真如

默默無言微更微以神傳神機契機不識靈山示寂後拈花微笑屬阿誰

賦得千花萬艸

北風吹盡轉東風萬艸千花造化工乾坤不盡生成意艸自青青花自紅

陳文野司理邀集浴風亭分得筠字

孤亭臨碧水曲塢夾松筠曠達好結客青尊非辭頻瑶臺奇花紅郁郁花畔羣蜂舞逐逐富貴功名過眼雲百壺座上且相屬

秋夜魏南臺憲長招飲烏山山亭

夜色碧如練珠簾斜半捲杯酒任留連清歌復宛轉玉宇沉沉秋氣涼黄花白花參差香醉來不辨賓和主猶喚蒼頭索酒嘗

秋夕徐維中孟章翰移尊邀同魏茂亮

過集齋頭對菊分韻得光字

詞客招携過艸堂談天此夕興偏狂籬邊秋色黄花麗囊裡新詩白雪光慷慨不須悲偃蹇才名終見托琳琅夜長銀燭重重剪盡醉何妨典鷫鸘

春夜集蔡君豪宅坐久談深命觴漫咏得天字

華堂綺席連紅燭散輕烟座上仙為客更深月在天談玄窺無始說偈了大禪人我俱忘

却飄然超世緣

步虛曲

拂劍放長歌步虛臨銀河河水清且碧東灌扶桑阿朝入天台莫天姥雲宮月闕映金賓凉風蕭蕭吹霞裾霞裾五色香瑶艸

金陵春景用羅浮山人三十六韻

春景春風習習和桃紅李白鶬鶊歌三十六宮春已多綺羅叢裡好婆娑王缸酒滿生微波萬舞傞傞歌囉囉人生倐忽疾如梭青春

不再莫蹉跎花前有酒且吟哦勿辭酩酊與酕醄君不見十八羽林檀英豪紅袍白馬擁金戈一朝失勢徒憔𢡟紅袍無色馬無駝感時觀變首重搔惟有青山高嵯峨春來紅綠滿山阿風吹香味薰薜蘿朗郞無夢到蓬蒿靜觀溪月聽松濤仙風道骨逈清高白雲黃鶴任遊敖有時天漢浮輕槎廣寒邂逅近嫦娥有時瑶池採蟠桃王母池上鳴玉珂更有蓬萊駕金鰲羣仙族族笑呵呵南極老人髮皤皤飲我瓊醪香葡萄醉後朗吟聲賁囂于拂龍劍舞鸞翩陽春妝入五雲窩王華洞裡日陶陶世間金谷鬪風騷比我神仙樂如何

春霽同諸友燕集南山溪聲閣漫興二首

千巖積霽色相對坐松陰新溜穿雲竇殘花舞石林靈源堪寄跡軒晃豈關心掃壁題詩句琅琅金玉音

青山不厭客乘興屢登臨野色侵瑶席溪聲

響玉琴三生空幻界萬籟豁塵襟惟賞殊未已昏鐘度遠岑

玉城歌

水晶為殿玉為城月映瓊花樹樹明識得此中眞境界始知咫尺有蓬瀛

與泰華羽士談龍虎

眞龍無背能生翼眞虎無喉會出聲此物非從身外取分明只是坎離精

與徐鍊士談鉛汞

凡鉛產在礦凡汞產在砂真鉛與真汞不礦
亦不砂龍呑汞水雲生液虎吸鉛華風相擊
䏻知眞訣自還丹翱翔天外鶴一隻

示王生伯祥

休問五金與八石只求三品共一室虛空藏
裡如意珠軟似兠羅紅似日

答人問玄牝二首

一竅虛空玄牝門調停節候要常溫仙人冉
內無別藥惟煉眞精熟大丹

璇璣斡運移星斗橐籥呼吸鑑鬼神妙竅些
兒忝得透不求玄牝也合眞

金華玉液

燦燦金華日月精溶溶玉液乾坤髓夜深天
宇逈無塵惟有蟾光照神水

壽周曙東母徐氏七十詩二首

一聲玉笛五雲開萬里清風月滿臺青鳥遙
傳王母降倒騎黃鶴獻桃來

彩袖欣開七衮筵五侯山下擁羣仙杯浮瀲
醴香如許醉舞天花滿大千

題馬鍾陽司徒鍾山艸堂

有軒名四照有亭名四佳理琴弄白鶴金尊
醉流霞鍾山佳氣浮龍脈歐冶池邊劍飛雪
秋風天籟鳴琅玕疑有仙人坐吹笛

春霽祭調中携尊邀登清源洞漫賦一
首

層巒疊巘樹橫斜乘醉躋攀興更賒雨歇巖
頭泉噴雪春晴洞口鹿銜花玉簫聲夷三生

曲蘭佩香飄五色霞與爾共尋方外樂拾薪
烹石飽胡麻

結集夏午尼諸經跋事

鴻濛既剖判天包靈秘開河洛出圖書龍馬
神龜來貞元鍾聖哲妙用列三才在昔儒氏
有宣父釋氏釋迦道老子體天弘化教有三
心性精微無彼此六經刪述集大成億代皇
王保治篋時止時行參造化兩間位育迄于
今天地之根始玄牝呼日吸月持欛柄函關

紫炁駕青牛道德五千玄之鏡如來闡教及
神州貝葉琅函華夏流三十三天咸頂禮百
千萬刼皆鴻休世代既已遠三門失根本天
生夏午尼統一歸混沌陰陽兩叶符二珠耀
六虛冉建無遮會倡明釋道儒我生當盛際
見知紹玄諳披閱龍鳳篆結經垂萬世筆下
叅鼇却有神神神相契眞合眞豈曰博聞與
多識一中了悟起經綸精神在道自長生道
脉相傳眞不死長生不死道為權始終天地
成能事

題李粹白居士天倪洞二首

洞口有鹿有鶴山中無春無秋風磴雲巖月
壑徜羊容與夷猶

白雲山內山外流水澗東澗西逈矣若忘人
世怡然獨露天倪

題邵芝峯明府桐湖逸墅二首

解組歸來寄此山青芝碧艸秀堪餐十洲半
屬神仙吏天地高深獨倚欄

丹崖風襲野泉香愛客携尊日徜羊夜雨紫
薇花盡發桐湖活水湧文章

登石室巖

石室巖高倚碧天巖邊綠水白年年尋真興
入風花外一竅虛無本是仙

秋夕同諸友遊璜山因過陳羲暘齋中
恭謁
梓潼帝君寶像有感而咏

秋月映高岑秋風飄羅襟海天空晴碧淡煙
浮遠林相將步璜麓松篁鳴笙琴神超諸境
外不受半塵侵一室虛生白庭前王樹森上

擁文昌座黃雲紫霧臨炁結蒼胡寶風傳禮
熾音顯化昭今古都憑忠孝心我來同頂禮
焚香輸丹忱至道緣非淺真精時自欽

送李生樹南歸河源

琴劍翩翩別我歸春花春草正葳蕤羅浮山
頂雲千疊會見吹笙跨鶴飛

贈王金臺道弟

曾持金粟下金臺夏午林中手自裁識得本
來真種子春風隨地覺花開

春日送周生如文之粵東兼示劉生懋經佐聖姚生文熠李生點陳生懿德李生樹東樹瀛玄祚蕭生騰蛟騰鳳騰龍騰鶚光啓江生軾輕李生橙鄧生積誠曾生隆會陳生烱江生應魁

朝來話別上河梁馬首垂垂楊柳長東望粵
山雲五色憑誰剪破絢文章

艸色青青動去驂手中龍劍拂飛嵐莫云前
路無知己吾道于今到嶺南

送陳生懿德歸粵東

才喜閩南聚客星何堪裘馬又東坰江頭祖
席師生重極目教陽春樹青

題安德詔揮使世勛圖譜

承家簪組起三河代有忠良著績多南北談
兵猶未已好憑長策偃胡戈

秋日同友人楊寵陳世魁暨諸生鄭燮

陳世叔陳世第潘維嵩潘舜厦陳肇映陳守恪陳守祚陳益成潘曾顯[illegible]鄭大梁鄭大宋林世盛陳世季[illegible]潘曾緒潘曾統陳世陌王元卿董一洙莊一侃潘曾省柯一樑陳璽潘坤陳恢周京陳作黃昌會金春[illegible]登吳航三溪　紫陽閣一首　釣鰲臺一首

紫陽閣下夕陽斜玉洞千秋映彩霞一脉先
天流不盡故教活水漾殘花

秋風高上釣鰲臺疊疊羣峯次第開數有麟
兮郊有鳳清時何處嘆無才

贈楊春江偕陳氏八十齊壽

孝友傳家世既稀鹿門偕隱又何奇丹從姑
射冰肌瑩境接蓬萊蜃氣移載酒觀花元並
蒂吹笙跨鶴更雙飛三千桃實年年獻擬取
春江當壽巵

道統論

聖人統道道統天地萬物天地萬物不能以外道則不能以外聖人蓋太虛之中不能不化而為氣此氣輕清上浮為天重濁下凝為地絪縕化醇陰陽交媾而生萬物則天地萬物皆道之所統也聖人窮理盡性至命以復其太虛之本體而道屬焉則道在聖人之所統也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則天地萬物不能以外道也明甚又曰大哉聖

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則道不能以外聖人也明甚故謂道不統於聖人亦猶謂萬物不統於天地也非愚則誣

釋迦為牟尼之聖則諸佛菩薩之衆皆釋迦之所統也

老子為清尼之聖則神仙緇黃之流皆老子之所統也

孔子為仲尼之聖則智愚賢否之倫皆孔子之所統也

三一教主為夏午尼之聖則三氏所統又皆教主之所統也吾

師性如先生躬受

大師夏午尼衣鉢領正法眼藏則夏午尼所統又將焉屬之自古及今道統一則大行大明而天下治道統分則不明不行而世道隨之矣譬之衣裘然挈其領則順而治提其襟則逆而亂譬之網罟然提其綱則順而治撮其目則逆而亂三一教主皇皇度世常若不

及豈好勞哉誠見道統之大無所不包蘄以滿其量耳不徒度一世之天下又欲度萬世之天下倘非心教主之心道教主之道者責豈易任故於群弟子之中或得其一體或具體而微豈曰乏人而道統之傳獨屬之於吾師性如先生蓋諒其能任而加之荷也試觀三教正宗四書正義夏總持道統中一等經皆當時教主面命刪訂結集而成名為四方萬世所表信而印證也又觀中一緒言夏心

集性靈詩等集皆以發明心性之精微補前
聖所未備為斯道之羽翼今夫百鈞之重強
有力者負趨之而前復得強有力者續而負
之然後可以及遠倘以加之頽惰委茶之人
不及半步鮮不仆矣三教重任儒道釋之所
兼而統也豈伊易任而可以輕授哉故人而
不知尊教而自外於道統是衣而自外於領
網而自外於網也將焉用之然亦何得而外
之知尊教而不知尊其總教統道之人私挾

鎚鑿家築宮墻是摩日之星奪嫡之庶其不
為捉襟揚目之亂者幾希三一教主為三門
再造乾坤重立性命其道統之傳方萬世無
極愚特恐三教者流未審皈依之路故敬攄
膚見以勸同志非故為此嘵嘵也

旹

萬曆戊戌歲一陽之朔門人郭曾照百拜謹

書

念祖明訓

岳也以弱植之資愧不能承先德紹家風徒成土梗耳竊念

大父倡明三氏廣度羣迷以三綱五常為至德士農工商為常業心身性命為實學成巳成物度人度世毋莊誦夏午諸經暨正宗正義諸集洋洋至教鑿鑿名言岳雖不敏敢不夙夜佩服以求無忝所生以無貽

大父羞誠所願也第三教等事

大父昔年已付之

廷徵盧君以荷擔而主持之其所托重而恃力者良匪輕也且　廷徵君聰明天挺純粹性成得儒道釋之正宗明聖玄禪之秘旨真可謂傳道得人三門之赤幟也我

大父寵愛而敬之復時時面示岳曰繼吾道者惟盧生廷徵也我若百歲後汝當善事之勿以吾言為忽岳揆自乙未年結經之春圜光吐華之夜而道統真傳

廷徵君固已應期而授受矣

天意攸鍾神機先定豈庸常所能測識哉岳因受室畢一日侍　大父側　大父因提岳耳曰汝今知成人之道乎成人之道即我三教之道也當念而體之所輔翼造就汝以顯揚吾道者惟　盧生廷徵也當善而事之　大父嚴訓昭若日星時與聞者伯父星海大人暨　大父門徒啟謨黃君性本雍君憲翔林君曙東周君亦在其側

天地鬼神凜然難欺岳恐繼述不逮有傷

大父之明謹附數言於經書卷末以識不忘不惟見我

大父付託之得人

廷徵君傳道之不偶亦以見齊岳敬守之一端也　　昔

萬曆歲次丁酉孟冬穀旦

三教孫子齊岳薰沐百拜謹識

存古類函三卷

〔明〕陳組綬輯

明末刻本

類函小序

[illegible]書

娛心遂志之事一往意盡
寡嘗去之筆函玉檢之帙書
讀之箸身假年讀之箸山海

取材於鄧林斧鉞柯爛不見
其竭網羅于溟渤之波罟盡
楂腐不可貴鮫蜃之窟也勒
拾靚聽用資空塞嵌乎小儁

之言是惧匪或博肆辟搜不
如居前得要望之摩擦敝屣
后失歲月害以窮名山巨壑
寒暑僭價之異不如坐披圖

籍不出戶可見天下也昔賢
大手筆多得意於一書得一
書之精神而筆用之如千
之絜見於眉目得羣書之精

神而協用之如一身之草實
於藏府何究偏柔偏剛但
昔賢渾而存之不名其器今
欲名其器垂告無所矣惟人
澹山小品 三
纂之以百城家名之以博士
毋亡文獻之津梁可為萬學
者先游耳
東吳陳組綬湯書於伊庵

古梅下

澹山小品 四

稽古天函目次

一卷
天文圖
天文
曆數
氣候
五行
災祥
荒政

稽古天函 目 一

旱
蝗
水
火

稽古天函

東吳陳組綬伯玉父纂　男裳　輯

天文圖

太史公序天官曰。星氣之書。多雜禨祥不經。推其文。考其應。不殊比集論其行事。驗於軌度。以次作天官書。今列為圖。使觀象者。得以覽焉。

晝夜不 人曰貞 鬼常明 不息曰 日明 性蚤來 仰以生 歲成之 利

天文

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繫辭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係上夫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係下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係上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屈信相感而利生焉係下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天垂象見吉函聖人則之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禮記曰天有四時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天秉陽垂日星老子曰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白虎通曰天左旋地右周猶君臣陰陽相向

亢壽星鄭也房心大火宋也故秦之彊也候在太白占于狼弧吳楚之疆候在熒惑占於鳥衡燕齊之疆候在辰星占于虛危宋鄭之疆候在歲星占於房心晉之疆亦候在辰星占于參伐及秦并吞三晉燕代自河山以南者中國中國于四海內則在東南為陽陽則日歲星熒惑填星占于街南畢主之其西北則胡貉月氏諸衣旃裘引弓之民為陰陰則月太白辰星占於街北昴主之後中國兵出伐胡粵是太白而胡貉數入侵掠獨占辰星辰星出入躁疾常主夷狄其大經也此更為客主人熒胡之亂尊候昴而五垣莫應欽華冀天之大群也唐一行志之

曰天下山河之象則存乎兩戒矣北戒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東及太華逾河並雷首底柱王屋太行北抵常山之右乃東循塞垣至濊貊朝鮮是謂北紀所以限戎狄也南戒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東及太華連商山熊耳外方桐柏自上洛南逾江漢攜武當荊山至于衡陽乃東循嶺徼達東甌閩中是謂南紀所以限蠻夷也河源自北紀之首循雍州北徼達華陰而與地絡相會並行而東至太行之曲分而東流與涇渭濟瀆相表裏是謂北河江源自南紀之首循梁州南徼達華陽而與地絡相會並行而東及荊山之陽分而東

流與漢水淮瀆相表裏是謂南河故於天象則弘農分陝為兩河之會五服諸侯在焉自陝以西為秦涼北紀山河之曲為晉代南紀山河之曲為巴蜀皆負險用武之國也自陝而東三川中岳為成周西距外方大伾北至濟南至淮東達于鉅野為宋鄭陳蔡自河內抵濟水之陽為邶衛自漢東濱淮水之陰為申隨皆四戰之地用文之國也北紀之東至北河之北為邢趙南紀之東至南河之南為荊楚自北河下流南距岱為三齊夾右碣石為北燕自南河下流北距岱山為鄒魯南涉江淮為吳越皆負海之國貨殖之所阜也自河源循塞垣北東及海為戎狄

自江源循嶺徼南東及海為蠻越觀兩河之象與雲漢之所始終而分野可知矣於易五月一陰生而雲漢潛萌于天稷之下進及井鉞間得坤維之氣陰始達于地上而雲漢上升始交於列宿七緯之氣通矣東井據百川上流故鶉首為秦蜀墟得兩戒山河之首雲漢達坤維右而漸升居列宿上觜觿參伐皆直天關表而在河陰故實沈為晉星觀分其下流得太梁距河稍遠涉陰亦深故其分野自漳濱卻負恒山居北紀東山之東北外接髦頭地皆河外陰國也是趙分也十月陰氣進踰乾維始上達於天雲漢至營室東壁間升氣悉究與紫宮內規相接故自

神主于嵩丘鎮星位焉是雲漢踞鶉為十二次上下以氣應也

近儒謂斗牛女虛以北方宿而屬楊青奎婁胃昴畢以西方宿而屬冀翼分野之說而不述其原然武王克商歲在鶉火伶州鳩曰我有周之野也則鶉火周也張柳星晉文得位歲在實沈董閏曰實沈之次晉人是居故子產亦曰參為晉星實沈為參神是實沈晉也裨竈以歲淫于玄枵而知楚子之將死曰歲棄其次而旅于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鳥帑者鶉尾是鶉者楚也翼軫宋見大火梓愼曰宋大辰之墟鄭祝融之墟皆火房也則大火宋也心房此其來久矣故五星聚東井而漢王入關基構

不卜司占 天文 十二

之不符矣戊四星集牛女而晉元王吳四星聚井參而孤征王龍景吳見其尾而蔡分德後興然其影響影響之帶者也命之主記而神格占之候氣而事驗豈謂誣哉 國朝應運肇基歲自息帶於龍首是歲實平偽漢丁未改元歲在星紀為吳分壬午靖難歲在析木為燕分福德所在其應如響至 聖祖創者應天文祖宅大北平實當星紀斗牛之次於天地人三統之正湊合豈可謂非天哉豈可謂非天哉

夫若思四天之垂象莫大於日月而恆宿之分布五星之運行皆位日月以成天者也滲繇其可疑之事條辨之其一坎正北

晦有星

予降為人矣增惠託殖於立之

方也北極不於坎乾而於艮丑宋中興志以為艮東方乃萬物成始成終之地予竊以為人之方位與天不同徑譚謂春秋分日出于卯入于酉為人之卯酉非天卯酉若天之卯酉當北斗極以此觀之則北辰實在天之中國之地似徽在東南故人視之為艮丑耳觀古之候天者自安南至浚儀纔六千里而北極之差凡十五度稍北不已庸知北極不直在人上也哉可見黑寧四百餘里古謂度實三千里者誤也之其二中興志以軒轅為黃帝之精遂史奚仲王良傳說皆星名亦以為星降而為人人去而復為星愚竊怪其不經考之鄭夬潘嵩論傳說一星主後宮求嗣之事謂

杏古翁也 天文 十二

傳母喜也偶與閣道同名耳軒轅亦以為兩角有軒轅之象故名奚必其降而生黃帝也加王良在天駟旁主馬事其星亦曰天馬愚意後人以王良善主馬而名之耳抑是觀之而造父奚仲之屬可推矣其三二十八宿多者三十四度如東井多者三十四度其次莫如南斗二十六度少者止一度如觜其次少者莫如鬼二度細毋不拘竊嘗疑之後考沈括王爽之說乃知天本無度以日之行為度日行不可記而所可記者星也故取其相當之星以為距度耳斗之食非無星也然不與日經相當故其度不得不濶觜鬼之條非星衆也然日經一二日而其星遷與相當故其度不得不

狹也其四大角一星而朝志以為屬亢而中興志以為屬角庫樓十星丹元子以為屬角而西朝志以為屬軫其為異同大槩若此必其渾儀所造前後差殊故耳其五說括謂月本無光日耀之乃光光之生日在傍故所見如鈎漸遠則斜照而光漸滿朱子稱其為定論學按思之其理亦未盡然東西南北人之所去奚啻萬里仰視日月安得盡同以日食驗之或南方半虧而北方則全既或北方半虧而南方則食既如正德九年八月朔日食曆官所報食八分六十七秒而隆廣之間遂至食既豈非以所處不同而所見異耶今若謂月光生于日而因人之所見

分野可以析從

以為盈虧則何晦朔弦望處處皆同而無分秒之異也其六星之麗天有以一星為一座者有以二三十星為一座者有相為比附者有相比而不附者此皆有理不可臆說如社附黃蓋凡十八星為一座衡附庫樓凡二十九星為一座理本當附其星不得不多也如野雞不附軍市雖自守所司也南門不附庫樓南門不但為庫樓門也理不當附其星不得不少也其七分天之半而一定不易名之曰赤道若黃道則因日纏而為名每歲有差故古今志所以不同夫赤道終古不移則星舍宜無盈縮矣然古今所驗亦有不同者何哉唐一行作大衍曆測之得畢觜參鬼四分度與古不同至宋紹興考正之惟牛星至觜四星與古合餘皆不同蓋天度之不齊隨古今而變大抵歲差所致故亦微有異耳其八世之觀漢史者見其論太初曆之密日月合璧五星連珠遂謂五星會于太初元年殊不知此乃論太初曆之密推而上至于混元之初積數之精而無有餘分耳非太初之年如合璧連珠也何以言之五星之會常從鎮星五星之行鎮星最遲故諸星從之而會以曆考之漢高元年五星聚于東井蓋鶉首之次也自漢高元年至太初元年凡百有四年矣鎮星二十八年而一周當是之時鎮星周天蓋已三周而復行半周有餘凡四十五次矣進在玄枵之次安得復

聚于牽牛之初乎其九金水附日或先或後一歲而周天二歲而周天木十二歲而周天土二十八歲而周天此論其常也同舍曰合變為妖星曰散寸以內光芒相及曰犯居其宿曰守相冒而過曰陵經之曰歷相擊曰鬬早出為贏晚出為縮又超出而前曰贏退舍曰縮月相陵曰食此論其變也論其常則所行宜無不同矣然通考又謂木土火三星行遲而經天金水二星行速而不經天為三天而地之道又劉歆三統曆推歲星一百四十四年行天一百四十五次一千七百二十年剩行一周此皆人所未究也論其度則所驗無不合矣而推之人事有不

甚相應者何哉。蓋日月五星。同行黃道。易相陵犯。惟迫近始覩。遠則無妨。理固然也。天道幽遠。固難盡測。而其見于書者。輒為考訂如右云。

曆數　氣候　五行

易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書曰。曆數。日月星辰。又曰。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又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左傳。文公元年曰。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禮記月令曰。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營室在亥娵訾之次昏時參星在南方旦時尾星在南方仲春之月。日在奎。奎宿在戌降婁之次昏弧中。旦建星中。[illegible]建星近斗季春之月。日在胃。胃星在酉大梁之次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孟夏之月。日在畢。畢星在申實沈之次昏翼中。旦婺女中。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東井在未鶉首之次昏亢中。旦危中。季夏之月。日在柳。柳在午鶉火之次昏火中。旦奎中。孟秋之月。日在翼。翼宿在巳鶉尾之次昏建星中。旦畢中。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觿中。季秋之月。日在房。房在卯大火之次昏虛中。旦柳中。孟冬之月。日在尾。尾在寅析木之次昏危中。旦七星中。仲冬之月。日在斗。斗在丑星紀之次昏東壁中。旦軫中。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氐中。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禮運曰。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于四時。和而後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五行之動。迭相竭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為本也。孔子閒居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周禮馮相氏掌

以行之內外分於歲餘也

法而行之愈不能久元許衡郭守敬度授時曆以考測爲主取二至遠近日發明其中而用之以至元辛巳歲前冬至日時分抄爲氣應以冬至距晦之日爲閏應而歷代積年之法俱廢矣以日爲百分分爲百秒而歷代所謂日法俱廢矣又以歲實加氣應爲來歲之冬至以歲實加閏應爲明年冬之即來歲之閏餘上考往古每百年長一下驗將來每百年消一此其法密而備簡而明矣　蓋周天之度周歲之日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此其大凡耳天行于日之外故其分常有餘有餘則漸歩而西日行于天之内故其分常不足不足漸差而東郭守敬

歲實消長

曆較四

之法以天道定於歲差者也且陰陽消長之際以爲主法

此曆所以時見于其學者之改也

欲求其陰陽消息之機不過植表測景以求氣至耳　唐堯命羲和曆象景以驗其所在漢四百餘年三改曆唐三百而十七改曆宋三百餘年十八改曆遼金元之法虞喜謂五十年差一度則五十年當改也何承天謂百年而差則百年當改也劉焯所定之謂七十五年而差則七十五年當改也僧一行謂八十三年而差則八十三年當改也郭守敬測驗之謂六十六年而差則六十六年當改也夫天行數度以日月爲驗誠立彼于觀景臺測日景黃道赤道中星等日紀月書至未識冬至

以驗氣候日月交會日躔月離之斷視元季已以來究所錯繆則歲差可定仍用四分曆法推詳何患微妙難測也

黃帝迎日推筴乃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鬼臾區占星氣伶倫造律呂大撓作甲子隸首作算數容成綜此六術考定氣象建五行察發斂起消息正閏餘述而著焉謂之調曆至少昊以鳥名官而鳳鳥氏遂爲歷正在顓帝則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是爲春以爲元是爲曆宗其後三苗亂德二官咸廢而閏餘乖次孟陬殄滅攝提失方堯復重黎之後使纂其業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蓋三王

右言消息

曆較五

之正若循環窮則反本天下有道則不失紀序無道則正朔不行于諸侯幽厲之後周室微陪臣執政史不紀時君不告朔故疇人子弟分散機祥廢而不統周襄王二十六年閏三月而春秋非之先王之正時也履端于始序則不愆舉正于中民則不惑歸餘于終事則不悖其後戰國並爭在于彊國禽敵救急解紛而已豈遑念斯哉秦滅六國兵戎極煩而亦頗推五勝而自以爲水德之瑞正以十月色尚黑漢興以張蒼言仍用顓帝曆至洛下閎運筭轉曆更以七年爲太初元曆漢曆凡五變惟太初曆本于律數其術起于黃鍾初九而乘之時其數八十一以

指作者略說說外詳理自然之

爲曰法歲首前曆上元歲月日時甲子朔旦冬至爲曆元故晦
朔弦望爲不失其序日月爲合璧五星如珠連故淳于陵渠復
驗以太初爲最密唐曆凡八變惟開元大衍曆爲善蓋僧一行
用易大衍蓍策之數其法本于天地之二中揲于冬至之中氣
以合朔日月之會以日度正周天之數以外氣定七十二候
以中星正二十四氣合二揲以往則象合以終以紀閏餘合二
中以通曆律而東華紀元皆與易合故史臣謂其數法無以易
宋定為二百六十餘年有應天曆至統天曆已十四改然觀伊
川大流節曆不會差而朱子亦云蔡季通笑得康節曆十萬九

年六百分太故然今曆家所用只是將分曆已行是多少地如
何所用十二萬分夫康節求曆家也而程未所舉者乃在焉則
宋曆大抵不能無差也惟勝國之授時曆出于許衡郭守敬所
定曆策則以驗運行取中數以為曆本積日積月之實悉屏不
用以之考古則增歲餘而消歲差以之推來則增歲差而消歲
餘當時稱其法者謂能發明天求合之微證前人附會之失而
古及今未有能逮者也　初刻基爲太史院使牢其屬高翼等
上戊申大統曆並采授時之舊而授時曆以至元辛巳爲曆元
置正元統改作洪武甲子爲曆元儀式精詳推步頗密用之至

今盡一廢棄矣　上與學士論天日月五行之行翰林應奉傳
藻與雜黃麟等以蔡書傳左旋之說對　上怒曰是儒家說渠
何知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轉二十八宿經也附天體不動日月
五星緯也必右旋所自起者來與善推步者仰觀今二十有三
年矣夜指一宿爲主度太陰所躔初認何盡一夜即漸過而東
非右旋而何士元統言臣聞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曆隨時修
改以合天今曆以大統爲名而積分猶踵授時之數非所以重
始敬正也授時法以至元辛巳為曆元至洪武甲子積一百又
四年經云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今年遠數盈天數漸差請以

洪武甲子歲爲曆元而七政之行有遲疾順逆伏見之不
齊其與躔差分知臣謂磨勘司令王道亨郎何玉精九數之學
願徵令推算以宣昭　一代之制書奏監副李德芳言授時曆
推往古每百年長一日下推將來每百年消一日即永久不可
易也今監統正所造界次不用消長之法非是統疏爭以爲推
步千舊法無爽　上曰二說皆難憑獨驗七政交會行度無差
者爲是善乎元儒曲覆祥之言曰昔之言天寶而曆常密後
世之言天密而曆常疏典命羲和於中星五舉辰象于授期業
舉今日宜若已寬然不知彼治其要而隨時占候以爲固有司

之事無所用數數為也後世日不足而為度度不足而為分為
秒分秒益碎積算愈難而卒又未嘗不差則何益矣語曰銖銖
而稱之至石必繆寸寸而量之至丈必差況天行無方休而欲
以數盡窮之乎說窮之無何益于修術之說矣
戴庭槐氣候論曰七十二候見於周公之時訓呂不韋載于呂
氏春秋漢儒入于禮記月令其來遠矣若載之于曆則自魏
始耳第其分狀草木多出北方蓋緣漢前諸儒皆產江北故漢
之江南雖號宿儒老師亦難盡通其名義然多識多攻求歎其
實則亦鮮得之斯亦吾儒格致之學所不廢乎愚嘗因是而知

天地之序推逐之妙矣蓋一歲之間本一氣之周流耳一氣分
而分二則有陰陽二倍而為四則有四時三四一十二則有十
二月十二倍而為二十四則有二十四氣復三其二十四而為
七十二則有七十二候是七十二候者吾浮之于乾坤之策焉
乾之策三十六而兩之夫周七十二也坤之策二十四而三之
亦七十二也計乾六爻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六爻之策一百
四十有四合乾坤之策而三百六十日之數盡矣舉乎七十
二候之全而三百六十日之歲周矣然曆書之所記者候也而
候之所應者氣也氣至而物感則物感而候變是故天地之氣

撓萬物者莫疾乎風也正月而東風解凍者則天地收斂之氣
散矣七月而涼風至者則天地發舒之氣散矣動萬物者莫疾
乎雷也二月而雷始發聲者陽之中也八月而雷始收聲者陰
之中也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也六月而土
潤溽暑大雨時行者陰之濕陽之終也十一月而水泉動十二
月而水澤腹堅者陽之動陰之終也陰陽之氣交而為虹季春
虹始見者陽勝陰也孟冬虹藏不見者陰勝陽也陰陽之氣鳥
獸草木得之為先鷹主殺而秋摯鳳主食而夜出而卯辰之月
能化鳩鴛者以卯辰者陽之壯陰為陽所化也爵乳子而春集

雉求雌而朝呴而戌亥之月能為蜃者以戌亥者陰之極陽
為陰所化也蟄蟲啟戶者雷發聲之時與陽俱出也蟄蟲坯戶
者雷收聲之時與陰俱入也孟春而獺祭魚者此時魚逆陽氣
而上遊也季秋而豺祭獸者此時獸感陰氣而見殺也春而鴻
雁北而玄鳥至者雁自南而來北燕自北而來南各乘其陽氣
之所宜也秋而鴻雁來玄鳥歸者雁自北而來南燕自南而來
北各乘其陰氣之所宜也二月而倉庚鳴四月而螻蟈鳴者鳴
以陽也及五月一陰始生鵙一鳴而反舌則無聲矣七月而寒
蟬鳴者鳴以陰也及十一月一陽始生鶡鴠德鳴而感陽則不

鳴矣。四月而蚯蚓出者，陰之屈者得陽而伸也。十一月而蚯蚓結者，陽雖生矣而陰尚屈也。夏至得一陰而鹿角解者，鹿陽獸也。冬至得一陽而麋角解者，麋陰獸也。草木正月而萌動者，陽氣交而為泰也。九月而黃落者，陰長陽消而為剝也。桃李華于春，皆應陽之氣也；菊前華于秋者，應陰之氣也。四月而靡草死，皆陰不勝于陽也。十一月而荔挺出者，陽初萌于陰也。麥浮陰之精也，故金王而生，火王而死，而麥秋在于四月也。禾浮陽之精也，故木王而生，金王而殺，而禾秀在于七月也。至于腐草之為螢，則植物之變為動物，無情之變為有情，豈非陽明之極

而陰由之物亦隨之以化哉。大抵陰陽二氣無往而無運于兩，風雨霜雷星辰草木有形而改換于外者，若徵其景而測其度，則可以寓對時育物之心，因其候而思其義，明可以悟陰陽消長之理。由是而知一歲之間七十二候即二十四氣也，二十四氣即一十二月也，一十一月即四時也，四時即二氣也，二氣即一氣之周流也，而乾坤無餘策，曆書無餘術矣。

五行

夫子十翼惟水火為重，兌為澤不言金，震為雷不言木。唐虞之曆象璿璣，不關以五行配干支也。洪範五行言其性與味而已。

亦未嘗言方位也。蓋天下無一物無陰陽，亦無一物無五行，豈有甲乙屬東而四行遂偏廢乎？又豈有今日為木，明日為火，又明日為土為金為水，而月建歲建又自相矛盾者乎？且東方木而丹漳有金銅之山，南方火而交趾有大海之川，西方金而蜀隴有名材之林，北方水而幽都有積沙之地。至于五方之土，則燥濕異未始有定在也。水性寒也，而有華陽之溫泉；火性熱也，而有蕭丘之寒燄；金性堅也，而有佛林之流金；木性浮也，而有衷牢之沈木。至于九州之土，質埴墳壚，又未始有定質也。他若德運時命星緯之屬，其言愈雜，求其莫可方物。蓋上世論五

行以材用而推取其義，後世論五行以生克而亦流于術也。金木水土之相勝也，剛制柔也；水火金之相勝也，柔制剛也。水有質而無骨，以土為骨；火有氣而無質，以木為質。然炎上趨下莫能易也。金出于土而堅乎土，木植于土而堅攻于金。然從革曲直無定形也。柔者剛，剛者柔乎？土生金以自輝，金生水以自耗，母子相養之義也。水生木以自枯，木生火以自滅，火生土以自灰，父子相代之義也。土得水而潤，金得木而利，水得火而溫，木得土而榮，火得金而瑩，祖孫相報之義也。水得土而有歸，火得水而有止，金得火而能化，木得金而成用，土得木而著

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凰麒麟皆在郊棷龜龍在宮沼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窺也此王者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太史公曰猶徒之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禳文子曰河不滿溢海不揚波景星見而黃龍下祥鳳生而醴泉出此聖人順天道也關尹子曰五雲之變可以占當年之豐歉八風之朝可以占當時之吉凶 世之忽天戒者必曰子產不用裨竈之言而鄭不火晏嬰不從狼莽之說而彗亦無咎曾不知古人遇災而懼之念皆謹之于數乎世之貺天幸者必曰大橫庚庚既開

存于前函

文帝受命之符雖日食適見何損于宮庭豚來鳳凰既兆宣帝更始之祥雖地震山崩何傷于中興曾不知古人天其示予之戒皆安之以為喜乎 鄭夾漈曰萬物之理不離五行而五行之理其變無方離固為火矣而離中有水坎固為水矣而坎中有火安得直以秋大水為水行之應成周宣榭火為火行之應乎況周得木德而有赤烏之祥漢得火德而有黃龍之瑞此理又何如耶豈有晉厲公一視之遠邪單公一言之徐而能關于五行之沴乎豈其晉申公一衣之偏郤子滅一冠之異而能明於五行之沴乎如是則五行之繩人甚于三尺矣竊觀漢儒之說以亂世無如春秋雖三五之亂世猶治於漢唐之盛時何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而日食三十六唐三百年而日食過百焉春秋地震五漢和平中積二十一日而地百二十四動雍蘇山崩者二漢文帝時一年之間齊楚山二十九所同日地震春秋大水者八後漢延平中一月之間郡國三十六大水其他小小災異則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不及後世一年也如李淳風鶴鵒來巢之類在後世不勝書其所以感和氣而弭災異者又多可望春秋乎嗚呼天地之間災祥萬種人間禍福實不可知奈何以一蟲之妖一氣之戾而一一質之為禍福之應其愚甚矣

古諸函

歐陽公曰麟鳳龜龍王者之瑞而出於五代之際又皆萃於蜀吾固知其非祥矣 胡致堂曰草木之秀異禽獸之珍奇雲物之變動無時無之繫時好與不好耳雖禾稼之瑞神爵之鳳而可力致花卉可以染植增其態毛羽可以繅飼變其色石瑯木理可以假幻使成文字惟上之人洵然無欲於此也苟欲之則四面而至矣 夫洪水九年而堯致治大旱七年而湯修德桑穀生朝而太戊中興雉雊鼎耳而武丁道盛漢文景之世日一月而再食也一日而二震夜星大泉月犯北辰如此之類不一而足可謂大異矣而文景之治幾以隆平宋仁宗之時五

正所以達天戒也

詳矜羣臣曰古人君所謹莫重乎天戒日食又天戒之大者惟修德行政用賢去奸庶幾可以回之傳不云乎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今陰雨不見非朕躬于前過而然歟既陰雨所蔽有限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而云不食吾誰欺方圖修省以答天意其止勿賀是年十二月異星見或曰含譽入年閏八月異星見或曰歸邪廷臣或乃進景星頌云 天順四年閏十一月望月食失占 上以禮部侍郎湯序爲隱蔽惡之謫閒學士時曰序掌監事而來有災異必隱匿不言即言必曲爲之飾占事中所載徵祥諂諛欲刪進獨善事詳聞矣觀是

修省類編

欲知災異見天戒凡以自修省也而序隱蔽如此非孝臣騎對曰古聖帝明王畏天變欲得聞序誠然國何稱焉下序獄錮秩弘治六年冬湖廣大雨雪浹旬已大雷電風雹震交作雷霧晝晦雨冰地坼裂畜凍死竹盡膠飢附人虎突入市按察使林俊言雨陰氣雪陰之陰也大雪連月且應陵又雹吟陰凝之極且雷電不應冬有而有不應雪有而有不應諸邪國有而閑有是陰勇陽怯且甚也水少陰陽勇之而水諸吟陰戚之衛懼寒之應臣聞陽爲君爲德爲內爲君子爲中華陰爲臣爲外爲小人爲夷狄凡此諸異皆政刑失中外戚驕恣小人禍君子矣

天臣不言而小臣言之耶

狄竊中華之兆惟 陛下拔本塞源防微漸以制消備禦正德元年春三月閏星大如月夏六月辛酉震 郊壇門獸七月彗星見參井北大向經天向紅貫日入月欽天監五官靈楊源上疏言北侯浮大角及心中星動搖天蕩地機天樞星不明乞安居 深宮絕遊畋罷弓馬齋戒念母疑出入遊羅倖爲侍群從遊舉小毋秀卿卿賞止役任元老剷讒諂親勤于詩書觀下禮部禮官言源言深切宜采聽 嘉靖三年春正月五星聚營室欽天監掌監事光祿少卿樂護上疏言自古五星之聚不有大祥必且爲大災視人君德政淑慝何如耳吾書曰五星之

修省類編

聚啟易侯王上者有德受其慶子孫蕃昌無德受殃失其家邦百姓流亡故五星聚房而周祚昌聚箕而齊桓伯漢興聚東井宋興聚奎是四者皆當更革之際一福一禍皆載覆傾昭然甚明逆天寶聚于尾其爲唐德弗競旋有祿山之亂唐業遂衰則所以祥者失也 皇上聖德中興五星遠聚可不益勵聖德受眷眷元以承此大慶乎又占書言天下兵謀則五星聚于營室臣愚以爲諸將內攘外爲備夷狄盜賊之謀者宜豫加之意振天如曰長世之主惟明于禍福而不諱災稱祥者乎觀之高貴卿公唐之文宗見之矣魏甘露時有黃龍見寧陵井中群臣

民多私積不曰旱乎而以解療告不曰饑乎而以不害聞是故
懷山襄陵天自水耳而鼓腹含哺堯民不知有水桀林不雨天
自旱耳而兆民允殖湯民不知有旱故曰時則有荒年而無荒
民晉此也欽𥨊荅戍翁堂專禁剏盡殘杼一孔不遺豐年且有
啼饑號寒之苦況凶年乎是故關中告歉則濟江淮之粟以濟
之然能行此而不能行於彼河內被火則矯使者之節以賑之
然可用於暫而不可用於久故曰時則有荒民而無荒政者此
也夫救荒無奇策但去人之所以為災而天災自息矣今日人
之為災者未易更僕數也釜分王粒衣竊肉分則食已荒於貂

爨棋鷂不足傾鼠無厭則食又荒於貪吏魏成未歛操觚方增
則食已荒於究兵斬官豬負糶羊竊禄則食又荒於究官是必
先有以去之而後荒政可圖也圖之何如亦必責之仁賢守令
而已　饑饉之作必有萌蘖恵起而應之勿待其困待其困所
以勢也事至而悉必躬以親勿取其名取其名所以虐也動在
格之內勿踐其禁剝在格之外勿顧其跡過在功之內勿避其
罪踐其禁所以欲也顧其跡避其罪所以忍也府庫之不裕以
為憂學轄者之所裕以供廉者之用則無不裕者矣禁令之不
的以為憂學意之所能行以神法之所必止則無不禁者矣才

諸之不足以為憂譬可以得生無不用於所以生人者無不用
則無不諸者矣人窮態見事窮智見傷寒之理必有異於吹嘘
君子乎其政惟救荒而奇見焉不奇不足以救湯火而袖廉之
古之人或矯節而賑或與徙而濟或增價而反乎或國門而自
定或屈指獨語而富室即困畀出皆前此未應與情之所來必
然而手盡顧指事奏功叙俗儒不知變通稽引無奇墜人於際
絡幽燈之中倉皇展轉百計掎挽而出之雖建方奏效不功於
此矣有謂之者曰當不越禮樸謹趨則有道遙於上以聽其墜
而已嗚呼不仁哉救荒無奇之言也　湖廣存盛縣饑官請蠲

預備倉儲粟以賑　命行人馳驛赴之謂戶部司朕嘗損內帑
金付天下當民糴粟御史荒議急民也若荒饑候奏請而後發
則民饑而死者多矣其即諭天下有司從運歲饑先發廩賑然
後及聞著為令荊新吳令戶主事趙初乾往賑期後　上怒曰
民饑而上不卹咎在上是吏弊不能宣上德玩視民死而不救
則吏之罪也誅之盞如意黎元如此永樂初尚書曹奏真定畫
饑民初復業適旱蝗饑流移者眾乞發實賑濟　上曰民困甚
濟之當如救焚拯溺少緩無及也今往還發實非兩月不可民
命在旦夕誰能待之命監察御史速暫官發賑七年　上幸北

京。皇太子從道所經田家。命皇太子入徧觀。令知民艱難
因諭以農事為王者之所自起。作務本之訓授焉。勅河南布
政使言。朕為天下主。所務安民。民為國本。故每歲遣使者循行
郡邑。欲周知民所苦也。近河南饑。而有司不以聞。闌獨往言處
豈周天覲甚焉。此朕任非其人之過。其速令郡縣發粟賑濟。
昭皇帝監國時。赴 召。過鄒縣。見男女持筐筥盈路拾草實。駐
馬問所需。對曰。歲饑。以為食。為惻然。下馬入民舍視之。見民男
女老稚皆衣百結不掩體。突釜仆不治。歎息曰。民隱不上聞。乃
一至此乎。顧中官賜鈔。悉召父老前問所苦。具以對。輟尚食賜
之。時山東布政使石執中來迎。責之曰。民牧視民窮如此。亦嘗
動念否。執中對曰。諸被災處皆奏免今年田租矣。 監國曰。民
饑且死。官尚及徵租稅耶。即督郡縣上饑民數。約近地三日。遠
五日。發粟賑。毋模稜孜吝。且 太自奏也。至 京師。即以聞。
上喜曰。昔范仲淹不從終家齊故舊器。況吾赤子乎。賑之。
是也。 上謂戶部尚書原吉曰。王田民所賴以衣食者也。今所
在州郡奏除荒田者衆。豈百姓巧於征徭相率轉徙歟。抑年
飢食不足。加以疫癘致死亡也。今吾民何以至於此。繼自今一
切科徭務撙節。毋煩苛。仍令有司凡政令不便民者具條聞。

徐山東饑。 上坐西閣召大學士士奇等。下詔蠲田租停官買
物料。學士士奇請曰。 皇上恤民窮甚幸。然戶工部事也。當召
令預聞。 上曰。安之。救困窮當如拯焚溺。不可緩也。有司慮國
用不足。往往持不決之意。庫之或中尼不行矣。 呼中官具楮
札。令士奇等就西角樓上書論詔。或曰。山東地方千餘里。豈必
盡無收。宜差別。毋濫恩。 上曰。恤民寧厚。朕為天下主。寧當與
細民計屑屑耶。書畢即用璽遣使行。已 顧士奇曰。汝可語戶
工部言三者梗。朕悉免之矣。 章皇帝嘗午朝退。以天暑詣侍
臣念農事之勞也。曰朕九歲時。甫讀書。 皇考親書唐聶夷中
鋤禾日當午詩授之。問曰。解否。對曰。解。詩蓋言農事艱難也。
皇考笑而頷之。自是朕每觸此。未嘗不念及農夫。銘於心不忘。
今宮車不復還矣。已淚下沾襟。又嘗閱書畫內庫。得趙孟頫所
繪豳風圖。渙然 瀏覽。賦豳風圖詩其上。揭便殿壁間。已復作
織婦詞。具悉稼穡蠶絲勤勞之隱。景泰中。淮徐饑。死者相枕藉。
山東河北流民猝至。都御史王竑不待報。悉發廣運倉賑之。近者
飼以粥。遠者給之米。力能他就食者為裝遣。鬻妻者為贖還其
人。即空庭六十楹。處流民之病者。擇醫四十人分治之。死給棺
為叢塚瘞焉。窮晝夜精慮。事皆曲當。所任使委曲戒諭。出至誠。

人人為盡力。所全活數十萬人。其疏聞且待罪。初民流奏至。上於樓轎上讀之。大驚曰。百姓饑死矣。饑死我百姓矣。其柰何已得法蔵廩奏。乃大喜大言曰。好都御史。不然我百姓饑死矣

存古地函目次

存古地函

東吳陳組綬伯叔父纂　男震生較

羅文恭公曰

大明聚天贄教無外遠軼古今可以觀德
作輿地圖內發外邦域民建守小大相承
動無遺法作兩都十三省圖今合為一圖

輿地圖

山川巖險亦標列其概云

輿圖

京省形勢附地脈　兩都形勢　十三省風俗

袁了凡曰。唐虞之世。弼服五千。流沙滄海。大漢服貊。其四極也。成周職方氏。掌天下之地圖。辨其邦國都鄙夷狄之人民。與其材用九數六畜之數。周禮所記。多誇大。而尚書稱陟禹之迹。亦不過唐虞五服而已。漢唐斥境最廣。四方萬有餘里。然亂戎從周無異郡縣。穆王登崑崙。如履戶闥。而漢唐不遠者。豈里數多而地及狭砍埜古之蹤。服重在畫井。里數皆直許之。而陵世乃至郵傳相距之數。路多紆廻。故數倍而實不啻也。或者東南漸闕。而西而西此遠邈駛。

昭代撫邇。胡元疆宇有截。歷世既久。虜患

中國有事實不當有也

為有利州之域之多猺詞而南之

高州有網魚室嗥之勝而苦猺賊廉州紋象蚺珠蟻產馬雷州
土被蕃民遭歷嗥州峙南海之南四面非海五指股地生黎巢
窟郡邑沿海環之海外島環向不秋盐邊獨傍無傍心歧東
路發擔悉馬柘林去水寨稍遠咽喉要路卒有警報當水陸至
擾而能交通新犍賊也因賊要案也大抵嶺南地饒珠貝遠方
法殊吏易為恣貪泉而獨破是在人牧廣西亦百粵地東
南走五羊東此接荆楚西北接羅施西南抵交阯三江綿邈貫
絡諸郡秦命史祿吞粤鑿湘水成渠以便轉輸至今賴之國
初戶少招猺壁處久覺延衰侍於我桂林山秀水駛地控嶺

存古類函　輿圖　廿二

海柳州架城而居處密林而不事本作庚遠穴居雅擊與柳並
梯峯峒背巖隘也向宗不賊柢柱之封從諸而多盗坐縣文阯
保障其桂太平賊多不得安中載異思則俗尚料托頗安積極
土風皆方梧州內連溪峒外控嶺海猺者海賊出沒江洋猺賊
然據村峒山賊嘯聚盜賊劫珠境土驚然猶兹梧府主也幸少
寧息但地瘠民貧賴貿他郡其要害地不能不成守暴人也種
勁已大概慶西猺獞參錯雜處附據肆為患害斷藤峽重人
賓巢柳慶入寨盜賊蹦蘇行居昔其荼毒不獨古田諸猺禍也
奎邊方官多降謫人不樂就政令盡廢權稍去歲例擇人久任

俾官諳民情民服官政猺獞可化編戶也雲南古
西南夷爨南詔地西北外吐蕃東北際黔巫東南達桂交西南
扼緬甸崇山叢箐金碧所產氣候無剎冬藏暑田野膏沃南徼
樂土也省城據滇池爽塏數千頃畧訟而勤耕藝臨安大理永
昌寉慶楚雄撫獄民亭南靖入滇孔道伏億疲繁元江路走南
交金齒騰衝諸甸永寧襟帶諸江控扼番戎景東順寧荒僻險
隘土夷叵測所恃皇靈遐震奸萌逆折耳大抵雲南漢夷雜
沓蠻則猶徃急則豕突阿克小醜一拳足而有城幾不守可為
鈇貴州咽喉要路實在貴陽城郭人民夷居十八少有警動咻即

存古類函　輿圖　廿三

扼塞官吏萬里投置峙唯根離之直多揉未錢考功法隨之群
有閑悉心廟堂惜官則宜惜民惜民則善政㸦　貴州古羅施
鬼國地介川湖雲貴之交永樂十一年始蒼拒命剌奪其地開
設郡縣山多菁穴地瘠民貧官戎歲給全仰鄰省貴陽阳山郡
江不深當中土下郡而流寓日多撇諸集都匀唐蕃廣西壤
僻而陋撫馭禪套兵備化發雅驛鎮遠當川湖之衝西水背山
險阨是恃思州石阡猴懸一隅可為塞也思南敢漢武陵郡畔
河要路水通舟楫商賈行旅暴為樂黎平銅仁荊楚南蘄山
平森鎮安順新造宜加撫輯大抵貴州為雲南咽喉一綫山路

無責。是爲南徼也。上前性雖佳兵無非。使席此如天覆之自當
安輯議者畫略責荒曰文且不合功武且不合利知言哉

地脈

參稽洪荒之世。畫野無文。爲別九州。始志山澤焉。其事主乎治水。故水之源派尤詳。而山之脈絡未備。至於山海所記。止錄瑰奇。稽地所被。但載名物。唐太宗記郡國俗尚。馬端臨志州縣異同。未有闡扶輿磅礴之情。而指其形區者也。夫地之道。一剛一柔也。之情一融一結。融則爲水。結則爲山。豪泉靜深。融之內有結也。山澤通氣。結之內有融也。故山脈之貫珠而不已也。猶水之脈也。天下山水之氣。莫不始坤終艮。故江河之流。必東北入海。惟大河自龍門折南挑而西。律以下屢徙入淮。然以兩在擬吳甯邊當寅甲。故謂此不滿東南者。綿書之誤也。山脈見諸圖籍而可考者。雲嶺實爲發軔。而崑崙又在其北。崑崙之脈中隔大河。不與華通。故稱崑崙爲山祖者。青烏家之說也。雲嶺以東。折而南者曰嶓。曰岷。嶓之脈短。而龍松、荆岷之脈一折爲衡。再折爲廬。三折爲鍾山。別入吳爲天目。別入閩爲武夷。別入越爲會稽。折而北者曰終南。曰岐。終南之脈爲華。爲嵩。爲熊耳。東此岐而忽起爲岱宗。其東南折者爲桐柏。爲外方。岐之脈自朔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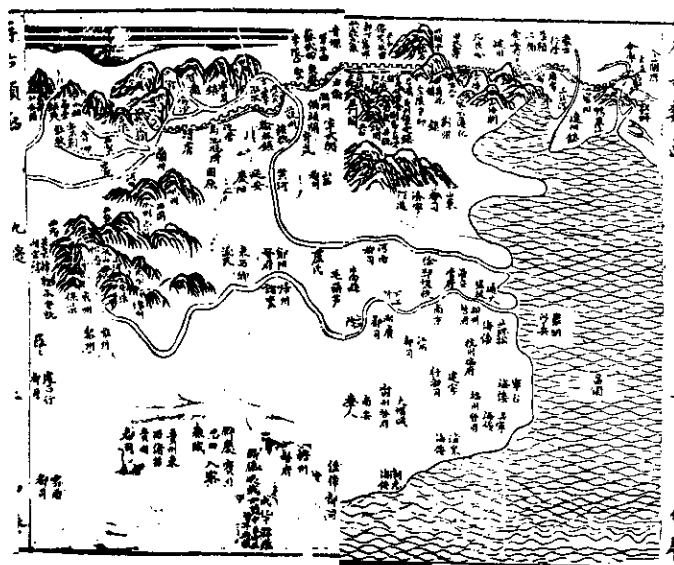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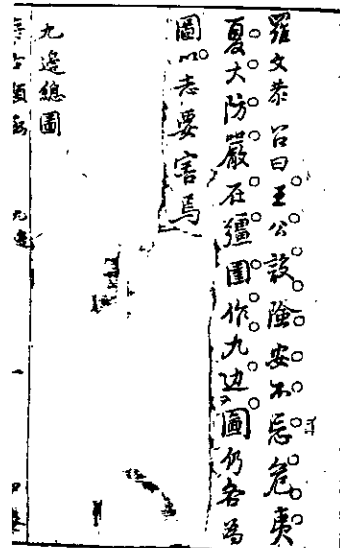
存書鼎西　輿圖

絶河而東爲壺口。爲太岳。轉而北爲太行。爲恒。自恒東徙而紫荆而終碣石。又自恒別出者。踰塞度遼東爲長白。訖于朝鮮之域焉。山之南脈凡三折。每折必包巨津。首洞庭。中彭蠡。而尾震澤也。山之北脈過折即成都會。華山折而北。別泰關。昔百二矣。夫行北徙。則平陽、周、晉都也。轉而東行。三關環峙。神京在焉。此山水形勢之大略也。蓋天下至險悍者莫如水。然辨地勢而統同萬里之流。若杯水也。山脈晴昧難測。而濱閩之水與脈俱行。咸善觀水者必於山。善觀山者必於水。山水依附。猶骨與血也。山脈自宛南行。務同夺馬分河之役。乃北引之。豈水性哉。故

存古類西　輿圖

大河在冀行之都。此流爲順。而淮以下北行則逆。順逆之勢不可判。舟而求也。

羅文恭公曰王公設險安不忘危夷夏大防嚴在疆圉作九边圖仍名為圖以志要害焉

九邊總圖

九邊總考

戎　國家建都燕京。三面臨虜。防邊大計。視古加詳。自東至西。綿亘萬里。曰遼東。曰薊鎮。曰宣府。曰大同。曰三關。曰延綏。榆林。曰寧夏。曰固原。曰甘肅。此九邊形勝大略也。每邊各設重兵。統以大將。副以偏裨。監以憲臣。鎮以開府。聯以總督。籍事明蓋地防守。有事則犄角為援。地形兵力。可謂備且周矣。所可議者。自大寧都司之內徙。而左臂單寒。遼陽舊城之外。棄而守望。勢貴。開平移而上谷之勢大益遼。東勝衰而三關之故備虛康。今且不守偏頭而守寧武矣。河套。固狀。鎮邊失防。而朔方之

形勢斷矣。略審析入吐蕃。而河西之孤懸益甚矣。大抵形勝日蹙。虜患日近。猶欲藩籬而退守門庭。居室者其能晏然高枕乎。　祖訓申戒言。四方諸夷。皆限山阻海。僻處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使也。使不自量而擾邊。則不祥。彼作宜補過。彼既不為中國患。而我輕用兵肆伐。亦不祥甚哉。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利便。興兵傷民。切記其不可。惟胡戎密邇西北邊。世為患。必選將練兵。時謹備焉。嗚呼至哉　訓乎。卑其為萬世武矣。居庸隸薊州。峽中三十里。一夫可守。又得宣鎮統出其後。亦可為慮。但北門鎖鑰。而西北空缺。懷來至保

安新城尚遠。不可不為之所也。紫荊。倒馬。龍泉三關。隸保定。西護京師。北通燕山。前後皆重地也。獨龍泉一關為內地。倒馬紫荊二關。外城堡希。不可不慮。雁門寧武偏頭三關。隸山西。東起代郡。外斷雲中。內略太原。北境西盡雍涼之濾。雁門稱絕險。廣入大同川。二邊不保守。則雁門當其衝。寧武諸營堡不甚險隘。虜惟由蕎麥川。野豬口入。偏頭地平可馳馬。故多虜患。寧武處三關之中。當華夷之要衝。為東西之援。應寔陽方。嵓岑。神池襄并之門戶。外接八角堡。內維寄嵐。白偏頭。祖雁門。似蓄其防守要圖。推其緩急可也。昔丘文莊有言。自古守封疆者。必據險

今日之遼事以誤撫矣日幽百三者弁堅召公子元素

遼東考

遼東古幽營二州之域舜分冀東北為幽州即今廣寧以西之地青東北為營州即今廣寧以東之地東至鴨綠江西至山海關南至旅順海口北至開元城三面瀕夷一面阻海特山海關一線之路可以內通亦形勝之區也歷代郡縣其地我 朝盡改置衛所而獨於遼陽開元設安樂自在二州以處內附夷人其外附者東北則建州毛憐女直等衛西北則朶顏福餘泰寧三衛分地世官互市通貢事雖羈縻勢成藩蔽是以 祖宗以來疆埸無遼北之患開元廣寧並據襟吭金復海蓋頗稱沃野

可分潞武之仁義崔李而下宜亦市巷常有之耳猿其計數猶
不盡師介士之力而今竟為介士鼓鈸者何也方會昌初年議
討澤潞宣詔未下河北諸師不肯冒力德裕請武宗曰異者河
朔用兵諸道利於出境仰給度支或陰與賊通借一縣一栅以
自為功坐食逗遛今請賜諸軍帖令王元逵取邢州何弘敬取
洛州王茂元取澤州李彥佐劉沔取潞州毋得取縣於是諸道
分定而難逃命矣方魏文議伐柔然獨與崔浩謀之大臣以
為不可惟浩曰蠕蠕亦遠時不可失患主上無此意今上已決
柔何上之魁謀之曰是行果可克乎浩曰克矣但恐諸將瑣瑣
前後顧慮不能決勝使不全舉耳繇是而觀蔽敵在前摩旗在
後避或死之危偷苟安之福萃將帥所自命非天子所命帥之
術也天子言討而人臣言款文臣言戰而武士言守此旗千夜
逐鄉飲之義耳特本度全安在不危聖人決智剛銳者之義方
柔然澤潞時北有回鶻之侵南有劉宋之師智士謀臣咀讓如
雷亦有然吳藥之時夫豈無格言讜論如呂岱之規元遜長掌
之執文偉者哉其時勢各殊而將帥之原畧也今即不盡泛矣
吾運籌幄生塞旗伸不救之神一鼓而撤千里之隱亦宮分布
南北簡別遠近自浮橋以來邊讎關鐵中泥清整明騎折左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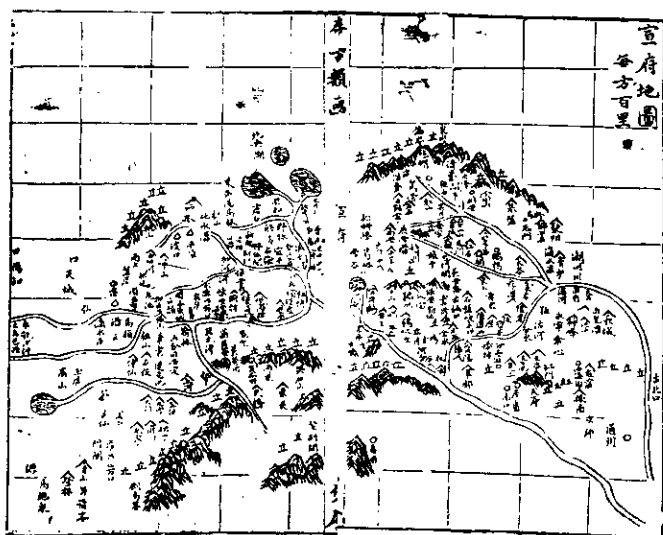
可制師使自取之奴薛所居中堅羊精十圍五攻扶其一隅使
之來去則中道可獲也介士洸近安知太計以之集謀開道則
可御西而募之則事從此敗矣成德之趣魏博魏博之趣河陽
王宰之趣欽弘石雄之趣王宰得之無然蜀爭欲之矯夫之無
紅旗趣取之禍所以然者謀定於帷幄力宣於疆場鹿豕分逮
而欽至可合也杜牧嘗聞董重質以淮西三州四載不破之由
重質以為朝廷徵兵太雜客軍數少不能自成一軍帖付地主
又心志不一以致敗亡今宰鋒度屯二年以來亦多殺客軍請
待廣水塞關募自為軍用杜牧之策北塞大要請四鎮勁海壘
之師別以客軍兩道精甲強弩往抵潞陽而遼廣之勢合澤潞
之形成矣故將分而主之合矣雖而用之專兩我與効而要于
遣取則一也

附女直論

致天如回紇兒哈赤之得為中國患也始於殺其父之無名而
紛於與其爵之已重何則教場之與佗失有捨阿台之功而并
戮於城下其罪之不當善於董山也哈赤以甯虜之子憐其國
絕而封之足矣而賞之以龍虎之尊官使得縱召來方聚有諸
部朝廷之失制善于璉李潞住之驛收蘇子河也往者董山衍

毛憐海西入寇以武忠往諭李秉出討罰歸闕下為之廣寧而
終不肯其殊而後來諸夷之若邊上者每以其死為言永樂之
間楊木答兀奔建州而滿住欵附竟釋不問後為邊患一歲之
中入寇者九十七則如奴酋之為患於今日蓋有繇也且夷狄
之賤王者之待之也其來貢也與以禮委之食其獻與也奏之
四門之外食不過於嘉味聲不近於先祖而後世之為邊鎮大
臣者每每疑已重而利其財戮其柔和之人而畏其陸梁之當
殺無辜以上功匿不覲以避罪若陳鉞之不能撫散㤠赤而屠
僭格十八族來永之不能擊伏當加而誅貢使哈速等五人寬

郎乱等七十餘人近事之較著者也其後汪直既敗功罪始分
邊方之臣未嘗不日稽而心哭之而離其事者又附汝於管睹
而忘遠略是故奴酋之以三女妻卜占吉而取其地也寧塞欲
娶金酋之老女老女不可奴酋因門以納婚而避之以失撫北
關也事緣於女子之間而禍流於中國之大當其萌芽之日一
通事之力制之有餘而及其大也橫江之二百里鵝鶴關之七
十餘里盡為其有不能與爭反以全遼委之竭天下之財而莫
可誰何則楊鎬李維翰之罪其可勝誅乎哉四女直兵滿萬天
下莫與敵昔人之言也則今之建州諸夷君無阿骨打臣無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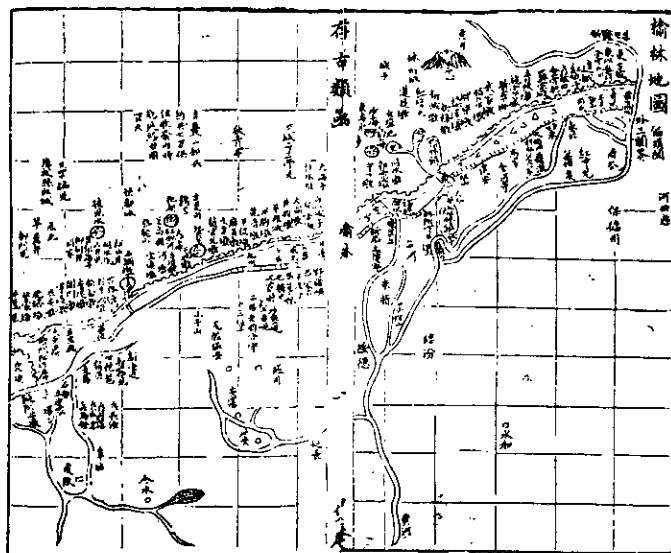
罕胡捨其人也哉又曰建州毛憐者渤海氏之餘孽也則如唐
之世為門藝之亂安西無為武藝之攻登州順而撫之其亦可
也且奴氏雖強種最微賤嗢突兀骨之育始於有宋建隆之日
則涉淙汲跉跂足者豈今遂不可致乎夫亦視朝廷之視之者
何如也

大同考

大同古雲中地東至枳兒嶺西至平虜城川原平衍無山設險故多大舉之寇粉設大同府分封代王分東西中三路西則平虜威遠中則右衛水口等處皆稱要害蓋虜南犯朔應諸城必窺之路也東則天城陽和為虜入順聖諸路之衝平虜西近老營堡虜燒出套便涉其境故大同稱難守焉　大同鎮城高拱完固舊為二邊拱衛鎮城以限邊夷後兩邊俱壞虜至直抵鎮城後築五堡于二邊內為耕守計夫修五堡有三利焉藩屏外固內地獲安一也沃土茂田富庶可墾二也二邊既復宣寧等

存古齋區　大同考

轄等地亦可漸理三也高山攻落二堡荒在鎮城西腰間實為東西虜衛募宜分駐則犄伏之勢者犄角之勢成矣　北虜貢路倒在大同弘治中許襄毅公進巡撫時三年三貢各邊寧謐者數年昔魏尚李廣皆守雲中尚給士卒犒軍吏無所不至廣遠斥堠謹水草頓止人自便是以能用其衆以制匈奴許襄毅巡撫之日衣與士卒共甘苦協謂遺優死傷鎮人至今不忘焉今乎日恩既無以結其心臨時節制又無以宣其威不幸有變遂因而為姑息必疑則阻威之不服而恩之不威驕悍之習何以馭之哉然則樞臣守將須擇人可也

勤近將業一　　天災　　再扱必不可不分險具入河地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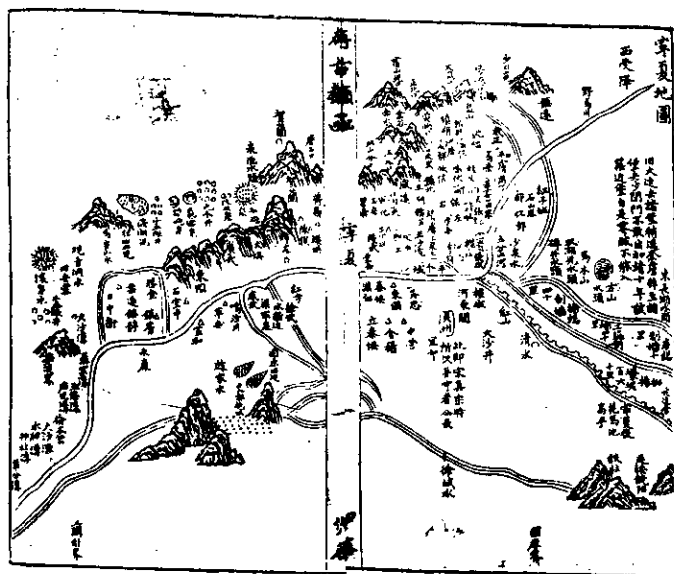
榆林考

榆林舊治綏德而棄米脂魚河等處于外幾三百里虜輕騎入掠鎮兵出禦之毎不及而退虜得從隙焉成化九年都御史余子俊建議徙鎮榆林堡楪院疏據內地遂安邊墻東起黃甫川西至定邊營長亘一千二百餘里連墩句堡橫截河套之口內復塹山湮谷是曰夾道地利亦得矣彼時虜少過河軍士得耕牧套內益以樵採圍獵之利地方豐庶稱雄鎮焉自虜據套後邊境漸殘我軍不敢擅入諸利皆失而鎮城四望黃沙不產五穀不通貨賄于是一切芻糧仰給腹裡矣弘正中改西延慶

三府本鎮之稅為折色軍用始窘遂有禾珠草洼之議愚故論榆林者急在芻糧他非所慮黃河自陜州而上至綏德近境春初時皆可舟行若計沿河郡縣改徵本色水陸挽運而上則榆林其少蘇乎再于延寧中間遣中也地另設倉場毎年糴買備畜專備客兵之用倘客兵一年不至則有一年之積如是數年或可少裕也套地長幾二千里橫至數百里亦漢武朔方地也唐置內屬蕃公築三城于河外史稱其功近有復套之議謂當循唐舊守三城又謂當從守東勝則榆林乘路可以無虞當時度力不知計所出矣而路最稱要害而定邊連接花馬池更為

斷劃築墻設險事有不容已者夫榆林地險而防嚴將士飯勇戰不貫甲胄嗚呼為駱駝城人馬先則畏之四方征調所向有功更多將材有節氣視他鎮為最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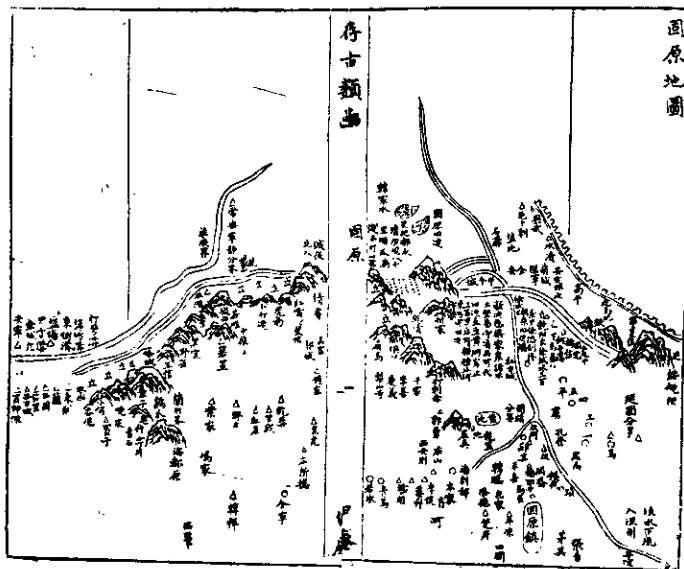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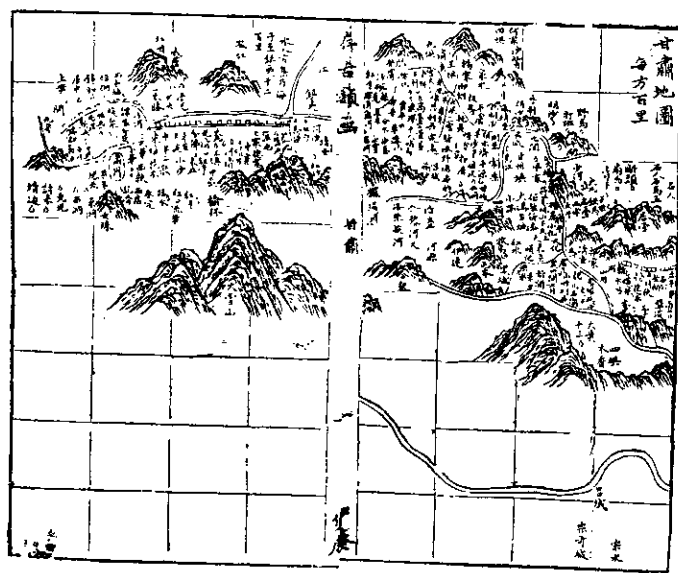
三關考 圖介大同榆林間

偏頭寧武鴈門自西逾東三關並列西盡黃河東岸東抵大同雖太原北境要害之地與真定相為唇齒非惟山西重鎮而畿輔之地安危係焉況達官達舍多安置真保河間等府子孫世受國恩且服勤力圖無他志但同本源性習尚在勢終與今故三關謹城所係非輕與宣大並稱重鎮　黃河東北舊有東勝界西寧夏　榆林

城與大同和關平相連通為一邊外控內屏後枝偏頭寧武鴈門三關十八隘口于內以為重險往年東勝關平張守三關亦為要害正統以來東勝關平俱失三關獨當其衝時兼駐兵以為防守尚易弘治十四年以後陽駐套中地勢平漫偏頭關逼近黃河皆套虜渡口往來蹂踐虜無虛日保障為難今三關要害雖同偏頭尤急十八隘口雖同胡峪口陽方口石峽口尤急河岸渡口雖同娘娘灘太子灘尤急故今之急務惟在偏三關之險擇將帥選壯勇積芻糧以塞深入之門戶庶山西寔而畿輔之地無警矣

寧夏考

寧夏亦朔方河西之地即古夏州也南北朝晉時赫連夏及拓跋魏皆都于此至唐宋朝爲李繼遷趙元昊相繼居夏以遞朔方之險爲中國患甚矣今三邊既爲中國所有而寧夏居中邊當咽喉之地 國初立寧夏府洪武五年廢之徙其民於陝西九年復設寧夏等五衛于上郡東南距河西北枕賀蘭山土田塞之地內有漢唐二渠引水灌田是稱富庶亦陝之樂土也所慮賀蘭山後虜賊出沒無時而花馬池鹽川東西三百里地勢平漫興武營靈州一帶又套虜侵犯腹裡之路虜居套中如

久寇偏於歲無寧刻矣 成化以前虜患多在河西自虜據套以來而河東三百里更爲敵衝是故窺平固則犯花馬池掠環慶則由花馬池之東入靈州等處則清水一帶是其境矣花馬池一帶逶其利涉也境遊騎出沒無日無之宜乎延寧固靖不得少息也若花馬池便利之地大建城堡添設叅遊移總制屯之分屯重兵于清水武興等營令三百里之間旗幟相望刁斗相聞其鐵柱泉等處水草大路盡建墩堡此不惟得扼吭先發之計東援榆林西援寧夏亦常山蛇勢也

固原考

固原開城縣地也成化以前套虜未熾平固安會之間得以休息所備者靖虜一面耳自弘治十四年火篩入掠之後遂為虜衝於是始改立州衛以固靖甘蘭四衛隸之設總制遊祭等官屹然一巨鎮矣鎮與寧夏為唇齒花馬池一帶邊人謂之大門若併力堅守花馬池則固原自可無虞而[illegible]至清虜一帶修築又在所緩蓋力分則勢弱矣入門主人束手敗恐以為總制不駐花馬池則固原未可息肩也靖虜一面[illegible]黃河冰合一望千里皆入平地若賀蘭山後之虜踏冰馳踐取蘭靖安會之間便為禍階謂兵防守係在水東而西視臨鞏之卒多未經戰豈能捍禦愚又以為不滿沿河之堡不屯當戍之兵則固原又未可息肩也徵調客兵他鎮有事則然無事則已若固原防守之戍每歲凡四閱月而芻糧不為之處尚在本兵額內支給如之何其不苦之乎小鹽池批驗舊在固原蓋來商經納貨贖期以填實此地而王瓊移置下馬房其見偏矣夫固原中制之地也總督所在戎務攸關任將任官是兵是食之計孰不言之體權盡變存乎其人焉耳

甘肅考

甘肅即漢之河西四郡。武帝所開以斷匈奴右臂者。蓋蘭州即漢金城郡。過州而西。歷紅城子、莊浪鎮、古浪、六百餘里至涼州。即漢武威郡。涼州之西。歷永昌、山丹、四百餘里至甘州。即漢張掖郡。（甘州祁連山在焉。漢時匈奴失之。歌曰。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甘州之西。歷高臺鎮、爽四百餘里至肅州。即漢酒泉郡。肅州西七十里出嘉峪關。為沙州、赤斤、苦峪、以至哈密等處。即漢燉煌郡。與前四驛地方俱隷甘肅。洪武五年。宋國公馮勝下河西。乃以嘉峪關為限。遂棄燉煌焉。自莊浪峽而南三百餘里為西寧

衛。古曰湟中。自涼州坡而北。二百餘里為鎮番衛。古曰姑臧。此河西地形之大界也。夫以一線之路。孤懸幾二千里。西控西域。南隔羌戎。北遮胡虜。綏制長策。自古已難。且哈密、甘肅藩籬。諸番領袖。國初封忠順王。成化以來。陷于土魯番。恢復之議。至勤累朝。今之議者曰。獲城置裔。弗能衛而守也。約好興師。祇費賂而匱積也。不如棄之。不知此地乃我國之藩籬。未可棄以寬視之也。（哈密未易言）蹈必責彼寇。往昔犯順之愆。納彼寇。今日遣貢之使。施恩羈縻以携其謀。使彼逞無厭之欲而我謀有暇。日甘肅等衛。至兵則補兵闕伍。選兵則教其實家。而又擁棟多方。俾卒族悉獲

國初之盛。甘肅等處熟地則徵糧充國。與屯田荒地則放耕武。令開墾而不措置。多方俾糧餉愈優。國初之積。實循既困。攻戰時發將兵。剌底沙等夷見彼通好。必漸放順。我則結以恩賚以固其必從之志。赤斤、苦峪等族。依我安妥。必漸蕃息。我則率以大義。以棟其勇奮之氣。然後于忠順王嫡裔擇其知勇足以服諸番者。仍其封爵。授以禦侮復仇之略。于赤斤等衆還其技力足以長諸酋者。官為都督。諭以調贊協心之謀。在我番齒應援之勢成。而在彼背腹受敵之機就。然後徙其部落以實空城。移其臣主以司牢御。倘彼不悛。再四侵奪。則哈密雖其前

我兵襲其後。赤斤等衛之兵。衛齊夸出。四面夾攻。無不破者。雖十土番亦不能為哈密患矣。

薊州地圖
每方四十里
存古類函
薊州
一
尹長

存古類函
薊州
二
尹長

羅万萘么回。四。海。會。同。溟。渤遠。稽。髣髴徉踪。用備不虞。作沿海防倭圖。

沿海防倭圖

倭倭

輿地志略曰倭奴國在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為居西南皆阻海東北隅隔以大山廣袤四面各數千里東北山外歷毛人國到文身國約七千餘里西循一支北望耽羅波到樂浪發帶方等郡約一萬二千里國王以王為姓（土所以為倭之）歷世不易其地有五畿七道以州統郡附庸之國百餘小者百里大者不踰五百里户少者千多者不踰二萬至還東遠縣閩浙近其貢道自浙明州衛繼其船俾驛至京師

按倭人自後漢通中國朝貢始於光武之初年（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國奉貢朝）

畢竟海外之患貿不在海之陸伏之不駐表情於之不內蠢也

論乎北方利用陸宜廣開水田變斥鹵為良壯築堡屯守倭至即以材官劍林踩躪之寇不勝矣瀕海之民利在通夷一給引於有司隨揚帆於海上東西南北惟其所之擇之有借徑呂宋以貿游日本者萬曆以來覘倭虛視其間故令奸商冒禁潛由供奉誰復敢問也於激變發殺而煩文告或句引於此而煩戒嚴或以倭為害以舟師為禦以亡命為伍而頃調發所謂無款之名而有其患者也橫海之校以吼地為逆旅方其無事糧牟甲而飽倖儒之粟卒有緩急一事無價東縣飽去而尾之未見啟艦而以驅夷郭甚者縱挑揚旗而厚分其橐所謂有戰之名存者顧而無其功者也

倭變　六　伊唐

張天如論曰當夫海夷之來市也中國之奸商利其有而不與其直則耗之貴官以為藪而縉紳之豪蠹諸商之為其豐殖寵賂章而官邪滋不肯困著人以激其怨而亂斯作未紀有書曰去外夷之盜易去中國之盜難去中國之盜易去中國衣冠之盜難蓋深痛強有力之為橫以身殉倭而亡計國家之急也然以紈之清才至于即訊志而自殺柯喬處鏜之殺賊有功科罪當死而趙文華之貪冒闒上獨賢張卿當時之大臣重足而立憂不在倭而在讒此饑志之所以累歲而不絕也是故高

救倭急務

祖命將築城增戍立千戶所於海上沿海之島人蛋戶貫聚漁丁盡籍為兵然後奸民嗜衣食於巢官劉江一捷而不生他志而嘉靖倭患之息亦以俟文華之仰藥嚴嵩之免歸始擢劉威俞之論奮其忠力而底于大靖明乎據邊之盛衰其事主于朝廷而不主於寔夷也故自今而往有議海上之後者乎竊以為無遏于俞大猷楊允繩之論矣大猷曰備倭者傍之於海外風候寨號令而不必其否陸兵此所謂制之於外者也允繩曰海寇之發中華之人為主而內修之令責成於有司此所謂制之於內者也不然烈勝之可標畫彼之日強其原來有止也

存者顧而　倭變　十　伊唐

黃河圖
羅文恭公曰書曰既治宣房載歌沈
玉負薪群策畢效作黃河圖

黃河
白馬河
東小河
沂河
大清河
東海
小島

河渠

害。四瀆。河自積石至于龍門。禮曰四瀆視諸侯（瀆者獨也言其獨出入于海也故江……）

（河淮濟……）

賈讓治河三策曰。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齊與趙魏以河為境。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遊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排水澤而居之。湛溺固其宜也。今隄防陿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此皆前世所排也。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放河北入海。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數百歲。謂之中策。若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今乃以為上策可異）

歐陽永叔曰。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淤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漸壅。乃決上流之低處。此勢之常也。然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棄之道。自古難復。是則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所復不久。終必決於上流者。繇故道淤而水不能行故也。智者之於事。有所不能必。則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其害少者而為之。猶愈於害多而利少。

潘季馴曰。

歐陽玄至正河防記。治河一也。有疏有濬有塞。三者異焉。釃河之流。因而導之。謂之疏。去河之淤。因而深之。謂之濬。抑河之暴。因而抑之。謂之塞。疏濬之別有四。曰生地。曰故道。曰河身。曰減水河。生地有直有紆。因直而鑿之。故道有高有卑。高者平之以趨卑。高卑相就。則高不壅。卑不瀦。慮夫壅生潰。瀦生湮也。河身者。水雖通行。身有廣狹。狹難受水。水溢悍。故狹者以計闢之。廣難為岸。岸善崩。故廣者以計禦之。減水河者。水放曠則以制其狂。水隳突則以殺其怒。治隄一也。有創築修築補築之名。有刺水隄。有截河隄。有護岸隄。有縷水隄。有石船隄。治埽一也。有岸

與衆多子之說互相發

誠緣不惜棄地不惜移民沿河流相地勢於其下流近東之地擇其便利之所為其河下之處係為數河以分水勢又於所係支河之旁地堪種稻之處依江南法則爲圩田多作水門引水以資灌溉河既分流之後水勢自然消減然後浚下流引水於河身之中去其積沙或推而蕩滌之或挑而開通之使河身益深足以容水如是則中有所受不至湧出而河之決不及於陸下有所納不至東隘而河之委易達於海矣

袁了凡曰周用嘗論黃河每歲冬春之間自西北演迤而來闊亦未見大害及夏秋霖潦時至吐洩不及處處衝激于斯為

吾考之前代傳記黃河徙決于夏月者十之六七秋月十之四五冬月蓋無幾焉此其故也夫以數千里之黃河挾五六月之除潦多僅以一淮受之欲其無潰難矣周用又謂河之不安其流縣于阡陌之壞溝洫之不修斯言誠為確論蓋古之溝洫即後世之渠也今江南之地水患鮮者以渠多而水勢分也誠于河南山東地面定其疆理先因流通畫為大渠多者五六少者三四次因頃畝畫為中渠為小渠大畧三年之中初年疏大渠會于諸河次年疏中渠達於大渠又次年疏小渠達于中渠其淺深廣狹各因水勢其縱橫曲直各因地勢中間畢竟特甚不通轉輸去處量疏為塘堰出於溝洫之間水涉則趨平旱乾則節蓄經畫既定造成圖冊如式施行責其成效豈止可以平河患抑亦可以興民利而漕運可省東南民力可舒為一地方有益盜賊相聞不敢橫奔則推其餘力又可以禦戎馬又推其法于諸邊因修古人分兵屯田之法是又所謂寓武備于農功資人和于地利者也

張天如曰經義有決河決川而無泛防壅塞之文漢人之治水言人人殊而分川澱流復禹跡者為近故樹材言黃河自小吳之決乘高北赴上流不怒不使一夫十年無患猶之賈讓泛濫

何定之策也然因循至今回河東流之事復見之矣張秋之決羣臣欲功遷洛陽濬海運而識者以為地氣自南而北有天意存焉若於河陰原武懷孟之間導河入衛息徐沛之患壯京師之体冬春水平濟南江入淮游流至于河陰順流達衛而河西沃壞責人力耕之臨清以北修其溝洫陝西沿邊繼秦漢故跡墻塹陂澇無不利買則三邊可不漕而裕而雍冀齊之鄉不易為富強此萬世之利也而度今之勢必不能行者以保漕之患急歟隄之使南也是故幽燕之建都東至于海西暨于河南極長江北抵大漢盡天下之水無不為國家之用而四瀆之利

畢趨於濟數千里滯悍之河終不能順達其性當夫秋水時至六七月之際而与西北大半之水無不助河為勢激浸平土方二三千里僅以開封大名魚臺殺鄒委之而不關有崇山巨浙之限封植於衛之國又何疑於今日河水決崔鎮明日淮水破高家堰乎即萬恭王宗沐之策濟僅能將歲運悉過徐呂二洪無益怒河而不能使河之寬緩而不恐甚矣河衛之不通禹績之難繼也黃河出自西域雖有海自西而東合西戎夷要北狄諸境之水繞崑崙之南九折而入於中國蓋六千七百里而過其勢自高而下如建瓴然道雖而逕消諸水合道冀而淨路樹

水合河豫而伊洛諸水合會于淮而入於海其流愈遠故其合愈多加以夏秋霖潦則其合益多故其流益浩猛而不可制置東臨之門所可收者哉故其所經必齧擊而潰溢積而塞者勢使然也然自砥柱而上山麓相聯崖石峭立大河盤束不能溢患自砥柱而下地平土疏易以衝決遷徙不常　當先之時禹門未鑿水壅不下懷山襄陵其時河患在冀州禹受命首事壺口既鑿龍門河遂自西而東復轉而北蓋自是兗豫之間多河徙矣　商都亳隨河所之輒遷以避之是時河患在于豫州周定王時梁山崩河遂徙於砱礫大陸故道漸移而東復移析而

東北自是兗豫而下多河患矣　漢塞瓠子築宣房道河北行而梁楚之地復寧然自是東決于平原北泛于信都常不獲軼然之安則河患在於冀青　惟東漢迄唐河不為害哉惜之說者不聞矣　宋時南決陽武此派逐絕而河又分為二派一入南清河以入淮一合北清河以入海時河患在豫徐兗淮僅受河之少半耳未甚害也自金末決入渦河以合於淮而滕國用賈魯計復排河入淮夫以一淮而受大黃河之全也其為患安得而不甚哉　洪武中河自正陽入淮繼自渦口合淮時則河患不鮮峨而運道固甚無恙也正統間河決張秋私海閘

再決張秋運道蠹奪時則患在河北矣嘉靖初河決漕運至末年河決徐沛運道艱阻時則患在南河矣隆慶間河決邳睢黃水行於田廬故道淤為平陸至民蕩析無居運舡阻絕衆務既而後又淤塞橫決乃夾河為隄延袤郡邑樁所護守靡不周至于河流受東濱脫後通　嘉靖間先臣上言河自汴而東帝鄉園陵在焉王東所鍾天下之根本也而則通惠河在焉漕江南數百萬之粟以實京師天下之咽喉也故方欵引而西既防其有決通患之虞欲障而東又防其為陵寢之患要以河在于園朔南不可使臨鳳泗北不可使崇濟惟由懷孟梁宋北入徐

強而行之。殺河之派。因而濬之。謂疏也。歲用疏法。而河流未嘗殺矣。去河之淤。因而浚之。謂濬也。歲用濬法。而淤通旋壅矣。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謂塞也。歲用塞。決口而暴溢如故矣。治而覩明效者暫也。不治而河安瀾者幸也。

黃河議

漕河圖

羅文恭公曰。水陸縈紆。漕卒歲疲。
儲峙孔艱。
國用攸賴。作漕河圖。

漕運

禹貢冀州夾右碣石入於河兗州浮于濟漯達於河青州浮於汶達於濟徐州浮于淮泗達於河山東漕運其始於齊乎左傳秦饋粟于晉自雍及絳吳開溝于揚自江達淮皆不過一時之役自後秦欲攻匈奴使天下飛芻輓粟起于青徐瑯琊負海之郡轉輸河北漢高祖運山東之粟以給中都歲不過數十萬石武帝通西南夷滅朝鮮城朔方轉漕甚遠其臣鄭當時議開漕渠引渭入河蓋緣用衆多而漕挽不得不講也

兵與漕運常相關幾宗廟社稷之類十分不費一分所廢廣者
常在用兵唐都關中高祖太宗時歲漕東南之粟不過二十萬
明皇以來府兵之法壞聚兵既多開元初李傑爲水陸運使入
通運米開[illegible]粟肅代之後如河北諸鎮皆擅賦稅不領
於度支如[illegible]爲亂所用尤多鎮武天德之間歲遣兩河
諸鎮所以全倚[illegible]江南之粟裴耀卿議分兩道一道自江入淮
自淮入汴一道自洛入河自河入渭各自正輸至代宗時劉晏
領漕事即鹽利雇傭分吏督之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
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至太倉德宗時江淮米不

存古類函　漕運　五　盧

至六軍之士脫巾呼于道韓滉運米至德宗父子置酒相慶可
見唐人倚辦江淮如此其急蓋唐時漕運大率三節江淮是第
一節河南是第二節陝西到長安是三節而江淮猶切然京口
又是諸郡咽喉處所以韓滉由漕運致位將相李錡因漕運飛
揚跋扈以至作亂然漕卒常困于艱羊長運漕費常苦于役卒
加充若耀卿沿河置倉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于倉以待則無
常運之弊晏漕運夫皆出官雇而雇傭之直取諸鹽利則無加
兌之費而法誠便至今可用　宋人以東南之粟轉於真楚泗
三州之倉江船之入至此而止所謂江船不入汴也故人夫無

留滯之患汴船諸三倉漕米輸京師所謂汴船不入江也故船
隻無覆溺之患其後發運使權益重吏胥因之受賕而江汴之
舟合雜混轉無辨挽舟卒有終身不還者漕事大弊矣　元建
都於燕自濟州四河至新開河由大青利津謝河入既而海口
沙壅復從東阿陸輓至臨青入御河又開膠萊新河以通海道
勞費不貲少有成功伯顏始創海運漸罷江乘淮乘三路入海
以達京師歲萬戶所三歲運四萬餘石後至三百餘萬石與濟
州河並行未幾又用韓仲暉等言安民山開河北抵臨清引汶
絕濟直屬漳御名會通河汶水自古東北入海引之使南接淮

存古類函　漕運　六　盧

泗北通白衛實自元人始然河渠皆淤舟不負重歲運不過數
十萬終元之世海運不能廢也　高皇帝定鼎金陵爲東南財
賦之所都引江帶湖舳艫尾銜鱗次進故其時帑藏充溢踰租
之詔歲下而軍國之用沛然猶下詔言民間租稅水陸漕輓輸
京師大艱難其設法轉道務利便無重困吾民　成祖擇天
下形勝都　京師去江南已遠百司庶府衛士編氓一仰漕于
東南永樂初運道一由海達直沽險一由淮入河輸陽武入于
衛由衛入白河抵通州運兼水陸爲勞費艱　文皇帝命工部
尚書宋禮董其事築壩于東平州之戴村柳汶水無東流全盡

入南旺湖南旺者運河之脊也蹴衞河達海豈古河而築壩抑
汶水入南旺至南旺而中分之十之四南流以屬徐分十之六
北流達臨清相地勢高下增築閘以啟閉蓄洩自分水至臨清
地降九十尺為閘十有七而達于漳御自分水至沽頭地降百
十有六尺為閘二十一而達于河淮於是會通既通淮浦底積
而南北之運始通是時平江伯陳瑄理漕河事瑄疏清江浦引
水由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避河淮風濤之險淺瓜州儀真二
壩浚湖港之堙鑿徐呂二洪之巨石平水勢行沛縣昭陽濟寧
南旺高郵甓社諸湖築長堤以蓄巨瀦開泰州白塔河以達大

江鑿高郵槐四十里以便舟楫自淮抵臨清增閘四十七以便
舊漕自淮至通州濬河置廠舍五百六十八所居卒以治淺緣
河堤使州縣共以待晤者置倉于淮安徐州臨清州通州以便
轉輸諸四千里數十年漕河事宜皆瑄所經劃周慮而力圖之
至於今是賴北京地當幽冀禹貢揚之貢道沿江海達淮泗由
雍由沛皆可入河而今白河盧溝河皆大河之一脈循黎陽之
郊邇漳衞之流南北通津自有定勢山東南旺形如敵脊中歸
而西瀉鑿渠甚艱今獨以人力強遏汶流成之耳水非由地勢
雖久安盡括泉源千里焦燥修閘濬淺勞費不貲汶本涓流亦

陽即細壞者昔之而悍敗作不知閘河非成祖意也特因元之
故耳胡元馳車騾馬必道竟徐故於沁衞通樓淺不加察比閘
武陟縣紅荊口故沁水入衞之處相距二舍而近疏濬通流所
費無幾限以斗門勞則縱之南入河旱則約之東入運舟行無
阻患黃直前桑不盤剝人不守候輸挽之苦可揪燃眉若決除
隄防故河北流壅　成祖之謨復神禹之舊績世獻舉濬運固
便利而又不獨漕也然事有奇功者奇禍所伏一舉事而兩
弊兩周盡系命焉利害關乎天下是在當事者熟計而行之耳

夏栞仲曰今者漕日治而河不治漕治者淤流耳里澤于

天時幸無閻河乃大泛濫徐以來陵寢吉當務急矣然則漕非
治也河不治憂乃大耳蓋不能之治河視前代益難而河不治
者統以河漕合也今者漕漸與河離故治河之力不全且古之
治河也深川決河而無隄防壅塞之文本朝之治河雖之耳他
無可為者則棄乃最下然而卒為將者何也溯徐邳而上為餉
道五百四十里資之河所求于河者重也泇河馬湖相繼濬而
避河者三百六十里假令石崇載寶則避河之患多必資河者十
里而近耳以十里之近而勞靡國家之力以雍河舉古人之下
策而行安之則甚非策之得也往以為誠使河入除漕從道蓋

長不若遂離之使漕與河各道則治漕益安治河益易今夫河之為患輙每有神故治之者非用智不可舉千斛之舟即﹅而力輸之此拙道也故治之者即當用愚今者為埽為堰為遙堤為縷堤務用愚以治河而治漕者泉源不濟水門不堅壟廢人工望而澤之時至而已此為而易其道故亦西槃而不治臣聞漕不賴河﹅由故道則自制伏而說者難之以為汶水消﹅耳苟失河之助則傾汶之水不足以潤徐呂之沙然今者徐呂咸廢矣二洪雖淤于漕未損也然則何不從河之所之其然而地即桃宿之間河淤淅絕別穿漕道以行舟無不可者鄉者加河

存古類函　　漕運　　九　　尹慶

之漲議者斷﹅乎非之謂赤疆墨沁黎雁濬縣大石所立堅之不入苟欲就之非三百萬不可乃者沁已涌流費僅二十萬假令穿石柴一百二十里侯河流絕別穿渠十里苟得心計之臣勤力佐閑費亦不大渦而使治河者益得順所往不逆河性以求利河之所費慮可減十七何憚而不為此即由河故已撤者決不時河決之所民也其患則奈何臣聞河不敗決頻有先徵蘭陽之決數年之間淺并皆黄徐之決也水流城中﹅蓋大然則河伯此告人謀不臧即何得以罪河苟驗河所欲毀空其民以待河﹅怒宜少息　賈讓之上策于今亦利臣謂治河盡易

者也治河之費省而當國力以向漕則治漕亦易夫漕有六白漕不宜治衛漕不必治閘漕僅少治淅漕宜閒治所必獨湖漕耳河漕耳藉第令復五塘時蓄洩則湖漕自治遂草河漕不復用則所用者率有制之水非不測之源也康﹅濟泉源治設閘漕宜通行無害臣所謂以愚道治漕而漕易安者此也雖然河混濁易淤漕取道一耳慮易梗即又奈何臣以為舉臣也種之策即國家不專賴漕河之淤也河自欲治之東河流而益急之水之刷沙有餘力即淤舡鐵爪無所用之矣故治河得其道即御者金鐵之策也惟陛下急行之毋惑

存古類函　　漕運　　十　　尹慶

陳芝臺先生曰河決惟賴隄防而海運颶風可慮治膠萊則海運可達既治閘新河居通海潮達于安東則膠萊宜無不可開者作海運圖

海運圖

海運

丘文莊曰。海運之法。自秦已有之。而唐人亦轉東吳粳稻。以給幽燕。然以給邊方之用而已。用之以足國。則始于元焉。考元史論海運有云。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又云。海運視河漕之數。所得蓋多。故終元之世。海運不廢。作元史者。皆國初史臣未長勝國。習見海運之利。所書非無徵者哉。朝洪武三十年。海運粮七十萬石。給遼東軍餉。永樂初。海運七十萬石至北京。至十三年。會通河通利。始罷海運。竊以今古漕運所從之道有三。曰陸。曰河。曰海。陸運以車。水運以舟。而遠有多寡。而費有

皆之文
使人戒
未乃如
其至為
從茲論
不易也

況今延袤海澨沙民漁父蛋户操楫鼓枻于驚風怒濤中而色
不變者豈少乎以島嶼識灣泊以匀艘望遠近以雲物占變怪
亦海人之常事耳誠訪求之詎無明晷者為條便宜乎○言海
運之不便者曰大洋稽天封豕司令洪濤激石颶母驚濤別離
動乎死生徑庭其漂溺淹瞬息也浮沉眩目六疾迭生潰深
驚泥二鍾莫飽飲鹹茹蜆旬月難支廣洋凍也大海溟濛島嶼
錯互積此則危其怒擊近南而水淺潛沙礁長覺一或不戒
來珠雕飾填精衛也遡閩浙而多礁路難成山必艱膠米盡腊
漸石壘礎岡成麻灣海倉難飛渡也通番寇緊有使接靡載

存中類要　臨匡　去　伊廬

來止句引內紅蠻逸盜也元時沿海諸國盡為彼有故不憂劫
掠今非族類食肉寢皮坐視豬子志其入井事固不同矣

我書洋
本載事
之師筆
其五日

水利

禹貢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九河既道三江既入九州
攸同四隩既宅周官遂人主溝洫十夫則有溝百夫則有洫千
夫則有澮萬夫則有川稻人以瀦蓄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
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瀉水則禹惟行所無事而周公以利為
本其功不可及矣後世若孫叔敖起芍陂而楚受其利文翁穿
湔口而蜀民富饒史起引漳川而鄴邑大治鄭國開經渠而關
中沃野是李冰鑿離碓于成都番係引汾水于蒲坂白公穿
涇渠于谷口倪寬作輔渠于六輔鄭莊通渭渠于長安莊熊鑿

存中類要　水利　上　伊廬

龍首於徵洞召信臣造鉗盧于南陽桑弘羊從輸臺于內郡馬
臻開鏡湖于會稽張闓立曲阿于丹陽劉義欣治芍陂于壽春
裴延儁發沈渠于燕郡李襲稱引雷陂于江都長孫祥決白渠
于雍州孟簡開孟瀆于延陵范仲淹築海堤于通泰前人之迹
蓋有見多者矣然天下之勢富國其地而利莫之大山引于故
水東海引于鉅定諸南九江引于淮泗方酒泉引于河九河濟
漯引于海是已至于河之經截于天下又為百瀆之要區故其
衝決之勢為甚海之翕納于下流又為諸水之瀦蓄故其淀溢
之勢為甚國家正統十三年河決滎陽弘治二年決金龍口陵

決張秋而水道南行分爲二派旋復決黃河諸口則河流不可不慮矣天順二年海溢海塩成化二年溢西湖十三年溢海塩後復溢通泰蘇常數郡崇禎元年海復溢而浙西元人故堤漂沒幾盡則海禍不可不慮矣

東南水利

二江之水上不受河流之衝下有潮汐之潰究濟不深

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爾雅吳越之間有巨區蓋今蘇湖上郡之地中含太湖而東漸于海上受杭睦宣歙天目諸山之水下自三江泄焉故禹數土方決三江疏其委而平之也自漢以來咸獲其利上築溧陽之間分水銀林五堰以節其流而使宣歙之水得以西決于蕪湖下疏三江而使皆聚之水得以東決于澱泖故自吳江抵華亭青龍合于三江之水雖有二百八十里之遙而上流既遏大海之潮沙不得以障之也其勢烏得不平乎唐宋而後率不由宣歙以入而浙乃病五堰狼阻給官中廢以公陵九陽溧都之水不西入于蕪湖而東入于震澤矣至宋慶曆二年李禹卿又堤太湖八十里爲渚而中截之使湖水不得以東下是五堰既開則來者愈迅湖堤既固則去者後續其勢烏得不敝乎單鍔嘗言之自五堰以至湖堤猶之一身也五堰則首也荊溪則咽喉也百瀆則心也震澤則腹也傍道太湖之衆流則緜絡諸竅也吳江則足也今上廢五堰之固下有江岸之阻是桎其手足塞其衆竅以沃其口沃而不已則腹滿而氣絕矣 國家永樂二年夏元吉付崑山開下駕浦挈吳江以達劉家河而泄吳江北來之水自華亭開黃浦挈三泖以達范家浜而泄吳江南渡之水至于湖堤之阻則還不爲意正統六年周忱修復三江復以湖沙壅碎成田因循不興是豈知湖堤不去終非利導之源三江不浚終非底定之本哉

西北水利

徐貞明曰水在天壤間本以利人非以害之蓋聚之則害而散之則利棄之則害而用之則利古者盛時列國分布井田而時達于溝達于洫達于澮達于川縱橫因其地勢以取利于水今西北皆其故墟也豈古以爲利而今以爲害乎且東南之民爭涓流于尺寸之間何者彼固利之也謂水利于南而獨爲北害此必無之理也南方之民被蓑而耕袍濕而穫蓋恒與雨相值也長夏苗將立禱明謁風伯而祝雨師時以爲一霑濡爲快乃西北之雨多于長夏而耕穫之時少雨其易于南天時則然也西北地曠而水衰稍爲疏引水卽爲利東南之地高下相懸有轉水于數仞之深者再日不雨則桔槔之聲徹于

而視竹容水利方無何以每數之者

郊原地勢使然也至如京畿山之湧泉溢地而供河之支流者
地而平其于西北尤為易易也東南瀕海歲多潮患蓋海之勢
趨于東南也近海以及青徐有海之饒而鮮潮之患其難易又
彰彰矣奈何目為萑葦之場而棄之不田于西北在三代盛時
溝洫時修農功畢舉厥後魏史起引漳水溉鄴以富秦開鄭
國渠溉舄鹵之地四萬餘頃關中為沃野秦以富强至漢文翁
溉灌繁田千七百頃而蜀饒白公穿渠引涇水溉田四千五百
餘頃而民以饒富馬援引洮水種秔稻而伏羌並塞之民得以
樂業虞詡復三郡激河浚渠為屯田而省內郡之費蓋三代之

存古類函　水利　四

時溝洫遍于列國亦已為利也宏觀來歷證其利六合以下諸
子人興其利水之為利也專然皆在西北之境若東南稱水利
者存漢以前惟馬臻開鑑湖而已他未有聞也即如東南之號
三吳稱最在禹貢揚州之域厥土塗泥厥田下下而已漢之時
亦一澤國耳惟晉室既東民日聚而利漸興然其財賦亦未盡
猶今日之盛也至五代時錢鏐竊據以稱饒及南宋偏安以致
富則民益聚利益興而財賦遂甲于天下夫東南地利盡而西
北曠廢廢有由哉今國家當全盛之時西北生齒日漸繁夥而
東南之民爭附于輦轂之下誠勞來安集于其間則民聚而利

無不興矣大水利之法高則開渠卑則築圍急則激取緩則疏
引其最下者遂以為受水之區因其勢不可強也然其致力當
先于水之源源則流微而易御田漸成則水漸殺水無泛溢之
虞田無衝激之患彼懷慶當丹沁之下流而真定尤滹沱所必
衝者也安能久而無患哉蓋不先于其源之故也若特責有人
多方招募使築乾上流皆引成田則豈惟保安之田悉以無患
而懷來以下水患亦殺矣

存古類函　水利　五

存古人函目次

營築

存古人函

東吳陳組綬伯玉父纂　　男震生較

君道

易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又曰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有天德守）居天位也○又曰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革之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鼎象曰君子以正位凝命（凝嚴正安重以命）○繫辭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乾卦又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

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坤象曰君子以厚德載物○離象曰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明夷曰君子以蒞眾用晦而明○又曰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繫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無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書曰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眾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

罔斁。惟帝時克。又曰安汝止。（止，至善之地。）惟幾惟康。（審其幾，安其事之所安。）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待我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勑天之命。惟時惟幾。（無時無事不勑也。）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揆其法度。）欽哉。屢省乃成。（功成。）欽哉。仲虺誥曰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懋德之宜，懋之以官。）功懋懋賞。（茂功以賞之。）用人惟己。（用人之善如己出。）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太甲曰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泰誓曰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又曰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召誥曰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〇詩曰威儀抑抑。（密也。）德音秩秩。（常有。）無怨無惡。率由群匹。（群匹，世家群臣。）受福無疆。四方之綱。（紀也。）詩曰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紹，繼。）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共，執也。明，明法。）商頌曰受小球大球。（小球大球，小國大國所執之玉也。）為下國綴旒。（綴旒，表也。）受小共大共。（共，法也。）為下國駿厖。〇春秋傳曰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之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又曰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界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又曰庸勳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即聾從昧。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舉動人君之大節。賢智量之以行藏。其進姦邪。窺之以作止。其惡嚬嚬視之以厚薄其情。

〇禮記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于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〇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夫樂多衣則民樂之，民死之。）哀樂相生。（以樂君之生，哀君之死。）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〇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〇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天地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〇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明字當作則字。）君者所養也。（言民養君。）非養人者也。君者所事也。（言民事君，非事民。）事人者也。又曰王前巫而後史。（史書事。）卜筮瞽侑。（四樂師。）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

君德

易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書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又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也禹謨曰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仲虺誥曰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伊訓曰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大甲曰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詩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又曰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假樂曰穆穆皇皇宜君宜王卷阿曰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綱頌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又曰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又曰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春秋

傳曰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又曰甚德而度德不失民事有序又曰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

德施

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九五曰觀我生君子無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上係曰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書曰祗台德先不距朕行又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又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洪範曰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君牙曰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詩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又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

陋之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愼威儀維民之則○夙興夜寐灑埽庭內維民之章○辟爾爲德俾臧俾嘉淑愼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爲則○春秋傳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于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彰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淸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袞冕黻珽帶裳幅舃衡紞紘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錫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禮記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耕籍所以教諸侯之養也朝覲所以教諸侯之臣也此五者天下之大教也○上好仁則下之爲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己以說其上矣

言行

禮記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故大人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詩云淑愼爾止不諐于儀○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易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詩曰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辭輯而懌則言必以先王之道所以民無不合而定也

備要處○戲以此規○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吾楚惟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修德以待其歸○惟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為外懼乎

敬天勤民

易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書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御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有

書古韻曲　書建三　仲虺

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於深淵○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諴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碞○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

書古韻曲　書建四　多士

事○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在昔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

存古類函

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於厥身○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詩曰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

法祖

書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兆慎厥德雖悔可追○祗朩厥辟辟不辟忝厥祖○若虞机張往省括於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監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今乃將在祇適乃文考結闕永德言○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王配於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祐○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耕兩休 要我 盤祀兵 天授非 人力也

詔令

易曰后以施命誥四方。〇重巽以申命君子以申命行事。〇九五渙汗其大號。書曰聖有謨訓明徵保定。〇聖謨洋洋嘉言孔彰。〇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〇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〇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詩曰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春秋傳曰令重則君尊。〇君之安危在出令。唐虞都俞商周謨誥聖人之至教也後世志乎群聽者啓南巍稽首之誠念在邊陲許堅河西開見之機德宗奉天之詔高宗中興之詔引過自責存古猶為 書令二

我朝承祿懸禍我聖祖中原一掃遂成莫及之大防也至于封諸侯以齊嶽石之安正名號以定神人之禮設科一詔溯得乎全才租稅數免周知乎民隱封安南而示以君臣之義封占城而勉以藩輔之同靖兩之制則曰智同馬援之識真主義等異子之歸成周高麗之諭則曰篡奪懷于猶服作屏翰于東藩王言一布萬國傾心悲歎諭以大論移之妙蓋不必三軍搞棗十行細書而已風行于天下矣 太宗宮內難南平之後釋周寮府被誣之官復蜀湘代府被陷之衆雖宗室也免北平鳳陽田賦恤民隱也 仁宗當北虜既定之日停取西域珍貨停邊糴舊寶船懷遠夷也罷採木罷寶石罷採交趾金珠節民力也 宣宗蠲羅成之遲滯工匠重役而併三處五處戍伍息三丁五丁之役悯軍民困窮而停一切不急之務除一切荒蕪之政 英宗當國多故念戍邊有常典也則止終本身念催科有定例也則盡蠲逋負成化改元之詔念歲生發則曰守令不得其人也聽其悔過自新念柴炭數多則曰運民採運艱難也背令搏擲武者弘治改元之詔念鑑盜入命雖有佐證恐其情可矜憫也則令具奏念根阜採程或有逾負恐其民力不堪也則令蠲免

事ㄱ為 及世有 譽立矣

不古刻函 書令二

輪臺之令徐而知悔奉天之令悔而即休神爵貞觀一以為鳳集一以為年豐惟山東詔而視老扶杖南粵詔而傍佗歸怩乃吾于令也置醴則納生施飼則魚聚賈梁則化虫抗則枞宜在匿上令乎 太祖高皇帝諭群臣有曰凡政事苟設必欲有利天下可貽後世一令之善四海樂綸一令不善云窮之禍 宣宗章皇帝諭侍臣曰治天下以信為本朕詔令必度可行可久而後發不然徒失信于民耳故當令者議欲廣斷欲獨擇欲審行欲果上下相稍前後相反遠近相伐虛實相胃令不行矣 惟皜言我朝之勢有漢之全盛無其強梁宋之苟安有其弱並奉

大哉王 誓

欽哉書

月提撕一之時術學嚴恒

學而闡德厚人懷之理因朱善講家人而闡誠實威嚴之道庸
廣執中之論嘗與晉蕭言之帝王明德之奇嘗與唐同言之洪
範之義治道之的嘗與劉三吾言之
觀心之誠方士之慮嘗與宋濂言之
求遺書則羨漢武之表章論文
章則取孔明之忠義此其端本之學孰有過之者哉故垂統之
善施及無窮 成祖道性善而斥無益之語勉本道而知耕勤之
之喻充明峻德悟于楊士奇之講心能靜虛
發於解縉之識喻太孫以精一之微命侍臣以匠藝之法 仁

傳自四學千古一時

宗則因王進以闡乾元之旨因士奇以悉衍義之微因周易大
義以知治平之要因夏士吳嗣以詳誠正之意故洪永之間解
縉闡古朝廣閱詩金幼孜閱春秋楊士奇閱易而命臣之義以
倫楊士奇作周易直指徐好古作尚書直指金幼孜作春秋直
指而決古之義以明 宣宗繼之蔡卜求賢淨于歐陽脩之論
稀脩跟雖得于趙孟頫之闡讀蔡彎而知君子小人之狀註洪
範而識古人精蘊之遺 英宗繼之觀書觀射眼懈于終日大
經大法獨得于尚書降而 憲宗紹述國史 孝宗雪夜經筵
世宗敬一箴心明倫總休釋戊箴之義以總朝氏之傳惜萬

健延月博足此

阿恒方寫有用聖學

世之咏以崇孔子之礼 穆宗御日講而優答大臣
幸太學而賜羊酒已於奉行故
事之內特勁廉恩至于張居正進呈對疑而留覽嘉納
為大者
稍其臯心喜怒之用當理欲之辨明而聖學之大原得矣
衷若思曰帝王之學以養心為本當日近正人日御經史講求
所以代天地者何如所以繼祖宗者何如所以育民物者何如

緣是而措之天下可躋太平今則經生學士所見有限溺於辭藻
末者稱餘之類也牙籤之拘牽得有指左右明翔啟鉛槧之習
初於是彎鬱其色蕩心娛目為吾學之序要辭語承顏順
旨為吾學之荊棘乘權席勢變句為黑為吾學之蠹蝕此金華
說書不足以易飛燕之娛而裴李諸公又不如佽士良之術奇
也

治木是不易之驗

治道 古本同車

黃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無已，其行無止。故聚人而不為仇，分人而不講者，其惟道矣。故播之于天下而不忘者，其惟道矣。老子曰：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又曰：治國若烹小鮮，擾之則亂。文子曰：水濁者魚噞，政苛者民亂。不治其本而救之于末，無異于鑿渠而止水，抱薪而救火。楊子曰：聚風觸雨，然後知夏屋之為帡幪也；虐政虐世，然後知聖人之為郛郭也。文中子曰：無赦之國，其刑必平；多斂之國，其財必削。劉向曰：民之治亂在于上，國之安危在于政。是以明君之于政也，慎之；于吏也，選之。班子曰：

先甲三日辛也前事將戮對可

草木未落，斧斤不入于山林；材獺未祭，罝網不布于埜澤；鷹隼未摯，矰弋不施于徯隧。皆王政所當先也。呂覽曰：水泉深則魚鱉歸之，樹木盛則飛鳥歸之，人主賢則豪傑歸之。故聖主不務歸之者，而務其所以歸。強令之笑不樂，強令之哭不哀。強令之為道也，可以成小，而不可以成大。劉子曰：發維善鑄，道不能使禾稼冬生，逆天時也；禹雖善治水，不能歛水而流，逆水勢也；人雖才智卓倫，不能悖理致治，逆人情也。

易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先庚三日，後庚三日。以撰度。○革，去故也；鼎，取新也。○隨，無故也；蠱，則飭也。○書曰：道有升降，政由俗革。○商俗靡靡，利口惟賢，以捷給為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侉，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維艱。○禮記曰：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之夏小正 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其不可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惷而愚，喬而野，樸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蕩

儀有宋之家法參勝國之舊元也如某商賈置鹽官則桑孔之
遺意也論停解制年格則崔亮之選除也而稅三限則楊炎之
田賦也糊名取士則武曌之遺制也保甲戶馬經義則安石之
新法也皆前代之陋習敝政而今皆用之反以收富強之效而
建成平之業故善用之則庸衆之法可與聖哲同功而況出于
聖哲者乎

存古類函

書追臣

伊庵

原多節而也

治序

易曰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兄兄弟弟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
矣書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
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慎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
邇可遠在茲○主愛惟親主敬惟長始于邦家終于四海○有
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
事○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
汝亦殺京鄰敬哉誥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禮記
曰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
存可韻而　右序一　伊庵
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
為車以樂為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
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
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
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
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
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婦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
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

治化

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
百工獻藝〇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
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
吾聞而藥之也〇禮記曰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
犯也下不天上施則亂也故君子信讓以涖百姓則民之報禮
重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毀譏

〇詩曰采苓采苓首陽之巔人之為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
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〇我交敬矣讒言其興〇好言自口莠
言自口〇噂沓背憎職競由人〇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
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〇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
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小雅
詩〇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甚〇哆兮侈兮成
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〇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
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〇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
無信讒言〇雨雪瀌瀌見晛曰消

存古類函　秦交三　存卷

國嗣

易曰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〇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
祭主也〇主器者莫若長子〇書曰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
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
時既墜厥命〇詩曰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〇乃生男子
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
〇皇皇宜君宜王〇春秋傳曰接以太牢卜士負之士妻
食之〇大任者之寵也危病邪之伺也世子君之貳也〇太子
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
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〇王后無適則擇立
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〇公族
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蔭矣葛藟猶能庇其本
根故君子以為庇況國君乎〇禮記曰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
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
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〇記曰虞
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語使能
也君子曰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謂也〇
是故知為人子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然後可以為人君

存古類函　國嗣一　存卷

[illegible]

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幼不能涖阼以為世子則無為也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惟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為子君在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為父子焉學之為君臣焉學之為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人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

[illegible]

教世子

(周)(禮)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三曰順行以事師長○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齊○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觵其不敬者巡舞列而撻其怠慢者○籥師掌教國子舞羽龡籥○古者胎教之道后妊七月而就宴室太師持銅而御戶左太宰持斗而御戶右聲音非禮樂則太師稱

[illegible]

不習所求滋味不正宰人荷斗而不敢煎調太子生而泣太師吹銅曰聲中某律使卜負之有司齋肅端冕見之南郊十歲出就外傳學就三公以訓迪而佐翼之習見正人習行正事此古所以教有道也成王有邇周於師擁伯禽令王自感悟士亹受楚莊命而傳太子叔時告以訓典之法亦不過以春秋聳其善抑其惡以詩道廣顯以禮明上下及諸令典之屬耳後世教諭既失而元良鮮聞秦之胡亥受治於趙高及即位而暮射人而望夷之禍成矣漢之戾園開博望通賓客巫蠱起而長安兵而湖陰之禍成矣開皇之際棄子寬嬌揚素進而房陵之位不終矣

五代之長信早陰教列監業浮世志

徽宗之末宮案無擇王伍叔文璧而永貞之治損矣至于漢靈唐僖之際父振讓而毋趙忠史策國老門生天子命任子奪于奄豎人主僉息于中涓宦官之勢重而天下之大計移矣 太祖命主皇太子即其大本堂居之取古今圖書充其中延四方名儒教太子親王分番夜直才俊之士充伴讀時賜安賦詩後著 徽君照答錄俾日進講成祖少充廣其書以 太祖之漢訓同文華寶鑑 宣宗為帝訓凡二十五篇緒論而終集評 憲宗為文華大訓凡四卷貽進學而終序論表宮之訓卓以千古矣威業之君有徒馬上不自許書者然挺何布衣之序言提山 主批四 佐慶

中官長之後部尉之列係胥若無其物態是以出言吾事動合與章稜世守文之君安于極房繁隱之樂習于聲色遷受之漸狸禍半薪啼飢呼寒之狀目不接而耳不聞於法家拂士左規右諷諫敢告之激獻而激其志氣人有夜柝者不衆濁虔世而不知整飭而殺之頤悽衣衲 國家之整豈少哉亦高舉色燭耳

慶少宗 多漢衰 清業

宗藩

漢興懲秦之孤大封子弟分天下半賈生猜疑之喻其言備矣至于武帝之世主父偃其清策分王子弟畢受侯邑然後淮漢四百餘年奉法則是武帝之通其變也且夫衆建諸侯不久不厭其多者何也王受國而侯其支庶世世侯之以至于盡二漢不益之國也侯受國而食其支庶世世食之以至于盡而漢不益之邑也故至平帝之世諸劉屬籍十有餘萬而戶焉爵者毋過九百斯其數可睹矣唐初雖大封宗室四十一閒較宋明不及焉則天之後為十王宅于苑西天寶之後為百孫院于宅旁而終唐之世不復出閣矣乃其特諸王月賜盡出宮中而有司不關故易給耳宋初宗人散居京城北之于唐則又倍矣景祐中置睦親院于都下以處近親而又有廣親睦親之宅崇寧中置敦宗院于兩京以處疏屬而定為南外西外法厭減食祿之籍止于五百一歲之供止于九萬故易給耳三代以來宗藩班爵之定大較若此而議場之賞則無有加我朝者 太祖定天下之三年詔封皇子十人為王諸儀衛規制下天子一等歲祿多者至五萬石親王之子封郡王歲祿二千石俱嫡長襲 郡王之子為鎮國將軍品從一祿千石孫為輔國將軍二從

宗藩一

手詔而察其孫來所發原于高祖待靖江之仁蓋惟上有武成之德斯下有睿衛之所攸論宗室而觀于祖宗斯為政之有根者歟

臣職

書曰臣哉鄰哉鄰哉臣哉〇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〇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〇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〇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〇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〇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〇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〇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〇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〇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〇詩曰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〇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〇天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〇春秋傳曰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者居卿以底日〇居者為社稷之守行者為羈紲之僕〇禮記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〇周禮乃立天官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〇小宰之職掌建邦之宮刑以治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禁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執邦之九貢九賦九式之貳以均節邦用〇宰夫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群吏之位掌其禁令叙群吏之治以待

王府升本下有膳宰四疊上舞所令下百所吉鹽醴

賓客之令諸臣之後萬民之逆○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
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月終則均秩歲終則均敘以時頒其衣
裘賞其誅賞○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世婦掌祭祀賓
客喪紀之事○內小臣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位○閽人掌守王
宮中門之禁○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相導其出入
之事而糾之○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內饔掌王及后世子
膳羞之割烹煎和之事○外饔掌外祭祀之割烹共其脯修刑
膴陳其鼎俎實之牲體魚腊○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籍以
時入之○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凌人掌冰○鹽

存古類函　臣臚　二　尹彥

人掌鹽之政令以共百事之鹽○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
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天府掌宗
廟之守藏○太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頒
其貨于受藏之府頒其賄于受用之府○玉府掌王之金玉玩
好兵器○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
之大用○外府掌邦布之出入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法
者供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凡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共
其財用之幣齎賜予之財用凡邦之小用皆受焉歲終則會唯
王及后之服不會○司書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九職九正九

荒正邦九職射任于下者凡事邦九九

事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周知出入百物以敘其財受其幣使
入于職幣職內掌邦之賦入○職歲掌邦之賦出○職幣掌式法
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司會太史掌建邦之六
典以逆邦國之治掌法以逆官府之治掌則以逆都鄙之治○
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內
史掌王之八柄之法以詔王治執國法及國令之貳以考政事
以逆會計掌叙事之法受納訪以詔王聽治○外史掌書外令
掌四方之志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凡治
者受法令焉掌贊書凡數從政者○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

存古類函　陳臚　三　尹彥

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小司徒掌邦之教法以稽國中
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
之施舍○鄉師掌其所治之教而聽其治○州長各掌其州
之教治政令之法○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族師各掌
其族之戒令政事○閭胥各掌其閭之徵令○比長各掌其比之
治○師氏掌以媺詔王以三德教國子○保氏掌諫王惡而養
國子以道○司諫掌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正其行而強之
道藝○司救掌萬民之衺惡過失而誅讓之以禮防禁而救之
凡民之有衺惡者三讓而罰三罰而士加明刑恥諸嘉石役諸

謂田不耕田屋粟無有職事曰閒粟

司空○廛人掌斂布絘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于泉府司虣掌憲市之禁令司門掌授管鍵以啟閉國門○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法○遺人掌委積○旅師掌聚野之耡粟屋粟閒粟而用之○稾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賙賜稍食以待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國用以治年之凶豊○乃立春官宗伯使率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掌五禮之禁令與其用等○典命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命○大司樂掌成

存古類函　至識　四

三兆者玉兆瓦兆原兆三易連山歸藏周易[illegible]

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大卜掌三兆之法掌三易之法掌三夢之法○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其福祥○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小司馬掌凡小祭祀會同饗射師田喪紀掌其事如大司馬之法○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掌固掌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戎人掌

[illegible]

戎車之兵革○校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司勳掌六鄉賞地之法以等其功○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合方氏掌達天下之道路○訓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四方之傳道正歲則布而訓四方而觀新物○匡人掌達法則匡邦國而觀其慝使無敢反側以聽王命○太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之復逆○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衮冕六人維王之太常○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儺以索室毆疫○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季春出火民

存古類函　[illegible]　五

[illegible]

咸從之○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士師掌國之五禁之法以左右刑罰○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以施刑罰慶賞掌士之八成○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右九棘面三槐左嘉石右肺石帥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禁慢朝錯立族談者○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男八月生齒女七月生齒）皆書於版辨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

聽政畫中而事實三公植川屯表厲在[illegible]而

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冢宰貳之以贊王治○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司隸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二刺者訊群臣群吏萬民三宥者不識過失遺忘也三赦者幼弱老耄惷愚也）○司厲掌盜賊之任器貨賄○司圜掌收教罷民○司寤氏掌夜時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穴氏掌攻蟄獸各以其物火之以時獻其珍異皮革○庭氏掌射國中之夭鳥象胥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諭說焉以和親之○乃立冬官司空使帥其屬而掌邦事以佐王富邦國○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法○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九

壽書續函　直武　式　伴康

利之三全其財虞也

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土方氏掌土圭之法以致日景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國都鄙以辨土宜土化之法而授任地者王巡狩則樹王舍○形方氏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無有華離之地○山師掌山林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于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

補導

易曰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遇主于巷无咎○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書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

作示古人則畫予上衣象位及著於子[illegible]

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作酒醴爾惟麴糵若作和羹爾惟鹽梅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為幻○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

壽書續函　附尊　也　伴康

流附事下親上先後相道前後佛輔也時是也仔任也言輔臣下職助其不責何抵任也

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前後左右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群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詩曰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為則○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禮也天子降于御上實惟阿衡實左右商王○春秋傳曰進諫之道使人君信吾之言不若使人君信吾之言使人君信吾之言不若使人君樂吾之言○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

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以政平而不干民心無爭○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禮記事君者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為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有亡而無疾頌而無諂諫而無驕怠則張而相之廢則埽而更之謂之社稷之役○事君遠而諫則諂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子曰邇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事君欲諫不欲陳○儒有緣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麤而翹之又不急為也

作吉類函

詩曰鶴鳴于九皐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蘀他山之石可以為錯○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禮記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蕢自外來入寢歷堦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而趨出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為子卯也大矣曠也太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為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觶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無廢斯爵也至于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

官箴

易曰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匪其朋无咎明辨晳也○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九四晉如碩鼠貞厲○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六三負且乘致寇至○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六二孚在類而

官箴

[illegible]六四渙其群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書曰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蒞事惟煩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偽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居寵思危罔不

死無賞又可驕乎臣之許君以臧命也死而臧命臣之祿也寡
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
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太上
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魯
不辭而出不遂禮○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爲善者不改
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一命而僂再命而傴
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
禮記曰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
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行并植於晉國不沒其身其

示古類函　臣魏　十二　伊東

知不足稱也其舅犯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
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晉人謂
文子知人○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
口所舉于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
焉○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
之厚也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不自尚其事
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於欲讓於賢卑己而尊人小心而畏
義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事君先資其言
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是故君有責于其臣、有死于其言故

其受祿不誣其受罪益寡○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
也○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爲亂○事
君軍旅不辟難朝廷不辭賤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故君
使其臣得志則愼慮而從之否則孰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
厚也○惟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故君命順則臣有順命
君命逆則臣有逆命

臣賢

易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
言無咎○書曰罪人其言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惟爾大弗克

示古類函　臣鑒　十五　伊庵

祗厥辟○詩曰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憖
遺一老俾守我王○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出話不然爲猶不遠
靡聖管管不實于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天之方懠無爲夸
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殿屎則莫我敢葵○春秋傳曰
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國有大任焉得專
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禮記曰四郊多壘此卿
大夫之辱也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管仲鏤簋而
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爲上也晏平仲
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賢大夫也而難爲下也君子上不僭上

防其未然於先 擅 無對

長善深慮

為論千古不易

可對宦中秘戲可預餙儀齊紙可啟而又溫辭軟語乞憐望恩溫龍陽之惠駿同于之篤煬衛君之灶指秦廷之鹿凡可無所者無所不至繇是內衹一結外權可移其傾喜也金珠一入而墨勅宣恩其激怒也貝錦朝騰而緹騎夕出甚則內內臣從外外臣令人見猕而詫為虎遇蛇而攀為神蓋之有路馬之嫌向之有國術之訛大權巻歸其掌而上亦何從核之然其轉移之機不在贄御而在主心惟日親朝講日近正人不迩不近使權色畫屏則銀璫老宦無所投其間而安于掖庭永巷之臨不則深居高拱內外邃隔雖不假之金璫左貂遠矛來啟而告統

右古頗函　宦官　一　伊應

中出必由常侍綸綸所附大柄隨之所統處分將相莫抗此易所以戒履霜也

陳耻子曰竊嘗深思遠慮以為天下之事無不可以法立獨宦官之弊廢不除不速于天子之明暗何則規矩之所不制攻擊之所莫加處于近習之閒而伏于難見之地彼其所行之事莫不以為出于天子天下孰得而非之哉以是知法之所不能制而天子之明暗又不可必遂無策而可矣及深觀前世得失之跡迹其所繇來未嘗不三歎法之未盡也夫國家之所最患甚根甚深其據甚大忠臣義士扼腕而莫可如何者莫若外戚宦

履滿 漢後 漢部

可淬破 昆所出

官國家二百餘年無外戚之禍者雖後宮世有明德亦法之善也烏在宦官之終不可制哉愚以為宦官之橫始于君之太尊而必中于英主齊桓公秦始皇是也彼嘗驅策天下天下莫能抗以為天下之事無足經慮天下之人終無以難我者當此之時自處甚尊不輕與人接無由以知賢不肖赫赫乎若木偶之高座而巫覡為之傳言也夫使鬼神能與人交接巫覡烏能飾其禍福以欺人乎古之人君在乎德足致人而不必有甚尊之勢君臣之間可以深言而無害諷言隱語雖然而進雖似中肅之資而必有一端之悟即有大奸不能常蔽其聰而久持其

右古頗函　宦官　三　伊應

柄至于後世有貴為大臣而未嘗倫天子之顏間上下隔絕以法相使朝廷之權中懸而無所歸遂不得不歸于宦宮何則彼間于君臣之間而取之甚易也幸而遇有為之君欲有以淬勵其臣必深示威嚴而鮮談笑之樂曲為隄防而寡腹心之言蓋彼其甚尊之勢不能驟去此小人之得君也視其有猜忌之形而進其諫閒之口亂其有厭薄之意而露其趙將之能投於機之已動則發無不中而取之如拾撥國之所繇亡不足怪也夫國家之馭宦官其法善於漢唐而不及周又不若西漢東漢莫唐之宦官與國相終始而今也迭興迭廢此法之善也其迭廢

而不能無興則不若周與西漢之法也漢唐之宦官重於保權權之所歸勢不能返其生殺予奪之柄必出於宦官而天子受成事焉不幸而國家多故有雄黠者出其中則擅廢主與矯命居阿衡師保之位其勢樛結而不可解天下之士不勝其憤而謀去之則有決裂之虞此與國相終始者也今也不然重於得君宦官非乎居尊重之勢也天子甚於燕安之樂而不能無嬖意之好左右之人順其意之所欲而不使有一日之暇又示之以寵信試之以才能當足之時天子安然委其柄而歸之其所翕然皆一本于天子之名公卿大夫之不肖者奔走而恐後矣

存古類函　宦官　四　仍庵

主出而除之一似春冰之泮而陰雲之開不自知其孔難也此所以迭興而迭廢也天下之勢必以異相制而無極重之患彼趨向不同而勢足以相壓也若以同制同是益之也今也舉宦官之黜陟而聽之大璫彼身作奸者耳古者內宰之屬統于天官天子之左右大臣可得而考核則有所忌而不敢為非至于漢世李延年韓嫣之流以供天子之戲耳而不能有所關說以鄧通之倖而申屠嘉可得而責之知古之制甚嚴也蓋漢法大長秋中常侍之屬或士大夫為之而孔明亦云宮府一體後世宦禁之事非大臣所得與聞而宦官之權始尊苟天子稍去其

甚尊之勢與夫曲防之嚴宦官之黜陟歸於冢宰則漢唐之禍可絕矣今天子手挾大權而去之天下皆以數十年之間必無旁落之患然愚嘗過計恐其視之太忽而防之太疎夫玄宗親見韋氏之禍身以兵靖其難及為天子而昵狎於楊氏何哉彼以為婦人女子我能除之而不足慮也夫豎刁趙高皆祕於始主之所甚輕者也而不知其至於此也彼二君之與玄宗皆英主也

存古類函　宦官　五　仍庵

斷金如蘭之物其依問而未言有味也 嚶上樂鳥飛行渠器百同嚴屬也

交友

易曰出門交有功不失也○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兩相濡互相激益明○詩曰知子之來之襍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伯氏吹塤仲氏吹篪及爾如貫○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惟予與女人同患難也將安將樂女轉棄予○禮記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

相持志行十同夫王賢君也

年以長則肩隨之○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雁行朋友不相踰○儒有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難相死也久相待也遠相致也其任舉有如此者○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君子以類族辨物○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觀其所聚而天

存古類函　交友　一

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詩曰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

存古類函　交友

何則方其舉之也本非定見其賢而不敢持其說以相難也嗟乎聖人在上匹夫艸茅之士猶得各白其志而佩符秉紳者雖以伯夷之行而無以自辨外吏可為也而不可為何亦天下以不廣也夫是非之無兩是也久矣上之人精而較之苟令舉劾者各陳其據舉者是而劾者非則治其蔽賢之罪劾者是而舉者非則申其失人之罰如此則天下不敢妄有所舉劾且使受舉者欣然以為受知於上而被劾者且愧服之不暇而不敢有所不服人主之罪莫大於私交私交始於薦人之不公而因以為權利聖人治天下能使人攜攜焉相顧相制要束莫隱而不存乎氣為

官人上三

以私意進退天下之吏則人人奉公而國家之事可以畢舉今吏之舉也民莫不曰是繇某舉也其劾也莫不曰以某故得罪於上也不權於相較之異賢而聽一人之私言求其公以守天下之明烏可得哉其難者曰情偽之難信也紛紜之難定也夫詐薦以求舉藉善而久惡如蘇氏所言者世誠有之然新制為人者必舉定事此誠善也既有其事必記其時日書所劾之事出於其名豈以此責難於人哉至於是非相析議論滋繁是誠國之憂然苟畏其繁而不為之辨則用人素雜天下之繁莫大於此且人知舉劾之利害存其間也則各慎其事相反而至於

伊庵

相猜者盡塞矣嗚呼古者大臣得罪則天子引咎辟吏犯法則舉相避位用舉不當而賢者失職自天子宰相而下不敢自隱矣而今之人泯泯焉如煙雲之蒼白而莫任其責也悲夫

官人十四

爰嶷仲曰　陛下所與共天下者咸選諸生來耳學較不與人材不出於焉爲矣且取士之法無全利害明揚者去多私闈試者恒失士其弊略等惟養士無善法則自求不一獲最有弊而無幸然何古學校墮壞定無甚本朝者士最也浮選乃太學生以其議論足以携持民心蹐乃至於太學生齒浮者低下部佐調王調本朝士不中選家多金者得從之事無停學此者且甚惟學政官爲虛羅廢廢敗之士學校官不教人歲時責金如進登食餼歲有歎匪意若者雖罷不讀無係國禮重臣益重學較權與學使者略相侔其人亦毋責甲乙榜罷斥士益選

進士科文行最者乃任此臣策求從此也即今所謂翰林官法即以此求蓋得人何則今朝廷應常之選乃大無謂士斬從山艸來于事求有試也幸有朝助斯得之然而困於極軸之佐咸于是取他書不敢望得之甚輕用之甚重何說也臣請舉文行有辭者悉選爲學較官能教士之姦進賢才益多則　陛下使其師比絜之最者皆筆侍天子於林之選重矣無儌倖入者故行臣之策誠一舉而兼利若然明經之屬易置之耳臣以爲太學在也士一試優例食餼再試優則與紀三試優升之京朝稱太學生太學三試優則遷從吏部之與進士科相絜比則名士不常充高材而獲所士之大幸也若一試幸優等久察縣官餼錄之數十年無所異輒得官墮廢　陛下事則學較之官以養者可也即何云與才矣

理學名臣錄以河東薛瑄爲首。薛文清學貴踐履人。餘干胡居仁次之。學以主敬爲本著居業錄。其餘諸子。起於徵召。則有若吳與弼。天世好爲吳聘君云。初徵授左諭德不拜。陳獻章。其學謂學須從靜中坐養出端倪方有商量處未可便靠書冊也。列於科目則有若陳選張元禎周瑛羅倫莊㫤黃仲昭章懋張吉蔡清。隱於下位則有若鄒智。終於布衣則有若陳真晟。天津州人。[illegible]出處成就雖各不同。然皆以斯道爲己任者也。

性學

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書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左傳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張子曰。性通乎氣之外。性行乎氣之內。氣無內外。假有形而爲言爾。文子曰。日月欲明。浮雲蔽之。河水欲清。沙土穢之。叢蘭欲修。秋風敗之。人性欲平。嗜慾害之。詩言秉彝。書言降衷。性之說已肇。孔子言近。孟子言善。性之說已明。然議者紛紛。各是其見。莊周謂性爲僞。荀況謂性爲惡。董仲舒謂性爲天之質。而非教化則不成。楊子雲謂性爲善惡混。而邪正因修以異。昌黎作原性論。而謂其分於三品。李翱作復性書。而謂其循於不已。性者聖人之性而不已。性不可

以善言。纔言善便與惡對。東坡氏之說也。堯舜以來。不得已而曰中。未嘗分善惡者。文定公之說也。聖人教人性非所先者。歐陽氏之議也。善惡兼有。如陰與陽者。司馬氏之見也。嘉禾穎秀之喻。小蘇之玄論也。無適無莫之言。五峯之家傳也。自程子有論性論氣之說。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張子有合虛與氣之說。而性學始大明於天下矣。

家共一衣出則著之曰易衣三日二日并濟一日之食曰并日

亦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〇春秋傳曰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〇禮記曰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〇小人溺于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褻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illegible]人故君不可以不慎也

介操

易曰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〇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〇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〇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〇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而不動流于自欲

存古類函　事意三

[illegible]〇詩曰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〇春秋傳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以賈害也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〇禮記曰其進也可去其退也可食〇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篳門圭窬蓬戶甕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荅之不敢以疑上不荅不敢以諂〇儒有不隕穫于貧賤不充詘于富貴不恩君王不累長上不閔有司故曰儒

剝而有常者吉者于生而夫有常也

德行

易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〇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〇智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〇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履和而至[illegible]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〇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〇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

存古類函　慮學二

乾因其時而惕雖危無咎矣〇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無疾朋來無咎〇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〇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〇書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〇恭儉惟德無載爾偽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〇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〇詩曰令儀令色小心翼翼〇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〇自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〇春秋傳曰遠不忘君近不偪親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淫行無婚亂無臨害無時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無復怨無謀非德無犯非義

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

德符

易曰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書洪範曰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詩曰瞻彼淇澳綠竹如簀有斐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重較兮○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我有嘉賓德音孔昭示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

存吾翻函

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顒ゝ卬ゝ如圭如璋○抑ゝ威儀維德之隅○溫ゝ恭人維德之基春秋傳曰商書曰沉潛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天為剛德猶不干時況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寗嬴論）○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之不遠也（子產 仲尼）[illegible]子○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及之（叔向論）禮記曰天子穆ゝ諸侯皇ゝ大夫濟ゝ士蹌ゝ庶人僬僬○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

行以肆夏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言語之美穆ゝ皇ゝ朝廷之美濟ゝ翔ゝ祭祀之美齊ゝ皇ゝ車馬之美匪ゝ翼ゝ鸞和之美肅ゝ雍ゝ○君子不失足于人不失色于人不失口于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儳焉如不終日是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

存吾翻函

有其德而無其行

經傳

禮記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淨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潔淨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韓子曰。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鄭夾漈曰。秦人焚經而經存。漢儒窮經而經絕。文中子曰。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齊魯毛韓詩之末也。大戴小戴禮之衰也。荀子曰。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溪。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善學書者以舞劍悟。善養生者以解牛悟。善學經者當不專於訓詁也。孔子序書不及八索九丘。孟子信書獨取武成二三策。後之說書者。太甲桐宮居廬之制也。而謂伊尹放君。則是高徽之事也。周公踐祚冢宰之職也。而謂負扆居攝。則是王莽之為也。文王稱王。追稱耳。而謂受命於虞芮成之後。則是梁末亡而稱帝也。召公不悅。懼主少國疑耳。而謂召周公為師。則是林甫之軌。九齡也。以盤庚作於少辛之世。以形日為作於盤庚之世。以金縢為作於成王之世。以文侯之命為作於襄王之世。說謬如此。經之所以不足也。

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illegible] 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illegible] 然自孔子刪述之後。斯可信者。惟六經而已。

易

伏羲畫八卦。而易之道著。夏有連山。其卦首艮。[illegible] 商有歸藏。其卦首坤。[illegible] 周易首乾。文王為彖辭。周公為爻辭。孔子為十翼。而易之道始備。商瞿子木受學於孔子。而秦火以卜筮不廢。惟失說卦三篇。後河內女子得之。漢初言易者。分而為三。其一則始於田何之十二篇。[illegible] 以授丁寬。[illegible] 再傳而得彖之孟。[illegible] 喜。[illegible] 梁丘賀。[illegible]

齊魯之外又有古論語

至晦菴刊誤一出而始有所準的矣謂今文六章古文七章

論語

論語有齊魯之異張禹兼通魯論而包氏周氏章句出焉鄭玄兼以齊古而王肅何晏之徒宗焉至朱子集註行而諸家皆廢矣

孟子

孟子註於趙岐而陸善經宗之其音釋則張氏丁公著兩家而已若刪孟者馮休尊孟者余允文

爾雅

爾雅倡於周公而成於子夏謂九流之與音也中道寖微世學開之自終軍豹鼠之辯其書始行郭景純究心一十八載而草木魚蟲訓詁名物昭然與聚考古之學其彬彬焉此則嘗有可據者而樂經之亡今不可見矣

易詩書三禮春秋三傳加孝經論語爾雅謂之十三經焉

易分上下經文王所定也程子謂卦之陽盛者居上篇卦之陰盛者居下篇朱子謂簡帙重大故分上下二篇縣程說推之則上篇有乾凡十二卦坤亦十二卦下篇有坤无四卦乾亦四卦似不専以乾為陽盛而居上坤為陰盛而居下者然自其互合言之乾在上經十二以其入體合乾坤坎離餘四卦合震巽艮兌皆合陽體也坤在上經十二合於乾坎艮震巽兌亦皆合陽不合陰也乾在下經者四亦合震艮巽兌乃合陰體也坤在下經者四合於巽離兌亦皆合陰不合陽也陽盛陰盛之說得其當矣而猶未詳也至我朝蕭漢中胡庭芳推衍之而其說始備謂上下經雖有三十卦三十四卦之不同以反對計之各有十八卦此其說一也上經反對五十二陽爻五十六陰爻下經反對五十六陽爻五十二陰爻此其說二也上經以四正者為首乾坤而終坎離與先天圖南北東西四正之卦合下經以二變卦為主震變為艮巽變為兌首咸恒而終既未濟與先天圖四維之卦合此其為說三也觀是而上下經之分誠非漫然者矣又易之十翼世以為孔子所作也歐陽公疑之以為既孔子自作不應文言內自稱子曰字朱子謂十翼真孔子作而子曰乃後增入者亦春秋之時精要語

並遇艮之隨而有九體之長寸書之會正事之幹等數語夫子於是時猶未生也文言萬自而作耶又重卦之人王輔嗣以為伏羲鄭玄以為神農孫盛以為夏禹史遷以為文王按繫辭神農之時已有益取諸益與噬嗑則謂禹與文王者其說不攻自破今依王輔嗣為得其實又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大衍衍天地之數何止有五十蓋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者以少陽之數推之七為少陽積七七之數故用四十有九然天地之數合為五十有五今并其挂者論之尚缺其五然自象二象四時象閏與夫再扐合而推之則與天地之數偉矣又九六之說以乾體三畫坤體六畫陽數九陰數六老陰老陽皆變周易以變為占故稱九六也崔武子遇困之大過六三變也南蒯遇坤之比六五變也陽虎遇泰之需六五變也繫辭曰爻者言乎變也且陽數畫於九陰數滿於十陽畫於九九為老陽固宜矣陰滿於十何以六為老陰蓋陽者君道也務於長故取盈數陰者臣道也忌於進故取少數故九為老陽六為老陰　河圖洛書皆出於伏羲因以作易分書為乾者謬矣然先天後天皆出伏羲遂大書作甲子辰從震居東巳從巽居東南申從坤居西南亥符文王而後有也三易者夏曰連山商曰歸藏并周易也或曰

神農乃連山氏所謂中成黃帝乃歸藏氏所謂大成與伏羲合為三易　蔡九峯謂今文多艱澁而古文反平易或以為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錯時失之則先秦所引古書之文皆已如此想其未必然也或以為記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詞易好故訓誥誓命有難易之不同此為近之然伏生背文暗誦乃偏得其所難而安國考訂於科斗古書錯亂磨滅之餘反專得其所易則又有不可曉者至於諸序之文或頗與經不合而安國之序又絶不類西京文字朱子亦疑安國書是假書謂大序格致極輕都疑晉宋間文字況孔書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未之見[illegible]人春秋禮記諸子荀子所引與今書不同者如孟子載湯誥造攻自牧宮不言鳴條春秋傳述五子之歌衍率彼天常一句康誥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經乃無有若荀卿引仲虺曰諸侯能自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引康誥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懌禮記以申勸寧王之德為申觀寧王又庶言同則亡懌多一亡字其中豈有如此者哉可必書無缺文乎安可謂所引者之皆務乎釋者皆欲盡解之是難逃晦翁之譏也又歐陽公日本歌云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許通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按今世經書往往有外國本則書之獨全

於日本者未可知也

詩序其來已久至朱子解經始屏之而備論其得失於國風諸篇之序詆斥尤多其於桑中溱洧之詩謂乃淫奔者所自作不可依序以為刺奔且曰安有刺人之惡而自為彼人之詞以陷於所刺之地而不自知者哉其意蓋謂詩之詞如彼而序之說如此則以詩求詩可也烏有舍明白可見之詩詞而必欲曲從臆度難信之序說乎其說固善也然必若此則詩之難讀者多矣豈直鄭衛諸篇哉夫芣苢之序以婦人樂有子為后妃之美也而其詩語不過形容采掇芣苢之情狀而已黍離之序以為閔周室宮廟之顛覆也而其詩語不過

憫歎黍稷之苗穗而已此詩不言所作之意而賴序以明者也若舍序以求之則其所以采掇者為何事而憫歎者為何說乎叔于田之二詩序以為刺鄭莊公也而其詩語則鄭人愛叔段之辭耳揚之水椒聊二詩序以為刺晉昭公也而其詩語則晉人愛桓叔之詞耳此詩之序其事以諷初不言刺之之意而賴序以明者也若舍序以求之則何詩非子雲美新之賦即袁宏九錫之文耳是豈可以訓而夫子不刪之乎鴇羽陟岵之詩見於變風序以為征役者不堪命而作四牡采薇之詩見於正雅序以為勞使臣遣戍役而作也而深味四詩之旨則歎行役之勞苦叙饑渴之情狀憂孝思之不遂悼歸休之無期其辭語一耳此詩之辭同意異而賴序以明者也若舍序以求之則文王之臣民亦怨其上而四牡采薇不得為正雅矣即是歎端而變之則知序之不可廢序不可廢則桑中溱洧何嫌其為刺奔乎

文公又曰雅者二雅是也鄭者緇衣以下二十一篇是衛者邶鄘衛三十九篇是也桑間衛之一篇桑中是也二南雅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狹邪之所作也夫子於鄭衛蓋深絕其聲於樂以為法而嚴立其詞於詩以為戒今乃欲為之諱其鄭衛桑濮之實而文以雅樂之名又欲從而奏之宗廟

之中朝廷之上則未知將以薦之於何等之鬼神用之於何等之賓客乎無亦未然夫左傳言季札來聘請觀周樂而所歌者邶鄘鄭衛皆在焉則諸詩固雅樂矣使其為里巷狹邪所用則周樂安得有之而魯之樂工亦安能歌異國淫邪之詩乎況儀禮左傳所載古人歌詩合樂之意蓋有不可曉者夫關雎鵲巢閨門之事后妃夫人之詩也而鄉飲酒燕禮歌之采蘋采蘩夫人大夫妻能主祭之詩也而射禮歌之肆夏繁遏渠宗廟配天之詩也而天子享元侯歌之文王大明綿文王興國之詩也而兩君相見歌之以是觀之其歌詩之用與詩人作詩之本旨蓋

有判然不相合者不可强通也則爲知鄭衛諸詩不可用之於燕享之際乎或曰文公說詩於詩序之有據者如碩人鴟鴞之類則多采以入傳而其可疑者則多引他書以証其謬非蓋斷以己見矣然君子所以不能無疑者則以其惡序之意太過而所援引倍觕似爲未當夫關雎韓詩以爲衰周之刺詩賓之初筵韓詩以爲衛武公飲酒悔過之詩皆與毛序反者也而韓詩說關雎則違夫子不淫不傷之訓必不可從者也初筵之詩夫子未有論說也則詆毛而從韓夫一韓詩也關雎之序不可信而初筵之序獨可信乎此相舛毛序以爲仁人不遇而作文

存古類函　經傳十五

公以爲婦人之作而引列女傳爲證固誤矣然列女傳出於劉向向上封事論恭顯引是詩憂心悄悄慍於群小之語而題之曰小人成群亦足慍也則正毛序之意矣夫一劉向也列女傳之說可信而封事之說獨不可信乎　風者民之所謠王城亦有之非以王風爲降也從周始二南而風者是也文王之化自北而南故季札以爲始基之矣雅出於卿大夫士小雅之賓筵大雅之稱皆諸侯詩也雅亦正也小之云者未純於王也故札以小雅爲周衰詩與春秋皆孔子所定也春秋尊王於天而詩顧降王如國耶　緜蠻黃鳥止於丘隅不過諭小臣之擇卿大

夫有仁者依之而夫子推而止於仁敬孝慈信鳶飛戾天魚躍於淵不過喻惡人遠去而民喜得其所子思推之言上下察觀詩之法也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子貢達之於貧富之閒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子夏悟之於禮後論詩之法也南容三復不過白圭而以爲約子路終身所誦不忮不求而以爲拘學詩之法也維岳降神生甫及申宣王詩也夫子以爲文武之德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仲山甫詩也左氏以爲孟明之功小宛幽之詩也忝父以爲文王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僖公詩也孟子以爲周公矢其文德洽此四國[illegible][illegible]者以爲天王之事明明天子令聞不已

存古類函　經傳十六

記禮樂以爲三代之書引詩之法也　春秋始於魯隱元年先儒皆以爲當平王四十九年也今考之周平王四十九年東遷在惠公之三年非隱之元年也其不始惠公而獨始隱公者以惠公猶為東周之諸侯而隱公則僕於東周耳又春秋一書上王正月者九十三王二月者二十一王三月者一十九無事首時亦竊以王之一字而惟於威公不書王穀梁以爲威無王故不書然既無王矣而元年又書書例非穀梁曰元年有王所以治威也此爲近之　孔子之作春秋也據事承文而義自著故侵伐一也或書人或書爵義係於侵伐不係於人與爵也會盟

爭去志
復秦欲
尽可以
覽矣

一也或書名或書字叢傃於會盟不係於名與字也隱桓以下
詳在諸侯所謂天下無道出自諸侯也文宣以下詳在大夫定
哀之際并及陪臣則所謂自大夫出漸而陪臣執國命也非點
晉較恒子齊蘇與魯較恒子魯則所謂齊桓正而晉文譎齊變
魯而魯至道也　古禮十七篇不謂之禮經而謂之儀禮明此
書乃揖遜登降之儀而禮之本有不盡在是也周禮五篇未嘗
謂之周禮而謂之周官明此書乃設官分職之制而禮之本有
不寔在是也禮記一書是非雜亂其粹精者惟中庸大學而已
其次坊記可也自曲禮少儀樂記祭儀射儀等篇已多戾古而

國朝藝
書林出
劉色

王制月令又居其下儒行亦非孔子之言然其紊亂難信未有
如明堂之甚者也如月令之書或以為周公所作或以為不韋
所造其稱周公者不過曰罷侯置守之世豈有所謂諸侯焚書
坑儒之世豈有所謂視學養老襜衣之世豈有所謂德惠月令
之所稱皆周制也不知太尉秦官也而命贊桀郡縣秦制也而
大合百縣之秩芻建亥之月素正月也而季秋為來歲之朔日
不韋秦人也月令為不韋所造明矣其所謂諸侯視學德惠者
安知非慕古而言之也耶如明堂位一篇春秋書所獻六羽
郊書望書新作南門新作雉門及兩觀無非惡魯人之僭天子

今所稱
者乃是
儀禮類
民作

所以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也明堂乃謂魯用天子禮樂兼虞夏
商周之制何歟孟子以魯儉於百里明堂以七百里書以為虞
之官百夏商官倍明堂則以為有虞官五十夏后官百殷經建
古如此　若倉曲臺雜記數萬言今禮記也高堂生傳士禮十
七篇即儀禮也河間獻王劉德所上有周禮馬秦謂周公所作欲
成王居洛而行之後王不遷洛其書亦未行故與周制對不
合

龜鑑之時安在

外紀則生於劉恕子補通鑑以為作史之法

宋濂等纂修亦既有成書矣宋司馬公本春秋之法始自威烈王終於五季集為資治通鑑胡武[illegible]称其為典刑之總會仁宗製序不称其爵于前機胡文定復有舉要補遺之作所以救其失也劉恕復有通鑑外紀之書所以補其缺也朱晦翁總麟經之淺綱傚春秋目傚左氏作為綱目全覆祥之通鑑前編得朱子之意者也本朝之續綱目續朱子之遺意者也

春秋以作史之法寄諷簡而事明義嚴而紀備春秋經文止三萬言雖無左氏作傳其書亦不至于晦漏而難讀也遷固之下此所有左氏范曄以下互有得失惟宋紫陽綱目足以步武春秋

諸史四

遷固之後雖然自皆紀載編集非出一手首尾多不相照顧仍之或不免此病始於一事書之漢景帝四年皆以冬十月日食今綱目註書于夏秋之後蓋編年者自本志中摘出而不思漢初以十月為歲首故誤係之歲末耳至于唐肅宗朝直脫二年之事又自廣武德八年至于天祐之季甲子多差別綱目雖不可悉指為門人之作亦不可遽指為未脫稿之書要與同志共訂雖脫稿而未及修補亦若詩傳有新舊說之未於[illegible]者也其綱之不合凡例者雖得徐昭文為之考證而目中之當刪舜者尤多近日續綱目之作上下四百年間其文裁半于舊世之君子當更訂刪之按左氏傳春秋自隱至成八公凡百五十年為十三卷自襄至哀四公凡百五十年為十七卷蓋近則聞見多而事詳遠則紀傳寡而事簡理固然也今日史冊非一人所集紀綱俱存然以宋史校唐則幾倍以唐史校漢則加頗謂非史筆之日下而校刪之未精乎自劉元城謂事增文省為新唐書之病說者承之至謂以文之姱著論史為兒童之見殊不知新唐書之病正以其文雖者而事簡略而不彰耳若能不加潤文而事不晦自是史家所難觀歐陽所論馬遷與大史文可見孔子謂辭達而已此可借為作史之柔者也古之勝今子斯

所見異辭所傳聞異辭三傳之史實

存古類論

諸史五

一驗 司馬遷作史記上遡軒轅下迄漢武列項羽呂后于本紀躋陳勝外戚于世家衛武敢離而語其觀殺其伯周係力爭后元之得而議其守節不遜以子貢而飛以計然巴婦之流並列以半哉而傑與田常闞止之徒桐蒙是非亦頗謬矣所以來蕭穎士之譏也 班氏祈忠臣贖直節范氏救蔡琰醋董宣識者恨焉歐陽永叔五代史守經程義尚矣他如房玄齡晉書魏徵隋書歐陽新唐書較古貴也陳壽三國誌李延壽南北史稗官小說也魏收元魏書穢苟也沈約宋書蕭子顯齊書姚思廉梁書陳書李百藥北齊書令狐德棻周書學究筆記也歐陽玄宋

斬錢冰馬品吊班史就劉[illegible]所

今追史删潤報也柳南唐擬此漢末三郡雀之嘆矣也或為
昆之檢散遷而簡或為圓之泥文獻而濟或為[illegible]中郎之欲引
莧而任或為韓退之惆失頁而[illegible]或[illegible]司[illegible]之[illegible]衆論以
無從或為司馬公之決已見以獨是或[illegible]于十
兼或為歐永叔之定筆于再撫或為孫盛之赦戚于枚則或為
季迎舒之藏惡于愛全故有以一人之見而羅闕為羊曇河伯
宗評而搶井觀天也有親古人則稱之栢而托之樂安見邵賈
市朴而崇公好惡也有搖手多口之議而閉筆雖去是十年九
妝而一點歎謹也有愛不知其惡而諛加與當是縊各謚為英
[illegible]為[illegible]也有惡不知[illegible]而[illegible]于夜
[illegible]禪于[illegible]也

古禮森
然可是
可法

寗武從
于孔文
不當
定

揭

未知謚
莧乎

謚法

禮記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一惠耻名之浮其實也又曰死而謚今也古者死無爵死無謚又曰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謚司馬遷曰謚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成於己名成於人白虎通曰謚之為言引也引烈行之迹也劉熙曰殷臣誄湯追稱玄鳥之祚周史歌文上闡后稷之烈繼述祖宗蓋詩人之則也　大學衍義補載十五家謚法曰周公謚法曰春秋謚法曰廣謚曰今文尚書曰大戴記曰世本曰獨斷曰劉熙之書曰來與之書曰沈約之書曰

賀琛之書曰王彥威之書曰蘇冕之書曰扈蒙之書曰蘇洵之書皆收古謚法釋以己意而各為之法者也有以全德係者有以一事係者夫王之文經天緯地之文也文之全德也晉文典籍之功孔文子勤學之美一事之文也武王之武保大定功之武也武之全德也衛武興基之業寗武子後國之忠一事之武也有以一字縣其全者有以二字兼其美者考亭曰文公伊川曰正公而君實則曰文正朱以程朱之不及君實也孔明曰武侯召虎曰穆公而鵬舉則曰武穆朱以鵬舉之優於孔明召虎也昔賈充將沒憂謚而從子以為是非莫掩周札互後議謚而

裏陳何曾之有

秦檜尸謚繆況何待尸之獻

庶論互有異同鄭譏以貪鄙而謚壹也制詔得以揚其惡欲宗以爽實而謚繆也子孫無以傾其寃他如秦秀議何曾之謚（食萬錢謚曰繆）奏梁肅議楊綰之謚[illegible]獨孤及議呂諲之謚[illegible]司馬光駁夏竦之謚[illegible]韓維之議榮王[illegible]常秩之議文忠[illegible]言官之議京鏜[illegible]執政之議秦檜得失一時榮辱千載孰乎其可畏也歟屬之謚百世不能改先賢已言之矣而撰謚法三卷者乃謂謚以易名不可加之以惡何邪王文中孟貞曜之謚而不免於處人以禮之譏先儒已論之矣而續謚五十乃謂以待世天爵之君子何耶哉　朝洪武之初惟武臣有謚如中山武寧開平忠武岐陽武靖寧河武順東甌襄武黔寧昭靖皆武臣也是時文臣雖劉基之謀猷宋濂之文學陶安章謚之治才亦未嘗有謚蓋始於姚恭靖公廣孝胡

存古　謚法三　卷

聖神文武學覺孝子為之作俑

文務公廣自是而後縉紳君子亦多有之如楊文貞之相業李文達之才猷黃忠肅之清銓曹薛文清之崇德竹于肅愍之濟艱難耿清惠之平獄訟皆無忝其實者也　先王定制於南郊稱天以謚之何敢私又何可私至於秦誚哉為天下主奈何子議父臣議君取謚典而盡罷之漢興謂大生於本其德孝故冠以孝然而哀冲殤靈弗敢寬也　范平以邑長而謚文正庚桃以隱君而謚貞節徐翰以教授而謚某　李林適以處士而謚和靖是微賤不廢謚也周穆王盛姬謚曰哀　衞世子妻謚曰恭衆究公夫人宋謚曰定漢高帝后呂氏亦謚曰高是閨閫不廢謚也黔婁石隱其妻謚之曰康楊后屏居鄉人謚之曰文王通大儒門人謚之曰文中孟郊高士友人謚之曰貞曜是私門不廢謚也　自古人臣謚無四字者而真人邵元節謚文康榮靖陶仲文謚榮康惠肅皆世廟特事蓋異典中之尤異者也國制惟翰林始得謚文王毅懋陸莊靖以名避是矣曾榮襄棨馬襄敏愉俱狀元何以無文金文忠名忠何不避也魏文靖驥吳文恪廉姚文敏夔王文莊鴻儒何文肅喬新皆非翰林何以謚文國初文臣無謚劉文成基宋文憲濂宋文恪善咸請之康陵王忠文禕請之裕陵余文節闕則建文時謚也國制一品異

存古　謚法三　卷

存韓愈始以古文為學者倡擲宗元翼之豪健雄快相與主盟當世下至孫樵杜牧峻峭激流崇出象外而窘裂遊福李翱劉禹錫剞劂見奇清勁可愛而體乏渾雄皇甫湜白居易閒澹簡質蓋見西崑轉前之奇隨時附作斷乏韶夏宋初承五代之弊文多靡麗歐陽公變為渾厚之體如高冠華簪搖鳴玉交于廊廟非法不言老蘇之文極高頗有戰國縱橫之學東坡勝似賴濟其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南豐之文謹嚴后山之文有法度然或時有迫促之病元室諸公之文如然市夜鴻茬亭曉悽際唳亦足驚聽然而風氣日漓雖高不雅。

此明卿先生之詩非六朝後為大手筆也

獨樂府三唐之今陸蒙下知詩格

詩

夫詩者樂之辭也詩言志而成聲律和協而成樂樂與祀之故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切乎聲未有聲入而不應情交而不感者聖人因其情從之以六義緣其聲緯之以五音音有韻義有類韻叶則言順言順則聲入類舉則情見情見則感易交三百篇美刺勸懲王化本焉風雅道微楚騷繼響詞稍激厲而務徑非側獨愛雅之遺也漢興相和者諸曲變為五言河梁傷別采桑述志發而不靡猶是形四方之風焉漢武帝不傳采古制協比聲律乃以屬人李延年為協律都尉而采風之義變為那狀之音末流浙沿清商以逆混入樂部挑皮篳葉總曰橫吹樂亡而詩亦下矣建魏三祖崇尚雕華浮靡之風鼓盪于此沈約創四聲八病之法宮羽相変低昂節奏甚密而唐律基焉至陳隋隙元間流弊已極陳子昂感遇詩漸凌靡雅李杜諸公比響騏醉雲委波屬一洗六代之纖然斂風弄月建安前之清音莫能嗣者李白所以發憤而嘆也中晚以降詩運衰而長短句始出纖巧輕蕩胡元又類為艷曲四始六義蕩然盡矣夫四五七言詩士家聯聲而今艷曲閨門所不道然南呂中呂古樂之遺者倘然曲有之而四五七言視十二律若長居之不習何也騷賦

論詩妙處正在可解不可解之間

而樂府樂府而古律古律而詞曲人心所自變者真詩也四五言詩之述也真詩故與樂自相通也則古樂之若何而義若何而渡較然矣吾非謂今之巴謳郢唱遂可比擬管弦然文人仰屋梁而吟者又不若巴謳郢唱足以言志也是故識正樂當平詩欲正詩當識其首何也將人必笑笑痛于發也美女必顰顰妍於笑也七情之用或順之而塞或反之而暢詩固以暢吾情也故不蹈非詩不濕非詩格諧疾而不得盡者非詩疾聲大呼傾藏而盡者非詩詩之道微而彰淺而深遠若近近若遠使人不可解而可悟合此則鄭衛桑濮不得刪而不合則俳而已耳

漢魏西行賓主揖讓矣詞也而婉嫟持門戶一語皆識為生曲避獵語也而惜哉二字然寓意時俟命之旨去古未遠猶為十二三今下者為宋之俚為者餘唐之俊間或浮慕西漢至十九首止耳鮮有究心古樂府者聽樂而惡非人情尋是怪乎

賦

自風雅變而賦作去古未遠梗槩足述本源性情比興互用六義彰矣詩凌貫珠千言非贅情理暨矣規撫天地錯綜萬物體與常式變化無窮矣四聲不病八病匪拘宮商雜矣賦也者篇章之象箸而歌謠之鐘呂也雲均而降作者代起荀卿窮理立言

清豫美驗可之辭鄰之論

因物賦象錯綜格物歷尾淸言也宋玉以文律情推與比也風而可擇楚臣之變與也枚乘八公長卿之流披形以極妍華而不浮辭人之執繳也若忠憤激昂直寓以討上不承寧賈誼是也比偶瑀工新辭挑典調賦之濫觴之波斯也大抵賦權于楚昌於西京衰於東都歇於五代逆律賦興而斯然盡矣此其槩可舉者自詩失病于輕淺賦累病于艱深學步可嗤效顰增醜士吐理則而成文變合風雲句出機杼斷是貴耳三復廿宗爾九九不偏至于天問曾無餘次婉例珠媛此豈有

今人陸賈祕書對此者勤何

做裁後世諸君子要精忌殊極意矯蓋無疾而中人為近尤甚字取駭目故必蹈文取調雅故必冗繁猶征几錯書方棟一往牆闇可就萬言宰衡同覆置業瓶甕蓋賦体弘奧非可取帖拾鈴襲語比而辭之以塞白也然吾欲以其炎且肆者蓋吾才而不欲借以文飾者與爾雅吾情附之以宣而不可以晦蓋浮雲無心賦形為象吹萬成音不假管弦豈非天地間真賦歟

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
者述作之謂也 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中
正無邪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若夫禮樂之施于金石
越于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則此所與民同也
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
干戚之舞非備樂也亨孰而祀非達禮也五帝殊時不相沿樂
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及夫敦樂而無憂禮
備而不偏者其唯大聖乎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
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

也仁近于樂義近于禮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
而從地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
感條暢之氣滅和平之德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
者理之不可易也樂統同禮辨異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窮本
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偽禮之經也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
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
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
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
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

易慢之心入之矣 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
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
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
反其義一也 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
禮謂之偏 (周禮)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
和樂防之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以諧萬民
以致百物
歐陽脩曰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
出于二而禮樂為虛名 太史公曰禮者養也稻粱五味所以養

口也椒蘭芬茝所以養鼻也鍾鼓管弦所以養耳也刻鏤文章
所以養目也疏房牀笫几席所以養體也 家語孔子曰犧象不
出門嘉樂不野合 太史公曰雅頌之音理而民正嘄噭之聲興
而士奮鄭衛之曲動而心淫 皇古以來庖犧制嫁娶正姓氏
以重人倫就扶桃斷琴瑟以理情性黃帝作袞冕垂衣裳以象
天地聽鳳鳴造律呂以候氣應堯為玉而作大章舜修瑞而作
韶箾禹敷土而作大夏湯整呼而作大濩周官大司徒以五禮
防萬民之偽以六樂防萬民之情故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
異世不相襲禮皆所以明有制也秦尚律法遂失其舊有夫叔

札樂何必法古失惟天子應中和之極尋

孫通禮行而後貽譏於剽竊讖緯成于曹氏明堂亂于王制太常奏於朱常漢之禮不足言矣房玄齡之貞觀禮長孫氏之顯慶禮韋公肅之新開禮王彥威之曲臺禮唐之禮不足言矣陳祥道之禮書處多暨之纂義賈昌朝之新禮尹師魯之儀範宋之禮不足言矣而況魏之裁定朝儀晉之刪除乖謬梁之裁定大典隋之書述五禮也哉有夫叔孫之樂行而後貽容禮容韶代秦楚之樂嘉至永至休成永安之號武帝所作之歌河間所獻之雅漢之所謂樂者非矣貞觀五舞之習開元二部之音太宗之十二和玄宗之十五和唐之所謂樂者非矣和峴講求

存古樂 記樂四 伊庵

御奏李照刪定樂書楊傑范馬之議劉昺景安之名宋之所謂樂者非矣而況宋氏之永歌梁氏之雅樂陳氏之韶舞隋氏之大夏也哉

典禮

易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 書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 春秋傳曰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 忠信禮之本也卑讓禮之宗也 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 子太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

存古 典禮一 伊庵

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 禮記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 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 夫禮必本於天殽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婚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 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 夫禮

必本於大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列而為鬼
神。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禮釋回。增美質。措則止。施則行。其在
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仁者居天下之大端
矣。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故君子有禮。則外諧而內無怨。故
物無不懷仁。鬼神饗德。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
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
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者也。是故天時有生也。地理
有宜也。人官有能也。物有利也。故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
為禮。鬼神弗饗也。 禮時為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

禮有以文為貴者。天子龍袞。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天
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此以文
為貴也。有以素為貴者。至敬無文。父黨無容。大圭不琢。大羹不和。
大路素而越席。犧尊疏布鼏。樿杓。此以素為貴也。 禮之以多
為貴者。以其外心也。德發揚。詡萬物。大理物博。如此則得不以
多為貴乎。故君子樂其發也。 禮之以少為貴者。以其內心也。
德產之致也精微。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如此則得不以
少為貴乎。是故君子慎其獨也。 君子之於禮也。有直而行也。有
曲而殺也。有經而等也。有順而討也。有摲而播也。有推而進

也。有放而文也。有放而不致也。有順而摭也。 禮也者。反本脩
古。不忘其初者也。故凶事不詔。朝事以樂。醴酒之用。玄酒之尚。
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莞簟之安。而稾鞂之設。是故先王之制禮
也。必有主也。故可述而多學也。 ○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
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員也。故衡誠懸。不可欺以
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員。君子
審禮。不可誣以姦詐。是故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
由禮。謂之無方之民。敬讓之道也。故以奉宗廟則敬。以入朝廷
則貴賤有位。以處室家則父子親。兄弟和。以處鄉里則長幼有

序。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之謂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
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
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為政先禮。禮。其政之本歟。○
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
子曰。給奪慈仁。 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倀倀乎其何
之。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
措。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
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
功失其制。宮室失其度。量鼎失其象。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

其式。鬼神失其饗。喪紀失其哀。辨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於衆也。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不能詩。於禮繆。不能樂。於禮素。薄於德。於禮虛。　子張問政。云云

子曰。師。爾以爲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爲必行綴兆。興羽籥。作鍾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

禮之所興。衆之所治也。禮之所廢。衆之所亂也。　室而無奧阼。則亂於堂室也。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上也。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也。行而無隨。則亂於塗也。立而無序。則亂於位也。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禮。訾之者。是不知禮之所由生也。夫禮。吉凶異道。不得相干。取之陰陽也。喪有四制。變而從宜。取之四時也。有恩有理。有節有權。取之人情也。

周禮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　以凶禮哀邦國之憂。　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以嘉禮親萬民。

朝儀

周之時。有三朝。庫門之外爲外朝。諸大臣在焉。路門之外爲治朝。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內曰內朝。亦曰燕朝。玉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蓋視朝而見羣臣。所以正上下之分。聽政而適路寢。所以通遠近之情。漢制。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散騎諸吏。爲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爲外朝。唐皇城之北南三門曰承天。元正冬至受萬國之朝貢則御焉。蓋古之外朝也。其北曰太極門。其內曰太極殿。朔望則坐而視朝。蓋古之正朝也。又北曰兩儀門。其內曰兩儀殿。常日聽朝而視事。蓋古之內朝也。宋時常朝。則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則垂拱殿。正旦冬至聖節稱賀。則大慶殿。賜宴。則紫宸殿。或集英殿。進士則崇政殿。侍從以下。五日一員上殿。謂之輪對。則必入陳時政利害。內殿引見。亦或賜坐。或免穿靴。蓋亦三朝之遺意焉。蓋天有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太微也。外朝象天市也。內朝象紫微也。自古然矣。

國家聖節正旦冬至大朝會。則皇極門。即古之正朝也。常朝則奉天門。即古之外朝也。而內朝獨缺。然非缺也。華蓋謹身武英等殿。豈非內朝之遺制乎。洪武中如宋濂劉基。永樂以來如楊士奇楊榮等。日侍左右。大臣蹇義夏原吉等。嘗奏對便殿。于

斷時也。豈有壅隔之患哉。近世君臣相見止於視朝數刻。上下之間。章奏批答相關接。刑名法度相維持而已。此非獨沿襲故事。亦其地勢使然。堂陛懸絕。威儀赫奕。御史糾儀。鴻臚舉不如法。通政司引奏。謝恩見辭。惴惴而退。所謂堂上遠于萬里。雖欲言而無路言也。愚以爲欲上下之交。莫如上法　聖祖常朝之外。即御文華武英殿。倣古內朝之制。大臣或三日或五日一次起居。侍從臺諫各一員上殿輪對。諸司有事咨決。上據所見決之。有難決者。與大臣面議之。不特引見君臣。凡謝恩辭見之類。皆得上殿陳奏。虛心而問之。和顏色而道之。如此則人人得以自盡。上雖身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燦然畢陳于前。唐虞之世。明目達聰。嘉言罔伏。野無遺賢。亦不過是而已。若臣不相接。其弊有六。曰陽而情疏。上懸片言之誤。見短長於下。下恐一事之忤。取譴責于上。則掩飾多。其弊一。人主以聽行爲虛恩。暬御以竊假爲勞賞。以緩爲急。可以爲威。以急爲緩。可以樹德。其弊二。官與民隔。則吏重。君與臣隔。則左右重。吏重而官輕。左右重而君輕。其弊三。寮寀技然。明推測何用。陰晴未定。則占候滋多。致下以窺伺爲工。其弊四。情意不通。則精神不貫。以玩愓爲當然。以規避爲得策。政事率皆廢弛。其弊五。上之意指未測。

存古類函　朝儀二　伊菴

則猜于多端。下之情品未喩。則驚於多奇。故議論滋多。其弊六。

存古類函　朝儀三　伊菴

祀典

易曰。王用享于西山。王假有廟。致孝享也。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於山川。徧于群神。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詩曰。於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事祭也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吉蠲為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以饗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濟濟蹌蹌。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烹。或肆或將。祝祭于祊。祀事孔明。執爨踖踖。為俎孔碩。或燔或炙。君婦莫莫。為豆孔庶。為賓為客。獻酬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烝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軷。祭行道之神 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享之。鐘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秋匪解。享祀不忒。既載清酤。賚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春秋傳曰。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奉盛以告曰。潔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於是乎民和而隆之福。○國將興。聽於人。國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一者也。依人而行。號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黷則不敬。疏則怠。怠則忘。○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禮記曰。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

大饗不問卜不饒富○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寢不踰廟
○故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
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修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
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
○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
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
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　故祭帝於郊
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本仁也
山川所以儐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是故因天事天因地

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因吉土以饗帝于郊升中于天而鳳皇
降龜龍假饗帝于郊而風雨寒暑時○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
人洞〻乎其敬也屬〻乎其忠也勿〻乎其欲饗之也　子路
為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強力之容
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為不敬大矣他日祭
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
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祭有祈焉有報焉有由辟
焉○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
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　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

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
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〻
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　酒醴之美玄酒
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黼黻文繡之美疏布之尚反女工之
始也莞簟之安而蒲越稾鞂之尚明之也大羹不和貴其質也
大圭不琢美其質也丹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尊其樸也貴其
質矣○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
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
也○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

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者百世
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尊祖故敬宗敬宗尊
祖之義也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自義率祖順而下之
至于禰是故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
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重社稷故愛百姓愛百姓
故刑罰中刑罰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財用足財用足故百志
成百志成故禮俗刑禮俗刑然後樂○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
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
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

武王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灾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祭不欲數〻則煩〻則不敬祭不欲疏〻則怠〻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

乃見其所為齊者○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乎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慤則著〻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惟聖人為能享帝孝子為能饗親饗者鄉也鄉之然後能饗焉是故孝子臨尸而不怍○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上則順於鬼神外則順於

君長內則以孝於親如此之謂備惟賢者能備能備然後能祭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為此孝子之心也○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此祭之心也○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祼聲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凡三道者所以假於外而以增君子之志也故與志進退志輕則亦輕志重則亦重輕其志而求外之重也雖聖人弗能得也○夫祭有十倫

焉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疏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此之謂十倫○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禴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禴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不明其義君人不全不能其事為臣不全夫義者所以濟志也諸德之發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子孫纂之至于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

變以祭地示必冬夏至而卜兆者天氣之陽始來復地氣之陰始萌也夾鍾而謂之圜者圜象天也帝出乎震故宮用夾鍾於震之宮也林鍾而謂之函者其能容象地也萬物致養乎坤故宮用林鍾於坤之宮也六者三一之變合陽奇之數也八者四二之變合陰偶之數也分祀之議實昉於此然董仲舒謂天子之禮莫重於郊郊必以正月上辛者先百神而最居前也尚書舜禹受命亦先禁以月正而後云類於上帝周時建子故用冬至亦必取陽生之義也易稱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則陰陽盡乎天運而又以陰屬地蓋傳註而難信矣何也地非天匹也禮運

[illegible]曰政必本于天殽以降命命降於社謂之殽地夫地統於天猶母與父於人情尊天親地者言耳若論造化一氣之妙無異上下之相攝而坤與乾之牌相附也何也天氣也地形也形有方而氣無所不運凡地之勾萌甲拆岳峙水流皆氣為之則皆天攝之也如人身之有軀殼有神氣並言之可耳而直析為二使君夯素之難共豈理也哉試合祀者何以異此王莽行之謂之僭而後王斟酌而因之天謂之淫蘇長公等言之謂之鑿而左傳稱郊祀后稷以祈農事又謂之誣猶昊天有成命祀地之詩也而歆天得非並祭而歌之乎武成康成柴望柴以祭天望以祭地一日並祀必非黷褻南北郊也而議者成見一定堅不可改詩書所記亦爲曲解曰祭畢神出而歌也曰軍興變禮也則有虞氏封禪而望秩又何說焉況古者郊禮其席槀秸其器陶匏貴誠上質以合天地也易簡必不辛甲異兆南北異方爲此紛紛也議者但援周禮以格諸家耳吾即以周禮駁信周禮者而郊祀卜兆證諸虞夏則寅之朔非子之朔謂郊以冬而虞夏郊以春安在爲一陽潛復乎觀此則周禮新不可泥周禮不可泥則分合之說不待反覆窮詰而明也

郊社合宗廟

太祖於共百神之祀吳元年建圜丘于鍾山之陽以冬至祀昊天上帝建方丘於鍾山之陰以夏至祀皇地祇建四親廟于闕左略如古都宮之儀洪武元年勅禮官言自昔聖帝明王之內致誠敬外盡儀文嚴於祭祀朕膺天命首建郊社宗廟暨學創之初典禮未備將何以交神明而致靈其悉考古今定儀聞於是丞相善長學士安太常卿惟庸等議奏祀曰圜丘曰方丘曰宗廟曰社稷若他諸中祀小祀各異[illegible]昊天圜丘以大明夜明星辰太歲諸神從饗祭地方丘以嶽鎮海瀆諸神從饗而前代太一歲

乎五帝諸不經之祀俱罷三年奉　仁祖配天地八年定大祀
登壇脫舄禮九年改建大廟建　奉先殿於乾清宮左十
年春且郊　上感齋居陰雨覽京房災異對喟然嘆採古明堂
遞制即圜丘舊壇作大祀殿定合祀之制而是歲即　來天
駕行馬十二年殿成祀　昊天上帝　皇地祇位南嚮　仁祖
配西嚮六宗五嶽四瀆之神各境壝以從禮成　上作大祀文
并歌文略言朕聞太極之化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位極既定
其中爲寰中而人生於寅人生滋多非聖莫馭天生君主爲民
立命洪荒之時莫知誰始今載於書開天立極首興彝倫者伏
羲神農黃帝是也法三皇而守行者少昊顓頊高辛唐虞其稍
益禮樂大備其文者夏商周也下至秦漢以及於唐宋元嗚呼
天雖自然而常者三綱五常也聖人建人情而措彝倫不違其
禁勝從于善每聞昔君欽若昊天莫敢有怠朕即位以來祀
天饗地奉　宗廟社稷當齋期必有風雨臨祭乃欲每以爲憂
京房有言郊祀鬼神必天道雍和神乃答若有飄風驟雨是爲
未善於是命三公度土工部役梓人於南郊創大祀殿合享朕
度古人南郊祭天以陽生之月北郊祭地以陰生之月揃以義
殊不知至陽祭之至陰之月至陰祭之至陽之月於理可疑且
掃地而祭其果甚遠尚質不華今天地之享與人大異將人之
饗亦執古不變乎古則汙尊杯飲茹毛飲血巢居穴處今可行
乎殆必不然因定歲祭天地於首春三陽交泰之時合祀天
地前期致齋五日內二日以告　仁祖三日正齋風和日暖及
夜升壇山川艸木不搖江海不波大陰中天神悅臨降故合祀
宜也朕雖失學無文特述其事而味歌文多不能載當是時
上於郊丘　宗廟之禮祀執瑩秉圭虔上競畏儼神明降臨將
告祀南郊勅百官天高聽卑鬼神幽顯通一無二之道善具
令竭誠盡懼已　詔中書言祀理瑩於聖王諸周旋上下進趨
款所之說愆忽至矣朕觀所行其無乃失之瀆而過飾乎過飾
是不誠也孔子有云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且人不
誠者衆禁說者有之永誠者鮮之今省櫝說儀而過飾能有終
乎朕周旋神所十有一年未見其當於是更儀殊式合祀天
地神乃懽中書下翰林院令儒臣紀焉　國初大社大稷異壇
同壝皆北向勾龍后稷配東向已　上以言社祀五土稷祀五
穀土主發生五穀用以生乃各壇而祭是土穀不合同以生也
義何當焉又祭先社固當乃先貢社配已貢稷何居其一壇合
祀二神上乃我普而罷勾龍后稷氏配上以　仁祖禮官言太

惟王室制甚多甚異何嘉史定知狠

嵗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及天下山川都城隍天下城隍皆祀於城南屋而不壇非禮也唐制以立春後丑日祭風師於城東立夏後申日祭雨師於城東南以今觀之天地生物動之以風潤之以雨發之以雷本一氣使然至於海嶽之氣流通暢達何限隔之有宜以大歲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及山川諸地祇合為一望春秋專祀制曰可鄭尚書曉言 太祖勤民育物敬共明神稽考經義釐正祀典一丘始分而終合四廟先異而後同明堂

一代典多非正數論

行周禮我則郊而祈 仁祖太公道於漢祀我則廟而稱宗人有其祭之至存佛老之宮無可考矣寧缺神宮之義蓋

祀典十二

存百[illegible]

酌今古從而祈穀地天於上下稷于季秋于不可以有加矣當其時李善長宋濂詹同陶安崔亮牛諒陶凱朱升樂韶鳳諸君子皆得事明究形狀器華樂儀之品式以校稗官雜禮之益之未盡損古聖王之義而論議妖誕奇衺巫覡諸不在祀典者莫不嚴制而曲防之亦可謂備贊 聖獻一洗汙俗矣豈非夏受禍然於九黎渫常之功報於二正時與務實然乎必欲合三禮於四岳侯而生於百年亦為迂遠而濶於事情矣嘉靖初年 上既定明倫大典益覃精於禮樂制作之事諸郊廟百神咸欲寓天稽古大釐祀典振一代偉偉之觀九年以合祭

此論議之說成

天地于 大祀殿於上下之分陰陽之義未著也又屋而不壇為非禮下廷議給事中言 上議曰周禮一書言祭祀甚詳大宗伯掌禮者也而首及天神人鬼地祇之三禮此即有虞秩序典朕三禮之意也是故以祀天神則有禋祀實柴槱燎之禮以祀地祇則有血祭貍沈疈辜之禮以享人鬼則有獻祼饋食祠禴烝嘗之禮大司樂冬日至地上圜丘之制則曰禮天神夏日至澤中方丘之制則曰禮地祇圜丘禮天方丘禮地則天地分祀從來久矣掌次王大旅上帝則設氈案設皇邸司裘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皆言天而不及地宗伯六器則以蒼璧禮天

祀典十三

作古[illegible]

黄琮禮地是天地之禮玉有別也典瑞則以四圭祀天兩圭祀地是天地之祀玉不同也祀天於冬至以陽氣來復之始以就陽祭地以夏至以陰氣潛萌之候以即陰時不同也用圜鍾於震之宮取乾出乎震之義曰圜鍾象其形用函鍾於未之宮取坤居於未之義曰函鍾象其容是樂不同也是故宋儒葉時之言曰郊丘分合當以周禮為定以其明於天地之性而盡事天地之道也請分祀天地於圜丘方丘如周官

開國功之大者承家功之小者

[illegible]

[illegible]

封建爵賞

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書曰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詩曰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袞及黼○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召王心則寧○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

[illegible]

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為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禮記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　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賜圭瓚然後為鬯○[illegible]

命討

易曰先王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獨而畏高明○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詩曰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春秋傳曰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古之治民者勸賞而

[illegible]

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禮記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周禮刑賞以馭其威大[illegible]司勳賞六鄉賞地之法以等其功王功曰勳國功曰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大功司勳藏其貳掌賞地之政令凡賞無常輕重眂功凡頒賞地參之一食惟加田無國征[illegible]

朝巡聘享

書曰。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五載一巡狩。群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詩曰。瞻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韎韐有奭。以作六師。○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解。　春秋傳曰。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誼。率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狩。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　天子非展義不巡狩。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竟。　世之治也。諸侯閒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恭儉。宴以示慈惠。恭儉以行禮。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所以扞城其民也。　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輿也。政。身之守也。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　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

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　夏桀為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有大室之盟。戎狄叛之。　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　禮記。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郤地。曰會。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約信曰誓。涖牲曰盟。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五年一巡狩。　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覲諸侯。問百年者就見之。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變禮易樂者為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為畔。畔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故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饗食也。所以愧厲之也。諸侯相厲以禮。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

璋用而諸侯自爲正之具也。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作讓矣。

周禮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覜以除邦國之慝、閒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脤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襘以補諸侯之裁。先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修法則、十有二歲王巡狩殷國。

行人職

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

達天下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爲之。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爲之。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若國凶荒、則令賙委之、若國師役、則令槁襘之、若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若國有禍災、則令哀弔之。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及其萬民之利害爲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爲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爲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

燕飲

書曰、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詩曰、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伐木于阪、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爵奠斝、醓醢以薦、或燔或炙、嘉殽脾臄、或歌或咢。○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

春秋傳曰、酒以成禮、不繼以

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為咨咨親為詢咨禮為度咨事為諏咨難為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禮記曰夫豢豕為酒非以為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為酒禮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懽也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綴淫也○賓主象天地也介僎象陰陽也三賓象三光也

在古蜀本

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周禮凡王之燕飲酒共其計酒正奉之凡事士庶子者老孤子則共其酒無酌數掌酒之賜頒皆有法以行之凡有秋酒者以書契授之

養老

詩曰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

禮記曰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五十異粻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寢膳飲從於遊可也○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

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冔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凡三王養老皆引年（行引戶校年之 令而君物其老）○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乎蒐狩修乎軍旅衆以義死之而弗敢犯也

冠禮

漢昭札詞注祖福天稽有古意

冠義曰古者冠禮筮日筮賓夏葛屨冬皮屨所以敬冠事所以為國本也故冠于阼以著代也位與主人同在阼酌而無酬酢曰醮醮于客位三加彌尊始加緇布冠再加皮弁次加爵弁加有成也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將責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禮行焉其禮可不重與故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　古之冠者必有祝詞成王冠周公命史雍祝曰達而勿多也雍祝王曰近于仁遠于佞近于義遠于財漢昭帝冠祝詞曰惟遠沖舊之幼志蘊文武之舊德六合之內靡不蒙福

昏禮

命親迎各六禮

昏義曰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祀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禮納采納鴈以為采擇之禮問名問女生之母名氏納吉得吉卜而納之納徵納幣以為婚姻之證請期請婚姻之期日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於廟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

籍田

周禮甸師掌王籍者也列于食官以是先王一飲食不忘孝也記曰天子祈穀于上帝親耕南郊以共粢盛天子三推三公五推諸侯九推庶人終于畝此耕藉田以教諸侯之孝成王之子于畝無不躬親其事詩人歌之一則曰曾孫來止二則曰曾孫來止成王之于民田猶躬度止況籍田乎內宰曰王后帥六宮生穜稑之種而獻于王地官曰歲時辨穜稑之種以共王后之春獻種則躬耕藉田可知矣至漢文開藉躬耕昭三輔穀種孝梧耕于鉤盾弄田晉武御木輅于洛北宋文班州縣以備禮隋主藤夏之場唐開千畝之甸明皇以九推報九穀進耕盡雕高宗以世器在樸素命撤雕文宋太宗改元肆赦眞宗今貢耒陪興耕六道飾視侍已耳豈真有重農之心哉我　太祖初即位即從御史尋適請建壇定制以二年二月耕藉田享先農配

自后稷西

以　仁祖定年免南畿山東西北平河南田租次年復免南畿山東河南北平浙東田租　文皇帝定鼎燕都建壇如南畿毅皇帝耕籍還宮頒天府率列上中下等農夫十人服本等衣鞋執農家器具朝見賜布　肅皇帝縮定祈穀之禮以仲春上戊祭社稷先農又令以籍田舊地墩壇于畊種此　列聖成憲豈非為世之令典哉

上衡高 平心平 衡与心 綏綏下 于心提 提下

等制

易曰。君子以制度數。議德行。君子以愼辨物居方。春秋傳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禮記。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大夫則綏之。士則提之。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太牢而祭。不必有餘。此之謂稱也。諸侯以龜為寶。以圭為瑞。家不寶龜。不藏圭。不臺門。言有稱也。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大夫之奏肆夏。由趙文子始也。朝覲大夫之私覿。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不敢私覿。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覿。何為乎諸侯之庭。為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故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周禮。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王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禽作六摯以等諸臣。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

上公九命為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為節。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為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五為節。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辨其聲。凡縣鍾磬。半為堵。全為肆。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斿。以祀。二曰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三曰象路。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四曰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衛。五曰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

存古類函

天子之弓合七而成規。士合一而成規。

樂律

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戞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詩曰。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虞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廱。○春秋傳曰。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輿也。而鍾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鍾之。輿以行之。小者不窕。大者不槬。則和於物。和嘉成。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窕則不咸。槬則不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禮記曰。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大廟。言廣魯於天下也。

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後動。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大章〻之也。咸池備矣。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盡矣。

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故曰樂觀其深矣。

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

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旋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為經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 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 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

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惟樂不可以為偽 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為大焉 今夫古樂振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脩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 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

侏儒優雜子女不知父子樂[illegible]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 今君之所好者[illegible]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illegible]驕志[illegible]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illegible]鏗〻以立號〻以立橫〻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 石聲磬〻以立辨〻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 絲聲哀〻以立廉〻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 竹聲濫〻以立會〻以聚衆君子聽竽笙管簫之聲則思畜聚之臣 鼓鼙之聲讙〻以立動〻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 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

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 故人不耐無樂〻不耐無形〻而不為道不能無亂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 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

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
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槀木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律呂

書曰同律度量衡　王充曰師曠奏白雪之歌雷霆下擊鼓清角之音風雨暴至

存古類事

劉貺議樂曰歌不永言聲不依永律不和聲蓋金聲舂容失之則重石聲溫潤失之則輕土聲函胡失之則下竹聲清越失之則高絲聲纖微失之則細革聲隆大失之則洪匏聲叢聚失之則長木聲無餘失之則短惟人禀中和之氣而有中和之聲八音律呂皆以人聲為度　丘瓊山曰後世之樂皆用夷用俗唐開元鄉飲酒禮乃有鹿鳴關雎等十二篇宋時有趙彥肅者傳此十二詩之譜每句之中字皆協以律呂於鹿鳴等六詩云黃鍾清宮註云俗呼正宮關雎等六詩云無射清商註云俗呼越

皆具五音各以其律[illegible]

調今清宮清商世俗因不知所以為聲而正宮越調之類宋世所謂詩餘今元以來所謂南北曲者雖非古之遺音而猶有此名目也誠即今世所用之樂今日所歌之詞度其腔調依俗法之所謂依擬吾古調之所謂抑揚然後即蔡元定之律呂新書朱元晦之通解鍾律依其法按其數而講究之築居布灰如其候氣之法多截竹為管以求黃鍾之聲庶幾樂可作而聲律協調也。

昔軒轅命伶倫截竹為律後令神瞽協其中聲然後聲應鳳鳴而管之參差亦如鳳翅後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至於季冬殺氣相併而

存古類函

尚京漢武帝時張蒼始定音律武帝以李延年為協律郎而律呂相生之變則詳之京房十二律之外又以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于南呂以京房生六十律之數也魏武帝時杜夔精識音韻而荀勖較其所造鐘律又多不諧合因更造十二笛以求元聲阮咸又病其聲高論者謂勖為暗解咸為神解咸譏勖樂聲高近哀思勖忌而出之後有田夫得周玉尺勖以較己所定鍾律皆短卻一米以此服咸之妙而和牛鐸於趙人荀勖聽牛鐸而知其可以和聲與合玉尺於田夫者其優劣易見也錢樂之流重因京房之六十律而更生三百律則不免於附會之非陳仲孺見京房之准術而欲以准代律又不免於見阻之根京房作準形如瑟十三弦隱間九尺以其小數誤按樂器則宮商無難若尺寸小長短六十宮商相與微濁若小數加類

此入聲爲定以非耶論

今人有知子笙

皆乎

爲書邦者皆大儒通解音律皆不謂然廷相駁之言古人制爲
五音非徒然無所本者宮本喉商本齒角本牙徵本舌羽本脣
故凡人呼而出聲不論歌唱言說必自宮而徵而商而羽
角者氣之平聲音之中也故宮音始而濁羽音極而清遠而收
乎角清濁平焉此聲氣自然之妙非人力强而能者今曰黃鍾
宮爲清越之音不知其音出乎喉乎出乎脣乎惟以宮爲清則
黃鍾之管九寸重濁而不合故有黃鍾三寸九分之說嗚呼其
大謬矣夫上古鍾律之調簡矣而不求備也故周禮三鍾十二
律皆是考擊若必欲盡五音之調非加以十二子聲不可何也
存古數焉

集卷十一 伊本

清之分數少也故古之編鍾編磬有一架二十四枚之設蓋通
止聲子聲並擊之也晉宋以來十二律之外止加四清聲以補
其不及故作徵調終不能成何也清之分數少也聲之道順而
易送而難者也故濁之後清也常有餘清之後濁也常不足故
俗清濁之調非子律不可今曰取聲不用半律只不用子建矣
即徵羽之調終不可成今年公欲聽清商雖師曠何自而辨之
謂子律可廢乎哉夫正變二十四律則五音各正之調略備矣
如京房六十調之說則清律極短其聲焦殺而不成調雖有其
書初無實用蔡氏不深致思亦信其說而衍之況後學哉或曰

然則十二律還相爲宮果何謂乎曰此非六十調之謂也凡調
以一律爲主其餘律皆比而和之始終出入不離首律故曰旋
相爲宮言各律處各自爲首也如黃鍾爲主律則必以林鍾爲
徵大簇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其因以次而平看以他律雜
之先非相次也皆必至清濁清犯而後已由是言之一律主一
調合正與子而二十四調生焉雖欲其一音而調亡足考矣故
自周至漢至唐至宋雅俗樂流傳于世者大抵宮調獨多而商
角次之其徵羽二調止三之一此足以見聲音之道濁者常有
餘清者常不足而京房氏所謂六十調者論說繁矣而實無所
存古數焉

樂律十二 伊卷

冲氣之所不在也聲所以在天地間也

用也後學不察而傳衍之謬矣凡以爲李氏之說既不達五音
之清濁又不及作樂之數度其論律呂樂職樂器聲容之考證
皆長樂陳氏樂書之緒餘豈聞人無喉中之音故遂以唇舌不
正之音而杜撰定之樂其誠之如此大都黃鍾冲氣無所不在
而十二律之損益皆從出其中如君無不統如天無不覆也故
凡寸爲之宮諸少遞焉豈極清哉故君子慎哀古也韓司馬邦
子惇極羣書研呂律之學作志樂以爲律生聲鍾生律爲象
著之而律經聲律之邈象體十用九之明示未及也圓九分積
八百一十分班固畫地爲圖分方旋宮環轉乘除規圓之圖

未有捨天下而用商賈之術者作國頌古者在

國其時而耗其所當為盛大不足於國也唐德宗之時朱滔王
武俊連魏博以叛馬燧李抱真結師于外又發神策之士以用
財之時也而為積之之謀是以生奉天之變今也無德宗之盛
之積而有藩鎮用兵之費居積財之時而有用財之勢則何為
而可哉今天下疆土之廣大不讓于古昔自諸侯王至于封君
湯沐成於漢唐其離宮別館之經營珍異之貢採藥之士花鳥
之使天子之侍奉不若前世之盛多然而抗遠增而不可廢加
山川關津鹽茶鼓鑄之利莫不畢舉猶以為未足之皇皇焉有不
能終日之憂天下計算之士以為天下有無窮之財而不出乎

存古論為　前用二　伊曆

常從之內必有計商賈平準使天子舉其名而不恤嗟乎事
之相激勢所必至歟以愚觀之富天下之道與富國異也富國
之道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貴賤相從遠近相救使四隣坐困而
已收其利故管仲以區區之齊舉鹽鐵之事挾晉楚之財而齊
以益富治天下則不然四境之外皆吾商多利漢財物無所取
於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藏之所入當其所出無羸餘之供
易出之利苟非節用而省事終不能贍夫富國之道商賈之奇
勝也富天下之道田農之拙業也商賈於利于五都之市去就
與時俯仰或不惜千金之費而贏得淹當僉子識竒至于力田

貨生今耕財于

之家終歲力作無纍倍之入不足以更費其勢非節飲食戒羨
好無以自饒裕今天下使田農織畜之積而欲為商賈通方之
用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天下之財費于冗者十三而費于
名者十七冥思乎以可已之費而視為不得已國家之用財非
寄缺乏而不可為國也抱於富厚之間而成於因習之際今夫
人有室以蔽風而終日可食終歲再衣徒步而行可以為人矣
幸有餘財則為之置園圃臺榭衣帛乘輿而犒僕子孫生長於
富貴之中以為固然而不可廢至于財竭而莫繼夫此數者豈
真人之不得已耶　高皇帝切定江左大將軍將二十萬史訶

存古齋為　蕃國五　伊曆

丙籍鑒

洛當此之時費且巨萬而能郵兌歲內之租乃知古者不求多
于民可以自裁損稍繁適也人之病弱者唯謹嗜慾慎飲食足
以自支耳今乃移然廣置姬媵長夜酣飲如平人而欲求助于
藥石藥石豈助我哉古之君子見千萬而不取或毫末而甚惜
贏拄仰人而畜積自計也宋臣有言外有不得已之費房內有
得已而不已之侈宮天子勅一把則費且數萬天子之勢既不
能不害物也而歲有數萬無益之費何可哉憑當考內寺冗食
之費憲宗時歲二十餘萬至武宗末七十餘萬今又不知何
如也夫黃狄之窮發水旱之災祲此不可省者也宦官之冗濫

節用雖勤土不能復蘇恐而數之則轉漕之費又可省也因以
賜江南之民蠲大半賦則天數　陛下德也常平之德視天下
量儉以使為之倚如秦晋之郵得數百萬粟以賜之則又無令
惠也士馬宿飽有敵之氣又不待言矣商人為之農人受其利
則不耕之民又盡務于錢餘矣然臣尤弱　陛下無徵其稅也
彼見東南之民困賦如此則相皆怨偷生旅依華之室耳　陛
下示以商利絕其後患雖歲或不精明年更為之也　陛下時
出數十萬金以便而糴之粟　陛下粟耳百姓豈能盡食哉且
又聞之古之管天下之利者必居四達之衢四方水旱財物輕
存古制函
重必盡知之也又有選能吏或與買人裁權變擇持而任人又
存餘利以與之下甚勸而善舍事以大度之人御纖悉之計而
利盡四海矣今之司農滿居京師天下之肥瘠無與也區區持
簿書而對問之欲兵利先惜曾欲歷財先奪利其役旦夕慮惟
稽書而曰台欲求富也豈可得哉

不困府庫安得不匱且揚州之田而貢以爲下下而今稅偏重如此可不知所以恤之乎愚以謂東南正賦之外一毫不可過求凡有需用當別爲區處皆司馬公謂不加賦而國用足者之弘羊欺武帝之言士大夫退之遂於國用所須惟知加賦而不畝也勝今日有急則曰照田差派也明日有事亦曰照田出辦也力耕者以耕爲悔受田者與田爲仇是使賦民棄本逐末耳不知天地生財只止此數然四民之中何獨農可常取自愚論之雖平準可行也酒課可權也田賦毫不可增也夫平準酒課萬一決不可行者視田賦猶爲可行則田賦豈可增一毫乎賦

秋不但田畝乃古今不易之法稅人以田而未嘗別有戶賦者三代也不於人以田而輕其戶賦者兩漢也因稅田之名而重其戶賦田之役否不常而賦之重者不可復輕遂爲民病者唐之中葉是也楊炎立兩稅之法此弊可革當時度勢雖非之然土田萬世不改丁口有時盛衰定稅以丁稽考爲難定稅以畝檢覈爲易兩稅以土田起科今朝廷之夏有麥稅秋有米稅然而舉有額非若唐之役重則增也隨田寬狹取稅多寡非若唐之以一年之科率最多者爲額也徵輸責州縣非若唐人別設兩稅使以總之也　張天如曰國朝徵役之法始於歐陽鐸條

鞭之法行於劉光濟當時謂條鞭之善者以爲均丁糧消胥蠹息賠累簡名目覈覲觀盆市術平貧富清冊籍一舉而官民積重之弊皆反天下競有輸快於斯者乎而行之十餘年鮮騷蠹起差銀之輸官者輕用而易費貪吏之遷徙者悠唯而抑勒坊里之祇應僅易十二經稱八班改作月日作日而誅求如異時則長頭卻應何道之出是故祖庸調之法行之至於中國之安四夷賓服而揚炎孰宇文融王鉷之徒爲之發聞以亂舉名兩京之陷免役之爲害在於超升等第之失實而有鮮于侁僞判官則利路之四十萬卒易爲二十萬蓋弊法得其人亦理良法

不得其人亦亂所固然也今之爲上者有隋何阻歲府庫之心而其下無蘇威平代之志即爲相者有王安石制法斷鑿之意而承而行之者又多雷布李瑜之黨是以巧繚相因而成法害改至於今日甚誰者欲稍卓而無復可爲則相與護曰時勢若斯非人臣所敢專也夫宋熊道之時汪雁一松陽之民首倡募役下先後視謀田多寡視等行之三十年訟不抵于有司而謂大夫師長不能移尨規模成循理之鄉信義之理亦天下之所不信也春秋所書宣公之稅畝成公之丘甲哀公之田賦惡其大変古而無思復者推在周公之典則今之所謂周公

土田

古者料民任地。田皆上有。而公田之入。止藉民力。豐凶共之。故田無不均。賦無偏重。阡陌已開。田始私市。履畝而稅。賦法乃更。割裂縱橫。雜揉八家之井。條布銀錯。出百畝所收。故古者重田。今者重賦。重田故疆界之分寸必明。而不為頻會。重賦故薄書之毫釐必計。而安問溝涂。或一人而田有數圍。則數圍而戶併一扇。荒區可藏腴產。高圍或足汙萊。旱潦則被災之分數。雖繪徵收則紙上之栽桑易隱。官特恩其大凡。胥則巧為變幻。蔑增秒忽。鄉戶莫知。坵插毫釐。中產不辨。圩無定址。〻無定畝。肥磽一則。廣狹懸殊。倏忽飛走。鬼不得而原也。至於富人出銀賣糧。貧人買糧包納。多推少收。有總無撒。西北曠壤。奸弊尤多。大畝千步有奇。小畝不滿二百。皆緣奸胥猾僥倖那移所致。拔公歸稱。豪傑而患。按地更賦之難。行可易言哉。嘗考周紀大司徒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我　朝黃冊每里一圖。而其遺法然。小民續錯而居。圍於鄉。而家于西。田地則星分棋置。千古不易。故人不可以圍拘。而田則可以圍併也。惟以田繫人。不以人繫田。是以增損出入。莫可蹤跡。愚謂宜盡天下田畫為大量。因地定賦。魚鱗圖之。占田者書其下。里為一圖。〻分十甲。里長各掌之圖。列黃冊之後。占田之人。十年更書圖。則如故。歲〻夫逃。里長察之。即歲之收除。以勞田之交割。或有夫覺。或為姦利以致遺糧。猶使租稅。里長代辦。蓋先王之世。八家同井。宅在田畔。人之所耕。莫不知。賦之所入。眾共供也。故弊不作。今則彼此殊方。田宅其所。一里之人。且不相識。一甲之田。足不相躡。欺隱之衆。里長雖同。未嘗寔責之。故弊端百出。誠能圖田糧。明律令。一圖之稅。必問其田。一圖之田。必問其長。同在比閭。孰獨歉象。熟灑詭寄。其知必詳。而又有代辨之虞。其防必至。不然則里之田賦。雖如圖未免陰縮。胸圖之田賦。雖如數未免私登降。漸

積漸去。復如前矣。蓋井田誠為迂闊。然聽民欺隱。隱為君目而不倣其遺法以濟之。可哉。　高皇帝嘗行村落鍾山。自獨龍岡步至厚化門。乃騎而入。謂侍臣曰。朕不歷農畝。考久違見田者冐烈暑而耘。苦甚。心憫然。閔之不覺徒步至于此。農為國本。百需皆所出。而苦辛若是。為司牧者。宜嘗憫念之。又嘗祀圜丘。世子從。　上命左右導　世子行田間。令徧歷農家。觀農所為居處服食器用。考還謂之曰。汝畫嘗知吾農民之勞苦。抵此井夫農術藝五穀。身不離塗泥。手不釋耒耜。祁寒暑雨。終歲勤動。而茅茨草榻。風日不蔽。粗衣糲食。口体不充。　國家經費又取

始之令民行用

故今於堂知之欲以居處服御衙常念其勤勞取用節
而亦修心也洪武二年　上念民貧富不均而賦稅沒不以實
有古往上以田稅飛灑詭寄之弊隣佃僕俗類推那貽賠賦而
貧者益貧遣國子生武淳等隨所在稅糧多寡定為九區區設
糧長四人集耆民躬詣丈量圖其田之方圓曲直莫悉究其若
丈尺書主名及田四至如魚鱗相比次彙為冊謂之魚鱗圖冊
成上之而永季經界之法始行給事中吳世忠言積貯之名歷
代不一而常平義倉獨存于後世自日觀之莫善于常平莫不
善于義倉義倉之法古年則散之豐年則歛之其初未嘗不善

存古類編　土田　三　伊磨

也然官與民償貸其弊易生方其貸也寄之於里胥而評胥之
名多逃其償也責之於里胥而徵求之弊作及其弊也里胥必
詐與貧民通而許為詭詞貧民必爭與里胥市而貌為盛跡甫
者獲利後者效尤將欲散之粟與存者無幾矣常平則不然豐
年穀賤則增價而糴以為備凶歲穀貴則減價而糶以濟飢穎
糴者與之而無所強受糶者去之而無所追其利常周而其本
不作故公私兩便今宜困義倉之舊更以常平之法量民數多
寡以貯粟酌道里遠近以立倉每里而糴委之於富民而許其
數時凶而糶賠之以廩史而主其衡任不出一人上不道一石

實書未盡可並

而又善為之處嚴為之法使所糴皆實所糶者無所侵蠹斯
可矣自　國中葉來貴戚內臣往往有莊田已又有　皇莊田
倣宋李公田課租典以中官弘治中戶部郎中周經言天子蔵
富于民而　皇有莊示天下私不可宜盡賦以與民即不然垂
莊內臣責有司課租粟解部進之為猶愈而景州獻縣
民田萬頃界連　東宮莊管莊內侍欲冒占民訴于　朝命戶
部員外郎官應俗御史錦衣官同往勘內侍遣人邀之曰田歸我
許諾官可得也燾曰以萬人之命易一官吾不忍為也卒其地
編集居民指故迹明訣界以所占田盡歸民同事者難之燾曰

存古類編　土田　四　伊磨

以戶部事我部官後患我當之不以累公竟得命如宰壽寧侯
張鶴齡有河間賜田數百頃欲併其傍近民田千餘頃得之而
乞均其稅於民田之無稅者所賜田乞畝稅銀二分戶尚書周
經執不可言河間地多沮洳比因連旱民即退離地耕之因稱
有稅遐遠攸沒倘今即加稅將貽無窮之害且王府賜田例畝
稅銀三分而此獨二分人皆謂朝廷待外戚與宗藩異矣又
憲廟后妃家亦有私田與今賜田比一切革之彼無以為
業又將謂朝廷待戚里與他國戚莫矣受琉得乞援有以雄
縣退灘地獻為東宮莊者上感經奏報之罷一時貴戚近

糴粟

慮不能及一畝之十甲。又不能均數十畝而立戶。必且有階退之心。雖違有貪賴逋租之人。則畝之入聚而催之。無孫子之累。貪頑者不得以躲緩。如此。井田不能復而定制。同於井限田。不必行而事執甘於限田。是而隱賦難逃。徭役可均。語具所為實練田中。

戶口

黃帝始經土設井。井三為隣。隣三為朋。朋三為里。里五為邑。邑十為都。都十為師。夫始分于井。則地著。計之于州。則數詳。迨乎夏商。不易其制。　周禮。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賙。五州為鄉。使之相賓。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　古帝王之世。天運主於西北。故其民莫盛於西北。禹分天下十二州。淮漢以北居其九。淮漢以南居其三。周公分天下九州。淮漢以北居其七。淮漢以南居其二。後世天運主於東南。故其民莫盛於東南。元始當天下十一。建安當天下十二。大業當天下十三。開元當天下十四。元豐當天下十五。古今之所著論。蓋有躲然矣。今國家迨當全運。而　列聖世為涵養。以扶植之。三代於斯盛矣。然以地計之。則南極珠崖。北極沙漠。東極遼海。西極洮河。過於三代甚遠。以土地之有餘。而生民之不及耶。比來滋育已久。戶口不加。嘗考閩賈洪武十三年禁之矣。異姓合族。正統八年禁之矣。蘇唐皆由寡而繁。我朝何獨不然歟。夫以　祖宗二百年之滋育。而生齒不盈于開創。矣大之餘。戶

徵令

劉子猷曰富積之臣用而國富強掊克之臣用而上下困物困有與之而為取上之而不為虐亦有無所取而不足少取之而逆揭者豈非用術之異歟今天下未常有水旱凶札之災民蠢兵革之警而根貫腐粟中外充溢然而僅以取給徵歛愈繁科條稍密矣雖而更寬慰之恩故免無幾而有司督責益切不待期而畢歛稅民深者為良吏涉簡緩者為忠公不諱聚歛之名日以操楚薰其下以狡責為政而已何極威極之日而有焦然不遑暇之慮幸值比歲豐穰而猶上下譊譊然困憊中類歲類

搖手此尚為國有人乎且經費出于不得已者不可貶損以示虐匱也札邊以優群臣豈殖以待士精甸以柔賓旅自古未之有敗而累歲以來所斂裁者數矣謀國於昌時而至于此陋無貽後世笑乎雖困時救弊廣有所宜然有未能去者頗非法之所載且施以與民何不可者今恩猶格而未下則有司之過也且蠻撓之患足使良民破產而重以輸入之難主者之虐莫敢吐氣勤苦如此而不之恤歲雖幸豐急政無漸紊令先期謨巨有云當其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今則厭償之家非破滅則有所懲安所從取急乎惟有賣田宅鬻子孫且役不售則使髡搒掠與韓非嚴濟耳上官惟以課最為賢明吏又跪訴其刻轢之至此哉故雖有懷隱惻之意傷痛之心不能自遂猜不如今愈以不職罷去矣力爭困無蓋寬假職家罪率向日前而不為異時慮以此為知事權採輕重覺利柄務本富平國准文殺無害今窮悲其賤于就功而深于掊患也夫司計者高下一心纔急得以制之何不因時而修國美之數乎遇歲穰斂多稍寬抑入而事貯積乎糴賤恐其流而泄越之餘成國京者精優存之使相救乎蓄斂者吾已得其精一之以輕重毋使厲民得以必理其間行之以徐疾不必併入而患不堪四方物貨吾

已得其貫示之以開門通工賈之利而定四郊之內奪之以繆數權金幣之滅財帛布縷繰之相為勝而厚桑麻蠶縷之業勸務田之民夫富于民未有不富于國者矣捨股削之令去苛暴之征詰姦宄之俗優居積為婦請之禮審三時之務執必信之法申墾治之教察污萊之罰禁流徙去其里重安集勞來之圖轉移若化與朕相違故云通于廣狹之數者不以狹長廣適輕重之數者能以少為多故主貴于民而藏富于不竭之府積蓄于不涸之倉下令于流水之源而取民于不爭之官內無以有其外而外皆為貫壤雖山國海渠古以為藉者縱不能盡入征

屯田

自漢文帝從晁錯言募民徙塞下，而後世屯戍邊塞之事始此矣。宣帝時趙充國擊先零羌，乃以殄滅為期，罷騎兵屯田。謂充國
塞列隧廣大，攻不能為害，而又有山阜可以望遠，有溝塹可以
限隔，有警急可以休息，柴木以為薪，隙木以為林，耕時出耕
天以防寇掠，如是則屯耕之兵有所歸焉。漢末諸軍並起，率乏
行以不力于畝畝
糧穀。曹操從棗祗請，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諸葛亮由斜谷伐魏，分兵屯田，為久駐之計，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司馬懿伐吳，用鄧艾計，且田且守，歲完五百萬斛。晉羊祜鎮襄陽，懇田八百餘頃。平吳之後，杜預修召信臣遺迹，激用滍淯諸水，以

浸原田萬餘頃。唐開軍府以捍要衝，因隙地置屯田。元和中，振武軍饑，李絳請開營田，乃命韓重華為營田使，出贓罪吏九百餘人，給以耒耜耕牛，凡懇田八百餘里。宋淳化中，以何承矩為屯田使，黃懋充判官，於河北諸州水所積處大墾田，莞蒲蜃蛤之饒，民賴其利。神宗時詔以防監牧馬餘地立田官，令軍稼政。孝宗時張闡言兩淮歸正之民使耕荊襄為便。元時虞集言京東瀕海宜聽富民受田，能以萬夫耕者為萬夫長，千百如之，十年不廢，得以世襲。至政時丞相脫脫以京畿近水名募南人耕種，歲得粟麥百萬餘石。我朝之制，就於衛所，上在有關隘之

地分軍以立屯堡，俾其且耕且守。蓋以十分為率，七分守城，三分屯耕。遇有儆急，朝發夕至。是于守禦之中而收耕穫之利，其法視古為良近矣。國初募商輸粟入諸鎮，巨商役傭民創立家堡為屯聚，田率有所恃賴。成化中，甘寧之間斗粟僅二十錢。虜氣奪。孝宗初，徐溥為內閣，戶書葉琪與廣陵大賈婚，奏請折色，而邊地空，斗米至五百錢矣。南屯以漕糧為本，北屯以勸耕為本。南屯易于責成，北屯難進，久不能效也。王德中朝端敏世宗議還屯不必皆軍，墾田不必皆稅，第令還有積粟，藏在民間，[illegible]有急，百萬立具，何憂兵食之匱乎。稽紅牌事例

各衛軍人七分屯種，三分城操。屯種者除月正糧十二石外，餘米六石上倉，以及城操者。是十人之田養十五人也。其後軍多悟逃，屯種逃廢，乃因地徵糧百畝，及給于軍，則人十二石，是二十人之田始養十人也。于是田不足，乃借支民糧，又不足也，乃為折色，名雖折支，實乾沒之。故折色行而軍始貸，糧借而民始困。法始弊矣。國初餘米上倉，上在各屯收穫輸納，無撇運守候之勞；操軍支糧，名近便簡易，無有侵牟數隱之累。及徵糧于官，倉在府州會城，費與弊百出。雖二十人之田不能養六七人，乃始仰給內帑，而其弊極矣。且計軍之納糧于官，大率十五六斗

始納一石。其支糧于官。則一石止將二三斗。令使軍自種一二十畝。可定將死利二十餘石。無追呼箝貸之苦。有俯仰衣食之資矣。　李文清曰。邊計最重且急者。莫如屯政矣。　國家九邊之地。肥沃可種者。悉為屯田。甲楯之所棲。耒耜之所事。綿亘數千里。於焉耕耨。於焉操樂。蓋即古寓兵於農之遺。而漢趙充國諸葛亮晉羊祜唐元振韓重勞諸臣之所嘗收其利者。二百餘年。　聖明憂勤於上。嘗頒肇畫於下。將臣經畧於外。謀士講求於內。明惟屯政為政。　高皇帝閱海運之艱。詣羣臣議屯田法。用宋訥所獻守邊策。立法分屯。布列邊徼。遠近相望。首尾相

本朝之計纖悉周詳

應。徵制。如此。其周也。邊境既寧。撤守關士卒。僅〻脩飭。察外患。令屯田[illegible]力。如此。其一也。山西汾州民。若千戶。願應募受屯。賞以鈔錠。[illegible]給之。仍令募本州民。各募如此。其貴也。令屯士并樹桑棗柿栗。隨地所宜。土雖不足。而足於桑棗柿栗矣。地利。如此。其盡也。　文皇帝納黃福之請。官為市牛鑄器。且致廣屯於遼陽。而道人數牛於朝鮮。耕具。如此。其給也。詔各荒屯空土。不拘土客軍民官舍。盡力開墾。永不起科。恩澤。如此。其厚也。謂將領能時〻勞問屯士。所苦誰不竭奮勤力。矜恤。如此。其致也。以寧夏積數獨多。降勅諭獎總兵何福。獻功。如此。其明也。　仁宗念所司以征徭侵擾也。令毋擅役妨農。處於如此。其至也。宣宗初。大同總兵鄭亨上屯田子粒數多。則遣人勞賞之。諭勉。如此。其秩也。擾暫必選老成吏令風憲官。以時巡察。任使。如此。其慎也。屯地入歲。豐邊士一切用度。多以粟易。於是令戶部灌輸買糧。多至二三十萬石。少亦不下千萬。積貯。如此。其豫也。　天順中。鄧御史棻。巡撫宣府。備撥官牛官田。法墾田。益廣。積穀益多。以其餘易戰馬千八百匹。修築城堡七百餘所。興利。如此。其鉅也。蓋其立法也。周。缺人。便。其任人也。當。故法舉。其興士也。優。故士奮。其取利也。緩。故利集。即所稱。隆中謂隴。涼州振武之

發其弊末斷其利樂得屯實邊時可見諸施行

事。不啻過之。胡不及焉。乃其弊也。則有膏腴之地。多為莊田。空閒之區。咸歸屯帥。士卒無近田可耕。如商輅所論者矣。有數堡不修。虜寇輕犯。有可耕之田而不敢耕。士卒疲瘁。家無耒耜。有可耕之田而不能耕。如梁材所稱者矣。有耕穫之際。鹵莽滅裂。收貯之後。侵欺侵用。以當屯為職者。優遊城市。而不見阡陌之地。以典屯而來者。憑信簿書。而不核倉庫之實。如劉定之所[illegible]者矣。則有擾之以弗靖。持之以太急。今日散地。明日徵邊。撫起。正德中。寧夏之屯。卒令地荒儲竭。邊民困瘁。且叛[illegible]而入胡。如王華所陳者矣。恬熙既久。因循弛廢。日復一日。邊境蕭條。沃壤

畫界荄桑不經。士馬不肥。挽運倒銀。所費不能。而度支告匱矣。務者或欲令各邊撫臣選廉幹吏。踏荒蕪。革豪奴。發乾沒。修亭障。遠斥堠。每歲終以聞。部臣分別上請。明示勸戒。或欲召募開墾。及令軍民自種。量徵其稅。或以為利歸於下。則人樂趨。往時為邊帥豪戶種田不荒蕪。而公糴亦紛紛請勸。遂生厲階。夫與膏土沃田。鞠為茂草。孰若捐以與人。請明詔有能開種者。無與為業。毋有所問。或以為自鹽法折納。商不赴邊。而屯政遂與俱壞。欲復屯政。莫令商輸粟于邊。耕者有所資。領者有所散。而塞下自實。皆諸議之指。大都任人廣蔡論征。而鹽法與屯田相為維持。鹽法之復。亦不可以不亟也。夫欲令農狎其野。稽人成功。積粟於塞土。壓於伍。而有無貴之利。而外有收樂之修。以振厥生氣。制戎捷。廣其惟屯政哉。

鹽法

禹貢。海岱惟青州。厥貢鹽絺。洪範。水曰潤下。作鹹。周禮。鹽人掌鹽之政令。以供百事之鹽。祭祀共其苦鹽。散鹽。賓客共其形鹽。散鹽。王之膳羞共飴鹽。后及世子亦如之。而已。未有征榷也。至管仲。管子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筴。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計其鍾釜而始之。于是說桓公伐菹薪。煮海水為鹽。下令曰。孟春既至。農事且起。北海之衆無得聚庸而煮鹽。此則坐長十倍。以令糴之梁趙宋衛濮陽。彼皆饋食之國。無鹽則腫。守圉之國。用鹽獨甚。桓公以使糴之。得成金萬斤。漢高祖省賦。鹽鐵無禁。故貨殖傳所載之徒。皆以鹽鐵起家。富埒王者。至如吳王濞煮東海為鹽。而國用饒。故班固贊云。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蓋防此矣。武帝時兵連不解。縣官大空。于是大農孔僅東郭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煮鹽。官與牢盆。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煮鹽者。釱左趾。于是因桑弘羊請置鹽

鹽鐵官數十布在郡國董仲舒謂漢承秦法鹽鐵之利二十倍
于古者以此 孝昭時問民疾苦賢良文學之士欲罷鹽鐵官
桑弘羊難之以為此國家大業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孝元
其官三年後唐劉晏為鹽鐵使以為因民所急而稅
之于是上鹽法輕重之宜官取厚利而人不知貴晏
鹽利歲纔四十萬緡大曆末乃六百餘萬緡天下之
宮闈服御軍饟百官祿俸皆仰給焉 宋初榷其
以所入課利申省而轉運司操其贏以佐一路
太宗以用兵乏饋餉令商人輸芻米塞下增
皇來 二 傍書
鹽利所給之類末鹽二種端拱中太宗置折中倉聽
之師陝其鹽給江淮鹽此後世召商中納之始其以
一意爭中納金錢以充官入然挽借丁夫之擾無
日得用而民不得多商得利而民不淡食誠實
之良法也 宋朝雅鈔法行置倉建安軍以舡運米而
空舡回鹽而散江浙湖廣此之發鹽得舡為便彼之回
為利 宋朝天下十八路而鹽之所出十二路為池二
二十二井八百二十二歲入之多自兩稅之外莫大于
海鹽解鹽最資國用 國朝以鹽課給邊粮餉而水旱

凶荒之時藉以振民故天下莞榷之利莫如鹽制洪武中鹽運
使呂本言舊額鹽輸官以四百斤為一引官給工本米一石又
準米價依衆聽錢鈔兼支以資竈民然其閒有丁產少而鹽額
多者非均也臣謹與各道分司即鹽場所屬地方驗于產多寡較
地利有無官田草蕩除額免科外他薪鹵所宜得量等分則
一詳定而均平之使詔曰可宣德中施大惠于天下令各運
提舉司查中鹽商若土民年遠事故無子孫支給者行原籍官
司每引給資本鈔二十錠以償之益隱恤至于此而中中使官軍
夾帶私鹽之誅正統初令竈丁逃移者鹽課司覈實停其徵又
作于蠲免 鹽夫 三 傍唐
不准所資米者餘鹽官給米變賣之而客商守支年久不得鹽
者恕以十分為率支淮鹽四分其六兌于山東運司支給不損
兌者聽掣而長蘆鹽運司商所不便貿易者聽于所在官
司告驗給文憑改易諸鹽通商計甚悉已弊孔不稍稍日滋弘
治初戶部言鹽法阻壞敕刑侍郎彭韶往兩淮清理韶念治安
長利之道在厚下固本也小流言天下小民無慮皆窮苦而莫
甚于竈戶竈戶者上所使煑海為鹽收博利者也所當恤宜莫
如之因為繪煑海窮民曬淋熬煎負載折閱若眀償之苦景物
事情為圖詩以上而章祭酒懋覩鹽事利弊代都御史具疏其

五事一曰存恤灶戶二曰輕減鹽稅三曰申禁鹽商其四五言
鹽商挾私鹽徒橫放之弊時天子加意于國家盈縮之變任閣
學士計也田茶馬之故甚悉已及並大學士東陽言主臣今鹽
法壞尽矣各邊名各商開中而商實失利額不肯中納上聞
何也閣學士因極言皇親王府及內臣奏討之弊上曰奏討
不過幾家東陽對曰奏討之內又有夾帶奏討者一夾帶者十
復有各年未尽支回零鹽有剩堆積曰所鹽皆為奏討後事端
國害　國家茶馬法行有歐陽駙馬者為夾販　高揖大震怒
曰我纔一行法乃即欲肯壞之耶遂寘極典此等事今皆不敢

存古類函　鹽法　四　伊慶

存古　上慨然曰非不欲言乃不肯言耳于是詔下言鹽國用所
須近年欽賞數多又內外權要人奏討奏買存積常股鹽割私
餘鹽乃遂攙越夾賣夾帶私販以致上損國課下奪民財此遵
何義哉其仕支運官自今各邊開中引鹽及糴買糧草權要並
毋得求討寫占巡撫糧儲官毋阿徇受囑違者聽巡按御史糾
劾　査文敏曰國初以兩淮鹵地授民煎鹽歲收課鹽有差亦
猶授民以田而收其賦也惟鹽課條列云凡各灶丁除正額鹽
外將實到餘鹽夾帶出場及私鹽貨賣者絞然則耕民納賦耕
外將餘鹽貨賣者絞可乎此法良有深意而後人失之也　正

統二年令曰貧難灶丁除正額鹽照舊收納其餘鹽收貯本場
每二百斤官給米麥二斗十三年令曰每餘鹽二百斤灶丁實
得米一石乃私賣鹽即絞死可也蓋當時此令雖出而來實無
措故官司徒挾此令以征取餘鹽實不能必行此令於民來麥
且貧猶灶丁朝有餘鹽夕望米麥不得已則先從富室稱貸米
麥然後加倍償其以出息者有矣故鹽禁愈嚴則貧灶愈多此
之由也貧民賣私鹽人即捕獲富室賣私鹽官亦容隱故貧灶
餘鹽必藉富室乃得私賣富室豪民挾海負險多招貧民處占
鹵地煎鹽私賣富敵王侯故鹽禁愈嚴富室愈揣此之由也且

存古類函　鹽法　五　伊慶

法愈嚴則私愈大頹民見利而不見法近年特眾杜多為叙此
隙不弭必貽大患不止閒壞鹽法而已然既不能講求古法以
處置餘鹽使不能變通鈔法以稍給工本則貧民何所仰賴而
不為變故鹽禁愈嚴盜賊愈多此之由也此鹽場灶戶之利弊
也洪武年間招商中鹽每引納銀八分官之征至薄商之獲至
厚故鹽價平賤民亦受賜永樂年間每鹽一引輸邊粟二斗五
升商稅雖加邊糧仰足民亦受賜自永樂以前鹽開中歲無定
額永樂以後歲定七十二萬引復定七分常股三分存積成化
以後惟納折色又令云客商若無見鹽許本場買補夫曰本場

私不賣
聖言

買補即關餘鹽私賣之弊矣故奏商借官引以斷私鹽然商人
灶戶兩浮羅利州縣士民亦食賤鹽惟私鹽愈行則官鹽愈壅
而法遂大壞今兩淅鹽課許納折色之令可考也弘治正德年
閒或收姦奏討或勑廠　恩賜臨給引目向買餘鹽故法遂大
壞而鹽亦平賤後有各年開中未盡鹽名曰零鹽稱掣餘鹽堆
積在淅名曰所鹽皆收要報中借影私鹽以塞正額故正總以
前鹽價雖平而正課日損夫正鹽滯貴則私鹽盛行私鹽愈行
則正鹽愈滯乃其所也此商人中納利弊也洪武初給灶丁鹵
地役給草蕩所以利灶戶者甚厚額鹽一引給工本鈔二貫五

物生不
收彩停
中國

伯文後先灶丁樸差所以資灶丁者甚厚歲課止七十萬引所
以取之者甚薄惟餘鹽不許私賣有餘即給官鈔收之下以貧
灶戶上以總利權而均其施天下食賤鹽之利灶戶無餘鹽之
滯其法極善自鈔法不行則官司無術以處餘鹽矣乃曰扶餘
鹽者絞販私鹽者絞果可行乎行之而弊即灶丁空復以免不
甚即爲變行之而寬即三百萬餘鹽之利盡入姦人囊橐矣法
之弊而窮者一也灶丁窮矣轉而逃逋乃區區賑濟區區格優
千日握其猴一朝與之食可聊生乎故撫賑徒勤逋逃益甚法
之弊而窮者二也格商中鹽一引銀四錢已重矣今復加而六

既食刑
治之人
贖刑何
意足上
與下焉
帝也

錢尤重矣買窩資窩刻取二錢遏上料斷或三四錢勒借米麥
亦復二錢始不知難倍重矣稅愈重則利愈大姦人避重稅而
趨大利避重稅則正課壅趨大利則私鹽行私鹽愈滋正課愈
壅雖絞刑治之不可禁况有贖刑之令有獲鹽不獲人不問
獲人不獲鹽不問之令蓋開寬路示之趨矣則私鹽如何不益
濫正課如何不益壅也法之弊而窮者三也私鹽盛行矣官兵
捕獲逞無寧日積民族双率相旅拒高檣大船千百爲聚行則
爲飛止則猥賭殺人劫人不可禁禦官兵散遠望而不敢近將
鍊民之則情可哀恤將縱縱之則禍變愈甚禍變所極遂有不

可言者矣法之弊而窮者四也　今天下有四鹽轉運司提
舉司惟[illegible]兩浙之最而長蘆山東閩粵兩廣[illegible]與夫鹽井
衛龍州司雅州司滄州只州兩河[illegible]所謂產鹽處也凡有
鹽之所各有額行有方各時歲各商開中入粟塞下塞下
粟無餘價馬則邊利也今商何爲辦而國不開輸將之費士飽
馬騰行閩強國則國利也蓋歲試開鹽一引所輸銀八分耳永
樂間粟二斗五升年至輕也所司關給無節行商人旦輸粟夕
受鹽募交手左管盈于右至便也禁食祿之家不得牟商利諸
私衛陌亂者論死至嚴也俺丁給鹵地給草場額鹽一引給米

一石準以鐵鈔二貫五百文復其積後重厚也有餘鹽則官自出鈔收之下以資灶戶上以攬利權至周也正統中設常股存積之法以七分為常存三分以待塞下之急後無淇蕩一引折銀四錢不納粟而輸銀不之塞下而之鹺司非是從之詐矣弘正間勲戚恩勝皆乎以餘鹽容其夾帶後有各年未產名曰餘鹽有聲餘積堆名曰所鹽以供權要之根中使商私鬬國課大非法矣自商人守支而挨次待給至數十年之久率多困苦老死自後總催而蕩、歸其并兼竈丁貧于家薄并多嗷二自一引所輸銀七錢五分又有配支有買窩有科罰有助借本至二

李子禍論　鹽法　八　伊庵

[illegible]而價復鼓頓趨私鹽而正課益滯公法不行官中無以枝梧其虹丁益困不得不售餘鹽為私鹽矣夫鹽者利之宗而害之藪也今縉紳逢掖專貴利賤豪而移細小往往說托賈壁販引占窩逐行奪之利關納之處內外權豪開以其間托抗臣為之所而推臣者乘機導平大小而聽之有差名曰買窩則不出國賦而引獲六錢之息矣積而千引則六百金矣萬引則六千金矣勝奇逐狹之人不移跬步而坐致千金之獲其權家勢要外戚中官又相與鼓煽陰請囹乞必獲而後已商人輸價守支數十年不得者一旦袍其艇護呵而奪之還聲與轉

商賈官且交通以互市故法有所撓而欲豪右之無漫溢不可得也有司通賄而欲民之無私鬻不可得也二者不革而欲鹽法之無沮壞上下不交受其弊不可得也　國初設轉運以票堂差監察御史分闢鹽課宣德中始令于淮揚衛巡捕私鹽後歲每一差駐節揚州正統景泰間兼巡河道任益專而查盤清理糾治兵革之武官吏一聽其條約非如始命專巡私鹽要束而已也此於鹽甚重然而御史者以法君而行與奉法者則任運撥擊等官矣今其官非闒茸不識者不除緣之疫之污職之地而求其潔也雖日使巡按御史而稽之糾之其亦不治

李古頰論　鹽法　九　伊庵

則安不古官多則民擾以且勢事今法鹽官遍天下而所在要害地之禁如鼓國外戎誇致識察如迹奸宄不敢衆緩夼之利餘之之路而通閉行旅設官主署費以千萬計是勢之所必也今治之矣若商事而省官識獨于諸臺鹽設運司之地簡風憲重臣一人付便宜之權明漢桑弘羊唐劉晏本朝周文襄故事令其便隨劉鹽溶源決流而久之任則官尊重既不可屈阻而鹽運提舉等悉陞禎秦吏自然鹽官悉罷而令三邊提督都御史兼勸農使令鹽商耕塞下入粟如舊時則鹽課邊儲交為接濟邊方嚴裡兩淮御史如左右手通其轉移商于邊中粟已即

以逆斬于龍仙界豈不資國馬以為強耶使居于邊關者皆良
將賢帥則即吾之金城湯池也環于營壘者皆勁卒利兵則即
吾之莫邪干將也用之以攻則若風雷之震揚馬用之以守則
若虎豹之在山馬將見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矣將秦鐵騎縱
此石礮北須吳騎有此而來助矣尚何馬政之足慮也虞以畜
馬之貢委之伯益周以芻秣之式掌之六官而其屬則有校人
掌王六馬有庾人掌十二閑趣馬齊其節巫馬治其疾馬質平
其價牧師掌其地圉師主其教圉人供其役其法詳矣厥後鄭
有小駟之稱（小駟乃鄭人所畜者晉侯乘之與秦戰不服水土因而不前秦獲晉侯）以魯有駉

為之頌秦非子汧渭之蕃息（造父之後有非子居犬丘善畜周孝王使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封之秦）
衛文公騋牝之三千周之季世猶若是其盛馬漢初民
出矣賦以備車馬（武帝于口賦錢人增三錢以備車騎昭帝元鳳二年令郡國毋斂今年馬口錢）在官
則京師有天子六廄（四未央承華騊駼騎馬路軨大廄馬皆以四太僕實與未央寺宮兵良宮七）在
民則於內地勸民養馬有一匹者服卒三人（居閑則免三人之其有事則當三人）
卒之於邊塞縱民畜牧而官不禁烏氏居塞則馬數千群橋桃居
塞則致馬千匹（見貨殖）於時內郡之盛則眾庶有馬阡陌成群邊
郡之盛則三十六苑分置西北武帝征伐四夷馬大耗乏乃行
一切之令自封君而下至三百石吏以次出馬則內郡廢民之

有馬者欲望復盛難矣又令民得畜邊從官假馬母而歸其息
十一則邊郡之畜廢言者難矣又匿馬者有罪有以列侯匿馬
而腰斬者（頃功侯臣嘉坐匿馬）有以民廢匿馬馬不具而長安令坐死
者故內郡不足則籍民馬以補車騎（者發錄入太官牧三苑年）猶邊郡不
足則發酒泉騶駝以負糧食（武帝太初三年）則漢之馬政已不及其初
矣唐初得突厥馬二千匹（據遼來劉紀文）又得隋馬三千於赤岸澤徙
之隴右命太僕張萬歲葺其政而頒觀至麟德中而有馬七十
餘萬匹萬歲失職馬政頹廢開元初以空名告身易馬於六胡
命王毛仲領內外閑廄馬復蕃息安祿山陰選勝甲馬歸范陽

而肅宗收兵乃詔百寮以後乘助軍則馬之畜牧以資敵耳厥
後代宗括民馬為團練馬元和間又以絹市馬而坊地廢置不
常馬亦無復蒙時之盛矣宋太祖置養馬二務太宗時以京馬
分牧於諸州真宗又置騏驥院皆總之以群牧領之以守倅牧
養于官者也神宗朝牧馬漸蕃言者爭請以牧田賦民而諸監
漸廢及王安石保馬之法行而公私俱困（哲宗罷保馬之法）乎建市
之戎狄或易以綵帛或易以絹茶南渡後雖嘗置監于餘杭之
南蕩而江淮間馬無所展宋之馬政不復振矣哉　朝廷內有
御馬監掌天子十二閑之政其牧馬之地則有鄭村等草場其

馬政監羣而牧不散耕嘗京何

銅林之人則河陽驛寺四衛。國初都金陵設太僕寺于滁州。其後定都于此。又設太僕寺于京師。凡兩淮及江南馬政則屬于南。其順天等府暨山東河南馬政則屬于此。其後又用言者每府若縣添設佐貳官一員專督馬政。在外設行太僕寺于山西陝西遼東。凡三處。苑馬寺亦三處。陝西甘肅各轄六監二十四苑。遼東僅一監二院。馬內地則民牧以給京師之用。外地則官牧以給邊方之用。又于四川陝西立茶馬司五。以茶易番戎之馬亦用以為邊也。 前輩謂賦之于民不若貨之于邊。貨之于邊又不若牧之于官。今 國家兼三者而用之。其牧于官者即

存古類函　馬政　四　伊庵

牧牽專

唐四十八監。宋十八監之意也。然監坊牧地。多被权豪奏討。或為皇庄侵佔。跡踏閱。雖嘗清理。而因循欺蔽者不能盡無。以致牧地日蹙。而孳息未蕃。愚思孟子言。百畝之田。可勝八口。今地一頃。而牧馬不能二匹（宋人亦有養一騎[illegible]）。嘗差官踏勘舊牧地。采有膏腴可耕藝者。不問侵佔。俱發民為業。量起徵科。以助芻秣。另擇山林藪隰難耕而宜牧者。置為牧院。如此則所在芻秣可以資飼養之不周。而所置之牧場。亦可免勢家之覬奪矣。其於民。亦即王安石之遺謀也。但宋人保田養馬。自願者聽。及以官馬給之。歲免其雜草稅。免其他役。今日則論丁

驛傳附宜有補類釋

養馬。丁及數者與之。不及數者。是謂他戶。不問其願與否也。帳軍戶役征輸拍敵。既為身而差役為馬而役。既供芻粮以給公家之用。復備芻秣以為官馬之養。其害比宋為甚。夫養馬之令。生必報數。死必量償。一馬之斃未償。而後馬又斃。前歲之生体徠。而後歲又生。生者歲增。而供給愈難。死者日繼。而倍償無已。民何以為生乎。順天河南山東。獘政莫甚于此。今當悉牧之于官。不然。亦宜優為之制。如一家養馬一匹。當盡蠲其襍役。量充其粮稅（[illegible]）。周禮特居四之一（[illegible]）。今當做其法。凡牝馬四則牧馬一（[illegible]）。即以此五家為一伍。一伍之中

存古類函　馬政　五　伊庵

歲止責其一駒（除牝馬外一家入半出二駒）。母馬逾十二歲。即委之於養馬之民。聽其鬻賣。不責其直。而復給以新馬。四伍為社。五社為甲。有長。歲一閱其肥瘠。課是而斃者責其償。生者課其入。廢無損于官。而稍寬于民矣。又官馬民馬。凡有征行。給于騎士。須先盡強壯者。使及次者。皆書其齒毛体貌及主者名籍。倘者勿以給。非惟行陣有誤。而偶致損斃。恐累軍賠償。又凡給馬有損。當依周禮。旬內則償。旬外則否之意。勿泥今律。或損並不准除之與。蓋軍人賓困。固有責三子不足以償一馬者。何可不諒也。雖在旬內。而馬有骨疾不牧。衆所共知者。雖取同伍保勘以庥尾

入官而已。雖在甸外而飼秣不常。非時馳逐。虛致死。爲梁所共知。亦審其情而責其償。不可盡托也。若今之茶馬司之置。以無用之茶易所重之馬。似未爲失計者。然設官分吏。許民課茶園已不勝其費。及其得馬而回也。在道之粮草、停滔之廐、驛大車一馬之費不下二十千。而所得之馬又未必可用。蜀若城市馬之半。僅賜養馬之民戶。而易其一伍中所餘之駒。則價不出園而馬自足供也。洪武初。江南人以十戶養一馬。江北鳳陽、盧除、和、乃戶養一馬。　上念其不均。命江北民增五戶養一馬。戶仍給鈔三百貫。優之。永樂中。太僕卿楊砥言。近馬蕃息。而牧養

之人。請令民十五丁養種馬一。兒立群頭。一人五十匹立群長一人。養馬之家。歲免其粮草之半。凡種馬例兒孳生不及數。責之償。蕃徹宋熙寧保馬法意。行之遂世。爲北方患。宣德中。太僕寺請遣官覈馬。　上召諭之曰。馬畜于民。必寬民力而後可責之馬。國家法有定料。然歷下令。孳生不及數者免償。愈不欲以馬故傷民。夫農終歲勤勞。營衣食不給。而必責償馬。何痛而不德也。爾等其謹守舊典。從事而恤貧難民。宜從寬。成化中。河南兩直隸軍。　詔免今歲正較孳生馬。嘉靖中。　詔本兵言順天府屬故諭地養馬。近年牧地外歸豪右。而馬疲死。責養馬者

償。應天府屬故諭丁養馬。近駒馬止解馬直。而種馬倒失。後令民買補。民困養其誅。措處以聞。　列聖恩字下如此。丘文莊論北人苦民馬之害曰。漢人馬牧于民而用于官。唐人馬牧于官而給于民。至宋始畜之官。後畜之民。又其後戶之。我　朝修而兼用之。兩京畿、河南、山東散之民。即宋人戶馬之令也。山陝、遼東牧之官。即唐人監牧之制也。而川陝茶之設。印又市于夷。蓋監牧之法。宋人行之內地。而今則用之邊。其蕃育生息既非其宜。不能如往古之盛矣。然推馬之用而止寄周未及于民也。今內地編戶養馬之獘。殆甚于庶。寧宋養馬自頗者

既且又其仵量串衆及折変納錢。今則計丁養馬。及歉者殺之不及者取足諸他戶。不附其頭與否也。他稅輸戶縣身役一切姑放。特是有質妻易子以償馬逋直者矣。且也馬散之民。戶丁分日而飼之。分次而牧之。委之以求。誰食之以蒭而處之于織污。馬安得蕃。安得而不斃。一馬斃。已他馬孟又僅巳嗣歲又復條生者。歲條而供之者愈難。死者日繼而償之者無巳。民安得而不窮且盜也。況徐淮而南。馬濟脅而脆。歸即其上乘。曾不當冀方。記中乘而道途芻秣轉輸之費。未論也。於是歛民馬之直以買之北。又計其道里時日芻茭之費而徵之。甚有

馬政子今法仿摘不錄黜要夫

賦南馬三而僅輸北馬之一不當也故民苦户馬最甚夫使百姓竭力破產以供馬而官得其用猶可言也今所養馬率羸劣之下乘使馳逐數十里然且顛踣況望其出塞禦虜乎以下劣之乘而禦虜是置之危阨不如不乘之愈也是官民兩失之也夫國家於馬政日孳牧日解俵日給兌補買勤法矣而馬日不足者飼秣之寬未盡耗失之科不明地產之宜不擇主養之源不開也一兵受馬舉家乘之至有以載薪芻者矣一將主兵衆稗校之至有以供迎送者矣當事者又以芻菽之不給而分之金受之皆人曰兵自易也金入兵手輒不妄用有傾橐冥易作可歎也

芻菽食馬者今商賈利於秋冬兵見小利有不以他貨相貿贊者乎何處及馬此芻秣之實不盡也家市之馬失者不深罪官市之馬失者不深罪關究之馬失者又不深罪是不明馬所從來也從戰六七歲失者不深罪即三四歲或一二歲失者又不深罪是不明馬所悉役也瘋瘦斃者馳乏汗喘斃者馳疾癖瘠斃者饑餓而羸瘠斃者失秣也皆實其故而冀者奸人戕馬以避戰有稱半道而馬斃者矣懦將棄馬以餌敵有歸馬斃歸伍而舍身者矣是不明馬所從賠也此耗失之科不明也夫古司馬法甸出長轂鄉師縣師雖辨其物登其數時稽之而已工春

民者官無所與也至於人收圉之所養數乘攻執差擇以至于閑廄牧地皆官自訴度一來嘗關諸民　國家苑馬之設因養於官之遺意而於兩直隸河南山東編民户以養馬月給戮而界之終已而不得其用官益多事而民乃甚病此則弊之所自生耳夫天下非不有也古往所運馬之地尽擁而有也冀右金城岐幽涿等諸唐人駿牧之地故在也而漢代最產馬焉　帝畿中原土曠一望推蕪夫孰非牧地者春秋鄭衛漢唐全盛時嘗用之矣誠令貴卿監過知馬政者勘覆牧地諸西北宜馬之鄉山林原隰民棄不耕者益置苑馬而廣畜之牧字順其時騰作可歎也

放調養盡其道而以周官月令之法悉心理之有唐牧監之盛可坐而致也　歸農川曰夫令民養馬國家之意本欲得馬而已而有所謂本色折色何為也責民以養馬而又責其輸銀如此則取其銀可矣而又何以馬為於是民不以養馬為意而以輸銀為急矣牧地本與民養馬也而徵其子粒又有加增子粒如此則並併之田稅而已而又何以責之馬戶於是民不以養馬為意而以輸子粒為急矣養馬者謀其駒可也不用其駒而使之買俵於是民不以養馬為意而以買俵為急矣夫折色之議本因江南應天太平寧國非產馬之地變而通之錐易銀可

也，避移之於河北，今又變責種馬而徵其草料，原今差者之意，
專欲責民之輸銀而非責民之養馬也。官既無事於養馬，而純
規目前之利，民復恣為姦偽，而為利己之圖，有駒不報而改粹
欺隱，不肯以駒備用，而增價以銀買俵，至或賤其孳字，使其料
牝。上下交征利，以相欺而已。嚮之所定必塞謂致騍牝之三千羣
傳以思無邪致為之野机，夫官民一於為利以相欺，何望于馬
之蕃息乎。今之議者又方日出新意，以變責馬之半為未足，困
欲盡責種馬而惟以折色徵解，略不思祖宗立法之深意，可為
太息乎。夫河北之人號健，良馬冀之所產，昔人所以謂冀北地王

存古類函　馬政　書　鐵庵

不淳無以王，蜀不待絹以霸者也。今舉冀之良產厚棄之，一旦
國家有事，而邊之馬可得以為戰用乎。古語曰：變而不如前，
易而多所敗者，亦不可不慎也。今欲講明馬政，必盡洪武永樂
之舊。江南折色可也，畿輔河南山東之折色不可也。草場之籍
額可清也，子粒不可徵也。官吏之侵漁可戮可懲也，而官馬官
羣長獸醫不可省也。行馬價之令，使民得寬其力，民知養馬之
利，則雖官馬亦以為己馬矣。又修金牌之制，通關互市，易得好
馬，別賦之民以為種馬，而有司加督視之，洪武永樂之舊可
返也。益修茶馬而疏溝之產，至美牧馬地而埔牧之息，填矣，那

備戶患多牧而馬價騰踊之富饒矣，故曰東騎天下之武備也。
其所以壯神京防後患者，豈淺淺哉。御古之相衛，列滿皆有馬
監，即皆今之畿輔地也，如使盡廢官民所耕佃牧馬草場，盡出
之與夫群不墾者，皆充今推以為監牧之地，而盡歸於苑馬寺
人戶馬保為之兩任，儘之可也。何必紛紛然為其京流而日事
紛更乎。　袁了凡曰：夫馬之耗也，馬政廢也，必先詰其地之故
而後補救可施。　國制有牌，兩監牧外，馬皆民牧，騍俵，而後給
軍。故馬之生制命在民，不齊而馬始耗；馬之死制命在軍，
恤馬而馬不耗。今種馬寄養馬比戶口而賦之，有編審之擾，有

存古類函　馬史　十二　鐵庵

點視之擾，有交充之擾，有印烙之擾，此皆吏胥科索里甲侵漁
而馬之為殊煩費不貲。馬起俵馬匹每俱是退，又掯數十金以
飽奸吏，民力屈于挨剝，不足及馬。故馬草料小，若軍士得馬豈
不欲騎空沃，若馳騁射獵，而馬多倒死者，充吏皆也，戍吏有魏
信騎左右之家丁，有往來承奉之過客，皆借騎軍馬，以必得駿足
挑選迅驅，本軍流汗，煙隨州行，露宿或馬未倒而人先殞矣，故
軍士爭益多棄利馬規避，一有壯騎營中圖視，呼為不祥，給未
旬朔，伏櫪已瘠，往者馬死責軍賠償，貧軍何辜，堪此重費，妄款
有不行者，移此令行之，戍兵疏充且恨，勤許馬力可支十年，十

其突亡其實亡其斃又存試觀蕭索之數馬以數有一相符
者乎故買破之壺當剔也　夏與仲牧政曰何道而令馬足疾
畜牧蕃必明于漢唐之制革宋之弊政而後可濮之餘兵最矣
然其治馬不若唐武帝數征匈奴兵者風雨赭虜慴伏乃其後
不能數出師者徒以馬力乏也漢制雖有都廄中廄苑馬之為
徒為帝后駕車馳不以戰調發饒集取之于民故上貢馬急
而民匿馬愈深甚者為斬長安令重怵民然則民益惧紐牧馬
徒自累馬畜益耗故以漢之強而馬不足者官畜馬不蕃而廢
責之民也唐之馬政成于官而民不與桑隋之亂鳩括殘馬牝

存古類函　馬政　十四　中卷

牡二千而徙隴右令飛萬歲掌司之四十年間有馬七十萬天
下以一縑易一馬後乃漸耗王毛仲繼之馬政益修典官牧馬
不侵民之明效也宋初循行唐政而唐之牧地失陷為多王安
石保馬之政行而于今為厲多他累吾民至窮而馬卒不蕃也
臣以為國家之制一則使害民而益耗馬一則不擇能而任官
其人學虜者不能而治宋者益豎數縣廐叢何為而不革臣請
言種馬之害曰編審曰揀校曰點視曰歲例曰交兌曰輸銅曰
賠償曰需索曰影射曰聚數害以中民為淨弗困故之以千金
之產賠厥子弗敢受苟祈脫養馬役也不然多產滋為累[illegible]

請言儀解之害將委之游民乎徒食縣官金市戰惡馬益拱官
即責之富民乎民富者不肯任故倩游民游民能利而富民敝
罰故二者均害然則何不益廣太僕苑馬之制遵唐法而參之
賦民財輸官擇善馬種蕃息馬必日倍雖然強其人而官
之知今之太僕者則臣不知其何術也今夫馬之服用也非徒
豢飼之也必深知其人心習其教訓故惟所用之無挍積周作
之憂者梧駿驂馬致之情故牧馬能蕃其生子孫世受之皇非
子而大有功若萬歲毛仲之其人皆性習之如卜式之牧羊
物與人知而無有傷害今者[illegible]人而擢清望卿董之婦曰

存古類函　馬政　十五　中卷

太僕乃多不習騎而驪廉作驛是安知馬臣觀高皇
帝之訓牧馬也節水量芻晝飼必以時中夜數候視足雖責之
太僕官臣謂宜擇武人性習馬者掌司之臺省官以時視其耗
否之朝行賞罰而已武人歷行陣宜知馬天下之大皇帝萬歲
毛仲其人出處　陛下選者與宋之政革蕃息之道成矣若以
虜馬卒難制卑使旄可樂又制勝之要以人不以馬則
畜牧可寔邦畿所事節何稱司馬也

輕重可漸得費之宜也　洪武初置寶源局于應天鑄大中通
寶錢與歷代錢兼行已　敕戶部及各行省鑄洪武通寶嚴私
鑄之禁八年詔中書省造大明寶鈔永樂中以鈔法不通令諸
有以金銀錢物相貿易者以姦惡論告捕者以所易金銀充賞
鈔昏爛許入行用庫換易收工墨直溢　國家欲以寶鈔統天
下利權而銅錢佐為便通行之制甚說而鈔易昏爛雖久藏難
有例換之令然收受艱難終廢不行也成化中南京頒字言鈔
鈔把不行遣御史鄭鎣往按之眾以謂非起大獄中旨令法不
可得行也鎣念著令已出非法意往縱補一二市豪以敝回市

人間今下省寰惧今鈔法通矣事迭已今天下行京師達四方
無薦用白銀寶源局所鑄通寶錢與上代錢乃開行　國家經
賦令惟獨紋花大銀匯直事習民安已也五金惟黃金為上幣
物至精不變白金次之赤金又次之故幣有三品乃物理之自
然置智詐我今釋金錢不用而欲以桑穰工墨之力善皆爛不
可復之物為上幣以權金錢固宜其不能行也近議者欲以銀
為上幣鈔為中幣錢為下幣鈔者錢以上幣權之每銀一分直
錢十文鈔新製者貫直錢十文中折者直三貫爛直一甚者以
鹽法阻壞欲更重鈔法姦以丕餘鹽之利而重鈔必發刑且有

自然之理而鈔終不可得重久必折閱緡之直千錢者僅至于
不直一文而止也鈔既折閱而昏爛即當更造乃敕官置局諸
工墨費頗鉅浩不訾於利權何當哉故夫申三品泉布之法抛
用銀之禁制其係柄毋委錙借工以為天下先豈非因自然之
理順勢乘便而道之所待哉　館臣言今私鑄盛行雜以鉛錫
而錢法壞當如宋之藏主銅禁俾民得以錢贖罪有貨銅者官
以法鍰收之使悉歸於官則官之鼓鑄者資多而易辦輸部周
正端好精美顆十錢必重一兩奸民寒于無貲又患無利自不
為矣且賞發俸給行于上課程折色行于下而民間患錢送官

陷誣不存錢乃可行也否則家有而戶用一旦寧之不驗
利秩欲禁銅孔額綱盜鑄由公錢之輕皆有見也
与商貫要假如貫萬金以鑄百萬則民間已有二百
用而人主之國無指齊矣何必費一得二乃稱利耶　古
人論財会易但論九年之積初未嘗論所藏者數萬千緡益謂
衆桑衣食財貨之本若是無本雖積鏹至多亦何補盈虛之數
所以三代以前制祿既以田制賦以谷粟布帛所以衆之權粧
至漢謂金銅無流年權作此以通有無均多少而已武帝國用
不足主告緡之法以括貴天下錢布方重如周如秦如五銖如

開元其規或可以為式此足錢之正者一時之所鑄如季漢時眾用不足劉巴請鑄直百錢平諸物價旬月間府庫充實唐肅宗時國用不足常重貨輕第五琦請鑄乾元錢徑一寸每緡重十斤此足錢之权也如漢武帝以鹿皮為幣王莽以龜貝為幣此足錢之蠹也或見財貨之多欲將廢錢或見財貨之少欲將鼓鑄皆一時矯枉之論不可通行者也

鈔法

周禮四曰府也八成經邦治四曰聽稱責以傅別五曰聽取予以書契傅別謂券書也稱謂貸之以物責謂責其所償書契謂官貸於民者官之所與民之所取其責償也以書契　唐憲宗時令商賈至京師委錢諸路進奏院及諸軍諸使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之號飛錢　宋真宗朝張詠鎮蜀患蜀人鐵錢重不便貿易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為一界而換之六十五年為二十二界謂之交子富民十六戶主之其後富民貲稍衰不能償所負爭訟數起寇瑊守蜀乞[illegible]會瑊去而薛田代之詔田與張若谷度其利害若谷[illegible]貿易不便請官為置務禁民私造詔從其請置益州交子務　神宗時改交子務為錢引務　高宗紹興初因婺州屯兵不通錢重難致乃詔戶部造見錢關子三十年戶部錢端禮被旨造會子其合發官錢並許兌會子輸左藏庫　元之鈔法即周漢之質劑唐之飛錢宋之交會金之交鈔當其盛時皆用鈔以權錢及當衰季止廣造楮幣而貴遽滯而不行必欲立鈔法須使錢為之本斟量錢出引出錢入未有不可行之理也彼元不知所以刑愈藏而鈔愈不可行也　國家設寶鈔提舉司申偽造之律嚴

不售之弊而又論功行牌據以為準剗垂百年法久斷壞造弘
路而鈔法廢矣然而濫祿百官俸折與賞賚不時賚予皆用鈔
則何也謂方尺腐敗之楮可以當錢是明以欺之也謂姑藉以
吏祿賜之不給則何如明裁祿賜并省此印造之虛費乎不用
則既傷國計用之又傷國帑而二百餘年來未聞一謀交通者
豈謂鈔不可行也蓋以為不然今民間子錢家多用券商賈輕
齎往來則用會此即前人用鈔之意也豈有可以私行反不
可以公行者惠在官出以予民則命曰鈔民持以還官即棄如
敗楮收之散於無用則予之莫肯復收耳故鈔之不行上自格

存古類函　鈔法　二　尹庵

之也偽議行之然必先自上始誠得詔大司農按國初法設鈔
庫為於內庫所儲鈔貯之主以廉幹吏令吏民納課輸例皆以
金從易鈔赴所司投納勅都稅宣課二司太倉節慎二庫毋得
收金錢計鈔庫所易金錢足抵稅課事例常額隨以所收鈔輸
鈔庫易金錢便備環如流水則內庫腐敗之楮悉化為金錢而
百年阻滯之政頓布之一新矣由是益興工部造鼓行用庫易
鈔之不堪用者官驗毀之以彰大信民以鈔易錢者聽以鈔納
贖者聽凡若軍士之領賜工役之稅俗與凡鹽商之納鈔於京
庫換關之給鈔為工本一如舊制明示人以關津必藉鈔而通

輸納必藉鈔而給人亦何苦持重不便往來之白鏹金鋤以聽
依昂於吏胥之手哉

存古類函　鈔法　三　尹庵

茶法

茶之名始見於王褒僮約。盛著於陸羽茶經。而其稅則自唐始。德宗時。趙贊議稅茶以為常平本錢。然軍用廣。而所稅亦莫繼。充尋詔罷之。張滂請稅茶每什之一以代諸州水旱之賦。從究、亦徒假花美名而已。穆宗時王播為鹽鐵使。增天下茶稅。率百錢增五十。又播為相。置榷使自領之。宋時有司以湖南新茶異常歲。請高價。太祖曰。茶則善矣。無乃重困吾民乎。詔勿增直。陳恕為三司使。立茶法。第為三等。副使宋太初以上等為取利太深。下等戚息無取。惟中等之說。公私皆濟。行之數年。公用足而

當宋仁宗初建茶務。歲造大小龍鳳茶。始于丁謂而成于蔡襄。神宗時。李杞入蜀買茶于秦鳳熙河博馬。元置榷茶運司。有末茶有葉茶。考自唐世回紇入貢。已以馬易茶。則西北之虜嗜茶已久。宋人始置茶馬司。　本朝則于四川置茶馬司一。陝西置茶馬司四。洮河西寧置批驗茶引所。歲遣行人齎榜于行茶所在懸示以肅禁。每三歲遣官選調軍。齎金牌信符。差發附近邊族以納馬而償茶于邊旁貫之。歲有常數。西番貢使許順帶茶而有禁。然諸私茶之禁甚。洪武中。駙都尉歐陽倫使西域以冒禁即賜死。不貸。法嚴而令行如此。蓋虜人嗜乳酪。腸氣底滯。茶性通利。能滌蕩。勢所必資。而邊境得虜馬團練為武備。所謂以彼山之利。而易充廄之良。戎得茶。不能為我害。中國得馬。足以為吾利。計之得者也。福建茶貢。甲于天下。每貢入必張樣為大小龍團進。　高皇帝以勞民力。命罷造。聽諸處。獨採芽進。後上供戶五百家。聞有司督徵嚴切。聽民自採進焉。其通商之法。商人請在所買茶。已具數赴官輸錢千文給引。照茶百觔。其零時不及引者。納錢六百文。給錄帖。照六十觔。量地定程以行。以賣而犯私販。與鹽法同罪。諸批驗截角退引。一准鹽法令以行。（不許過一月之用。茶戶私鬻茶者。籍斤圖入官。[illegible]以私茶出境者杖。關隘不覺察者處[illegible]民商當茶[illegible]）

（[illegible]）四川江安縣茶戶言本戶舊有茶八萬餘株。年深枯朽。戶丁多死亡。存者審給役于官。欲培植無力。積大茶課至七千七百餘觔。郡縣責徵急。乞減免并除株役。俾專辦茶課。　上曰。天產茶為蜀民利。不得為公家柰何今尽之。既責納課。復加他役。何也。悉免之。仍命部諸物產虛耗課責。寧從寬。永樂中始遣御史巡陝西茶馬。正統末停金牌信符。而馬漸不至。成化中定差御史奉　敕專理。正德中。都御史楊一清始頌言開閣初金牌差發之弊。功奏請復舊馬

驛傳

袁了凡曰昔秦收列國食畏桐尋諸侯之使數蜂於路主人按館具徒致粱獻饑饑患備至少失尺寸朝辭國門十萬之師暮壓壘而猜疑起上如此而郡衛以襄弱國鍰維玉帛交於四境宣然用之有餘今天下一家官吏奉持下郡縣維或驛騷然比列剎之使何事膏壤而待吏日夜疲不給者古之他費少而今多也何也古者侯人修路館人戒垣牆隸人具膏炳道人掌委積各以其職自效而暹為國家序賓客此不敢為私交而彼藉他援故費多而還少今三尺森殺內非公差 特旨外非奏事

行部乘傳者有祟然仕宦稍通即得勘合夫馬之數倍蓰徵索多者踰百而司戲習故文應付外演有讌儀宴享以展其綢繆數倍公家之費而究皆公家財也 國家統扶禁制之名而下民寔不得休息何為不置凡職掌文武官員程踰千五百里者准應付宜緣邱例今止除官員皆得馳驛因其品級為之限制驛傳之事即今本處有司兼攝驛丞稽其數出入送迎而已衙紳委崩朝廷必不肯荷囊重齎褒贊行道中千里致募燭費殊甚財力不逮而操事權者各受其春晚問劉寧肯坐視地方守令謹屬賓主昔常握手今忽捭闔棨戟異宦故必曲送人情而後各安于法度上下不至相胃狀罰之禁絕而格內所費居諸而計不後為民患矣嗟呼損之而反益寬之而自紓天下事豈獨一驛傳哉 按 國初馬遞止以飛報軍情所走止以遞運上供物料給邊錢糧非為有司往來行李設也大臣以禮致仕方准馳驛非大臣以禮致仕其不准馳驛可知也撫按欽差行部始給腳力非欽差其不給腳力可知也今何京官而及司道州縣官無不借勘合夫役無不討火牌且也[illegible]渠而橫行不絕於天壤間無不馳驛之人其中不任[illegible]馬匹動以六七十定夫以二三百名不遂差役無藉之需索[illegible]之凌

序之不敷而今欲 國家民社受其利自有一定之法何哉之而已馬自飛報軍情奉勅按察巡撫按撫總公文而外所夫自護送 上供物件給邊錢糧而外大臣以禮致仕京官奉 命差遣有 勅詔書量道篇大小各應給馬載定腳力幾頭幾名次定名數不許濫加自非然者無論京官外官給發皆病羅閒等項俱不得私起牌票違者計夫馬數追贓坐罪其名驛馬類夫勝各原有工食每十匹歲六匹每十名歲六名規則一定過客雖欲非法索之而窮于無可索縣官必曲意奉之亦窮于無可奉若裁去夫馬工食以半為議計若二

全齡以寬民力或姑借以抵新餉別釋逋免掛擾之苦而圖
與民而受涓滴之利計亦便於此者

營築

易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詩云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攸躋○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築城伊淢作豐伊匹○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

伊歷

春秋傳曰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　禮記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　周禮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國方千里而封樹之一曰鐵宮室

龍見畢務　戒事　火見致用　水昏正而栽　日至畢

今已為敵所有矣參前條

特以大勝之北虜邊長賊來今當以大且多勝之雖然可以百勝而不可以一敗〻則我之所有悉為敵用故必萬全保勝可也保勝之法必須事〻求精〻精者士卒欲選車輛牌盾甲冑欲堅兵器欲利技藝欲熟餉給欲厚即敵以厚賞募死士衆間突入而我又足以制其命不然數者之中、有缺失一有粗疎皆不精之屬也若用火砲矣而其造修合點放必不合法或收藏不慎以致損壞則不精之至也所宜深慮者一也曰款謀可慮東奴謀為火器已二十年師徒數敗得我大小砲位五六萬火藥數百萬收藏練習攻遼陽時再以之敗我矣寧遠桂錦

存古類函　軍器五　伊庵

獨以大小不敵故也彼資此大挫而所藏器械甚多彼無火器必且日夜諸求欲得之也得之道或以賺取或以擒取或以計取或以暗取夫今不圖彼萬一得之其勢不復可當矣此虜亦甚畏此畏則必謀謀亦生智所宜深慮者二也

車戰

詩曰出車彭〻旂旐央〻又曰戎車既駕四牡業〻豈敢定居一月三捷又曰我車既攻駕言徂東又曰戎車孔博徒御無斁左傳隱公九年北戎侵鄭〻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為三覆以待之戎師大奔（三覆為三部伏兵也）古者作車以升陸未嘗用于戰自夏啓車御以正而勝有扈以能濟十乘而克有夏至于成周其法大備臨衝閑〻伐崇之據也戎車三百牧野之役也宣王之南征北伐皆用車劉秦漢以來與娶以兵車而破李陵公孫賀以輕車而出雲中衛青

存古類函　車戰一　伊庵

之擊匈奴也以武剛車自環李陵以大車而鮮虜敵猜以偏廂車而捷鵃利兩翼以進方執徐行宋武以是平備隱名偏廂別為鹿角馬隆以是破羌我宋吳潾謂車為一營之甲鎧一陣之鱗介又言步不足以勝騎〻不足以勝車魏勝又創為如意戰車而符彥卿亦以拒馬破虜此皆知用車之利者也若晉魏舒毀車為行而成太原之功唐房琯改步用車而有陳濤斜之敗此又非存乎其人者耶車戰之法長于守而拙

或情罪可矜疑或累訴稱冤而不伏或久候證佐而未獲其情節奏讞審問之際必須詳察色辭旁詢知證毋避嫌疑毋任好惡毋視抑要為輕重務得冤情以全民命原問官故入及出補人妄拿宥勿治

師律

易曰師貞丈人吉无咎彖曰師眾也貞正也能以眾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眾○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六四師左次无咎○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太國○狹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書曰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肆予以爾眾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勗哉夫子余懋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爾郊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

鉦以止之鼓以動之

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

○詩曰制彼裳衣勿士行枚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有嚴有翼共武之服以定王國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啟行薄伐玁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殷商

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汝無貳爾心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如虓虎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

是用大介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戁不竦撻彼殷武奮伐荊楚罙入其阻裒荊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春秋傳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不備不虞不可以師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

師直為壯曲為老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跣邳周有徐奄禮記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之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凡執技論力適四方羸股肱決射御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故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

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
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謂順德 周禮以九伐之法正邦國
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
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
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 以教坐作進退
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火弊獻禽
以祭社 中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陳遂以苗田如蒐之法車弊
獻禽以享礿 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陣遂以獮田如蒐田之
法羅弊致禽以祀祊 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 徒弊致禽饁

獸于郊入獻禽以享烝 荀卿曰齊之技擊不可以敵魏之武
卒魏之武卒不可以敵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
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 亢倉子曰有以飲藥
而斃者欲禁天下之醫非也有以乘舟而沒者欲禁天下之船
非也有以用兵喪國者欲禁天下之兵亦非也夫兵之不可廢譬
水火焉善用之則為福不善用之則為禍 三略曰聖王之用兵
非樂之也將以誅暴討亂也夫以義誅不義若決江河而溉爝
火臨不測而擠欲墜其克必矣 蘇軾曰兵有三弊漢民雖不知
農而無聚食之弊唐兵雖聚而無事而食之弊宋兵則有漢

唐之患而無漢唐之利蓋兼有其弊也 韋氏曰古者畿內之
兵不出所以重內也即有四方之役則用諸侯兵耳武遣上公
帥王賦亦不過元戎十乘以先啟行而已而調兵諸侯亦各從
其方之便高宗伐楚蓋衰荊旅武王克商實用西土至于征徐
以畬進貊以韓討淮夷以江漢略見於經可考也平王戍申以
遠見剿當是時周都洛矣雖洛戍申許毋乃去蔡遠者周人已
不勝堪況後世有勞師萬里者哉齊威東討陝淮惟及江黃北
伐山戎亦因燕衆蓋猶有節制者自晉文城濮之役以秦師從
諸侯之後惟黨是與無復先王之舊矣李向論西北所長曰平

沙漠草千里在開土不成丘水不成谷馬肥人輕來往電駛
非南軍之所長也山林險阻草木蒼鬱江流吞天巨浪時起行
人穀藏飛鳥不能渡徒走相構短兵相擊此非北軍之所長也
陳同甫論南兵可用曰項籍以會稽兵而角逐鹿之戰今浙左
之兵也番君吳芮以百粵之兵佐諸侯今江湖之兵是也越王
無諸以閩中兵共破楚今福建之兵是也東甌王搖與無諸同
率兵以佐漢今永嘉之兵是也此則東南之兵自古而精也然
則今果不如西北也哉 按黃帝有涿鹿之戰顓頊有共工之
陳周人因井田而壯里制因鄉士而命軍將選擇有[illegible]

惠其兵政有紀識有如宋濂之所稱者矣。成祖建都燕京仍立五府增七十二衛設五軍神機三千三大營又以河南山東中都大寧四都司官軍輪班京城教場操練令考其法指揮所轄爲八其有武備不精一千至六千人者罰俸有差至七千人者降級有差千户所轄千人以百爲限百户所轄百人以十爲限故當時衛皆精兵皆可用厥後承平日久法廢以衰正統己巳之變虜騎衝突若履無人之境于謙因兵政廢弛乃立十團營挑選各營之驍勇者充之天順初年罷之三年復置七年又罷之成化初年復置後增爲十二營凡有征調則十二營之存者幾希　師伴人　伊泰

兵以次隊行其任者名曰選鋒不任者退還原營名曰老家嘉靖有康成之策復立三大營設三千爲神樞以勳臣督以樞臣然以登任者皆以可先備矣

晉仲簡桓公曰以欲定卒伍修甲兵大國亦將修之而小國設備明辨以建將志兵乃參其國而伍其鄙國中之制五家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五鄉爲師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故二十一鄉公特其一國高二子各將其一所謂參其國也野鄙之制三十家爲邑邑有司十邑爲卒卒有卒帥十卒爲鄉鄉有鄉帥三鄉爲縣縣有縣帥十縣爲屬屬有大夫野鄙共五屬立五大夫所謂伍其鄙也二十一鄉之中六鄉爲工商其十五鄉爲兵五屬之地則皆農居之國內無農國外無兵而兵農始分爲二矣

唐武德貞觀以來邊防之制立大總管已而更曰大都督進退一惟朝命永徽初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然猶未以名官也景雲二年始以賀拔延嗣爲涼州都督河西節度使然猶未重其權也開元以前不久任不遙領不兼統其後天子有吞四夷之志爲邊將者十餘年不易皇子則慶忠諸王宰相則蕭嵩牛仙客皆遙領蓋嘉運王忠嗣專制數道李林甫欲杜存者幾希　師伴矣　伊椿

邊將入相之路乃奏言文臣怯當矢石請用胡人京中驍騎長征所募類皆市人于是內勢日輕而節度之權愈重安史之變李郭等節度討平列爲侯王其勢日熾子儀請解罷節度以救兵權代宗不從僕固懷恩養亂自封而薛嵩李寶臣之徒分帥河北朝廷因循而姑息之竟以兆禍德宗發憤欲一創之而不因時勝理數四年一帝之備遂幸奉天之勢之所必致也憲宗能赴積衰平淮蔡及于河朔之歸餘威尚在穆宗溺于宴安而蕭俛段文昌遽請銷兵至軍士落籍爲盜以助朱克融之亂而魏博成德公從命者又起及梁晉爭衡而唐祚移矣

府衛之法亡乃方鎮之形已具府衛壞于内而方鎮遂成于外蓋太宗時以天下之趨邊為天下之重鎮而漁之以都督其品秩與十六衛將軍同乃在六尚書之上而與左右僕射為一流所謂五大不在邊者果若是乎

漢之材官騎士秦而罷唐之府兵治隋而立宋人鑒五代之失而萃兵京師然亦多因其舊本朝雖襲元之後而元起沙漠兵制簡略不可為法我太祖乃設錦衣等上十二衛以衛宮禁即漢之南軍也設留守等四十八衛以衛京城即漢之北軍也上十二衛為親軍番上宿衛無所隸屬而京城之衛亦屬五軍都督

存吾類函　師律卄十　御纂

府偶有征行明調發之事已則將歸於府軍歸於營即唐府兵之遺意也總府握兵籍而不與調發兵部得調發而不治兵事宋人收兵權之意也今將領猶多軍伍亡絕兵部清勾而伍虛戶部會計而食耗弊亦甚矣

國朝以鄉邑治編民以衛所統軍伍田以田給之者為屯兵用以餉給之者為戰兵簡土民之壯者月廩而備之曰民兵募他方之精者緩急而用之曰客兵夫田為豪侵則屯廢兵兵為私役則籍虛兵游手無執則廩廢矣然猶不若客兵之患為尤劇也蚕食旅進患一思亂幸禍患二傲居為奸患三驕恣難使患四長家遠戍彼望太原患五賦食無厭武視太輕患六思家易潰恃徒易動患七

高皇帝未登極時立管領民兵萬戶府諭中書省言古寓兵于農居閑則耕有發則戰暇則講武今天下兵爭所定郡縣豈無武勇之材宜精簡編緝為伍立民兵萬戶府領之事平有功與官進一體陞擢無功還農庶幾寓兵于農之意當是時屯重兵京師而上加意於留屯嘗太息曰吾京師養兵百萬要令不費百姓一粒米　上親勑五軍都督府言古養兵而不病於農者莫如屯今海宇寧謐邊境無虞使屯兵坐而食于農

存吾類函　師律卄十　御纂

安受其弊非長策也其令天下衛所督兵屯種庶兵農兼務以紓國力古良將若趙充國晉羊祜唐李抱真皆以是策勳當時其名流世垂鎮諸將其務體督使盡力於耕作以足軍命取古經武士義類可鑑戒者作武士訓戒錄頒之已以軍衛官貪財賄科歛苦小軍不顧後也作大誥武臣錄已謂侍臣言朕在藩因出獵返田家見所食粗糲心惻然傷之軍士屯種甚苦管屯官不務勸率不時加勞問將士執勸非所以恩士卒也其勅諭將士勸農田寧夏總兵何福請更定屯田賞罰令為經久計降　勅諭獎之時陝西官軍調赴師操河南山西軍調陝西

甘肅偏僻道爽遠勞苦　上聞之謂兵部尚書慶曰王道在順
人情若令陝西官軍就彼備禦河南山西軍備　京操不兩便
乎非徒省費抑且安民其遠行毋以道路糜軍　成化中大學
士商輅爲上言往口外田極廣先年在　京功臣官將林附近
城堡膏腴田占作莊田他諸空閑田鎮守總兵叅將等官又占
業之以致士無近便地可田夫且耕且守在古有已行之效在
今爲守邊之要舍屯種而欲充實邊儲傾府庫之財竭生民之
力不能濟也乞申屯法禁侵占者養兵之費於是　命兵部移
所司選老成軍官督屯田風憲官以時巡察課之而請田之侵

沒者御史姜昂言宣德中　詔天下官民犯罪充軍者止終身
毋勾丁補今行勾殊失罰弗及嗣之義并遣制　詔申禁如章
弘治中兵部尚書大夏以天旱引咎自陳請避位且陳兵政弊
事十端以上京軍苦出錢椕用一營軍苦工役二江南軍苦漕
輓三江北軍困　京操遠四塌軍民部運而濫食者衆五塌
因力貧而私役者多六各太監出鎮者橫放七各守備內臣
占軍役數多九禁徇公侯干勢要陞賞十也　上嘉納惟
行霍履事輒屢沆言然　太祖之建設軍職也初額二萬八千
有奇亦精矣成化中增八萬一千有奇由二品而視八萬增四

倍矣成化迄今又不知幾倍矣以錦衣一衛言之初額官二百
有五員今千七百員矣由二百視千七百員增八倍矣洪武初
軍官襲職比試令曰軍官子弟年二十歲襲職者比試年未及
二十歲者待年及試初試不中職襲職署事食半俸二年再試
中者食全俸仍不中降充軍此其法至嚴故材勇者擢庸劣者
黜職不冗而俸糧易足給也自永樂來新官免比試矣舊官即
比試獨賂權貴即乳臭子無不中者矣此軍職所以日濫而兵
力鮮少也永樂中交阯平　太宗皇帝問太兵曰陞與賞孰便
夏元吉對曰賞費於一時有限陞費于日後無窮故多陞不

重賞　上因謂陞元功餘班賚有差夫克平交阯闢土服遠猩
國至大功也而恩猶止賞賚邇年奏捷獲賊者陞矣奏帶者緋
獲妖言者捕獲盜賊者又陞矣巧立名目以冒陞遣此軍職所
以益冗而去　祖宗之制益遠也願　陛下命大臣集議循清
黃例盡查內外武職員數第其功等考其祖宗相承成叔姪兄
弟總及或洪武永樂年間功或宣德而後功或內臣弟姪恩廕
或勛戚駙馬子孫或武舉取中各分數等而默寓汰省之法於
其中或許世襲或許終身或許兄弟叔姪相繼或不許繼其籍
冊揭示以昭激勸而軍職冗濫之弊可清

兎有寮兵勢竈以攻其寨之戰、攻守之機也。有伐國必六十萬、有擒虜止用三千、用多用少、勢不同也。有七擒七縱以示桿蔿、有械幟囊沙以破動敵、用奇用正、勢相反也。有堅卧不動以阻敵氣、有連發三矢以定天山、或持重、或挑戰、相其機耳。有破先零必待于屯田、有破莎車不俟於再舉、或持久、或示速、隨其勢耳。用兵之道、可不審哉。

勞堪練習說曰、練習者教之戰、而惜其死也。夫死而苟之、以戈曰兵、生而驅之就死地、曰戰。不有以教之、棄其民矣。昔晁錯為漢畫禦戎之策、而歸之於卒服習、懼以卒與敵也。然所謂教

存古類函　兵法三　伊菴

者有體有用、有常有變。又有教兵之法、教將校之法、不可不察也。夫金鼓以一其耳、旗幟以一其目、賞罰以一其心、茲三者、黄帝以來未之或異也。有所聞見而坐、有所聞見而作、有所聞見而進、有所聞見而退、是所謂教之体也。而未必其致諸用也。九九之教、不足以盡周天之數、禽干之樂、不足以應危亂之求。不達其用之數也。可以坐而俾之、有聞見則坐、可以作而俾之、有聞見則作、可以進而俾之、有聞見則進、可以退而俾之、有聞見則退、是所謂教之用也。然皆常也、未必其達諸變也。剖腹洗腸、扁鵲之所仕、衆醫則懼。迴檣倒帆、舟師之所集、衆人則恐不達諸變之槩也。是故金鼓一其耳、不金鼓而耳亦一。旗幟一其目、不旗幟而目亦一。其惟心之一乎。心之一者、賞罰之一也。賞罰一、則心一、心一則常變一。夫是之謂練習乎。君以是編其將校、教將校之法也。將校以是編其兵、教兵之法也。今之所謂練習者、吾知之矣。寅而集、辰而罷。已而集、未而罷。其金鼓、震也。旗幟、翩翩也。有此而左旋、右旋、鉦鼓然也。問之兵、兵不知其故也。此尚武備、金鼓、旂幟、賞罰齊也。比歲屢然習之、衆衆不知其故、兵兵不此將登壇、校吏以是應之、曰練習也。彼將登壇、漠然問之兵、兵不知其故也。金鼓以令之、南進而北退、施之於東西、則否。旗幟以

存古類函　兵法四　伊菴

令之、東坐而西作、施之於南北則否。金鼓之一金鼓也、卒然有警、而金鼓之耳有不聞者矣。教習之旗幟旗幟也、卒然有警、而旗幟之目有不見者矣。是可以為練習乎。舉一將而叩之、曰子之持戟之士、某也勇、某也懦、不知也。彀弩之士、某也藝、某也未習、不知也。舉一將而私之、曰子部曲有善得上意、巧為剃下者、則盡知之也。吁、是教兵法邪。始下令曰、某守某失、入虜者以軍法。總下令曰、某邀某失、出虜者以軍法。事已矣、失入失出矣。則將以委之上、曰有大監也。大監以告於朝、曰請遠治也。朝以下之理、曰會律文也。於是曰某也奪祿、某也贖金、刑興始下、總

下。左右矣其令不足信矣吁是教將校法邪故書曰將授一兵
則其練習之政宜任其將期之曰耳目心一爲已耳金鼓旗幟
坐作進退一爲已耳賞罰一爲已耳不必目業之日中卽戒之
也不必羣集之武場觀視之也不必責而至辰而罷已而至未
而罷也大器千人爲必千人精也弓弩千人爲必千人精也勇
力撓手千人爲亦千人精也將一日而料其大器者數十人適
諸野習試之精熟之善者賞拙者厲庶不可教者更代之至暮
乃歸明日而大器者適矣一日而與其弓弩者數十人適諸野
習試之精熟之善者賞拙者厲庶不可教者更代之亦暮而歸

春秋類函　與陸贄　御覽

何日而弓弩者適矣又旬日而與勇力者俱勇力者亦適矣由
是其也勇其也藝其也選巧其也疾拙將無不心具之也其之
器大良其之器良其之器稍良將無不心具之也閱之一則要
其十責之周則呼其名夫畏之謂練習也兵以是爲武是之謂
教兵將以是爲嚴最是之謂教將校始下令必慮其可樂之下
令必慮其可終之稽功罪必論其所始夫軍法者杖百贓劓斬
首也庶刑者笞杖徒流贖也始之以軍法而曰杖百贓劓斬首
終之以庶刑而曰笞杖徒流贖又何惟其心也不一也又古人
之言曰賞善不崇朝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夫善善長者人君
之殺也感先愛者大將之體也賞善欲民速得其利而軍法可
使不違伏其辜是皆所謂教兵教將之法也
李愛教戰策曰技不聚不習教不多不精賞不偏不激罰不速
不畢臣爲陛下策之曰强弩勁張伏隱注射聚爲一卒上馬
挾弓左右發矢命中百步聚爲一卒巨斧長劍接武齊列聚爲
一卒短兵家居伏行若飛上斬人頭下截馬足聚爲一卒善載
大器心靜氣定足捷手閑聚爲一卒勇戟戈鋋坐而待敵且剛
且捍聚爲一卒夾轅荐牀連車若流驅車若風聚爲一卒利足
强幹忍耐風雪既善伏匿又善偵探聚爲一卒習知胡使胡裝

存古類函　與陸贄　御覽

胡語戴屬虎蒸長鬚有誠者聚爲一卒隨地獲級實選能獻者
聚爲一卒一卒滿百人分爲一部選其尤者而爲教師教師日
試之奪劣者之糧賜與其優者大將月試之百人之中大半强
者與教師賞羸弱者奪之賜教師罰即以爲將大半弱者奪教
師秩者弱者降之卒伍選而更代遠憤之卒　陛下歲遣一大
臣賚金帛行邊考其軍容而懲勸之不稱者斬其將若轉　陛
下又於春秋之戰講都試之法觀勇士之應選審將領之調習
金鼓在前斧鉞在後一軍不精錄其大將一較不精錄其偏將
坐之轟而誅之若其起居精勤作習奇勇絶力願自獻者　陛

下板之卒伍之中腸之一命之覺而大勸之以精鴉鬬以排為工在俛仰之間耳豈有稽留不可變我夫敢將所統未必皆驍卒弱卒先退奪強者氣勝將所統未必皆強卒強者先進助弱者勢故曰律不可不選也十人與百錢十人不勸也皆於常耳一人與千錢則傚十人矣故曰賞不可不偏也獨技自炫孤而莫當同類相角則求勝而有自矣之心故曰技不可不聚也異器不能用不知其才之短長抗于他道而還則天分然為良故曰技不可不分也

觀之正古如此人乃從柄中握耳

京營

騰驤四衛寶稱禁軍正德中隸中官詭冒依附為奸欺不可詰嘉靖初兵尚書承勛言宮府一體請考選論覈隸本部如旗手等衛許之而內臣言四衛禁軍隸兵部不便杜然如彰義門破虜如東市勦曹賊皆四衛功以直內故號召易集也儒外隸李有急難號名非便承勛言杜臧之事正以兵權歸閹人致亂彰萬門之戰由太監王振東市之賊即太監曹吉祥也　國家軍政有統宜當稟之內臣云易驅集哉詎如議於　天子更兵制合十二營兵三分之如舊制為三大營而設戎政府文武大臣為總理佐理官於是佐戎政侍郎王邦瑞上奏言今　國家之所患者唯虜所最甚患者唯士卒希疎臣以為斯二患者非深患也所謂深患者唯在中貴人典兵夫今之團營即漢之北軍唐之府兵宋之禁旅所以衛　京都備不虞至重矣其令勲臣掌之者謂其明武略令文臣共之者謂其督惠弛令中貴人監之者謂其防窒蔽也總之以屬兵振底焉乃者胡馬來臣調團營兵令出戍塞胡而十二營半空見卒又羅罷曾不堪旗鼓夫卒至羅罷而又武二臣不得解矣至空無人者則乃中貴人為之外詰者之以為有輸錢脫籍之弊是本用監軍反

聖復置大觀政和中保甲之數至六七十萬然皆不能披甲荷戈而徒化平民為盜賊耳我　朝郡縣各設兵快而各府多置守城軍亦寓兵于農之意也

營繕抽丁議曰衛所之丁與州縣之丁一也州縣之丁有庸衛所之丁有雜役一也州縣之丁庸也有則衛所丁之雜役也無則改之不一也州縣之丁有籍衛所之丁無籍政之大不一者也夫十年編籍制也州縣行之衛所則否三年均徭亦制也州縣行之衛所則否夫不編籍則姓名不登于版圖自天子不得以知其數不均徭則產業不較其盈歉其長又高得而差別之歟曰政之大不一者也夫軍戶族滿十丁者曰其一兵也二三或屯田也其餘則以供是兵也而族滿百丁者亦然胡此供之影邪官戶族滿十丁者曰品官有優與也是不宜孫也也而族滿百丁者亦然胡此優之厚耶是又所謂政之大不一者也歟其一明十年之編衛所宜與州縣同也歟其通則三年之徭衛所宜亦與州縣同也夫州縣之十年有編也合丁以為家合家以為甲合甲以為里役諸公者有定也衛所亦十年有編則三十技其一五十技其一百技其一其所以為兵者不有定乎州縣之三年有徭也一金枝民壯二金役快手為武備者不少也衛所亦三年有徭則惟民壯以為步兵惟快手以為騎兵其所以為兵者不既多乎是二者以十年編行之尚難以三年編其行之至易今衛所之丁若無徭以差別其雜役望其長者不少也上之人誠能即是而籍之曰三年一審編如民也有不憚然樂從者乎兵身團論也而仍給之供視其步騎三四五六人為官身團論也而仍給之優視其祿秩八九十數人為餘籍之以為儲有產籍者以為調總之以為徭調以為銀是衛所之雜用辦矣單丁以為力差衛所之雜役辦矣壯丁茂鋏以為兵兵之執任充矣兵不田矣別立之目以寬曰愈丁以識曰義勇或以一金為步二金為騎戍以二金為步三四金為騎皆可也若騎為難則盡以為步亦可也其無事時耕於野秋集之以乘塞可也秋免乘塞春役之以城塞亦可也今團圞乘塞者寡矣使即守腹裏之徵而以撥卒乘塞亦可也今國廣民僅不守矣使即具籍撫守附近之民僅亦可也夫無事替不妨其業有乘城則既之行糧守民堡保其糧按守徵則餽之徵糧有不願從者乎行之二三年則令曰有不願歸農恒於任者歲給全糧如步兵其役者當過半也更二三年則令曰有願因乘塞即家塞上者給全糧且給墾田則從之者當又過半也是非合一政體轉移

民心足補準任之一大機我然其始則固宜秘之初曰協雜役次曰僉義勇所謂秘之也

張矣如論曰汴宋嘉祐之時韓琦嘗籍兵而料之慶曆之兵倍於大禧景德天禧景德之兵倍於開寶至道者再矣三司之用日不給而樞府之所憂皆不可用王安石惰為而行保甲保甲行之而不便廢興不一而蔡攸輿彥兵皆潰而不舉及南渡之後兵力盡矣大將如宗岳韓張之倫起於摧破之餘卒能以忠勤練卒奮厲壯議而振其祖宗之恥以是見國家之盛時議論多而成效少當時用兵之道皆中制於朝廷不假便宜於將吏

存古獨為　民兵初　伊悉

雖有應變之略者類不能不做文法以驅策而終於苟可以安而止而智勇忠實之士當國家之破綻奮其掃除之志全不不幸於中朝而兩時以變化則三軍易為雄強而一人之氣可以無往而不勝信乎將得其人無貴乎兵之多也多其兵則必多為之食一不繼而即因以為亂不必其不繼也前漢之賜赭盈殺為而大亂之萌即於焉起故用兵之道貴恤其死綏之義而尤當詘貪見盈之心朱梁峻法以繩將校隊之誅為文而之前而梁卒以亡後唐莊宗愛養戰士賞予無節卒軍驕民竭而其身亦亡則用恩之與用刑其弊正等故西晉之去州郡

兵似東漢之罷郡國都尉而夷狄之禍甚于黃巾羌蠻唐之節度留後似東晉之州郡無兵而方鎮之逞多於王敦蘇峻皆不能有其兵之過也夫無兵亦亂有兵亦亂兵少亦亂兵多亦亂即兵已集矣而減其食亦亂益其食亦亂故雖韓琦之僉義勇富弼之募流民而終不能保其後之無事然則如之何而後可乎聞之蘇軾有言河朔西路有弓箭社焉百姓自為團結戶出一人號自推所服為社頭社副錄事等目出入長枝與非虜同私立賞罰嚴於官府守望巡警一散千人嗟乎此即三代盛王之制也使為君者能率天下而皆然則極之鳴鏑瀟湘南面受

存古獨為　民兵初　伊悉

朝毋過鄉嚴縣精縣嚴府精而已矣又何兵食之足憂乎